

開明書店創業十周年紀念

十年

十年

年 十

版初月十年七十二國民
版四月二年八十三國民

○二·二價定册每

編輯者

夏 丕 尊

發行者

開 明 書 店
上海福州路
代表人范洗人

印刷者

開 明 書 店

印准不 ■ 權作著有

(329 P.) Y

訂

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警字第八二七五號

開明創立於一九二六，到今年十周年了，打算出一種書，一方面對讀者界作有一點兒意義的貢獻，另一方面也給自己作個紀念。這部小說集刊就是從這樣打算之下產生的。給牠題個名字，誰也會想到又現成又醒目的「十年。」於是牠有了名字。

據一般批評家說，我國的新文學運動起來以後，小說方面的成就比較可觀。開明自從創立的那一年起，就把刊行新體小說作爲出版方針之一。到現在，大家都承認開明這一類的出版物中間，很有一些在現代文學史上佔有地位的佳作。這是開明的榮譽。開明要永遠保持牠的榮譽，就約當代作家各替開明特寫一篇新作，用來紀念開明，同時也給我國小說界留個鳥瞰的攝影。發行了將近二十年的新體小說成爲什麼樣子了，雖然不能全般地看出，但是總可以從這裏看出一大部分。在這一點上，這部書似乎有着不少的意義。

所約作家共有二三十位。到了集稿的期限，有些作家因爲事情忙，有些作家因爲要慎重推敲，尙未把稿子寄到，而存稿的篇幅卻已不少了。我們不願意叫許多作家失掉參與我們紀念的機會，乃改爲分冊出版，先將已收到的發表，不久再出「十年」續集。

末了，對於特地爲本集撰稿的各位作家謹致真誠的感謝。

二十五年八月夏丏尊

目次

銀變	魯彥	一
且說屋裏	老舍	三
一件小事	張天翼	五
雪朝	靳以	九
站長	王統照	九
星	巴金	一九
裁員	徐霞村	一六
某日	吳組細	一九
嫡裔	施蟄存	二九
中國的最後一課	李健吾	三三
一月二十三日	丁玲	三五
死	凌叔華	三五
鵬程	蕭乾	二九
英文教授	聖陶	三七

銀變

魯秀

趙老闆清早起來，滿面帶着笑容。昨夜夢中的快樂到這時還留在他心頭，只覺得一身通暢，飄飄然像在雲端裏蕩漾着一般。這夢太好了，從來不曾做到過，甚至十年前，當他把銀條銀塊一籬一籬從省城裏祕密地運回來的時候。

他昨夜夢見兩個銅錢，亮晶晶地在草地上發光，他和二十幾年前一樣的想法，這兩個銅錢可以買一籃荳芽菜，趕忙彎下腰去，拾了起來，揣進自己的懷裏。但等他第二次低下頭去看時，附近的草地上卻又出現了四五個銅錢，一樣的亮晶晶地發着光，彷彿還是雍正的和康熙的，又大又厚。他再彎下腰去拾時，看見草地上的錢愈加多了……倘若是一塊塊，或者至少是銀角呵，他想，歡喜中帶了一點惋惜……但就在這時，懷中的銅錢已經變了樣子：原來是一塊塊又大又厚的玉，一顆顆又光又圓的珠子，結結實實的裝了個滿懷……現在發了一筆大財了，他想，歡喜得透不過氣來……於是他醒了。

1
噹噹，噹噹，壁上的時鐘正敲了十二下。

他用手摸了一摸胸口，覺得這裏並沒有什麼，只有一條棉被蓋在上面。這是夢，他想，剛才的珠玉是真的，現在的棉被是假的。他不相信自己真的睡在牀上，用力睜着眼，踢着腳，握着拳，抖動身子，故意打了幾個寒噤，想和往日一般，要從夢中覺醒過來。但是徒然，一切都證明了現在是醒着的：棉被，枕頭，牀子和冷靜而黑暗的周圍。他不禁起了無限的惋惜，覺得平白地得了一筆橫財，又立刻讓牠平白地失掉了去。失意地聽着呆板的的答的答的鐘聲，他一直反來覆去，有一點多鐘沒有睡熟。後來實在疲乏了，忽然轉了念頭，覺得雖然是個夢，至少也是一個好夢，才心神安地打着鼾睡熟了。

清早起來，他還是這樣想着：這夢的確是不易做到的好夢。說不定他又該得一筆橫財了，所以先來了一個吉兆。別的時候的夢不可靠，只有夜半十二時的夢最真實，尤其是每月初一月半——而昨天卻正是陰曆十一月十五。

什麼橫財呢？地上拾得元寶的事，自然不會有了。航空獎券是從來捨不得買的。但開錢莊的老闆卻也常有得橫財的機會。例如存戶的逃避或死亡，放款銀號的倒閉，在這天災人禍接二連三而來，百業彫零的年頭是普通的事。或者現在法幣政策才宣佈，銀價不穩定的時候，還要來一次意外的變動。或者這夢是應驗在……

趙老闆想到這裏，歡喜得摸起鬚鬚來。看相的人說過，五十歲以後的運氣是在下巴上，下巴上的鬚鬚越長，運氣越好。他的鬚鬚現在愈加長了，正像他的現銀越聚越多一樣——哈，法幣政策宣布後，

把現銀運到日本去的買賣愈加賺錢了！前天他的大兒子才押着一批現銀出去，說不定今天明天又要來一批更好的買賣哩！

昨夜的夢，一定是應驗在這上面啦，趙老闆想。在這時候，一萬元現銀換得二萬元紙幣也說不定，下午的行情，沒有人捉摸得定。但總之，現銀越缺乏，現銀的價格越高，誰有現銀，誰就發財。中國不許用，政府要收去，日本可是通用，日本人可是願意出高價來收買。這是他合該發財了，從前在地底下埋着的現銀，忽然變成了珠子和玉一樣的寶貴。——昨夜的夢真是太妙了，倘若銅錢變了金子，還不算希奇，因為金子的價格到底上落得不多，只有珠子和玉是沒有時價的。誰愛上了牠，可以從一元加到一百元，從一千元加到一萬元。現在現銀的價格就是這樣，只要等別地方的現銀都收完了，留下來的只有他一家，怕日本不像買珠子和玉一樣的出高價。而且這地方又太方便了，長豐錢莊正開在熱鬧的畢家磯上，而熱鬧的畢家磯卻是鄉下的市鎮，比不得縣城地方，容易惹人注目；而這鄉下的畢家磯又在海邊，駛出去的船隻只要打着日本旗子，通過兩三個島嶼，和停泊在海面假裝漁船的日本船相遇，便萬事如意了。這買賣是夠平穩了。畢家磯上的公安派出所林所長和趙老闆是換帖的兄弟，而林所長和水上偵緝隊李隊長又是換帖的兄弟。大家分一點好處，明知道是私運現銀，也就不來為難了。

「哈，幾個月後，」趙老闆得意地想：「三十萬財產說不定要變做三百萬啦！這才算發了財！三

十萬算什麼……」

他高興地在房裏來回的走着，連門也不開，像怕他的祕密給錢莊裏的夥計們知道似的。隨後他走近賬桌，開開抽屜，翻出一本破爛的增廣玉匣記通書出來。這是一本木刻的百科全書，裏面有圖有符，人生的吉凶禍福，可以從這裏推求，趙老闆最相信牠，平日閒來無事，翻來覆去的唸着，也頗感覺有味。現在他把周公解夢那一部分翻開來了。

「詩曰：夜有紛紛夢，神魂預吉凶……黃梁巫峽事，非此莫能窮。」他坐在椅上，搖頭唸着他最記得的句子，一面尋出了「金銀珠玉絹帛第九章」，細細地看了下去。

金銀珠玉大吉利——這是第二句。

玉積如山大富貴——第五句。

趙老闆得意地笑了一笑，又看了下去。

珠玉滿懷主大凶……

趙老闆感覺到一陣頭暈，伏着桌子喘息起來了。

這樣一個好夢會是大凶之兆，真使他喫嚇不小。沒有什麼吉利也就罷了，至少不要有凶；倘是小凶，還不在乎，怎麼當得起大凶？這大凶從何而來呢？爲了什麼事情呢？就在眼前還是在一年半年以後呢？

趙老闆憂鬱地站了起來，推開通書，緩慢地又在房中踱來踱去的走了。不知怎樣，他的腳忽然覺得非常沈重，彷彿陷沒在泥渡中一般，接着像愈陷愈下了，一直到了胸口，使他感覺到異樣的壓迫，上氣和下氣被什麼截做了兩段，連結不起來。

「珠玉滿懷……珠玉滿懷……」他喃喃地唸着，起了異樣的恐慌。

他相信夢書上的解釋不會錯。珠玉不藏在箱子裏，藏在懷裏，又是滿懷，不用說是最叫人觸目的，這叫做露財。露財便是凶多吉少。例如他自己，從前沒有錢的時候，是並沒有人來向他借錢的，無論什麼事情，他也不怕得罪人家，不管是有錢的人或有勢的人。但自從有了錢以後，大家就來向他借錢了，今天這個，明天那個，忙個不停，好像他的錢是應該分給他們用的；無論什麼事情，他都不敢得罪人了，尤其是有勢力的人，一個不高興，他們就說你是有錢的人，叫你破一點財。這兩年來市面一落千丈，窮人愈加多，借錢的人愈加多了，借了去便很難歸還，任憑你催他們十次百次，或拆掉他們的屋子，把他們送到警察局裏去。

「天下反啦！借了錢可以不還！」他憤怒地自言自語的說。「沒有錢怎樣還嗎？誰叫你沒有錢沒有生意做——誰叫你沒有生意做呢？……」

趙老闆走近賬桌，開開抽屜，拿出一本賬簿來。他的額上立刻聚滿了深長的皺痕，兩條眉毛變成彎曲的毛蟲。他禁不住嘆了一口氣。欠錢的人太多了，五元起，一直到兩三千元，寫滿了厚厚的一本

簿子。幾筆上五百一千的，簡直沒有一點希望。他們有勢也有錢，問他借錢是明敲竹槓，只有那些借得最少的，可以緊迫着催討。今天已經十一月十六，陽曆是十二月十一了，必須叫他們在陽曆年內付清。要不然……休想太太平平過年……

趙老闆牙齒一咬，鼻子的兩側露出兩條深刻的弧形的皺紋來。他提起筆，把賬簿裏的人名和欠款一一摘錄在一個手摺上。

「畢尙吉……哼！」他憤怒的說，「老婆死了也不討，沒有一點負擔，難道二十元錢也還不清嗎？一年半啦！打牌九，又麻將就捨得……這次限他五天，要不然，拆掉他的屋子，不要面皮的東西……吳阿貴……二十元……趙阿大……三十五……林大富……十五……周菊香……」

趙老闆連早飯也咽不下了，借錢的人竟有這麼多，一直抄到十一點鐘。隨後他把唐賬房叫了來，說：

「給我每天去催，派得力的人去……過了限期，通知林所長，照去年年底一樣辦……」

隨後待唐賬房走出去後，趙老闆又在房中不安地走了起來，不時望着壁上的掛鐘。已經十一點半了，他的大兒子德興還不見回來。照預定的時間，他應該回來一點多鐘了。這孩子做事情真馬虎，二十三歲了，還是不很可靠，老是在外面賭錢弄女人。這次派他去押銀子，無非是想叫他喫一點苦，練習做事的能力。因為同去的同福木行姚經理和萬隆米行陳經理都是最能幹的人物，一路可以指點他。

這是最秘密的事情，連自己錢莊裏的人也只知道是運到縣城裏去換法幣。趙老闆自己老了，經不起海中的波浪，所以也只有派大兒子德興去。這次十萬元現銀，趙老闆名下佔了四萬，剩下來的六萬是同福木行和萬隆米行的。雖然也多少冒了一點險，但好處卻比任何的買賣好。一百零一元紙幣掉進一百元現銀，賣給日本人至少可作一百十元，像這次是作一百十五元算的，利息多麼好呵！再過幾天，一百二十一、一百三十，也沒有人知道……

趙老闆想到這裏，不覺又快活起來，微笑重新走上了他的眉目間。

「趙老闆！」

趙老闆知道是姚經理的聲音，立刻轉過身來，帶着笑容，對着門邊的客人。但幾乎在同一的時間裏，他的笑容就消失了，心中突突地跳了起來。

走進來的果然是姚經理和陳經理，但他們都露着惶惶的神情，一進門就把門帶上了。

「不好，趙老闆……」姚經理口說，戰慄着聲音。

「什麼……」趙老闆喫嚇地望着面前兩副蒼白的面孔，也禁不住戰慄起來。

「德興給他們……」

「給他們捉去啦……」陳經理低聲的說。

「什麼……你們說什麼……」趙老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重複的問。

「你坐下，趙老闖，事情不要緊……兩三天就可回來的……」陳經理的肥圓的臉上漸漸露出紅色來。「並不是官廳，比不得犯罪……」

「那是誰呀，不是官廳……」趙老闖急忙地問，「誰敢捉我的兒子……」

「是萬家灣的土匪，新從盤龍島上來的……」姚經理的態度也漸漸安定了，一對深陷的眼珠又恢復了莊嚴的神情。「船過那裏，一定要我們靠岸……」

「我們高舉着日本國旗，他毫不理會，竟開起槍來……」陳經理插入說。

「水上偵緝隊見到我們的旗，倒低低頭，讓我們通過啦，那曉得土匪卻不管，一定要檢查……」

「完啦，完啦……」趙老闖嘆息着說，敲着自己的心口，「十萬元現銀，唉，我的四萬元……」

「自然是大家晦氣啦……運氣不好，有什麼法子……」陳經理也嘆着氣說。「只是德興更倒霉，他們把他綁着走啦，說要你送三千擔米去，才放他回來……限十天之內……」

「唉，唉……」趙老闖蹬着腳說。

「我們兩人情願喫苦，代德興留在那裏，但土匪頭不答應，一定要留下德興……」

「那是獨隻眼的土匪頭，」姚經理插入說。「他惡狠狠的說：你們休想欺騙我獨眼龍！我的手下早已佈滿了畢家磯！他是長豐錢莊的小老闖，怕我不知道嗎？回去告訴大老闖，逾期不繳出來，我這裏就撕票啦……」

「唉，唉……」趙老闆呆木了一樣，說不出話來，只會連聲的嘆息。

「他還說，倘若你敢報官，他便派人到趙家村，燒掉你的屋子，殺死你一家人哩……」

「報官！我就去報官！」趙老闆氣憤的說，「我有錢，不會請官兵保護我嗎……四萬元給搶去啦，大兒子也不要啦……我給他拚個命……我還有兩個兒子……飛機，炸彈，大砲，兵艦，機關槍，一齊去，量他獨眼龍有多少人馬……解決得快，大兒子說不定也救得轉來……」

「那不行，趙老闆，」姚經理搖著頭，說，「到底人命要緊。雖然只有兩三千土匪，官兵不見得對付得了，也不見得肯認真對付……獨眼龍是個狠匪，你也防不勝防……」

「根本不能報官，」陳經理接著說，「本地的官廳不要緊，倘給上面的官廳知道了，是我們私運現銀惹出來的……」

「唉，唉……」趙老闆失望地倒在椅上，痛苦得說不出話來。

「唉，唉……」姚經理和陳經理也嘆著氣，靜默了。

「四萬元現銀……三千擔米……六元算……又是一萬八千……唉……」趙老闆喃喃地說，「珠玉滿懷……果然應驗啦……早做這夢，我就不做這買賣啦……這夢……這夢……」

他咬着牙齒，握著拳，蹬著腳，用力睜着眼睛。他不相信眼前這一切，懷疑着仍在夢裏，想竭力從夢中覺醒過來。

五六天後，趙老闊的脾氣完全變了。無論什麼事情，一點不合他意，他就拍桌罵了起來。他一生從來不會遇到過這樣大的不幸。這四萬元現銀和三千擔米，簡直和挖他的心肺一樣痛。他平常是一分一釐都算得清清楚楚，不肯放鬆，現在竟做一次的破了四萬多財。別的事情可以和別人談談說說，這一次卻一句話也不能對人家講，甚至連嘆息的聲音也只能悶在喉嚨裏，連苦惱的神情也不能露在面上。

「德興到那裏去啦，怎麼一去十來天才回來呢？」人家這樣的問他。

他只得微笑着說：

「叫他到縣城裏去，他卻到省城裏看朋友去啦……說是一個朋友在省政府當祕書長，他忽然想做官去啦……你想我能答應嗎？家裏又不是沒有喫用……哈哈……」

「總是路上辛苦了吧，我看他瘦了許多哩。」

「可不是……」趙老闊說着，立刻變了面色，懷疑人家已經知道了他的祕密似的。隨後又怕人家再問下去，就趕忙談到別的問題上去了。

德興的確消瘦了。當他一進門的時候，趙老闊幾乎認不出來是誰。昨夜燈光底下偷偷地出現在

他面前的時候，完全像一個乞丐：穿着一身破爛的衣服，赤着腳，蓬着髮，發着抖。他只輕輕地叫了一聲，就哽咽起來。他被土匪剝下了衣服，挨了幾次皮鞭，丟在一個冰冷的山洞裏，每天只給他一碗粗飯。當姚經理把三千擔米送到的時候，獨眼龍把他提了出去，又給他三十下皮鞭。

「你的爺趙道生是個奸商，讓我再教訓你一頓，回去叫他改頭換面的做人，不要再重利盤剝，私運現銀，販賣煙土！要不然，我獨眼龍有一天會到畢家壩上來！」獨眼龍踞在桌子上憤怒的說。

德興幾乎痛死，凍死，餓死，嚇死了。以後怎樣到的家裏，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狗東西……」趙老闆咬着牙，暗地裏罵着說。搶了我的錢，還要罵我好奸商！做買賣不取巧投機，怎麼做？一個一個銅板都是我心血積下來的！只有你狗東西殺人放火，明搶暗劫，喪天害理……」

一想到獨眼龍，趙老闆的眼睛裏就冒起火來，恨不能把他一口咬死，一刀劈死。但因為沒處發洩，他於是天天對着錢莊裏的小夥計們怒罵了。

「給我滾出去……你這狗東西……只配做賊做強盜……」他像發了瘋似的一天到晚喃喃地罵着。

一走到賬桌邊，他就取出賬簿來，翻着，罵着那些欠賬的人。

「畢尙吉……狗養的賊種……吳阿貴……不要面皮的東西……趙阿大……混賬……林天大富……辰東西……趙天生……婊子生的……吳元本豬獠……二十元，二十元，三十五，十五，六十七

「一百四十……」他用力撥動着算盤珠，篤篤地發出很重的聲音來。

「一個怕一個！我怕土匪，難道也怕你們不成……年關到啦，還不送錢來……獨眼龍要我的命，我要你們的命……」他用力把算盤一丟，立刻走到了店堂裏。

「唐賬房，你們幹的什麼事……收來了幾筆賬？」

「昨天催了二十七家，收了四家，吳元本，趙天生的門給封啦，趙阿大交給了林所長……今年的賬真難收，老闆……」唐賬房低着頭，啞嘴地說。

「給我趕緊去催過期的，全給我拆屋，封門，送公安局……哼！那有借了不還的道理……」

「是的，是的，我知道，老闆……」

趙老闆皺着眉頭，又踱進了自己的房裏，喃喃地罵着：

「這些東西真不成樣……有債也不會討……喫白飯，拿工錢……哼，這些東西……」

「趙老闆……許久不見啦，好嗎？」門外有人喊着說。

趙老闆轉過頭去，進來了一位斯文的客人。他穿着一件天藍的綢長袍，一件黑緞的背心，金黃的錶鍊從背心的右袋斜掛到背心的左上角小袋裏。一副瘦長的身材，瘦長的面龐，活潑的眼珠，顯得清秀，精緻，風流。

「你這個人……」趙老闆帶着怒氣的說。

「哈哈，哈哈……」客人用笑聲打斷了趙老闆的語音。「陽曆過年啦，特來給趙老闆賀年哩……發財，發財……」

「發什麼財！」趙老闆不快活的說，「大家借了錢都不還……」

「哈哈，小意思！不還你的能有幾個……大老闆，不在乎，發財還是發財——明年要成財百萬啦……」客人說着，不待主人招待，便在賬桌邊坐下了。

「明年，明年，這樣年頭，今年也過不了，還說什麼明年……像你，畢尚吉也有……」

「哈哈，我畢尚吉也有三十五歲啦，那裏及得你來……」客人立刻用話接了上來。

「我這裏……」

「可不是你多財多福！兒子生了三個啦，我連老婆也沒有哩……今年過年真不得了，從前一個難關，近來過了陽曆年還有陰曆年，大老闆不幫點忙，我們這些窮人只好造反啦——我今天有一件要緊事，特來和老闆商量呢……」

「什麼要緊事嗎？」趙老闆喫驚地說，不由得心跳起來，彷彿又有了什麼禍事似的。

「是的，於你有關呢，坐下，坐下，慢慢的告訴你……」

「於我有關嗎？」趙老闆給呆住了，無意識地坐倒在賬桌前的椅上。「快點說，什麼事？」

「咳，總是我倒霉……昨天晚上輸了兩百多元……今天和趙老闆商量，借一百元做本錢……」

「瞎說！」趙老闆立刻站了起來，生着氣。「你這個人真沒道理！前賬未清，怎麼再開口……你難道忘記了我這裏還有賬！」

「小意思，算是給我畢尙吉做壓歲錢吧……」

「放——屁！」趙老闆用力罵着說，心中發了火。「你是我的什麼人？你來敲我的竹槓！」

「好好和你商量，怎麼開口就罵起來？哈哈，哈哈，坐下來，慢慢說吧……」

「誰和你商量——給我滾出去！」

「阿，一百元並不多呀！」

「你這不要面皮的東西……」

「誰不要面皮？」畢尙吉慢慢站了起來，仍露着笑臉。

「你——你你不要面皮！去年借去的二十元，給我三天內送來，要不然……」

「要不然——怎麼樣呢？」

「弄你做不得人！」趙老闆咬着牙齒說。

「哦……不要生氣吧，趙老闆！我勸你少拆一點屋子，少捉幾個人，要不然，窮人會造反哩！」畢尙吉冷笑着說。

「你敢我怕你這光棍不成！」

「哈哈，敢就敢，不敢就不敢……我勸你慎重一點吧……一百元不爲多。」

「你還想一千還是一萬嗎？咄！二十元錢不還來，你看我辦法……」

「隨你的便，隨你的便，只不要後悔……一百元，決不算多……」

「給我滾……」

「滾就滾。我是讀書人，從來不板面孔，不罵人。你也罵得我夠啦，送一送吧……」畢尙吉狡猾地
霎了幾下眼睛，偏着頭。

「不把你出去還不夠嗎？不要臉的東西！冒充什麼讀書人！」趙老闆握着拳頭，狠狠的說，恨不得
對準着畢尙吉的鼻子，一拳打了過去。

「是的，承你多情啦！再會，再會，新年發財，新年發財……」畢尙吉微笑地揮了一揮手，大聲的說
着，慢慢地退了出去。

「畜生……」趙老闆說着，砰的關上了門。「和土匪有什麼分別……非把他送到公安局裏去不
可……十個畢尙吉也不在乎……說什麼窮人造反！看你窮光蛋有這膽量……我賺了錢來，應該給
你們分的嗎……哼！真是反啦！借了錢可以不還還要強借……良心在那裏？王法在那裏……不錯，獨
眼龍搶了我現銀，那是他有本領，你畢尙吉爲什麼不去落草呢……」

趙老闆說着，一陣心痛，倒下在椅上。

「唉，五萬八千元……天曉得……獨眼龍喫我的血……天呵，天呵……」

他突然站了起來，憤怒地握着拳頭：

「我要畢尚吉的命……」

但他立刻又坐倒在別一個椅上：

「獨眼龍！獨眼龍……」

他說着又站了起來，來回的踱着，一會兒又呆木地站住了脚，搓着手。他的面色一會兒紅了，一會兒變得非常的蒼白。最後他咬了一陣牙齒，走到賤桌邊坐下，取出一張信紙來，寫了一封信：

伯華所長道兄先生閣下茲啓者畢尚吉此人一向門路不正嫖賭爲生前欠弟款任憑催索皆置之不理乃今日忽又前來索詐恐嚇聲言即欲造反起事與獨眼龍合兵進攻省城爲此祕密奉告即祈迅速捕正法以靖地方爲幸……

趙老闆握筆的時候，氣得兩手都戰慄了。現在寫好後重複的看了幾遍，不覺心中寬暢起來，面上露出了一陣微笑。

「現在你可落在我手裏啦，畢尚吉，畢尚吉哈，哈！」他搖着頭，得意地說。「量你有多大本領……哈，要解決你真是不費一點氣力……」

他喃喃地說着，寫好信封，把牠緊緊封好，立刻派了一個工人送到公安派出所去，叮囑着說：

「送給林所長，拿回信回來……聽見嗎？」

隨後他又不耐煩地在房裏來回的踱着，等待着林所長的回信。這封信一去，他相信畢尙吉今天晚上就會捉去，而且就會被槍斃的。不要說是畢家礮，即使是在附近百數十里中，平常無論什麼事情，只要他說一句話，要怎樣就怎樣。倘若是他的名片，效力就更大；名片上寫了幾個字上去，那就還要大了。趙道生的名片是可以嚇死鄉下人的。至於他的親筆信，即使是官廳，也有符咒那樣的效力。何況今天收信的人是一個小小的所長？更何況林所長算是和他換過帖，要好的兄弟呢？

「珠玉滿懷主大凶……」趙老闆忽然又想起了那個夢，「自己已經應驗過啦，現在讓牠應驗到畢尙吉的身上去……不是槍斃，就是殺頭……要改爲坐牢也不能沒有誰會給他說情，又沒有家產可以買通官路……你這人運氣太好啦，剛剛遇到獨眼龍來到附近的時候。造反是你自己說的，可怪不得我……哈哈……」

趙老闆一面想，一面笑，不時往門口望着。從長豐錢莊派出所只有大半里路，果然他的工人立刻就回來了，而且帶了林所長的回信。

趙老闆微笑地拆了開來，是匆忙而草率的幾句話：

惠示敬悉弟當立派得力弟兄武裝出動前去圍捕……

趙老闆重複地暗誦了幾次，幌着頭，不覺哈哈大笑起來，隨後又怕這秘密洩露了出去，又立刻機

警地遏制了笑容，假皺着眉毛。

忽然，他聽見了屋外一些脚步聲，急速地走了過去，中間還夾雜着槍把和刺刀的敲擊聲。他趕忙走到店堂裏，看見十個巡警緊急地往東走了去。

「不曉得又到那裏捉強盜去啦……」他的夥計驚訝地說。

「時局不安靜，壞人真多——」另一個人說。

「說不定獨眼龍……」

「不要胡說……」

趙老闆知道那就是去捉畢尚吉的，遏制着自己的笑容，默然走進了自己的房裏，帶上門，坐在椅子上，才哈哈地笑了起來。

他的幾天來的痛苦，暫時給快樂遮住了。

三

畢尚吉沒有給捕到。他從長豐錢莊出去後，沒有回家，有人在往縣城去的路上見到他匆匆忙忙的走着。

趙老闆又多了一層懊惱和憂愁。懊惱的是自己的辦法來得太急了，畢尚吉一定推測到是他做

的憂愁的是他知道畢尚吉相當的壞難免不對他尋報復他是畢家硯上的人長豐錢莊正開在畢家硯上，誰曉得他會想出什麼鬼計來！

於是第二天早晨，趙老闖回到自己的家裏去了。一則暫時避避風頭，二則想調養身體。他的精神近來漸漸不佳了。他已有十來天不會好好的睡覺，每夜躺在牀上老是合不上眼睛，這樣想那樣想，一直到天亮。一天三餐，嘗不出味道。

「四萬元現銀……三千擔米……獨眼龍……畢尚吉……」這些念頭老是盤旋在他的腦裏。苦惱和氣憤像鏗刀似的不息地鏗着他的心頭。他不時感到頭暈，眼花，面熱，耳鳴。

趙家村靠山臨水，比畢家硯清靜許多，但也頗不冷靜，周圍有一千多住戶。他所新造的七間兩街大屋緊靠着趙家村的街道，街上住着保衛隊，沒有盜劫的恐慌。他家裏也藏着兩枝手槍，有三個男工守衛屋子。飲食起居，樣樣有人侍候。趙老闖一回到家裏，就覺得神志安定，心裏快活了一大半。

當天夜裏，他和老闖娘講了半夜的話，把心裏的鬱悶全傾吐完了，第一次睡了一大覺，直至上午十點鐘，縣政府蔣科長來到的時候，他才被人叫了醒來。

「蔣科長……什麼事情呢……林所長把畢尚吉的事情呈報縣裏去了嗎……」他一面匆忙地穿衣洗臉，一面猜測着。

蔣科長和他是老朋友，但近來很少來往，今天忽然跑來找他，自然有很要緊的事了。

趙老闆急忙地走到了客堂。

「哈哈，長久不見啦，趙老闆！你好嗎？」蔣科長挺着大肚子，呆笨地從嵌鑲的靠背椅上站了起來，笑着，點了幾下肥大的頭。

「你好，你好！還是前年夏天見過面，——現在好福氣，胖得不認得啦！」趙老闆笑着說。「請坐，請坐，老朋友，別客氣！」

「好說，好說，那有你福氣好，財如山積——你坐，你坐！」蔣科長說着，和趙老闆同時坐了下來。「今天什麼風，光顧到敝舍來？——吸煙，吸煙！」趙老闆說着，又站了起來，從桌子上拿了一枝紙煙，親自擦着火柴，送了過去。

「有要緊事通知你……」蔣科長自然地接了紙煙，吸了兩口，低聲的說，望了一望門口。「就請坐在這裏，好講話……」

他指着手邊的一把椅子。

趙老闆驚訝地坐下了，側着耳朵過去。

「畢尚吉這個人，平常和你有什麼仇恨嗎？」蔣科長低聲的問。

趙老闆微微笑了一笑。他想，果然給他猜着了。略略躊躇了片刻，他搖着頭，說：

「沒有！」

「那末，這事情不妙啦，趙老闆……他在縣府裏提了狀紙呢！」

「什麼……他告我嗎？」趙老闆突然站了起來。

「正是……」蔣科長點了點頭。

「告我什麼？你請說……」

「你猜猜看吧！」蔣科長依然笑着，不慌不忙的說。

趙老闆的臉色突然青了一陣。蔣科長的語氣有點像審問。他懷疑他知道了什麼秘密。

「我怎麼猜得出……畢尙吉是狡詐百出的……」

「罪名可大呢：販賣煙土，偷運現銀，勾結土匪……哈哈……」

趙老闆的臉色更加慘白了，他感覺到蔣科長的笑聲裏帶着譏刺，每一個字說得特別的着力，彷彿一針針刺着他的心。隨後他忽然紅起臉來，憤怒的說：

「哼！那土匪他自己勾結了獨眼龍，親口對我說要造反啦，倒反來誣陷我嗎……蔣科長……是一百元錢的事情呀……他以前欠了我二十元，沒有還，前天竟跑來向我再借一百元呢！我不答應，他一定要強借，他說要不然，他要造反啦！——這是他親口說的，你去問他！畢家磚的人都知道，他和獨眼龍有來往……」

「那是他的事情，關於老兄的一部份，怎麼翻案呢？我是特來和老兄商量的，老兄用得着我的地

方，沒有不設法幫忙哩……」

「全仗老兄啦，全仗老兄……畢尙吉平常就是一個流氓……這次明明是索詐不遂，亂咬我一口……還請老兄幫忙……我那裏會做那些違法的事情，不正當的勾當……」

「那自然，誰也不會相信，郝縣長也和我暗中說過啦。」蔣科長微笑着說，「人心真是險惡，爲了這一點點小款子，就把你告得那麼兇——誰也不會相信！」

趙老闆的心頭忽然寬鬆了。他坐了下來，又對蔣科長遞了一支香煙過去，低聲的說：

「這樣好極啦！郝縣長既然這樣表示，我看還是不受理這案子，你說可以嗎？」

蔣科長搖了一搖頭：

「這個不可能。罪名太大啦，本應該立刻派兵來包圍，逮捕，搜查的，我已經在縣長面前求了情，說這麼一來，會把你弄得身敗名裂，還是想一個變通的辦法，和普通的民事一樣辦，只派人來傳你，先繳三千元保。縣長已經答應啦，只等你立刻付款去。」

「那可以！我立刻就叫人送去……不……不是這樣辦……」趙老闆忽然轉了一個念頭，「我看現在就煩老兄帶四千元法幣去，請你再向縣長求個情，繳二千保算了。一千，孝敬縣長，一千孝敬老兄……你看這樣好嗎？」

「哈哈，老朋友，那有這樣再求情也可以，郝縣長也一定可以辦到，只是我看孝敬他的倒少了一

點不如把我名下的加給他了吧……你看怎麼樣」

「那裏的話！老兄名下，一定少不得，這一點點小款，給嫂子小姐買點脂粉罷了，老朋友正應該孝敬呢……縣長名下，就依老兄的意思，再加一千吧……總之，這事情要求老兄幫忙，全部翻案……」

「那極容易，老兄放心好啦！」蔣科長極有把握的模樣，擺了一擺頭。「我不便多坐，這事情早一點解決，以後再細細的談吧。」

「是的，是的，以後請喫飯……你且再坐一坐，我就來啦……」趙老闆說着，立刻回到自己的臥室。

他在牆上按下一個手指，牆壁倏然開開兩扇門來。他伸手到暗處，一繩一繩的遞到桌上，略略檢點了一下，用一塊白布包了，正想走出去的時候，老闆娘忽然進來了。

「又做什麼呀？——這麼樣一大包！明天會弄到飯也沒有喫的呀……」她失望地叫了起來。

「你女人家懂得什麼！」趙老闆回答說，但同時也就起了惋惜，痛苦地撫摩了一下手中的布包，又復立刻走了出去。

「只怕不很好帶……鄉下只有十元一張的……慢點，讓我去拿一只小箱子來吧！」趙老闆說。

「不妨，不妨！」蔣科長說。「我這裏正帶着一只空的小提包，本想去買一點東西的，現在就裝了這個吧。」

蔣科長從身邊拿起提包，便把鈔票一一放了進去。

「老實啦……」

「笑話，笑話……」

「再會吧……萬事放心……」蔣科長提着皮包走了。

「全仗老兄，全仗老兄……」

趙老闆一直送到大門口，直到他坐上轎，出發了，才轉了身。

「唉，唉……」趙老闆走進自己的臥室，開始嘆息了起來。

他覺得一陣頭暈，胸口有什麼東西衝到了喉嚨，兩腿發着抖，立刻倒在牀上。

「你怎麼呀？」老闆娘立刻跑了進來，推着他身子。

趙老闆臉色完全慘白了，翕動着嘴唇，喘不過氣來。老闆娘連忙灌了他一杯熱開水，拍着他的背，撫摩着他的心口。

「唉，唉……珠玉滿懷……」他終於漸漸發出低微的聲音來，「又是五千元……五千元……」

「誰叫你給他這許多……已經拿去啦，還難過做什麼……」老闆娘又埋怨又勸慰的說。她的白嫩的臉上也是一陣紅一陣青。

「你那裏曉得……畢尙吉告了我多大的罪……這官司要是敗了，我就沒命啦……一家都沒

命啦……唉唉畢尙吉我和你結下了什麼大仇你要爲了一百元錢這樣害我呀……珠玉滿懷……

珠玉滿懷……現在果然應驗啦……」

趙老闆的心上像壓住了一塊石頭。他現在開始病了。他感到頭重，眼花，胸膈煩滿，一身疼痛無力。老闆娘只是焦急地給他桂元湯，蓮子湯，參湯，白木耳喫，一連三天才覺得稍稍轉了勢。

但是第四天，他得勉強起來，忙碌了。他派人到縣城裏去請了一個律師，和他商議，請他明天代他出庭，並且來一個反訴，對付畢尙吉。

律師代他出庭了，但是原告畢尙吉沒有到，也沒有代理律師到庭，結果延期再審。

趙老闆憂鬱地過了一個陽曆年，等待着正月六日重審的日期。

正月五日，縣城裏的報紙，忽然把這消息宣佈了。用紅色的特號字刊在第二面本縣消息欄的頭

一篇：

奸商趙道生罪惡貫天

勾結土匪助銀助糧!!!

偷運現銀懸掛日旗!!!

販賣煙土禍國殃民!!!

後面登了一大篇的消息，把趙老闆的祕密完全揭穿了。最後還來了一篇社評，痛罵一頓，結論認爲槍斃抄沒還不足抵罪。

這一天黃昏時光，當趙老闆的大兒子德興從畢家碾帶着報紙急急忙忙地交給趙老闆看的時候，趙老闆全身發抖了。他沒有一句話，只是透不過氣來。

他本來預備第二天親自到庭，一則相信郝縣長不會對他怎樣，二則畢尚吉第一次沒有到庭，顯然不敢露面，他親自出庭可以證明他沒有做過那些事情，所以並不畏罪逃避。但現在他沒有膽量去了，仍委托律師出庭辯護。

這一天全城鼎沸了，法庭裏擠滿了旁聽的人，大家都關心這件事情。

畢尚吉仍沒有到，也沒有出庭，他只來了一封中明書，說他沒有錢請律師，而自己又病了。於是結果又改了期。

當天下午，官廳方面派了人到畢家碾，把長豐錢莊三年來的所有大小賬簿全弔去檢查了。

「那只好停業啦，老闆沒有一本賬簿，還怎麼做買賣呢……這比把現銀提光了，還要惡毒！沒有現銀，我們可以開支票，可以到上行去通融，拿去了我們的賬簿，好像我們瞎了眼睛，聾了耳朵，啞了嘴巴……」唐賬房哭喪着臉，到趙家村來訴說了。「誰曉得他們怎樣查法！叫我們核對起來，一天到晚兩個人不偷懶，也得兩三個月呢……他們不見得這麼閒，拖了下去，怎麼辦呀……人欠欠人的賬全在那上面，我們怎麼記得清楚？」

「他們沒有告訴你什麼時候歸還嗎？」

「我當然問過啦，來的人說，還不還，不能知道，要通融可以到他家裏去商量。他願意暗中幫我們的忙……」

「唉……」趙老闆搖着頭說，「又得化錢啦……我走不動，你和德興一道去吧。向他求情，送他錢用，可少則少，先探一探他口氣，報館裏也一齊去疏通，今天副刊上也在罵啦……真冤枉我！」

「可不是誰也知道這是冤枉的……畢家成上的人全知道啦……」

唐賬房和德興進城去了，第二天回來的報告是總共八千元，三天內發還賬簿；報館裏給長豐錢莊登長年廣告，收費五千元。

趙老闆連連搖着頭，沒有一句話。這一萬三千元沒有折頭好打。

隨後林所長來了，報告他一件新的消息：縣府的公事到了派出所和水上偵緝隊，要他們會同調查這幾個月內船隻，有沒有給長豐錢莊或趙老闆裝載過銀米煙土。

「都是自己兄弟，你儘管放心，我們自有辦法的。」林所長安慰着趙老闆說。「只是李隊長那裏，我看得送一點禮去，我這裏弟兄們也派一點點酒錢吧，不必太多，我自己是決不要分文的……」

趙老闆驚訝地睜了眼睛，呆了一會，心痛地說：

「你說得是……你說多少呢？」

「他說非八千元不辦，我已經給你說了情，減做六千啦……他說他自己不要，部下非這數目不

可，我看他的部下比我少一半，有三千元也夠啦，大約他自己總要拿三千的。」

「是，是……」趙老闆憂鬱地說，「那末老兄這邊也該六千啦……」

「那不必！五千也就夠啦！我不怕我的部下鬧的！」

趙老闆點了幾下頭，假意感激的說：

「多謝老兄……」

其實他幾乎哭了出來。這兩處一萬一千元，加上報館，縣府，去了一萬三千，再加上獨眼龍那裏的五萬八千，總共是八萬二千了。他做夢也想不到，有了一點錢，會被大家這樣的敲詐。獨眼龍拿了四萬多，放了他兒子一條命，現在這一批人雖然拿了他許多錢，放了他一條命，但他的名譽全給破壞了，這樣的活着，比一刀殺死了還痛苦。而且，這案子到底結果怎樣，還不能知道。他反訴畢尚吉勾結獨眼龍，不但沒有被捕，而且反而又在畢家硬大模大樣的出現了，幾次開庭，總是推病不到。而他卻每改一次期，得多用許多錢。

這樣的拖延了兩個月，趙老闆的案子總算審結了。

勝利是屬於趙老闆的。他沒有罪。

但他用去了不小的一筆錢。

「完啦，完啦！」他嘆息着說。「我只有這一點錢呀……」

他於是真的病了。心口有一塊什麼東西結成了一團，不時感覺到疼痛。咳嗽得很利害，吐出濃厚的痰來，有時還帶着紅色。夜裏常常發熱，出汗，做惡夢。醫生說是肝火，肺火，心火，開了許多方子，卻沒有一點效力。

「錢已經用去啦，還懊惱做什麼呀？」老闆娘見他沒有一刻快樂，便安慰他說。「用去了又會回來的……何況你又打勝了官司……」

「那自然，要是打敗了，還了得！」趙老闆回答着說，心裏也稍稍起了一點自慰。「畢尙吉是什麼東西呢！」

「可不是……」老闆娘說着笑了起來。「即使他告到省裏，京裏，也沒用的！」

趙老闆的臉色突然慘白了。眼前的屋子急速地旋轉了起來，他的兩腳發着抖，彷彿被誰倒懸在空中一樣。

他看見地面上的一切全變了樣子，像是在省裏，像是在京裏。他的屋前停滿了銀色的大汽車，幾千萬人紛忙地雜亂地從他的屋內搬出來一箱一箱的現銀和鈔票，裝滿了汽車。疾馳地駛了出去。隨後那些人運來了一架很大的起重機，把他的屋子像吊箱子似的吊了起來，也用汽車拖着走了……

一個穿着黑色袍子，戴着黑紗帽子的人，端坐在一張高桌後，伸起一枚食指，大聲地喊着說：

「上訴人畢尙吉，被告趙道生，罪案……着將……」

且說屋裡

老舍

一個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所能享受與佔有的，包善卿已經都享受和佔有過，現在還享受與佔有着。他有錢，有洋樓，有汽車，有兒女，有姨太太，有古玩，有可作擺設用的書籍，有名望，有身分，有一串可以印在名片上與計聞上的官銜，有各色的朋友，有電燈電話電鈴電扇，有壽數，有胖胖的身體和各種補藥。

設若他稍微能把心放鬆一些，他滿可以胖胖的躺在牀上，姨太太與兒女們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的，即使就這麼死去，他的財產也夠教兒孫們快樂一兩輩子的，他的計聞上也會有許多名人的題字與詩文，他的棺材也會受得住幾十年水土的侵蝕，而且會有六十四名槓夫擡着他游街的。

可是包善卿不願休息。他有他的「政治生活」。他的「政治生活」不包含着什麼主義，主張，政策，計劃與宗旨。他只有一個決定，就是他不應當閒着。他要是閒散無事，就是別人正在活動與拿權，他不能受這個。他認為自己所不能參與的事都是有礙於他的，他應盡力的去破壞。反之，凡是足以使他活動的，他都覺得不該放過機會。像一隻漁船，他用盡方法利用風勢，調動他的帆，以便早些達到魚多

的所在。他不管那些風是否有害於別人，他只爲自己的帆看風，不管別的。

看準了風，夠上了風，便是他的「政治生活」。夠上風以後，他可以用極少的勞力而獲得一個中國政治家所應得的利益。所以他不願休息，也不肯休息；平白無故的把看風與用風這點眼力與天才犧牲了，太對不起自己。越到老年，他越覺出自己的眼力準確，越覺出別人的幼稚；按兵不動是冤枉的事。況且他纔剛交六十；他知道，自要有口氣，憑他的經驗與智慧，就是坐在那兒呼吸呼吸也應當有政治的作用。

他恨那些他所不熟識的後起的要人與新事情，越老他越覺得自己的熟人們可愛，就是爲朋友們打算他也應當隨手抓到機會擴張自己的勢力。對於新的事情他不大懂，於是越發感到自己的老辦法高明可喜。洋人也好，中國人也好，不論是誰，自要給他事作，他就應當去擁護。同樣，凡不給他權勢的便是敵人。他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寬宏大度，也清清楚楚的承認自己的嫉妬與褊狹；這是一個政治家應有的態度。他十分自傲有這個自知之明，這也就是他的厲害的地方；「得罪我與親近我，你隨便吧！」他的胖臉上的微笑表示着這個。

剛辦過了六十整壽，他的像片又登在全國的報紙上，下面註着：「新任建設委員會會長包善卿。看看自己的像，他點了點頭：「還得我來！」他想起過去那些政治生活。過去的那些經驗使他壓得住這個新頭銜，這個新頭銜又能增多他的經驗，又增高了身分，而後能產生再高的頭銜。因將來的光榮

與勢力，他微微感到滿意於現在。有一二年他的像片沒這麼普遍的一致的登在各報紙上了；看到這回的，他不能不感到滿意；這個六十歲的照像證明出別的政客的庸碌無能，證明了自己的勢力的不可輕視與必難消滅。新人新事的確出來不少，可是包善卿是青松翠柏，越老越綠。世事原無第二個辦法，包善卿的辦法是唯一的，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還如此！他的方法是官僚的聖經，他一點不反對「官僚」這兩個字；「只有不得其門而入的纔叫我官僚」他在四十歲的時候就這麼說過。

看着自己的像片，他覺得不十分像自己。不錯，他的胖臉，大眼睛，短鬚，粗脖子，與圓木筯似的身子，都在那裏，可是缺乏着一些生氣。這些不足以就代表包善卿。他以幾十年的經驗知道自己的表情與身段是怎樣的玲瓏可喜，像名伶那樣曉得自己哪一個姿態最能叫好；他不就是這麼個短粗胖子。至少他以為也應該把兩個姿態照下來，兩個最重要的，已經成爲習慣而仍自覺的利用着，且時時加以修正的姿態。一個是在面部：每逢他遇到新朋友，或是接見屬員，他的大眼會像看見這奇怪的東西似的，極明極大極傻的瞪那麼一會兒，腮上的肉往下墜；然後腮上的肉慢慢的往上收縮，大眼睛裏一層一層的增厚笑意，最後成爲個很嫵媚的微笑。微笑過後，他纔開口說話，舌頭稍微團着些，使語聲圓柔而稍帶着點嬌憨，顯出天真可愛。這個，哪怕是個冰人兒，也會被他馬上給感動過來。

第二個是在脚部。他的脚很厚，可是很小。當他對地位高的人趨進或辭退，他會極巧妙的利用他的小脚：細逗着步兒，彎着點腿，或前或後，非常的靈動。下部的靈動很足給他一身肥肉以不少的危險，

可是他會設法支持住身體，同時顯出他很靈利，和他的恭敬謙卑。

找到這兩點，他似乎纔能找到自己。政治生活是種藝術，這兩點是他的藝術的表現。他願以這種姿態與世人相見，最好是在報紙上印出來。可是報紙上只登出個遲重肥胖的人來，似乎是美中不足。

好在，沒大關係。有許多事，重大的事，是報紙所不知道的。他想到末一次的應用「腳法」：建設委員會的會長本來十之六七是給王莘老的，可是包善卿在山木那裏表現了一番。王莘老所不敢答應山木的，包善卿親手送過去：「你發表我的會長，我發表你的高等顧問。」他向山木告辭時，兩腳輕快的細碎的往後退着，腰兒彎着些，提出這個「互惠」條件。果然，王莘老連個委員也沒弄到手，可憐的莘老！不論莘老怎樣口執不通，究竟是老朋友。得設法給他找個地位！包善卿作事處處想對得住人，他不由的微笑着。

王莘老未免太固執，太固執！山木是個勢力，不應當得罪。況且，有山木作顧問，事情可以容易辦得多。他閉上眼想了半天，想個比喻。想不出來。最後想起一個：姨太太要東西的時候，不是等坐在老爺的腿兒上再說嗎？但這不是個好比喻。包善卿坐在山木的腿兒上笑話不過呢，有山木在這兒，這次的政治生活要比以前哪一次都穩當，舒服，省事。東洋人喜歡拿權，作事和他們合作，必須認清了這一點；認清這一點就是給自己的事業保了險。奇怪，王莘老作了一輩子官，連這一點還看不透！王莘老什麼沒作過？教育，鹽務，稅務，鐵道……都作過，都作過，難道還不明白作什麼也不過是把上邊交下來的再往下

交，把下邊呈上來的再呈上去，只須自己簽個押爲什麼？這次非拒絕山木不可呢？奇怪！也許是另有妙計？不能吧？打聽打聽看老朋友，但是細心是沒過錯的。

「大概王莘老總不至於想塌我的臺吧？老朋友！」他問自己。他的事永遠不願告訴別人，所以常常自問自答。「不能，王莘老不能！」他想，會長就職禮已平安的舉行過，報紙上也沒露骨的說什麼；委員們雖然有請病假的，可是看我平安無事的就了職，大概一半天內也就會銷假的；山木很喜歡，那天還請大家喫了飯，雖然飯菜不大講究，可是也就很難爲了一個東洋人過去的都很順當；以後的，有山木作主，大概不會出什麼亂子的。是的，想法安置好王莘老吧；一半因爲是老朋友，一半因爲省得單爲這個懸心。至於會裏用人，大致也有了個譜兒，幾處較硬的介紹已經敷衍過去，以後再有的，能敷衍就敷衍，不能敷衍的好在可以往山木身上推。是的，這回事兒真算我的老運不錯！

想法子給山木換輛汽車，這是真的，東洋人喜歡小便宜。自己的車也該換了，不先給山木換，自己何必忙在這一時！何不齊一齊換呢，真我是會長，他是顧問，不必不必和王莘老學，總是讓山木一步好！

決定了這個，他這回的政治生活顯然是一帆風順，不必再思索什麼了。假如還有值得想一下的，倒是明天二姨太太的生日辦不辦呢？辦呢，她歲數還小，怕教沒喫上委員會的傢伙們有所借口，說些不三不四的。不辦呢，又怕臨時來些位客人，不大合適。「政治生活」有個討厭的地方，就是處處得用「思想」，不是平常人所能幹的。在很小的地方，正如在很大的地方，漏了一筆就能有危險。就以娶姨太

太說，過政治生活沒法子不娶，同時姨太太能給人以許多麻煩。自然，他想自己在娶姨太太這件事上還算很順利，一來是自己的福氣大，二來是自己有思想，想起在哈爾濱作事時候的俄國姨太太——後來用五百元打發了的那個——他微笑了笑。再不要洋毛子，看着那麼白，原來皮膚更粗，處處帶着小黃毛。最難堪的是來月信的時候，只用紙捲個小笥一塞！噁！他不喜歡看外國電影片，多一半是因爲這個。連中國電影也算上，那些明星沒有一個真正漂亮的。娶姨太太還是到蘇杭一帶找個中等人家的雛兒，林黛玉似的又嬌又嫩。二姨太太就是這樣，比女兒還小着一歲，比女兒美得多。似乎應當給她辦生日，怪可憐的。況且，乘機會請山木喫頓飯也顯着不是故意的請客。是的，請山木首席，一共請三四桌人，對大家不提辦生日，又不至太冷淡了。小姨太太，這是思想！

福命使自己騰達，思想使自己壓得住富貴，自己的政治生活和家庭生活是個有力的證明。太太念佛喫齋，老老實實。大兒有很好的差事，長女上着大學。二太太有三個小少爺，三太太去年冬天生了個小女娃娃。理想的家庭，沒鬧過一樁滿城風雨的笑話，最容易！最不放心的的是大兒大女，在外邊讀書什麼壞事學不來！可是，大兒已有了差事，不久就結婚；女兒呢，只盼順順當當的畢了業，找個合適的小人嫁出去；別鬧笑話！過政治生活的原不怕鬧笑話，可是自己是老一輩的人，不能不給後輩們立個好榜樣，這是政治道德。作政治沒法不講道德，政治舞臺是多麼危險的地方，沒有道德便沒有膽量去冒險。自己六十歲了，還敢出肩重任，道德不充實可能有這個勇氣。自己的道德修養，不用說，一定比自己

所能看到的還要高着許多，一定。

他不願再看報紙上那個像片，那不過是個短粗而無生氣的胖子，而真正的自己是有思想有道德，有才具有經驗有連氣的政治家！認清了這個，他心裏非常的平靜，像無波的秋水映着一輪明月。他想和姨太太們湊幾圈牌，爲是活動活動自己的心力，太平靜了。

「老爺，方委員，」陳升輕輕的把張很大的名片放在小桌上。

「請，」包善卿喜歡方文玉，方文玉的委員完全仗着他的力量。方文玉來的時間也正好，正好二男二女——兩個姨太太——湊幾圈兒。

方文玉進來，包善卿並沒往起立，他知道方文玉不會惱他，而且會把這樣的不客氣認成爲親熱的表示。可是他的眼睛張大，而後漸漸的一層層透出笑意，他知道這足以補足沒往起立的缺欠，而不費力的牢籠住方文玉的心。搬弄着這些小小的過節，他覺得出自己的優越，有方文玉在這兒比着，他不能不承認自己的經驗與資格。

「文玉坐，坐懶得很，這兩天夠我老頭兒……哈哈！」他必須這樣告訴文玉，表示他並沒在家裏閒坐着，他最不喜歡忙亂，而最愛說他忙；會長要是忙，委員當然知道應當怎樣勤苦點了。

「知道善老忙，現在，我——」方文玉不敢坐下，作出進退兩難的樣子，唯恐怕來的時間不對而討人嫌。

「坐來得正好」看着方文玉的表演，他越發喜歡這個人，方文玉是有出息的。

方文玉有四十多歲，高身量，白淨子臉，帶着點烟氣。他沒別的嗜好，除了喫口大烟。在包善卿眼中，他是個有爲的人，精明，有派頭，有思想，可惜命不大強，總跳騰不起去。這回很賣了些力氣給他，弄到了一個委員，很希望他能借着這一步而走幾年好運。

「文玉你來得正好，我正說湊幾圈，帶着硬的呢？」包善卿圍着舌尖，顯出很天真淘氣。

「伺候善老，輸錢向來是不給的！」方文玉張開口，可是不敢高聲的笑，露出幾個帶烟釉的長牙來。及至包善卿哈哈的笑了，他纔接着出了聲。

「本來也是，」包善卿笑完，很鄭重的說，「一個委員拿五百六，沒車馬費，沒辦公費，苦事！不過，文玉你得會利用，眼睛別閉着；等山木擬定出工作大綱來，每個縣城都得安人，留點神，多給介紹幾個人。這些人都有縣長的希望，可不能只靠着封介紹信！這或者能教你手裏鬆動一點，不然的話，你得賠錢；五百六太損點，五百六！」他的大眼睛看着自己的小胖脚尖，不住的點頭。待了一會兒：「好吧，今天先記你的賬好了。有底沒有？」

「有！小劉剛弄來一批地道的，請我先嘗嘗，烟倒是不壞，可是價兒也夠瞧的。」方文玉搖了搖頭，用燒黃的手指夾起枝「炮臺」來。

「我這也有點，也不壞，跟二太太要好了；她有時候喫一口，我不准她多喫，咱們裏院去吧？」包善

卿想立起來。

他還沒站利落，電話鈴響了。他不愛接電話。許多電玩藝兒，他喜歡安置，而不願去使用。能利用電力是種權勢，命令僕人們用電話叫菜或買別的東西，使他覺得他的命令能夠傳達得很遠，可是他願自己去叫與接電話。他知道自己不是破命去坐飛機的那種政治家。

「勞駕吧，」他立好，小胖脚尖往裏一逗，很和藹的對方文玉說。

方文玉的長腿似乎一下子就邁到電機旁，拿起耳機，回頭向包善卿笑着：「喂，要哪裏包宅，啊，什麼？墨老是我，是的！跟善老說話啊，您也曉得善老不愛接電，唏唏，好，我代達……好，都聽明白了，明天見，明天見！」看了耳機一下，掛上。

「墨山？」包善卿的下巴往裏收，眼睛往前弩，作足探問的姿勢。

「墨山，」方文玉點了點頭，有些不大願意報告的樣子。「教我跟善老說兩件事。頭一件，明天他來給三太太賀壽，預備打幾圈。」

「記性是真好，真好！」包善卿喜歡人家記得小姨太太的生日。「第二件？」

「那什麼，那什麼，他聽說，聽說，未必真確，大概學生又要出來鬧事！」

「鬧什麼？有什麼可鬧的？」包善卿聲音很低，可是很清楚，幾乎是一字一字的說。

「墨老說，他們要打倒建設委員會呢！」

「胡鬧嗎？」包善卿坐下，脚尖在地上輕輕的點動。

「那什麼，善老？」方文玉就着烟頭又點着了一枝新的，「這倒要防備一下。委員會一切都順利，不爲別的，單爲求個吉利，也不應當讓他們出來，滿街打着白旗，怪喪氣的。好不好通知公安局，先給您這兒派一隊人來，而後讓他們每學校去一隊，禁止出入？」

「我想看看，想想看。」包善卿的脚尖點動得更快了，舌尖慢慢的舐着厚唇，眨巴着眼。過了好大一會兒，他笑了：「還是先請教山木，你看怎樣？」

「好好！」方文玉把烟灰彈在地毯上，而後用左手捏了鼻子兩下，似乎是極深沈的搜索妙策：「不過，無論怎說，還是先教公安局給您派一隊人來，有個準備，總得有個準備。要便衣隊，都帶傢伙，把住胡同的兩頭；」他的帶烟氣的臉上露出青筋，離離光光的眼睛放出一些浮光。「把住兩頭，遇必要時只好對不起了，拍拍一排鎗。拍拍一排鎗，沒辦法！」

「沒辦法！」包善卿也掛了氣，可是還不像方文玉那麼浮躁。「不過總是先問問山木好，他要用武力解決呢，咱們便問心無愧。他主張和平呢，咱們更無須乎先表示強硬。我已經想好，明天請山木喫飯，正好商量商量這個。」

「善老，」方文玉有點抱歉的神氣，「請原諒我年輕氣浮，明天萬一太晚了呢？即使和山木可以明天會商，您這兒總是先來一隊人好吧？」

「也好，先調一隊人來。」包善卿低聲的像對自己說。又待了一會兒，他像不願說，而又不得不說的，看了方文玉一眼；彷彿看準方文玉是可與談心的人，他張開了口：「文玉，事情不這麼簡單。我不能馬上找山木去。爲什麼？你看，東洋人處處細心。我一見了他，他必定先問我，誰是主動人？你想啊，一羣年幼無知的學生懂得什麼，背後必有人鼓動。你大概要說××黨？」他看見方文玉的嘴動了。下。「不是！不是！」極肯定而有點得意的他搖了搖頭。「中國就沒有××黨，我活了六十歲，還沒有看見一個××黨。學生背後必有主動人，弄點糖兒豆兒的買動了他們，主動人好上臺，代替你，我——我——」他的聲音提高了些，胖臉上紅起來。「咱們得先探聽明白這個人或這些人是誰，然後纔不至被山木問住。你看，彷彿吧山木這麼一問，誰是主動人？我答不出；好，山木滿可以擡着小黑鬍子說：誰要頂你，你都不曉得？這個，我受不了。怎麼處置咱們的敵人，可以聽山木的；咱們可得自己找出敵人是誰。是這樣不是？是不是？」

方文玉的長腦袋在細脖兒上繞了好幾個圈，心中「很」佩服，臉上「極」佩服，包善老。「我再活四十多也沒您這個心路，善老！」

善老沒答，眼皮一搭拉，接受對他的諛美。「是的，擒賊先擒王，把主動人拿住，學生自然就老實了。這就是方纔說過的了：和平呢還是武力呢，咱們得聽山木的，因爲主動人的勢力必定小不了。」他又想了想：「假如咱們始終不曉得他是誰，山木滿可以這麼說，你既不知道爲首的人，那就只好拿這

回事當作學潮辦吧。這可就糟了，學潮，一點學潮，咱們還辦不了，還得和山木要主意？這豈不把亂子拉到咱們身上來？你說的不錯，拍拍一排鎗，準打回去，一點不錯；可是拍拍一排鎗不犯上由咱們放呀。山木要是負責的話，管他呢，拍拍一排開花炮也可以！是不是，文玉，我說的是不是？」

「是極！」方文玉用塊很髒的綢子手絹擦了擦青眼圈兒。「不過，善老就是由咱們放鎗也無所不可。即使學生背後有主動人，也該懲罰他們——不好好讀書，瞎鬧哄什麼呢！東洋朋友，中國朋友，商界，工界，農民，都擁護我們。除了學生，除了學生，不能不給小孩子們個厲害！我們出了多少力，費了多少心血，纔有今日，臨完他們喊打倒，善老？」看着善老連連點頭，他那點喫烟人所應有的肝火消散了點。「這麼辦吧，善老，我先通知公安局派一隊人來，然後咱們再分頭打電打聽打聽誰是爲首的人。」他的眼忽然一亮，「善老，好不好召集全體委員開個會呢？」

「想想看，」包善卿決定不肯被方文玉給僱迷了頭，在他的經驗裏，沒有辦法往往是最好的辦法，而延宕足以殺死時間與風波。「先不用給公安局打電；他們應當趕上咱們來，這是他們當筆好差事的機會，咱們不能迎着他們去。至於開會，不必；一來是委員們沒都在這兒，二來委員不都是由你我薦舉的，開了會倒麻煩，倒麻煩。咱們頂好是先打聽爲首的人；把他打聽到，」包善卿兩隻肥手向外一推，「一股攏總全交給山木。省心，省事，不得罪人！」

方文玉剛要張嘴，電話鈴又響了。

這回，包善卿沒等文玉表示出來願代接電的意思，他的小胖腳緊動慢動的把自己連跑帶轉的挪過去，像個着了忙的鴨子。摘下耳機，他張開了大嘴喘了一氣。「哪裏嘔，馮祕書，近來好啊，啊！局長呢？我忘了，是的，局長回家給老太太作壽去了，我的記性太壞了那……：：：：：請等一等，我想看看再給你打電，好，謝謝，再見！」掛上耳機，他彷彿接不上氣來了。一大堆棉花似的癱在大椅子上。閉了會兒眼，他低聲的說：「記性太壞了，那天給常局長送過去的壽幛，今天就會忘了，要不得！要不得！」

「馮祕書怎麼說？」方文玉很關切的問。

「哼，學生已經出來了；馮子才跟我要主意！」包善卿勉強着笑了笑。「我剛纔說什麼來着？咱們還沒教他們派人來呢，他們已經和我要主意；要是咱們先張了嘴，公安局還不搬到我這兒來辦公？跟我要主意，他們是幹什麼的？」

「可是學生已經出來了！」方文玉一樣的思想不出辦法，可是因為有嗜好所以膽子更小一點。「您想怎樣回覆馮子才呢？」

「他當然會給常局長打電報要主意；我不掙那份錢，管不着那段事。」包善卿看着桌上的案頭日曆。

「您這兒沒人保護可不行呀！」方文玉又善意的警告。

「那，我有主意。」包善卿知道學生已經出來，不能不為自己的安全設法了。「文玉，你給張七打

個電，教他馬上送五十打手來，都帶傢伙，每人一天八毛，到委員會領錢。他們比巡警可靠！

方文玉放了點心，馬上給張七打了電話。包善卿也似乎無可望慮的了，躺在沙發上閉了眼。方文玉看着善老，不願再思索什麼，可是總惦記着馮祕書。善老真穩，怎麼不給馮回電呢？包善卿早把馮子才忘了，他早知道馮子才若是看事不妙，必會偷偷的跑掉，用不着替他擔憂。他心中正一一的數點家裏的人，自要包家的人都平安，別的都沒大關係。他忽然睜開眼，坐起來，按電鈴。一邊按一邊叫：「陳升！陳升！」

陳升輕快的跑進來。

「陳升，大小姐回來沒有？」他探着脖想看桌上的日曆：「今天不是禮拜天嗎？」

「是禮拜，大小姐沒回來。」陳升一邊回答，一邊倒茶。

「給學校打電，叫她回來快！」包善卿十分着急的說。「等等再倒茶，先打電！」對於兒女，他最愛的是大小姐，最不放心的也是大小姐。她是大太太生的，又是個姑娘，所以他對於她特別的慈愛，慈愛之中還有些尊重的意思。姨太太生的小孩自然更得寵愛，可是止於寵愛；在大姑娘身上，只有在她身上，他彷彿找到了替包家維持家庭間的純潔與道德的負責人。她是「女兒」，她非得純美的像一朶水仙花不可。這朶水仙花供給全家人一些清香，使全家人覺得他們有個鮮花似的千金小姐，而不至於太放肆與胡鬧了。大小姐要是男女混雜的，也到街上去打旗瞎喊，包家的鮮花就算落在泥中了，

因爲一旦和男學生們接觸，女孩子是無法保持住純潔的。

「老爺，學校電話斷了！」陳升似乎還不肯放手耳機，回頭說完這句，又把耳機放在耳旁。

「打發小王去接！緊自攬着耳機幹什麼呀？」包善卿的眼瞪得極大，短鬍子都立起來。

陳升跑出去，門外汽車嘟嘟起來。緊跟着，他又跑回來：「老爺，張七帶着人來了。」

「叫他進來！」包善卿的手微微顫起來，「張七」兩個字似乎與禍亂與廝殺有同一的意思，禍亂來在自己的門前，他開始害怕了；雖然他明知道張七是來保護他的。

張七沒敢往屋中走，立在門口外：「包大人，對不起您，我纔帶來三十五個人；今天大家都忙，因爲鬧學生，各處用人，我把這三十五個放在你這兒，馬上再去找，誤不了事，掌燈以前，必能湊齊五十名。」

「好吧，張七，」包善卿開開屋門，看了張七一眼：「他們都帶着傢伙哪？好趕快去再找幾名來！錢由委員會領；你的，我另有份兒賞！」

「您就別再賞啦，常花您的那麼，我走了，您沒別的吩咐了？」張七要往外走。

「等等，張七，汽車接大小姐去了，等汽車回來你再走；先去看看那些人，東口西口和門口分開了站！別都紮在一堆兒！」

張七出去檢閱，包善卿回頭看了看方文玉：「文玉，你看怎樣？不要緊吧？」關上屋門，他背着手慢慢的來回走。

「沒準兒了！」方文玉也立起來，臉上更灰暗了些。「毛病是在公安局。局長沒在這兒，馮子才大概——」

「大概早跑了！」包善卿接過去。「空城計，非亂不可，非亂不可！這玩藝，這玩藝，咱們始終不知爲首的是誰，有什麼辦法呢？」

電話！方文玉沒等請示，抓下耳機來。「誰？小王……等等！」偏着點頭：「善老，車夫小王在街上借的電話。學生都出去了，大小姐大概也隨着走了；街上很亂，打上了！」

「叫小王趕緊回來！」

「你趕緊回來！」方文玉兇狠的掛上耳機，心中很亂，想燒口煙喫。

「陳升！」包善卿向窗外喊：「叫張七來！」

這回，張七進了屋中，很規矩的立着。

「張七，五十塊的賞，去把大小姐給找來！你知道她的學校？」

「知道，可是，包大人，成千成萬的學生，哪兒去找呢？我一個人，再添上倆，找到小姐也沒法硬拉出來呀！」

「你去就是了，見機而作！找了來，我另給你十塊！」方文玉看着善老交派張七。
「好吧，我去碰碰！」張七不大樂觀的走出去。

「小王回來了，老爺。」陳升進來報告。

「那什麼，陳升，把帽子給我。」包善卿楞了會兒，轉向方文玉：「文玉，你別走，我出去看看，一個女孩子人家，不能——」

「善老！」方文玉抓住了善老的手，很涼。「你怎麼出去呢！讓我去好了。認識我的少一點，您的像片——」

二人同時把眼轉到桌上的報紙上。

「文玉，你也不能出去！」包善卿腿一軟，坐下了。「找山木想辦法行不行？這不能算件小事吧？我的女兒！他要是派兩名他的親兵，準能找回來！」

「萬一他不管，可不大的勁兒！」方文玉低聲的說。

「聽！」包善卿直起身來。

包宅離街不十分遠，平常能聽得見汽車的喇叭聲。現在，像夏日大雨由遠而近的那樣來了一片繼續不斷的，混亂而低切的吵嚷，分析不出是什麼聲音，只是那麼流動的，越來越近的一片。一種可怕的，像捲着什麼血肉的一團火，或一股怒潮，向前滾進。

方文玉的臉由灰白而慘綠，猛的張開口，嚥了一口氣。「善老，咱們得逃吧？」

包善卿的嘴動了動，沒說出什麼來，臉完全紫了。怒氣與懼怕往兩下處扯他的心，使他說不出話。

來。「學生！學生！一羣毛孩子！」他心裏說：「你們懂得什麼！懂得什麼！包善卿的政治生活非生生讓你們吵散不可！包善卿有什麼對不起人的地方！混賬，一羣混賬！」

張七拉開屋門，沒顧得摘帽子：「大人，他們到了！我去找大小姐，恰好和他們走碰了頭！」

「西口把嚴沒有？」包善卿好容易說出口來。

「他們不上這兒來，上教場去集合。」

「自要進來，開鎗，我告訴你！」包善卿聽到學生們不進胡同，強硬了些。

「聽！」張七把屋門推開。

「打倒賣國賊！」千百個嗓子同時喊出。

包善卿的大眼向四下裏找了找，好似「賣國賊」三個字像個風箏似的從空中落了下來。他沒找到什麼，可是從空中又降下一聲：「打倒賣國賊！」他看了看方文玉，看了看張七，勉強的要笑笑，沒笑出來。「七」「張」字沒能說利落：「大小姐呢？我教你去找大小姐！」

「這一隊正是大小姐學校裏的，後面還有一大羣男學生。」

「看見她了？」

「第一個打旗的就是大小姐！」

「打倒賣國賊！」又從空中傳來一聲。

在這一聲裏，包善卿彷彿清清楚楚的聽見了自己女兒的聲音。

「好好！」他的手與嘴唇一勁兒顫。「無父無君，男盜女娼的一羣東西！我會跟你算賬，甯忙，大小姐！別人的孩子我管不了，你跑不出我的手心去！爸爸是賣國賊，好！」

「善老善老！」方文玉的癡已上來，強掙扎着勸慰：「不必生這麼大的氣，大小姐年輕，一時糊塗，不能是真心反抗您，絕對不能！」

「你不知道！」包善卿顫得更厲害了。「她要是想要錢，要衣裳，要車，都可以呀，跟我明說好了；何必滿街去嚷呢瘋了？賣國賊，爸爸是賣國賊，好聽？混賬，不要臉！」

電話沒人去接。方文玉已經癡得不愛動，包善卿氣得起不來。

張七等鈴響了半天，搭訕着過去摘下耳機。「……等等。大人，公安局馮秘書。」

「掛上，沒辦法！」包善卿躺在沙發上。

「陳升！陳升！」方文玉低聲的叫。

陳升就在院裏呢，趕快進來。

方文玉向裏院那邊指了指，然後撇起嘴唇，像叫貓似的輕輕響了幾下。

陳升和張七一同退出去。

一件小事

張士傑

「敬禮！」

黃師爺挺着個胸脯走進了連部。斜皮帶。准尉領章。

弟兄們像在行注目禮，瞧着他進了耳房。

「他還祇是師爺呀——一個上士掛斜皮帶這麻皮心子！——掛了上去再剝下來，好意思見人啊？」

接着就有三四張嘴小聲兒咕嚕着。

第八班的趙大中可搖搖頭，右手一擺。他害了一場瘡子才好，就那麼有衷氣——說起話來唾沫星子直噴：

「勞班長你看——黃師爺回到連上來一定當司務長，你信不信？」

那位班長撇了撇紅鼻子。沒言語。他當班長的亂嚼不得吞根：慢的三言兩語傷了連長，他就難做人。他祇瞧瞧趙大中的臉——表示他肚子裏明白。

唵，黃師爺是連長的老表，給送到教導隊去學了六個月，畢業回來還不升個准尉麼。

當真。這位表老爺規矩矩管起賬來。把連長房裏擱着的草鞋氈子什麼的點了數。把手指蘸蘸唾沫翻賬簿。晚上抓着支筆在寫數目字，舌尖舐在嘴角上。

於是第八班有幾個弟兄向那個石秉珍道喜。

「好人，這回子你補得起這個師爺缺了……」

石秉珍不過二十來歲。小個子。灰布棉軍衣包着他——就像是一所屋子裝着他似的。那個二等兵的符號上有一條條的髒：顯然是給桌沿磨了幾個月的成績。

大家都盯着他。他像個堂客們那麼不好意思，躲開了他們的眼珠。拿手摸着額骨上的雀斑——彷彿那些黑點子是凸出來的。

有誰斬鐵截釘地擔了個保：

「怎麼，這婊子養的你代理了六個月師爺的事，如今出了缺——還不替你升補啊？」

代理師爺那張蠟黃的雀斑臉發了點紅，小聲兒哼：

「唉，怎麼講得定呢？」

梁克斌可拍拍大腿打了個賭：要是石秉珍這回升不了文書上士，那就——

「那我就甘願剝了褲子讓你們『起旱』」

弟兄們都打起哈哈來。

石乘珍喘得直咳。嘴邊兩條唾絲在飛舞着。他脊背顯得更加駝，額子上突出了一條彎頭扭腦的青筋。

末了他累慌了似地歎了一口氣。眼閉了會兒。他感到太陽穴在一跳一跳的。

勞班長還是不開口。祇看了那黃臉一眼，笑了一下。

「啐，升上士！」他紅鼻子皺了幾皺。

瞧着自己班上的一個二等兵——一脚爬就爬到了師爺位子上，總不大服氣。他勞班長上過這多趟火線，帶過三次花，也不過才升到中士。這里他嘴動了幾動，拿右手掌在臉上使勁一抹。他很想開石乘珍幾句玩笑。可是祇打了個膈兒。

那個瞟了勞班長一眼。好像要做樁別的事來遮遮羞，把乾巴巴的右手伸到袋裏去掏什麼。

一些嗓子在壓着談着，彷彿石乘珍不在場似的。梁克斌呢？一句娘，他知道喝過墨水的人到底不同些。邊說邊拿兩顆骰子在地下扔着玩。另外一個嘎嗓子在替石乘珍抱屈：這牛鳥禽的——一個什麼中學生來當二等兵！

「鬼摸了腦殼你當是這碗飯容易喫啊？」

石乘珍就照例歎口氣，紅着一張臉。聲音小得像蚊子叫：

「唉，我到哪里找生路呢？」

他還是個大少爺出身。他家開的疋頭鋪一倒，他老子一死，家裏就祇剩了一條光卵。

於是有誰在嘴裏響了兩聲——「嘖，嘖。」

這時候連長在房裏找他有公事了。他們聽見了軟嗓子：

「石秉珍呢？」——聽去簡直像是叫自己的小老弟——頂疏也得是個姪兒什麼的。

大家互相看了一眼，又看着石秉珍走進耳房去。

他們連長原來是講求一條什麼人材主義的。動不動就挺着個食指斜衝着天上，嘴唇肉用力得

打起百十來根直皺，叫他們學點真本事：

「吃過五兩墨水的，就還他五兩墨水用處！上得操的，叫得口令的——就提他副班長！連長是不

虧負你們的完了！」

這麼着就叫個二等兵去代理文書上士：一個月在黃師爺餉項裏挪去四塊大洋來貼給他——

並不打八折。

祇要一得空，他們連長就把虎口叉着下巴，偏着個腦袋看石秉珍摸筆桿。嘴裏有一句沒一句地

跟他搭訕。腳後跟輕輕兒在地下頓着。

「你中學讀了幾年……你老娘捨得放你出來喫糧啊？」

那個就吸着鼻子，咬着嘴唇。眼睛霎呀霎的。

這幾天他們連長可在打着什麼主意。在屋裏踱了一轉，又站定了看看石秉珍。有時候跟新當司務長的黃師爺噉哩咕嚕，四隻眼睛還偷空兒瞟幾下那張雀斑臉。

石秉珍那顆心急跳起來。他寫字寫得更加賣力，並且還跟黃司務長談了許多他家鄉的事。聲音小得像隔了一座城。

唉，他家後面那塊竹山可以出十來擔筍。塘裏多的是青魚。現在可都連着屋子賣掉了。這里他歎了一口氣，霎霎眼睛。祇有那隻老狗是自己的：跟着老母親住到了舅舅家裏。

說着總把眼睛盯着那個墨盒，一支筆老在那里抹着。

聽的人也歎着氣，搖搖腦袋。接着就用那手老套頭來安慰別人。嗓子放得很低，彷彿談着什麼要事似的：

「這回子你總可以寄幾個錢回去了：連長要保你升上士的。唉，真的：你幫了我六個月忙，就是幫了連長的忙。連長就那樣不講情面——讓你白賣力啊，難道……沒那個事放心！」

於是到了他們快要出發的時候——這樁事就定了局。

營長喊了連長過去，用五成打商量五成命令的口氣交一個人給他——要補文書上士。連長把一雙橄欖形的眼睛盯着營長那撮小鬍子，嘴裏很脆爽地答——

「是！」

第二天營部裏就派一個勤務兵送那位新師爺來到差。他姓黎。才剃了頭，滿腦都放着青光。祇有頂門是禿的。笑起來——一口雪白整齊的牙。

梁克斌吐了口唾沫，懊悔自己打賭打得太早了些。

「噢，怎麼攪的這麻皮心子！」

有幾個就竟動手動腳——要他踐他那句約言。笑聲罵聲打成了一片。

那位勞班長扁着個嘴笑一笑：

「哼，上士就那麼容易升——才不過喫了七個多月糧，一跳就跳五級啊！」

石秉珍可在房裏辦交卸。臉在窗子跟前映得發灰，跟天氣一樣。他關上了公文箱，又打開了公文箱：鐵板皮給搬弄得鏽鏽地響。

他手哆索着。聲音也哆索着。

「哪，這里是……」

最後交出了那些紙筆。還有連部的長戳子——梨木的，可是成了黑色：這上面總有他的許多螺印。

新來的黎師爺很客氣地點着頭，用種老公事的派頭蓋上那洋鐵箱子。

於是石乘珍低着腦袋走了出來。他那雙脚踏在地上沒一點彈性，好像踩着棉花似的。他知道弟兄們正在瞧着他，他故意不擡起眼睛來。

「我怎麼那樣早就發信呢？」

他坐到自己的氈子上。兩手筒在空空洞洞的大袖子裏。眼睛盯着前面鋪着的一些稻草。

誰都沒言語，彷彿有什麼壓在了他們腦頂上。連梁克斌跟人扔骰子——也不出一點聲音。這裡靜得使他反而覺得耳朵裏在嚶嚶地叫。

十來分鐘這麼過去，梁克斌可沈不住氣：

「怎麼了，你這有什麼好急的？」

「不是，」他嗓子裏有塊東西哽着。一方面他要裝出副不大在乎的樣子，這麼着就不知道要怎麼回答。「我……我……屋裏怎樣呢……」

霎了霎眼睛，慢慢把額頭貼到了袖筒子上。他鼻尖子在發痛。沒得說的，唉。他老娘一定眼淚巴巴地在對舅舅訴苦，嘴巴扁呀扁的。一接到他的信，又感動得哭起來，用顫聲談起她那升了上士的兒子。說不定還會燒一炷香請給他們連長添壽……

他聲音小得聽不見地說：

「我寫過一封信……老娘接着空歡喜一場，空歡喜……」

說了就唏唏噓噓吸着鼻涕。他額頭發着燙，連兩手隔着個棉袖子也感得到熱辣辣的。接着他喫力地咳了幾聲。

什麼都變了樣子。這世界越變越小，擠得他不能呼吸。他簡直不知道往後要怎麼過活了。那邊響來了勞班長那個高嗓子：

「趙大中！教石乘珍擦擦槍——這辰心子不比寫字，大意不得！」

「這狗婆養的！」趙大中嘟囔了一句。那個「婆」字把對面一個人濺了一臉唾沫星子。

石乘珍用力擦着槍膛，嘴都發了白。心臟似乎收縮了起來。他有種被誰騙了一筆錢去似的感覺。可是這天下午——他心寬了些。原來連長還是關切他的。

「石乘珍，你下到你們班上去——你也算是個頂行的，曉得吧。你祇要好好地攪，嗯？」

連長背着兩隻手踱了幾步，又回轉身來挺出根食指指着天花板：

「我曉得你的才能：我不得放着你不管的……文書上士沒多大意思。在班裏攪些時候——耐心些！將來我送你進教導隊，進講武堂，那樣倒有個好出身。哪個連排長不這樣磨打出來的，嗯……？曉得吧？」

這里把雙橄欖似的眼睛睜起來看着石乘珍。

石乘珍筆直地站着，拚命把凹進去的胸挺望外挺。

「是」

連長又背着手——一來一回地踱。嘴裏斬鐵截釘地說着一些升遷的道理，土話裏面夾着許多軍語。

立正着的這個拿眼珠跟着長官移動着。有許多話他竟沒有聽進去，祇瞧着連長那根挺有勁食指發着楞。連長挺着那結實的胸脯跨着步子，身子稍爲有點往前面斜。腳踹得很重，一步步來得很穩；看去他對什麼大事都把得定的樣子。

一會兒這位長官又站到了這二等兵跟前，把臉俯着點兒。視線射到了石秉珍眼裏，轉着個嗓子：「唵，好好的，好好的，嗯聽見沒有？」

石秉珍嘴唇顫動了幾下。他忽然又來了平素那怪念頭：覺得連長這樣子很像他家鄉的一個什麼人。他眼睛翻了幾翻，無緣無故淌下了眼淚。

等到行了個室內禮出了房門，他竟忍不住要哭。於是他趕快躺下來，把臉緊緊地伏到那有點豆豉味的軍用氈上。

「好人，連長對你怎麼講？」

「連長講……連長講……」他抽着身子一陣咳。「唉，連長對我這麼好……」

旁邊勞班長撇了撇他那紅鼻子：

「好啊，你們看罷！石秉珍再喫兩個月糧——就升得督辦了……梁克斌，你跟我打這個賭不打？」說了就一個人格格格笑起來。一會兒又累了似地噓一口氣。

可是石秉珍倒花了許多工夫去想心思。他那張黃臉在氈子上壓得發了點紅。眉毛那里沾着幾根毡子毛。眼睛老盯着自己那雙腳——老布鞋子給灰蓋得成了黃色。

幾個弟兄們在那里賭錢。蹲成一個圈。幾個腦袋都撮在一堆。

梁克斌把手裏的骰子搖了幾搖沒去扔，回轉頭來看了一看。

「喂，一個人發什麼雞巴悶？……來，你來一個！」

大家的臉都轉向着石秉珍——等他答腔。石秉珍祇搖搖頭，喫力地笑了一下。

「什麼鬼，這是？」梁克斌問。

「我沒錢。」

「噢？」

「不是……借的餉寄回屋裏去了……」

「這狗婆養的！——你真是個好崽……哪，這個你拿去做本……來！」

梁克斌掏出了一把銅板票。這裏面還夾着些煙絲，兩根斷了的洋火棒。還有一小塊蘿蔔乾——掉到了地下。

那個拿兩隻手攤開來接着，臉紅紅的苦笑了一下。

自從石秉珍加入了之後，這裏的空氣漸漸不同了。大家沒那麼多嘴，還時不時要對石秉珍那麼一眼。這小個子穿着那套大棉軍衣雖然不好看，他到底是代理過師爺的腳色；他喝過墨水，誰也摸不準他肚子裏轉着些什麼念頭。

梁克斌做着莊。可是他好像不願意贏錢似的——憑他平素賭錢的經驗教石秉珍撈點實惠。

「這狗婆養的！——下這多做什麼！這回莊家起碼也有個『分廂』」

於是大家都看看那個生手，笑小把戲不懂事似地笑一下。

石秉珍臉更紅了點兒。咳了幾聲。拿骰子的手竟有點哆嗦。還沒扔下去的時候，他帶着新兵常有的那種小心勁兒——往耳房門瞟了一眼。

「怕什麼！如今要出發了——還管這些？」趙大中說。

「這傢伙！」梁克斌快活得壓着嗓子叫。「好人，你贏了！——賭鬼收徒弟！」

石秉珍全沒注意自己扔下去的骰子。可是瞧着別人的銅板票往他這邊推，快活得臉都發了熱。臉上有許多黑塊子的那位弟兄，咂咂嘴，喫力地搬動着那大舌子，告訴石秉珍：喫糧的全靠這麼點兒外快。一官長靠土，弟兄靠賭。」接着掀開了軍衣，把板帶記緊了一下。那里插着一把雪亮的小刀。石秉珍很快地掃了他們一眼。他心腔忽然感到一陣緊，像闖下了一個禍事似的。躊躇了一會兒。

什麼，就突然問：

「那——那——上火線呢？」

「什麼？」

「我講……我講……」

這裏趙大中翻着兩片大嘴唇插了進來：

「上火線啊——這麻皮心子好耍得緊，祇要你不死，總就是個活的。」

石乘珍悄悄地揉着那雙蹲酸了的腿。要站起來——可又覺得這是不大名譽似的。

唉，連長講過的——磨鍊磨鍊。接着又拚命去想——連長到底像家鄉裏的誰。他腦子裏一團糟。隱隱地似乎看見一大把結在一起的麻線什麼，怎麼抽也抽不好。

太陽穴跳了起來。耳朵裏嗡嗡地叫。他一半清醒一半糊塗——感到自己在對付一個什麼難題。別人可在談着火線上的事。噫，哪個也巴不得打勝仗。找到個敵人官長，搜搜身上，倒有幾回可以發一注小洋財。這里就有誰哪嚷着：他把這麻皮心子比做賭寶，不過頭上還加了一個上峯命令……

「升官呢？」石乘珍想。

可是紅着臉說不順嘴。

梁克斌看看石乘珍那身蠟黃的瘦肉。抿了抿嘴。這狗婆養的還上火線——上上徒手操怕也經

不住拖。於是他把視線移到了地下，又猛地擡起來。嘴裏粗聲粗氣地——

「莫扯什麼卵談了！……到底下不下注呀，你們？」

他把幾顆骰子在手裏搖一搖要扔下去。嚶了聲——「看底！」肚子裏可在替石乘珍打着主意：這脚色頂好是發了注小財就開小差。

可是石乘珍替自己打着別的主意。好幾天他興奮得連覺都睡不着。身子發着燙。咳着。

晚上他聽着別人打鼾，聽着別人手淫。他在黑地裏看見許多熟悉的臉子在幌動着，在對他笑，對他皺眉。

外面呼呼地括着風：看這勁兒是想把這世界連地皮都捲去。狗顫聲叫着，一會兒高，一會兒低。彷彿牠看到了什麼可怕的東西似的。

「唉，真像那個花崽子。」

他眼睛有點閉不住：眼皮打抖。他看見他家那隻老花狗在對他搖尾巴，嗚嗚地哼。於是舅舅大聲咒了牠一句「娘的」，又去愁眉苦臉地抽他的煙。旱煙筒老是髒得吸不動，他老人家就發氣地敲煙袋——在石頭上磕出了火星子……

這裡他微笑一下，跟手歎一口氣。他翻了個身，氈子下面的稻草擦啦擦啦一陣響。他把枕着的衣包移動了一下。可是下面橫放着的兩枝步槍梗得他腦袋總不舒服。

跟他同睡的梁克斌動了一動：

「做什麼……嗯……」

「我想到了我屋裏……」他馬上接嘴。他很高興這時候有人跟他談談。「我舅舅望牽我，不過在娘面前不講出來：我曉得的……」

那個祇嘟囔了一句——「四紅！這狗婆養的！」就再也沒聲音了。

這醒着的人輕輕喊了梁克斌一聲。接着歎了一口氣。他眼前又顯現着老娘那張打着皺的臉。她老人家眼眶紅着。唏哩噓嚕在擰着鼻涕。盯着他——看他更瘦了些沒有。

他這做兒子的彷彿穿着軍裝。尉官領章。娘兒倆抱着哭了起來。他們談到連長，談到梁克斌……突然他身子一抽，好像有誰扯了他一下。鼻尖子一陣刺痛，他睜大了眼不叫淚水淌下來，彷彿怕別人笑話他。他拿手摸摸臉——滾燙。於是他打衣包裏掏出那個康熙錢來——貼到左腮巴上，又貼到右腮巴上。這錢有一根紅絲線弔着。這是他老娘拿給他關邪的。

地在盪着，弔牀似的。說不定是因爲風太大。

他一下子忽然把念頭轉到了火線上：他模模糊糊覺得上火線這件事又可怕又可愛。心就狂跳起來。

接着他抽着肩膀咳了一陣。把冰冷的指尖掩住嘴。等到閉住眼喘氣的時候，他又覺得自己在那

里抽一根線——老抽老抽不盡，弄得頭腦子發漲發暈。

第二天他眼圈上畫了一圈青色。趙大中拿種過來人的口氣勸他別打手銃，唾沫星子往他臉直噴。勞班長祇橫了他一眼，皺了皺鼻子。於是梁克斌瞟了班長一眼，動動嘴唇罵了句什麼。

那位黎師爺可拿了一包神麵給他。像笑不笑地把嘴裂開點兒，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眉心裏直皺着：

「呃，安心些罷：好歹有個命……我要是還有一口飯喫——哪個來當這尸櫃子上士……」

石秉珍有氣沒力地瞅了他一眼，沒去接他手裏的東西。

「我不是病，」苦笑了一下。

師爺拿大拇指摸着那包神麵。眼睛守着那代理過文書的人一會兒，輕輕抽了一口氣。

石秉珍好像什麼都不覺得似的——又獸坐着出他的神。現在他連白天裏也彷彿看見一些熟人的臉子在幌。一面他還覺得在抽着「團線，越抽越快。眼睛就一陣花……一會兒忽然想到家裏的芥菜炒春筍：他老娘親自上廚，讓他喫了進學堂。接着他記起了那些讀不準的英文生字。頭腦子又昏了起來。

「好人，」有誰在他耳朵邊說着，「到衛生隊去看看罷。」

那邊又溜起了勞班長的嗓子：

「哼，代了六個月師爺——倒養得嬌嫩起來了！」

石秉珍一句話不說，他靜靜地聽着耳房裏連長踱步子，在肚子裏數着。一給別的聲音攪亂了，他就起了一種莫明其妙的失望，好像丟掉了一件什麼寶貝似的。

到了要出發的那幾天，他腦子裏更亂了些。心也跳得急了些。他模糊地覺得這件事情對他有好處——可又沒危險。

那晚他就幾乎整夜都沒睡着。翻着身。咳着。他覺得時間在倒退着走。

可是有兩個弟兄起了身。這是派去打前站的。不知道什麼時候院子裏也有了響動；火夫已經在那里煮飯。破窗門上——映得紅光在閃呀閃的。

這麼過了半點鐘——起牀號震得人耳朵發麻。

大家的牙齒打着顫。他們忙着穿衣。他們揮揮各人的氈子——就弄得到處都有股豆豉味兒。

兩三盞馬燈掛在那里懶懶地亮着。玻璃罌燻得成了黑的。照着這些兄弟們黑魘魘地在活動，看去像在夢裏面。

梁克斌邊嘟囔邊替石秉珍收拾。把幾張草紙塞到了石秉珍的糧食袋裏，就牛頭不對馬嘴地嚷：「狗婆養的你好闊——打算穿着布鞋子行軍啊……脫下來！」

接着一把拾過那雙布鞋去——往石秉珍糧食袋裏一塞。他硬逼着石秉珍套上草鞋，一面罵着。

那個做夢似地由別人擺佈。他糊裏糊塗想着行軍的事，記起了從前在學校裏的遠足會。他緊着牙忍住寒慄。時不時打着顫抽氣。祇要連長有點聲息——他就身子一震，拚命地聽着。

趙大中全身發着抖。他怕自己又發了瘡子，可是這麻皮心子又說破不得。飯倒一口氣喫了五六碗，還對石秉珍壓着個嗓子叫：

「怎麼祇喫這點？——走得餓了喊娘叫爺可沒人理哩！二十歲不到的小伙子——還不裝些貨？」碎飯和着唾涎掉到了下巴上，他拿來抹一抹送進嘴裏。

那個小伙子搖搖頭：他喫不下。他跌了似地看着他們鼓動腮巴子。嚥下去的時候——似乎還聽得見骨的一聲。然後把那洋磁飯碗掛到腰裏，揩也不揩。筷子拿來往綁腿裏一插。

天還是黑的，他們已經走出了村子。擦擦擦的步子聲。鐵器碰鐵器的響聲。

石秉珍什麼也沒看見。什麼聲音也都像是遠處飄來的。他身上這許多東西拌得他走不順當。那條槍皮帶似乎挺不願意搭在他肩上：他覺得牠老是往邊上移。

眼睛發着燙。額頭給什麼箍得緊緊的。彷彿有誰強逼着他去解答那個難題——連長到底像誰。他感覺到槍皮帶已經滑到了膀子上。他喫力地把牠換到左肩上掛着。可是仍舊趴不住。他乾脆拿這枝槍托着：聳起肩膀來撐住這重擔。他走一步——牠就移動一下。於是他嚇了一跳，趕緊歪一下肩膀：生怕牠掉下來。

掛着的飯碗水壺什麼的一下一下打着他的腿，打着他的左面屁股。他竟有點撐不住勁。全身有什麼熱東西戳着。

天色淡了些。什麼地方漸漸顯出了點兒亮光。

前面那些走到了高處的人——在天底下畫出了漆黑的剪影：幌着走動着。要不是他們有時候輕輕說句把什麼，那簡直叫人疑心這不是人類。

石乘珍把槍移到右肩上背着。牙齒咬得發酸。那一高一低的路往他後面移。他腿子一感到有什麼千把斤重的東西拖着——跨一步就酸痛一下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是在上斜坡。身子一覺得往前衝，兩腿簡直要溜得他仰天一交的時候，他知道自己是在下斜坡。

可是——唉，到騾兒集怕還有四五十里吧。

他用冰冷的手抹抹額上的汗。脊背心裏一陣冷。牙齒使勁一咬，聽得見嘴裏的沙土吱的一聲叫。他彷彿給誰推着，又給誰擋着。身子歪倒倒地前進，搖得那些掛着的東西鏘郎鏘郎地響着。

於是他又覺得自己在抽着那團亂線。老娘哭喪着聲調禱告着：似乎他們石家全家的氣運就在這團線上……他儘抽儘抽——連氣都透不過來……

一會兒他又用力把眼睛睜得大些。他拚命叫自己清醒點兒。

「留神……莫給連長看見……」

並且他還用眼睛在行列前面找着——看看連長走在哪里。這麼着他彷彿就安了點兒心。不過他到底還是想不出那位長官像家鄉裏的什麼人。太陽穴竟一陣陣發着漲。

不知道什麼時候天亮起來的。全世界都給灰色的雲罩着，好像有一口鐵鍋覆在自己頭上。在高處看見模糊的地平線跟天連成了一片。

那個石秉珍全身的血都凝成了冰塊。

看來騾兒集離這里——可不止幾十幾百里。那數目不是人嘴巴裏說得清的。

他們竟走到了沙土的國度裏。沒有一所屋子。沒有一棵樹。

彎着個腰往斜坡上跨着；看看已經到了世界的盡頭。一到了高點兒的地方——才發見這條路又無窮無盡地伸了開去，歪歪扭扭不知道拖到了哪里。

突然——他覺得有什麼猛地壓了下來似的。他想要大叫，想要把這枝槍扔給梁克斌他們。他膝踝子彷彿脫了節；一屈一屈地老要往地下撲。

他希望連長走在他們的後面。別人一定會擡起那雙橄欖似的眼睛看顧着他，叫別的弟兄代替他背一程槍。

可是他一發覺自己在那位長官眼前的時候，馬上又咬着牙沈住氣。並且胸脯也打算給挺出點兒。背着的衣包甌子什麼的就扳得他幾乎仰天一交。

許多花紋在他前面旋轉着。大地在簸動着。肚子裏老在反復那句話。

「留神！……留神！……」

隊伍裏有誰忽然頓了下一步子。後面的人就猛地給擋住停了脚——一個個胸脯靠背地擠着。這裏石秉珍可收不住他那雙腿子。身子往前面一撞，額頭碰到了那位弟兄的槍準頭上。膝踝一軟——他倒到了泥地裏。

他全身融成了水似的。

又是那團線。舅舅幫着他抽。連長跟梁克斌他們也幫着他抽。老娘在旁邊哭着。她老人家看兒子太辛苦。可是那根線似乎串過了他的腦心，叫他身上發麻。於是又串過他的胸脯——不斷地還在抽着。他發了狂似地要叫喊。可是發不出聲音。

兩手抓着沙土。腿子直哆嗦着。他用力狠命地一掙，才把胸脯裏的線頭吐了出來。

他看見前面冒着許多火花。他彷彿記起這是舅舅磕煙袋……

「怎麼攪的！」梁克斌站在石秉珍跟前叫。「吐了血！」

石秉珍喘着氣瞧着他。眼角上掛着雪亮的淚顆。

那位勞班長掀了掀紅鼻子。側過臉看梁克斌一下：

「你走你的！」

躺在地下的那個可沒有爬起來的意思。他眼睛像在閉着，又像瞧着地下，顫着聲音問：

「連長呢……？」

「找連長怎麼——你要他抱你啊？」

那隊伍還是不停地走着，在石秉珍面前移動着模糊的影子。每個人總在這里稍爲打一下頓，顯然是怕自己不留神踹着這個地下的弟兄。

勞班長掄着眼珠看梁克斌追上了隊伍，才往石秉珍跟前跨進了一步。那紅鼻子皺着，惡狠狠地笑了一下。

「走不走，你到底？」

那個掙扎着把身子撐起來。腿子狠命地哆嗦着。嘴巴動幾動可沒出聲。於是又倒了下去。

他覺得有許多話要說。他不知道要怎麼開口。臉子成了灰色，眼眶外面那個黑圈就顯得格外深。身子什麼地方似乎給誰推着擋着。

「我……我……」——他喘得上氣不接下氣。

一下子他又忽然給叫醒了似的——用力擡起眼睛來。他怎麼也得撐住勁：要是給連長看見他這樣……

那位班長猛地在他腿上踢了幾腳。

「走都走不動——喫什麼戾心子的糧！你當你是個生就的師爺命啊……怎麼樣，你！」

石秉珍張開嘴在喘氣。乾巴巴的手指陷到了泥地裏。他肚子裏彷彿有融化的錫水在滾着盪着。他腦袋頓了下去，半閉着眼——祇露出一線灰黃色的眼白。胳膊貼在槍上，硬得發了痛也沒去移動一下。

隊伍的步子聲混到了嗡嗡的叫聲裏，就漸漸模糊得聽不見了。他不知這是自己耳鳴，還是風響。班長咬一咬牙罵了句什麼，就拿腳踢開地下那滿是黃土的身子，揀起那枝槍來。他用牙齒刮了會兒嘴唇，又蹲下去——拿那副精細快當的手腳來解下了別人的子彈帶。

臨走的時候還回過臉來瞟了石秉珍一眼，嘟囔了一句什麼。

灰黃色的天似乎又壓下了些。這裏的空氣變成了摸得着抓得着的東西——把這條戰壕樣的黃泥路塞得滿滿的。

石秉珍睡著嘴模裏模糊知道自己在掙扎着。彷彿他正躺在一堆亂線裏，一些親人很忙亂地替他抽。老娘扁着個嘴——忍住眼淚不叫掉下來。他覺得他自己有知覺，可是不能動。他任隨別人擺佈，不過他老是提醒自己似地記起這團線是在卜他的命運的。

千萬根線像水蛇那麼流着。他瞧着感受到了一種壓迫，覺得有什麼硬東西把他越箍越緊。一面他可又禁不住要看見眼睛躲到哪裡——牠也跟到哪裡。

瞧見老娘拿出了平素那種小心勁兒。她老人家生怕這件事給連長知道，勿傷那位長官，且別作爹一樣——會無緣無故發脾氣……她老人家還仔仔細細理着那一根根的麻煩東西，不叫牠穿到兒子的腦心裏或者胸脯裏去……

石乘珍想要大叫，叫不出。嘴張一張，咬了一口什麼。他聞到了一股土味——很親切的。

於是他記起自己是倒在家後面的竹山上。老娘邊搭他邊哄他別哭，還用小腳頓着土——「打牠！打牠！」——會兒他又看見這所家園賣給了別人，七手八腳地拿鏟子把他連土鏟了起來……

天地都翻着筋斗。一些怪臉子，一些好看又可可怕的花紋在旋轉着。他瞧見自己嘴裏吐出線來，好像前面有誰在抽着。他肚子裏的東西漸漸給抽空，就什麼感覺也沒有了。

隊伍已經隱到了前面的土坵裏。兩三個落了伍的——零零落落，地拐着步子。反正沒誰管束他們，他們就把衣包跟甌子掛到了槍上，叫自己走起來不費力些。走過石乘珍跟前，還滿不在乎地對他啾一眼。

這麼着，弟兄們都到了驛兒集。祇少了那個喝過墨水的二等兵。

趙大中認為那個人總會趕來。他趙大中那個病還沒全好——可也跟隊伍走上了這麼多路。石乘珍那麼個小夥子怕什麼。他噴着唾沫星子，老半天還沒說明白：那個鬼病是講不得的。

另外一個知道了他的意思，大聲附和着：

「是啊。娘賣麻皮那條鬼路！——幾十里沒人煙，他不趕隊伍趕哪里？」

「他有病，」梁克斌繃着個臉像在說什麼了不起的事。「這狗婆養的！」

勞班長把嘴角一彎，掀了掀鼻子，用種沈着的聲調解釋着。想想罷：石秉珍那麼個人喫得了糧啊？

這裡他掃了大家一眼。他們說不定看定了石秉珍將來有出身——就想去巴結巴結。他姓勞的可比他們明白：那個中學生要不代理六個月師爺，可早就開了小差。

「他有什麼屁心子病？……這樣他倒也好，橫豎有一天會拖死的。」

這裡還想再說一句什麼。嚸嚸嘴可沒往下開口。

真的。這天晚上石秉珍沒來歸隊。第二天晚上石秉珍也沒來歸隊。

於是第三天。連長用食指在桌沿上一敲，叫黎師爺打報告——把石秉珍這名字開了缺。

「這種書生擺在部隊裏橫豎沒用處，倒多喫了一份口糧……等了他老人家三天，我這個連長也算對得人住了。」

黃司務長眼巴巴瞧着這個報告送了出去。他挺着個胸脯，右手抹一下皮帶。嘴巴愛笑不笑地裂開點兒，埋怨上司太認真：如今當連長的當司務長的喫不到那份截糧。

「老黎你看：那個傢伙代六個月上士，打我餉裏挖四隻花邊給他——沒折沒扣。他如今呢沒給

接着就帶種俏勁兒笑起來。

梁克斌又抓起了那付骰子往地下扔。嘴裏說到了別的：

「那狗婆養的跑到哪里去了呢……看底！」

五天這麼混了過去，可又有了石秉珍的訊息。

「那個真命天子又給揀回來了，」勞班長皺了皺臉皮。牙齒刮着下唇，好像要忍住笑似的。「他不升上士是不甘心的。」

本班上的弟兄已經漸漸忘記那個小夥子，現在可又在他們嘴裏提起了那個名字。

石秉珍給××團衛生隊收容了去，帶到了騾兒集。他們已經通知了這里連部，並且連長已經派劉連附去辦這交涉——要把那個病兵接到本團的衛生隊來。

他們親眼看見劉連附拿着公函出門的。

就在這天晚上，勞班長沈着一張臉子，像丟失了一件什麼似地告訴他們一個消息：

「他死掉了，他。」

「哪個他？」

「石秉珍。」

嗓子放得很低，他似乎在懊悔。那傢伙一死——他姓勞的就總覺得自己有些事做得過頭了些。

他偷偷地噓了一口氣。

一些弟兄們小聲兒咕嚕着。他們早就知道石秉珍混不了。這狗婆養的——希望還大得很哩。於是趙大中皺皺眉毛說了一句：石秉珍不明白這些情形。

他們把那個死了的弟兄看做另外一種人。喫什麼糧呢？他們自己沒喝過墨水，也不巴望什麼。

「噫，石秉珍真是——一鳥屎洋財也沒發得！」

可是，那邊屋子裏——他們連長發了毛。

「這瘟傢伙！——早死不死，擡到本團衛生隊裏來死！這筆埋葬費呢？」

那位黃司務長把筆咬在嘴裏，埋怨地嘟囔了一句什麼。

桌子邊俯着個光腦頂在寫字的黎師爺知道連長正看着自己。他沒擡起臉來，祇壓着個嗓子勸連長修點陰功。那個小夥子巴巴地幫了他們兩老表六個月忙，總不能光抹抹鼻子不去收尸。

閉了會兒嘴又幌幌腦袋，那枝水筆在空中搖動着。

「並且——石秉珍到底還是個人才：連長自己講過的。」

連長睜着那雙兩頭尖的眼睛，鼻孔裏唔了一聲。他有點埋怨自己：辦事太認真，竟把那個二等兵這麼早就報了缺。

「有什麼法子呢？」終於他掏出了四塊錢——叫黃司務長跟勞班長帶個伙子去辦埋葬的事。

「唉，到底一個人才。」

這件差使幹得很快當。下午六點多鐘他們就回連部了。黃司務長笑嘻嘻地拐着步子。時不時打着膈兒——噴出了一股酒氣。他用力要睜開眼皮，連眉毛都揚了起來。接着看看勞班長，似乎要拚命忍住笑聲，弄得喉管裏格格的：

「唔，這回石秉珍還算夠朋友……」

勞班長摸了摸發紅的臉。那隻紅鼻子發了紫。他記起石秉珍實在沒什麼開罪他的地方，死了竟還給了他一點好處。祇花一塊六毛買了一匹布——包着那壞尸扔到了坑裏，剩下兩塊幾毛讓他跟司務長開了一次葷。

好像爲了要報答這點實惠，又似乎要叫自己對那個死了的弟兄補過，他竟數說了石秉珍的許多優點。他認爲這些話礙不了他自己的身分。聲調裏還帶着憐憫的成分。

「眞作孽！他老實想帶幾個錢給他老娘哩。」

他把那個滿長着紫色顆子的鼻子掀幾掀，又告訴了些埋葬的情形。衛生隊的人告訴他——那位弟兄臨死時候很清楚，掙扎着拿出一個弔紅線的康熙錢來，託人帶回給他老娘。不過他嗓子嘎得不成聲，誰也聽不出他家在哪里。他眼皮有氣沒力地嚮着乾巴巴地沒什麼眼淚……

這敘述的人聲音漸漸低了下去。然後歎了一口氣——噴出一口酒味兒叫人發饑。

沈默了會兒。梁克斌嘟囔了一聲「狗婆養的」聲調很不自然。

他們連長可認爲這件事還沒辦妥。他背着兩個手踱着，嘴抿得緊緊的。一會兒他又轉過身來，站得挺直，用種商量的口氣叫黎師爺打個報告去請埋葬費。

黎師爺搔了搔頭皮：

「哪，報告是可以打的，麻煩一點就是了。不過——不過——這四隻花邊連長也是該出的……」

那位長官楞了會兒，才挺出個食指講起理來。他認爲喫糧原是個苦生意。撈不到什麼不談罷，倒還自貼洋錢？他衝着黃師爺苦笑了一下，那根手指在空中動了幾動。

「呃，報上去罷，還是他給開了缺。後來據××團衛生隊的公函……」

黎師爺抽風似地搖搖頭，到底把這報告打了出去。

等團部裏批准了——把這二十塊錢埋葬費發下來的時候，他們又預備要開拔。

他們祇知道連長眯着雙眼，帶着笑把這二十隻花邊敲了一遍。他用種朋友口氣要請黎師爺喫一頓。黎師爺用種苦笑的臉嘴謝絕了他。於是這件事再沒什麼別的下文。

班上的弟兄祇忙着自己的事，漸漸忘記了有過石乘珍這麼一個人。祇有梁克斌在扔骰子的時候，有一兩回模糊地想到了那個套着大棉軍衣的瘦小個子，於是自言自語地說：

「唉，這狗婆養的！」

雪朝

靳以

這一夜他是從下生以來第一次被喜悅抓得緊緊的，他覺得自己是大了，大到幾乎不可想像的地步。他的頭是高高的伸到半天空裏，雲氣就時時遮住他的眼睛，當着他要看些什麼的時候，就不得不低下頭來。不止是低下頭，還要俯着身子，那樣纔能使他看得清。在他腳傍蠢蠢蠕動的是一些人，比螞蟻還要小，用那麼細微的聲音在說着話。爲了要聽他們的話，他記得他不得不把臉幾乎貼了地；可是當他給着回答的時候，那些人立刻就驚散開，正像他所吐出來的每個字音都是怕人的滾雷。

他的軀體大得都稍稍顯得一點笨了，河流像涓涓的細水，當着他的腳踏上去的時候，那腳印就留下了一個湖沼。山嶺在他的胯下存在，正如同小小的土堆，他隨隨便便地就可以邁過這個又邁過那個。他的手掌，伸開去就可以掩蓋整個的城市，——那城市正像他一向所生活着的城市一樣，有鑽天樓，寬大的路和羊羣一樣的汽車。他抓起一輛汽車，好像拿起一粒灰塵，放在嘴前，只要一口氣就可以吹得無影無蹤。

79

他記起來一個叫做格里佛的人，（這是他從孩子的童話上看來的，）他想到自己比那個人在利利浦德城的時候還要顯得大；因爲他想到那些螞蟻一般的人羣決不會把他困住。他就想到自己

是那個巨人阿提拉斯（這也是從孩子的童話上看來）他的肩上有着地球的重荷。他想着如果沒有他，天就要壓了地的。

他就笑起來，立刻他就看到渺小人羣中的騷動。他沒有法子停止他的笑，他是那樣喜悅；可是那些人更震恐了，因為想到了不可避免的災難的到來。他的狂笑使得山崩海嘯，使得人們感到了勞貝城毀滅時的驚惶；可是他還是恣意地笑着，一直到他自己從這一個偉大的夢中醒來的時候。

他的眼前是漆黑的，呼吸也感到一點不自如。他覺出來那蹣跚的腿，他就想到是不知什麼時候把身子縮到被裏來。漸漸地把腿伸直了，他的頭就最先和外面的空氣接觸。那會是那樣的寒冷，使他那纔從被中鑽出來的禿頭更敏銳地感覺到。他的頭，說是禿也不盡然的，因為在後半還有些根稀疏的長髮貼在腦皮上。在正中還稍稍凸出了一點，就顯得兩個鬢角一直伸到腦後去。可是那光亮卻使人驚訝，有的人幾乎想到了可以比擬吉卜西人占卜的水晶球。他的眼睛卻是細細的兩縫，沒有一點光采，兩個眼角和眉梢一樣微微地向下弔着。他的鼻子是又尖又瘦，可是鼻尖總像凍得十分紅，（他并不喫酒）一個相士就抱怨過他若是鼻子能大一點或是顏色好一點，他就不會有這樣不十分好的運氣。他的兩腮并不是肥胖，（他是生就了的一張瘦臉）腮肉奇怪地有一點下垂。他的耳朵是乾枯的，像在夏天太陽下曬過的葉子。

他把頭整個地鑽了出來，長長地吐出一口氣，正自如地吸了半口，就不能忍受那寒冷的空氣，只

得把被又蒙了鼻尖，纔補足了那半口。

他睜開了那細縫一樣的眼睛，他纔真的感到失望了。（當着他醒來的時節，他還以為自己仍然有着夢中偉岸的身軀。）他最先知道的就是自己還是在那張狹小的牀上睡覺。（這張牀他睡了十年以上的時候了。）他望望那火爐，看不見一點火焰的影子，就是放在上面的水壺也沒有一點熱氣。他想到那火是早已熄了。

從窗口望出去，正看見了遠遠近近一些蒙了雪的屋頂，（因為他們是居住二樓的人）那有着純然同一的白色，好像失去了各個屋頂原有的個性和距離。（對於這附近的每個屋頂他原是十分熟習的，他知道哪一家的屋頂缺少了幾塊屋瓦，他知道哪一家的煙囪少了一塊磚。他還知道哪一家清潔的主人的屋頂上存了多少污穢的什物，因為那是隨時拋到屋頂上來的；他也知道哪一家的瓦溜間正夾了孩子們踢上來的橡皮球……）可是現在呢，雪掩蓋了一切，顯現在他眼前的只是無邊的白色。

雪還是在下着，大的雪片輕飄飄地落下來，還撲向窗上的玻璃，在樞角那裏聚集着。每一片都好像是十分暇逸似地，也不斤斤於停留的所在，應用着美妙的身態，從天上降下來。有時候捲起了一陣風，雪就又像煙一樣地被吹起來，對於這強暴像是無力抵抗又不能禁受似的隨着風過去又頹然地落下。於是從天上還是有着輕飄飄的雪片降下來。

在世界中的小小角落裏有這樣的一個城，在這個城中的小小角落裏有着他看到的所在，在他的眼中就已經是那樣的無邊無垠了，他想着，他自己呢，就是這小小的所在中活着的一個人……

就是這樣子他活過來四十九年的歲月，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也沒有多少人注意他，他是那麼一個可憐的小物件。他這樣地活着，很容易想到就是死去了也不過是這樣。沒有人能稍露一點驚訝當着聽到他的死訊的時候，正如同行路人看到道傍一個死去的小生物一樣，是那樣的不動情感地連眼睛也不霎一下就過去。

他稍稍轉動了一下身子，把眼睛望了屋頂。他望着屋頂的兩邊相交處，是那樣的遙遠，像是目力所不可及的樣子。可是寒氣使得他的頭皮冰涼，他伸出手來摸一摸，真像冰似地，他想着再把頭縮進去，可是壁鐘恰巧打了八下。

他對於自己的耳朵也有一點疑惑，他沒有聽清那鐘聲響了七下或是八下，他忽然想到也許敲了九下，他的身子立刻就出了一次冷汗。還是他把枕邊的眼鏡戴上，望着壁上懸的鐘，證實了方纔是敲過八下的。他看看那一面的一張牀，早已空了，想着孩子已經入學去了。

他也不能再耽擱，每天至遲他總是要起身的。可是這一天的寒冷給了他無上的威脅，他怎麼能從那溫暖的被中出來呢？他就自許着，再過三分鐘再起身吧。

他的心頓時鬆下一點去，眼睛又閉起來，把被又拉到鼻尖那裏。當着他想着差不多已經到了三

分鐘的時間，張開眼來望望鐘，已經是四分了。他頗後悔地想着：

——怎麼我這樣沒有用呢，說是三分鐘就到了四分鐘，那麼爽性到八點五分再起吧。如此地推延着，到他真的從牀上爬起來，已經是八點過一刻了。

屋中的寒冷使他伸不開手脚，他的嘴時時噓着氣，還常常把手掌掩了鼻尖。他覺得鼻尖是最怕冷的。（平日留意着狗的臥姿，他得到了好證明。）

在房裏他往返地踱着，幾次摸着壺裏的水，那水總是冰涼的。他就皺皺眉頭，輕輕嘆一口氣。當他起身的時候，正是女僕送孩子上學去，他要自己照顧自己，他還需要十分小心。

突然，像一匹獅子似地吼叫起來：

「爲什麼這樣走來走去，吵得人一點也得不到安靜，不知道我昨天晚上兩點鐘纔睡麼！」

他是着實地驚了一下，停住脚，看見一個蓬鬆着頭髮的臉從一堆被裏鑽出來。他認識她，他們認識了這麼多年，這麼多年她都喜歡擦厚厚的白粉，到現在她的皮膚粗糙了，白粉擦到上面像落灰的牆壁。可是她有一條好嗓子，這許多年未曾改變，她放開聲音叫起來可以治好別人的傷風。

他不能回答，只是定在那裏，看見那個頭又縮到被裏他纔提起一隻腳來；可是他不知道把這隻脚落到哪裏纔合適。他的嘴低低地噤咕着：

「我怎麼知道你睡得晚，我也沒要你睡那麼晚，你和我吵有什麼用呢——」

突然那個睡在牀上的又叫起來，因為十分氣急還抖開了綿被。

「你看，你看，爐子也滅了，都是死人呵，要凍死我，把我凍死就好了，是不是？」

寒冷卻不容她發這麼大的氣，她只好立刻又拉緊了綿被，像一隻烏龜似地蹲伏在那裏。

「那我也不知道呵，——」他還是低低地說給自己聽，「我知道你昨天爲什麼不加好了煤？
了，爲什麼你昨天晚上不加好了煤！」

他尋到了有力的理由，他想跑到她身邊，把她從被裏抓出來，和她嚷。他先試着嘆一個字，像是費了很大的力氣，沒有一點聲音。

那個蹲伏着的身子，慢慢地平下去了，又繼續她安穩的睡眠。

壁鐘悠閒地打了一下。

這一下正像打在他的腦子上，他不用去看，就知道已經是八點半鐘。他有點慌張起來，他拿起放在桌上的保暖瓶，也是輕飄飄地，他就無可奈何地把冷水倒在杯裏和盆裏，匆促地洗着臉刷着牙齒。穿上了大衣，戴上帽子，還提了那只破舊的公事包，匆匆地走出門。忽然想起了昨晚寫好的兩封信，就又跑回房裏，從桌子上拿起，塞到皮包裏，用更快的脚步走出來。

正在下了一半的樓梯轉角處遇到了一個肥胖的人走上來。他沒有法子退讓，他原想快點走的；那個肥胖的人就擠着他，像要把他壓到牆裏去。他皺皺眉，莫可奈何地奔了下去。

不知哪一位好心人把門前的積雪掃去了，水門汀的邊路就更顯得光滑。他幾乎站不住腳，他出了一身冷汗。他記得一個醫生說過他應該行路小心，不能跌倒，若是跌倒就會要了他的命。

「就是死了在別人那一面也算不了什麼！」他暗自想着。最大的損失，他暗自想，只是落在自己的身上，因為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將永遠離開他。

想到了寫好的兩封信，就從公事包裏取出來，走近門前的郵筒，都要投下去了，忽然他心中想着：「會不會把裏面的信紙裝顛倒了呢？」這樣想着，他就失去了自信，他不能決定自己一定是裝得正確，他重又把那兩封信放到皮包裏去，暗自想着：「還是回頭打開看一下再寄吧。」

他就站在門口等候，想着公司裏的大汽車就會來的。雪由了風的力量，撲到他的臉上和頸子裏，他就立刻拉起外衣的領子，把頭也盡力地縮着。

他的心時時為不安所擾，他也许那輛車早已過去了，可是他有一點也沒有聽到喇叭的聲音。看看街邊的積雪，十分平整，沒有一點車輪的轍跡。他想或者因為落雪，汽車就不來了也說不定。

由於公司置備的汽車，是專來接送中下級的員工。許多人都有了自用車，他自己卻眼看着別人的升擢，自己總是在這大汽車裏鑽出鑽進。一輛破舊了，又換一輛新的來，他仍然是一個被接送的人。每次他都是趕忙地跑下來，生怕誤了時間；（因為根據規則，等候每個人的時候不過兩分鐘）可是每次他總要先等在那裏。他就看看街，看看睡在街傍的乞丐；他還記得清郵筒提取的時間，有時更張

望了不止一次貼在電桿上的各種條告。（那些條告包含了招租，尋房，尋人，尋狗，出賣重傷風……）他還能暇逸地鑒賞文字的風格與書法的好壞。一直到那汽車來了，他纔慌張地踏了上去。

可是這一天的等候卻使他有點不耐煩，天是這樣冷，風吹到臉上像刀子；時候顯然是比平常晚了。雪像是已經不是在落着，風卻吹着它，使它在空中飄蕩。他就想着也許是汽車已經過去了，風又吹平軋過的輪轍，那麼就使他像呆子一樣地等在這裏……

遠遠卻有汽車喇叭的聲音響着，他擡起頭來望過去，看見那匹大獸似的汽車從街的一端搖幌着身軀駛過來。在他的身邊那輛車停下來，他從後面的門走上去。

車裏的人想不到的稀少，除開駕駛的和一個跟車的人，再有就是公司裏的一個廚子。他仍然像從前一樣踏上去就揀了一個座位坐下。

因為沒有什麼事情了，那個跟車的人湊在他面前。車又起始行着，那麼空大的車箱，使得坐在後面的他不能得到安靜。他被顛簸着，遇到不平的路，好像要把他丟到車頂外面。有時候使他坐不住，要他從座位上溜下來。

「宋先生，您坐到前邊點去就好了。」

那個跟車的人好心地和他說。

「還好，還好。」他的臉上露出一點苦笑來，可是他並沒有移動的意思，「平日不是這樣的，是不

是？」

「不是，不是，」那個跟車人肯定地搖着他的頭，「趕上下雪的天，路不好走，先生們又都個人雇車去了，人少就壓不住車，您又坐得靠後一點。您看——」

這時候汽車又在一個職員住宅的門前停了，響了兩三聲喇叭，沒有人出來，就又起行着。

「——多半都不坐這輛車，誰都願意多破費幾個，省得捱冷受凍。」

「唔唔……」

他不斷地出聲應着，他的心中卻明白知道這個人在當面揶揄他。「是的，——」他心裏說，「我就不肯多破費幾個，我偏要坐這輛車！」可是他卻有理由說出來：

「不過坐這輛車快點，準可以不誤事。」

「今天也很難說，路太滑，不敢開得太快，怕萬一出錯。您看，這車子不是一面走一面搖頭麼？」

那他不必看也會覺得，他知道這輛車走着什麼樣的一條路，想着平時只要十五分鐘的路程，今天至少也要二十五分鐘了。

想想時間，他計算得出他又遲到了。遲到就是懶惰，對於懶惰的處罰就是年終餽贈數額的減少。「又是錢，——」他想着，「什麼都是錢，錢統治了一切！」

就是那樣子被搖蕩着終於也到了公司的門前，那公司有一座無比高度的樓房。（那高度好像

是與日俱增的)他走下了車,鑽進那個螺旋門,也不知道是自己推了別人或是別人推了自己,他就一下子被攪到裏面去了。

裏面正充滿了高度的氣溫,像夏天的熱風,包住了他整個的身子。擦地板的油味,給了他膩膩的感覺,使他的腦子立刻像是有些暈眩。這麼多年了,他都一點也不會習慣,踏在腳下地板是光滑的,他小心地提着腳,他怕萬一會跌了下去。

「我是跌不得的,我是跌不得的……」

他的心中時時想着,一直到他鑽進了升降機,他的心纔安下來。可是他的心又爲別的意外抓住了,每次他在升降機裏,他總是耽心着會在兩層樓的中間生了阻礙,不能上也不能下,四面只是牆壁,那就是使他和這個人世隔絕了。

「那可該怎麼辦,什麼都看不見,什麼都不存在……」

於是每天都溫習着這點驚心的情緒,到了他真的跨在六樓辦公室的地上,他的心纔真的放下了。

他走到了門前,一張小桌上放了簽到簿和小座鐘。鐘上的兩隻針都將近一百八十度角,他的心戰了一下。他仔細地寫上自己的名字,(他永遠寫得是一筆一畫的正楷)還注明了九點十三分。

「這怎麼能怪我呢,公司的車晚了,遲到的恐怕不止我一個,下着雪的天……」

他一壁暗自想着，一壁推開了門，充滿了他眼睛的卻是黑壓壓的人羣，他們都來了，還像是比平日都多一些，各自佔據了自己的座位，有事無事的都在忙碌着自己。

他又看見了，在這間大辦公室的中央，正站立着那位成功的經理。他有肥胖的身軀，和突出的肚子，遮在金絲眼鏡後面的眼擠得很細，可是有時候卻能張得極大，像兩盞探照燈。他那咻咻的喘息，壓靜了一切人的聲音。他是雄武地背着手，撇着點嘴，顯得鬍子是翹起來。他是顧盼生姿地站在那裏，他希望所有的職員都低下頭去忙着自己的事，可也不要忘記了偶然也要擡起頭來望他一眼，再在心裏生着欽仰的讚嘆。

纔走進門的他，迅速地脫下了衣帽，掛在近門的衣架上，然後像老鼠一樣地起始溜着。可是他清楚地知道，要到他的座位，是要經過經理站立的地方，他沒有用稍長的時候來躊躇，隨即硬了硬頭皮走過去。

當他走近那個經理的身子，他的心就起始猛烈地跳着，他點過頭，就仰起來，望着經理粗肥的頸子，臉上強劃出笑容來，他是那麼喫力小心地做着，好像他在演着戲；可是經理正望着別人，忽略了他所做的一切。他走過去，他卻覺得有人尾了他走着，那個人的身軀還那麼重，每一落步，地板都抖一下。他纔坐下去，他就聽到一個熟識的聲音說：

「宋先生——」

他隨着就站起來，這簡單的三個字像三聲雷在他耳朵裏響着，他都幾乎要掩着兩耳。他知道他不能那樣做，他只打了一個寒戰，他不知道該把眼睛望着什麼，他不敢望着經理的臉，他也不能望着地，但是他記得當着別人說話的時候，是需要注意的，需要看着別人的臉。他就仰起頭來，望着那張臉，作爲那張臉的背景的就是那白色的屋頂。

「宋先生，今天有一點冷，——」

「還好，沒有什麼，——」

「路也有點難走，——」

「也不覺得，坐在車子裏不覺得什麼。」

他並沒有回答得十分流利，雖然他有充分妥善的理由。他總是心慌，他都不敢張大了嘴，怕着跳躍的心會跳出來。他還顯得有一點口吃。

那個經理並沒有再說什麼，他只看見他那兩條細縫一樣的眼睛張大了，黑眼珠靈活地在裏面轉動。他都想關心地說一聲：

「經理，您該小心點，您的眼珠要滾到外邊來，……」

他雖然沒有說，經理也又把眼睛眯成細縫，還莫知所以地露了笑容，把背着的左手放到下頰上，下頰上沒有他要摸撫的鬚鬚，他就放到唇上去。

一轉身經理邁着方步走了。地板在他每落下腳的時候顫抖。他坐下來靜靜地看着放在桌上一杯茶的震紋。他就計算出來經理走到哪裏——開了經理室的門——再走上幾步——終於坐下去。

他用手移開放在案上的文件，壓在下面的吸墨紙夾的墨污都顯露出來。那有紅色的，藍色的，黑色的，還有無色的汗水不知淪到那上邊有多少了。別人看不出，他可看得出，也聞得出。在這樣的一個座位上耗去了他十幾年的歲月。他望望坐在對面的人，又是那麼一個年輕的傢伙。坐在對面的人永遠是年輕的傢伙，總是在換着，稍過些日子就換到別的地方去了。他可是一直守在這裏，像生了根，也許有那麼一天，被人連根拔下來了，丟到窗外去！

他的工作是簡而易舉的，這麼多年來都是如此。他可以不必再用他的腦子，他的腦子漸漸就長成扁平的了，沒有一點皺褶。他不再能思想，他只和做一個無聲無臭的小物件，永遠要仰起頭來看人。好像他還是一天一天地渺小下去，別人卻是無止境地向了偉大生長。

他把一張紙拿過來，每個字都在他的眼裏生了羽毛或是變了形態，他就即刻把那一副老花眼鏡戴上，纔看清楚了每個字。草草地讀過了一次；就翻開摘要簿，寫下來年月日，發信人，和信中的要義。這就是他的工作，正如同分工制下的一座機器，他只需要照顧這點小事，當着他妥善地辦完了，他就算是成功了。即使是成功了，所成就的也是平凡又平凡的事，做經理的人留他在這裏都像是一爲了慈善的緣故。對了，除開這裏誰還會要他呢，他這個可憐的動物？他的動作和腦子都顯得遲鈍，又缺

少決斷心，所以就沒有了自信。他懷疑自己，也懷疑別人（可是他不敢去懷疑別人，別人都比他好，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記起來昨晚寫好的兩封信，就從皮包裏取出來。他沒有丟到郵筒裏去，就是因為他忽然想起來裏面的信也許會裝錯了。

他一隻手拿了一封，眼睛看過來又看過去，腦子在思想着。可是這樣的思想顯然是沒有着落，他只好用裁紙刀打開。他十分小心地做着這件事，生怕毀了信封又是一筆損失。當着他如願地打開了一封，看到並沒有錯誤，額上滲出的一點冷汗纔消下去。他又仔細地封好，放在桌上，想着回頭僕役來收信的時候，就可以由他們送出去。

坐在對面的人無心中瞟了他一眼，微笑着，他稍露了一點倉皇。他想着：

「他也許以為我用了公事郵票吧，並不是呵，我是昨天在家就貼好了的呵！爲什麼他一定要這樣想，自——經理說過節流的政策以來，我一分郵票也未曾用過。可是他爲什麼要看我呢？他簡直是懷了侮辱我的心，這個鬼東西——」

可是煩惱着他的卻是他無法證明郵票是在家裏貼好了的。他也沒有法子說明，他也不能用斥罵來表白自己。坐在對面的人雖然是年青的傢伙，難保不一下子就會跳到他的上面。

他就記得這個年青的副理在早就是他的副手。他的父親也許要他得點實在的經驗，就要他做那樣的小車；可是不久他就自費到美國住了兩三年，現在就成爲副理了。先後只是三年間的事，別人

就有了那麼大的變化，他自己卻只是株守在這裏，一步也不會移動。

「那麼年青青的，能懂得什麼生意之道？又不同旁的，蓋也是老的辣……！」

他正自想着，僕役走過來了，站在他前面，和他說副理請他過去有事。

他低低地咳嗽兩聲，點着頭站起來。他就向着副理室走去，走到那裏站住了，用手指輕輕地敲兩下門。

裏面叫着的是他所不懂的英文，他知道這是允許他進去的意思，他就推開門。梳着光頭髮的副理正自低着頭不知道忙些什麼，知道他進來了，揚起頭看看，就連聲說着：

「請坐，請坐……！」

可是這一間房裏就不見有可以坐的椅子和凳子，他也知道這不過是說說而已的事，就走到辦公桌的近前，必恭必敬地站立。

副理顯得十分對不起的樣子說：

「請原諒我，我就有一點事情，回頭再談我們的事。」

他站在那裏想着「我們的事」該是什麼事呢？該不是有一次爲了他愛人的父親的古怪的癖性，看重了中國的舊學問，要他代他用正楷作了一篇民爲邦本論的那種事吧？

副理的事做完了，把筆朝桌上一丟，搓着手站起來，卻坐到辦公桌的角上。

「望之不似人君……」

他在自己的心中想，可是他還是默默地站着。

「隨便一點吧，我們都是老朋友了，很早我就想和宋先生談談，真是沒有工夫。事情忙，真沒有一點法子！最近經理把人事科的事情也交給我，真是還得要宋先生隨時指教呢！」

說完了，哈哈大笑一陣，露出來兩排潔白的牙齒。他記得他那上排當中的一顆牙，因為長得突出一點，就化了四十塊錢拔去了，纔換上一顆假的。

「您說得是哪裏的話，我是不學無術……」

他又得擡起一點頭來望着他，勉強地乾笑了一兩聲，隨着就覺得自己不該太放肆，立刻停住了。「兄弟實在因為是在外國住了些年，中國的事情不大熟習，並不是說些客氣話。譬如在外國，因為商業情形不好，什麼都講合理化——」

「合理化——」

他覺得一點茫然，他的眼睛懇切地望了他，希望他能給他一點適宜的解釋。

「那就是，那就是要講求效率問題。對了，這完全因為經濟恐慌的緣故——」

「效率問題——」

他還是莫名其妙地站在那裏，重複着這麼一個耳生的名詞。可是副理又繼續問着：

「你今年有多麼大——不，你今年有多少歲？」

「我還小着吶，我纔是四十九。」

「四十九真不像，看樣子你像有六十歲了。對了，六十歲，多福多壽！」

副理不知道從哪裏得來了這句成語，就這麼不管不顧地用在這裏。

「可真沒有，副理！」

他恭敬地回答着。

「那也沒有什麼。還有，還有女子職業問題，和女子教育問題也是相輔而行的。多少女子都受了高等教育，一定也得給她們個機會來用其所學。所以，所以……」

副理顯得一點不安，他看看屋頂，又看看案頭上一張未婚妻的照片，就接着說：

「宋先生真該休養了，這麼大的年紀，這是人道的問題。我們實在不忍要宋先生這麼大年紀的人還爲這點小事每天奔波，那樣我們不是太殘忍了麼？」

這一節話，使他突然明白了一切的事，他像乘了高速度的升降機下去，他的心和他的身子都追不上那速度。他覺得有一點軟，可是他還強自支持着。

「經理先生說過送給宋先生三個月薪水的退職金，——不是，是休養金。現在我立刻就可以簽給你。」

副理一面說着，一面敏捷地從衣袋裏取出支票簿，簽好一張交給他。

「這個月的薪金也在這裏面，那個新職員下午就來，請你幫幫她。你一定願意做的。你看就是這個人。」

他說着，把案頭的那個女人相片給他看了一眼，他可是什麼也沒有看見，只是灰迷迷的一片。副理說：「請你接過去吧，」他纔伸出那隻顫巍巍的左手來，接過那一張紙。聽到了說：「請你回去吧，以後還盼你長幫我的忙，」他就轉過了身子，起始走着。

他的腿像是十分沈重，他的額上冒着汗，眼前只是灰濛濛的一片。他沒有話說，也沒有話好說了，他只是深一脚淺一脚地邁着，踏在腳下的不是地板，是棉花，是雲空，他好像要沈下去，沈到無底的深淵。他沒有法子再提起腳來，只能就沈下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沈下去，因為他已經全然忘記了自己。

站長

王統照

約摸還有十分鐘，北來的短途車快到了，但是這留了短鬍子的站長連自己也說不出爲甚麼一直焦躁起來。無意識地伸手將土牆上的日曆撕去一張，露出來的是鮮明的紅字；方方正正的洋碼字3 1，疏散地並排在上面，那薄紙的下一段卻是三個瘦削的宋體字「星期日」。星期日，他注視着這三個刺目的字像在心頭的火燄上滴落了油滴。混合着一天沒捱過去，便撕去當天的日份，以及由這三個字迅疾地給他了許多回想的緣故。爲對付他的憤怒應該接着再撕去幾頁，但眼光少少移動到日曆旁黏貼的行李時，問與價目表上，他彷彿觸到了甚麼符咒，那隻右手握成一個紅腫的拳頭，重重地在黃色刷過的粗木案上捶了幾下。

「師爺，要——開水麼？」短腿李是方上工不久的站夫，喫飽了午飯正在草房子外面與賣冰糖葫蘆的老頭擲三色，聽見站長在窗子下捶木案便轉身跑進來，從外間的焦炭爐子上順手提過那把鐵壺。

他看看那笨小子恭恭敬敬的面孔，深深地悶住一口氣，接着用拳頭再在案子上碰了一下，「開水——要泡上一壺茶；一壺好茶，葉子多一把！」

似乎有人給他墊着腳從憤怒的高梯向下挪了幾步，他用力地坐在那把本地造的圈木椅子上。
 短腿李只是腿比一般人短幾寸，其實他自五六歲時在這個街市上混，看看這異鄉人的眉眼高低，他靈透得很。聽到站長要泡茶的吩咐與目光觸到那撮小鬍上面的氣色，他明白了。

「好茶？」他囁囁着說：「站長，這屋裏不是只有珠蘭貢尖那一瓶子，前天區長派人送來的……還……」

「好茶便是——好茶！一瓶子，不成你想我這裏……是喝茶還開茶莊……」站長強壓下去的怒氣被他一逗又往上衝，猛一起，棉鞋的後腿恰好將木圈椅踢過一邊，挺直地再站起來，臉上紅紅地，他再說一句：

「我這裏還開得起茶莊？」

短腿李再不敢做聲，輕輕地從煤油木箱改做的支板上把那小瓶子掣在手裏，倒出了一滿把，丟到有油光的扁圓宜興壺裏去，刷刷急響的水流聲，那股滾開的熱流如一條小瀑布沖到茶壺中去。輕手輕腳地他從高低不平的土地上端起來，送到木案子上。站長鼓着腮幫正眼也不看。他朝着對面牆上掛的月份牌的美人伸伸舌尖，即時又提起鐵壺蹣出去。

沒有第二個人在屋子裏了，站長便似被人打過耳光的戰敗者，第二次重重地把全身靠住了硬硬的木圈，立時倒上一杯醞茶，真醞，紅得像是五加皮的好酒，嚐到口裏自然是十分苦澀，不過這一差，

笨小子沒辦錯，要的是再苦，再澀的味道，如果屋子中有烈性的白酒，他也許與苦茶同飲。因為這半小時中他覺得周身不是味，腦子中像被醋浸着，不痛，不癢，就是重得戴不住。昏，眼前時而像有些金星迸躍。小玻璃窗外看不見天空與地面上有何分別，陰沈沈如被染成灰色的棉絮填滿了，還不如落雪好。那麼冷，風絲不動，連鄉間的狗都學懶了，多少小巷子中奇怪得狗叫也沒有。不是？夜間有虎虎狂吹的大北風；不停歇的狗羣爭吠；更有生氣的是盒子鎗與土寨上的扣火炮的烏鎗連響。這大白天，老黃曆的十二月的中旬，怎麼平和，沈靜像是同自己居心找整扭；像是偏偏與流落的孤身人開玩笑！過年，怎麼不對？世間的事都對？有甚麼不好？人家磨麥子，糝黏黍，蒸白饅，做棗糕，甚至有債得預備着索要，有家得祭墳，上供，誰家不比自己在小茅屋子中窮受好得多！一天五次的查票，發路籤，還有不定時的烏龜般的貨車，沒事儘着等，連半天的時候離不開。偏偏事情多，查路員，省城各廳各局子的委員從這兒走，倒霉頭，偶然不見，說不定有甚麼事，申斥幾句，白捱還有，本地上的鄉官，這樣長，那樣長，也得有點對付，得罪過了生麻煩，惹氣，飯碗也許把不穩。

「不是人幹的，不是人幹的！」每每勾起他的氣來，舌根下只能有這十個字，除此之外他又想甚麼呢！想起能夠身心輕鬆而又快活，見錢容易的那些事，他只好嚴正地搖搖頭，把舌頭夾在上下牙中間，不能往下想……

每每到不能往下想的時候，一定的，他的思路便轉到一千多里的家鄉中去。跟了叔叔在鄉間

單級式小學中的孩子，越到冬天他的舊病越容易犯。鼻中沒有住開的黃鼻涕，自三歲以後沒會治好過，小小的人，天冷起來便乾着喉嚨咳嗽。有人說過，這是童子癆，頂好的法子要天天早上喫雞汁，靠在他叔叔家中，粗麵餅與高粱飯喫飽了已經是情分。沒有娘的苦孩子……想想，自己快五十歲了，只這一條線，娘，他的女人站長的溫情的聯念，到「女人」這兩個字上也如同想到那些輕鬆快活的有錢有勢的人們一樣，他是不敢往回想的！

因為孩子的娘還不過三十歲，當站長投身軍營的長時期中失了蹤。

站長自那個時期以後未曾結婚，永遠是不過每月三十元薪水的差事，同事們還稱贊他的謹慎，溫和。快二十年了，雖然仍然是一個身子，一張口，但沒會有三個月以上的賦閑，已經過了多半百歲數的他所得到的有甚麼呢？各小地方的經驗與長久是行旅般的生活！

一杯釀茶喫過兩口之後，他似乎再也嚐不到那苦澀的味道了。一杯又一杯，如喝着溫開水，不是害渴的感覺，自然也說不上是品評。

從玻璃窗外陰沈沈的景象把眼光遲鈍地收回來，挪到那方綠玻璃小台鐘上，啊！還有三分的時。低頭對一對左手腕上的老手錶，手錶卻正好到了這趟北來車的鐘點。沒聽見響聲，他再呷下一口苦茶，恨恨地，嫌惡地用力看看手錶的時針，想：

「人，老人，機械的小玩意也被時間磨壞了你的機伶，還不是如同我自己的身體與精神一個

樣！
……

窗子外頭似乎有一陣人語，他本能地綽過案上的制帽丟到頭上，跑出去。

恰好那輛淡黃色陳舊的重汽車剛剛停在站外的溝中，司機人跳下來與站長正撞個對面。

「車上有委員……」圍了粗毛圍巾，臉色凍得發白的司機很快地交代了這五個字便匆匆往站長屋子中烤手去。

站長明白這五個字的意義，照例，北來的短途到這站要查一次票，司機是關照他查票時留點神。他對於這種例事倒是熟手，只須看清楚是那一位，要一張名片，或者看看護照，恭敬點，事情便算完了。若是扳了面孔硬要車票，與對待一般旅客毫無分別，十有九回，小說得瞧瞧臉色。

按規矩，先收票，下車的不過三位，其中一個是鄉間的新娘子，不曉得回婆家還是往娘家去，頭上的兩朵綢花與一身紅襖褲在那羣青藍衣服的中間是一個新的象徵。不過站長心上正亂得很，他只覺得在灰黯的空間有些人從眼前一晃，一隻仍然有皺皮的女人手，手指上似乎閃着白光……另一個是斑白頭髮的老婦人，他更沒留心她是甚麼面貌與衣服。站在車廂的後面綽過兩次票子，方要離開，而木橈上挪下一隻木拐，只一跳，一個灰色布包隨着一個高大的身軀很靈便地飛下車來。

「站長……我又回來了，票！」

一隻眼，大有威光，黑市布長袍，連同內裏的小衣只一掩，在腰部用青紮腰網住。左腿雖然變了小

半截，而左脅下的木拐這人用起來敏捷有力，行動並不比雙腿俱好的人來得慢。都在左一邊，左腿與左腿都有傷痕。

「噢！剛回來去了一天吧？」站長喫了一驚，回覆了這麼一句，同時那隻粗手中的車票也送了過來。

「兩天半，站長，再見，別扯淡，待會有工夫我說給你聽！」這殘廢的青年健者口頭是爽快，苗壯，似乎他當朋友樣的看站長，這不由得使全車的乘客有點驚奇。

收票後接着查票，照例是看看，用紅色鉛筆劃一道綫，省力，隨意，不比火車上的查票員得用鋼剪。站長的精神今天特別的壞，而且處處表現着不安，有四五張票紙他用鉛筆過猛都劃破了。及至按票數查點人數時，一次並沒查清，這麼一來，司機人早已候在旁邊了，而車還沒有按時間出。

青年的催徵委員，黃黃的瘦臉膛上罩了一層霜氣，不在意地把一張有官銜的名片丟到車窗外去，沒好好地遞在拿着紅鉛筆的手中。站長這一回也沒有平時的耐力，名片拾起來，並沒看看他的姓名，回過頭來把路籤去到司機的坐位上，一手把那張名片用力塞到褲袋中去。司機人楞了一下，然而即刻明白了這場啞劇的內容，不經意地笑了笑，跳上車去，按住喇叭，汽車哀叫了兩聲便往後退。

站長的制帽上的紅綫箍被抹了一道煤灰，微微向上翹起的帽簷，在乾槐樹枝下一動不動地送這次汽車轉彎往向南的大道上下去。

短腿李給上下車的客人們弄行李，忙得額上有汗，沒來及去靜看站長在這一霎中扮演的脚色是甚麼樣的表情。汽車走後，他又回到牆邊的賣冰糖葫蘆的老頭子那邊，想繼續他的小賭博。

爲了甚麼，站長給已經連影子也看不見的汽車挺直地立在那裏行敬禮？連賣冰糖葫蘆的老頭也覺察出來了，他用顫顫的手指指着站長的後背，與短腿李打姿勢，點頭，談着無聲的言語。約摸過了幾分鐘，一臉淒涼的站長纔回過身來，向站房的街道上看不遠，一共有十丈多長的街道，在東頭只有兩個人影，很清楚，拄拐杖的殘廢人正在倚了人家的牆頭，同一個彎腰的女人說甚麼，似是剛纔下車的那位老婦人，不過被高個兒的身軀擋住，看不清面貌。

「費剛有甚麼事跑到外頭去呆了兩天，走時那末忙，回來又與這個女人儘着說話，也許他有甚麼鬼倒頭……」但是這一個念頭馬上便消逝了。方纔那車上的青年省委的高傲臉色，這多時還在他面前映晃。摸摸自己的鬍子，「五十歲」的無端的悲憤在心頭上打了一個哆嗦，把頭十分鐘的怒氣一變而爲落莫的哀感。他運想到古老書本上他讀過的「君子治人，小人治於人」的那一套話，感到人生盡頭的無可奈何的境遇。不過當他走回屋子中去的時候，他明明看見短腿李與那個花白鬚的老頭兩個人滿臉快活的樣子，自己越發覺得是比一切都無味，都卑賤了。

不久，地上飛落着米粒似的雪爽子，短腿李與那個老頭都不見了，一條街上竟沒有一個人影。

黃昏後，地上的積雪已經鋪的很厚，雪爽子早變成輕柔的銀花落得很有勁。冷度反比下午差得多。街市上的店鋪，住家，比平常日子關門更提早一些時。在這一冬天的乾燥天氣裏，頭一次的大雪，給那些依天爲生的鄉間人不少的安慰，就像在未來有甚麼好兆，每個大人的心中輕輕地落下了一塊石塊。他們在這夜裏睡得分外沈酣，而幹着夜間生活的賭場，花煙間的樂遊者，與晚上泡好茶，吸鴉片的人們，因爲有雪更有興致，而且他們的心裏也平貼的如雪花的落地一樣。

汽車路的站房原是租用人家的臨街屋，不過三小間，糊紙窗子，木板外門，門前一顆多年的梧桐樹。由屋子的西面經過這鎮市的西柵門，一條低凹的溝道，走出幾十步，便是田地，矮松樹林子，與幾十家鎮外的農戶爲了便利，設立汽車站時便擇定了這市鎮的偏隅，離開密集的人家與熱鬧街道還遠，每到晚上更顯得清寂。

密雪的黃昏後，在這條冷僻的街道上，從東頭一顆一簣跳過來一個人影。上下全白的空間，雖是月亮沒露面，反而映得清楚。那身影挪到汽車站的門口，靠着上牆，沒一直地向裏走。忽然窗子裏面有幾下用手指敲在木器上響聲，接着低聲唸着文章似的，在唱詩也許哼小調，那是站長的口音。黑影用手打着窗上的木格子叫道：

「是我——老費。開門，開門，有句話向您站長報告。」

彷彿出其不意的遲疑，窗子中的哼聲住下，少停一會，門開了，木拐拄在土地上蹬蹬地響了兩次。

在站長與短腿李的注視之下，老費已經坐在外間的火爐旁邊的木凳上。

短腿李已在牀鋪上躺下了，重行披衣起來，呵着腰把牀前的爐火撥動，一雙小眼睛眯糊得睜不大開。站長的神情比起白天來靜穆得多，也許是脫去青制服換上那件舊皮袍，在煤油燈前讀過幾句書的原故。他對於這突來的客人心中雖覺得有點驚奇，面子上卻竭力裝做鎮靜，像是一個隱士在紙窗茅簷下，招待老鄰居的態度，他親自倒了一杯茶讓給這不幸的殘廢者。

「想你明兒來，大雪天難爲你腿腳不靈，從南頭特特走來……甚麼事，還要『報告』你，費剛，真是好軍人，模範軍人，懂罷？十多年前咱在軍營裏混，有禮有貌的弟兄們誰不像你。說話總還是軍人的口氣，對咱們頂天立地，受的甚麼訓練，好說，能夠忘掉了！」

「站長——你是老前輩，比起我真是大魚和小蝦，年紀便不行。數上去，民國二十年，十九，十八，對了……我是十七年，他媽的，在信陽州投的軍，纔幾個年頭，連營裏的切字語還沒好好地學上口。」

費剛覺得這裏比起他住的冷房間熱得多，解開紮腰，赤銅色的胸前浮出了淡淡地一層熱氣。木拐杖敲着地上的焦炭屑，有點使人聽了不好過的細響。他的右眼，從紅絲的包絡中射出正直的熱情，對於老前輩的站長十分信託。他在這鎮市中，沒有第二個使自己心悅誠服的，像這樣的一位退伍的老軍人。因爲他自從由火綫上退到故鄉來，太孤寂了，找不到能使他感到痛快的朋友。他的拚命的志願，他的殺敵的勇敢，除掉偶而幾個鄰居老人搖頭吁氣問過他一兩回之後，藏在心中的熱血躍動

的悲哀連對人申訴的機會也找不到。

偏偏碰到以前是同行的站長，他倆一見面能合拍，所以這小房子中常常有這殘廢兵士的足跡。

「別哭！」他蹙眉頭道：「咱到鄉下來還改不了兄弟行裏的話頭，到處惹人笑話。識字的先生都議論咱長官迷，口頭上打官腔。這整扭氣您說壓得下瞎了眼，斷了一條腿，還官迷？咱就是大學畢業爲這份身個兒官輪到咱做？」

「說不的，不管人家說甚麼，你總是抗敵的英雄！」站長的面色很嚴重地對他回答。

「哈……咱可懂得甚麼『英雄』值幾個子兒！鄉下人，咱是毛頭小子，喫糧當兵，原爲沒活幹，下莊稼不能種地，不會手藝幹不成匠人，纔學了『辭禮投軍』這一套。打仗自然是咱的本分，光打自己人也記不清有多少次，難道就怕鬼子不成嗎的，同是一家人，一塊土，爲嗎眼巴巴地被他們打的俯服在地！當兵的弟兄們都是直腸驢，壓不住這口氣，誰還想着做甚麼『英雄，烏雄』。站長，你老在營裏混過那些年，還不懂的當弟兄們的脾氣說好的還行，硬碰硬，誰是稀泥誰能在人家的腳底下做墊子？提起鬼子來，在前綫上那個手裏不添上勁，不是恨得牙癢癢地。上邊有炸彈，下面是嘟嘟嘟一分鐘多少子彈的機關鎗，中國兵的命不值錢，我會眼見着從山頭上往下滾，斷胳膊，缺腿的，在尖石頭堆上打團轉，可是喊一聲向下衝，也真有那股邪勁……」

短腿李靠門口站着，聽得出神忘記了還有上司在火爐的對面坐着，突然伸開右臂，高聲截住費

剛的話道：

「不是？你在那個甚麼關上一個炮彈傷了兩處，你的眼還有小腿。」他接着把粗黑的手拍着自己的膝蓋。

「那倒好！一次，不算受罪，爆開一串火熱的碎鉛子，差半寸沒穿過太陽穴，眼珠子怎麼飛了去的，還是掉到石窟窿裏，當時連右眼也看不清，現在想來是甚麼痛法有點模糊。該死被我壓倒了一個兄弟，馬伏在地上死命地往後拖我，不巧不成書，緊跟着一陣小雨似的『大條』的火彈，他沒來及躺下，腦袋上開了花，我光看見一串紅白汁子從他的耳門旁向外放。其實自己的鎖子骨給打穿了還不知道。天旋地轉地覺着嗓子裏噙的利害，不大戰，不害冷，甚麼天氣，只是口渴得要命！說你不信，血就好，有工夫喝也喝得下，你真是不信！」

記起了在那些高山的城堡上鏖戰的情形，他的一隻眼裏真透着火光。事情太多了，說不出那一段最精采。他在迅速的回憶中十分清晰。那大北風，飄着雪花的天，一陣捲風，小沙子直向肉裏鑽，煙太多了，雪花都看不見。手指拉着「大條」的鋼拴，動的快，摩擦得倒有點兒發暖。就像把兩隻耳朵放在火車輪子的底下，全是聲音，反而聽不出有甚麼東西放響了。一片煙，一團的爆火，空中炒豆一般的飛彈。那一個都是條野獸，直着嗓子叫。石堆上跳着火綫，人身子慢條斯理地倒下去，滾落到山澗裏去，隨處都是小血河，還有上下衝鋒時的景象……

他暫時閉了口，那樣慘與那樣新鮮，那樣活動的西洋景一段段地在他眼前換着片子。

站長吸過的半枝香煙夾在左手的兩指中間，香煙頭的影子在貼着報紙的牆上略略有點動。他的嘴角的皺摺緊蹙得更勁，彷彿是傳染了恐怖，或是由於空虛的激怒，一句話不說，而且他對於短腿李也沒了平常日的規矩。

這殘廢人爲了同站長談到軍隊的慣語，卻一直地又下去說：喫糧，打仗，受鬼子的鎗炮傷，在記憶中的全是制不住的憤氣與血染的悽慘。這些光景，這些經驗，在他的心上鑄成了永遠分明的底版，每回想起來便能立時用血痕印成一幅驚人的圖畫，雖然經過了兩個年頭。他丟了眼珠，斷了腿，被人家從隊伍裏開除下來，仍然一個孤零零的身子跑回故鄉，甚麼事都幹不了，然而炮火與義憤卻沒曾麻木了他的神經，他絕沒想到這殘廢的價值與流了自己的血有甚麼光榮！對於老鄰居與當年在一處賭手跑腿的鄉間伙伴，他還是照樣的親熱。整不住肚子裏的那股氣的時候想同他們談談，然而大家總與他客氣點，不很親近，似乎他的身上真缺少了一點東西，都像是居心躲開他。

他只能安安穩穩地住在多年失修的那間破屋裏，與一隻餓狗作伴。有時給農人家幫做輕活，但這樣的機會他並不常得到，因爲他的身體的不方便。

人家表面上對他客氣，其實誰也想離開他遠一點。

他漸漸覺察得出了，不是捨不開那間老屋，他沒處去，也沒有方法能再掙到一個月六塊半的賣

身價。但每逢談起那場血戰的舊事在一時中他很容易地忘記了一切。

還是站長看得出，知道費剛這時候來准有事，許是明天沒有窩窩頭喫了？或是有關於那個與他同下汽車的老女人的事？他聽過費剛訴說怎麼受傷的故事不止一次了，不像短腿李那末驚異。不過他不願他再一回再一回說那些話，往往說過之後，自己的心像被那種景象提起來，夜中睡不好，很容易引動自己的悲哀在胸頭上直撞。

剛剛拾起一本古文釋義念了幾段，把一下午的焦躁與憤恨平了，想着早早鑽到被窩裏取暖，預備第二天六點半就往上爬。然而這殘廢人又來了，事還沒說，先將那些情景又述說一回，站長的手指便微微顫抖着。

他看見對面橛子上坐的這個青年人一隻眼儘着盯住燈光，裸露的前胸呼吸得很快，他再也忍不住了。

「喂！老剛，儘想幹嗎？你同短腿還高興談那一套。你怎麼樣？這幾天有的喫……還天天起火下鍋？正經話，是不是……？」

站長同費剛認識了四個多月，自己雖不行，一元五角的幫助卻不是一次了。

「呸，呸，真好記性！不得了，站長，您瞧我真傻頭傻腦，貪說以前的事……是呵，今兒晚上趕來原有求於您呀。」

對於自己的粗心有點發笑，厚硬的眉毛在鼻樑上鬆開了，但即時又蹙起來。

「站長，您說我這未辦對不對？沒有法子，瞧我不好過——還沒有別的，有一頓，無一頓，好歹餓不死。可是我姨母簡直是遇見了橫禍！這年頭怎麼說，我是她妹妹的孩子，親故，親顧，能眼看着不管媽的，咱得找地方評評理，難道無論那裏都不是『朗朗的乾坤』麼？」他用有力的左肘撐住上身，一條腿站起來。

「原來你前兒急着坐五角錢的汽車去就爲你姨母家的事。」站長記起那一天這殘廢人從內衣袋裏很小心地掏出五張本地發行的角子小票，從自己手裏換一張車票的希奇事。

「爲她，全是她家的亂子。論來還干着我的眼毛——就是今兒個同我下車的那個老媽子，六十五了，從三十多年前——那個時候我剛下生，她便寡婦失業的領着小二仔抹眼淚過日子給人家種二畝半，只有一條老母牛，又沒有人手，到地裏忙時候得同鄰舍家夥着幹。您想，這一來她能見多少東西，咱都明白，家中無人莫種地！有時一年家連短工錢也不夠，不種又怎麼辦？粗糧食，燒草，臉前就是光打光……不說了，過去的事，十年了，二十年了，我那個槓子頭表哥卻有一身蠻氣力，擰得動口袋，推一手好車子。她老人家省喫，挨凍，給他娶上一個媳婦，命裏該，沒過三年，養孩子受了風，纔二十多歲的年輕女人，撇了小孩子升了天……她老人家再沒有餘錢辦這一手了。幸虧那男孩子來得樸實，沒病沒災的，現在十幾歲了，雇給人家做放牛小，也省得下家裏的一口飯……」

又是他的老脾氣，說起一段來有頭沒有煞尾，儘着向外走叉路。站長有點瞌睡，聽了多時還沒會知道這有些傻氣的兵大爺爲了甚麼事向這裏跑。

「到底你姨母家裏出了甚麼事？你快點說……說！」

「我說話老是好從頭拉到底……先說那件不講情理的亂子。大前天，沒明，我表兄被他那一區的隊上抓了去，說是有人咬他窩匪，還給人家說贖票，一桿十多年前爲辦聯莊會硬派的土炮，這是證據。天不睜眼！他就是蠻點，好當面 and 人家爭嘴，這是那裏來的橫禍！您說好，當天已經解了城，還加上手銬，人家說是案子大……他家裏從屋頂翻到坑洞子，有甚麼收拾不淨……她老人家嚇昏了，專人找我這樣的親戚去給她料理。哈！我如果是個連長，或是個把書記官，不看佛面看金面，還有這場事……真的，他是歹人，別瞧我不得勁，一棍子還能打他個半死……」

短腿李一直沒敢坐，也沒蹲下來，靠門框站在一邊，聽呆了。及至聽到費剛的表哥被那一區上抓了去送城，他的厚嘴唇動幾動，腰兒挺直，抓着額上的短髮吃吃地道：

「不錯！昨兒聽街上傳說：小屯子抓了嫌疑犯，不過不儘該他那區上的事。如今在鄉間住真難爲窮人過的，怕土匪，還怕沾連望風捕影的……誰想到那些人抓的是你的親戚，怪不得着急！」

站長用力向自己的笨聽差看了一眼，「聽老剛說呀，偏是你的嘴來得快。」

「怎麼辦？」——我一到那裏氣極了，拄着拐與她老人家到區上問。區公所就在小屯子西三里地

的那大莊子上，甚麼媽的勢派，區長喫請去了，那站門口的本地土兵，捧着桿「漢陽造」直向我瞪眼，咱就沒見過這傢伙！真是蛟龍困在沙灘裏，一隻蒼蠅也來叮一口。我找他吧區長請了來論論理，就爲這個，差一點沒輪那小子幾拐杖。他狗仗勢，格外瞧不起我這身體不全的退伍兵。還把那黑筒子對着我做勢子，咱可對牠打冷戰！不開眼。不去把那鄉官找了來還不算，口裏不乾不淨地硬說我是小二仔的一黨。咱們是表兄弟，是憑了傻力氣掙飯喫的人，爲甚麼不一黨？那小子可惡透了頂，不是有看熱鬧的拉着，別瞧我一條腿，我真能奪過鎗來給他一頓鎗把子。站長，您想，這不是大天白日的晦氣！怎麼，咱這中國越變越壞，壞到這個地步，人心都不長在肉裏。……我姨母一口人怎麼過，有理沒處講，我怕她真一扣子勒死了，那可是人命關天。所以趕快把她帶了來，還好，她在牆縫子裏還塞了兩塊錢的小票，沒叫人家挖了去，是她頭年年底賣雞蛋的錢。來不及了，她走不動，趁着今兒的北來車我把她搬了來。」

「站長！」他這次再叫一聲，末後一個「長」字，他的口音有點發抖了，「我就是報告給您的這段事。現在表哥是受刑去了，六十五歲的老媽子在我的屋裏乾號，她孫子不知道消息，怎麼辦？承您的情，您是客人，卻待我比這裏的人那一個也實在。咱是有甚麼說甚麼，我跳了來不爲別的，好歹您是老前輩，咱同行，還不給我想一個法子！」他的一隻眼中的怒光現在變成一團凝住的淚痕了，他更誠懇地加上幾句：「我在這地面上求不到別的人，您明白，咱不是在北方拿大刀的好漢子了，如今落在人

家的手裏，這叫做啞子喫黃連，有苦說不出！站長，您還有李伙計，替我想，不是？但有點氣性的早一頭撞死了！話又說回來，我爲甚麼不死在那有眼的子彈上，到現在喫整氣噲……」

他一直是一手扶了破木桌子，一隻腿喫力地站住，說到末後的那一句，桌上的小座煤油燈，那黯淡的火燄隨着桌子打戰，像是這燈頭中了過度的風寒。

站長的臉上又重行勾起了焦急的輪廓，紅紅的雙頰配着短黑小鬍子更明顯。他要急着說甚麼，卻突然在土地上來回走了一個圈子，嘴角裏兜一兜，又鬆開去，用手指抹着鼻尖上的汗珠。他那雙有眼屎不很明活的老眼，像是蒙上了一層薄紗，影影綽綽地看見這獨腳鬼的高大的身影在那有惡兆的燈燄上跳舞。自己一顆心也被憤激的向上碰，可是好方法想不出來，一陣陣的冷汗在小樹子的底下起泡。

費剛——那殘廢人本來預想着有好心又是同行的老站長，他總是官項人員，大小是有名銜的，替自己想法子救救那家人，也爲自己掙掙光，一定不難。但這一霎，他也明白了這個直爽的老人有點空發急，沒處下手。他驟然覺得久立的一隻腳發酸，周身抽去了不少的氣力，如塊重量的石頭一般，把身子落到不結實的木樁上，頹然地用兩隻大手捧住了他自己的頭顱。

「師爺——站長——你爲嗎不向咱這區上去給費大哥說句話？不是李區長同你很要好，頭十天還送來的茶葉，鹹魚，不一區，費大哥終久是這區上的人呀。」

短腿李忍不住了，不顧平常時站長的吩咐又攙口說話。他知道每回區長來上汽車，站長招呼得很熨貼，而且大正月裏李區長請客也有站長的份。

站長把那雙紅腫的手平舉起來打一個欠伸，沒向笨頭笨腦的站夫使眼色，也沒搖頭，他對着一條條黑窗櫺的窗臺出神。

「想的容易，李區長對我是客情，你有把握就便說了，他會有辦法從那另一區的告發的案子上倒回人來，——我比你們不是沒有一點辦事經歷的，噓！」

歎一口氣，似把壓在心口裏的東西吐一吐，他仍然在小小的當地上來回走。

「您能看着這件事往壞處滾？不說別的，站長，您爲那老媽子……如果有那一天，她痛孩子發了狂，趁一個冷不防死在我家，這怎麼辦……還是那麼說，我表哥只是口上得罪人，我敢保他幾輩子，他會給人家窩匪，拉線……求求您，您老人家說一回丟不了面子……」

站長看見這倔強的漢子，——這幾年前曾經與鬼子兵拚過命的無名英雄，現在竟然像小孩子似的急得要弔下淚來。他不再走了，停住跟着厚布棉鞋的雙腳，又想了一會，事情總算是決定了。明天十點，趁空子，他去找李區長說話。至少能託他向那一區上的管事人解釋開，被抓去的漢子是安分的好人，那怕在城裏多押幾天，只要不傷筋動骨，能放出來，這一家人便都有了命，喫虧是談不到的。

重開開木板門，一陣急風把地面上的雪花捲到門限裏來。這忘記了剛纔讀過的古文句子的站

長從雪氈上眼看着那個黑衣的英雄如幽靈一般顛走了，他又重重地吁一口氣。到屋子裏恨恨地問着剛要上牀去的短腿李道：

「白天的茶葉倒了沒？——倒了，再沖一壺，還照樣！」

短腿李楞楞地看看站長的有點兒發青的顏色，便把外衣一丟去撥動爐中快要燒成灰燼的焦炭。

第二天。

如以前過去的日子一樣，七點多那響着軍調的喇叭聲又遠遠地從冰凍的黃土路上叫過來。站長一面用髒手帕擦着眼屎，一面幹他機械的公事。早上臉都沒洗，喝了半夜的醃茶，喉嚨裏更乾得出火。捱着北來南來的兩趟客車過去之後，已經快九點了，他回到屋子裏等短腿李去買青菜沒回來。自己在爐子上炒昨兒的剩米飯，想快喫過好去給人說情。

及至短腿李氣吁吁地躡回來時，他的炒米飯剛剛喫下半碗。那笨小子沒迭得買菜，卻急着回來報鎮上的新聞。站長剛聽了頭幾句：「費剛同他姨母，一清早，六點，叫縣上派來的警察提了去。人家看見是雇了一輛小車子推走的。格外還從鎮上要了幾個團丁去護送。真快，准保他從這兒回去沒睡多少覺。隔城二十里，警察起的黑票，聽說還有公事給李區長，大約是小二仔一案的罪帶。這一去……」

那半碗米飯便從站長的手裏推開了。

事情來得太突兀，太快，不知怎麼，小二仔那一區上的手腕這麼利害。前天費剛去搬那孤苦的老媽子，與看門的區丁吵了嘴，昨兒來的，這大早上人家就先下了手，使激於義憤的站長想着給那殘廢人去訴說也沒了時間。

現在再說還有甚麼用處？那邊有縣上的公事，硬當強盜犯把這兩個男女抓走了。站長直到十二點沒出屋門一步，手指一個勁地發抖，除掉覺得他與那殘廢的英雄都一樣的受到人家的恥辱之外，他另有一份憂慮！他向來是謹慎慣了，也許他們欺負自己這外鄉孤客，把事件擴大起來，用「嫌疑」二字同自己過不去。有罪自然還不容易，可是這小小位置的前途呢？

從這裏想，他有點兒後悔，「爲甚麼偏對這抗敵的『英雄』格外同情，不學地方上人的乖呢？」但這點兒後悔剛一萌動，馬上又被清楚的意識打退了，「爲甚麼一個人不該有一份正直的膽氣？」這一天雪住了，冷度又平添了不少，每家茅草的屋簷上都掛着幾條冰柱。雪凍在地上已結成有力的一片，雖有風而樹枝中間的積雪沒被吹下來，遠望去，那些小松樹林子像綴上了多少銀花。這晚上站長沒喫飯，究竟往李區長家中去走了一趟，只是有一搭沒一搭地談着本地的事，自然費剛被抓的事也談過了。區長的斷定是：

「你不稱贊這漢子是英雄麼？老哥，你太簡單，——哈！對不起！我的意思是說你太用好心待人了。」

自然，我那能斷定他在暗地裏幹些甚麼事，不過，不過當兵而且又上過前線的大兵，都不好惹，脾氣壞，當兵的有幾個好？……老話，不是麼？『好男不當兵！』你瞧，他雖是受了傷還有那副兇神的臉孔，一隻眼看人格外狠。我幹了這個，不是多心，在地方上能不負責任？這回的事沒法評論，好在有那一區的原告，有他的親戚，——一流人，與他的被告，好，提走了，這邊日後可省了心！唉，唉，不怕你老哥笑話，咱這小地方經不起有那樣的『英雄！』是不是？哈哈……」

這一套最刺耳的話頭是站長想借去拜訪探聽那殘廢人的消息的報酬。他帶了一顆不自安的心，咽着冷風，在黑暗中重回到自己的住處。

那殘廢兵士由這個街市上失了影子，正如同在陽光下吹滅了一支白燭，沒人感到缺少了光輝。頭幾天自然有種種評論，有的怕事的鄉下人連談都不談。三天，五天，十天，過去了，快到舊曆年，街上小商號的跑賬夥計開始忙碌起來，而那些照例過活的人家，無論怎麼樣，總有他們的年關逼近的應該打發的事務。因此關於老剛的事沒有人提起了。一般人很知道新聞的價值，像這等事在這些年的鄉下不希望，儘着向人說，打聽，夠到少見多怪，沒有識見。「自作自受」是最公道的評判，「到處楞闖便是不安心的東西！」這是有幾位老頭子在剛抓了他去的時候說的，現在連這樣話也聽不到了。

雪一直沒斷，可也不大，天老陰着。汽車因為道路不好走，像發瘧子症的病人，忽然來一陣，又忽然不見了，總靠不穩，那站長因此便較為清閒一點。但是他更容易上火，短腿李格外小心，好在摸清的脾

氣給他一個不做聲，站長的氣一會也得往下消。可有一件，這是短腿李曉得的，他在夜間頭十二點不能睡覺，即是上了牀也聽得見他隔一會歎口氣，或是割着火柴吸烟。不過十多天，他的臉上已經帶着有礙健康的病容，眼角青青地，無論看甚麼都沒有精神。那本石印的古文釋義捲過去疊在案子上，似乎自從那一晚上再沒讀過一次。牆上的日曆三天四天的纔記起來連撕去幾張。

終天這有點憂鬱病的站長不願同短腿李說閒話，惟有午後與晚上，他像在做一定功課，叫短腿李給他沖茶。

那幾個字倒成了每天的例語：「一壺茶，一壺好茶，葉子多一把！」短腿李一聽見這兩句，低了頭把開水壺提到裏間去，那一股熱流便如小瀑布似的沖擊着泛出香味的葉子。

沒等到過舊曆的除夕，那一斤多重的上好貢尖葉子都被熱流沖淨了。

日生

巴金

海風微微地吹過島上，把日裏剩下的熱氣全吹走了。夜晚是很靜寂的。全個島落在一層柔軟的黑暗的網裏。只有深藍色的天空中閃爍着無數的明星，這裏的星似乎比在別地方都明亮。人們常常這樣說：白天是太陽使這個島特別光亮，夜裏是星子使這個島特別燦爛。

燈光漸次地滅了。一些建築稀落的聳立在黑暗裏，被茂盛的樹木掩護着。路是幾條螺旋形的山路，交纏着，從巖石般的山頂上蜿蜒地伸下來，到了下面的一層便是比較熱鬧的街市，這時沿街的商店已經大半關了門。路再伸出去，那外面一層，靠着碼頭一帶，便是幾家旅館，都是些三層的樓房，從那些新式窗戶裏射出來較多的燈光在海面上。

海上是一片黑暗。海水似乎靜靜地睡了。一二十隻空的小船連接地泊在這些建築的下面。碼頭上只有幾盞冷清清的電燈光照着那空闊的微溼的石板路。幾個舟子把船靠在岸邊，自己坐在船頭打盹，等候着深夜過海的客人。

平靜的海面忽然微微動起來，濺水聲和搖櫓聲從遠處逼近了。一隻小船一搖一擺地向着碼頭

駛來。先前寂寞地打盹的舟子都帶了興味地向那邊望着。他們的船也跟着海水一偏一斜地在動，直到來船逼近，那舟子打起了招呼，他們便起來，把船撥開一點，給來船讓了一條路，使牠在石板路旁邊停住了。一個戴白通帽的長身材的青年客人從船上大步走上岸。他把托在手腕上的學生服穿在身上，一面扣着鈕子，默默地彎進了裏面的街道。

碼頭旁邊那家較大的旅館的二樓上，兩扇靠左的通洋臺的玻璃門突然開了，接着洋臺上現了一個半身的人影，這也是一個青年，穿了一件翻領襯衫，披着一頭亂髮，有一張略帶青黃色的長臉。

這青年把身子倚着洋臺的欄杆，撩起眼睛望望天空，又埋下頭看看海，然後再仰頭去看天。他把那許多星子望了一會，他覺得他和牠們十分熟習，便親切地自語道：「這些星全沒有改變，只是更明亮一點。」剛說完這話他就覺得一種感情猛烈地從心底升了起來，他望着星，不覺低低喚出了一個人的名字，他把手用力壓着那欄杆的冷酷的水門汀扶手，他覺得他的眼睛潤溼了，他想忍住那眼淚。他沒有聽見外面的叩門聲。直到房門開了，一個人的腳步聲在房裏響起來時，他纔略帶點驚訝地掉轉身子。

來的就是剛纔過海來的那個青年，白通帽還拿在手裏，三角形的臉上帶着快樂的微笑。兩個人對望了片刻，最後還是主人跑了過去，一把握着客人的手，緊緊握了一會兒，纔斷續地說：

「家楨……你居然……來了！我等了你……這許久……我到處找你……打聽你的消息……」

他這時高興得又快要流淚了。他慢慢地鬆了手。

叫做家楨的客人雖也很高興，卻不十分激動，這時便平靜地回答道：

「我早就想來看你。你的信是接到了的，而且你到這里來，報上也有過消息……志良，你現在是文學家了。」

家楨的最後一句話像針似的在志良的腦裏刺了一下，他把眉頭微微一皺，他不知道家楨是否有意把牠說出來的，但看見楨的臉上帶着平靜的微笑，不像有一點惡意，他便靜下心來，責備似地笑着說：

「你真正豈有此理！一見面就挖苦我。我想過了這幾年你也該寬恕我了。」

「我挖苦你？你不是一個名人嗎？」家楨好意地哂笑起來。他把右手在志良的肩頭拍了兩下，親切地望着志良，用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對年青朋友說話的神氣繼續說道：「你並沒有什麼大改變，人稍微瘦了一點，額上多了兩條皺紋。我常常聽到人說起你，我也讀過你寫的東西……我很奇怪你會寫出那些的東西……」

志良聽見家楨提起他的作品，就不自主地馬上紅了臉，連忙打斷家楨的話頭說：「不要只圖說話。我們先坐下再說。在洋臺上坐，好不好？」他不等家楨回答就端了一把椅子到外面去。家楨看見這情形，便放下帽子，也幫着再端了一把椅子放到洋臺上。

兩人在洋臺上坐了。兩人都覺得有許多話要說，一時卻不知道從何處說起，就把眼睛擡起去看對面。對面只是黑黝黝的幾個荒島的影子，那個熱鬧的都市從這里是看不見的。海上很靜。他們又擡起眼睛去看天，天空卻不曾休息，每個星都在飛動。那一天的星子繫住了他們的眼光。

家楨先把眼光埋下來看他的朋友的帶了夢幻的表情的臉，一面平靜地問道：「志良，你在想什麼？你從前似乎不會有過這樣子。」

志良略略現出驚訝的表情，埋下頭看了家楨一眼，又掉開了眼光，淡淡地說：「我沒有想什麼。」過後他又掉過臉看家楨，換了語調說：「你們也太狠心了。這幾年爲什麼連信息也不給我一個？我知道你們很忙，但是寫幾個字也花不了什麼工夫。」

家楨誠實地微微笑了，他依舊平靜地答道：「你固然說得不錯。然而我們就通個信息，又有什麼用處？我們的環境不同了。這幾年來你一天天地在往上面爬。我還是從前那樣子……」家楨的話都是無心地說出來的，卻很使志良的心發痛，他覺得每一句話都是在刺他，他不能忍耐地聽下去，想起從前的事情心裏還有些難過，就打岔道：

「家楨，你不應該說這樣的話，從前的一切我都記得很清楚，這幾年我就沒有忘記過你們，只是你們把我忘在腦後了。我寫過好幾封信你們都不理我。」

家楨似乎知道了志良的心理，便帶着誠實的微笑分辯道：「我們何會就把你忘掉過？我們時時

都記起你的。而且你是不容易被人忘掉的。刊物上常常有你的文章，我們也常常聽見人談起你的名字……」他接着連忙說一句解釋的話：「你不要誤會我又在挖苦你，我說的是真話。」

「名字……文章，這些有什麼用處？」志良接口自語似地嘆息說，他的面容微微陰暗一下。他不愿意把這時的臉色給家楨看見，便掉頭去看天空的星，他的心跳動得很厲害，他沒法使牠平靜。最後他失掉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忍不住猛然轉過頭去問道：「家楨，你說秋星現在怎樣了？她好嗎？」

家楨聽見志良的顫抖的聲音，看見志良的激動的表情，起初有點驚訝，但過後也就明白了。他知道志良從前和秋星也很要好。他以為志良已經把秋星忘掉了，現在看見志良的神情，知道她的印象還在攪動志良的心，他覺得很窘，想告訴志良一件事情，但又不由得對志良起了一點同情，便不忍多說話，只是安慰似地說：「她很好，我們常常在一起的。其實你還記着她幹什麼？」他對志良溫和地笑了笑，但他自己覺得這笑容是很勉強的。

志良不作聲了，他默默地望了望天空，過了一會忽然半吞半吐地說：「家楨，你可以帶我去看她嗎？」他並不掉頭去看家楨，他想裝出平靜的樣子，然而聲音的顫抖洩漏出了他內心的激動。

「這有什麼不可以？」家楨覺得有點難於回答，便勉強笑了一下。「不過我想你最好還是不要去。你看她。你看了她於你於她都沒有什麼好處。」

志良失了鎮靜，他掉過頭用祈求的眼光看家楨，忘了自己似地興奮地說：「你一定要帶我去看

她。我一定要看她。我有許多話要和她說。你知道我跑到這裡來就是爲着來找尋她。」他兩眼光閃閃地望着家楨，急切地等候着家楨的回答。

家楨憐憫似地望着志良，略一遲疑，便溫和地安慰道：「不要着急，她會來看你。」他站起來帶着沈思的樣子走了兩步，掉轉身子，背向着海和天，身子靠在欄杆上面，充分地顯出了他的身子的長度。」「她會來看我？」志良驚喜地問道。他激動地望着家楨的帶了溫和的表情的臉，他還不能夠馬上就相信那句話。「她在什麼地方？她現在在什麼地方？」他接連地問着。

家楨把臉掉向外面看了看，立刻掉回來，咬了咬嘴唇，捺住感情淡漠似地說：「她就在對岸，我和她一起來的。」

「那麼她爲什麼不和你一道來？」志良覺得心裏一陣暖熱，彷彿那顆心就要從胸膛裏跳出來，他不能夠再控制他的聲音，讓牠猛烈地顫抖着，幾乎使他變成口吃了。「她讀到我的那些信嗎？」

「她全讀過了。」家楨平靜地點點頭。過後他慢慢地解釋說：「她在那邊有事情所以讓我一個人來看你。她也許明後天會來看你，她一定會來的。」

志良滿意地躺在椅子上，他的激動的紅臉露了光彩，而微微地笑了。他沒有注意到家楨的從上面射下來的沈重的眼光。他的眼睛夢幻地望着海和天，其實都不是他所看見的是他的過去和她的過去。忽然他醒過來了，他帶笑地絮絮地問家楨：「她沒有改變罷？我還記得她那樣子，那張孩子般新

鮮的橢圓臉，那一雙鳳眼，那兩道細眉，那一個玉石鑿成的鼻子，那一張小嘴，說起話來，是那曠明白，清脆。」他極力在回憶中描繪秋星的面貌。「你還記得罷，因為她身材苗條，腰身很細，我們常常和她開玩笑，叫她做馬蜂……」

家楨靜靜地聽着志良的話。他幾次想笑，又想大聲嘆息，都極力忍住了。最後他聽到「馬蜂」兩個字就忍耐不住笑出聲來。他用笑來掩飾心裏的複雜的感情，一面還說：「這叫做三句話不離本行，你又在寫小說了，你應該把這些話留給你的讀者聽。」他便轉過身子去看海，海平靜地躺在他的下面，沒有一點波浪。碼頭邊起了一陣少女的笑聲，三個像是賣藝的女郎穿着三種顏色的短衫長褲，從划子走上岸來，三個人揮舞着綢傘，有說有笑地往裏面走去了。家楨憂鬱地笑了笑，便轉過身子去看志良。

家楨的話並不會使志良掃興，他還在腦裏描繪未來的景象。他是一個小說家，他知道怎樣創造背景和創造故事，他這時候甚至爲自己創造了一個未來的生活，並不去管這是否有實現的可能。他看見家楨轉過身子來看他，便得意地說：「我知道她會來的。」

家楨看見這情形，他的心被攪亂了。他知道志良的希望，這是他初來這里時所不曾料想到的。他相信志良的快樂是真誠的，唯其如此他卻不願意在志良的興頭上去澆冷水了。然而他又不能夠忘掉他的來意，他覺得他應該說出他預備的那番話。他思索了片刻，便走到椅子前面，坐下去，換了一個

嚴肅的表情，但依舊用溫和的聲音對志良說：「志良，我們談句正經話。我問你，你這幾年究竟過得快活不快活？」

「你爲什麼問這樣的話？」志良詫異地望着家楨，看見家楨的嚴肅的表情，更有些莫名其妙了。「你回答我：你是不是真正快活，像你在文章裏所表現的那樣？」家楨依舊帶了莊重的樣子說話。

志良點了點頭，低聲答道：「我想是真的。」

「我總覺得這有些勉強，」家楨說了這一句，看見志良要插嘴，便做個手勢阻止他，一面接連地說下去：「你不要打岔，且等我說。我們這幾年並不是不關心你。你的文章我們差不多全讀過。我們有時也打聽過你的消息。我們覺得你和我們是一天天地離遠了。」

「這是免不掉的事情，」志良終於打岔說。「不過我也並非有意的。我得說句實話：我不能夠再相信你們那種辦法。我只得走我自己的路。」志良的態度是很誠懇的。他起勁地說話，好像要用力把他的話打進聽話的人的腦子裏似的。

家楨默默地站起來，咬着嘴唇，把身子靠在欄杆上，依舊是背向着海和天。他的眼光看下去，定在志良的開始被苦澀的表情把快樂趕走了的臉上，沈重地說：「你不覺得你的文章裏缺少什麼東西嗎？你自己的路，那是什麼路？在你的文章裏只有哲學，只有漂亮的警句，你的文章裏使你顯得比你

本來更聰明。一般的讀者會相信你成功了。但是，志良，只有我們，你的老朋友，我們知道你是無路可走了。……我是爲了這個來看你的。」

這些都是志良沒有想到的話，然而卻是他怕聽的，現在清朗地在他的耳邊響了，不僅在他的耳邊而且還在他的心上響了。他苦悶地看着志良，忽然覺得那一個大的影子威壓地壓在他的身上，他的心開始不安起來，他掙扎似地回答道：「你還是不了解我，你還是和從前一樣地不了解我。我離開你們並不是害怕犧牲什麼。但是你不覺得你們那些犧牲都是徒然無益的嗎？我們既然可以做一點別的比較有益的事情，所以我離開了你們……」一陣感情的波動壓倒了他，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

家楨並沒有大的激動，他帶着憐惜的微笑看志良，他甚至用平靜的聲音說：「你以爲那些讀者會比我們更了解你嗎？……我知道，你的思想我很知道。你會說，一切只有讓牠慢慢地自然發展，要用人力去推動，是不行的；還有知識是最要緊的東西，所以應當喚醒愚昧。你這樣離開了我們，開始了你的文學生涯。你到處發表你的教訓，闡明你的哲學。然而結果呢？現在連你自己也不相信你的教訓，你的哲學了，你只是在美麗的文字裏打轉。你那內心的空虛我是看得出來的。你極力在你的文章裏面表示你很快樂。然而你的文章裏面隱藏着的憂鬱而絕望的調子，只有我一個人知道。……你不要強辯，你且說句真話，你是不是覺得缺少什麼東西？」

志良注意地聽着這些話，起初他幾次想打岔家楨，他那時紅着臉現了氣憤的樣子，他覺得家楨

故意在挖苦他。後來他的臉色漸漸地變成了青白色，好像一股憂愁的風吹到了他的臉上，又像他的心底的祕密被人揭發了出來。他想鎮靜自己，不讓家楨知道他這時在想些什麼，但是他的思想亂了，他不能控制自己，便爆發似地責備說：「這和你又有什麼關係？我們分別了幾年一見面你就拿那些話來逼我？你以為我就會跟你回到你們那里去嗎？你不要做夢！」他也站起來，走進房裏去煩躁地在屋子裏踱了幾轉，又走出來把身子靠在欄杆上，俯下頭默默地望着海。

家楨依舊站在原處，這些時候他不會動過一下身子。志良的話並沒有傷害到他。但是他更爲志良感到苦痛了。不過他和別人不同，他把一切都隱藏在心裏，在可能範圍內不肯讓什麼來攪亂他的平靜的面貌。所以他只把眉頭微微一皺就默默地注視着志良的舉動，等到志良站到他的身邊，過了半晌，他纔轉動身子同情地叫了一聲：「志良。」

志良掉過頭來，兩個人的眼睛對望着，志良覺得受不住家楨的注視，便又把臉掉開去望天。家楨立刻把一隻手壓在志良的膀子上，用弟兄一般的口吻說：「你知道我不是來和你爭吵的。我們依舊和從前一樣地關心你。我讀你的文章，我比你的一切的讀者更明白你，所以我替你擔心。倘使你不相信我，反正我還有別的事情，我馬上就要走了，我以後不會再來麻煩你。」

這幾句話一直進到了志良的心深處，把他大大地感動了。他想起了從前的事情，那時他和家楨和別的朋友在一起生活，他們兩個的感情特別好，還有另一個女朋友秋星，她和他們兩個都很好，他

們過得像兄弟姊妹一樣。然而後來他的思想漸漸地變了。最後他們應該到某一個都市去，他一個人卻留着不肯走，開始了他的新的生涯，於是他成了一個小說家。新的朋友和新的環境阻止了他和他們接觸，他以為他已經忘掉了他們。然而秋星的印象卻漸漸地在他的腦裏浮現出來。他沒有東西可以用來消除她，結果那印象就盤據了他的心，使他甚至於趕到這地方來找尋她。現在家楨來了，而且告訴了她的消息。家楨的面貌和談話使他回憶起了從前的生活和友情。他們的會面在他是很可寶貴的。家楨現在說要走了，以後也許不會再來。他還能夠拿那些爭吵來毀壞他們的友情嗎？他覺得他先前錯了。他還沒有詢問過他們的生活情形呢，那應該是他最關心的。他想到這裡便猛然抓住了家楨的一隻手腕，懇切地帶了點悔恨地祈求說：「家楨，你不能馬上就走。你不要介意我以前的話。我的心亂得很。我們且坐下，慢慢地細談，我這裡也有地方給你睡。你告訴我，你這幾年怎樣生活的。還有關於秋星的事情，你得詳細告訴我。你知道我很關心她，還是和從前一樣地關心她。」他的聲音抖得很厲害，還拖了長的餘音在後面，好像這幾年來的寂寞，跟着他的話在房間裏呻吟。

家楨不答話，也不走，他默默地擡頭把天空望了一會，其實他看見的並不是天，卻是志良的臉。他知道自己心裏有兩個念頭在激盪。他後來勉強回復了平靜的心境，甚至故意用一種淡漠的聲音說：

「志良，我告訴你一個消息：我和秋星已經同居了。」

志良呆地望着家楨，好像沒有聽懂他的話，過了半晌，他纔紅着臉掙出一句：「真的？我倒沒有

想到！他覺得自己再沒有力量支持下去了，便走到椅子面前，坐下去。他不敢看家楨的臉，卻自語似地低聲說：「你爲什麼不早說？」

家楨這些時候連志良的一點小舉動也沒有放過。他的銳利的眼光是能夠明察一切的。他起先下了打擊，現在卻來看效果，這效果是他早料到的，但他卻也被感動了。到了該他開口說話的時候，他也只能夠自語似地低聲回答了一句：「我想你並不關心。」

志良很注意地聽了這句話，他也不分辯。他默默地擡頭望那天空。天幕上依舊閃耀着那麼多的明星。可是他卻覺得牠們現在完全是陌生的，而且漸漸地黯淡了。他好像在做夢，這晚上的事情完全是他想不到的。然而家楨的影子突然來遮了他的眼睛。他覺醒似地掉過眼睛看家楨，恰恰碰見家楨的同情的眼光。他笑了，他自己又覺得他哭了。他不能自主地問道：「我還可以和她見面嗎？」

「爲什麼不可以？志良，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家楨感動地說，他充滿了友情地拍一下志良的肩膀。「我不是告訴過你，她會來看你嗎？我們還希望你能夠和我們在一起住些時候。」他遲疑一下，看見志良不答話，便繼續說：「我看你樣子很疲倦，應該休息了。我現在要走了。我明天和秋星來看你。」

他說完話，不等志良挽留，就急急走進屋裏取了帽子戴在頭上，跨着大步走出了房間。志良惶惑地望着家楨的背影在門外消失了，他並不動一下身子。

夜漸漸涼起來，房間突然顯得空闊而冷靜了。

二

志良一夜盡做奇怪的夢。第二天他還沒有起牀，旅館的侍役就送了一封信來，他拆開看，是家楨寫的信：

「秋星一早來了一個電話，她回去了，不能來看你。我打算搭今天十二點鐘的汽車回去。倘使你要去看她，可以和我同車去。我在車站等你。」

後面還注明到汽車站去的路線。

他連忙跳下牀來，看表，知道已經過了十點鐘。就急急穿好衣服，把東西略略收拾一下交代給了侍役。一個人挾了一個皮包出去，路過一家日本料理店，進去喫了早點，然後走到碼頭，雇了一隻划子，往對岸駛去。

到了對岸，他又看表知道時間不很充裕了，就不再停留，馬上雇人力車到汽車站去。許多車夫圍着他兜生意，但是他們都不懂普通話。他沒法使他們知道他要到什麼地方。這樣爭執了一些時候，最後他碰見了一個中學生，他便請那個年青人替他雇好了車子。等他坐車趕到車站，汽車裏已經擠滿了人沒有座位了。

車站很小，這一條街正在修路，到處是塵土和碎石。好幾個來遲了的客人提了小行李站在車站門口。兩部空車停在對面。車站旁邊擺了好幾付賣食物的擔子，一些人圍在那里喫東西。

志良勉強擠到車上去，卻尋不着家楨，只看見無數陌生的面孔。他只得走下車來，焦急地站在車子旁邊，不知道應該怎樣做。太陽當頂地曬下來，空氣成了燒灼似的熱，周圍響着奇怪的語言，更增加了他的煩躁。汗珠不住地沿了他的臉頰流着，他的臉發燒，口也乾了。他便取下草帽當作扇子搖動了幾下，但沒有什麼用處。

於是汽車開動了。一陣塵土飛揚起來，使他不得不往後面退。他失望地看着車子轉了彎不見了，正打算進站內去問明下一班車的時刻，忽然有人在後面拍他的肩膀，他轉過身子，看見家楨提了一個包袱立在他背後。

「車子已經開了，怎麼辦？」他着急地問道。

「不要緊，對面還有一部車，我們上去罷。」家楨安靜地回答道。

志良擡起頭去看，果然那兩部空車中，前面的一輛裏面已經坐了不少的人，他先前卻不曾注意到。這時他便跟着家楨跑過去了。

汽車裏面充滿着鬧聲和塵土，一股強烈的汗臭直往他們的鼻端撲來。這些家楨已經習慣了，志良卻不能不略略皺了一下眉頭。車上坐滿了人，靠裏邊還有一點小小的地位，家楨讓給志良坐了，卻

把手裏的小包袱交給志良。

「這裏的汽車不及上海的好，你恐怕坐不慣，」家楨站在志良面前帶笑地說。

「幾個鐘頭，大概不要緊。不過車裏面悶熱得難受，」志良一面揩汗一面回答。

「開了車就不熱了，」家楨又說了一句，便等着賣票的走過來買好票子。再過片刻車子就震動起來，沿着那不很平坦的馬路走了。

汽車經過的地方在志良的眼裏都是陌生的：起初是街市，過後就進了鄉村。車子震動得很厲害，同時發出大的響聲，使得他不能夠和家楨談一句話。他便把眼睛掉去看外面。

明亮的陽光照耀着道路，一路上是紅的土塊，青的樹林，黃的田野，亮的河水。一切是明亮而新鮮。尤其是那茂盛的榕樹充分地展示了生命的豐富。志良覺得彷彿有一層陰影離開了他的身子，他是一刻比一刻地變得 younger 了。

到了一個地方，車子就停下來，客人全都下車到江邊去搭小火輪，他們應該走一段路。大家都爭着往前跑。志良跑到江邊，忍不住氣咻咻地對家楨說：「這地方真好，我倒有些羨慕你們。」家楨默默地笑了一下，兩個人便走下石級，跳上了船。船不久就開動了。

這新奇的環境給了志良以新奇的感覺。他和家楨立在艙面上，以輕快的心情看前方。江面很寬，一片白茫茫的水遮住了他的視線。遠處是岸，但那里一切是模糊的。他看不清楚什麼，所以他不知道

前面是個什麼樣的景象。他不覺開始幻想一些景象，但馬上一個人的面貌就浮現出來。他好像在寫一篇小說，剛描繪了背景，人物就在背景前面出現了。他的腦裏漸漸起了複雜的思想。他無意間掉過頭，看見家楨也在看江面。家楨的臉永遠是平靜的，使人不知道他心裏在想些什麼。「家楨，你和她在一起過得很快活嗎？」志良忍不住就這樣問了。

「他，你說誰？」家楨忽然回過頭來問，他似乎並沒有聽清楚志良的問話。

志良微微紅了臉，他先前的話是沒有留心說出來的，這時候又以爲家楨也許是故意這樣問他，所以有點受窘，但也照直說了：「我是說你和秋星。」

「還好，」家楨簡單地答了兩個字，過後又加了一句：「當然快活。」

志良看了家楨一眼，就不再作聲了。不久船靠了岸。他們兩個急急跳上岸去，一口氣跑到車站。車子正停在那里等候客人。他們最先跳上車去搶了兩個座位。

「你看，我們這裡的生活是充滿着鬭爭的，」家楨開玩笑似地說，於是笑了。

兩人談了幾句話。車子開動了。志良看見車子滾滾地前進着，知道他們是一刻一刻地逼近目的地了，他便想到快要和秋星見面的事情，他希望家楨多告訴他關於她的事，可是他又不覺得不便多發問。他問過幾句，然而家楨的回答都是很簡單的。家楨似乎在想別的事情。所以他也就不再開口，只是默默地在腦海中細描着她的印象。

車子到了一個大站停下來，一些客人下了車，接着就上來一批新的客人。家楨下車去買了一些點心，剛回到車上就聽見有人在下面喚他。他把點心分了些給志良，然後伸出頭去，一個穿着制服的中年人等着和他說話，那是這裏的站長。

「家楨，先前碰見秋星，知道你這班車回來。」站長用普通話說，接着他把臉挨近一點放低聲音嚴肅地問道：「你知道那邊的消息嗎？」

家楨點了點頭，沈靜地低聲答道：「我想不大要緊。」

站長小心地四面望了望，帶了點焦慮的樣子說：「民團的力量究竟單薄，倘使汪國剛真的在省城裏疏通好了，他就會反攻的。你們要當心一點。」

「我知道，」家楨簡短地答了一句，態度還安詳，他又微微點一下頭。站長還想說話，然而車又開動了。

這些話都被坐在旁邊的志良聽進去了。他知道汪國剛是這裏一個土匪的名字，三個月前那個人還佔據着他們現在正要去的那座古城，後來被民團趕走了。他不知道汪國剛如今在什麼地方。但從站長的話看來，情勢是有些嚴重的。他的心情突然緊張起來。他很替家楨擔心。可是他看見家楨的態度依舊很安詳，便又漸漸地鎮靜下去了。

車輪聲在炎熱的空氣裏單調地響起來。車子不停地在耀眼的紅土馬路上前進，接連地穿過幾

匹新開斷了的山，許多株茂盛的榕樹和龍眼樹飛似地往後面退去了。

一切是平靜，和諧，明亮。南國的風物以牠的迷人的魔力吸引了志良的全部的注意，給他注入了愉快的思想，使他忘卻了先前聽來的話。

於是汽車進了古城，在一陣喧鬧中到了站停了。志良跟着家楨走下車來，看見鐘上的短針正指在「四」字上四個團丁掂了槍在站上逡巡着。另外有兩三個穿制服的人俯着身子在檢查客人的大行李。

三

這天晚上已經夜深了，志良還不想睡，他一個人坐在桌子前而攤開日記簿，在那上面寫道：

「呵，我到底看見她了！當我寫這些字的時候我的心還在抖動。我一想到和她見面的時刻，我覺得我的心馬上就要爆裂了。是歡樂，是恐懼，是痛苦，我說不出當時的感覺。我覺得好像完全忘掉了自己，又好像只記着我自己一個人。」

「她並沒有什麼大改變，她完全和從前我們分別時一樣。那眼睛，那眉毛，那嘴，那整個純潔清朗的面貌。這一年來我常常在夢裏看見的，這兩月來我朝夕不能夠忘記的，今天終於真實地在我的眼前活動了。這會是夢麼？夢會是這麼美麗的麼？」

「我不知道應該從什麼地方寫起，似乎每一個字每一句話都要爭先出現在紙上。我不能夠冷靜地安排文字像我平日寫小說那樣了，因為這是在寫我自己……」

他寫到這裏，心跳得更厲害了，他不能夠再寫下去，這一天的經過在他的腦裏復現了出來。一陣激情襲擊了他，他順從般地放下筆，對着面前那盞黯淡的煤油燈，從頭回憶着他這天和她見面的經過——

他和家楨出了車站就到婦女協會去。那是在一個古舊的鐘樓上面，從那里望下去，這古城的唯一的馬路和那兩排比較繁盛的商店就豁然映入眼簾。她正靠着欄杆看望街景。他們走上樓，轉進了走廊，腳步聲送到她的耳裏，她便掉過身子來看他們。

她帶着愉快的微笑喚他的名字，向着他伸出了手。他連忙跑過去，把那隻溫軟的手握住了。他望望她的孩子般的天真的臉，望望她的被藍色方格子布短衫裹着的苗條的身子，他望望她的星一般明朗的眼睛，半晌說不出話來。倒是她先開口問了：「你這些年都好嗎？」……

他不由得滿足地微微笑了，似乎這屋子突然發亮起來，周圍的一切都沐浴在光明裏面。他不能自己地低聲自語道：「還是那麼清脆的聲音，還是那麼熟習。」他的聲音漸漸高起來：「她還關心我。這些年頭她並不會忘記我。」接着他就把這兩句寫在日記簿上，又加了一句：「聽見她的聲音，我就像受到一次祝福。」——

回憶之幕繼續拉開，他彷彿又站在她的面前了。他望着她，差不多要流出眼淚。他掙扎了許久纔說出一個「好」字。他覺得這幾年來不斷地壓迫着他的那寂寞開始飛走了。他慢慢地放鬆她的手，顫抖地問她：「你呢？」

她微笑着，像孩子般親切地答道：「我很好，我在這里過得很快活。」她把他端詳了片刻，又說道：「你瘦了一點。這些年你過得快活罷。我讀過你寫的那些文章，你寫得真美麗，但是……我們還是進去坐罷。」她望了望家楨，家楨笑着點了點頭。她便領着他們進了會客室。

他們穿過會客室，進了裏面的一間屋子。她告訴他這是值日的職員住的地方。她有時就在這里睡。他把屋子看了看：房間小，陳設很簡單，有一張牀，一張書桌，一隻櫃子，兩把椅子。她要他和家楨坐下，他在靠牀的椅子上坐了，家楨卻站着對她說：「星，我現在到工會去。等一會你陪志良先回家，好嗎？」於是對她笑了笑，又和他打個招呼，就大步走出房去……

「她和家楨感情很好，他們還是互相愛着，」他忽然忍不住打岔似地說了，聲音裏面充滿着羨慕，又帶了點憂鬱。但回憶中的景象卻把這羨慕和憂鬱馬上驅散了。——

她倒了一杯開水放在他面前，一面關切地問道：「這些年你就只寫文章嗎？」

他點了頭，眼睛依舊不離開她的臉。

「他們說你已成了有名的小說家，」她並不避開他的注視，安靜地走到牀邊，坐下去繼續說道。

「我想你的生活應該是很快活的。我和積本來沒有功夫讀小說，但因為是你寫的東西，所以也讀了不少。不知道爲什麼緣故我總覺得你很寂寞，你並不快活。我也和積談起過。他不滿意你的文章，他說那裏面缺少着什麼東西。」……

他想到這裏，忽然埋下頭去瘋狂似地在日記裏寫着：「她說我這幾年很寂寞，她說家積以爲我的文章裏缺少着什麼東西。她知道，她應該知道。我缺少熱情，缺少愛。我渡過海來找尋她，就希望在她那里尋到這個東西。然而她現在——」他遲疑一下纔寫完這最後的一句：「不能夠把牠給我了。」

他的臉上現了一陣痛苦的極變，就擲了筆，把雙手蒙着臉，他希望能夠暫時忘掉自己，然而那回憶又接着來追逼他了。——

「你們爲什麼這幾年不給我一個信？爲什麼我最近寫信給你們，你們也不回一個字？你們就忍心忘掉了我！」她的話使他記起了過去幾年間的生活，那似淡而實深的心的苦痛又來壓迫他，使他說了上面的話。話是平常的，但聲音裏卻帶了那麼強烈的怨憤的調子。

她驚訝地望着他，她還不大明白什麼東西在苦惱他的心。她思索了一下就同情地問道：「志良，你心裏有什麼事情？我想不到你會是這樣地苦惱。」

他把嘴一動，打算馬上回答她，但忽然又改變了心思，就很勉強地對她笑了笑，搖着頭說：「沒有什麼。我很好。……」

他的思想從回憶裏跑了出來，回到日記上面，他放下蒙臉的手拿起筆接着先前中斷的地方寫了下去：「我沒有告訴她，我沒有對她說真話。我對她說我很好。她不會知道的。我爲什麼不對她說真話呢？我爲什麼不讓她知道我心裏所想的一切呢？我太懦弱了。」他絕望地擱下筆，又沈落在回憶的漩渦裏去了。

她知道他沒有對他說真話，但也不再追問，便換過話題說：「我這些年也有好幾次想給你寫信。可是事情很忙，又不知道你的生活怎樣。我又怕會給你招來麻煩。我們的環境既然不同，通些信函也沒有什麼好處。你的新朋友一定很多，你的生活也一定——」她的話還沒有說完，就聽見外面有個女人的聲音在喚：「秋星。」她連忙站起來對他匆匆說了一句：「你等一下，我馬上回來。」就走了出去，剩下他一個人在房裏。

他聽見她在外面和人說話，他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那聲音離他很近，他卻覺得和他隔得很遠。好像有什麼東西隔在他們中間，他第一次有了這樣的感覺，他覺得他開始發現了一件新的事情，然而這發現卻使他變得更加憂鬱了……

他又回到日記上面去，在那里寫道：「我們中間似乎隔了一堵牆，這是無形的，我摸不着牠，但我怕我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地互相了解了。」

他感到一陣痛苦，不能夠再寫下去，便闔了日記簿，讓回憶之幕再拉開來。

過了一會她拿了一束紙件進來，後面跟着一個很年青的女學生，她並不給他介紹，只顧把那紙件放進書桌抽屜裏去，另外取出一束紙件交給了女學生，女學生和她說了兩句話就出去了。她把書桌上的東西稍微整理一下，然後對他說：「我們現在可以走了。」

「到你家去嗎？」他無心地問，便拿了她的皮包挾在左腋下。

「嗯，」她點一下頭就伴着他走出去。客廳裏有幾個女子在談話，看見他們便笑打了個招呼。

他們下了樓，沿着馬路走去。街上行人不少。商店門口顧客進出不絕。人力車上坐着大肚皮的商人，被壯年的車夫慢慢地迎面拖過來，經過鐘樓下面的大門往後面去了。幾個豔裝女子撑着花布傘，有說有笑地走在前面。他們過了一條街，在十字路口看見了警察和團丁。但市面上依舊充滿着平靜的景象。

「我萬想不到你會到這里來，」她忽然愉快地說。「你初到這里，也許會覺得不慣，久了你就會愛起這地方來。可惜你不能够久住。」這時候他們走過了第二條街，就轉進了一條僻靜的巷子。是石板鋪的路，但已經破碎不平了。

「我還歡喜這地方，我也許可以多住幾天，」他聽見她的話，覺得很高興就快活地說了。他還想說別的更重要的話，但看見她正掉頭來看他，一陣激動阻止了他的話語。

「你什麼時候回上海去？」她問道。

「不一定，現在還有點事情。」他急急地答道。

「什麼事？我可以知道嗎？」她帶笑地追問。

「我回頭慢慢和你談罷。」他有些慌張，連忙用這句話關住了門。

她用責備的眼光看他一下，依舊帶笑地說道：「你還是那種脾氣，說話總是半吞半吐的。」

他也勉強笑了，忍不住吐出了一句話：「你也和從前一樣，還是那麼可愛。」

她溫和地笑了，態度還是很平靜的。他的心卻猛烈地抖動起來。

街上是那麼靜，他們走的全是僻街，再過兩條巷子就到了她的家。她在那油漆剝落的門上拍了幾下，裏面起了一個女孩的聲音。她和那女孩隔着門說了兩句話，門便開了。她陪着他走了進去。穿過一個大天井進了她的房間。

房裏是一些舊式的家具，高大的架子牀，寬大的書桌，笨重的靠背椅……這些襯着方塊磚砌的地和陰暗的光線愈顯得這房間陰鬱可怕。這景象是他沒有料想到的。

「秋星，你怎麼能夠住在這裏？」他感到失望，就痛苦地叫起來。

「爲什麼不能呢？我們搬到這裏已經有一年多了。」她驚訝地望着他，似乎不明白他的意思，過後就平靜地回答了。

「這地方我要是住上一個月恐怕就要發狂，」他把皮包放在桌上，帶着苦澀的微笑說。

「我也想你會住不慣，上海沒有這種房子，」她說。「房間的確陰暗一點，院子裏那顆大樹把陽光全遮了。不過我們一天很少在家。其實這裏也有一種好處，天剛剛亮的時候，吹起一點風，不知有多少雀子聚在樹上叫，也很好聽。我們常常就在那時候起來。」

「你們常常是這樣忙碌的嗎？」他打岔地問。

「忙的時候多，而且常常只有一個人回來睡覺。楨有時就住在工會或學校裏，我有時也睡在婦女協會。今晚上楨回來睡，我還要到婦女協會去。」她說這些話時，態度很安詳，好像她對這生活很滿意。

他呆呆地望着她，似乎沒有聽懂她的話，其實她是懂了的，但對她這人他覺得更不瞭解了。這念頭很使他苦惱，他不能自主地固執地說：「秋星，你爲什麼要留在這裏？你看，這陰暗的房間，這些陳舊的家具，那些繁忙的工作，這一切只有折磨你，使你一天天變老的……」心的激動使他變得口吃起來，他一時接不下去，就在書桌前面的椅子上坐下來。

她微微地笑了，她偵察似地望着他的激動的臉，溫和地說：「志良，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你不要把我看作你小說裏的女主人公那樣。她們是那麼溫柔，那麼多情，那麼嬌嫩，你寫得真美麗。你看我這里還有你的幾本小說。」她說着就去在書桌上取了一本書，指給他看，隨手翻了兩下，望着書頁似嘲笑似讚嘆地加了一句：「只有她們才配住在上海，過你小說裏面描寫的那種生活。」她像記起了什

麼事情，不等他答話，就馬上換過語調說：「你隨便坐坐，我到後面弄飯去。」

「我去給你幫忙，」他站起來說，要跟她去。他忘了回答她前面的話。那樣的話他也很難回答。

「不要你來打岔，」她連忙阻止道。「你好好地屋裏坐坐罷，楨不久就會回來的。」

他聽從她的話，讓她帶着愉快的笑容進了後面去。房間裏雖然仍舊陰暗，但似乎連屋角也被她這笑容照亮了。他埋着頭滿屋子踱來踱去。

不久家楨就回來了，面容雖然平靜，雙眉卻微微皺着。他看見家楨的臉忽然想起了在車站上聽見的話，便問道：「有什麼消息嗎？」

「雖然有些謠言，現在還不要緊，」家楨平靜地回答，過後又放低聲音自語似地說：「不過我以為你還是早些走好。」

「你們呢？」他驚愕地問。他覺得房裏又開始陰暗了。

「我們是不要緊的，你是客人，犯不着冒險，」家楨懇切地答道，但並沒有一點激動。

他卻很激動，一時答不出話，遲疑了半晌纔裝出淡漠的樣子說：「我剛剛來還想住幾天，多看看你們的生活。」

他看見家楨不答話，卻在桌上取了一本書來隨意地翻看，心裏忽然起了幾個念頭，過了一會忍不住問道：「家楨，我在這裏住不會妨害你們的工作嗎？」

家楨起初一呆，過後就笑起來：「你這是什麼話？你高興住隨你住多久，不過我們擔心你的——」這時候窗外起了皮鞋聲，秋星端了菜進來，家楨馬上住了口把方桌收拾好。他也來幫忙。等菜都端進來了時，家楨燃了煤油燈，他們便坐下來喫飯……

他想到這里，忽然把眼睛埋下去，又把日記簿打開，拿起筆急急寫道：「我們三個在一起喫飯，就像從前那樣。我們談了一些從前的事情。那許多事情他們完全沒有忘記。我好像又回到從前那種生活裏去了。但是不知道怎樣我總覺得我和他們不同。我沒有一個時候不偷偷地看她，她的面貌完全沒有改變。我自己變了。是的，我知道是我自己變了……」

他不能夠再寫下去，這「變了」兩個字苦惱着他。他絕望地放下筆，他並不要再往下想，但回憶之幕卻自己在他眼前拉開了。

喫過飯他們隨便談了一些話，她就到婦女協會去。他和家楨留在家裏。似乎先前的話談得太多了，這時候兩個人坐在方桌的對面兩方，中間隔着一盞煤油盞，大家望着燈光說不出話。他的心似乎跟着她到婦女協會去了。他禁不住要替她擔心。

家楨忽然站起來說要睡了。他並不想睡。家楨卻去收拾牀鋪。在這之間外面起了捶門的聲音。家楨馬上走出房去。他聽見家楨開了大門，低聲和人在談話。不久家楨走回房裏來。他瞥見外面階上有一個穿學生服的年青人在等着。

「我有點事情，現在要出去，今晚不回来了。只得讓你一個人在這里睡。」家楨抱歉地匆忙說。

「有什麼不好的消息嗎？」他驚恐地低聲問。

家楨搖搖頭說：「不是那事情。你放心，現在還不要緊。」接着又向他囑咐了幾句話，就跨出高的門限，和階上站的那年青人一道走出去了。他跟着去把大門關好，還上了門門……

他噓了一口氣，像經過長途旅行歇腳後感到疲倦似的。他站起來在房裏無聊地走了幾步。他忽然想起一些事情，便又走回書桌前面坐下去，抓起筆，像有什麼東西要從他的胸膛裏湧出來似的，他用戰抖的手急急在日記簿上寫道：「我容易纔把她找到，我不能夠讓她再失去了。我無論如何不能夠失掉她。我不能離開她，我不能夠一個人走。我要設法使她離開這里。我不能夠讓她在這里過危險的生活……我決不能夠再回到那孤寂的生活裏去……」

他力竭似地擲了筆，額上冒着汗，心在沈重地跳。他下了一個決心闔起日記簿，把手掌壓在那上面。

滅蚊香的氣味在房間裏慢慢地散布。夜很靜，只有窗外石階下蟋蟀叫得更響亮了。

四

早晨天剛亮，志良就被窗外龍眼樹上的麻雀聲驚醒了。他在牀上迷糊地再睡了一會，忽然記起

了她昨天說過要他早晨到婦女協會去，就連忙起身，梳洗過後，在七點半鐘的光景他便趕到了鐘樓。早晨的空氣很新鮮。鐘樓上硃紅色牆壁抹了一大塊金黃的陽光。她站在廊上倚着欄杆在和人說話，看見他來便驚喜地對他笑了笑。他靜靜地靠在欄杆上，埋頭去看下面的街景。過一會她把話談完了就招呼他進房裏去。

「昨天晚上睡得還好罷？一個人不寂寞嗎？」一進屋她就含笑地問道。「我想不到你會來得這樣早。」

他聽她這語氣，明白她已經知道家楨昨晚不在家裏睡，他想他們昨晚上一定有什麼重要的事情，或者開過什麼會議。他很想知道這個，他很想問她，但他又明白她不會告訴他。他們說了幾句別的話。他終於忍不住問道：「秋星，昨天晚上你們有什麼事情告訴我，免得我替你們擔心。」

她把細眉微微一皺，遲疑一下，過後就笑了，她搖搖頭，平靜地說：「沒有什麼。楨有他自己的事。」她不願意他再問馬上接着說：「現在這裡沒有事情，我們到公園裏去走走也好。」她就這樣輕易地換過了話題。

他明白她的意思也就不再追問了。兩個人走下樓，往裏邊那條微微傾斜的土路走去。

早晨路上還沒有塵土飛揚。曉風差不多使人不知道地在他們的臉邊掠過。他覺得連內臟也被洗滌乾淨了。陽光輕輕地撫着他的臉，使他看見每件東西都比在平日明亮。

公園就在眼前，地方很大，卻現着荒蕪的樣子。有幾條曲折的小徑，交叉地伸到裏面去。路旁零亂地長了不少的龍眼樹，一串串的淡黃色果子垂在綠葉叢生的枝上。草長得很高，成了綠油油的一片。在小丘上面立着一個新修的亭子，紅色油漆的圓柱和欄杆，鮮明地在綠樹叢中映出來。沒有門，沒有籬笆。公園前面有一塊紀念碑，過了這碑他們就進了公園。

周圍很靜寂，偶爾有一兩個赤腳戴斗笠的女人挑了擔子從後面來，走過那貫穿公園的土路往鐘樓那邊去了。

「你想不到我們這里也有這麼安靜的地方罷，」他們走在小徑裏，在前面走着，她忽然回過頭來對他說，她有意義地笑了笑。

「安靜的地方到處都有的。」他漫然應了一句，他禁不住埋頭去望她的細腰。

「你還回上海嗎？」她又問道，這次卻沒有回頭。

「嗯，」他含糊地應着，心裏很激動。

「你在這里住幾天？」

他感到一種絕望，遲疑了一下，纔答道：「沒有一定。」

「你在上海住得舒服嗎？」

他想：你爲什麼老是問我這種話？他這次不回答了，卻反問她：「你就不想回上海嗎？」

「我也許永遠不回去了，」她毫不遲疑地回答。這時她走上了一個斜坡，在半途就停住了路旁。有幾株龍眼樹，好些樹枝載着剛熟的龍眼低垂下來。她伸手去折了兩枝，一面叫他也折。他也折了幾枝，兩個人捧着往亭子那邊走去。

他們進了亭子。兩個人對面在欄杆上坐了。樹枝堆放在他們的中間。每人拿了一枝在手裏，摘下果子來喫，摘一顆，剝一顆。摘完一枝就把枝子拋到下面去。

「志良，你看我過得快活不快活？」她忽然仰起頭望着他微笑，口裏還含着一顆龍眼核。

「嗯，我現在才相信了，」他忘了別的事情，高興地答道。

「比從前怎樣？比從前更快活嗎？」

「嗯，」他含糊地應着，但馬上就覺得寂寞起來。他忍不住喚了一聲：「秋星。」

「嗯，」她一面應道，一面低頭在剝龍眼。

「你說你永遠不回上海去，爲什麼呢？」

「我們誰知道以後的事情！我不過隨便說說罷了。」她忽然把手望東邊一指：「你看那邊！」

「那邊？」他連忙掉頭向東邊看。遠遠地現出來一座山，山頂在陽光照耀下變成了紫色。他問道：

「你說那匹山嗎？」

「那邊離城不過幾十里路，本來可以去玩的。但是現在汪國剛紮在那邊，」她平靜地說。

「汪國剛？他就在那邊？」他驚恐地叫起來。「我昨天還聽說他要攻打這裏，你不知道？」

「輕點，」她做個手勢來鎮靜他。然後淡漠地說：「這消息我們常常聽見的，這是第五次了。反正地方很近，他隨時都會來的。」

「倘使他這次真的來攻打呢？況且聽說他在省城已經有了接洽，」他焦急地問道。

「民團還可以和他打一仗。要是他再打敗仗，這次就可以把他澈底解決了，」她故意做出樂觀的樣子說。

「萬一他得了勝攻進城來你們怎麼辦呢？」他固執地追問，他的焦慮不住地增加着。

「那麼一切都完了。土匪就從這道城門進來。要是在夜裏我們更不容易逃避。所以我說我也許永遠不回上海了。汪國剛這人是很殘酷的，我有一個朋友被他砍了頭。」她說這些話時，聲音臉色都沒有改變，好像在敘述一件故事。最後她加了一句：「所以我希望你早些走。」只有這句話是帶了關切的調子說出來的。

他的心馬上緊張起來，臉上起了一陣苦痛的拘攣。唯其他看見她帶着毫不在意的樣子，他更替她擔心。

「秋星，你和我一道回上海去罷，」他嚴肅地懇求她。

她驚愕地看他，不明白他的意思。

「秋星，你無論如何不能夠再在這個地方住下去。我不能夠讓你在這裏犧牲。在上海你可以寫文章，可以做別的事情，你也可以過得很快活。我要盡力使你快活。我不能夠讓你冒這種危險，這是不值得的。你馬上離開這裏罷。」他彷彿看見別人就從他的眼前把她搶走了，擲進無底的深淵裏去。熱情鼓舞着他，他把他過去的寂寞，他的愛都放在聲音裏面。話像流水似地從口裏瀉了出來。

這些話都進了她的耳朵，很使她感動，她不願意多分辯，就感激地對他笑了笑，溫和地說：「我明白你的心。但是我不能夠離開這裏。」她站起來把欄杆上堆着的殘餘的龍眼枝拋開，坐得靠他更近一點，伸手去握着她的一隻手，輕輕地加了一句：「我也不願意離開這裏。」

「是爲了家楨的關係嗎？」他的臉忽然陰沈起來，他的心微微發痛，他極力抑制着自己，發出溫和的聲音問道。

她微微地搖頭。坦白地直視着他的眼睛，慢慢地說：「不一定是爲了他。我固然愛他。但我也愛工作。」

他的眼睛又漸漸在發亮了，一線希望從陰雲中透露出來，他便鼓起勇氣說：「在上海不是也有工作嗎？別的地方也有的。何必一定要在這裏？」

「但是你不看見我已經在這裏過得很好嗎？」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他絕望地帶了憤激地說。

「志良，你爲什麼要這樣地關心我？這里不是有無數的人嗎？爲什麼你只關心到我一個？」她憐惜地望着他，過了片刻便溫和地問道。

「因爲——」他說了兩個字忽然停住了，他擡頭望了望她，苦笑一下，站起來，嘆了一口氣。

「志良」她低聲喚道，他應一聲，掉過頭來看她一眼，又連忙把頭轉開了。她說：「你心裏有什麼事情你爲什麼不告訴我？我知道。」

「你就知道我愛你嗎？」他迸出了這一句話，臉通紅着，心裏很激動，他站在她面前，睜大兩隻眼睛凝視着她。他完全沒有想到他這話會有什麼樣的效果。他伸手去握她的手，他坐下來，靠着她的身子。

她微笑了，她的臉色很平靜，她用愛憐的眼光回答他的注視，她讓他握着她的手，過了半晌纔說：「我知道的，但這又有什麼用處？我們已經過了那種時期了。現在我們並不能夠專靠着愛情生活下去。我們還是談點別的事情罷。」她把手從他的緊握中慢慢地取了出來。

「但是我，我以後怎麼能夠生活呢？那寂寞，那沙漠上似的寂寞，那長期的等待……這一切你是會知道的。」他失了控制自己的力量，他帶着絕望和恐懼地說。

「我知道又有什麼用處？我們兩個已經不是該在一個環境裏面生活的人了。」她斜着頭看他，於是站起來，像責備又像嘆息地說；她順手拾起了一根龍眼枝，拿在手裏玩弄，身子倚着圓柱，又掉頭

看他，勸慰地說道：「你已經那樣地過了幾年了，你以後也會忘記的，而且你會成爲一個偉大的文學家……」

他聽了這話，猛然跳了起來，走到她面前，抓住她的手，苦痛地說：「你現在還不能夠饒恕我？你還忍心控苦我？我知道你還恨我。」

她微笑地搖搖頭，用憐惜的聲音說：「我恨你？沒有的事。你爲什麼會想到饒恕上面來？你知道我和楨都關心你。不過……」她住了嘴，不再說下去了。

這個「楨」字使他苦惱，接着又是「不過」兩字，他知道現在再說什麼話也沒有用處，他的勇氣失掉了。他無可如何地鬆了手，轉過身子，默默地在階上踱着。

「志良，」她喚道，他不自主地應了一聲，就站住了，掉轉身子來看她。

「忘了這一切罷，想着這些也只會使你苦惱。你爲什麼不像從前那樣地和我談話呢？你看我並沒有改變，」她懇切地說。

「是的，我明白你的意思，」他帶了悔恨地低聲說，他覺得自己的眼睛有些模糊了，他不敢再凝視她的臉，就微微把眼睛掉開去看遠處，在他的眼前遠遠地橫着那匹山。但他看見的卻依舊是她的臉。「我變了，你們沒有改變，我完全改變了。」他漸漸把聲音提高起來，因爲另外一個思想又來折磨他：「但是你不覺得你這犧牲不也是徒然的嗎？那匹山，那汪國剛，那陰暗的房間，那繁忙的工作……」

這些有什麼好處？你不過白白毀了你自己，將來沒有一個人會記念你，也沒有一個人會得到你的好處……」

「然而我自己是滿足了，我並不希望人家記念我。」她平靜地打斷了他的話，就把手裏的龍眼枝擲到下面去，慢慢走到他的身邊，挽住他的一隻膀子，說：「志良，我們不要說這種話了。」就拉了他沿着石階走了幾步，轉了兩個彎，她站住了，鬆了手指點給他看下面的景象，一面說：「那些街市，那些房屋，那些人，對於你也許是陌生的，然而我是太熟習了。我很愛他們，這種感情我形容不出來。爲我們自己我從來沒有想到什麼危險。」她的聲音異常柔和，裏面帶了感情而顫動着。「前一次汪國剛在這城裏，我們也在汪國剛這人是殘酷嗜殺的，我們看見他坐了轎子到武廟去拜關帝，他的衛兵手裏都拿着大砍刀……」

「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她的敘述雖然很平靜，但卻給他增加了恐怖，他的焦慮繼續折磨着他，他忍不住打岔地說：「倘使他真的在省城裏有了接洽，民團一定會失敗，那時你們的處境的確是很危險的。」他再固執地祈求地附加道：「秋星，你答應跟我到上海去罷，我們勸家楨也去，我不能夠讓你們留在這危險的地方。」

她感動地望着他，她的柔和的眼光愛撫着他的臉，她微笑了，眼淚開始在她的眼睛裏閃耀起來，她把身子偎着他溫柔地說：「你的好意我很明白。我感激你。但是我想留在這裏也不見得就有危險。」

而且這里的人又不只我們兩個，比這更危險的情形我們也經過來的。你就忘了從前嗎？」她這時候忽然瞥見下邊有兩個人正往這上面走來，她知道是家楨和一個朋友，就高興地說：「我們下去罷，你看楨來找我們了，還有一個老朋友，也是你高興見的。」

「嗯，」他含糊地應了一聲，卻癡呆似地站住不動。她看見這情形就挽住他的膀子，走下石階，沿着寬闊的斜坡走下去迎接他們。

他們還不會走下山坡，在半路上就和上來的人遇着了。

和家楨同來的是一個紫色而膛的中年男子，名叫維德，從前和志良在一起工作的。這個人這幾年裏也沒有什麼改變，不過寬額上添了兩道皺紋，闊嘴上多了幾根短髭。他看見志良就伸出手張開闊嘴問：「我們等了你好幾年，你爲什麼早不來遲不來，偏偏在這個時候來？」

這樣的話叫志良有些發楞了，他不知道應該怎樣回答，就握着維德的大手帶笑地和維德問答了幾句。這時候家楨就走到秋星的旁邊，嚴肅地在她的耳邊說了兩句話，她微微點着頭。這情形並沒有被另外的兩人看見。

「志良，你和他們在這里多玩一下，我有點事先走了，」秋星看了看志良，匆匆說了上面的話，就放快脚步走下了山坡，往小徑裏急急去了。

志良一面在和維德談話，卻又禁不住偷偷望着她的苗條的背影。

五

第二天傍晚在家植的家裏晚飯擺上了桌子，他們在等候維德，維德本來說過在六點鐘光景來的，這時已經是六點三刻了，卻還沒有維德的消息。家植知道維德平日最能守時刻，疑心出了什麼事情，有些焦急起來，就主張不再等候他。

他們坐下去，還沒有喫完一碗飯，外面忽然起了響亮的撞門聲。

「奇怪，又好像不是維德，」家植驚愕地說，就站起，走去開門。

門開了，一個年青的學生走了進來，他跑得氣咻咻的，帶着一張驚惶的臉。他跟着家植走到石階上，站在桌子面前又看了看秋星和志良，然後用本地話對家植說：「維德叫你們到學校裏去，今晚在那裏開緊急會議。」

「又有什麼消息？」秋星用本地話問道。

「是的情形很不好，你們到了那里就知道，」學生嚴肅地回答着，過後給志良打個招呼，用不很純熟的普通話問道：「這位就是志良先生嗎？」

志良的帶了點驚惶表情的臉上勉強做了一個笑容，他應了一聲，就客氣地請那學生在旁邊那把空椅子上坐。

「我不坐了，還要到別處去。」學生推辭說，走下了石階，家楨也不挽留，把他送出去，關了門回來。三個人都不說話，匆忙地喫了飯，秋星把碗筷搬進後面去了。家楨一面收拾桌子，一面告訴志良，他和秋星馬上要到外面去，晚上不一定回到家裏來睡。志良剛要答話，秋星就出來了。她馬上對志良說：「你明天就走，好不好？」

「爲什麼這樣快？」志良看見她的嚴重而關切的表情，更增加了他剛才起的那疑懼。他知道他所擔心的事情逼近了，他有些恐怖，他也想離開這地方。但看見她和別的人卻安靜地留在這裏，他又感到留戀了。而且看見她安靜地站在他的面前，他甚至不相信會有什麼事情發生。如今聽她說起明天就走的話，他又不覺痛惜地叫了。

「事情是很嚴重的，我和秋星都不願意你在這裏犯危險。」家楨用低沈的聲音說，他的臉上稍微帶了點緊張的表情。

「但是你們呢？」志良關心地接口問道，他完全失了主見。

「我們是不要緊的。」秋星在旁邊柔聲插嘴說，「只要你能夠安全地離開就好了。」

志良苦痛地望着秋星的臉，他想找一個決定的回答，然而思想很亂，他便把頭略略埋下去。

「秋星，我們走罷，讓志良在家裏休息休息。」家楨看見這情形，就催促秋星道。

「不，我也去。」志良聽見這話，馬上擡起頭，着急地對他們說：「我可以跟你們去嗎？這裏太冷靜，

太寂寞……」他的激動阻止他再說下去。

「好，我們就一起去。」家楨稍微遲疑一下就答道。秋星用同情的眼光看了志良一眼，然後去後面喚了一個女孩子出來關大門。

兩扇油漆脫落的木門關上了，這三個年青人踏進了街心。於是石板路上就單調地起了六隻皮鞋的響聲。

天還沒有全黑，夜晚是很清朗的。沒有別的行人。街道清靜得可怕。風時時吹動樹葉，發出來低微的聲音。蟋蟀在長了青草的石板縫隙裏淒涼地叫着，遠遠地有幾隻狗在狂吠。秋星走在中間，家楨志良兩人和她挨得很近。他們走過了一條街，忽然從旁邊巷子裏跑出一條黑狗，跟在他們後面狂叫。他們便散開來。秋星走在最前面，志良跟着她，家楨在後面趕狗，狗退了幾步，在一個空院子門口站住不動了，繼續地叫了幾聲，四近還有狗響應地叫着。等他們去得漸遠時狗又瘋狂地追了上去，撲過去咬，這時候，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又跑來了兩條狗；三條狗都跟在他們後面狂叫。他們有時也站住脚步掉過身子來，狗就遠遠地望着他們不前進了，等他們再轉身往前走時牠們便又追上去咬。

家楨和志良看見把狗趕不開也就不理了，讓那三條狗在後面咬。牠們的狂叫聲在這靜夜裏給人帶來了恐怖的感覺。尤其是志良，他的心跳得很厲害，他感到一種從來沒有過的緊張的心情，彷彿前面就有一個可怖的結局在等候他。

「爲什麼今晚狗叫得特別厲害？」志良爲了要打破那使他的恐懼增加的沈默，終於忍不住這樣地問了。

「其實平常晚上也有狗叫，不過今晚特別使人聽見不舒服罷了。」這許久不說話的秋星接口答道。

家楨先前曾用本地話低聲和秋星談過幾句，這時候，就對志良說：「你在上海自然不會聽見狗叫，在這裡我們天都聽得見。」

不久他們轉進了正街，好像進了另一個世界。狗早已跑開了，圍繞着他們的是許多忙碌的人。街上有些擗槍的團丁往來逡巡着。商店裏燃着明亮的電燈。黃包車上坐着豔裝的青年妓女。一羣人匆匆走過來，另一羣人匆匆地走過去。市面似乎是很平靜的。

忽然在後面起了軍號聲。街中漸漸地空出了一條路。每家商店裏的人全都擠到了門口。一切的活動好像全都停止了。於是一隊全武裝的團丁，約有一百名的光景，排着隊齊整地從後面走來，經過這裡往前面去了。

「就只有這一點？」志良恐怖地問家楨道。

「比這還多得多，已經開了好些去了。不過汪國剛的人也不少，」家楨莊重地低聲回答。

「那麼情形真的很嚴重了？」志良耽心地低聲問。

「見了維德就會知道的。」家楨用沈重的聲音回答。

他們到了學校，兩扇黑漆的大門已經關上了。家楨用力在門上擂了幾下，裏面有人問「是家楨嗎？」他答應了。於是門開了半扇，放了他們三個進去，馬上又重閉了。

開門的是個教員模樣的青年男子。他低聲對家楨說：「人來齊了，就等你們。」他又和志良打了個招呼，就引他們走過傳達室，沿着石階進裏面去。

這學校是由一座廟宇改造的。兩邊的房屋是課堂和宿舍。正面是大禮堂。兩邊黑暗着，禮堂上燃着明亮的煤油燈，維德用他的粗壯的聲音在那里和學生們演講。斷續的字句進了志良的耳朵，使他的心情更是緊張了。

「明天停課，學生除回家的外，都散布到鄉下去，三年級的學生已經走了，」那個青年男子用本地話對家楨說。「學生在開會，所以維德現在來激勵他們。」

家楨略略點點頭。這是他們前夜商定了的計畫：情形危急的時候就派學生到鄉下去工作。他知道現在已經到了嚴重的時期。維德的演說就像一個人的最後的掙扎似地在靜夜中抖動。他沒有一點懼怕，他的心情卻陡然嚴肅起來。

黑暗中起了脚步声，一個女子迎面走來，低低喚了一聲：「秋星，」就走過來握了秋星的手，親密地挽着她往前面先走了，進了最前面的一個房間，那裏面一張方桌上放着一盞煤油燈，燈光十分暗

淡圍着方桌坐了六七個人，每個人的臉都是陰沈的，嚴肅的。他們在低聲談話，看見有人進來就閉了嘴，喫驚地向門邊看。秋星和他們打了個招呼。

家楨一面走着，一面和那個青年男子低聲商量事情。他們快走到那門口，青年男子就去把隔壁房間的門打開，進去在桌上摸着火柴來燃了燈，這也是一間教員宿舍，裏面擺了兩張牀鋪。

家楨把志良請進了這屋子，對他說：「我們要商量一點事情，你坐在這里等我們罷。」說完就伴着青年男子走了。

志良一個人留在這陰暗的屋子裏，外面也是一片黑暗。隔壁房間裏起了唧唧的聲音，像是幾個人輪流在談話，他注意地傾聽，但也只零碎地聽到幾個字，不能夠連貫起來。而且維德的粗壯的聲音有時候會威壓地飛下來，把隔壁的低語壓倒了。

於是隔壁一個女性的聲音抓住了他的全部的注意。那是秋星的聲音，雖然很低，但他也能夠分辨出來，不過他不能夠明瞭那意義罷了。她談了許多話，似乎那些人都靜靜地聽着，讓她一個人發表意見。因為他覺得在這時候比較先前更要寧靜些。

過後家楨又在說話，這聲音也是他所熟習的，家楨說話不多，接着還有兩個人說話，以後就似乎起了一點爭論，但不久又平靜下去了。秋星的聲音再響起來，他更注意地聽着，依舊聽不清楚她在說些什麼。

志良這些時候心裏就非常焦急，他急想聽懂他們的話，知道那裏面含着重大的意義。那些聲音斷續地送進他的耳裏，但他卻沒法捉住那整句的意義。在隔壁那些人帶着緊張的心情和休戚相關的態度談論着目前的重要問題，他猜想，也許是怎樣爲了別人爲了理想去犧牲他們的生命，他知道那些人到了犧牲自己的時節沒有一個會是弱者，而且沒有一個會替自己打算。這思想很使他感動。他起了一種異樣的感覺，這是他這幾年來所沒有感到過的。他開始覺得他有些羨慕他們了。這時候外面是一片黑暗，房間裏祇有一盞倒明不暗的燈，蚊蟲帶着單調的令人煩厭的叫聲在他周圍飛來飛去。他一個人冷清清地坐在桌子前面，腦子裏裝着驚懼和憂鬱的思想，等着時間遲慢地過去。在隔壁卻充滿着暖熱和生命，那些人集在一起，準備去犯危險，如同去赴盛筵。這是一個何等明顯的對照。在羨慕中他又感到一種隱約的慚愧。這羨慕和慚愧合在一起更增加了他心裏的煩躁。他差不多不能夠靜靜地聽下去了。

忽然外面起了一陣響動，接着有許多人說話和走路的声音。他起初有點吃驚，但馬上就明白了：大禮堂的講演完結，學生們正散下來。

學生們三五成羣，接連地走過他這房間的窗下，激動地談論着目前的情形，他們講的都是本地話，他不懂得那意義。他又聽見維德在大聲喚着一個學生的名字，那人答應了，似乎有三四個人去圍着維德講話。後來維德一個人走進了隔壁的房間。

隔壁的討論似乎快完畢了，發言的人也沒有先前那樣地起勁，但維德的加入又像添了一點活氣。維德和幾個人交換了一些意見。於是屋裏落進了暫時的靜寂，房門開了，又關上。兩個人走出來，經過這窗下往外面去了。志良又聽見房門打開，再有三個人出來往外面走去。

他似乎看見了一線光亮，他想，秋星家棧幾個人馬上就會到他這邊來的。他盼望着，等待着。過了一會，他們沒有出來，隔壁又起了談話的聲音，是一個女子在說話，他知道這是若，就是先前迎接秋星的那個年青女子，這天上午他在秋星那里見過她一次，秋星對他讚美過她的勇敢。接着秋星的聲音也聽見了。維德的聲音比較粗壯，而家棧的聲音永遠是低沈。他聽着這些，依舊不懂得意義，心裏愈加煩躁，蚊蟲又不停地來叮他，他坐不住就站起來，輕輕地在屋子裏踱來踱去。

隔壁的門終於再開了，五個人一起出來，走過他這房間，並不停留就逕自往外面走去，好像把他這人完全忘記了似的。但不久秋星一個人走了回來，推開門進了房裏。

「等久了罷，」秋星一進屋就柔聲地這樣說。

「不要緊，」他看見秋星的笑容，就忘卻了先前的煩躁的等待，高興地答道。「你們的事情商量好了嗎？」

「嗯，」她點點頭，想說什麼話又止住了。

「情形不十分嚴重罷，有什麼消息嗎？」他看她這樣子，馬上就記起了這兩天的見聞，驚懼和憂

鬱又抓住了他，他禁不住關心地問道。

「謠言很多，不過也許不會有什麼事情，」她把身子斜靠在桌子上，眼睛望着燈光，有意無意地答道。過後她沈吟一下，又把眼光掉去看志良的臉，志良這時站在靠背椅後面，兩隻手腕壓着椅背，臉上帶着疑慮的表情看她。她喚了一聲：「志良，」又用更柔和的聲音說：「你答應我明天走，好嗎？」

「爲什麼？」

「我們很耽心你的安全。」

「那麼你們呢？你們就不怕嗎？」他帶了十分關切的樣子望着她。

「我們——」她遲疑一下，但被他的眼光追逼急了，就直說出來：「我們在這里工作，這結果是我們應該得的。我們沒有抱怨，我們不能走……而且我們也願意等着來經歷那一切。」她的眼睛發了光，她的臉剛纔還被一種關心的表情塗上一點陰暗的顏色，但等她說到最後一句，就似乎眉飛色舞地微笑了。

她的話使他感到一陣深的苦痛，他的臉上淡淡地起了一下痙攣，卻不會被她看見。他一方面因關心她的安全而恐懼（唯其她自己不關心，他更覺得那是重要的了）；一方面他又因了她在她和他或他們中間劃出一個顯明界限而感到孤寂和絕望。他甚至有點疑心她會輕視他。他就掙扎似地說：「那麼你以爲我就是一個完全自私自利的人嗎？你們都在這里犯危險，我就忍心一個人走？」他

掙紅着一張臉，牢牢地望着她，好像害怕一把眼睛掉開就會失掉她似的。

「誰說你是個自私自利的人？」家楨的聲音接着響起來。他已經推開門進來了。志良驚訝地抬頭看他。他誠懇地望着志良繼續說：「志良，你和我們不同，你是一個客人，你安全地來這里，你得安全地回去。你留在這里有什麼好處呢？」

「那麼我不可以給你們幫忙？」他忽然抓到了一個希望，便激動地這樣說了。

「現在太遲了，」秋星帶了個苦笑說，「我們很早就望着你來的，可是不希望在這樣的時候。」遠遠地斷續地響着軍號的聲音，在靜夜的空氣裏淒涼地顫動着。

「星，你陪志良回家去罷，」家楨猛省地對秋星說，「時間不早了。我今晚在工會裏睡。」

「好，志良，我們走罷，我們回家去細談，」秋星接着對志良說。

「志良就搭明天上午的車走，」家楨陰沉着臉，固執地，發命令似地說。「我明天來送你上車。」他從衣袋裏摸出一隻手電筒遞給秋星，一面說：「星，你拿這個去，我等一會借維德的來用。」

「我們一道走不好嗎？讓我來送你一次，把你送到工會，反正我順路，」秋星接過手電筒，忽然親密地對家楨一笑，溫柔地說，兩眼很柔情地望着家楨的陰沈的臉。

「好，我們走罷，」家楨順口粗聲回答道，這聲音有點像嘆息。

志良望着這情形。他起先本來有好些話要和家楨爭論，但這時淚水卻充滿了他的眼睛，他不願

意他們看見他的眼淚，便默默地跟着他們走出門去。

每間宿舍裏都有燈光，學生們似乎在收拾東西。維德還沒有回來。他們走過傳達室，看見先前給他們開門的青年男子站在門口。他給他們打個招呼便去開門。

「砰」一個清脆的槍聲不知道在什麼地方響了起來。大家喫了一驚，停一下。那個青年男子把手按着門問道：

「還走嗎？」

四周很靜，再沒有第二聲槍響。

「走」家楨望了秋星一眼，然後沈靜地答道。他又加上一句：「大概是團丁的槍走了火。」

「那麼再見罷」青年男子親切地說，就開了門放他們出去。

廣場上寂靜無人，夜並不黑暗。在清朗的高空橫臥着明亮的北斗星給他指示方向。環境是太靜了，他們甚至怕說出一句話來驚動牠，不是怕會被別人聽見。

他們走出了廣場，轉過一條窄巷，然後進入了大街，就碰見一男一女迎面走來，秋星不覺驚喜地低聲喚道：「若。」

來的正是維德和若。

「你們還回去？這時候馬路上的交通斷絕了，誰也不能通過。」維德嚴肅地說。

這句話使得平日很能鎮靜的家楨和秋星的臉上也現了驚惶的表情。

「但是我要到工會去！我在那里還有事情，」家楨激動地說。

「你大概可以通過。不過亦吾已經到了那里，你明天去也好，」維德說。

「不行，我非去不可，」家楨思索片刻，決斷地說。他望着秋星和志良：「你們回學校去睡罷。我明天上午再來。」說罷，他不等他們說話，便動身走了。

衆人不阻止他；秋星也默默地望着，等他走了兩步，她忽然喚道：「楨。」

家楨站住，回了頭來看。她拿着手電筒走去，一面說：「這個還是給你罷。」

「我不要，我看得見，」家楨答着，毅然掉轉身子大步往前面走了。

志良看見這一切，他的眼裏忽然湧着眼淚。他跟衆人走進窄巷時，忍不住低聲問秋星道：「你爲什麼不阻攔他？他不會有危險嗎？」

「那是沒有關係的，既然他自己願意，而且他覺得應該。」她的聲音雖然低而平靜，但當她把臉掉過來看他時，他卻看見她的眼裏也閃耀着淚珠。她的堅定的眼光透過淚水而射到他的臉上。他起初只感到惶惑，他覺得不了解她。可是他們走進那空闊的廣場，他依舊覺得那明亮的眼光還在他的眼前，而且漸漸地射進他的內部了。他的心起了短時間的抖動。

他跟着他們進了學校。

六

這晚上志良睡在維德房裏，秋星和若同睡。到了半夜忽然一陣密放的槍聲把他們驚醒了。

「維德，」志良驚恐地叫起來。

「志良，你也醒了？」維德在對面的牀上說，他的聲音還是很鎮靜的。

外面是一片黑暗，房裏抖着微弱的灰色的光線。吹着風，砂石在空中飛舞。遠遠地響了緊急集合的軍號。

「果然打起來了，」志良聲音戰抖地說。

「大概不要緊，你放心睡罷，」維德這樣說了，就起來在光赤的身子上穿了一件汗衫。

「維德，」秋星在隔壁大聲叫道，「快起來。」

「你們起來了嗎？我已經起來了，」維德一面大聲答應，一面摸索到桌子前面去點燃了煤油燈。槍聲炒豆似地繼續密密麻麻地響着，就像在志良的心上敲打。維德穿好衣服出去了。他在隔壁和秋星她們說話。學校裏這時候突然顯得熱鬧了，彷彿起了一個騷動。學生們都醒過來，在大聲講話。

「志良，你起來嗎？」秋星在窗外說。「你還是睡罷，有事情時我們再喚你。」

「不，我馬上就起來了，」他慌張地應道，連忙從牀上跳下來，拭了拭眼睛，就開了門出去。

秋星和若都站在石階上。天井裏榕樹下面有好些學生聚在一起低聲談話。一道灰暗的霧遮了他的眼睛，他覺得好像在做夢。但是夜晚的寒氣使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他默默地走到秋星的身邊。正在和若講話的秋星聽見他的脚步聲就掉頭看他，對他惋惜地說：「你來得真不湊巧。」

「事情真的是十分嚴重嗎？」他恐怖地問道。

「那也說不定，我想大概不要緊，汪國剛打仗並不行，不過這回總使你受了驚，」秋星答道，這些話好像是說來安慰他的。

他聽了秋星的話，稍微放了心，緊張的心情算是寬鬆了一點。他便分辯說：「受點驚算得什麼一回事，你們都不怕，我和你們還不是一樣的人？」

秋星對他微微一笑，這笑容多少帶了點淒涼的味道，但他卻沒有看見。機關槍的聲音響了一陣又停下了，這時候只有斷續的幾下碰碰的槍聲。

「大概現在休息了，」若在一邊自語地說。

忽然一個隱雷似的聲音衝破了靜夜的網，把空氣大大地震動了。樹上的雀鳥驚惶地亂飛着。接着又是一排槍。過後砲聲繼續響着，槍聲又密放起來。學生們在天井裏驚恐地嚷着。有些人就急急走上石階，進房去。

「汪國剛有大砲，事情有些不妙了，」秋星忽然驚疑地說。

「一定是省裏發的，招安的條件大概講妥了，不過汪國剛有砲，恐怕也不會放，打不準，」若憤激地接口說道。

「只要我們能夠在這里多住五年就好了，現在一切剛有了個眉目……」秋星好像沒有聽見若的話，她沈溺在自己的思想裏，用了痛惜的調子自語地說。

砲聲停了，排槍依舊在放，似乎近了一點，機關槍聲又響了起來，在這中間夾雜着一片人聲，這是喊殺的聲音，但很遠，很低。

在衝鋒了，志良這樣想着，他臉上的肌肉就搖動起來。他的眼前現了無數根鋒利的槍刺，好像就對着他衝過來，他不覺閉上眼睛，驚叫一聲，聲音雖然低，但已經夠把秋星和若驚動了。

「志良，什麼事情？」秋星驚訝地問，若也掉頭來看他，但她們看不清楚他的臉部的表情。

志良呆了片刻，纔醒悟過來，有點慚愧地揩着額上的汗珠，慢慢地噓了一口氣。

「你冷罷，那麼你還是進裏面去睡一會，」秋星看見他這情形就憐憫地柔聲對他說。

「不要緊，我不想睡，」他半昏迷地說，眼前彷彿還有發亮的槍刺在晃動。

「天快亮了，睡睡也好，」若也過來勸他。

槍聲漸漸地稀了。天空的顏色也淡了些，東方在發亮。星子一顆一顆地隱去，只有那太白星還明亮地掛在那里，空氣突然寒冷起來。

「你們這里夜晚很短，」志良望着天空無心地說了出來，他這時還在努力鎮壓那紛亂的心曲。「早些天亮也好，這黑暗叫人有些忍耐不下去了，」若在旁邊接口說，她寬心地吐了一口氣。軍號聲無力地響着，過後又停止了。天亮了。一片紅霞塗在淺藍色的天空。風微微吹動榕樹的綠葉，無數的麻雀吱吱喳喳地在樹枝上叫起來。

維德回來了，家楨和他同來，那個住在傳達室的青年男子跟在他們後面。

「維德，外面消息怎樣？」志良看見他們，就連忙走去迎接，急切地問道。這時候還留在天井裏的少數學生便走上石階來聽維德說話。

維德把他的血紅的眼睛望了望志良，搖搖頭，低沈地說：「現在還不知道，不過我們決定要你暫時離開這里，家楨要到別處，他可以和你同一段路程。」

這意料不到的答語，使志良呆了一下，他不能夠馬上找出一句答語，他轉頭去望秋星，秋星和若兩人正在和家楨低聲商量什麼事情。維德看見他這樣就不再作聲，只拍了一下他的肩膀，等他回過頭想對維德說話時，維德已經被那些學生包圍住在談話了。

志良一個人站在階上，覺得沒有趣味，他兩邊都有人在談話，他彷彿也聽見了。維德在和學生談論到鄉間去的事情，家楨和秋星的聲音更低，他只能夠抓住幾個字眼，但這些他馬上就忘記了。他的腦筋很遲鈍，好像頭腦裏裝了一堆石子，思想很亂，他不能夠決定走不走。他似乎有些留戀，然而又有

點畏怯。過後他又感到孤寂。他無聊地走下石階，到榕樹腳下一塊涼的石凳上坐了。

學生們開始散了，大家爭先恐後地跑進宿舍裏去，維德同兩個學生走進了一間宿舍，這時候外面有人在敲門，青年男子去開了門，進來一個矮小的穿中山服的中年男子，低聲問道：「預備好了嗎？」

「馬上就好了。」青年男子一邊點頭一邊回答，便陪着這新來的人去找維德。

學生們陸續地走出來，站在階上，排列成三隊，大多數的人手裏都抱了個包袱，也有的挾在腋下。人數一共是六十幾個。

矮小的中年男子一邊和維德說話，一邊走出來。他用眼光在學生們的臉上掃了一下，說了兩三句話，就帶了他們走出去了。依舊是青年男子去開門關門。維德留在階上和剩下的幾個學生談話。

志良茫然地望着這一切，心裏很難受。他好像在看另一個世界的事情。不知道怎樣他總覺得他和那些人那些動作，那一切事物中間隔了一層紙。他和他們似乎是兩個世界裏的人。等到那大門重新關上時，他忽然感到一種絕望，他甚至奇異地想他自己是不是已經死亡了。這思想使他的力量崩潰下來。他無力地把頭垂在胸前。

「志良，你就跟禎一道走罷。」秋星和家禎走到他面前，她把一隻手放在他的肩頭上懇求地說。他像從夢裏醒過來似地擡了他的疲倦的眼睛看她，似乎不明瞭那句話的意義，過後忽然呻吟

地問道：「你呢？」這聲音是很奇異的，這裏面含着複雜的感情，有關心，有妬嫉，有怨憤，有失望。

「我自然留在這裡，」她柔和地一笑，但她的聲音卻有點近乎嗚咽。她不再說話，就掉過頭，逕自走開了。

志良馬上站起來。他想走去追她，但被家楨阻止了，家楨陰沈着臉，帶了點命令口氣地說：

「走罷，你不看見她心裏難受嗎？」

「但是我不夠在這種時候離開你們，」志良抓住家楨的膀子熱狂地說。

家楨的臉色變得軟和了。他親切地但又帶了點苦澀味道地說：「你的話固然有理，但是你留在這裡對我們不會有——」剛說到這裡一排槍聲突然響起來把他的話打斷了。這槍聲比先前的更響亮。

兩個人對望着交換了一瞥驚恐的眼光，但家楨的身子立得非常堅定。秋星走過來帶了點激動地說：

「你們快走！你不要耽擱了，你還得陪志良回家裏去拿東西。」

志良昏迷似地站在家楨和秋星的面前，還不能夠決定應該怎樣辦。然而事實卻已經不容許他有遲疑的時間了。

一個巨大的響雷打在左邊角裏的屋頂上，屋頂被炸開來，碎瓦和灰塵四處飛舞。土地動搖着，像發生了一個大地震。

學生們驚惶地叫着，齊往外面跑。在灰塵瀰漫的空氣中，維德的響亮的聲音叫起來：「不要慌，大家鎮靜一點。」砲彈的餘音消滅了，飛舞的灰塵也停下來。門大開着，學生們跑到外面廣場上去了。維德的聲音在喚「若」。

志良呆呆地站在那里，一隻手抓住家楨的膀子。等到一切復歸於平靜時，他纔醒過來似地望了望秋星，然後回頭苦痛地對家楨低聲說：「走罷。」

槍聲像暴雨似地落着，碎瓦繼續從屋頂上落下。維德和若一道走着，看見他們就走下階來說了兩句話，催促他們快走，又和志良握了手，然後拉着若匆忙地走進宿舍裏面去了。

志良沒有異議，就跟着家楨和秋星走出了大門。廣場上還有幾個學生在那里談話，太陽已經升起來了，金黃色的陽光，抹在脫落了石灰的牆壁上，在志良的眼睛裏看來好像是淡淡地染了一片血跡。

他們剛走了兩步，一個巨大的聲音，又在後面響了起來。牆壁震動着，似乎要倒下來一般，殘留着

的石灰紛紛落在地上。

「我回去看若，」默默地走着的秋星忽然焦慮地說。

「你不和我們一道走？」志良驚訝地問道。

「我不送你，」她堅決地答道，「反正有楨送你也是一樣，我還要去婦女協會。」她本來要轉

身走了，但看見他帶了苦痛的表情望着她，像要說什麼話卻又說不出來似的，她的心也覺得有些難受，她便伸出手給他，對他微笑了一下，感激地說：「我們再見罷。不要替我耽心，我們一定有機會再見的。」他也茫然地伸出手來，她把他的手緊緊握了一下，就摔掉牠，側着臉對家楨柔情地說：「楨，你要當心。」

「我知道，」家楨低聲答道，同時還答她一個親切的微笑。他們的眼光對看了一會，從眼光裏交換了一些意義更深的話語。她的眼睛裏先進出了淚水，她忍不住便猝然轉過身子，拔步往裏面跑去。了。

家楨默默地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大門裏面，也始終沒有流一滴眼淚，他覺得志良的手戰抖地抓住他的膀子，他下了一個決心，嘆息地說了一句：「我們走罷。」就拖着那半昏迷的志良急急走出了廣場。

一排密放的槍聲追趕似地在後面跟着。

大街上很冷靜，行人不多。街中間有幾個持槍的團丁往來逡巡着。十字路口有警察在站崗，同時在一家關閉着的商店門前駐紮着十多個團丁。

家楨伴着志良走過大街穿進了小巷，他昨晚拿到了通行證，所以不會受着留難。那些小巷似乎比在平日更冷靜了，除了一兩個掂着槍慢慢兒踱着的團丁外，再沒有別的行人。繁茂的龍眼樹從院

子裏伸出來，那垂着纒纒的淡黃色果實的樹枝在明媚的陽光裏微微動着。但志良不會注意到這景象了。那接連着密放的機關槍，小槍的聲音佔據了他的頭腦。牠們威脅地安放了一個可怕的景象在他的眼前，老是不放鬆他。他惶惑地跟了家楨大步走着，不說一句話，急促地呼吸着，好像有什麼野獸在後面追趕他們一般。

他們到了家楨的家，家楨用力捶着門，等了好一會纔有人來開了門讓他們進去。家楨在書桌的抽屜裏取了一小束紙件揣在懷裏，志良拿着他的皮包。他們不多在家裏停留，又匆忙地出去了。

剛走出門，志良忽然想起了秋星，他禁不住恐懼地問家楨道：「秋星不會有危險嗎？」

「誰知道我們快走！」家楨無情似地用低沈的聲音回答。他只顧大步走着，使得志良有些落後了。

槍聲剛纔停了一會，這時候又響了起來，起初是斷續的幾下，過後就是一排密放，這一次真密，好像許多匹駿馬奮起蹄子向着他耳邊奔騰過來。他恐怖地跑了幾步抓住家楨的膀子，絕望地問道：

「秋星，她不會……」

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他睜大一雙血紅的眼睛望着家楨。家楨不答話，卻避開了他的眼光。恰恰在這時候砲聲響了，他覺得周圍的空氣起了一陣猛烈的震動，彷彿兩旁的牆壁都會傾倒下來，壓在他的身上。他昏迷似的停了脚步。直到砲聲的餘音在空中完全消失了時，他纔無力地跟着家楨往前

面走了。

這砲聲代替家楨，給了他一個回答，這回答證實了他的恐懼，而且把他的最後的一線希望也毀掉了。

七

汽車站上車子都開走了，大半是被民團要了去運送團丁。剩了一部壞車子停在那里。許多人擠在站上吵鬧地要求開車，站長後來答應了把這部車子也開出來。

家楨他們到站時正看見一羣人圍着車子爭先恐後地擠上去，他們費了很大的力量纔在車上得到了兩個站立的位置。於是車子很喫力地緩緩開動了。

車上擠滿了客人，大家帶着緊張的面容激動地談論着戰事。空氣很壞，充滿着臭味，而且異常悶熱。車子雖然走得很慢，但是卻震動得十分厲害，常常把站立的客人顛來播去。

志良和家楨被車子顛播着。他們用力地抓住旁邊座位的靠背。他們不交談一句話。家楨的臉上老是帶着嚴肅的表情，他皺着眉頭在計劃什麼事情。志良的臉上卻不時地起着拘攣，他的臉蒼白得像一張紙，他的一對血紅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車窗外的景物。

依舊是耀眼的紅土馬路，依舊是新開斷的山，依舊是那許多茂盛的樹木。這一切和兩天以前並

沒有兩樣，然而現在牠們都失去牠們的光彩了。他的眼睛只看見一片灰暗的顏色，有時候就會有一對發光的眼睛在這灰暗中現出來，那明亮的淚珠就像滴在他的心上，他的心隱隱地痛了。

槍聲漸漸隱了下去，汽車走得較遠了，但依舊走得很慢，而且除了顛播之外還使人時時刻刻都就心牠會馬上停下來不能夠再動了。

「真慢得很，」家楨忽然焦急地說。志良驚醒似地掉頭看他，希望聽見他說兩句話來打破這種不確定的苦痛，然而他卻閉着嘴不再作聲了。

車子像一匹倦馬似地困難地捱着路程；後來快逼近那個大站了，牠卻特別遲慢起來，似乎動一下也要費大勁似的。

忽然前面起了車輪的響聲，兩部大汽車載滿着圍丁迎面駛過來，那氣勢是很兇猛的。這輛車子連忙往旁邊避開，車身大大地震動一下，就馬上停住了，讓那兩部大汽車在旁邊飛馳了過去。過後司機再來開車，車子卻像固定在地上似地不能夠移動了。

司機下車去修理車子，賣票的給他幫忙。客人在車上嚷着，談論着，抱怨着。過了一會，司機回到車上來。車子動了。司機勉強開着這病車，差不多一步一步地推到了車站。

站臺上空着，沒有一輛車子，許多人激動地圍着一個職員在談話。站房門口有兩個武裝的圍丁在守衛，一些行李堆在那裏面，幾個女客帶了小孩坐在那里。

車子一到，整個車站都騷動起來了，大部分的人擁擠地撲過去，有的提了行李想擠上車，有的想去打聽城裏的消息。他們把車子包圍着。這情形甚至使車上的人也喫了驚。

然而車子壞了，不能夠再往前面開動。司機和賣票安靜地甚至帶了幸災樂禍的態度把這消息告訴衆人，便排開人羣逕自往站房內走去，留了那車子和一車的客人在站臺上。包圍着車子的人們也就漸漸地散開了去，讓那些帶着失望的面容的乘客提着小件行李下車來。他們生氣地口裏抱怨着，踏着大步走進站房內去找站長交涉。

站長在樓上，他有要緊的事情。他們找不着他。另一個職員來和他們講話。車子沒有了。說是要下午纔有車開回來。有些客人吵着要退票。

家楨和站上的職員很熟習，他們讓他和志良兩人到樓上去。站長正在一個房間裏聽電話。家楨看見這情形，就和志良在外面廊上站着等候他。廊上有一個凳子，他們把手裏的東西和帽子放在那上面。

過一會站長掛了電話走出來，臉上帶了焦急的樣子，家楨一個人立刻迎上去。兩個人低聲談了幾句話。站長就急急地走下樓去了。志良茫然地倚着欄杆看那下面站臺上喧鬧的人羣。家楨走到旁邊站了半晌纔苦澀地低聲說道：「志良，那邊大概守不住城了。」他想使他的聲音平靜，那苦惱纏住他，他不能夠接着說下去。

志良馬上掉過臉驚恐地望着家楨，他的眼睛急急地震動，他張開嘴想說話，但話沒有說出口，他忽然改了主意就默默地埋下了頭，把兩隻手撐住欄杆。

樓梯上脚步聲響了，站長激動地跑上來。

「一部車子也找不出來，至早也要到下午兩三點才有，而且還沒有把握，」站長失望地對家楨說。

「但是我不能夠等，我馬上就要走，」家楨變了臉色自語似地絕望地說。

「我也知道，但是沒有車子怎麼辦呢？」站長把手按住額角沈吟地說；過後他忽然放下手加重語氣地道：「我給你設法雇一部人力車罷，反正路程也不太遠，你看怎樣？」

「好罷，」家楨無可奈何地答道，他的眼睛略略放了點光，不像剛纔那樣地絕望了。

站長不再說話就匆匆走下樓去。

「志良，我不能夠再送你了，」家楨在廊上走了兩步，忽然看見志良在注視他，就走到志良的面前撫着志良的手膀惜別似地說。

「你答應我你和秋星再來看我罷，」志良孤寂地微笑一下，突然覺得心裏隱隱地發痛，眼淚從眼眶裏迸了出來，他緊緊抓住家楨的膀子，像不願意把家楨放走似的，他用了近乎抽泣的聲音祈求地說。這聲音交織着失望和希望，但失望是九分，而希望就只有一分。

家楨默默地點着頭。

「你答應我讓我和你們在一起住一些時候罷，我不再寫那些小說了，這點頭並不能夠使志良滿足，他還繼續哀求道：「只有你們知道我是多麼地寂寞……離開你們我是多麼地寂寞——」他的話被站長的脚步聲打斷了。

「車子馬上就來，你預備走罷，」站長走上來，略帶了寬慰的樣子說。

「好，謝謝你，」家楨應了一聲，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情，就把志良介紹給站長，關切地說：「這是我一個好朋友，現在到××去，他剛來，不懂本地話，一切要靠你幫忙，請你好好地照料他上車。」

「那自然，」站長和靄地笑了笑，就伸出手和志良握了手，他剛要開口說應酬話，電話的鈴聲忽然響了，他急急走進房間裏去。

「這站長是個很好的人，你可以相信他，他會照料你，」家楨望着站長的背影感動地說。

「你沒有危險嗎？」志良也很感動，他忽然想起家楨的事情，他知道家楨一定是懷了什麼重大的使命到別處去，他不禁有些耽心起來，就焦急地問道。

家楨淡淡地一笑，這樣掩飾了他心裏的憂鬱，他極力做出平靜的聲音說：「我想不會有什麼危險。你放心，將來我會和秋星一道來看你。」

「那麼你們不會忘記我？」志良緊緊握着家楨的手，兩眼含了淚感激地望着家楨，半晌纔說出

這一句話。他的聲音抖得很厲害。

家植剛要答話，站長就從房裏急急走出來。臉色突然變得十分可怕了，兩隻小眼睛圓圓地睜着，那強烈的眼光像找尋捕獲物似的抓住了家植的臉，激動和恐怖使他變得口吃起來。他說：

「汪國剛——進——城了……」

「會這樣快？」家植勃然變了臉色，驚惶地失聲叫起來。志良呆呆地望着站長，臉上的肌肉猛烈地在抽動。

「城裏很混亂……到處起了火……：：：民團正往這面退下來……：：：」站長一面喘氣一面說話。

「秋星！志良忍不住叫了一聲，這聲音和抽泣差不多。他的眼前現了一片火光，在火光中露出了一個女人的頭，但馬上就被火焰包圍住不見了。他的耳邊彷彿響起了一片腳步聲，汪國剛的隊伍提着大砍刀進行着，進行着。他苦痛地掉轉頭走開，把身子倚在欄杆旁邊的圓柱上面。

家植立在站長面前，不停地用力搔着頭髮，一張臉通紅着，汗珠從額上滴下來，他好像沒有聽懂站長的話似地，不作聲，只顧咬着嘴唇。

「你還去嗎？到那邊去好像也沒有什麼希望了，還是到××去避一下好，」站長看見他不說話，以為他被這惡消息打倒了，心裏沈重得難受，好像那上面壓着一塊石頭，便絕望地說。

家植忽然放下手，把頭往後一揚，於是堅決地，粗魯地說：「我去！」就伸出手來抓了站長的手握

了一下，說聲：「那麼再見罷，也許在地獄裏面。」然後轉身去在凳子上取了他的白通帽戴在頭上。這時候志良已經比較鎮靜了一點，聽見他說要走也轉身來看他。他便走到志良旁邊拍一下志良的肩膀，大聲說：

「我去了。要是秋星沒有意外，她也許會到這裏來……」好像有什麼東西堵塞了他的咽喉，使他不能夠繼續說下去，他就毅然地掉轉身子大步往樓下走了。

站長跟了他走下樓。志良卻站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他的背影，過了半晌忽然猛省似地撲在欄杆上面大聲叫着「家楨！」

家楨正走到站臺上，聽見志良的聲音擡起頭來望了一眼，點了一下頭，也不說話，就和站長一起走出了站臺。他的白通帽消失在人叢中再也看不見了。

然而在志良的淚眼裏那頂白通帽還鮮明地顯現着，而且牠不住地往上面升，往上面升，超過了欄杆直到他的眼前，於是就遮了他的眼睛。

「我要給你們以晨星。」

同時好像有誰把這句被他遺忘了多年的話語在他的耳邊反覆地大聲說了。

廿
廿
廿

待
來
村

瀰漫於這間高大的祕書室裏的，只有熱的靜靜的熱。

牆上的掛鐘在六小時以前就停了；幾張破敗的辦公桌寂然地排列着，有如一些古廟裏的棺木；連那每天下午要從窗外送入的蟬鳴，這時都完全聽不見了。室內唯一的生命的痕跡，就是東角落裏打盹的王子元的呼吸聲。

王科員子元伏在他的辦公桌上，頭枕着兩臂，困難地呼吸着，口水從他的唇角流出，穿過他那堆亂草似的花白短鬚，滴到桌上的吸墨紙上，把吸墨紙溼了一大片。

他在做着些什麼夢呢？沒有人能知道，也沒有人想去知道。就是他自己，他也僅僅覺得牠們是一些零亂的，模糊的，不安的黑影而已。

這些黑影七年來他已經夢見過五次之多了，而且每次都是在新舊廳長交替的時候。他厭惡這些惡夢；他寧願以最繁難的工作來代替這種不舒服的晝寢。即如去年陶廳長到任前，他因為廳裏工作停頓，整日坐在祕書室裏無事可做，也曾一度被這些惡夢所擾。但過了兩天，陶廳長到廳，他並沒有被裁，於是那些黑影也隨着消失了。陶廳長是一個以認真自命的新式官僚，在第一次紀念週裏就表

示了提高辦事效率的話。祕書主任秉承廳長的意旨，首先便對於廳裏的辦公時間加以嚴厲的規訂。全廳人員每早八點都要到廳，遲十分鐘就收簽到簿；十二點下班後，不管你有沒有時間回家喫飯，一點點都要到齊；晚上一直到五點才能回家。祕書主任因為要以身作則，有時一早七點半就到了（雖然王子元記得在廳長赴京的那一個星期中，祕書主任每天上午總是十一點才來，）午間只從廚房叫一碗湯麵喫，根本不回家。因此對於祕書室裏的辦事人員也特別認真，連兩位祕書晚到半小時都要被他瞅兩眼，更不用說科員和辦事員了。然而王子元於慶幸沒有被裁之餘，對於這些嚴刑峻法並不視為苦事；有時午飯後瞞得兩眼睜不開，或晚上因為事沒有辦完，七點多還不得回家，也從沒有抱怨過一句。因為他總是這樣自慰：「有些人想這樣受累還想不到呢。」

但連這種受累的生活他都沒有福氣安安穩穩地過到八個月以上。一個星期以前，省府改組的謠言被明令證實了，於是廳裏的空氣立刻為之一變。廳長是老早就不到廳辦公了。一部分人員被指定預備移交，自然忙上加忙；另一部分在外邊有些門路，每天總是晚到早退，有時竟一天不到，專門去為自己的地位奔走；其餘大部分同事既沒有可做（因為除了少數例行公事外，許多比較重要的問題都被積壓起來，留待下任解決，）又沒有門路可鑽，只好大家坐在辦公室裏，交換交換消息，看看報，聽天由命而已。即以祕書室裏的人說，孫祕書是本省的小名士，交遊頗廣，一聽到改組的消息就到外面活動去了，偶然來廳簽個到，也不過是敷衍一下面子，看看情形而已；尤祕書是知道自己是陶廳長

的親戚，決無留任的希望，老早就回他的本縣去了；此外，秘書室本來還剩下秘書主任，王子元和一個辦事員，但近兩天來，那位辦事員又被第一科調去幫忙去了，秘書主任一會兒去監督造冊，一會兒又到廳長公館去接洽事情，整天不在秘書室，於是王子元在辦完自己所應辦的移交文件之後，便成了這屋裏的孤魂了。在百無聊賴之中，他只是坐在自己的辦公桌前，揮着摺扇，一個人出神。

有時，像夏夜空中的殞星一樣，他的過去的生命在他的腦子裏閃過……

王子元的故鄉是本省靠近揚子江南岸的一個小鎮；他的父親是一個憑着勤儉起家，而常常以自己的卑微的出身爲恥，希望由兒子身上改換自己的門第的小地主。他從八歲便被送到本鎮的一個私塾裏去，作童子試的預備；但在他挨了那位酒糟鼻的先生五六年的板子之後，政府忽然下令停止了科舉，於是他又被送到省城裏的一個書院裏去讀書。

他在那書院裏住了六年，所學到的只是一點寫字的技能，一點簡單的數學，和各種賭錢的知識。離開書院之後，他父親覺得兒子已經「學成」了，大可以謀點事做做了，但他卻受了同學的慫恿，堅持着要學法政。

在考入法政專門的第二天，他便寫了一封信給父親，大意說：現在比不得在書院裏了，同學們出去起碼要做縣知事，要想將來有照應，目前就不能捨不得錢去應酬。他父親憧憬着封翁的光榮，毅然

把歷年的私蓄忍痛拿出來，供給他。和同學們在一起喫喝嫖賭；有時接濟不上，還要押幾石田。他的性格的癡直和用錢的揮霍使他成爲同學中的「當然東道」，雖然他自己還以爲他的錢用得非常得當。

辛亥革命爆發了，學校裏停了課，他乘機回家把從小所訂的親事辦完。不久學校開了課，他又回到省城恢復他那花天酒地的生活……

畢業的日子終於到了，他像捧寶貝似地把文憑捧回家去。他父親一見那神祕的紙張，高興得大宴了一次親友。

他向他父親建議把家裏全部的田都押出去，湊幾千塊錢到省裏去運動縣缺，等做了縣知事再贖。他父親起初非常反對這種冒險的計劃，但見兒子的神氣像很有把握的樣子，於是經了三晝夜的躊躇之後，終於同意了這孤注一擲的辦法。

過了幾天，老頭子向本鎮的大財主張善人說了許多好話，把自己的七十多石田押了二千二百元，把二百元留作家用，其餘兩千元讓兒子帶走。

王子元一回到省城，便爲自己上上下下都製了華麗的衣服，選了一個吉日去見都督。但是一連去了四五天，一次都沒有被傳見。他的興頭立刻冷了一半。他向幾位在省的同學打聽，才知道見都督並沒有他所想的那麼容易。他開始託他們爲他介紹門路。只要聽說有人與當局稍有間接關係的，他

大施拉攏，請客和送禮成了他的日常生活。

這樣，不到一年，他的兩千塊錢已經用去了十分之九，而都督仍沒有見着。他父親接連地寫信給他，說田既被人種着，典田所餘的二百元又早已用完，家中毫無收入，叫他趕快設法弄點錢回去。他起初還勉強湊了二十元給老頭子寄去，後來因為自己的生活都要成問題，漸漸連信都不敢回了……

幾個月之後，老頭子覺悟到自己一生的血汗都化爲烏有，而封翁的光榮又成了一場大夢，氣得上吊死了。王子元得到消息，立刻回家奔喪。爲了沒有錢辦喪事，他又不得不託人向張善人關說，把原來當的田改爲賣斷，找了一千元回來。當他把父親安葬完畢之後，他發現自己已經成了全鎮的談資和笑柄，無法在本地住下去了，於是他懷着一副「不做高官死不休」的決心，把母親和老婆搬到省城裏來住。

但他的「應酬」生活在一個月之內就把喪事所餘的一點錢耗乾了。在無法之中，母親和老婆的首飾開始被送到金店裏去了。他的一位教育界的親戚看到他的情形，便對他說，假如他肯做一個小學教員的話，他可以替他想點辦法。在母親和老婆的哭勸之下，他勉強接受了這個建議。

當他委屈着自己，做了兩年的孩子頭之後，他所供職的小學的校長因病辭職了。因了資格比別人好一點，又靠了那位親戚的推薦，他居然拿到代理校長的委令。

這番幸運的遭遇把他那野心的餘燼引燃了。他開始利用他的地位去作舊日的活動；有時他那

有限的薪金供不上他的揮霍，便挪用一點學校的公款……

半年之後，他被教員們控告舞弊，帶着一身的債下了臺。他的全家不得不靠當賣來度日；而當他把最後一把椅子賣掉，把最後一件破衣服送入當舖時，他所能找到的工作就是替人家抄點公文，寫寫信。

這種情形繼續了三年。在這期間，他的母親死了，他的妻子生了兩個女兒，他的家累更重了。飢餓和貧困使他漸漸發現了一種宿命論的哲學；他覺得自己的才分和情形只宜做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一切遠大的志願都是妄想。

末了，他的一位同班在財政廳做了科長，代他謀了一個科員的位置。他開始用他的全副精神去學習公程式，注意職務上的瑣事。他的忠厚和勤勉使他把這個位置保持了九年之久。在這九年之中，他生活中最大的變化是：搬了一次家，老婆又生了三個孩子，自己頭上有了白髮。除此之外，他的日子永遠是過得非常單調，非常沈悶，有如本省的黃梅天氣……

民國十五年，革命的巨浪捲到本省。經過幾個月的圍城之後，國民軍終入了省城。財政廳改組了，他被裁了下來。在平日，他那七折八扣的薪金本來只夠一家七口的喫飯；失業之後，當然又回到飢餓之羣有些日子，連抄寫的生意都沒有一點，全家的生計只有靠他賣報來維持。

第二年，他碰到了他生平最痛快的事情。當時本廳——民政廳——因為要標榜用人公開，登報

招考錄事。他報了名。他的履歷和他的作文引起了一位祕書的注意，廳長聽了那位祕書的推薦，把他「破格」委了辦事員，撥在祕書室辦事。幾個月之後，祕書室的那個科員病故了，他又被升為三等科員……

七年以來，因為他職小薪微，而且對於祕書室的事情摸得十分清楚，所以一連換了四個廳長，都沒有撤他。但雖然如此，每換一次廳長，他總有幾天心驚肉跳，坐臥不寧。有時他也自慰地想到自己是七年的老職員，而且對於祕書室的情形形成了一個活百科全書，大概不致有更動的危險。然而不知怎地，他心裏仍舊時常感到焦躁和不安……

這幾天，這些不愉快的現象又回到他身上來了。在家裏，他那一向非常有耐性的脾氣忽然變得暴躁起來，對於許多小事都看不順眼。在辦公室裏，他開始感到時間的冗長，天氣的炎熱。爲了忘記心裏的煩躁，他只好伏在桌上打盹。

但連他的夢都是零亂的，模糊的，不安的……

一陣雜亂的脚步聲把王子元驚醒了。他像觸了電似地立了起來，用手揉着眼。

一大羣人走進了祕書室。前面走的是一個陌生的四十多歲的胖子，身上穿的夏布大褂已被汗溼得緊貼在肉上；胖子後面是三個另外的陌生人：一個是面如黃蠟的老頭子；一個是穿着西服，戴着

黑眼鏡的青年人；另一個是又瘦又黑的麻面人；最後便是本廳的祕書主任，第一科科長，會計股長，庶務股長等人。那胖子用眼把王子元打量了一下，便被祕書主任讓到西頭的一張辦公桌前坐下。

移交的手續開始了。人們點查着，計算着，盤問着，解釋着。王子元也忙了起來：一會兒要跑出去取文件，一會兒要帶着接收的人去點查東西，一會兒要回答問題，一會兒要抄寫。

剛剛把緊張的一陣應付過去，那又瘦又黑的麻面人又笑嘻嘻地跑過來，先問了王子元的姓名，接着又告訴王子元他叫「牛有聲」，然後又用間接的口氣向他打聽了許多祕書室的情形：什麼收文之後怎樣登記啊，怎樣分給各科啊，電報有幾種密碼啊，本省各機關的長官的號叫什麼啊，廳長的私信歸誰擔任答覆啊，剪報的事歸誰擔任啊，簡直沒完……

正在回答着，王子元忽然聽見那胖子用一副河南腔大聲說：

「五點半了，我們要在七點以前弄完才好！」

於是王子元又是一陣跑，寫，回答……

當他在七點半鐘出了大門，向家裏走去時，他的脚步已經在疲倦的重壓下彳亍了。

在家裏，晚飯已經擺上多時了，一家人都圍着桌子坐着，顯然都有些飢色了。他一言不發地在他的老位子上坐了下來。他那被多產和憂慮蝕得又黃又老的老婆也一言不發地把桌上的菜端與廚房去熱。他用手指向那燙酒（六七年來，他每天晚飯要喝一小壺白乾）的大碗裏探了一下：

「媽的！用這樣涼的水來燙酒！」

他心裏明明知道那碗水原來並不是涼的，但在煩惱和疲倦的夾攻之下，他不由地要無理的作這種發洩。

他的大女兒戰戰兢兢地立了起來，把碗端到廚房裏去，換了一碗熱水回來。他又用手指向碗裏探了一下。那剛剛沸過的水把他燙痛了。

「媽的！這樣燙的水要燙死老子？」

不久，王師母把菜熱好了，全家開始晚餐。他們的晚餐喫得非常靜；連平日最愛吵的最小的女兒都不敢作一點聲音，彷彿感到某種禍事將要降臨似地。

當他把一小壺酒喝盡時，全家的飯差不多都喫完了。他因為想早點睡，又叫大女兒到街上買一小壺來，繼續喝。喝完了，便回到自己房裏，倒在牀上，蒙頭睡去。

王子元一覺醒來，已是紅日滿窗了。他看了看桌上的鬧鐘，還只七點十分，但因為怕被新任的人挑眼，只好匆匆地漱洗完畢，喫了一碗炒米，向衙門走去。

秘書室裏除了工友之外，一個人都沒有來。王子元閉着眼養了一會神，才見牛有聲笑嘻嘻地跑進來。他一進來便搬了一個椅子到王子元的桌前，和王子元攀談起來。他告訴王子元昨天那位胖子是新任廳長的同鄉兼同學，已經內定為秘書主任了；那方面如黃蠟的老頭子是廳長的內兄，大約要

做第一科科長；那位穿西服的青年是廳長的女婿，聽說是秘書；此外省府主席還交下一個人，現在還在上海，過幾天才能來，廳長打算也叫他當秘書。王子元問牛有聲以後擔任什麼職務，牛有聲把白眼珠翻了一下，說還沒有定。

正在談着，那位辦事員也到了。於是牛有聲便離開了王子元，到尤秘書的舊位坐下。又過了一會，那位胖子和穿西服的青年人也先後來了；胖子佔了秘書主任的桌子，那青年人佔了孫秘書的桌子。胖子從腰裏取出一疊紙條來。

「牛先生！」

「是！」

牛有聲像猴子似地跳起來，跑到胖子的辦公桌前。

「這是廳長昨天晚上下的條子，請你先把牠們抄在傳知簿上，然後再交到第一科去辦委令！」

「是！」

牛有聲向王子元要了一個新簿子，回到尤秘書的舊位子去抄。

王子元的心開始亂撞了。他知道那些條子中有一條是關於他的命運的。他很想到了牛有聲的桌前去，看一個究竟，但是又覺得在新秘書主任前而不應當這樣亂跑，於是便竭力鎮靜着自己，耐心候着。

他的心亂撞了半小時——不，簡直像半世紀。傳知簿終於抄好了。第一個過目的自然是那位胖子。胖子看完，便由工友把牠送給那位青年人。末了，那本一生死簿一終於被送到他的桌上來了。他用顫抖的手把牠翻開：

「奉廳長諭：

本廳秘書主任×××辭職照准。

派×××為本廳秘書主任。

本廳秘書尤××，孫××辭職照准。

派×××，×××為本廳秘書。

本廳第一科長×××辭職照准。

派×××為本廳第一科長。

本廳秘書室科員王子元着即停職。

派牛有聲為本廳秘書室科員。

.....

.....

王子元覺得他所坐的椅子像雪一樣地融化了。

甘肅日

吳組綢

陰曆九月初的天氣，晌午的太陽晒在身上也已經不覺得熱。天是深藍色的；上面滿佈着稀薄的魚鱗似的白雲。有些不知名的小鳥，在那雲裏迴轉着，飛得極高極高，看去只是一個個的黑色小點。風從遠處吹過來，田塍上的野草和快要枯萎的扁豆藤葉直挺挺地一陣搖曳，那些正在叫着的金鈴子和其他的昆蟲們都被嚇住；有些不怕嚇的，仍然叫着，聲音微弱地發着抖，零零落落的。

田裏的稻子早已收割了。有幾坵還留着灰黃色稻根，浸在淺淺的泥水裏；但多數的都已犁過，泥板翻得鬆鬆的，正打算栽種蘿蔔和白菜。貼村子這一邊，田塍上整齊地排列着桑樹和烏桕樹。那種烏桕樹，比桑樹要多好幾倍，小小的雞心形的薄葉下面，結滿纍纍果實。風吹着，那些已經綻出了黑殼的白油油的果肉跟着短枝不住跳動；好像它們已經等得不耐煩，招呼主人儘先來戳採。它們要到油坊裏去。

主人大毛正爬在一棵高大的烏桕樹上，雙手握着一根竹竿，竿頭繫着月牙戩刀，聚精會神的在戳着那結有果實的短枝。他的背抵靠着樹幹，兩腳使勁蹬住枝極，累得滿身漬着汗。太陽光透過疏薄的葉隙映在他臉上，使他的眼睛緊緊皺着。

他不過三十多歲，長方形的臉殼，高高的鼻梁和顴骨，神情那樣的抑鬱，動作那樣的遲緩，一種嚴肅與寂寞的氣氛籠佈着，顯得和他的年紀和這個明爽的天氣，都十分不相稱。

緊靠田畝跟前，一座低矮的瓦屋蹲着。那是三間敝舊了的簡陋瓦屋，屋頂的瓦有些被風雹打碎，弄了些蘆蓆橫七豎八地蓋着，上面壓着石頭。牆壁也已破舊不堪，簷水淋得滿處黑色痕跡，黯綠色的霉苔滋長着；有幾處挺出了肚子，看去就要崩潰下來的樣子。門口一方曬稻場，黃豆桿和高梁桿堆得高過屋頂。幾棵高大的桑樹，滿身疊積着稿草，臃腫得像些大胖子。大毛的姑媽，一個身高體健的老婆，坐在籬笆下一塊麻石上，低着頭，在用錫箔摺着元寶紙錠。旁邊蹲着一個四五歲的孩子，一身骯髒的毛邊白衣，白布孝鞋已經變成灰黑顏色；瞪着眼睛，對老婆婆的摺動的手指好奇地呆看着。

「你乖乖，小牙子！」老婆婆用一種熟練的手法摺着錫箔紙，一邊親熱愛惜地哄着那孩子說：「你不要動手。這個動不得。後天你媽媽滿七，你爸爸帶你到她墳上去。小牙子拜拜，爸爸燒元寶。爸爸給小牙子脫身上白衣。媽媽在地下保佑你日長夜大的。大了，討媳婦，做個好漢；耕田不用牛，一肩挑八百斤……」

小牙子歪着頭，似懂不懂的聽着。鼻涕慢慢順着兩條舊路流到嘴沿上。他舉起袖口抹了一下，那帶着橫蠻勁兒的腮上立即畫了一條黑印。

「我要！」他瞪着白黑不大清顯的眼珠，強蠻地說：「給一個小牙子玩玩。」

「你乖乖，你乖乖。小牙子聽姑奶奶的話，姑奶奶疼小牙子。你不要學你媽媽那個脾氣。那不好的。你媽媽那個脾氣，氣苦了你爸爸半生子。那不好的。小牙子乖，小牙子不學媽。小牙子聽話，小牙子好。小牙子不動元寶。」

她慌手慌脚的把身邊裝着紙錠的篋籃擺到背後去；伸手拉小牙子到她的兩膝之間，替他擰了一把鼻涕，拍着他。孩子給弄馴服了，擡起頭，望着天上那些迴旋地飛着的黑色小點子望了一回，說：

「媽媽，呃個，呃個——大肚子，死了！」

「是哩！是哩！媽養弟弟，沒養下來就死了！——媽死了，小牙子可傷心？小牙子心肝裏可想她？」

搖搖頭。

「不想她？媽不疼小牙子？」

「媽媽，打我。媽媽，喫——呃個——花生米，在牀上；哭，扭爸爸頭髮；哭，罵他，好兇。呃個，呃個——哭，不起來，在牀上。」

「哦，媽媽壞。是哩！是哩！——天天喫花生米？不給小牙子喫？天天和爸爸吵鬧？不給安在日子人家過？這麼個怪媽媽！好喫懶做的貨，不是好人家姑娘！——小牙子脾氣要好好地，要聽話，不要學你那個媽。曉得不曉得？」

孩子不回答，轉過身，遠遠望着爬在樹上用心戳着烏柏果的爸爸。那樹不住幌動着，短的枝椏

連同纍纍的果實一朵朵地向田裏掉落。他看得見爸爸半邊瘦削的臉，眼睛皺着；褲筒捲得高高的，露着一大段黑大腿。

風在田野裏迴蕩着，野花和泥土和草根的香味裏攪混着一點肥料的腐臭，到處淡淡地散佈着。肥料是堆在當着大路的毛房跟前，一些豬屎牛糞和垃圾。有隻豬在那旁邊躺着，懶懶地沈着眼睛，鼻子向前一掬一掬的。四五隻雞在撥着垃圾，找尋食料。

忽然那些雞驚了一下，毛房後面，從大路上轉出一個人，挑着一擔空篾籠，一幌一盪的走過來。

「梅花哥」老婆婆說：「你真快，你一去一來四五里路，我只摺了八個元寶。」

梅花脚笑着，黝黃的闊臉上劃滿又深又粗的皺紋，兩塊厚嘴唇，笑得露出了齙肉。他把空籬擔子放到地上，用藍布披肩抹着額，對田塍那邊說：

「大毛官，剛才這一擔六十七斤，連昨天的一共挑去一百七十二斤了。——你記着。我是個石板心肝篾籃肚，我記不牢……姑奶奶，你老人家也記着點。」

「今天油坊裏那個掌秤？」大毛在樹上懶懶的問。

「是聚寶先生，——管事的……我還有句話告訴你：你那個寶貝丈人回來了。管事的說的，他昨天在鎖上看見他。」

大毛停住手裏的戮刀，心裏扭起一個疙塔結；兩朵粗眉毛跳了幾下，隨即緊緊抽鎖到一起。他對

着天空喘了口氣，十分厭惡地說：

「叫他不要回來……」

這樣冷冷的說了，很快地掉過頭去，繼續戳着果子。

姑媽聽到這個意外的消息，可有點鎮靜不住；站起來，像遇到一個嚴重的問題似的，非常關切地問着說：

「是的嗎？是的嗎？這一向不在家，弄得可成點器了？還抽大煙嗎？……他姑娘不在了，他曉得不曉得？」

「成什麼器呢？那樣一塊料！」梅花腳蹲到地上，抽着旱煙說：「大煙怎麼會不抽管事的？就是在煙燈上碰見他的。這一向，他就賴在他叔舅店裏喫混飯，不知道又鬧了個什麼『屁漏』，叔舅把他攆出來了。」

「毛頭，」姑媽沈思了一回，提着乾巴巴的嗓子喊着說：「我說今天你去看看他。是好是歹總是你丈人也算去報個信。只許他錯，你錯不得！——梅花哥，你想想我這個話？」

「姑奶奶這話是的。那是個疔瘡，不好惹。」

「可是呢！他姑娘死的時候，毛頭沒處去報信。我說，你到方三先生那里報個信，他是他本家，又是媒人，當初這個親就是他一手包做的。……毛頭去報了信，放了轎子過去，請他過來看殮，他不來！他說

姑娘家裏沒有人，他不管這個事。——這話裏就有話，這就是個漏窟洞。——毛頭！這不是你蠻的事，你今天就去一趟。」

大毛沈着臉，只管咬着嘴唇，更起勁地戳着果子，一口也不開。戳了一氣，看看這棵樹上已經光了；跳下了樹，向另外一棵走去，回過頭來說：

「要去，過幾天去。今天那里有空？」

姑媽正要說話，回過臉來，看見小牙子不知幾時抓了兩個紙錠在手裏，瞪着眼睛正在那里拆着看。她急得連忙走回去，慌手慌腳的要奪它下來，

「對你說的，不能動，不能動。你這孩子不聽話！」

孩子是個「順毛狸」，順着撫摩，馴服的很；摸倒了毛，立刻就要咬人的。——兩個紙錠給扭得變成癩塌餅，也沒法奪得下手。那橫蠻的小臉子氣得發了黃，兩顆白黑不大清楚的眼珠挺直着；瞪了一回，伸手又到篋籃裏抓了一把。

「你這個孩子，唉！唉！」

大毛看到這邊的爭執，一步步的走了過來，直走到兒子跟前，站住了，用他兩隻憤鬱的眼睛盯着兒子那個小小橫蠻臉。

從這個臉上，他重新看見了他死去的媳婦的那付兇臉子。那是一張扁扁的圓臉，一隻瞎眼眶裏

突出着一團烏白色的肉球，像那烏柏果子；另一隻睜得那麼大，泛着火紅色。「你嫌他？你把他處了死嘍……」那尖溜溜的聲音像一根根鋼針，直望他耳朵裏搗進去……

「放下來！」他喝着。

孩子和媽媽一樣，向來是看不起爸爸的。他不大理睬他，他覺得這是個可欺辱的人，他沒權力管自己。有時爸爸說：「看你那鼻涕，掛得那麼長！」媽媽立刻從房裏闖出來，「你難容他？撒泡屎照照你自己那蠢相！狗肉不上秤的貨，你配！」於是爸爸氣得嘴唇一抖一抖的，在屋裏轉一個圈子，一口不開口地走了出去。有時媽媽沒聽到，自己就會歪起了頸子，說：「我告訴媽去！」……只有當媽媽的脾氣發到他自己頭上，捺他在小凳上，咬着牙齒，拳頭指頭在他身上亂搯亂扭的時候，他纔記得哭喊起爸爸來；可是爸爸只遠遠望着，氣得嘴唇一抖一抖的，在屋裏轉一個圈子，拿把鋤頭走了出去……自從媽媽死了以後，他纔開始意識到這是自己的爸爸，在不知不覺中，他漸漸有點愛他，親熱他，尊重他。但是現在，他忘記了，他回復到一個多月以前的老樣子。他在小小的腦裏搜尋着，要尋出一句罵人的話，來罵面前這個盯着他的人。

「賣屎的……」他扔去了手裏一團扭破的紙錠，惡狠狠的歪着臉。

「咳，這孩子！」姑媽喫驚地叫起來。

大毛眼睛裏冒出一股熱氣，高的鼻梁連同嘴唇抖動幾下，扔開手裏的戮刀，拖了兒子望屋裏走。

兒子放開了潑辣響亮的喉嚨號哭起來，賴在地上一陣扭跌；終於被攔腰橫着抱住，手打腳踢着，張開嘴巴亂咬着，直被抱向屋裏去。

「關到豬籠裏去！」

「不要嚇了他的魂呀！」姑媽慌張了一回，邁開強健的步子跟在後面說。

「姑奶奶，」梅花脚搖搖手，笑着說：「你老人家由他去。從小在娘跟前看慣了的，一點不怕他。也應當給他管管了。」

「不是呢，年紀究竟小，又是剛沒了娘……」這樣說着，到底遲疑地站住了；把地上幾個扭痛的紙錠拾起來，坐回麻石上，放在膝蓋上，珍惜地慢慢攤着，一邊咕嚕着：「好貴的錫箔！還是從油坊裏賒得來的……真是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的兒子打窟洞……」

「眼前好多了，姑奶奶。娘在的時候那樣子，嗜！都是在娘跟前看慣學慣的嘛……」

姑媽繼續摺着紙錠，關心地傾聽着屋子裏小牙子的哭聲漸漸低下去了；只聽見大毛的聲音在嚷着。

「只服拿鋼鞭的，不服拿雲帶的，真是個怪東西……」

「我說呀，姑奶奶，」梅花脚把煙蒂敲在地上，裝上第二管煙，連忙籠上那煙蒂，吸着說：「大毛的伯伯一生沒做錯事，只有結這頭親，真錯到東洋大海裏！」

「可不是嗎！當初我勸他，我說：你是個麻雀，你不要想跟着鳳凰飛。我們這樣人家的媳婦，得是能喫苦能做事的。你不要害了我們毛頭。人家是舉人老爺的後代，豆腐翻了，架子沒有倒。我們都是他家從前佃戶，那個時候，他家的丫頭也嫁不到我們這種人家來。一個姑娘，那里會看得慣，過得來……」

「什麼舉人老爺的後代！人家一個不成材的瞎姑娘，從小沒家教，賭博窩裏長大的，年紀到了，嫁不出去，就胡亂塞給了他！」

「我老二是個老實可憐的人。他當初那里不知道這些情由？他在鎮上，親眼看見姑娘擲着紙煙，在街心上指手畫腳和人家吵罵。回來說，姑娘壞了一隻眼睛呢，倒是小事；只是那種放浪樣子，唔，真不像個大戶人家姑娘……一連搖了二十多個頭，長氣嘆得屋都動。——你不知道呢。方三先生是個天上的九頭鳥，知縣老爺也要讓他三分。他出面要做這個媒，我老二敢回個不字，是口屎也只好硬起頸子吞下去……人家又還拿甜頭引着他，口口聲聲說是團箕大的面子擡舉他，說要替我們祖上增光彩，說讓我們家也有個大戶人家撐撐腰。我老二是個老實可憐的人，祖上留下這幾畝田，這家偷堰水，那家挖界牌……他真的想沾他點光——花了一百六十塊錢禮金，買來這個大疔瘡就沾了這麼個好光！」

「聽說整數目方老三上了腰，做老子的只落了六十？」

「可是呢！不然他爲什麼要壓着人家做這頭親——老子究竟是個膿包貨，給方三先生裝在荷

包裏的貨！」

「一個五殿閻王現在也落了水了！那天我挑黃豆到鎮上，他師娘滿街邀人打馬將，拿彩頭了，不得的大老，做這種事！這可連門面都不要了，姑奶奶？」

「是的哩！大毛從他老子手裏種了方三先生十三畝八分田，這三年光景，賣去了十一畝，留下的二畝幾分，今年送租去，也押掉了；租稻給押主扣去抵算利息了！他那樣的人家，怎麼會有長久日腳過？那幾年，他是紅運當頭，訟師做得叮咚咚的響；現在這樣年頭，大家都打不起官司了；知縣換了洋學堂裏的，也不賣他眼了。那種紅呵呵的日子再到那里尋去……做做鵝，就做不來鴨；他和他師娘還是一人一桿槍，加上那個小娘，三口子嗚嘟嘟成天對着吹。這樣的年頭，你想想看……」

「你老人家倒是本萬寶全書……」

梅花脚微微笑着，把旱煙袋插到腰帶上，兩個手掌搓了搓，在那滿是皺紋的臉上使勁摸了一把，站起來，開始到田畝裏去抱大毛截下來的烏柏樹的短枝。他一連抱了幾捆放到曬稻場上，一枝枝的在籬邊上攢着。

屋裏沒有聲息了。那屋頂上橫七豎八蓋着蘆蓆的地方冒出了青色的濃煙。

「毛頭，你燒水嗎……」

姑媽擡頭望了望，把錫箔和篾籃拿起來，走到屋裏去。

屋裏繞着濃煙。

爐竈在右邊房門口的牆壁下。牆拐裏亂雜地堆着松毛和棍柴。近水缸的那里，一口煤油桶製的爐子——旁邊開了兩個洞，裏面塗着黃泥——正在燒着熊熊烈火，上面擺着一把瓦壺。大毛坐在天井裏一隻矮腳凳上，雙手捧着那高高的顴骨，眼睛呆看着自己的脚，直瞪瞪的。

姑媽牽起衣角擦着眼睛，在屋裏滿處掃尋着；只不看見小牙子在那里。她走過堂前，左邊她住的一間板房，倒拴着門。她在門縫裏張了一張，看見板牀上躺着那個橫蠻的小孩子。

「睡着了。可憐罷了！」

她把門上拴着的草索解開來，走了進去。

瓦壺裏開始吱吱地叫起來，冒着熱氣。大毛不作聲地楞着，眼睛被煙薰得怪難受；他揉了揉，無心無緒地各處望望；上面的屋梁和閣板都泛着焦黑的顏色，蛛絲灰塵滿處吊掛着。寮簷下面，倒掛着各種糧食的種子：高粱，玉米，稻子，黃豆和辣椒，都連着枯乾了的葉和桿，大捆大捆的用稻草拴着；太陽從天井裏斜照着，發出一種金黃的光彩，在青煙裏面閃耀着。門拐那里堆着各種農具，鋤頭，耘耙和鎌筲，新製的和敝舊的夾混在一起，堵滿了兩邊門角落。堂前是被大的斛桶，大的團箕和稻籬擠塞着；幾張薄板臺凳歪歪倒倒的擠靠在一邊。地上疊堆着數十個大而扁的癩子北瓜……這就是他自己的家：是敝舊而且簡陋的，但是卻這樣的寧貼！這樣的熱鬧！這情形，在他眼裏是很有點疏隔了。六七年來，這

一切都是被那尖溜溜的鋼針似的聲音代替着，都是被那突出着烏白色肉球的兇橫的瞎眼代替着……

他不自禁地對着天窗吐了一口氣，壓在心上的有點什麼似乎稍稍鬆動了一下。他站起來，到他自己住的板房裏抓出一撮焦黑的鍋巴末，掀開那瓦壺的跳動着的蓋子，撒了進去。

「大伯，」他喊着，他姑媽說：「你老人家不要心疼他。我早就要整整他。」

他一邊說着，一邊高聲喊梅花脚，叫他進來歇歇，喝口茶。

梅花脚在外面和一個人說着話。他答應着走進來；後面跟着一個二十多歲的小夥子：細眼睛，闊大的嘴巴，一件棉布掩襟褂子敞開着，露出結實的黑油油的胸脯。

「毛官，小斗找我們換工，他後天種蘿蔔。」梅花脚笑着，露出上面一段暗紅色的牙根。

「你烏柏幾時戳得完，毛哥？」小斗鹵莽樣子，用衣襟抹着胸口和頸項上的汗，一直闖到板桌上，拿了個青花碗，自去爐子跟前倒茶喝。

「我昨天剛動手，沒有三天不得完。這樣吧：你去把野貓頭喊的來——你有事沒有？」

「卯事——今天斫了兩擔毛草和野貓頭一塊去的。這貨色今天給我打下了馬。我的擔子一百九十斤只差二斤，他一擔半也不到。」他張開闊嘴巴喝了一口茶，燙了一碗，皺起眼睛胡亂嚥下肚去：「啊啲！他娘的……」

「你喊他來，叫他帶戳刀，你也帶，我們四個人打個平夥。」

姑媽摺着紙錠站到門上來，關心地說：

「毛頭，這樣一換工，你到幾時才有空到你丈老子那里去？」

小斗尖着闊嘴巴吹着碗裏，睜大了細眼睛說：

「回來了？——叫我，我不賣他賬！去年他串我買他發財票（注：卽彩票），扯呀拉的，害我花了二角錢，毛都沒撈着一根！騙子知道他給我的什麼：紅紅綠綠的，擦屁眼多幾個字……反正人是不在了，毛哥，我勸你和他一刀兩斷，惹那個疔瘡不如搓卵子！」

大家看着這爽快小夥子，笑着。姑媽說：

「你年紀輕，小哥哥，恨只恨在肚裏，禮數總要到。姑娘不在了，信也不報給他，正好拿個話柄子。」

「毛哥不是和方老三報了信了？他不來，管我們卵相干——那方老三他娘的，老子腸子上打了一個疙瘡在這里……他姓方的沒一個好種！」

「怎麼着？你什麼事也恨他？」姑媽不懂地問。

「什麼事，反正沒好事。」

梅花脚從小斗手裏接過一碗茶，喝了一口，笑着和姑奶奶說：

「這兩年，方家一個公堂給方三先生搶到了手。他和野貓官種了公堂裏幾畝田。方老三一上來，

就加他們二十斤租；今年送租去，麻穀他不收；家裏稱的好好的稱，方老三一過手，一擔要少十來斤……告訴你個笑話，姑奶奶：他和野貓官褲帶上都打了結。」

「腸子上的疙瘩看不見，我在褲帶上打了個……」小斗扮做正經樣子，滑稽地說着；一邊挺起了肚子，從腰裏扭出一段慌慌的藍布帶子，把那疙瘩結揚着搖了搖，一溜煙跳着出了門。

屋裏的人正在笑着，忽然這闊嘴細眼的小夥子重新走了回來，向裏面招了招手，喊道：

「毛哥，你家來了人。」

梅花脚和大毛站到門上張看；從毛房那邊果然轉出一個人，搖搖幌幌的走到曬稻場上來。

那人手提一個白布包，穿着一件泛成黃色的破棉袍，西裝頭，青灰色的三角臉，一對押捺浮腫的眼睛，黃鬍子疏疏落落的，從下巴直連到耳朵根。他拖着步子，幌到了門前，本來沈思着的臉子忽然拉開來，扮出了一個尷尬的怪笑。

「你們還好嗎？」他眼睛盯着大毛，用一種糊塗不清的鼻音問。

這是出乎大毛的意料之外的，這老實傢伙瞪眼看着面前這黃鼠狼似的人，怔了許久說不出話。

「啊，親家公……」姑媽從裏面走出來，驚詫地喊了他一聲。

親家公乾着喉嚨咳嗽一下，鼻子哼了哼，走進屋子裏。大家懷着鬼胎子跟了進去，好奇地在旁邊望着。大毛皺着眼皮，從板桌下面拖出一條凳子，讓他坐，一口不閒地站到一邊去。對於這個人，他是素

來不知道應該怎麼同他周旋的。

「今天剛聽油坊裏說，親家公回了府。」姑媽倒了一碗茶敬在桌上，提着乾巴嗓子學着斯文樣子這樣說，於是告訴他，毛頭就要去看他的，因為忙着戳烏柏，掛住了腳。——

「我姑娘呢，出去了嗎？我來望望她的。」親家公把手裏的禮物包望桌子上一放，低着頭乾咳了一聲，不等姑媽的話說完，就哼着鼻音這樣尷尬地說了。

這樣的一句話，這樣一種奇怪的神氣，使得滿屋裏的人都有點摸不着頭腦。姑媽瞪着眼睛向大毛看了一下，說：

「你老人家沒聽三老爺說嗎？姑娘七月裏不在了呢。」

「不在了！」兩顆沒有神彩的浮腫眼睛挺了挺，做了個十分驚訝的樣子；但隨即低下了頭，像做戲似的捏起拳頭在桌上敲了一下，帶着哭聲說：「死得不明白！死得不明白！」

大家都被這過於突兀的風波弄傻了。大毛睜大了眼睛，太陽穴上梗起一根筋，嘴唇連連抖顫着，半晌，他說了：

「這話怎麼說，你老人家——你說是我謀死她的？」

丈人把女婿的話只當沒會聽見，自管自哼着鼻音哭巴巴的乾嚷着，拳頭在桌上亂敲着。——把一碗茶震得潑滿一桌子。

「你阿爸買了這包酥糖來給你喫，不想你不明不白的去了！唉，咳，咳，你死得好作孽！唉！」

於是他站起來，連連眨着眼睛，那張青灰色的浮腫臉子皺做一起，瘋狂了似的向空中嚷着說：

「苦命的，你陰魂不遠！你是怎死的！你告訴你阿爸！你祖上十一頂紗帽護着你，你太爺爺『恩科舉人』的執事牌護着你苦命的，你阿爸替你申雪這個屈……」

大聲的嚷完這篇鬼話，回頭拿了桌上的茶碗向天井裏一攢，叮噹的打得粉碎，屑片濺滿了一屋子。

「拿我的人來！我問你家要人！不然我不走！」他敲着桌子，疲乏地喘着粗氣。

姑媽搓着手，一直慌張地望着他；這時才吐了一口氣，嘆着說：

「唉，真是那里的話……」

小斗和梅花脚站在大門上，起先互相擠着眼睛，迷迷地笑着，像在看着一齣最有趣的花鼓戲；到後來卻笑不起來了，只用憤惱的眼睛關切地望着直挺挺站在那里的大毛——他的嘴唇已經發了白，高高的鼻子在開着扇，一張一張的翕動着。丈人這一套鄙醜不堪的把戲，以往在另外的各種方式中，他已經領教過多次的。他心裏壓着一塊沈重的東西，連呼吸也好像窒息着。他很想闖過去，在那個浮腫的醜臉上重重地打他兩個耳刮子，而後……但這只是一念的一閃，他的身子依舊直瞪瞪的楞着在那里。

小斗走過去，在他衣上扯了一把，闊嘴巴扭了一扭，憤憤的說：

「他就是耍敲你的釘錘……做得又不像。」

「你是什麼人！」親家公擡起了頭，擺了個威風的架子；但那個鼻音卻低弱得拿不起勁；他實在過分勞乏了！

「我叫黃小斗，你認認看。」食指點在自己鼻梁上，「去年求我買你的彩票，不記得了？和我裝什麼呢？我有釘錘給你敲！」

姑媽急得拉了小斗，把他推出門去：

「小哥哥：你去拿戳刀戳烏柏……」

回頭望望親家公，親家公卻並沒動聲色，照舊低着頭；坐在那里疲乏地喘氣。這使得姑奶奶安了點心。她邁着強健的步子，到房裏拖了小牙子出來，推在親家公身邊，說：

「這是外公。小牙子，你喊，喊外公。」

小牙子惺忪着兩粒發紅的眼睛，傻傻地望望面前這個黃浮浮的怪人，又回過頭瞟了爸爸一眼，用袖口在人中上抹了一下，不作聲。

「親家公，」姑奶奶退了兩步，兩手握在胸前，斯斯文文地說：「結親如結義。有什麼不周到的地方，你老人家高擡貴手，赦過了罷！當初總算你府上擡舉，肯把姑娘給了我們這樣莊稼人家。我們毛頭

是個老實人，成天搬着把鋤頭，禮數不到的地處有。姑娘是七月裏坐月子。她平素脾氣隨便點，你老人家知道的。——那自然也難怪。六月裏鎮上唱龍王戲，她一連去看了七夜，路又遠，露水也大，金枝玉葉的人，又就着肚子，可是呢。就這樣，受了風寒，渾身發了腫；——再加喫東西也忒亂點，又是油炸臭乾，又是花生米；生冷呢，喫個不離嘴，臨睡還要喫西瓜；睡就睡在大門口一張竹牀，絮被也不肯墊一牀。——到臨月，手呀腳的都腫得發亮，一個面腫成了燈籠。請油坊裏聚寶先生來看，抓了藥來，她又不肯喫。脾氣也還是點得火着，一不如意就發作。毛頭一個拿鋤頭的人，年頭又壞，那裏有出豁；祖上傳下十畝幾分田，加上租田，收的不夠花用的。說起來是個自己有田的莊稼，寅時喫了卯時糧，常時罐裏鬧得沒一粒米。稻子不夠油坊裏的賒賬……姑娘金枝玉葉慣了的，毛頭是老實人，供應不到的地處有。說什麼呢，怪只怪他老子麻雀要跟鳳凰飛……「姑奶奶說着說着，不知怎麼漸漸捺不住氣，隨即伸了一口長氣，鎮定了下來，接着說：「姑娘七月十六日早上肚子痛，跑毛房跑個沒遍數。我去接了喜娘來，還有梅花嫂，三個人照應的。說起來是二胎，還不如頭胎老靠，只在竹牀上絞索似的，脾氣放得着火，說呀勸都不行，這樣痛了三天三夜，產門總不開。房裏掛了三張催生神，廚門，抽屜都打開，青花碗家裏的摔完，又到油坊裏賒來十八個，摔得滿天井碗磑子（注：此皆催生法門）——產門總不開。到二十日，姑娘看看軟弱了。我叫毛頭去三老爺那里報信，三老爺不肯過來……姑娘是二十一日亮火時光不在的。當夜毛頭放轎子去接三老爺，三老爺說他不管這個事……親家公，我們莊稼人家，都是租人，自從高

攀了這頭親，嚇煞怕煞的當過這些年，我們力量用盡了，水桶大的葫蘆也只這點帶，吊不住，沒法子的事……」

梅花脚板着關臉。等姑奶奶住了嘴，他把他的厚嘴唇包了一包，憤憤地說：

「毛官肩膊上幾個頭敢謀死你家姑娘！你親家說得出這種話……你姑娘是個什麼樣的人？村裏鎮上那個不曉得？毛官鉤着頸子當服她，粗氣都不敢在她面上透一口啊！連姑奶奶這樣的老人家都挨她脚拐子啊！毛官在她跟前像個丈夫嗎？『斷頭鬼』『洋炮銃的鬼』給她唱了歌，一不如意就扯着他頭髮拚命：『你們這些泥漢腿，犯上奶奶，你家竈媽蟻都要充軍！……』那是怪不怪的，什麼人家姑娘？自然把我們這些泥漢腿看不入眼的！——在先，毛官那不是當她公主娘娘供着？可奈日長月遠，總有個壓不住氣的時候。……天天不給好日子人家過，那個受得了？——一倒了她的毛，她就刀呀索的拿出來嚇人！毛官喫了老虎膽，敢觸犯她一個字……我不過是個鄰舍，和我沒來由。只奈你親家說出來的話，怎麼安得上去？你到油坊裏問問聚寶先生看……」

親家公依舊呆呆地低頭坐着，像睡着了的一般，對於他們的話，沒一點反應。這和剛纔那一套瘋狂突兀的把戲比照起來，叫人絕不相信就是這同一個人做的。——這樣一種奇怪的章法，使得大家都納罕着。

門外響了一陣脚步聲，小斗打着個赤膊，手裏拿着脫下的褂子連連抹着那個闊嘴細眼的臉，和

野貓頭同時出現在門上；野貓頭手裏拿着兩把戮刀，瞪着兩粒圓眼睛，歪着一張兔子嘴，向屋裏打着；後面還跟着幾個別的村裏人。

「還沒走，這貨色他要怎着？」野貓頭禿着舌頭嚷着問。

「賣發財票的。」小斗說：「你想發財，這不是發財的門路，你趁早夾着尾巴走了好！」

「說姑娘是謀死的叫他剖棺材驗屍就是！」另外幾個村裏人這樣說。

大毛楞在那里，這時瘦削的顴骨抽動一下，身肢挺了挺，說：

「你要把我怎麼着，你說罷！」

親家公擡起頭來四週望了望，突然像從夢裏被什麼咬了一口似的跳起來，把面前桌子一推，亂舞着手嚷道：

「好兇！好兇！我只有下城！只有動官司！我叫我家三老爺做紙去！」

那鼻音嚷得過了火，噶了開來；手舞着，提起布包，彎腰駝背，踉蹌地望外走；忽又回轉來，眼淚鼻涕一把地指着女婿，喘着粗氣說：

「你可不要懊悔啊……」聲音卻顫抖地提不起來了。

大毛彷彿明白了所有的事，用一種粗拙的聲音癡笑道：

「好罷，隨你家方老三出主意辦吧！」

大家都擠到門上，亂嚷嚷地看那那個黃鼠狼子似的後影拖着步子慢慢幌出了曬稻場。

「這是個膿包貨，不用說是方老三出的主意，叫他來敲釘錘的！」

「要不是鴉片癮發作了，今天他不見得走。」

「打官司料他打不起！嚇嚇人罷了！」

「今天這一趟白跑的。我說他明天還要來，說不定方老三要和他一同來。」

大家這樣你一嘴我一舌的嚷着。大毛一口不開地緊着皺着眼睛，從地上拾起截刀來，望田腔那邊；小斗和野貓頭各已爬上一棵烏柏樹。——這時小斗從樹上探出頭來，高聲向大路那邊喊着說：

「賣發財票的！你是膿包，你不行。明天請你家方老三來，我們在這裡等着。——娘的，不給他豬屎喫不是人養的……」

姑奶奶攙着小牙子站到曬稻場上，輕鬆地嘆了一口氣，和攢着烏柏果子的梅花腳說：

「唉，真是什麼人家的人，做這種事……」

梅花腳把那闊臉上的厚嘴唇包了一句，笑迷迷地露出一口黯紅色的齧肉，搖着頭，不說話。

太陽偏西了。風在田野裏迴盪着。天空裏魚鱗似的白雲已經積聚了起來，泛成了晶瑩透明的顏色，照得這田原村舍分外鮮明悅目。毛房那邊，肥料堆上站着一隻公雞，這時拍了拍翅膀，提着老練的嗓子高聲啼起來。

嬌周

施執事存

人們常常尊稱周大相公，因為他還有一位令弟希才——那當然是二相公了。周大相公的家私，在他所住的小城市裏，也可算得是很富有的了。可惜周大相公還沒有一個兒子，好承繼他的產業。他的令弟二相公卻子息甚旺，膝下一共有四個兒子，一個女兒。因此，鄰里們常常在背後說：眼見得大相公的產業要二相公底兒子來承繼下去的了。

爲了這個問題，周大相公老是皺着眉頭。起先是懷疑自己缺少了生殖力，所以不惜花費地打常服用着許多自來血、補腎丸等等補劑，但是，把這等藥物喫了兩三年，還是沒有兒女，於是他覺得這個問題是在他底太太那一方面了。

問題在他太太那一方面，事情就好辦了。曾經有許多阿諛他的人勸他收一個小，他自己也曾經屢次地打算娶一個偏房。然而到現在總還沒有實行，這原因，也還是在他底太太那一方面。他太太偏不承認自己將終於不會有孕，理由是年紀還並不大。說到年紀，實在是，非但他太太祇有三十八歲，不算大；就是他自己也才只四十五歲，算不得老。於是周大相公和他太太還在希望着他們兩人的嫡裔。

幸而周大相公愛喝一口酒，幾乎天天要到福緣橋下那家元豐酒店裏去灌兩斤花雕，所以子息問題還不至於使他覺得怎樣的苦痛。倒是他底太太雖然面子上不承認自己不會受孕，背地裏卻是整天整夜地焦急着，不知究竟爲了什麼緣故，真是永不覺得有孕的樣子。她從前也曾在新法女學堂裏讀過書，國文算學一切都考過甲等，可是她底同學姊妹嫁在本城者大家都有了兒女，惟獨她還是膝下空虛。她也曾幾次三番地攬掇丈夫到藥房裏去買些增進生殖機能的西藥來喫過，也曾請本城的那個著名婦科國醫開過一個方兒，喫過十來劑藥，無奈總是如石沈大海一般，沒得消息。

「如果是他的體氣關係的話，那才真是沒辦法呢。」她開始懷疑這仍是由於周大相公的缺少生殖力了。「但是，那樣的話，就是討了個小也還是不中用的。」同時，她又這樣地自己寬心了。

二

一天，大概是正月初八吧，周大相公在元豐酒店喝酒。只因爲酒友聚得多了，從下午五點鐘一直喝到晚上九點鐘，還是酒興不盡，雖然他已經醺醺然的有了七八分醉意。

「大相公，新年恭喜，說起一件事忘了告訴你……」旁座上有一個做木匠的金魁正邀了兩個同行也在喝酒。他看見周大相公端着酒杯忽然從許多胡鬧的笑語中沈靜了下來，像是有什麼心事似的悶坐着，并且兩眼正在對着自己呆看，似認得非認得那麼樣的。於是忽然想起了他前兩天就要

告訴周大相公的話。

但是周大相公倒並不是在想什麼心事。他不過覺得酒喫得比往常多了些，有點頭昏，所以要靜坐一會兒，定一定神。兩眼雖則對金魁望着，可是並沒有認識。恍惚聽見對面那人在叫他，才看出似乎是認識的人，只模糊地不知畢竟是誰。

「哦，哦，喝酒嗎？——喝酒。」他含糊地端起酒杯向對面的那個木匠說。似乎是勸酒的樣子，但是終於自己又囁嚅地吞下了一杯。

「喝酒，喝酒，大相公，哦……有一件事情……正要告訴你……」木匠金魁說。

「哦，哦，一件事情……什麼一件事情……」周大相公在說話的時候顯出他已經有點醉了。他想說「一件什麼事情」卻不知怎的竟說顛倒了。「一件嗎？兩件？你是不是說一件事情？」

周大相公坐的那一桌上一共圍了六七個人，當他忽然靜默下去的時候，他們都曉得他有點醉了，好在他的酒品好，不會發酒瘋，就由他去獨自個坐着養神，管自己談天喝酒，暫時不去理會他們。也沒有注意到那木匠金魁，祇聽得他在對別的酒座上說什麼一件兩件，大家才回頭來注意了他。

「希翁，一件，你就祇差了一件……」其中一個當小學教員的陳震岐便打趣他了。

「好哇，就是這一件。大相公。」那木匠金魁拍着桌子笑了。

因為常常有人說他只差了這一件，周大相公雖則有了酒意，也還聽得懂這意思。最初，當他第一

次聽見人家這樣說的時候，的確心裏老大有點不高興，但七八年來，他覺得這樣的話，在人家也不過當作一個對他專用的談柄，並沒有多大嚴重的意義，何況他自己還並不肯對於子息問題表示絕望。

「哦，這一件，不要緊，不要緊……今年一定有，一定有……」周大相藉着酒意捺着鼻尖說。

不單是這兩座的酒客，就是店堂裏別座上的酒客，凡是認識周大相的人，全都笑了。因為他們聽見周大相捺着鼻尖說這樣的話，已經有好幾年了。

「大相公，真的，今年真的有了……」那木匠金魁說。「北門外林塘橋有一座送子觀音娘娘廟，菩薩很靈，求子的人一天總有二三十個……」

「不是說林塘橋的娘娘廟嗎？靈的靈的，說起倒也想起來了，希翁，你大可以同尊夫人去燒一炷香……」在店堂裏面靠着那幅關雲長秉燭讀春秋圖的那只桌子上，有人站起來高聲地插嘴了。

「怎麼一向沒有聽人家說起？有人求着過兒子沒有？」周大相座上的一位南貨店老闆說。

「自然有的，千真萬確！舊年年三十我在北門裏那個開茶館的陳老二家裏喫年夜飯，老二說起他們隔壁的林先生，也因為結婚了五六年還沒有兒女，聽人家說林塘橋的觀音菩薩怎樣怎樣靈驗，在去年九月裏去燒了香，許了願，現今他們林師母已經有了喜，這倒是真的……」木匠金魁說。

「我不信！林塘橋的觀音庵小得像五聖堂，一向就有了，卻從沒有聽說過那裏的菩薩有多少靈。我曉得的，我去過……」一個金魁的同行說。

「不錯不錯。一向是沒有聽見過的小茅庵。自從舊年五月裏來了一個有道德的老尼姑，觀音菩薩才顯了神通……」那關雲長脚下的酒客說。「希翁，這倒是真的，雖然是迷信，倒也不可不信呢。」他很鄭重對周大相公說。

衆人七嘴八舌的談着那送子觀音的靈蹟，周大相公起先還聽着，後來卻漸漸地聽不清衆人說些什麼話了。但是他心中卻還清楚，彷彿有人在勸他去燒觀音香求子。

「不中用，不中用，這些都是迷信！我周希齡從來沒有燒過香拜過佛，求神不如求己！」他滾着舌頭含糊地說。

大家都笑着他的「求神不如求己」，沒有一個想起他其實是曾經不止一次地燒過香拜過佛的，雖然目的並不是爲了求子。

三

次日早上，周大相公睡到十點鐘才起身。春梅丫頭給他打臉水洗了臉後，覺得昨夜的酒菜還在胸膈間塞得滿滿的，喫不下早飯。便坐在靠窗的一隻椅子上抽煙捲兒。

他底太太一早起來就走在外邊管雜務，這時，知道他已經起身，便進來問他，早粥已經冷了，要不要使春梅去買一些什麼麵點。

一邊搖着頭表示不想喫什麼早點，周大相公一邊就打量着他底太太，腦海中恍惚記起了昨天晚上似乎有什麼人說過些什麼似的。經過了一度很費力的思索之後，才想起了七八成，有誰曾經告訴他北門外不知什麼地方有那麼樣一尊靈驗得很的送子觀音。這是誰告訴他的？到底在北門外的什麼地方？這些卻再也想不起來了。

哦，彷彿是門口裁縫鋪裏的那個貴寶說的。他這樣思索着。原來周大相公所住的正屋是一座三間開樓房，前邊是三開間的門房，後邊又是三開間帶披屋，做廚房柴間和倉庫。爲了省得雇用司關，就把大門的東西兩間租給了一家裁縫鋪子。這裁縫鋪子是由一夫一婦帶一位夥計一個學徒組織成的。東邊的一間做了師傅的臥房，西邊的一間，在白天和上半夜，就做了作場，在下半夜，就做了那夥計和學徒底臥房，兩隻很闊大的工作臺就做了他們的牀鋪。

周大相公每次喝醉了酒由朋友們扶着回來，到了家門，那些他的酒友們總把這位醉相公交給了來開門的那裁縫鋪裏的夥計和學徒，由他們倆給扶掖着進去。有時，倘若周大相公醉得太厲害，他底太太和春梅了頭扶不上樓的時候，還得由他們倆給扶上樓，扶進房裏，睡倒在牀上才罷。

貴寶便是那年青夥計的名字。周大相公記得昨天晚上貴寶給自己來開門的時候，曾經說過一些什麼話，大概就是關於那觀世音的事情了。

「春梅，你去到外邊叫貴寶來。」他說。

春梅丫頭正僵在牀上摺綿被，聽着主人這樣意外的使喚，不覺回過頭來望着她主人，眼睛裏表示着疑問。同時，在整理妝臺的他底太太也彷彿覺得有點奇怪，看着他：

「叫貴寶做什麼？你那件呢絨袍子我昨天已經叫他來拿出去做了。」她說。

「不，不是做衣裳的事，我要問他一件事。」周大相公說。「去，春梅等一會兒再來摺被。」

於是春梅下樓去了。他底太太莫明其妙似的祇是呆望着他，嘴唇翕動着，好像要動問他什麼，但是留滯着沒有問。

「你猜，我叫貴寶有什麼事？」他很得意對她說。

「我猜不出來，要不是爲了做衣裳，還有什麼別的。」她幾乎要紅着臉了。

「難道他還沒有告訴你嗎……哦，到底不曉得靈不靈……可惜昨天晚上他沒有說明白。」周大相公幾乎是自言自語着，全不注意到他太太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關在悶葫蘆裏不懂他底意旨。

春梅去了好半天，才喘吁吁地跑上樓來說貴寶已經在樓下客堂裏了。周大相公很興奮地走下樓去的時候，他太太和春梅也跟着下樓了。在扶梯上，他太太問春梅爲什麼去了這許多時候。春梅回說貴寶在隔壁王家押牌九，是她到王家去叫來的。

「貴寶，」周大相公走到客堂裏，看見了貴寶，只叫了一聲，便覺得喉嚨裏一陣子的怪癢，接連的嗆個不住。

「大相公，昨晚酒喝得多了。」那年青的成衣匠說。

周大相公點着頭，先自在一個椅子上坐了。從春梅手裏接過一杯茶呷了幾口，壓住了咳噎，又從袖管裏掏出手帕來拭了一下嘴臉，才問：

「貴寶，昨天晚上你說的那個觀世音菩薩在什麼地方？」

這話把三個人都聽呆了。尤其是貴寶，他顯得很窘迫地對周大相公凝視着。

「觀世音菩薩什麼……觀世音昨天晚上……我沒有說什麼觀世音。」這年青的成衣匠期期艾艾的說。

春梅首先笑起來，接着周太太也笑了。這使周大相公覺得很過不下去，他也顯然有點窘了。他摸着頭皮，尋思着，并且又幾乎是獨自似地：

「奇怪！那麼，不是你告訴我的誰呢？那麼是誰說的……」接着他又擡起頭來，對貴寶說：「昨天晚上有人告訴我，說北門外的一個什麼地方有一尊送子觀音菩薩，很靈驗，香火很不少，可惜我忘記了到底是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嗎？那個觀世音，也許有人說起過？」

「要死！又來鬧笑話了！」周太太說。

「沒有，沒有聽人家說過。只是，昨天晚上大相公和那些人喝了酒來，今天去問一問，就知道了。」

「昨天喝酒的一桌人是記得的，只是告訴我這個地方的人是坐在另外一桌上的，我可記不得

了。我好像是貴寶在開門的時候對我說的……那麼，貴寶，昨天晚上你在開門的時候，對我說了些什麼話呢？」周大相公沈思似地說。

「我？我沒有說什麼話……」貴寶漲紅了臉說。「我祇說大相公在外邊喝酒喝得太遲了，裏面大奶奶已經叫春梅姐出來看了好幾次，怕我晚上出去賭錢，徒弟又貪睡不醒，沒有人給大相公開門。」

「那麼昨天晚上你倒沒有出去賭嗎？」那大奶奶問。

「唔，沒有出去。」貴寶吞吞吐吐地回說。

「怎麼沒有！他瞞着哪。隔壁王師傅說他昨天晚上贏了十來塊錢，就走了，怕吐出。」春梅插嘴着說。這使貴寶窘得祇好微笑了。

但周大相公還在摸着頭皮思索。到底是誰說的呢？那靈驗的觀世音在北門外一個什麼地方呢？「算了，算了！也不用這樣想得。你喝醉了，人家總不見得醉，下半年出去一問，昨天晚上究竟是誰說的就得了……總有一個人記得。」那周大奶奶說。

「該死，不錯！我問一聲陳震岐就得了，他可沒有喝醉……貴寶，我的駝絨袍子你趕快給我做起來，這兩天熱了……」

當貴寶退了出去之後，周大奶奶又咕噥着教訓她丈夫了。

「正月半的天，怎麼也熱不到穿駝絨袍子，你又不是成天到晚的喝酒喝得熱騰騰的。」

四

自從正月半周大相公和他太太到林塘橋的觀音庵裏進香之後，瞬息已是暮春時節。天氣暖融融地着實撩撥人情懷。周大相公還是每天出去喝酒。不喝酒時，使到陳震岐學校裏去找教師們下棋。只是晚上卻不出去上酒店了。

周大奶奶接連的害了十幾天春困，只是茶也不思，飯也不想；終日睡在牀上，甚至也懶得和周大相公說話。但是，一天晚上，當周大相公正在覺得很無聊賴的時候，忽然他太太斜倚在牀上招着手叫他走過去。使周大相公出乎意料地，在他耳朵邊輕輕地說了一句話。

「真的真的嗎？」周大相公似信非信的問。

「這難道好哄人嗎？」她說。

於是周大相公深深地噓了一口氣。一回身面對着窗櫺，從桌上的捲煙罐裏抽出一支煙來燃着了，吸了一口，立即把煙噴掉了。這時倘若有人立在他對面，一定會看出他臉上呈着一種從來不會顯露過的光輝的。

從那晚以後的三四日中間，雖然人們看起來，周大相公的府上還是照樣地過着平靜無事的生

活，但是在周大相公自己，卻彷彿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故，言語和行動都顯得非常興奮了。春梅和李

媽都覺得格外忙碌了些。把樓下書房裏的籐椅子搬到樓上房裏去給太太坐。一日三餐，太太也不再下樓了，叫春梅搬上樓去喫。因為太太近來每天要喫許多糖果茶食，周大相公又特地上街去到稻香村裏立了一扣取貨摺子。此外，人們又可以看見周大相公家的客堂中間的董桌上每天早上都點着一對蠟燭。再過了一二星期，周大相公搬到樓下書房裏來睡了。春梅也不再和李媽睡在樓下的披屋裏，而是被派到樓上扶梯間裏去架着板鋪睡，以便太太在晚上有什麼使喚了。

在酒店裏，或是在任何別的場所，倘若有人談起那林塘橋的觀音菩薩，周大相公總不肯放過機會，不去增加她一點靈驗的保障的。因為這個緣故，於是人們逐漸地傳揚出去，說周大相公這一份財產不愁沒有繼承人了。

這個消息，惟有對於那周二相公，是非常不愉快的。然而周二相公雖然因為自己太太和嫂子意見不洽而早已搬出在外邊住，但對於長兄卻頗篤於友于之誼，面子上當然也不得不表示祝賀之意。「恐怕是裝肚子吧，臨盆時候當心着，別讓穩婆帶進別人家的孩子來呀。」

「異姓亂宗，那是不行的呀，自己既然沒有兒子，姪兒也是一樣的，為什麼偏要做這一套鬼把戲呢……」

幾乎是每天，只要有機會，她總得絮絮叨叨的說這樣的話。非但要說，她並且還每隔三四天總差遣老媽媽給送一點消閒果餌去探望大奶奶，當老媽媽回來的時候，她便問：

「怎麼樣，看見了大奶奶沒有？」

但那老媽媽總是說：「沒有看見，大奶奶不下樓，春梅給送上去的，大奶奶傳話說謝謝二奶奶的好意。」或是說：「看見的，大奶奶有點頭痛，睡在牀上。」

於是她一定鼻孔中冷笑着說：「倒虧她裝得像！」

五

周大相公雖然年紀已經四十開外，但他自己覺得還如三十餘歲的壯年人一樣，絲毫沒有衰弱的感覺。自從太太的喜訊宣佈了之後，他尤其增長了自己的生活力。天氣又逐漸地蒸熱起來，每當三杯酒盡，或是一覺醒來，總覺得筋骨縫裏都蠕蠕地有什麼東西在蠢動着。這種感覺，最初他祇是無抵抗地感受着，但當他感受得太多了的時候，他想起應該好好的對付一下子了。

這時，他底太太，也似乎有了一點改變——這是在性情一方面的。雖然一日三餐已搬到樓上去喫，但這位周大奶奶並不是從此就不下樓了。她非但下樓來，並且還喜歡到外邊裁縫店裏去找着那師娘和貴寶閒話。晚上，當裁縫鋪子裏工作不忙的日子，她還常常着春梅去叫貴寶和那師娘進裏邊來打牌。在湊不攏人的時候，間或也拉她丈夫來充數。這是使周大相公十分不愉快的。因為他希望她安靜地保養着，但她卻似乎在放縱地消磨她底精神。

周大相幾次三番地想阻止她過度的游樂，但所得的結果卻是她底啼哭和咒罵。這啼哭和咒罵，漸漸地顯得是非常惡意的樣子，使周大相覺得這是她底性情突變的表徵。周大相雖然懂得這是每一個女人在這特殊時期中的一種變態，但他因為被驅策於自己身子裏的一種狂暴的力，對他的太太也漸漸地覺得憎恨起來了。

一天晚上，喫過了晚飯，不知做錯了什麼事，春梅在樓上被她底女主人痛惡地責罵了。這是一陣仇恨底爆發，凡是那女主人對於她平素的一切不滿意，在這時候，都當作很了不得的罪狀而受了譴責了。她責罵她不聽使喚，時常摔碎碗碟，尤其是每晚睡熟之後，常常說種種怪誕的囈語，使她驚跳起來，會傷了胎氣。最後的結論，是不准她再睡在樓上了，即使要睡在樓上，也不准她睡在與她底臥房祇隔一片板壁的那扶梯間裏了。

當周大相的勸解已經告了絕望的時候，他感到他太太底固執是非常可恨的了。他看着那哭泣着的丫鬢春梅，雖然已經是二十歲的大人，但卻像一個小女孩似地怪可憐的。於是他也不禁憤慨地吩咐春梅即刻把牀鋪搬到樓下去，——不回到李媽的那間披屋裏，而是在他底後房安排了一個竹榻，爲了還恐怕他太太會在夜間有什麼使喚，好方便些。

兩三夜之後，周大相覺得他太太絕不在夜間使喚春梅，倒是自己卻往往在夜半醒來時，尤其是在醉了酒的時候，要茶要水，有了春梅好差遣，使懶得自己起來了。

一夜，正是五月天氣，非常鬱悶。周大相公當晚並沒喝酒，夜半覺醒時，卻口渴得難受。於是照例又喚醒了春梅，進房來點亮了燈，從熱水瓶裏倒開水給他喝。一杯熱水吞下去，頓時覺得心中格外煩躁，就燈光下看着春梅把熱水瓶蓋子旋上的姿態。夏季的單衣遮裹不住了她底豐盈的肌肉。周大相公噙了一下舌頭，覺得口腔裏充滿了口水。

「噓，太熱了。」他似乎在對自己說。

「已經有蚊蟲了。咬得人睡不熟。」春梅旋上了熱水瓶蓋，回頭來給她主人下了帳門說。

「慢着，你給我吧蚊蟲趕一趕。」他說着，把一柄葵扇遞給了春梅。

但當春梅接取那葵扇的時候，使周大相公自己不相信地，不知從什麼地方來了一種膽力和慾望，他幾乎很輕捷地把春梅抱持着了。

「不要做聲，你在這裏……」

六

現在大暑來了。狗拖着舌頭，牛浸在河裏，人流着汗。但周大相公及其太太似乎都不覺得十分熱。他們都早早的睡了，一個在樓上東房，一個在樓下西廂。周大相公不再有那樣狂暴的興致去管他太太的事，所以他太太也不再咒罵他了。

現在他們倆彼此又很和睦，很安靜了，祇有一件事，使他彷彿還很放不下心似的，那是每當弟婦着老媽子來探望的時候，老媽子轉述弟婦的話，問到他太太底胎氣，他就覺得有些艱於回答了。簡單地說起來，在這兩三個月裏，就是他自己也簡直看不出他太太有什麼懷孕的現象。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你覺得怎麼樣？爲什麼一點也看不出來……看不出來！到底……別讓人家笑話，到底是……？」每當沒有人在眼前的時候，他常常這樣地問她。

「我也覺得奇怪，好像有些動靜似的……只是看不出來，也許身子大了……也許……也許是病吧……」她老是這樣回答。

然而她底身子本來並不很大，至於病的話，據她丈夫看來，也似乎一點也沒有蹤影，因爲她還是這樣那樣的喫，還是常常去叫了貴寶他們來打牌，精神還是照舊地健旺，氣色還是照舊地紅潤，不，甚至恐怕比從前更健旺，更紅潤些。

一個夜間，——其實是在夜很短促的夏季，這似乎該說是黎明了，很反常地，周大相公忽然覺醒了。隔着窗幔，看庭中呈着一片乳白色，異常的寂靜。他在牀帳側了兩三次，便覺得再也睡不着了，正想起身，忽聽得扶梯上有了陣悉索的聲音。難道春梅已經起來了嗎？但明明聽得後房竹榻上的春梅底鼾聲，難道是李媽嗎？那也不可能，這老婆子從來不會起身得這樣早。

正猜測間，扶梯上的聲音又響起來了。這回更聽得清楚，確實是一個人，在悄悄地下樓來的樣子。

周大相公恍然了。他猜想一定是他太太，已經覺察到了他和春梅的關係，所以偷下樓來偵視的。這樣想着，他很慶幸春梅仍然睡在她自己的榻上，於是自己也假裝睡熟着，等待他太太底行動。

但是那扶梯上的脚步聲似乎並不向自己的房門或窗子走來，而是在啣呀的推開了後窗走出屋後去。這可奇怪！有了賊！這概念在周大相公底腦海中倏然閃過了。

他矯健無聲地跨下牀，拔去了門門，繞到屋後去看時，明明看見有一個人形已開了邊門出去了。他跟蹤着到那門口，正待叫嚷，卻一眼看見那人是從一堵坍塌的矮窗牆中跨進前邊的門房裏去的。

而那人的背影卻分明地辨認得出來。是那裁縫鋪裏的夥計，那年青的成衣匠貴寶。

周大相公覺得打了個寒噤，眼前一陣昏花，似乎有點站立不住的樣子。回進房裏，春梅恰好起身，進房打掃。她做着一種不拘主婢禮節的臉色，僭越地說：「大清早起，就在外邊做什麼？」

看着春梅那樣的儀容，不知怎的，他覺得有一種強烈的反感。這種反感，非但使他完全忘記了他與她之間所曾經有過，而且還在繼續着的那些親昵，反而格外尊嚴地說：「沒有什麼！」

自從說了這句話以後，整整的兩天，周大相公沒有說過一句話。他沒有出門，也沒有喝酒，祇是抽着捲煙。至於那樓上的他底太太呢？也很奇怪，整整的兩天沒有下樓，沒有咒罵她丈夫，甚至沒有高聲使喚過一次春梅。

於是到了第三天，大清早，他把那裁縫鋪的師傅叫了進來，說要修理房屋，叫他們儘十天以內搬

走。他底意旨是那樣地堅決，無論那成衣匠怎樣商量，連展期十天也沒有應允。這使那成衣匠覺得他的屋主人底性格改變得太突兀了。

於是他出去喫酒整整的一天。

七

成衣鋪突然的搬走，漸漸地使周大相公覺悟到這是他底失計。因為這出人意料的事件之發生，反而使人家好奇的地有探索其究竟的慾望了。於是有一種標語和圖像由頑童的白粉筆寫畫在他家的門牆上了。

這種標語和圖像一天一天地磨損了。周大相公底酒量，還磨損了他底精神，他開始覺得有點老了。於是他不再出門了。他已經好久不和他太太說話了，可是幸而他太太底孕像已經顯著起來，使他弟婦差遣來的老媽子有充分的證明可以去回復她底主婦，雖然那主婦如今有了新的咒詛。

差不多在同時，使周大相公感覺到煩悶而又祕密地愉快的，乃是春梅，在一個晚上，特地溜到他房裏來告訴他的消息。她似乎也有着一些什麼了。

這是一個問題。對於春梅，人們將怎樣說呢？……

只要一看見春梅，周大相公就覺得有一種喜悅，覺得自己的自信力畢竟沒有錯。到底算不得怎

麼老啊。但當他一看見他太太的時候，他就覺得有一種擺脫不掉的苦悶。難道真的必須在一種侮辱之下接受那嬰兒嗎……

不，不，無論牠是男的或女的，我必須使人家相信是我的嫡裔，爲了家聲，爲了她，爲了我！至於春梅那個呢？在這種情形之下，我不能承認，這是一種醜聞，一種醜聞……

周大相公沈思着，沈思着，在與春梅密談了一晚之後，次日，叫人去找了那曾經做過他的住戶的成衣匠來。他告訴他，因爲春梅年紀大了，想給她嫁個丈夫並且願意賠一份好好的妝奩。他看貴寶那人很好，想託他去問問看，不曉得貴寶願不願意娶了春梅。

事情就很簡易地成功了。在八月間的一日，人們都知道周大相公家的春梅丫鬢嫁給了那從前曾經住在周家屋子裏的成衣匠貴寶。並且有人甚至很顯明地說，貴寶和春梅是很早就有着關係了的，只是人們都誤會了……

次年的三月間，周大奶奶終於生產了。雖然是一個女孩子，但人們都向周大相公祝賀，從今後是預兆着弄璋之喜了。這時候，人們都看見周大相公苦笑着說：「可不是，觀音菩薩是有點靈的。」

當周大相公的女孩子做滿月的時候，成衣匠貴寶的妻子春梅也誕生了一個孩子，那卻是男的了。人們嘻笑地問貴寶：「這麼快就做父親了嗎？」

「啊，女人身子不好，孩子不足月的哪。」他總會得這樣說。

中國的最後一課

李健五

一個學生站起來，出其不意，問他道：

——先生，您下年還在這兒教書嗎？

再有一個禮拜，學期就告結束了。他的心情正很惡劣，好像乘着一隻海船，不知道那一天風平浪靜，而平靜之後，難保不有更大的波濤捲來。風聲早已就緊了，然而等到事變來了，那陣驚恐過去，餘下的沒有什麼特別，心頭不過有些惶惶罷了。校長招集他們教員開過兩次會議，說了幾句保持鎮定靜待局面發展的不痛不癢的常談，便陷入沈默了。大家露出焦憂積慮的面孔，凝住神，彷彿他們的學生，竭力收斂浮散的念頭，預備應付目前的難題。彼此茫然望了望，便一同把視線轉向校長那面，發見他的眼角溼潤，好像碰到了什麼禁忌，立即向四空脫粉的白牆旋了旋，沒有目的，卻又似偵出一點什麼值得注目的東西，留戀在上面，忘記那些統計表格的意義，從上面的顏色，曲線和方格，尋出一種新的拼合。大家掙扎着，原先從來沒有發覺自己有靈魂的，或者便是發覺，卻從來沒有留意牠的存在的，都不清楚怎麼就平空掉在這座迷宮再也繞不出去牠的廊廡。漸漸大家意識到他們缺少一個鏈子，這就是說，那最愛發言的黨義教員不在了，奇怪是先前誰也沒有見出這突兀的現象，然而即使開口除

去表示無識和魯莽，誰又不是圍住疑團打漩呢？是的，這是個漩渦。一個中學教員，不是頂天立地的英雄，會輕輕易易捲下去的。最後，一位同事，看了看校長，有些神祕地，不如說靦腆地，指了指校長身後的白牆，然後低低地，低到啞了嗓音似地，開口道：

——我看，把這些東西先摘了罷。

這是開會的結果：摘下會議室，接待室，校長室，禮堂，以及各教室有關黨國的一切。

怎麼應付這黯淡的來日呢？一個中學教員，在這相當偏僻的地方，只有一籌莫展。他自己，不是沒有經過光榮的奮鬥：六三，三一八，還有許多零碎然而同樣驚心動魄的學生運動，他都是當仁不讓的打手。左額的疤痕是他唯一的酬勞。然而就是這點兒酬勞，曾經在心頭留下最長的波動的，自從舉了業，在人海混迹三四年之後，他也學會了掩飾。起初是聲苦笑，漸漸明白掩飾有了必要，他會對人講，他這疤痕由於有次趕火車，怎麼怎麼來的。這成功一件真正的事實，有時不等對方見問，他就自自然然說起他那次趕車的不幸，彷彿他以往的勳蹟是另一個人的，他不過帶着點兒傳奇的遺憾罷了。

然而他恨這社會！他能和別人一樣，遠走高飛嗎？他想起他的宿命觀，他生活的蔭涼，也就是他對於人生最高的詮釋。他學績的總評只是中等。都市沒有他競爭的機會。他發願回到故鄉，爲人所不敢爲，滿足他解放民族的熱情。實際是，他僅僅接到一份聘書，還是本縣一個做財政局局長的親戚給他謀來的出路。這唯一的聘書，是他有生以來最高的光榮記錄，證實他不是一個贅疣，而是不負親友期

託，一個具有前途的青年，一個社會國家的柱石，總之，算的上一個良善的公民。

他有一家人口等待養活。

所以，教了三年書，他和從前顯出絕大的變異。他學會了拘謹，誠懇，圓滑，而這些作人的美德，彷彿遊藝場的幾面凹凸鏡，很快就把他理想的事業照成十分肥瘦可笑，或者猶如轉動的機輪，把他帶進人生正常的軌道，花，夢，進取，正義，多少美麗的字面，和少女的容顏心情一樣，隱隱消失在一個中年婦人粗糙的皮膚裏面。

他並不消沈，例如，他不通宵打牌。

而且有時在教室，他會發出他自己詫異欽服的議論。他並不過激，然而不由自主，激昂也是真的。這不全由於他的童心未死，而是——說出來也頗足奇怪，——大半由於教科書的啓發。

多謝連年患難，頻仍，便是教科書，也好像這風雨飄飄的國家，今日一個是非，明日一個改革，而每次後出或者新式編制的，一律邀蒙教育部批准通用，每次雖說面貌相似，然而猶如一個婚後的婦人，雀斑總是日見其多，不見其少——從雀斑似的國難想到個人額角的疤痕是可能，而且值得同情的。所以他有時忘了形，竟會高談闊論，痛古疾今，好像另一個自我，不甘雌伏，意外把他出賣一次，看他事後懊悔的種種可笑行徑。但是，教科書如若做成他的揶揄，卻更其充實他的知識。所以他並不對每年更換教科書。他比學生多番綜合工夫，然而每次功課預備完了，對燈獨坐，在靜靜的深夜，聽着妻子

的駭聲，他覺得他的心大了起來，大到他感覺非常的寂寞。他嘆口長氣，從疲倦裏體會出自己的落伍。而那番綜合工夫，在他身上，倒比在學生身上，影響來的還要深廣。

這薄薄一本教科書，幾乎就叫國難的掌故佔掉半截去。書講到末尾，他照例加上兩句鼓勵學生的切齒，是興奮，等到下課，遊戲了十分鐘，一切終歸遺忘。是文學缺乏表現的力量？是他未盡傳達的職責？他不是沒有熱情。他親身經過多少愛國運動——不過這離他又那樣遠，那樣遠！當年他那點神聖的火爐，如今有什麼東西可以揚的起來嗎？他從來沒有想到這問題。好像一種奇異的海底動物，等到打撈上岸，和植物一樣似乎缺少生命，卻又那樣準乎自然，是他從學生時代跨進這教書的生涯。他是那類不開花的樹，吸收，而不開花。連小芽都不肯冒出一個嗎？有時當着一個過路的都市名流，他不禁心問心地愧赧起來。良心，或者那顆惺忪的心，經不起現實的塵埋，雖說不開花，卻也得活着，而一種實際利害念頭擴大成功他全付精神活動的對象。對着教科書的血淚，好像想着一個十年不歸的遠人，模糊一片，感覺不出他真實的存在。有什麼辦法？他這邊鄙地方的中學教員，孤陋寡聞，有時未嘗不想奮鬪遠揚，然而——藉着昏黃的燈光，他看見妻子油淋淋的頭髮，散亂在枕頭的四周。

但是，什麼都可以忍受，叫他——一個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做亡國奴，或者準亡國奴，他是不幹的。走出會議室，走出校門，不願寄宿生圍住校長詢問，他一直走向毗連校牆的那片菜畦。怎麼！這麼快！天天在教室宣講國亡家破的慘狀，現在眼看自己就要做亡國奴，不為人齒的生存菜畦，荒蕪着，應

着寒北的風土，應着他的心情。他忘記自己走的不是路，而是阡陌了。他用拳頭打着他的腦髓，咬住牙齦，和他當年參加愛國運動一般無二。什麼聲音在招呼他。原來他靠近菜畦盡頭的茅舍了。

老頭子望見他筆直奔來，蹣跚上去道：

——我遠遠就覺得是學裏的先生。有話吩咐嗎？先生？

他醒了過來。

不見他回答，老頭子望望天道：

——今年冬天格外冷。春天怕是不來了。

他嗓子裏咕嚕了一下，點點頭，抽轉身，蹣跚上小道，往家裏走着。

這類有生不如無生的窮人襤褸的衣服，襤褸的知識，襤褸的精神，無一不是貧苦的化身。這偌大的縣城，有一個健全的男女，不分老幼，甚至於不問階級。校長說，縣裏的首富已經到鄰縣籌議改制和歡迎的節目去了。這羣沒有國家觀念的人民應當受教育的不是他們的子弟，而是他們自己。應當示衆的不是愚，而是聞風先逃的黨義教員。想到淋漓酣暢的境界，他不由讚美起來，所以當他一脚跨進家門，便見他連聲忘形呼喊：對！對！

他女人過來問道：

——什麼對不對的？

他瞪了她一眼，惡聲惡氣地回道：

——管我什麼對不對的！

太太縮回步，唾了口痰，倚住廚房門，看他走進上房。他今天回的特別早。難道學校有了什麼意外？她凝了凝神，潛手潛腳隨了進來。

他一屁股坐在書桌前面的椅子上。坐的太猛了，椅子唧喳一叫喚，裂了縫的桌面微微顫動。

她囁嚅道：

——你怎麼了？你沒有在學堂跟誰吵嘴？

看他不言語，以為猜對了，她繼續道：

——我說的，你真應該忍忍才是。犯不上跟人開口舌，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幸而是昨天聘書發下來，要不鬧到校長耳朵……

他忽地斜轉身，喝住她道：

——你就不會閉住你那張老鴉嘴！這時節也是你女人家插嘴的當兒！小毛子呢？你也不看着他，儘他一個人在外頭野跑！呵！娶了你這種土頭土腦的……

明知話不投機，女人輕着脚步溜出去了。

她剛一出去，他就空虛似地煩躁起來。要是他一個人倒好了，早該跑到什麼地方投軍了。妻子！妻

子一個男人沒有家室就不能單獨生存了嗎？照現在他的心情看來，他滿可以有什麼可留戀的呢？難道同居了十年，還去捨不開這糟糠的老妻？而且，他自己做亡國奴不夠，連妻子一骨腦兒奉送不！他提起身子，走向臥室的土匠。

他好像癱在什麼似軟似硬的東西上面，說不清是什麼感覺，和他心頭的義憤一樣惘然。他閉住眼睛，睡不着，嗅着枕頭上刨花油和髮垢的混合氣味。屋子越發黑了，他聽見太太輕手輕腳的聲音。隔了半晌，她挨近牀沿坐下，小心翼翼地捧住他的腿腕，把鞋褪了下來。他任她做去。鞋脫了，他把腳往匠裏一收。她以為他妥協了，隨即低聲下氣問道：

——到底有了什麼事，值得這麼大氣？

他不作聲。她重複了一遍。

——國家大事，什麼事！

他背向她，澀澀地哼了一聲。

——噢！我當學校有了什麼事，原來不是這就好了！起來喫飯去罷，回頭你還要預備明兒的功課。他簡直不明白這是他的女人，跟他同居了十年，離他的靈魂那樣遠，那樣遠！他翻過身，揮她出去。

道：

——你女人家曉得什麼好歹！

終於忍不住腹飢，他爬起，走在堂屋用飯。但是，喫了不過一碗半麵，他就放下筷子，用袖頭揩了揩嘴，來到他的書桌前面。他的視線落在那張聘書和封套上。怎麼樣，答應嗎？可是答應下來，留在這裏做亡國奴，做帝國主義者的順民嗎？那麼，不答應。是的，只有一條路，拒絕。他不能出賣他的人格。他不是中華民國的國民嗎？自然，他沒有受到國家一點好處。然而有什麼用，他生而是中華民國的國民。他要沒有享到國家絲毫權利，大半豈非由於帝國主義者的壓迫，離間，侵略嗎？教科書上一條一條寫的明明白白，便是沒有像他參加愛國運動的，也該接受這裏的提示和教訓。所以他坐在椅子上心想，他不能接受這張聘書。至少，在渾沌的現象沒有揭開以前，他不能貿然答覆。這是他一生成敗的關頭。這樣思索着，他打開他特地託人從都市捎來的一本學校日記，望着昨天那一頁「接到學校聘書」——啊！這寥寥六個字含着多大的歡欣，當着昨天，甚至於今天早晨！他看着女人特別給了孩子四枚銅元，孩子蹦蹦跳跳上了街，然後太感動了，忘記是他十年的陳貨，過去摟住，洋人似地表示了表情，簡直把女人粗糙的面孔紅到耳根了。然而，現在，如有所恨，他用力推開那本珍貴的日記。他出着神，最後，忽有所得，他拉近日記，往上提筆一揮道：

「在這縣裏，最有靈性的人，也沒有靈魂。」

第二天，他九點鐘來到學校。他企望事實來決定他的去留。但是學校靜靜的，和座寺院一樣，只聽見講讀的聲音。他心想沒有事了，既然××沒有軍隊開來，僅僅出自傳聞，也許竟是庸人自擾了。多可

笑，他們這類書生！手無縛雞之力，井底觀天，斗室閒道，一有個風聲鶴唳，比誰也感覺銳敏，比誰也先凋零枯朽。想到自己沒有張皇失措，出言無狀，和那倉皇亡命的黨義教員一比，覺得自己究竟高人一等。門房一號聽差看見他，遠遠就笑嘻嘻稱呼問候。院子偶而有個學生，瞥見他的身影，順着牆邊一排枯樹溜掉，不見了。一個逃課的學生，他向自己報告。往常他一定要看準是不是他班上的學生，現在他一逕奔向教員休息室，分不開心過問。他正要進去，就見閃出校長室的聽差，說校長在那邊等他。這在過道的末梢。聽差向前小跑了幾步，過去把門打開。

不等思索，校長就迎頭招呼他道：

——你來的好，我們正在等你。

教務長，庶務課主任，圖書館主任，和兩三位級任教員，坐在貼牆的小椅上，都轉過頭來同他寒暄。校長給他兩本薄薄的冊子。

——你看看再說。這是我們下半年要用的新教科書。

接到手，他瞥了瞥四座。大家安安詳詳，完全不復是昨日下午惶惶無主的情態。在這十六七小時之內，有什麼事體發生，或者有什麼保障出現，安綏住他們的杞憂。最高當局有了辦法，他們這些小民不至於淪亡了。是的，沒有第二個可能。他挨近初中三年的級任，坐下翻動教科書，心頭湧起一句趣話，不由脫口道：

——這跟我們聘書一樣，改成半年一換了。

大家哄笑起來。然而臨到閉嘴時節，嘴角抽動着，顯出若干苦相。校長想起昨晚家裏的不速之客，來客的要求，壓迫，妥協，答應陪同參觀：一切只爲瓦全本縣最高的學府。他私人的地位，他絕不在意。他已經一再向外聲明過了。個人的利害可以不顧，公衆的權益他無不擁護。這是他自來的信條，是他辦教育的精神，也是他今日行爲的解說。然而正因爲良心還沒有完全變質，所以不等笑波自然流散，他便咳嗽起來，同時不顧面赤耳熱，趕忙向四外搖手，表示這只是生理上偶然的現象，值不的大家慇懃有加。他喝了杯聽差特地給他備好的熱茶。他開始說出他連夜備好的委婉的辭句。最後他結論道：

——我未嘗不可以一走了事。我不在本縣做校長，還可以進省謀碗飯喫。但是，我得想到跟我相處多年的同事。所以不得已，我接受了對方的建議，就是改用教育委員會的新教科書，只有這樣，我們可以避免學校的解散，甚至於無謂的犧牲。其實這些教科書，跟我們現在用的沒有兩樣，只不過刪掉些東西，添上些東西，材料還是大體相仿的。我擔保大家預備上沒有什麼特別困難。

他停住張望大家的臉色。大家陷在一種難以形容的交流：近乎喜悅，卻又那樣杌隉；近乎痛苦，卻又分外輕適。有的望着窗外的寒陽；有的翻着新教科書；有的手拉着下頷思維；有的對着粉牆一個長方的空白出神，奇怪何以特別發白，像要突出來有所申訴的模樣。校鈴脆而且柔地響着。忽而近，忽而遠，這寫寫的金聲好像有心作劇，讓他們從醜惡的掙扎，跌進無力的集中。在過道底端，他們聽見學生

天真的呼喚。於是，自從說了句笑話使沈默的高中三年的級任，不知從什麼地方得來一點神聖的力量，站起向校長道：

——你聽，外面他們的聲音！我們忍心叫他們忘記他們的祖國嗎？要是有人要叫他們忘記，可不該我們下手。

他挺直了身子，等着——怎麼沒有一個人贊同他這幾句話嗎？校長站起冷冷道：

——權在大家。我沒有私見。好在聘書剛發出去，誰要不願忍辱，或者別有高就，還可以及早表示。因為下一課要到，這秘密會議便不歡而散了。走出校長室，每個人帶着異樣的感覺，特別是他，好像靈魂隱隱作痛，當頭受了一拳。這是恐嚇——不是嗎？雖說是幾年來的同事，一旦遇見目前利害，便把正義和交情踏在腳跟。這侮辱不屬一兩個人，而屬四萬萬同胞。隨着鈴聲，他忿然走進教室。

這羣熟稔的可愛的面孔，關切地，異樣地朝他望着。級任先生會告訴他們一些消息的，個個納悶在想。然而級任先生，捺住他的熱情，打開課本，一聲不響，握起粉筆，預備回身往黑板上寫——寫什麼？這不將是他最後一課嗎？他苦笑了一下，眼睛迎住下面射來的焦灼的目光。他聽見最後兩排低聲的唧噥。他翻到他要開講的一課。他放下握成兩截的粉筆，扯近椅子，坐在上面。他從前總是站着講書的。學生竊竊的議論讓他的乾咳打斷。

——這怕是我們最末一堂了。

他的聲音有些發沙。前兩排學生看清兩顆晶圓的眼淚掛在他的眼梢。大家好不肅靜。一個學生開始不耐煩了，起立問道：

——學校下半年怎麼樣？先生不妨告訴我們，究竟有沒有變動。

從先生發顫的嘴唇，慢慢吐出幾個有聲無音的字來：

——沒有什麼大變動。暫時還很渾沌。你們現在用的教科書是第五冊，下學期大概不用第六冊了。也許另換一種，內容不免相當改動。

另一個學生站起問道：

——那一家出的？

他遲疑着——筆直說出來嗎？寧可留給校長在朝會宣布罷。於是，不便答覆，他僅僅說了句不清楚。實際，這也是真情。平常，選用教科書，得由教員會議公決。如今是派下來的，真還說不出什麼書店出版。

同時從講臺上，他遠遠瞥見校長陪同三個穿西服的生客，向教室門口走來。這是參觀的。門剛一響，學生就坐的越發端正了。然而只要細心研摩，就曉得他們斜轉眼角，想從外表看出參觀者的底裏。一個和校長身量一樣高，兩個幾乎矮了一個頭，然而濃重的眉毛，粗硬的線條，立即透出不同的根苗。學生的注意交割在猜測和先生單調的「上一課我們講到……」雖說天氣寒冷，先生的額角滲出

汗來，參觀者終於走出教室，學生忘記了是上課，忘記了他的存在，紛紛議論着。

他絲毫沒有體會耳邊的嘈雜。他只有一個感覺：爲了習慣的掩飾而慚愧。學生中間忽然發出一個響亮的聲音，驚醒他的癡惘。他用力搜尋，然而辨不清聲音的所在。他掉轉話題，似關心又似汎汎，詢問學生畢業的計劃。這抓住了學生渙散的心靈，然而重新陷入茫然的景況。沒有一個學生提前想到半年以後的問題。他一個一個偵伺着他們天真的流露，等着他們的回答。

然而一個學生站起來，向他道：

——先生，您下年還在這兒教書嗎？

這太意外，而且那樣窘人。他自己還沒有想透澈這嚴重的問題。他很誠懇，也很聰明地答道：

——我不知道。我看……我們提早下課罷，留着這沒有講完的一課，做你們跟我的一個紀念，也是好的。

他明白學生懷着多大的悲哀，望着他的背影消逝。這類似一種永訣。誰知道他們還有聚首一堂的可能呢？他要是戀戀不捨他的職位，他更依依於他的學生。他的學問，老老實實講，只是半瓶子醋。他的心卻真實無欺。他愛他們。然而他怎樣稽留下去呢？良心的蘇醒，人格的自覺，民族的氣節，甚至於校長的恐嚇——這卑鄙的恐嚇！說什麼他也得撕掉聘書。從明天起，他就可以不到校了。然而到什麼地方去呢？他不得不重新估量一下前後的因果。如若校長的話卑鄙，卻也屬實。一個可憐的中學教員，高

不成，低不就，有什麼地方可去？他的妻子靠誰過活？又如何維持他的家計？校長說自己省城有的是機會，然而寧可在這青黃不接的邊地委曲。這自然一半是誑。但是他這樣的教員，不用說省城，就是本縣，他難得活動第二件差事。那麼，那麼，只有接受聘書，晚晌拜訪校長，解釋一下晨間的誤會？話出無心，校長總該多所體諒。

他慢慢踱進家門。太太從廚房出來問他，學校上月的薪水有沒有音信。他簡直把這忘記了。

半年以後，報紙的角落用六號鉛字排出一段小新聞，說天津某大書局，因教科書銷路銳減，宣告休業。

五月二十七日。

一月二十三日

千玲

仍舊下着霏霏的雨雪。天慢慢在亮。一條黃狗無聲的踏過去了。

似乎還有趕驢子進城的，聽得到一陣眇眇的雜沓的聲音，從大路上傳來。

什麼地方的汽笛，也嗚嗚的鳴起來了。

賣饅頭的遠遠的走進來了，接着是賣燒餅油條的。

有人家在開門，但隨即又砰的關上了。

天氣在冰點下三度，是幾十年來少有的冷。

但湯老二的四十度的熱，卻還沒有退。他聽到老婆在腳頭轉動着身體，他也就轉動着僵硬的舌頭：

「有水嗎？要水來一點水好不好？我渴壞了。」

老婆不答應，心裏默着：「今天又不能去了！」

娘在隔間屋裏咳着嗽，咳了好一會，小珍子也跟着咳了起來。

「命不好，怨不得我，歇了幾個月沒找到什麼事，好容易承侯先生的情，薦到二十二號去，湊巧我

總奉承得他們先生還喜歡，卻又來這一場病，不是命乖是什麼！「這句話他唸了幾天了。本來是壞脾氣的，因了近來常常要靠著女人們洗洗漿漿和替人倒馬桶來免強糊口，都變得低聲下氣，一等到病倒下來，就總是抱着歉似的。很怕看女人們不愉快的顏色。

女人們也缺乏溫存，一天比一天變得只有煩躁和感傷，而且好像更顯得自私起來。

「天呀，老天！你就這末不體貼人，你到底要下到那天！」不知是那一家間壁人家這末喃喃着。天已經亮了，又是一個多麼陰霾的天呀！

松柏樹上全是雪，一堆一堆的，沒有葉子的大樹上，浮着一層白，一團一團的從壓不住的竹梢上跌落下來。北風捲着空中烏毛似的碎屑。在灰色的濛濛的冥冥中，在灰色的無底的雲層中，埋伏着巨大的看不見的威脅。

一個，兩個，還背得有小孩，幾個女人從崗子上走下來了。互相都不說一句話，頭上蓋着一塊布，腕上縮着一個黑色的髒極了的洋鐵桶，桶的邊緣上有些不整齊的冰凍。一些舊的稻草裹着她們的腳。她們在潔白的平坦的路上踏過去，留下一些污的脚印。有時也從那稻草的縫隙裏，滴下一點殷紅的血，或是不知是什麼顏色的一些什麼東西。她們朝着向城裏的路上去，她們唯一的希望就在那些有着刺飯施捨的地方。

這樣的人過去了好幾陣。幾個做散工的工人，也抖擻着身子，埋着頭，弓起背，擎一把傘，踏着雪也

朝同一個方向走去了。

一個賣菜的人，也挑着一擔凍壞了的青菜向城裏走去了。

有幾家屋頂上飄散着一片寂寞的無力的炊烟。

「昨天賒來的那幾斤麵粉，做幾個饅給媳婦喫吧，你聽小孫子這兩日都哭不出聲音來了！」邱家的種菜佬，躺在冷坑上同他的兒子說。

兒子在把切碎的菜邊和玉蜀黍粉往鍋裏倒，灶肚裏一點火燃起來了，屋子裏有一片跳動着的紅光。邱佬像感到一點暖意似的，他把頭轉過來又接下去說：

「今年好冷，你媽的那件破棉衣，虧她還沒熬出病來。她到那兒去了，呵，她是上毛坑去了吧！我怕她生病，她比我大三歲，我聽她鼻子塞了好一晌。」

裏面屋子的媳婦蓬着頭走出來了。臉上灰白的像外邊天色一樣，她從產後就沒有一天好過，經常的輕度的熱襲擊着她，下邊的血也總是不斷的淋漓滴滴的淌着。她很容易心酸，一聽到嬰兒的哭聲，或是一見到那折皺的小臉極掣在苦痛之中，就禁不住酸楚的啜泣起來。她產前所有的一個光明的夢幻，在嬰兒落地之後，一變爲軟弱，再變爲無望了。

兒子望了她一眼，一個無言的理會，就偏過一邊去，騰出灶前一塊有火的地方。

她坐了下去，順手又塞了一把枯草在灶裏。她望着那火，那紅的火，倏變的火，那火裏顫動着一個

嬰孩，一個瘦的，鼻管和喉頭都被寒實了的嬰孩，他望着她，流轉着一雙小眼，他似乎是在叫「媽呀！」她還要望下去，卻被一團烟，一團濃黑的烟淹過去了。她也不敢再望下去，她怕看見她所怕見的東西。她把眼睛轉到走進屋來的婆婆身上。婆婆正在抖包頭上和肩上的雪，一付乾癟的臉，一雙枯瘦的手。她沒有看她，她看到從鍋緣上升上來的熱氣。

「不曉得好不好找點藥來喫，小毛毛頭的神氣不對得很，我擔心他會……」

媳婦說不下去了，聲音裏有點澀，俯下了她的頭。

「藥，什麼藥呢，這末小能喫什麼藥！我看什麼地方來兩三塊錢，雇個車，你娘兒倆都到衛上醫院裏去瞧瞧，那裏瞧病不化錢，就買幾貼藥家來喫。」老婆子常有一種很天真的神氣，她又用這種神氣去望兒子。

兒子陰沈的垂倒着頭，他不答應。

「我看，」老婆子又開口了，「還是上二十二號去碰一碰，不過就難爲情一點，上次那五塊錢，說好關了餉就還的，至今也沒有臉去。他們自然不在乎，只是總難再開口，不過也管不得了，我等下就又要老着臉去求他們太太，下次關了餉總得勻出來歸還才好。這是不要息金的啊！」

大家都沒有什麼說的，算是默認了這句話，媳婦又靠緊灶一點，覺得須要暖一暖身子。

大門外一隻母狗也打着噴嚏，井邊有汲水的聲音了。

二十二號裏的張媽也呵着手站在那裏，等杜阿發汲着另一桶的水。

「湯老二呢？這末大冷的天。」老婆子在雪裏拐了過來搭訕的問。

「是的，真冷！」張媽又望着自己那雙紅腫的，有幾處爛了的手。「湯老二生病家去了。我真不想做了，想歇兩天，自己做雙棉鞋穿穿，太太又不給走啦，還欠我兩個多月工錢，歇下來這末下雪天也是無處走。這水倒滿暖熱的，就是這繩子，勒到手上就像鋼刀一樣在家也是苦，出外來更苦。」她把桶拋到了井中。

「你們先生的什麼病，好些沒有？」

「好些了。有一天晚上他在城裏一個朋友處喫了許多東西，回來時受了涼，可把太太駭極了。先生從前也是做官的，太太天天說這都是『窮』病，如果在從前，有汽車坐回來，就不致生病了。」

「太太這幾天好不好，我有點事想見見她……」

「忙得很，城裏天天有老爺來，你沒有看見汽車嗎？前天王老爺拿了幾百洋錢來，說是要散把崗子上的那些叫化。這錢還放在太太手裏，好像今天還有一位什麼郭大老爺要送一二百件棉衣到崗子上去吧。這也是我們先生認識的。」

「啊，真有這末回事麼？我還以為只是講講的。」張大媽，請你替我們去說一句好話，行不行，可憐我們媳婦同孫子……你是曉得的！」希望的火在老婆子的心上燃了起來，她忘記了那迎面打來的北

風和刺骨的寒冷。

張媽挑起一擔水，送來個鬼臉，輕聲的說：「哼！我們太太！天曉得她！」她運動着腳，冒着雪走去了。這條路已經被踩得很糟很糟。

這個消息馬上被傳到小屋裏了。大家都很興奮着。

這個消息似乎還傳到另外的一些小屋了，大家談講着。

而且這個消息是老早就散佈在崗子上，老早就被焦急的期待着的了。

「今天是二十三了呢。有個姓郭的大老爺要派人送衣服來。呵！我這件什麼狗屁倒糟的褂子該換一下了吧！」

「那婆娘幹嗎不把錢發下來，她說只一百多塊，烏信她，我看總該有三四百。」

「全是天爺不張眼，要不是這場雪，總該早發下來了吧……」

幾十個小蘆蓆棚錯錯落落的全躲在雪裏了，低低的遮遮掩露出一部份襤褸的臉相。這裏沒有一株樹一棵草去點綴一下風景，只是一片的茫茫的白色，沒有一隻夾尾巴的狗，沒有一隻溼着羽毛的雞，也沒有一隻小的覓食的麻雀。不看見一個生物，人全躲在棚子裏了。有的三個，有的四五個，也有全空了的，那些趕早就進城去了的全家。棚子裏有半方丈大的地方，地上堆着草，蹣着人，擠着一些破洋瓶，破罐子。一個什麼裝香煙的紙盒裏，塞上了一團灰色的也許是藍色的破布。一隻舊鉛皮做的

灶，灶邊亂豎着一束高粱桿，或是一串枯了的黃葉，那是他們小孩用鉛絲在大路上拾來穿上的。蘆蓆縫隙裏吹進來有勁的風，和飄來涼的雨雪。他們望不見天，他們的門是閉着的，但他們卻看見天，那個灰暗色的，而且會黑暗下來的天。屋子裏什麼地方全有冰凍，那些縫隙裏，那些盛過水的罐子裏，那條破被上，那些頭髮上，那些從夜裏剛醒轉來的鼻孔上，甚至那些心上，也全有些冰凍，幸而這幾天來的消息，活潑了一下他們那僵硬的麻木了的思想，他們感到有人在關心他們，還要拯救他們。尤其是他們又可以恢復，他們發現自己又有了希望了。

「二十三了呢！」

「二十三又怎麼樣？」

「來查過戶口的那個管事講的，他不會騙人。」

「要那個錢也快點拿來才好，糴幾升米放在家裏過年。小狗子，大米稀飯好喫不好喫……」

「天快晴了吧菩薩，你莫同我們作對！要是他們怕冷，我們就又沒有希望了……」

每個棚子裏都充滿着一種希望，都無事可做，都忍着餓和凍等着。

「十二月裏來大雪天，

家家戶戶要過熱鬧年，

惟有我們沒有家的人，

抱着個花鼓，吞聲忍泣在冷窖邊。」

十八號棚戶裏的宋大娘，已經五天沒有同着她的小妞子上大街賣唱了。她的小妞子在一個公館門口被調戲着，她們快樂的去拾電一樣的擲下來的銅板，卻不知怎麼那公館裏忽然放出一隻大狗，狗把小妞子咬壞了。她痛得哭了兩夜，到現在還爬不起來。她會走到張公館去討藥，因為聽說他家裏有藥，可是她被那可惡的門房叱着回來了。

在過去，當着有些大好的晴天，她賣得了幾個錢，在晚反的當兒，黃昏籠罩着大地，一抹抹的暮靄橫貫在樹林中，飛過一羣羣的歸鴉，她總要高坐在廢窖上，大聲的唱着，成羣的襤褸的小兒就圍着她，拖着稀疏的黃髮，拖着破的大鞋，舞蹈着醜的步武，然而卻是天真，他們喜歡聽她唱，他們和着她。但是這幾天，無論那個棚子裏，只要一聽到她的歌聲，就更打着戰，誰有那末硬的心腸不怕聽到哭似的，絕叫似的聲音呢！

接着有幾個人，忍不住從有口的板門邊望外張，外邊仍舊浩蕩着長風和無情的雨雪，然而是什麼？着他們的勇氣，罩上一塊蒙頭布，瑟縮的走出來了。他們向着下邊走，風捲着雪片，夾着雨，而且把人也捲在裏邊了。這裏看得很遠，卻沒有人去欣賞。他們偻着身體，動着遲鈍的腳，雪在他們腳下響着，噦噦的聲音，他們走下崗來了。罩頭布已經變成了白色，衣服上也斑斑點點留着許多白，黑瘦的臉上，狼藉着一些雨水，模糊的看見有兩個閃爍的眼睛在張着什麼，他們不敢走到二十二號去，他們在那

屋前停留了一會，院子裏有兩個小孩在玩雪。他們又走到屋邊去，聽到廚房裏有碗筷的聲音在響。他們嚙着口水，懷着悵望，無力的，不舒暢的在雪地裏又一步一步的踩着回去。雨雪把衣服溼透了，身上沒有一絲暖意，冷得發痛，冷得連痛也不感受到，但那冷的身體裏面有個東西在燃燒，在發熱起來了。

二十二號裏這時正在喫着早粥。楊先生還躺在裏間牀上看剛才送來的報。有一碗豆漿放在他牀邊冒着熱氣。他已經不發熱了，不過還有點衰弱，都以為他還須要多睡幾天。外邊喫粥的人有他太太和他的小姐，他小姐的未婚夫，還有一個客人。這位太太只生了兩個少爺，他們還醒在牀上的時候，就被餅乾塞飽了。

「這個傢伙我恨透了！」太太望着那扇門說，門上掛了一個舊的夾門簾，張媽剛剛從這裏出去。「不錯，王仲是拿了幾個錢在我手裏，我人是窮了，差於他爸爸這兩年沒有在外邊，可是這幾個錢也不放在我眼裏。我也不過爲的那花名冊人數不對，我們不能亂做好事。這崗子上的一些人，有多少，是些什麼東西我全曉得。可恨這個傢伙，她就風風雨雨，現在全曉得啦。剛才湯老二娘就跑來求情，哼，他來了不到四天，——我也是看他爸爸病得很，我又常常要進城，——倒有六七天沒有來，還說是從我們這裏『過』去的病呢？張媽雖說工價小，才兩塊錢一月，可是外混；要不是我們，王仲他們肯常常給她一元兩元的麼？真是壞得很！」

客人只哼哼的應着，他是懂得這女人的，他不願說什麼。就像他住在這裏，自然是因爲楊先生

慷慨，誰人不知是他依着他們，可是他也設夠了法，當他看着她狼狽於伙食的時候，狼狽於顧全顏面的時候。她實在只有用盡了方法壓榨了他的。

「還有更可氣的呢，老郭是什麼東西，從前他逃命在上海的時候，住在我們家幾個月，哪天不從我手上拿零用錢，現在他也要充面子，圖名做慈善事，卻不放心我，你既然在我們住的地方，也是因為我講起的，爲什麼不把衣服先送到我家裏？當然應該由我去發，這地方的人誰不知道全是我替他們設法來的！」

大小姐用着冷淡的顏色看着她，凡是她這未說的，她就那末說，她們的心裏是永遠鬧着别扭的。只有楊先生明白她，她也有許多苦衷，這次他的病，她請了醫生來，又買了那末多開胃口的東西，洋爐子裏的煤也加得滿滿的，張媽本來吵着要走的，這幾天也不聽到講開話了。他這兩年都沒有合適的事，錢少了，地位低了，他算不着；好些有位置的人，都受過他周濟的，難道他還得求他們麼？他們都不能太喫苦，這兩年來，全靠了她一人張羅，自然也有許多連他也不過意的地方，但他不能說，他也不說。

太太最恨這一家人，也許就是那一對未婚夫婦，譬如她現在正生氣，而那一對已經不能上學去的人，卻還捨不得不彈曼陀鈴，他們昨天到山上去看景致，今天又在商量用什麼方法可以到湖上去。爸爸早已沒有官做了，他們卻還要做雅人，她用力推開碗，很想找個理由來鬧一下，卻又想到睡在牀

上的楊先生，據最近從王仲他們的情形看來，似乎她們的生活很有一點新的希望。於是她忍耐着氣，忿走進裏房去了。

湯老二娘的失敗，傾刻又被許多人聽到了。消息也像風中的雨雪一樣，不停的向四方飄，飄到一些關着門的屋子裏，一些冷的、陰暗的、顯得空洞的屋子裏。

「都是些鬼！這些穿長衣裳着皮鞋的鬼！」杜老闆含着根長烟管，也在他自己家屋裏歎息。

「太太，哼，什麼太太呀，我真見不慣，那麼大年紀，還蓬着那一頭二道毛……」老闆娘坐在矮櫈上，臨着窗口績麻，腿裏夾着一個小木箱，裏面瓦缸裏有一星星火。

「娘！到底是怎麼回事，人家都說她藏了許多施賑的錢？」

「誰知道呀！他們有錢施賑，卻要勒買我們的地，照市價也不肯，還只說我們老百姓靠地皮發了許多財，看你爺把那三畝地又賣了，明年春上拿什麼來種，我們也快要人來賑濟了……」

「到了那一天，也許還安靜些，這幾年我們是一見到那些穿長衫的人來這裏穿，我們就得提心弔膽，藏在那頂呢帽下的，真不知是些什麼鬼想頭呢！」

他們有過一些地，一些破房子，可是慢慢的歸別人買了去，別人在那地上蓋上一些平房，或是洋房，拿着很大的租金。這本來不是他們願意的，但結果總是這樣，他們拿的一小筆錢，又不夠什麼，慢慢也就不見了。

杜老四還是這樣，隔壁的他的堂兄生活得更壞，他們後邊的趙老四還不如，咳，今年的冬天真冷呵！不冷的冬天只有臨溪洋房裏的張公館了。

「好雪，只是還要大一點。」這思想在裹在皮大衣裏的張老爺的腦中滑過，他正從暖溶溶的屋子裏步出來，清涼的風拂在他紅潤的面孔上，他覺得格外清醒。他的發亮的眼光搜索着一切隱藏在潔白的雪花下面的景物，他的鼻孔大大的張着，在吸取這晨間的清冽的空氣。有着小髭的脣吻，不自覺的在一種驚奇和美妙之下噙動着，像他常常在一個美的女性前面一樣。

汽車已經停在掃乾淨了的走道上，玻璃上面有着薄薄的一層霧。有了苞的臘梅才使人擔心呢。

老爺覺得很滿意了，一脚跨進了汽車，何生接着又把門關上。他什麼時候都做出一付在聽着的樣子。

「打電話到徐公館，請他們太太小姐們來看雪，吩咐廚子多預備點合口味的菜。黎三少爺同少奶奶也打電話去請。」

汽車在平的甬道上走出去了。橡皮輪的兩邊，飛濺着一層霧似的水。

太太像解除了什麼似的，鬆着一口氣，又把身滾到牀外邊來了。她一點也沒有不愛他，可是她近來在想着一個人，她很喜歡在沒有人的時候，舒舒服服自由自由的想一下。她年輕，美貌，她受過高等

教育會，會唱，會彈，會畫，會發表一點意見，當看過一篇小說，或一個電影，那些意見都是很高尚優美，正適於一個高貴的太太的。她很厭煩了那城市的生活，每天應酬着一些朋友，打牌，看戲，下午上咖啡館，禮拜六的晚上便去跳舞，而且她是一天天的瘦弱了。她須要清靜，須要空氣，她們搬在城外來，然而她又戀愛了。她是常常要鬧着戀愛的，戀愛於這些人就是一種美貌的營養，像蘋果或是橘子一樣。

爐子裏燃着熾熱的煤，窗簾還重重的垂着。有一縷水仙花的香意流蕩在房間。這房子是經過匠心佈置的，全浮着一層溫柔的紫色。一隻貓貪睡在沙發邊。沙發的靠手上有一本翻過的小說，裏面大約講着一個男人和一個女人的事，一些苦痛的甜蜜的。那些生活的享受。

桌子上有陳設，一件古董，一束鮮花，牆壁上一幅字，再一幅山水。來一點音樂，來一杯美酒，但假如沒有一點新的戀愛，沒有一點傳奇，一點詩，這夠多麼顯得平凡和空虛。所以她戀愛了，而且她除了戀愛便找不到新的遊戲。他當然也有他的佳遇，不過他不說，她也不問，她無須乎這些。他們平和的生活着，大家過得去，有面子，就夠了。

她的心像這房中的氣候一樣，溫暖，不太熱。她的一雙臂膀，全從寬大的睡衣裏面裸露了出來，她望着那染紅了的指甲，她想着什麼，期待着什麼，但這些思緒決不會煩惱她。

她聽到了，她知道外邊還在不斷的下雪，氣候仍在冰點下三度，但這於她有什麼相關呢？這更安靜的日子，正是她所須要的，她願意單獨深埋在這屋子裏，讓幻想着一些奇怪的事，當然她有時也

是很歡喜熱鬧的。

蘭兒在梳裝室裏整理着傢具。她本來想喫一杯涼水又懶得去叫。

有人在電話裏說話。

小門開了，一個花匠送了一大束花來。

幾份贈閱的報紙，原封的塞在廢紙窰裏了。

而門口又有什麼人吵起來了。

「我還說是叫化，又是什麼要藥的。誰告訴你我們賣藥……」

「可憐我家媳婦，唉，小孩子……不管有什麼藥，討點喫吧……」

邱家的老婆子顫抖抖的挨在那門口不肯走，幾根白頭髮從包頭布裏爬出來，披散在額頭上，臉上分不清是一些淚水，還是雨水，她那常有的一種天真的神氣，在這時是完全消失了。

「這一起傢伙討厭極了！全是何生惹出來的。走，還不走，太太起來看到了又得罵我！」

鐵門砰的又關上了，她被推了出去，她站不穩，就倒退了幾步坐在地上了。她用力掙，想從雪地上掙起來，但那麻木了，失了知覺的四肢像在空中撈摸着看不見的東西一樣。她想罵，也罵不出來，另外一個東西哽住了喉頭，艱難的灑着一點點辣的淚水，她無可奈何的望着空中，空中像是無底的，四方翻飛着那不知從何處飛來的雪團，還夾着細的霏霏的雨。

一線欲晴的陽光也沒有。

走來一條熟悉的狗，歪着頭望着她。牠背上的毛，全是溼漉漉的。

溪邊有人在打冰，冰裂着，發出像碎玻璃的聲音。

遠處有汽車在叫，是上山去玩的吧。

另外一個淘米的也走來了。

兩個，三個，那起進城了的崗子上的女人，背着孩子的，陸續的向着家蹣跚的走回去，家裏還有人等着呢。

空着肚皮，蹲在棚裏的角上，想着抵抗着冷和餓的妻兒的命運。這樣的男子，他們也曾使用過他們的強韌的手和腳，用這手和腳養活過自己，養活過老婆，但現在，沒有人要牠們了，牠們被休息着，苦痛的每天去打發那上路乞食的弱小的一羣。

他們等着，這成了固定的希望，她們會帶一點夾着菜湯的飯，也許是焦壞了的，也許是三四天以前的。如果還夠喫，那一家就很融融了。

從前還做夢，夢想到有一天回去，那些生長了他們的土地又在他們腳下翻滾，發出很濃的泥土的香味。夢想到又有了二角錢一天的工做，他們可以買一斤麵，或是可以喊老婆把身上這件破襯衫洗洗。後來什麼都沒有了，只想着：「唉，快天晴了吧！讓太陽出來曬曬，實在太冷了！」現在呢，他們可有

一個新希望，這希望還沒死滅：

「不是今天，也許明天要來的……」

「差幾天就過年了，總在年前……」

「有了一件棉衣，就是風雪也就要好點……」

是的，是有個什麼人來了，穿得有一件大雨衣，擎了一把傘，從遠遠的一拐一拐走來了。

「小黑子的爺，你看看呀……」

「劉麻子，你出來，那個話怕真了……」

「是不是那天來查過戶口的……」

「呵，來了呵，來了呵！」

一家一家的都擠到矮門口向外張，無情的雪便放肆的向門裏飛去。

不只一個，又顯出一個頭來了。是的，是那個來過的人！」

用着好奇的心情，充滿了喜悅的孩子們，都縮着頸躲在大人的手彎下，咬着手指，嘴唇上掛着鼻涕。

雪地上有人迎上去了，卻不敢說話。

「這崗子上好大風！虧這些棚子還躲得住，沒吹倒。」

後邊的一個已經跟上來了：「唉，曉得還早時，我們該在城門口燙杯酒喫。」

他只穿一件舊棉袍，他近來常常覺得背脊骨、胸骨作痛，尤其當着有點冷的時候。

這一對人站在這裏了，他們躊躇着，巡迴的望了一下，他們找不到一個可以避風的地方。

「有人來過麼？」

「沒有。」

從開着的門裏，他們望見了那裏面的內容，那些破爛不堪的，幾乎就是垃圾的，那末一些東西堆着，而地是溼的，還有雨雪在上而飄。而且每個家，都是有着那末一羣體的，凍爛了臉的，腫着手腳的家屬。唉！這樣生活的一羣，他們居然也活下來了。

「冷不冷？這棚子不怕倒麼，再要下點雪的時候？」他們忍不住要問。

「怎麼不冷？昨天那邊就倒了一個棚子。嘿……先生……」有誰這末答應了。

「是不是說要發點棉衣給我們……」更有誰像是在自語似的。

「今天大約要來的，你們莫急，發是總會發下來的。只是——老黃我們還是下崗去，在什麼地方借個電話打打。」

「贊成，贊成，默在這裏也不會有結果。最好弄點酒喫，實在冷得可以。今年的我這凍瘡，是頂拐頂拐！」

沒有人捨得他們走開，他們身上有希望，他們帶了來，他們停留在這兒，他們怎麼就能這樣走開呢？心是比冷還覺得難受，他們什麼苦都喫過，但是這一點點可憐的嫩芽，卻經不住損傷了。

「先生……請屋裏坐坐……請再默一會兒吧！」終於是誰有了這說話的勇氣。

「到底衣服拿來不拿來？」接着這樣放肆的話，也意外的說出了。

然而那兩個人卻懶理會得，他們又一個在前，一個在後，艱難的呼吸着冷氣，朝着來的地方走去。也沒有一個人追上去把他們抓回來，雖說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

「難道又是騙我們一陣子就算了……」

西北風又循着每天的例，在下午又加大了起來。雪片也是更密更密的在風的糾纏裏亂飛。人的心上，有一把看不見的日子在割着。

「唉！大約又只是他們的一場開心！」

連影子也看不見了，這些送着影子下去的一羣還佇立在門邊。

宋大娘又唱起來了。

「十二月裏來風雪永無邊，

……………

「也許還要來的，今天還早吧……」

他們等着，等着，等了半天，果然又一個黑影慢慢的爬上來了。

這次可是一個女人。

這女人越來越近，他們全認得這就是二十二號裏的楊太太。他們不只認得她，而且怕她，比有些男人還使他們怕。她的確幫過他們許多忙，常常找些人來周濟，她也常常送一點東西來給他們做，可是你若失錯走上她的門時，她也會比一條母狗還凶的把你打出來。有兩次，大約是她後園裏的石榴被偷了，也許是她廚房裏的鍋子不見了，她就一口氣跑來，幾乎把所有棚子全翻遍了，她跳着罵，喊着巡警來，巡警也怕她。她有闊氣的朋友，她那些朋友的名子和官銜，巡警也全聽到背得了。她也常常送點小菜給巡警們喫。他們都恭維她。

「呵，太太，喫過飯了嗎？」

「呵，太太，冷呵！」

好幾個人都向走近來了，的她打着招呼。大家心裏又來了一個新的鬼胎。

「哼！我來看看你們的，還好，雪還沒有埋了你們。」

「呵……太太」

「哼。衣服還沒有拿來嗎？這些傢伙，這全是我。我要他們給你們的。誰肯管你們凍死還是餓死。只有我，從前我也做過許多好事，我們老爺幾十萬家當就是這末光了。現在當然也做不了這末多容易

才替你們弄了這批衣服來，可恨他們還不送來。」

「是的……謝謝……太太……」

「……只是……不知道幾時有錢發下來……」

這句話不知又是誰說的，這很傷了她尊貴的心。

「錢，你們還不放我心嗎？一年四季，想想看，誰還有我照顧你們。我告訴你，王老爺是我們頂要好的朋友，他是在××院，他答應我每人給你們一塊，他又不清楚人數，只送得一百五十塊來，一人才攤七毛來錢，我思想哪夠，天天派人去催，你們還要不信我，我就不管了，我又不該管你們的……」

「……………」

「……………」

「哼！你們，我是真看你們可憐，才這樣……好，我回去了，明天替你們送錢來，一個人七毛，衣服假如送來了，先來知會我，他們清楚個屁。我不來，看哪個敢發！」

發着威的她掉頭就走回去。她有點興奮。她實在是個能幹的人，就是太容易生氣一點，近來是更狠，總因為事情棘手，又怕壓服不住人。她從前做官太太的時候，她是從來沒有這末想到的，她也同一起前進的婦女，開過會，喫過酒，現在那些女人都在機關上有了個不大不小的位置。她們不來找她了，她們忘記了她，可是她倒更記得她們，一聽到她們的名字，就起着一種說不出的懷恨。

回到家來時，家裏並沒有什麼客。她覺得很空虛，她常常都在以爲什麼人該來看他們了，尤其是在楊先生病了的時候。

客人倒一起一起的到了張公館。

「昨天的歌后情癡，真是太好沒有了！」

「不，影片真不能動我的心，左右不過那一套戀愛，美國人的戀愛，真淺薄……」

「哈……我們的『沙樂美』又有了什麼深刻的戀愛觀了，可得而聞歟嗎？哈……」

杯子裏動盪着紅色的飲料。

披亞娜的鍵盤上也響起「春天來到了」的歌曲：

「……我是應准了的嗎，

在今年的春天……」

斜橫在軟椅上的腰肢，仍畫着窈窕的曲線，在薄衫之下顯現着。不時有眼光從上面掃了過去。

爐子裏也燃着熊熊的巨火。

外面依舊沈沈的下着雨雪。

天是在什麼時候陰暗了下來。厚的雲層，隨着有勁的風，趕了來，去了，那更厚的又跟着堆來。人心上也有着雲，這些雲吹不去，卻反隨着天的陰暗而也陰暗了下來。明天也許天晴吧，但心上幾時才會

有明朗來到呢？

棉衣服沒有拿來，但總有一天要拿來的吧。

人罵着，在各個的小棚子裏洶湧，飢火與怒火翻騰，小的孩子被打了。夫婦又不和，觸眼的全是使人生氣的東西，大家都沒有體貼，沒有理解和同情，在不順的環境中，人就是這末變得易動，暴躁和殘酷。

在另外的地方，另外的一個茅棚子裏，邱家的小嬰兒也正在陰暗的空氣裏掙扎，他是無知的，卻本能的也要活，但後天的失於調攝，他沒有營養，沒有溫暖，儘憑了一點點母親的心是不能活下去的。他已不能呼吸，只時時擺動着手足，他睡在他母親側邊，那個年輕女人只神經病者似的搥打着自己的胸，那胸上有塊東西壓着她，使她也不能呼吸，她看不見她的兒子了，她沒有思想了，只一團黑暗，無底的黑暗包圍着她，時時把她嚇得叫起來。

老婆子自從在雪地裏打滾回來之後，就發熱頭痛，她也睡倒了，媳婦的歇斯蒂里和嬰兒的瀕於死亡，使她也像個小孩似的不斷的啜泣。

邱佬這時也沒有什麼話好說，他知道他沒有力量能抓住命運。死的，既然命裏是注定得死，就讓他平安的死去吧。他也沒有力量可以使屋子裏的空氣變得冷靜一點，既然是該傷心的，也就無從勸好。他只默坐着，眼睛定在一處，是在等最後來到的將更可怕的時候麼。

兒子已經出去了，他一看情形不對，他就想到處置的問題，他去討一口小白木棺材，他忽然覺得讓他有個小牀睡睡也好，或者不至太冷吧。恰巧他又知道有這末一個地方是專門施捨這種東西的。屋子裏沒有燈，是完全黑了，孩子不知在什麼時候斷了氣。那小小的身體在微溫的溫度裏冷了下去。

這個一直到做父親的回來後才發覺。雪光從一扇忘記關的門裏照進來，看得見幾個倉促動着的影子。

「啊呀！我不要活了呀，我要我的崽……」媳婦更加用力的撕着她自己，她摟抱了嬰兒又放下，又發瘋的毆打。

父親輕輕的把那失去了生命的小屍身抱了過來，找一些破布片包裹着他，因為他想着外邊是冷的，而他還須到一個更冷的地方去。

嬰兒是瘦弱的，半閉着小眼，平平安安睡到小白木盒子裏了。

老頭子也走了過來幫着打那釘子。

兩個女人就又狂亂的叫着哭着。

弄好了棺材的父親，就又無聲的挾着牠，看也不看家裏人一眼，就又從那開着的門口向黯淡的，被雪淹埋了的原野走去。

中。

一陣猛烈的風撲來，把捨着要跟出去的年輕女人打倒了，老年人就順勢關了門。有幾個窗戶裏，那掛得有厚簾的，透出橘色的燈光。

孤獨的在雪地裏替兒子掘着墳墓的一鏟一鏟的聲音，被靜夜的風播送到一些不能睡的人心中。但不久連這一點聲音也消滅了，只剩下肆虐的風雪，霸佔住這里的夜。

枝兒記着隔壁新搬來的王伯伯昨天答應帶她去打鳥的話，天還沒亮便醒了。房內東西還看不大清，窗外白茫茫的似乎是霧，西邊的天掛着一團黃黃的月兒，像一盞不夠亮的街燈。對面牀上睡着的青姊英姊，一遞一接的在打呼，聲音很黏慢且勻適，尤其是青姊，弓起她肥圓的後背躺着，簡直像一隻睡貓。

愈看愈像一隻貓。枝兒不由得想起來拍一拍青姊才合式。她起來解手之後，便走到對面牀邊輕輕用手摹撫着青姊。偶然擡頭看到牆上一團黑影動着，心裏有點害怕，就低叫道，「青姊姊，青姊姊。」她平常頂喜歡青姊，因為她只比她大三歲，也不像英姊那樣擺大姊架子。

「枝兒，幹嗎不睡覺來吵人？」英姊倒給攪醒了，她睜了眼噴道。

「天亮了。」枝兒不敢說怕黑。

「瞎說，窗戶外面漆黑的。」

「不黑，有月亮呢。」枝兒很得意的回答。

「有月亮就沒有天亮，傻孩子。你再不回去睡，我就喊媽媽了。」英姊說完，不屑理會的翻轉了身，

死

凌叔華

面朝着牆。枝兒磨着還不回牀去，她怕牆上的黑影子，她也不敢望窗外了，怕看到別的什麼東西。她把頭伏在青姊的大腿上。

青姊睡得真香，她仍然重重的打呼。英姊過了一會兒見枝兒仍不肯走，覺得這孩子太不聽話了，于是低聲喝道：「快回你牀睡去，枝兒怎麼愈來愈不聽話了。你不走，我就叫媽媽。」

挨了一下，枝兒亦知拗不過大姐姐，于是慢吞吞的踱回小牀去。幸虧此時牆上黑影已經不見了。房內稍微比方才黑暗，枝兒這時才覺得有點發涼，趕緊爬進被窩裏。

她躺下便又想起王伯伯答應她的話來，一種微溫的喜悅暖暖的浮上心來。她似乎看見後面崗頭（那是媽不許去的地方）的大樹林，樹枝上有千百隻花花綠綠的鳥，長尾巴的，帶冠的，孔雀哪，鳳凰哪，在兒童故事書上看到過的都有。王伯伯於是問她要打那一隻鳥，她伸手一指，那隻花尾巴的，砰的一槍，便打中那一隻了。她趕緊跑過去拾起來，于是王伯伯又問她要不要林裏的野獸，小白兔哪，梅花鹿哪，花狸子哪，（她沒敢想到獅子老虎，那是野人像非洲的黑人之類才會打得到）這回她要什麼呢？要個小花鹿吧。他給她打一打便中了……于是她手裏提着鳥，抱着鹿跑回家來，誰都搶先迎着她要接過她手裏的東西……

想到這里，枝兒笑了，眼皮也有點乏了，竟不知不覺的入了夢，夢裏更好了。有高高的山，有大大的樹林，有各式各樣的鳥，在林裏一邊唱一邊飛，像那次看的圖畫片子上「小娃娃在樹林裏」一樣，她

是那個妹妹，青姊姊是那個小哥哥。可是不好了，風忽然刮起來，面前飛砂走石，樹林子吹得亂響，她們倆趕緊藏在樹窟裏躲避一下，等到風停了，她伸出頭來一看，樹枝上站着都是瞪着大眼盯人的貓頭鷹，那神氣嚇得死人，青姊姊呢？也不見了，怎好呢。

她出了一身冷汗，睜眼一看，原來人在牀上，已經天亮了。青姊及英姊都已起牀，窗外太陽黃澄澄照着天井，阿乙姐已經在那裏蹲着洗衣服了。

「晚了吧！怎麼辦呢？」枝兒趕緊跳下牀來，跑到洗澡間去，媽媽姊姊們都在那裏漱口洗臉。

「枝兒過來，我得給你好好的洗一洗脖子了。」媽媽叫道。

「媽，晚了沒有？」枝兒猶疑的問。

「什麼晚不晚的？」英姊似乎趁願笑着逗枝兒道，「你上學校嗎？」

「王伯伯答應帶我去打鳥的，他叫我天朦亮就跟他去。」枝兒走到媽媽前說道。

「王伯伯早去了，你看一看太陽到那兒了？這早晚他也許該打過鳥回家了吧。」

枝兒向來被稱作好脾氣的孩子，見媽媽這樣說，她知道今天沒有希望跟去打鳥，可是心裏未免覺着不快活。洗漱完畢，便一個人跑到大門口張望去。阿乙姐眼挺尖，蹙着便說道，「人家早去了。你睡到太陽曬屁股都不醒，你又不是潮水，人家非等不可嗎？」

枝兒多少明白阿乙姐的譏笑，可是沒有話答她，只訕訕的倚在大門板發楞。

「我說，你先去喫早飯吧，小姑奶奶。人家真的早就走了。」阿乙姐瞅着不耐煩叫道。

枝兒一陣風的跑到堂屋，匆匆喫過早飯，便拉着青姊姊到隔壁門口打聽。幸虧去了，王伯伯果然已經回來，且打了一背袋的鳥。

「枝兒來看呀，這一排都是我今早上打的。」王伯伯很高興的指點着，他笑得很和氣，吸着煙捲，這煙的味也變得很好聞。

枝兒拉着青姊姊的手，睜着她們長而大的眼，很羨慕的望着。一隻山雞，三隻野鴨子，四隻小麻雀，還有一隻紅脖子的，不知是什麼鳥，那黃尾巴的，真好看，王伯伯也要喫它嗎？

「這一隻喫不得，我想送到中學堂做標本去。」王伯伯說。

「什麼標本……」枝兒剛問起頭，青姊姊便止住她道，「標本都不懂，就是英姊姊學堂那玻璃櫃內的假鳥。」

「怎樣做的？」枝兒又問。

「就是把打死的鳥，裝了藥留起來，英姊姊告訴我的，王伯伯說對不對？」青兒說。

王伯伯笑着點頭，一邊低頭問枝兒道，「你昨天不是說要早起來跟我去的嗎？我今早等了你好一會兒呢。放完春假，得等夏天我才回來了。」

枝兒囁囁着不知怎樣答好，想告訴他半夜起來的事，又不知怎樣講起。臉紅了一下，一會兒她低

聲說，「王伯伯，我昨晚做夢打鳥去了。」

王伯伯聽話哈哈大笑起來，拍着枝兒說道，「你長大大約是個詩人，事情未有邊兒，便先做了夢。做夢同誰去打了什麼鳥呢？」

「我夢見你給我打了一隻山雞，一隻小梅花鹿，好玩極了。」枝兒答。

「有意思。我把這一隻山雞送你，青兒要什麼，挑一隻野鴨子也好，這一隻毛色好看。」王伯伯說着把山雞遞了給枝兒，野鴨給青兒。她們倆像接着珍奇寶貝一樣，緊緊的捧着，連跑帶跳趕回家去。

「媽媽呢，媽媽在那裏呵？」青姊向阿乙姐嚷着問道。

「媽媽到四宅去了。」阿乙姐答。

「幹嗎去？」

「四叔婆今早上咽了氣了。媽去幫忙招呼招呼。」阿乙姐坐在廚房摘菜，忽然看到孩子們手裏的東西，嗤的一聲說道，「把這些死雞死鴨捧寶貝那樣捧回家來，真是笑話！」

「王伯伯說可以喫的。」枝兒忍不住回道。

「喫是可以喫的，誰說不可以喫呢。只是『檢一條鞋帶累身家』，什麼冬菇哪口藤哪，要多少費菜賠下去才好喫，做起來真有打一回蘸那麼費事，好，你們磨尖了嘴等吧，小姑奶奶！阿乙姐一口氣講完了這一段話，臉上似乎有點不耐煩。青姊見她完了話，便把手上的野鴨甩在砧板上，一溜煙跑了。」

出去。

「你也放下吧。還是枝兒老實叫人痛。」阿乙姐嘆了一口氣把山雞接過來。

枝兒把山雞放在砧板上，看見阿乙姐臉上已經很隨和，於是她便問道：「我幫你摘一摘菜好不好？」

阿乙姐把一捆竹葉菜甩向她面前，說道：「好，來幫忙。可別『愈幫愈忙』呵！你不要動別的，只把這菜老的梗子摘去便得。」

「阿乙姐，這菜心是空的，可以做一隻水烟袋呢。我看見五叔婆昨天喫來的。」

阿乙姐見提到水烟袋，放了菜便坐下來，枝兒明白她要吸烟，拿條紙捲點着火遞過去。阿乙姐這一來樂了。（枝兒也許還記得昨天阿乙姐高興時掏出一包脆皮花生給她，所以此時也格外起勁吧。）

「咳，我常跟你媽媽說青兒他們都調皮，只有枝兒一個人挺忠厚可憐，給她什麼就要什麼，向來不挑什麼。」阿乙姐長長的噴出一口烟，抽出烟筒，使勁的吹一下烟屎。枝兒被誇，更加坐得穩穩的，用心摘菜。

「你乖乖的摘吧，等一會兒我帶你找媽媽去。她也要叫一下才好回來，若不，又要累出病來了。」

阿乙姐吸煙三四次便夠，她放下煙筒道：

「阿乙姐，什麼叫咽氣呵？」枝兒忽然想起方才的話問道。

「死了就是咽氣。」

「怎樣死了？」

「死就是死吧啦。」阿乙姐不耐煩起來。枝兒聽得出她的口氣，她怕煩了她。

恰巧阿三走進來喝茶，他坐在竹椅上拿起水煙筒便遞紙捲叫枝兒點火。

「你倒會享現成福，人家剛洗過煙袋，你就吸。臭美！」阿乙姐盯了阿三一眼道。

「抽幾袋煙還會抽掉什麼？明天上市，我帶一包新茶葉送你，好吧？」阿三笑嘻嘻的狠狠的咬着

水煙筒。

「得了，還好意思說什麼茶葉呢，連這一次總聽你講過上十遍了。人家『事不過三』，你是三個都過了，還有臉說來道去。你的話只好哄小孩子。」

「這一回一定是真的，你不信，瞧着吧。『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明天七點鐘，一定讓您老人家喝新茶！」

「好，瞧着你這個有心沒肺的人這一次哄人不哄？」阿乙姐把一大盆竹葉菜，使勁的甩到水桶裏，嘩嘩的用水洗。

阿三一口氣抽過幾袋煙，忽然停下來說道，「說起肺，我又想起前天看見我二叔叔死得怎樣難

看了。關醫生老早就說他的肺病沒有法子想，難怪他常常害怕死。今天上街六叔告訴我昨天他們家接三，好幾個人看見他回來了。六叔告訴我，他親自聽見他長長的嘆氣，抽水煙袋，坐在堂屋裏，好像喫藥的神氣。」

阿乙姐默默的聽着，鄭重說道：「我常說人死了就變鬼，你總不信，這回該信了吧。」

阿三沒有作聲，枝兒忍不住問道：「阿三，你二叔叔怎樣死的，死是怎麼個樣子？」

「咳，他咽氣我沒有看見，趕到他已經死了。大伯娘掀開白布單讓我再見一面。唉，老天爺。他的眼睛睜得老老大的，眼珠子圓得像一顆桂圓，很生氣的瞪着，真嚇死人。我哇的喊了一聲，便哭出來了，好在屋裏人多，我還沒嚇昏過去。」阿三此時說起，還是興奮，可見他當時嚇得很。

「自己的叔叔都怕，你這小鬼頭！」阿乙姐取笑道：「你的二叔叔年紀很青，他是不甘心死的，所以眼瞪得很大。後來有誰把他的眼合上沒有？」

「後來大伯娘拿了一搭紙錢往他眼上一邊掃一邊念道一些話，好一會纔把它合上。」

「這法子是對的，若不把它合上，他會睜到入殮都合不上。若遇到四眼的貓狗或命數不好的人沖犯了他，這死屍會瞪着眼站起來……」

阿三笑道：「阿乙姐，別說吧，你看枝兒臉都嚇青了。」

「青天白日怕什麼！」阿乙姐撈起洗好的菜，拿起煙袋，紙撚這回阿三點着送過去。她喫過一袋

煙一邊噴煙，一邊感嘆道：「我看世上什麼都是假的，穿金戴銀也得死，喫人參鹿茸也得死，真是俗語說的，『閻王注定三更死，誰敢留人到五更。』我是老婆婆了，喫也喫過，穿也穿過，就是沒有玩過，若是閻王來傳，我還有點不甘心。你們年青青的，日子還長着啦。」

阿三似乎很受感動，他臉上收斂了平日頑皮的笑容，嘆一口氣道：「我就怕死的那一天，心裏不願去，小鬼一定要催走。據說過了那條黃河，他們要你喝幾口混水，你就什麼都不記得了。」

「不，先得叫你過一道橋，拉你上望鄉臺，讓你望望你的家人，這就是接三那白天。陰間的白天就是陽間的夜裏。」阿乙姐說起什麼都不忘記，表現她的淵博。阿三似乎想什麼心事，也不開口說話了。枝兒正聽得入神，忽然都沈默下來，心內說不出的難過。

「阿三，你請太太回家來喫點飯吧，她這幾天都沒有睡好，今兒早上連點心都沒喫，空一早上肚子，別空出病來。」阿乙姐好容易說話了。

阿三倒了一碗釀茶，喝乾了，再提一提鞋跟，立起來要走。阿乙姐又道：「你光說喫飯，她是不好意思回來的。你就說省城裏來快信了，請她來家看一看。」阿乙姐回頭看到枝兒無聊樣子，又說道：「帶她去拜一拜，看看和尙念經也好。枝兒的衣服也還乾淨，不必換了。」

阿乙姐這話好比見了一道聖旨，枝兒聽了，又是喜悅又是驚懼。她緊緊拉着阿三的手跑了出去。

媽媽沒有在家喫晚飯，到四叔家陪夜去了。阿乙姐很早就讓小孩子喫了飯，她好早些勻出工夫來做點事，這是孩子們聽熟的話了。其實她會多做點什麼事呢，還不是坐在廚房多抽幾袋煙，多罵一會兒人。英姊這樣說。

「拉住她講鬼的故事，我去叫她去。」青姊喫飯時向英姊道。

「我講還不容易，今天晚上你們怕黑做夢可別怨人！」阿乙姐原來就在廂房鋪牀，聽見孩子們議論，高聲插話，又冷笑道，「明天還要上學，黑夜睡不好，早上可起不來呢。你們當我把你們哄去睡，我自自在在的玩嗎？我還有許多事，我已經答應他們大少奶奶給她婆婆念四百張往生咒，我一刻都不得閒！」

「什麼是『往生咒』？呵，阿乙姐？」青姊的好問脾氣又發作。

「人死了要早投生纔好呢！多念一點往生咒，死的人就快快去投生了。」她答。

怎樣是投生？英姊青姊都似乎明白了。只有枝兒納悶。「什麼是投生？」她忍不住問青姊道。

「人死了變鬼，由鬼再投生做人。好比你，從前也許是個……」青姊到底沒滿九歲，編笑話還很費勁。英姊可接着道，「枝兒前輩子也許是餓死的，她不喫東西，就會肚子響，走路都走不動了。」

她們講過閒話便到臥房去，兩個姊妹因為惦記明天上學，收拾收拾，寫了一篇大字便上牀睡着了，只有枝兒翻過來，掉過去，好一會沒有合上眼。

剛合上眼，便看見四叔婆躺在她的大牀上，用白布蓋着。牀前燒着一爐香，牀上擺着一隻白紙做的幡，啊呀，不好了，一隻貓走過，牀上白布撲撲的動彈，那死屍要起來吧。她直瞪着眼，撲人面前來。一害怕呀，媽媽——枝兒把被窩緊緊的蓋着頭面喊道。

叫了好一會兒，也沒有人來。她再也不敢把頭伸在被窩外面。可是，她看見四叔婆穿着她的寬大的黑綢衣服，拿着一隻白紙翦的幡，一個人孤孤另另的過那道長長的橋，過了橋，她慢慢的踱上一座臺，臺的四周都是雲，雲裏是些醜怪的人，不是些怪樣子的鬼！

「阿乙姐——阿乙姐——」枝兒大聲喊道，渾身都是冷汗。她覺得全身一點力氣都沒有，手足軟禿禿的。她把臉伏在枕頭上爬着睡，想什麼也看不見。可是，耳朵倒特別好起來了。誰在樓頂上走呵？略得，略得，像小脚兒娘們走路的聲音。咳……誰在嘆氣，想心事似的，（像阿乙姐罵人常說的）略得，略得，又走起來了，家裏沒有纏脚娘們鬼！四叔婆纏脚……怕呵，她瞪直了眼從牀上翻身坐起來，又看見她枝兒把被窩一踹，從牀上爬起來，一邊顫聲叫道：「青姊姊，英姊姊，快點快點快點！」

她見叫不應，又叫了一遍，想着跑到對面牀上，腳卻像墜了一個鉗子，再也動不得，只好坐在牀上發楞。心跳得厲害，快要跳到口裏了。

房內本來沒有燈，只借隔房的洋油燈的亮照着，房內大概可以看得見。不知誰開了窗，竟忘了關，此時忽然刮起風來，就把洋燈吹滅了。接着套房的門嘖的大聲的打着牆，前面的門，嗚嗚……的吹開

了，一陣冷風直吹進來。枝兒打了一個冷噤，不由得睜大眼。唉喲，一個黑影在房門外！

枝兒覺得忽然全身熱，猛的跳下牀，趕到對面牀上，抱着青姊的脖子，狂喊起來。

「怎回的事呵？」青姊醒了急問道。

「一個黑影子，我看見。」枝兒顫聲指着外面，身上抖得怕人。

「唉喲，英姊姊，」青姊也顫聲喊起來。

英姊早就被吵醒了，她怕。妹們看憐她，說她沒有膽子，只好把頭躲在被裏藏着，可是渾身發汗，此刻見兩個妹妹又哭又叫，她只是個十一二歲的女孩，早就嚇軟了。

她們倆見喊她不應，忽然一種懼怕襲上心來，她們同時都覺得英姊好像已經死了。白布被窩蒙着臉，真像四叔婆那樣子。

「我怕……」青姊猛的蹣跚了被窩，摔了枝兒往門外跑。枝兒發了狂似的牽着青姊的衣服跟着走。她們倆出人意外的逃出去。英姊忽然也被驚嚇裹住，撥開被窩，也跳下牀來，顫聲喊「等一等」。

兩個妹妹什麼也聽不見，什麼也想不起，只見後面有個影子趕來，只顧向堂屋狂跑。堂屋的燈好在還亮着。

「什麼事啊？什麼事啊？」阿乙姐正洗開腳，此時光了腳從廚房跑出來到堂屋喝住問道。枝兒這時抱着阿乙姐的腿嗚嗚的哭起來，一句話也說不出。

青姊及英姊都瞪了眼，顫聲叫道，「看見……看見……」

「這房子乾淨極了。不會有什麼的，別瞎說了。」阿乙姐竭力鎮定的說，可是她也不敢再提鬼那個字了。

「我聽見有人在樓頂咯得咯得的走路，像四叔婆……」

「呀……」青姊也抱了阿乙姐的腿叫起來，英姊站得更近這一堆人。

「還看見什麼？」青姊問道。

「她從牀上……」枝兒沒待說完，便嗚嗚的哭起來，抱着阿乙姐更緊了。

英姊此刻也摟了青兒叫起來。

「怕……」

還是阿乙姐有主意，她一會兒便在觀音前，點了香看着三個孩子輪流的磕了頭。阿乙姐點了燈，陪着她們到臥房去，還坐着講了觀音十八變的故事。守着三個孩子都打了呼，方才好走出去。

鵬程

蕭乾

「我旅居遠東歷三十年，禮義之邦的中華素爲我所敬愛。由於科學進步之神速，我認爲這國家在物質上已一無所缺了。但她還有一種極嚴重的缺陷：便是聖靈，神的力量之降臨。故我今以身後遺產百分之一，計美金八千元，捐助拿撒勒會，委請該會牧師劉子厚於會衆中挑選一虔心主道的青年，須大學畢業，並相信其有領導中華歸主運動之能力者，資送美國神學院，專攻傳道學，以其所學，歸國拯救淪落的中華。此囑。黎蓮·郭爾夢」

自從這個七十二歲的美國寡婦慷慨地留下這麼一紙遺囑後，如果上進的野心無違於人性，謙靜的拿撒勒會教區裏的信徒中間可掀起了不小的騷動。那些連中學文憑也未曾領到的毛孩子，儘攏起小嘴巴抱怨自己落生得太晚了些；五十掛零的老教友又據着鬍髭酸葡萄地咕噥着：「到那麼闊的地方，憑你八千塊，八萬塊也不夠花。困在外國那滋味上帝也未必能搭救，我還是在我這塊老地方吧！」

對於戴方帽子的教友，這遺囑逗出的可不再是閒話了。爬到了一個有限的極峯，飄過太平洋在這些人的幻想中有如登上燦爛的天堂。眼前的機遇正是一道梯子，超度，昇高他們，到一個輝煌的新地。

然而這梯子容量小得只准一個人攀登。於是，他們羣相籌謀角逐的實際步驟了。

好一個眼光遠大的寡婦，（在她臨死那一刻，還不忘記「一石二鳥」的古訓）逾越節那天，劉牧師施洗的人數打破了歷年的紀錄。並且，其中不少還真是放下「天演進化論」改讀「創世紀」了的。

一年來，不下五十個年青教徒把一副副虔誠的臉色擺給劉牧師看了。有的流着淚，向他懺悔幼年曾經偷喫鄰家園裏一隻桃子的事，（是說除了這點小小罪過外，他可算是純潔無瑕的青年了。）有的則捧了金皮大字的聖經同牧師攀道，認真得連最小的希伯來典故也一定要問個清白。時常，牧師自己是窘住了。這些來客的樣子都像說：如果郭寡婦本人在這裏，她也一定頻頻向我點首了，你還躊躇什麼！

一個名叫徐之棠的，（也許爲了競爭的緣故，他新近改名「徐雅各」了）還曾於半夜急遽地叩過牧師的門，嚇得劉太太直嚷「救命」。及至牧師跳着腳，端了燭臺爲他開開門後，他搖擺着幢幢黑影，陡然咕咚跪倒了。他通身打着顫抖，在昏暗的燈光下，指指點點地訴說，（活像是爲天界那位神

靈附了體。聖靈在他身上降臨了。這個自稱是育德中學教員的青年說，今夜正當他祈禱的時候，忽然瞥見了一道紅光，擦他頭皮而過。他哆哆嗦嗦地懇求牧師啓示。

然而，在這些些急中生智的爭逐者中，這隻鹿終於死在王志翔手裏了。

當許多人使用出奇制勝的辦法企圖給劉牧師一個「強烈的」印象時，他卻走着一條平凡但是貼近人情的路。他明白像他的同事徐之棠那種神祕過火的辦法是笨得嚇人的。二十世紀的今日，再扮演摩西在希奈山巔的故事當然無人置信了。恍惚之間，他在身邊發見了一股有效的「聖靈」，那是小婷：劉牧師剛滿五歲的四女兒。

在拿撒勒會辦的育德中學裏，王志翔教的是小代數。他的「天堂」途上的競爭者，徐之棠，教的是人文地理。時常在課室裏，教人文地理的越過了科目的本題，當着茫然無知的學生吐露了攻訐王同事的話。在這事情上，教小代數的比他來得大方了。他永遠慢條斯理地挽着袖頭，一張尖下巴高顴骨的臉上總極有把握地微笑着，且還不惜稍帶談諧地稱贊着徐先生的「能幹」。

課堂下來，他便踩着穩健樂觀的步子，走向教堂左隔壁，那牆端爬滿了蔓生植物的幼稚園了。他的身材給那小柵欄門不少驚訝。他得屈下腰身，鑽進那個嗡嗡如一蜜蜂窠的天真樂土。在那裏，他用糖果，鵝毛毬子，和一張善說故事的嘴結識了（如果不是迷惑）玲瓏可愛的小婷。

孩子的嘴是最容易鐫刻的碑。不上幾天，「好王先生」是像一幅紅綢綵子般掛在這小女孩的

唇邊了。（她可不知道是在做着多麼大的一件功德！）不久，經過一個寵愛女兒的母親的傳達，劉牧師開始留心着這個「好王先生」的青年了。及至知道他還是個大學畢業生，又在本教區的學堂裏任教時，在他蕪雜得無從整理的候選者面孔中，這個影子有些卓然翹立了。

因爲小婷一次的感冒，「好王先生」終於邁進了劉牧師的門檻。放下帽子，他朝劉牧師劉太太各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後，像是來意至爲單純，就趕忙關切地奔到那小牀畔去了。爲內臟炎燒得哭紅漲了臉的小婷看到她的大朋友時，小臉蛋上竟微微漾出些笑意了。

晚上，小姑娘的溫度果然銳減，甚而有精神嚷「我要王先生」了。

於是，王先生每天設完了，敷浴時候便都消磨在這儼然如一個小情婦的姑娘身畔了。黃昏時分，坐在門檻上，對着墨色天空，王志翔打着飄逸的哨子，幻想着他遼闊無際的前程，哥倫比亞的方帽子……他嘴裏卻無意地爲懷擁中的小姑娘唱着：

「兩隻小眼，要當望天。

兩條小足，要行天路……」

二

西服不妨多做出兩套，藏青嗶嘰的，巴黎呢。皮鞋買三雙也許得上稅，美國稅關聽說不很馬虎。對

每雙穿它一穿，沾點泥就完了。古玩麼，總得多帶它幾件，皇清的蟒袍繡裙也不貴，聽說美國人愛看中國的小腳鞋，最好是繡花的。這倒不難搜集。反正這類東西送禮準新奇動人，遇到了相當主顧，價錢一定不少出的。——王志翔如一玩木偶戲者，天天在房裏翻騰着他新置的箱籠，心下時刻盤算着。

這些天來，他都在忙着買東西，請領護照，打聽着船期，然而他還是個不忘舊的人。雖然事情的繁雜不允許他再走訪那個小柵欄門，只要一到牧師家裏，他可總還找小婷玩玩。

「王先生，你對我不親了！」小姑娘把頭埋到他懷裏，撇着小嘴抱怨着。

「那裏會，那裏會！」然而如今躲在他懷揣的小姑娘除了「是小婷」以外，對他可真別無意義了。「小婷，等我到美國的時候，我準替你買舊金山的橘子，嘿，跟太陽親過嘴的。」小姑娘沒把話聽清楚，忙用小胳膊勾住了王先生的頸項，甜甜地在他額上吻了一吻。「還有呢，給你買成串的機器車，悶兒——悶兒——」王志翔捏了鼻尖學着火車叫。登時他渾身感到些炎燒。好像這時自己真已登了西雅圖岸，看到綠壓壓一片葡萄地，綠葉叢間還時隱着粉裙的採果女。有一個還像是對他笑了一下，然後他上了駛向東部的火車，悶兒——悶兒，雙腿模仿着火車的旋律，撞衝——撞衝，他比那個小姑娘還相信坐的真是火車了。

莫笑他，這是一個人應該興奮的時候了。想想看，衆目眈眈的一個光明，如今居然爲他攫住了。再有一些日子，他不是就生活在這乾橘子的另一面了嗎？沒有了飢餓，沒有了黑暗。當東半球住客昏睡

時，他將在摩天大樓中使用着刀叉了。樓外汽車一定多得如蒼蠅。他真不知道自己將「了不起」到什麼地步了。

於是，「等我到美國的時候，」近日成了他的口頭禪。

他恭謹地對牧師發誓：

「等我到美國的時候，我要專心學道。逢禮拜日必去教堂守安息日，爲咱們中國基督徒爭臉。您放心，我去上三年，我一定把美國神學研究透徹了，回來聽您使喚。我永不辜負您這次的提拔。」

他又稍稍得意地對育德校長說：

「這事情我還算是暫且告假。回來我還在您手下教書。到了美國，得機會我必爲本校募捐。我宣揚您辦學傳道的盡心。您放心，我此行便如同您派了一個駐美代表。」

然而對於一般貼己的老朋友，他是更誠實了。他咬着牙，眼裏閃着「不馴順」的光輝說：

「瞧着，咱們拚上三年命，回國保你不認得咱！（也許我還上歐洲混個幾年呢，得看情形。）我研究透了，中國人在美國出名最容易，只要你臉皮厚。到處演講，講他們愛聽的，講他們沒聽過的，像『中國人的哲學——八卦』，每回賣五塊美金門票，還保你擠擠蹶蹶。其實，咱們在街上遇到個會說中國話的鬼子，削髮爲僧的鬼子，揭露本國醜態的鬼子，不也鬧得密密匝匝嗎？到了外國誰還要臉，又沒個熟人看守着……」

王志翔這志向誠然壯，但自來好事多磨。拿撒勒醫院的寇魯醫生摘下眼鏡，用至爲懷疑的眼色看了他一眼，然後在「王志翔出國體格檢驗表」的腎部項下，竟寫了「尿質不潔，曾患淋病」一個肯定的判斷。

一切既是未出教區圈子，這事不久外面就有些風傳了，然極其模糊，都說王志翔有了「隱疾」。話雖然模糊，對於前此失敗者的餘燼卻不啻一滴揮發油。

那一夜晚，劉牧師又聽到一陣急遽的叩門聲。他顫顫微微地端了燭臺去開門。這一次，咕咚跪在他面前的是王志翔了。他滿臉抹着淚，指着墨色天空發誓，他自小到大從來沒嫖過。他承認有一回，一個撒但朋友把他拖進一個「暗門子」，他一路罵着那個朋友「缺德」。他說那個朋友如何同那個壞女人放肆，他自己卻蒙蔽了眼睛，躲在房子的一角害怕着。直到那個撒但朋友幹完了壞事，又拖他出來時，他才恢復了呼吸。他連那個私妓家門朝那方開也記不清……

「劉牧師，您人情做到底，幫我幫到底。我將來如果有點發旺，我不忘您的恩德。這事情您別聲張，我進醫院，我快些治……」

王志翔一擡頭，燭光映出的是一張嚴峻得嚇人的臉，罵他下流，無恥，丟人……當牧師不屑地轉過身去要走時，匍匐着的年青人突然扯住了他的衣襟：

「牧師，您別這麼狠。都不看，您看小婷的面子。您知道我至少是個有良心的人。您在那麼些青年

中間挑選了我。多少人反對，懣怨，說您偏心，說您沒眼光，您都不顧。如果我這事宜揚出去，您想他們不是更快意了嗎？您不是真沒有眼光了嗎？郭太太的親族對您不將失了信託嗎……」

他連連這麼一問，給牧師可問了個怔，他抽回邁出的脚步，緩緩舉低了燭臺，重新又照了照王志翔的臉。

那是一張令人堅信不疑的誠實的臉。

三

「王先生，方才按鈴了罷？」胸襟繃了「17」號碼的看護，輕手蹣腳地推開了門，探進一個窄袋——這個字也許用得笨了，因為那明明是一張美麗的臉蛋，還滴溜着一對不甚知愁不很會發怒的眼睛。

「噫」王志翔躺平在雪白枕頭上，遐想着的腦袋向上墊了墊，高凸額骨往兩旁一拱，擠出了一灘茫然而蘊藉的微笑。

「您要什麼？」看護走近了，白布衫裏擺動着一條稍矮但還窈窕動人的身腰。

「告訴我，密斯潘，你同忠亮究竟好到了什麼程度？前天晚上你出去後，我想許久，我覺得你們簡直是馬馬虎虎就訂了婚，噫」方忠亮是他中學時代的一個同班，現在一家火油公司當書記，是當

地業餘網球隊的中堅隊員。王志翔一進院就對這活潑好笑的十七號發生了興味，及至由閒談而知道了是他舊日同窗的未婚妻時，彼此之間，更來得稔熟些了。

「養您的病罷，問這個幹麼，礙着您養完了好去逛新大陸。」女人淘氣地笑了一聲，閃身出去，又忙着別的職務去了。

人雖出去了，那影子可還幌在王志翔的心坎上。

每個人心坎上都應該藏躲一隻美麗影子的，憑什麼他就老得惦記家裏那個滿臉雀斑的糟粕老婆？楔子腳雖然可以放大，然而終於還比不上天足呵。第一件煩死人的事，是她走起路來總活像一隻盧鴨。瞧人家密斯潘，兩隻又玲瓏又輕盈的腳，跳跳蹦蹦，還有那隻握了溫度表向他唇邊送的手指，多白多嫩呵，而且每天她還來捏住他的腕不放。還看那白金小錶呢，誰知她試的是脈還是心！

前天晚上她值夜班。趁着她沖藥的功夫，他們有一個長談。他述說方忠亮和他交情的深厚，兩個人在學校裏如何要好。方忠亮在校時就是體育名將，每次運動會他必得一串金銀獎牌。王志翔誇耀他自己不用奔跑，每次必有牌照到手，因為考試時候他們今得向他借數學的算草。然後他吹起自己多麼用功，多麼能幹；如今教會看他有造紙，特意派他出洋留學去了。話又轉到美國怎樣闊上去了。當她聽說美國「每個人都都有一輛摩托車」時，她羨慕得禁不住倒吸了一口涼氣。

像這樣不穩重然而也還不世故的女人，是尙不深知一個自私的男人懷裏揣着怎樣一具卑污

的算盤的。「無心」在這樣單純樂天的女人不是罪過，是可憐。看到方忠亭嫻熟的球術，她無心地抽了一口涼氣，隨着她無心地吸進一紙婚約。如今，她又倒吸一口涼氣了，可還是無心的。然後，她轉身按照電鈴明暗器上燃亮的房碼到另外病房裏照顧去了。

牀上有心的王志翔卻沒法睡下了。他輾轉反側，心神總也寧靜不下去。恍惚之間，他似乎又看到一股「聖靈」了。他判定這是一個容易下手的女人。然而矛盾還是有的，爲了他還是一個「有良心的人」。方忠亮的確沒志氣，成天打球，在學校裏就洩氣，以後也不會有什麼發旺，靠誰不是他的敵手；然而究竟是老同學，他覺得這似乎不大應該。

——這種女人還不是同誰接近就屬於誰！

另一個低微的但並非無力的聲音說着了。同時，一渦柔媚的笑出現在他躍躍欲試的心坎上了。他轉念將來如果真地成爲哥倫比亞博士家裏那位怎麼擡得出來尊榮與美麗向來是並肩而立的。「聖經」裏講的是「真理」，但有時還不妨用「天理」壓倒那個。

在醫院裏十天左右，他不再管17號叫「密斯潘」了。他竟然大膽地（可也試着步地）問：

「紫霞，等我從美國回來的時候，你就當博士夫人了，你願意不？我們真是有緣。準是上帝安排的。

你知道，我對於女色向來是無動於衷的。憑我，要找個女人總不成問題吧，然而到如今，我仍是個光棍，或者說是『帝男子』。你不答應我，我就光着棍出洋。那時一高興，我也許娶一個美國老婆！不過，唉，種

族不同，將來生出孩子總不好辦。還是我們吧。紫霞，你怎麼說呢？你放心，沒有人敢反對我們，只要我們自己可靠——」

女人爲他一番滔滔的話說怔了。她沒的可說。她儘自嗚咽着：怎麼好，你們兩個我誰也捨不得。不用她挑，有人替她解決了。

那個她「也」捨不得的方忠亮不知道從那裏聽見風傳，一個下午，放下球拍，一口氣撲到了醫院來。他氣勢洶洶地一直闖進了看護樓，一把攔住潘紫霞的白布衫，呲牙罵着：

「你——你——不要臉的女人！騙人，你去我就去吧，幹麼還鬼鬼祟祟！弄得家裏爸爸都知道了。他們誰都譏笑我，說我——都是你，不等你去，我先休了你，給我滾……」說着，他的氣更壓不下去了。他一手扯住女人的頭髮，批手打來。

潘紫霞往樓口撲奔，尖聲嚷着。

醫院裏許多工作着的人都走出來了：骨科醫生，拔牙的助手，寫字間的僕歐，和六七個戴小白盔的護士，大家上前齊手把這個莽漢拉開了。

女人嚶嚶地哭着，梳理着額角的亂髮，然而卻像是自知理虧似地躲到一旁，垂首抽咽着，摸不清是委屈還是羞慚。

方忠亮雙手插在腰際，蒼白着臉，嘴裏急促地喘着大氣。突然，他不屑地拔下手指上那顆戒指，狠

狠朝女人身邊丟。

四

王志翔出院了。還是院長親自到病房裏請他走路的。

他瞪大了眼睛想解釋爭辯，申明他如何「規矩」，然而他怕洋人那副森凜逼視的臉色，包圍他的，還有那麼些隻鄙夷憤慨的眼睛，閃爍在一隻隻小白盞的下面。他有些莫名其妙。幹麼她們還囑囑噫噫地議論着！

當他對那個替他收拾牀鋪的看護稍現羞怯地說：「我要看看潘紫霞女士」時，只見那個短胖女人撇了撇嘴，睬也不睬地嘟囔着：

「還看她呢，哼，改日再見吧。」

躺臥的姿勢是助長頭部發昏的，況且半個月來，王志翔在白被單裏翻騰着身子，還做着那樣綺麗的夢。走下醫院的臺階，世界在他面前旋轉有如弔在空中的秤錘。重新嗅着室外空氣，用肉眼接觸到陽光，熙攘的馬路，和路上的行人，一種親切的感覺使他奮興了。但是回首石階上面的醫院大門，那裏可又有什麼東西向他沈沈壓了下來。

終於，他還是勝利地笑了。一個前程遠大的人是不宜有過多瑣細計較的。反正不久他的腳將踏

在西半球上了。誰可也攔不住，誰也摸不着。而且，而且回國來還有白嫩胳膊挽住他呢。

想到白嫩胳膊，他脚步遲緩了。臨離醫院他原想看她一下，爲什麼看不到她了？他心下有些疑竇，可還盤算着怎樣下這第二步棋。他得幫她和方忠亮「和平地」分了手。務必要不傷及他同方某的女誼。然後，還得連上帝全瞞住，兩人祕密訂了婚。這個要蒙蓋得緊緊地，直到他回國來纔發帖子。那時誰還有得說！

他這麼安全地籌劃着，就走到牧師家了。

他又踏進這個地方了。直像一家人，他不必通知地就奔到牧師的書房。然而空空地，只有一幅耶穌受罪的像掛在那裏，使他心裏有些不舒服。他竟一直奔到牧師內宅來了。他嚷着「王志翔來了。」然而劉太太只淡淡地說一聲「牧師出去了，」再沒有下文。

他很詫異。他寂寞地撲奔了剛放學的小婷婷。那小姑娘想往他懷裏鑽，卻即刻爲她媽媽拉開了。走出牧師家門時，王志翔是垂了頭的。他雖然滿身沾染着陽光，但他卻覺得世界對他分外陰闇，窒悶。他開始感到環境對他有些過意不去了。他用很輕的步子，幾乎溜着牆邊，躡進了育德學校。走過甬道，他還猜疑着那些性質暗昧的注視。

好了，他終於算逃進了他自己的房間。他鎖嚴了門，第一件東西，他看到他那些隻裝滿了希望與宏願的箱籠。一切佈置安排都依舊不會移動。

突然，他倒在椅子上響朗地笑了。他以為什麼都丟失了，都完事了，如今，一切似乎又在掌心尋到。他笑起自己適纔的膽虛了。

然而在宿舍裏碰到闊別半月的教務長，那個人卻不再儘說着「到美國的時候，替我買點無線電書」的話了。他只冷冷地同他握一把手。學生們態度的變化更明顯了。沒有人再追着他「王博士」了，有些見了他，竟遠遠就避了開去，像是存了什麼戒心似地。

他生氣了。他一把抓住一個熟學生的小胳膊，拽到房裏，像綠林捉打更的那麼拷問他。

那個學生先向窗口戒備地瞥了一眼，然後結結巴巴地說：

「徐之棠先生告訴我們大夥兒說——說——說老師在醫院同——同一個看護『發生了不好的關係』——昨天徐先生還說——說老師還——」

徐某，好你個踢我後脊梁的人！王志翔狠狠地想，接着又問：

「那麼，他究竟說發生了什麼關係呢？」

學生這回可給問得茫然地搖了頭。他總怕窗口有人偷看，不時張張望望的。王志翔急忙跑去把窗簾放下來。沈默一會，那孩子纔又吞吞吐吐地說：

「——說什麼有了孩子的話，還說——說這個倒方便，因為師娘是看護……」

呵，他不相信人的嘴可以狠毒到這個地步。他實在料不到這陰險的傢伙已擺佈到這步田地了。

這時，那粉色的影子離他淡了，遠了。他更關切的，是曾落在他手裏的那隻鹿了。他覺得這個哥倫比亞的汽球要向上飄去，要飄到另外人的頭上了。他得伸長了手，墊起腳跟，拚命勾住它，抓緊了它。

一口氣，他跑到牧師家。

「您不要信他的話，劉牧師。我已經知道徐之棠把我作踐成什麼樣子了。全是假的，不可能的。他是在同我爭。牧師，您不能上這個當。您不信可以去調查。我絕沒有同——」忽然他住嘴了。他意識出有些自投羅網來。

牧師先盤問他家裏有沒有老婆，他搖頭。又問他愛不愛那個周姓看護，他又搖頭。甚至牧師掘根地問他到底認不認識這個周女士時，他還堅決地搖頭說：

「看護那麼多，天天換，我那裏記得清！有一個倒常同我眉來眼去的，可是咱們是正當人，絕不能睬她的。我敢對着上帝起誓。」

「既已到這地步，我成全你。」牧師宣判了。「八千塊在我手裏，沒人爭奪了去。」他即刻扒在地上，朝牧師響響地叩了三個頭。

那個夜晚，他重新踩着穩健得意的步子，打着飄逸的口哨回學校去了。一路上他自言自語着一個打破了的甕，又鋸縫了起來。一匹丟失了的馬——

幌在他前面的卻是一條幢幢黑影，在校門的左邊。他嚇了一大跳。他走近了些，並且還聽到嚶嚶

的啜泣聲：是女人的。

——真是奇遇！

黑影轉過身來了，面孔輪廓還頗稔熟。

「志翔，志翔！」女人啞聲地喊着。他爲那聲音嚇得抹頭要跑。一隻鋸好了的鑿，又破開了！「志翔，我等你好久了。天沒黑我就來了。門房說你纔出門。他們不准我進去等。志翔，醫院把我辭掉了——」

「嘔！」

「忠亮和我完了。戒指他都拋了。」

「嘔！」

「志翔，都是爲了你。如今，世界上我有的，只是你了。你不能再去棄我。」

女人委屈地向他倚來。她需要一副寬肩膀。當一副閃開了時，她便須抓住另一副。

王志翔一面連連否認着「別爲了我，我擔不起！」一面畏畏縮縮地扶着她的肩膀。事情來得太突兀了，連他這個什麼也能應付的人也茫然不知所措了。唯一他能做的只是拖了她向前走，向前走，離校門越遠越好。

「密斯潘，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你暫時先回家去。大家再想辦法。」

快走到胡同口，他忽然揚聲地，帶點強迫地替她喊「洋車」了。

「到底怎麼說呢，志翔？」女人攔住他。她是說，我到底算不算你的人啊？

王志翔的心腸快爲這古怪世界撕碎了。他疑惑墨色天空中果真有一隻大手，一個玩把戲者，在擺弄着他們。在這情況下，對着一個自己歡喜的人搖頭真不容易。然而呢——

「徐之棠這小子害得我好苦，等我由美國回來的時候——」王志翔幾乎破口罵了出來。他終於用一種甜而不蜜，巧妙支吾的話語把女人打發回了家。

家裏她那個暴戾的父親卻氣得正躁着腳。

五

「今年我直像搖蕩在一隻船裏，天天遇到風浪。」王志翔立在站臺上安詳地，然而不勝感慨地對一個送行的朋友說着。「東覆西傾，想不到今天還能站在這裏！」

亂哄哄莫如車將開時的站臺。搬行李的腳夫，運郵件的信差，膂力錢的爭執，惜別情話的喁喁，什麼全雜在一處了。面前這串黑皮火車過一下便駛向一個遼遠的地方去了。沿途都有客上來，有客下去。它自己卻筆直地向前衝。（王志翔回憶過去生命上進的途程，多少人下了車，他卻始終附在幸運上面向前奔跑。）火車裝載着衆人的悲哀與歡喜。王志翔隨身攜帶着的是一腔熱望。

三天後，摺指一算，他便將抵達一個大港口了。那裏有一隻碩大無比的洋艦喘着氣等待駝了他，

跨過茫茫一片太平洋……

然而照日程算，那碩大無比的船還差兩天航程才能貼靠檀香島椰樹岸叢時，太平洋西岸這個女子卻已爲她暴戾的父親逼得沒法，偷偷吞服了一瓶藥水。

隨着，那堆笑容，那片愚昧的天真，也爲她一併帶走了。

一九三六，六卅，上海。

英文教授 聖陶

院長分配給董無垢的是西洋哲學，心理學，論理學這些科目。這些科目還沒有人擔任下來。由一位哈佛的哲學碩士去擔任，院長以為再適宜也沒有的了。

但是董無垢劈口就回絕：「我不能夠擔任這幾個科目。」

「爲什麼？」院長彷彿聽到了驚人的言語，眼睛睜得很大，牙齒咬住了下唇皮。

「爲的我不懂得這幾個科目。」他咳了聲嗽，又修正地說：「說得確切一點，我不適宜教這幾個科目。在八九年以前，我是教過這些的。可是，現在，我的認識轉變了。我覺得這些學問好比照在池塘上的月光，印在牆上的花木的影子，看看固然教人眼花撩亂，實際卻空無所有。院長先生，你大概知道我是皈依了佛法的吧？」

院長確然知道這一層。當校長把董無垢的名字交代下來的時候，曾經說：「他是我的老朋友，也是一位最熱心最認真的教授，可惜他近年來信奉了佛法，喫素，每天念佛，竟像一個迷信很深的老太婆。」

「知道的。」院長用手掌在臉上擦了一周，又說：「還是像八九年以前那樣教教這些科目，不行嗎？」

「不行。」董無垢堅決地回答，宛如辦理一樁關係重大的交涉。「我不能夠站到講臺上，滔滔不絕地專說一些違心之論。我不能夠拋開了課程的規定，不顧一切地儘量發揮自己的意見。我並且知道，我的意見和現在的教育旨趣是不相容的。所以，我希望我所教的功課不要觸着思想這方面。」

「那末……」院長不再說下去，把疑問的語句藏在兩道鋒利的眼光裏，彷彿說：「那末不要當什麼教授豈不很好嗎？」

「如果容許我揀選的話，我願意教一點英文。」

「英文，英文，」院長嘴裏念着，心頭在那裏盤算。班次，鐘點，薪水數目，擔任教師，這幾個項目像機器上的齒輪一般，轉轉地轉動着，答復的話語就產生出來了。

「英文也可以。不過只有一班一年級了。每星期四點鐘，每點鐘四塊錢，一個月只有六十四塊錢呢。」

「夠了，夠了，」董無垢滿足地說。「而且我最歡喜從一年級教起。」

「好像太那個了，」對於校長的老朋友僅僅分配一班英文，院長覺得非常之抱歉。

「沒有關係，」英文教授用懇摯的聲調安慰那院長。「不過我還有一個小要求，請不要把我的

功課排在上午十點以前。因為十點以前我有自己的功課。」

開學以後，這位英文教授就搬到蜂房似的大學裏去住。他選中一間最僻靜的房間，在校園的東北角，隔壁是植物標本儲藏室。除了一年級的學生，一個職司打掃的校工，一個給他送素菜的廚役，誰也不會意識到他的存在。他的房門老是關得緊緊地，只有一棵冬青樹從玻璃窗窺看他，熟悉他在房間裏的生活。

每天上午八點半，他自己的功課開始了。

西牆下的桌子上，香爐裏燒着檀香，乳白色的烟縷時而屈曲時而筆直地升了起來。一個椗製的圓拜墊放在桌子前面。他先是凝着神，合着掌，嘴裏念着什麼。那是無聲的念，只有他意念中的耳朵才聽得見。然後拜下去，整個身軀像青蛙一般伏在圓拜墊上，所不同的只是他並不擡起了頭。他的動作非常熟練，猶如一個從小受了戒的和尙。這樣拜伏了幾回之後，他移過圓拜墊，讓一把椅子佔據那位置。於是他坐下來，臉還是朝西，默念着那些念得爛熟了的辭句。

這當兒他沈入一種麻醉似的境界。從運動場送來的呼喊聲音，從學生宿舍傳出的歌唱，弦樂，以及男女的歡笑，從圍牆外面一陣陣滾過的汽車的喘息，他都聽而不聞。他只用意念中的耳朵聽着自己默念的辭句。同時他忘記了學校，忘記了課程，忘記了延長到三年多的失業，忘記了母親和妻子的逝世，一句話，他簡直忘記了自己和世界。他動員了所有職司思維的神經細胞來建造阿彌陀經所說

的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璃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璃碾磑赤珠碼磑而嚴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妙香潔。……」漸漸地，他意念中的眼睛彷彿看見這樣的國土湧現了，不過有點模糊，像開映得太久了的電影片。於是他更益凝神，希望這國土顯得十分鮮明，比得上初次開映的「考貝」。

大約經過一點鐘光景，他自己有數，把那些無聲的辭句念完了，這才站起來。移過椅子，換上圓拜墊，又像開頭一樣拜伏。輕快地虔敬地撲下去，前額觸着拜墊的邊緣。這樣拜下又站起，站起又拜下，連續了好幾回，他自己的功課才算完畢。於是他帶着快適的笑容，回到人間的國土。

對於教英文，他反對時下流行的所謂直接教授。他說：「我們讀英文，注重在理解，注重在看得懂英文的書。一句英國話，意思和情調跟怎樣一句中國話相當，這是最要弄清楚的。要弄清楚這些，只有磨細了心思去查字典，去讀文法。工夫用得深，自然不愁不理解。那直接教授，有什麼道理呢！初中學生跑進英文教室，就聽不見一句中國話，只見教師指着門說 *Door*，指着書本說 *Book*，指着他自己的鼻子說：「他們以為這就是『置之莊嶽之間』的辦法，成績一定可觀。那里知道中國孩子到底不是英國孩子，他們跑出英文教室，說的聽的依然句句是中國話。這只是『一暴十寒』的辦法罷了，對於理解的工夫卻完全拋荒。所以教授方法越新鮮，學生程度越不堪。並且，中國人說英國話，即使說得和英國人絲毫無二，又有什麼用處？去做『剛白度』去當外交官，當然是用得着的。然而我們並不需要這

麼多的『剛白度』和外交官！

當第一回上課的時候，他把這些意思向一年級生宣告了，接上說：「我不預備在教室裏說上大篇的英國語，教你們聽得糊里糊塗，似懂非懂。我要教你們認真真地讀書，教你們澈底地用你們的腦子去理解。爲求毫無障礙起見，我願意用中國話給你們解釋。」

大學生對於用什麼話解釋本來沒有成見，何況中國話聽起來到底比英國話順耳，也就不聲不響，算是默認了他的主張。他們覺得發生興味的並不在此，而在這位英文教授的打扮。頭髮修得短短地，是「和尚頭」，不是「圓頂」，太陽穴的部分錯雜着一簇一簇的白髮。身上穿一件灰布大褂，尺寸和身材不相稱，前胸後背以及胛支窩下都有很大的摺皺，又太短了，把褲管露出了兩三寸。鞋是布製的，黑布面，藍布底，沾上了灰塵，像一個店司所穿的鞋。這樣打扮完全不像一位英文教授。他們以爲英文教授該有一個油光光的西式頭，該有一身熨得筆挺的西服，至少至少，也得穿一雙五塊錢六塊錢的皮鞋。

爲了交練習簿和詢問書上的疑難，學生發見了這位英文教授房間裏的香氣。聞到這香氣，彷彿覺得身在寺院裏，不然就是走進了覺林功德林一類的素菜館。後來他們又注意到他的不參加任何集會以及終日把房門關上。他在房間裏做些什麼呢？

一天早上，一個好事的學生伴着那棵冬青樹窺看他的私生活。啊，圓圓的頭顱，半閉的眼睛，只見

翕張不出聲音的嘴巴，一個指頭對着一個指頭合攏來的手掌，寬大的灰布大褂，徐徐上升的香爐裏的煙縷，簡直是一個和尚！這個學生藏不住他的新奇發見，不到幾天工夫，連別級的學生都知道了一年的姓董的英文教授簡直是一個和尚。

上英文課的時候，黑板上漸漸有歪斜的「和尚」字樣出現，或者用漫畫的筆法，粗大的一條弧線鉤勒成一個和尚頭，在這中央誇張地畫着三行的香疤。英文教授看到了只是笑一笑，一壁用粉刷揩去這些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一壁和平地說：「我教你們英文，你們只要問教得你們得益不得益，不用問什麼和尚不和尚。況且我並不是和尚。你們看，我身上不穿什麼僧衣，頭頂上也沒有你們所畫的香疤。」

這個話引得學生輕鬆地笑了。

「先生念的什麼經呢？心經還是金剛經？」

「翻開你們的書吧。我們不應該浪費時間談到功課以外的事情。」

有幾個知道一點佛學名詞的學生，爲了好奇，在功課以外的時間到他房間裏去訪問。他給他們每人斟一杯茶，殷勤地接待着。

「先生修的是淨土吧？」

「不錯，是淨土。」

上。

「淨土也是一種烏托邦，牠給與人精神上的安慰。這個說法，先生以為對不對？」

「這叫做唯心淨土，我們所不取。我們相信極樂國土真實存在，修行的結果真實能夠往生彼

「什麼動機使先生發生這個信仰呢？」

「這個問題教我難以回答，因為牠太複雜了。可是未嘗不能夠簡單地回答。現在心理學裏不是有所謂本能嗎？人人都有發生這個信仰的本能，我不過順着本能而行罷了。」

「照這樣說，我們也有這種本能的了，為什麼我們不發生這個信仰呢？」

「那是『緣』還沒有到。『緣』到了的時候，你們就發生這個信仰了。」

「印光法師」另一個學生接着問，「大概先生知道的吧？」

「他是最可尊敬的一位大師，光明無比的指導者！」

「我們看過他的文鈔。」

「你們也看過印光法師的文鈔，難得！難得！」

「在他的文鈔裏，文章實在不少，可是似乎只說了一件事情，就是教人家怎樣地死。臨命終時，這個人不可散亂，要好好地念佛哩，送終的人要誠心幫助念佛，見着斷氣也不可放聲啼哭哩，翻來覆去，無非這些意思。我們覺得除了年力衰老的人，誰也不會想到死的。而他專心教人準備一個死。這不免

使我們詫異。」

「也不只印光法師一個人這樣說，許多古德都是這樣教人的。你們要知道，死是一個最緊要的關口，如果走錯了路頭，永遠不得超升。所以不能不在生前準備，以免臨時失措。你們要知道，有兩句最警切的話，叫做『人身難得，佛法難聞！』」

這個回答使發問的不甚了了。那學生正在斟酌繼續下去的問話，第三個學生搶着機會先開口了。

「先生對於殺生，想來是戒除的吧？」

英文教授點點頭。

「是絕對的戒除嗎？」

「可以說絕對的戒除。」

「一個蒼蠅，一個蚊蟲，也不肯弄死嗎？」

「蒼蠅和蚊蟲也是生命，怎麼可以把牠們弄死！」

「但是蒼蠅會帶來虎列拉，蚊蟲會帶來瘧疾，我們不去撲滅牠們，牠們反而要撲滅我們了。」

「我們可以把喫的東西保藏得周妥一點。我們可以揮着扇子，請牠們不要和我們接觸。到了晚上，我們睡在蚊帳裏，瘧疾的憂慮也就可以解除了。」

「照先生的說法，我們並不能絕對安全。在有些地方，我們是防護不到的。或者沒有力量防護，譬如說，人窮，用不起蚊帳。對於加害廣大的生命的東西，我們以爲必須撲滅得乾乾淨淨。惟有這樣才是最深的慈悲。」

「你們這樣想嗎？」

「甚至血肉橫飛的戰爭，我們以爲有時也是無比的慈悲行徑。那些貪鄙的野心家，那些殘酷的魔王，要吸人家的血液滋養他們的身體，要用人家的骨頭填充他們的屋基，對於他們，我們也講戒殺嗎？他們就來得正好，我們客氣，他們福氣，他們是志得意滿了，然而我們的血液和骨頭都成了犧牲。這惟有給他們一個嚴厲的懲罰，一個無情的抗爭。直到把他們撲滅得乾乾淨淨，世界上開始有了安全的日子，廣大的生命才得欣欣向榮，像春天原野上的花草。先生，你說這種行徑不是最深的慈悲嗎？」

「在從前，我也這樣想過的。」英文教授仰望屋角，他沈入了回憶裏頭。

「我們常常想，一個篤信戒殺的人應該是最堅強地反抗強暴的人。因爲強暴所表現的是各式各樣的殘殺，不反抗強暴，就無從貫徹他的戒殺的信念。」

「現在可不作這樣想了。」英文教授自顧自說。

「爲什麼？」

「『以眼還眼，以牙還牙』，這樣『還』下去是沒有了局的呀。」

「先生，我們倒要聽聽先生對於我們那強盜似的鄰舍的感想。他侵佔我們的土地，殘殺我們的同胞，我們現在還算有着命的，而他的欲望簡直要吸乾我們最後的一滴血！對於他，先生也像許多人一樣，覺得非常之憤恨，非給他一個無情的抗爭，同他拚一個你死我活不可嗎？」

「不。」

「不？」發問的不勝詫異。「怎麼能不呢？」

「我只是可憐他。他的孽太重了。如果我們以殺抗殺，那就是自己造孽，豈不同他一樣地可憐？」

「原來你也是一個阿Q呀！」發問的把這句話截留在喉嚨口沒有說出來，只是望着那圓圓的頭顱發楞。

好奇的探試是沒有「再來一回」的興味的。這幾個學生辭了出來，以後就不再訪問這位英文教授。別的學生連佛學名詞都不知道，當然引不起什麼好奇心。黑板上的並無惡意的諷刺字畫似乎塗得厭了，漸漸地絕了跡。大家對於和尚不和和尚差不多完全忘懷。只有那棵冬青樹還像先前一樣，聳起了高高的身子，從玻璃窗間窺看這位英文教授的私生活。

他蜷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董無垢剛從外國回來的時候，和現在的董無垢竟像是兩個人。那時候他年輕，無論走到那裏，人家總覺得他帶來一股青春的光輝。西服筆挺，應合着時行和時令。一頭頭髮，銷磨半點二十分鐘不在乎。總之要教牠成爲一件恆心貴當的藝術品，能以參加美容術的賽會。他在大學裏教課，本着他的素習，預備絕不馬虎，講解非常認真。懂了嗎？不明白儘管問。我可以針對着不明白的處所給你們解釋。』這樣的話幾乎每一課要說幾遍。他不像那些出門不認貨的大學教授，他願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移植到學生的頭腦裏，讓牠深深地生着根。逢到週末，他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家去看他的母親。他愛他的母親像一個小孩子，依貼在她身邊，望着她的笑臉，談一些無關緊要的家常話，喫一點精緻的點心和飯菜，覺得這個世界美滿極了。多年的出洋留學，只有看不見母親教他受了許多苦楚，因而週末的回家給他最大的快樂，決不肯偶然放棄一回。他的母親是念佛的，每天早上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他當然覺得好笑，對着一個虛幻的觀念，鏗而不舍地傾注着虔誠，算什麼呢？然而他絕不讓這個意思在臉色上表示出來。既然老人家樂此不倦，他就幫助她移正椅子，或者點起香來。

他有一些嗜好。抽香烟不用中國貨，因爲質地太壞，有礙衛生。喝酒卻歡喜中國的花雕，興致好的時候，兩斤還不醉。他又常常和一班年齡相仿的朋友上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去。那時候跳舞場還沒有流行，要看女人，這些地方頂方便。他看女人注重在屁股，他說豐滿的屁股是女性的象徵，那些平塌塌的簡直可以說沒有屁股，也就沒有女性可言。朋友們說他這種說法是「屁股哲學」，大家傳爲

笑柄。

雖然歡喜看女人，他可不曾做過放浪的事情。他懂得衛生，知道放浪的結果不免要去請教某一科的專門醫生。他需要一個如意的女子，和他共同生活，做他的「另外的半個。」他規定了一些條件，除了「女性的象徵」以外，臉蛋須是圓圓的，知識程度要能夠同他談談哲學上的問題，還有其他的四五項。依據了這些條件隨處留心，他只覺得女子太多而合格的太少，少到一個都沒有。朋友們自告奮勇地說：「我給你作媒。」但是聽了他的條件之後馬上搖頭，連聲說：「難，難，難。」

由一個朋友介紹，他認識了一家人家。那人家有一位小姐，臉蛋是瘦長的，「女性的象徵」若苦無，知識程度是看玉梨魂還不能十分了了，總之完全不合格。他當然毫不在意，既經朋友介紹，就看作疏遠的親戚家一樣，隔兩三個星期去訪問一次。但是那位小姐的母親款待他非常之殷勤。他來了，特地弄起菜來，知道他喝酒，爲他打了上好的花雕，並且關心到他的寒暖，問他可需要什么。體貼入微，儼然一位丈母。那小姐呢，見了他就像一個頑皮的孩子，偎依着他，要他講外國的風景和習俗，大學裏一切瑣屑而有趣的事情……什麼都好，只要是他嘴裏漏出來的她總愛聽。她常常不讓他走，他帽子拿在手裏了，還要想出題目來絆住他，拖延一個半個鐘頭。他這才感到有點尷尬，自己心裏盤算，往後還是不去爲妙。然而消息傳來，那小姐已經有了表示，若不嫁他爲妻，寧可當一輩子的老姑娘，不然就是自殺。他聽了十二分躊躇，甚至破例地缺了兩天的課，來研究犧牲自己還是犧牲那位小姐的問題。

犧牲了別人滿足自己，這樣的人太自私了，我情願犧牲自己！」當第一道晨光透進窗子來的時候，他決定了。決定之後，事情就非常簡單。母親方面只要兒子樂意，無不竭誠贊同。委了一位媒人到那人家去說合，那人家歡天喜地，惟命是從。初春的某一天，一品香張起了盛大的婚宴，他開始得到了「另外的半個」。

假想往往和事實不符。他本來準備着犧牲，可是結婚之後，他只覺得嘗到了許多的歡樂。犧牲了什麼呢？實在指說不出。新娘的嬌羞是有味的。像丈母一樣弄了酒菜供他享用也有味。乃至唱一些閨中熟習的彈詞小曲，繡一些枕頭或者檯布上的小花樣，他在一旁聽着看着，也覺得有無比的甜美，爲意料所不及。

逢到週末，他還是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去看母親，有時是夫婦兩個同去，有時他一個人去。在大學教課還是那樣認真。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還是要去，然而並不妨礙他對於新娘的憐惜。平靜的滿足的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他自己這麼想，人家也代他這麼想。

像火山的爆發，五卅事件突然發生了。

外國巡捕向徒手的羣衆開鎗。死屍橫七豎八躺在最繁華的南京路上。血淋淋的受傷的做了囚車裏的囚徒。從拋球場到跑馬廳一帶成爲陰森森的刀光鎗影的區域。

這一天天氣有點悶熱。他從大學回來，正在庭心裏透透氣，看看新近出土的牽牛花的子葉，忽然

那個在一家書局裏當職員的鄰舍從矮花牆外喊住他，告訴他這個驚天動地的消息。

「有這樣的事情！有這樣的事情！」他連聲喊着，跑進室中立即坐下，拿起鋼筆來給一家英文報館寫一封通信。他根據了「人道」和「公理」來講，他說這種殘殺太違背人道了，太沒有公理了，一個文明人不能不提出嚴重的抗議。

第二天看報紙，這封通信沒有登出來。

第三天也沒有登出來。卻看見了全市罷市罷工罷課的消息。這使他異常興奮，筆頭上的抗議都不讓露臉，應該給他一個更嚴重的行動上的抗議。羣衆的力量多麼強大啊，眼見上海市就要表現出一個空前的英勇姿態！

大學裏罷了課，師生聚集在一起開會。除了怎樣和各學校各界取得聯絡外，又討論到怎樣支持罷工的問題。

「最要緊的是維持罷工工人的生活！」激昂的聲音從大會堂的左南角播散開來。「我提議：我們教職員先捐一個月的全薪，以後看情形，再商量怎麼捐法。各位同學呢，大家量力而行，能捐多少就捐多少。」

「好贊成贊成好好！」喊聲和拍掌聲幾乎把大會堂的屋頂都掀了起來。

大家回頭向左南角，只見站起在那裏的，眼睛裏含着激動的淚，舉過了頭頂的手掌還沒有放下，

他是董無垢教授。

雖然有一些教職員不滿意他的提議，但是只能在私室裏頭對着見解相同的人談談，若在大庭廣衆間，還得違心地說：「董先生的提議最是扼要，大家能夠這樣幹，就是三年五年的罷工也支持得下。」因爲這樣，他被推爲學校的代表，去和他校以及各界的代表合力工作，共同推進這個偉大的運動。

他在編輯股裏工作。編輯股編印一些小冊子，有中文的，有外國文的，把慘案的真相詳盡地記載着，還加上簡要的闡明，慘案的原因是什麼，要怎樣才能保障以後不再有同樣的慘案發生。此外又出版一份小型的日報，把最近的事態以及運動的路向宣布出去，儼然成爲全上海民衆公共的喉舌。有一天，他給這份日報寫一篇短論，一口氣寫下去非常順利，到末了，他懷着一種嘗嘗新鮮滋味的心情，第一回使用了「打倒帝國主義」的語句。

「這裏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另一個編輯員，一個國家主義者，看見了這篇短論的校樣，捉到一條刺毛蟲似地嚷起來。

「爲什麼不能使用這樣的語句？」執筆的董無垢驚慌地問，以爲他發見了理論上的錯誤或者語文上的毛病。

「你說『打倒帝國主義』那裏有什麼帝國主義？這只是共產黨的胡說八道！我們又不是共產

黨，爲什麼要效學他們的口頭禪？」

「沒有帝國主義嗎？」董無垢的額角暴起了青筋，鬱結的聲音帶點顫抖。「老先生，沒有帝國主義，也就沒有五卅慘案了。牠表演活生生的一幕給你看，你一眼不眨地看了，倒說並沒有牠，我佩服你的寬大的度量！」

「怎麼？」另一個編輯員感到受了侮辱，站起來，捲起他那紡綢短衫的袖管。

「至於你說這是什麼黨的胡說八道，我可不能同意！你不是閉着眼睛的，許多的刊物上印着這一句話，全上海路旁里口的標語上寫着這一句話，你都沒有看見嗎？難道他們全是盲目的傢伙，全是學嘴學舌的鸚鵡？」

「我不同你辯論，總之，在我們這份報紙上，不能印上這一句話！」一壁說着，一壁用拳頭敲着桌子。

「非用這一句話不可！」董無垢也站起來，用拳頭敲着桌子，敲得比那個人更響。「我署我自己的名字，我負責任！」

暫時的沈默。

其他三四個編輯員知道將有一場打架在這屋子裏表演了。他們不要看這種乏味的表演，一致站在董無垢這方面說話。「我們以爲董先生的文章沒有錯兒。打倒帝國主義，非但嘴裏要說，筆頭要

寫，還得用行動去實現牠呢！」

「好！」那個人有點窘，但眼睛睜得更大了，宛如魁星。「你們既是一夥兒，我就辭職，我再不問編輯股的事情！」這樣說着，他披上長衫憤憤地走了。

勝利屬於董無垢，使他起了窮究奧妙的欲望。他搜集許多流行的關於政治經濟的書籍雜誌來看，彷彿走進了應接不暇的名勝區域，每跨一步總要點頭叫絕，讚歎地說「生平初見。」五卅運動因為聯合陣線的分化，漸漸成為強弩之末，他固然非常之憤慨。但他以為這本是一個長期的鬥爭，一下子就會有多大的成功，未免太廉價了，一個努力的人不應該想望這樣的廉價。因此他毫不灰心。由那個當書局職員的鄰舍的介紹，他加入了當時還不能公開的一個政治團體。

他把自己的客室作為所屬的那個區分部的會場。每逢會期，他提早喫晚飯。一會兒赴會的從前門或者從後門來了，其中有工人，有商店公司的職員，有小學教師，也有和他同行的大學教授。他接待他們勝似親兄弟，親兄弟不過由自然支配，會合在一起罷了，而聚集在這裏的卻是意志相同的伙伴。他一個一個同他們握手，緊緊地，殷勤懇摯地，使有幾個工人覺得不好意思，一時間手足無所措。

週末還是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母親。香烟還是抽，不過換了中國貨，他說「美麗牌」也還可以。酒是難得喝了，新世界大世界這些地方竟絕跡不去，他說一個人沒有這麼許多閒工夫。閨房之樂也比從前少領略一點。他的夫人問他：「你近來常是忙忙碌碌地，看書哩，看人哩，開會哩，到底為的

什麼？」他親愛地回答說：「你不懂得的，不用問吧。總之你丈夫幹的決不是壞事情，我的好人兒呀！」

他痛恨那些鎮守上海的軍閥的爪牙，不亞於帝國主義。大刀隊哩，偵緝隊哩，把人命當兒戲的事情，幾乎每月每星期都有。如果不湊巧，他被抓去嘗嘗刀片或者鎗彈的滋味，也不足爲奇。但是他並不膽怯，他相信若是大家膽怯的話，這班殘酷的禽獸將永遠沒有在世界上消滅的一天。恨着他們必須和他們拚，必須迎頭衝上去。

他欣羨極了革命發源地的廣州，只恨自己離不開上海，不然總得跑去看一趟。誰動身到那邊去了，他熱烈地歡送着，輪船開行了幾百丈遠，他還是揮動着帽子。誰從那邊回來了，他的歡迎更爲熱烈，熱烈之中又帶着虔敬，好比佛教信徒對於一個朝山進香回來的同伴。聽說那邊民衆怎樣地興奮，軍官怎樣地受着訓練，他簡直五體投地，相信「新中國」必然會花一樣地開出來，因爲那邊埋着的種子已經生了根，發了芽。甚至那非常單調的「打倒列強」的歌兒，他也說牠活潑，雄壯，足以激動人的革命情緒。

北伐軍出發了，他的心神依着軍隊的路線在地圖上活躍。一路民衆歡欣鼓舞的情形，和軍隊像一家人那樣的熱烈真摯的表示，他讀到報紙上關於這些的記載，總覺得許多同胞太可愛了，也太可敬了。在武漢，革命外交竟然成功，更使他興奮到了極點。至少帝國主義伸到中國來的根枝已經動搖了，大家再加努力，不愁不能把牠掘起來。

他看見了最近的將來的景象：被壓迫的許多許多人都站了起來，從千斤重的石頭底下，從胳膊粗的鐵鍊底下。大家擡起了頭，挺起了胸膛，在從未呼吸過的自由空氣中呼吸着。快活的歌聲，海潮一般湧起來，唱了一曲又是一曲。再不見一個蓬首垢面的囚徒似的人物。個個康健，結實，樂觀，精進，做着分內的工作，取得分內的享受。

他彷彿坐着急行的火車，這景象猶如迎面駛來的前途的山河樹林，越來越近，越來越近，眼見得沒有多久自己就將衝進這景象中去了。因為軍事勢力不久就要來到上海，同其他地方一樣很快地取得勝利，那是沒有問題的事情。

爲着防備軍閥爪牙的臨危亂噬，上海的一部分加盟員也準備了武裝，以便和軍事勢力響應。鎗械和子彈須得保藏在妥適的處所。有人說，董無垢家裏最是妥適不過了，類似小洋房的屋子，陳設相當體面，而且誰都知道，屋主人是一位大學教授，放在他那裏，比藏在保險庫裏還要安全，沒有人疑心。董無垢說：「好，放在我家裏就是了！」於是犧牲了三張沙發，讓他們把那些危險東西塞在彈簧和麻絲中間。

一天早上，藏東西的跑來取東西了，一個個起勁非常，眉梢眼角飛揚着英勇的神采。他自愧不會幹這一套，只能殷勤叮嚀地對他們致着珍重。他的心跳動得異常利害，不爲害怕，卻爲過度的高興。一個全新的場面立刻要展開來了，他不能不高興，他有着並不輸於他們的熱情。

本來只能遮遮掩掩張在屋子裏的那面旗子，在大建築的屋頂，在街市的店鋪門前，堂而皇之挂起來了。上海的陽光照耀着牠們，上海的風吹拂着牠們，飄飄揚揚，顯出說不盡的美麗可愛姿態。

這以後若干天，董無垢宛如掉在一個熱鬧而多變化的夢裏。他擠在汗臭滿身的人羣中間參加了好些個盛大的集會。他跑遍租界的各處，觀察了帝國主義爪牙的色厲內荏的窘態。他巡行滬西滬北以及浦東的工業區域，領略了那些準備站起來的男女的狂熱情形。他破例地向母親請了假，有兩個週末沒有坐了三點鐘的火車回去看她。

忽然青天裏起了霹靂，他聽說游行的羣衆遭到了射擊，死傷的比五卅慘案還要多，還要慘。地點並不在帝國主義統治着的租界，而在飄揚着那面新旗子的中國地界。

「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不能有這樣的事情！」他失了魂似地連聲嚷着，立即跑到出事的地點去作實地調查。

事情並不假。武裝兵士佈了崗位，不許行人在馬路中間來往。行人只能從人行道上匆匆走過，停下步子就得受干涉。馬路中間像暴風剛才吹過一樣，寂靜，淒涼。屍體躺在那裏，顯出無比的醜惡姿態，豬肝色的血凝積在他們身邊，教人不敢看。也不知道一共有幾個。

貼近他所走的人行道躺着一個，他給了他比較仔細的一瞥。肚腸從腰間淌了出來，青布短衫給打破了，血肉模糊中伸出幾根斷了的肋骨，眼睛半開半閉，嘴張開着，露出兩排慘白的牙齒。他認識這

個屍體，那一天早上跑來取東西的一些人中間，他是頂起勁的一個。

突然間他把眼睛閉得緊緊，急急地跑了二十來步才再張開來。他的頭腦彷彿給一股鐵索絞了一下，只覺什麼也想不清楚。全新的場面原來這樣嗎？以前預想的景象豈不是一個荒唐的夢？應分站起來的不得站起來，應分打倒的怎麼能打倒？那些屍體生前即使是神仙，又何嘗會料到將要橫倒在這樣的射擊之下？……他糊裏糊塗想着這些，跑到家裏就躺在牀上。他的夫人問他怎樣不舒服，是不是要生病了。他頹然說：「我難過得很，可是描摹不來。病是不會生的，不過比生病還兇！」

他也想同五卅慘案那時候一樣，給報紙寫一封通信，提出嚴重的抗議。然而他奇怪自己，無論如何提不起這一股勇氣來，想想那枝筆，似乎有石擔那麼重。

第二天，他看報紙，看見了一大批未死的罪人的名字。

他跑出去，無目的地跨上一輛電車，也沒有看清楚是第幾路。在那電車的角落裏，泰然坐着一個淡灰紡綢長衫的青年人，使他大大地喫了一驚。他捱過去，坐在那青年的身旁，關切地低低地問：「怎麼你還在坐電車？」

「我常常坐電車，」一副滿不在乎的神氣。

「看見了今天的報紙嗎？」

「看見了，」伴着一個平靜的微笑。

「我誠意勸你，你應該當心一點。」

「謝謝你的誠意！」

第二天，報紙上登載一段新聞：華租界的警察巡捕包圍一幢房屋，一個人從曬臺上倒翻下來，落在後門外頭，頓時咽了氣。附載一幅訪員特攝的死者的相片，攝得很清楚，一望而知就是昨天電車裏遇見的那個青年。

「哎喲！」董無垢神經錯亂地叫起來，用兩隻手按住了發青的臉孔。

三

他頭腦裏空空洞洞地，從前裝過的許多東西，彷彿生了翅膀飛走得乾乾淨淨。他宛如從海船上掉到海裏的孤客，海船早已飛快地往前去了，他生命固然還存在，但四圍只見茫茫的大海，不知道該往那方面游去才有登岸的希望。他昏亂，他疲倦，他喝着多量的酒，可是昏亂和疲倦更見利害。他的夫人替他憂愁，用種種的柔情密意給他撫慰，然而沒有效果，也弄不清楚他的昏亂和疲倦究竟爲着什麼。他沒有意興往大學教課，這就請了假，帶着夫人回到本鄉去。

他在本鄉不去看望親戚朋友，他願意在僻靜的小巷裏走走，或者在不像樣的小茶館裏喫一碗茶。沒有一個人認識他，沒有一個人同他招呼，他以爲這樣比較安舒一點。可是這並不能填充他的空

虛的心。在自己和人羣之間築起一道無形的牆，那不可堪的寂寞更使他感到心的空虛。

每天早上，老太太還是點上三炷香，做半點鐘的功課。平和而沈靜的聲調展開一個神異的境界。彷彿一張軟和的眠牀，教他感覺舒服，幾乎要入睡。看看母親的神色，那樣地安祥，那樣地愉快，煩惱呀空虛呀這些討厭的小蟲子大概飛不進她的意識界吧。漸漸地，他癖好母親的功課了，只覺陪着她半點鐘是每天的快適，在這個當兒，他忘記了許許多多的事情，又似乎捉住了一些什麼。

「也許有點兒道理吧，」這樣的一念突然萌生，他就去訪問一位父執。這位父執是卸任的教育廳長，對於佛學，據說有着很深的根柢。

他是抱着試探的態度去的。如果講得中聽，固然可以聽進去，即使講得不中聽，隨便聽聽也並不礙事。

「啊，難得，難得！」老先生捻着頷下的長鬚，笑迷迷地說。「這是生死大事，你居然想到來問老夫，有緣呀有緣！」

老先生一口氣講了一點多鐘，講得非常懇切。最後說：「這並不是一種知識，並不是擺在口頭，寫在紙上，預備裝點門面的東西。同儒家的修省工夫一樣，必須身體力行才行。不然，你來問我是多事，我講給你聽也只是無謂的饒舌。」

「我從來沒有受過這樣深切的教訓。」董無垢訥訥然說，眼睛裏閃耀着望見了希望的光輝。在

國內，在國外聽講的回數計算不清，教師也遇見了不知多少，可是總沒有這位老先生的講說那樣一句句深入人心，教人悅服。「這真把捉住生命的精微！以前我弄過一些哲學心理學，現在看起來，都只是浮泛的研究，好比肥皂泡，一觸就破，沒有核心，對於人毫無用處。您的教訓才教人真實地受用！」

他屢次去親近這位父執，從他那裏請教修持的法門。回家時候帶着一些經典，耐着性兒看下去，彷彿一片模糊，但又彷彿有點兒懂。終於在一個涼爽的清晨，他露出孩子似的天真的笑臉，對他的母親和夫人說：「我也要像媽媽一樣念佛了。」

「這是再好沒有的事情，」母親並不覺得驚奇。

他的夫人卻非常駭怪，睜大了眼睛看着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她不明白什麼原因把他轉變到這樣子，一個出洋留學生竟會相信念佛！

他檢出一些戀愛小說以及裸體畫片來，預備送給朋友，自己書室裏是不應該保藏這類穢褻東西了。轉念一想，這個辦法不妥當，自己以為要不得的東西怎麼可以送給別人呢？於是完全一付之一炬，「連馮理斯的一大部性心理學也不能幸免。

他開始戒酒，戒香烟。喝酒要特地陳設起場面來，場面沒有陳設，自然喝不成酒。抽香烟的事情可太方便了，拿起一枝，劃根火柴，這就成了。有許多次，他依着平時的習慣，伸手到桌子上面去開香烟罐。但隨即想起桌子上沒有香烟罐了，重又縮了回來。又有許多次，覺得無聊，很想買一罐來抽抽。但強制

方隨即管束自己說：「這一點小嗜好都戒不來，還說什麼修持呢！」

當然他也開始戒葷他的母親雖然念佛，但並不喫長齋，他的夫人是愛魚蝦如命的，因此不能拒絕葷腥進門。他就定下折衷的辦法：不是他家動手殺死的不妨進門。肉店早已殺了豬，肉是可以買的。市場上有着殺死了拔光了毛的雞鴨，也可以買。魚蝦必須買死了的，因為是屍體而不是生命了。他夫人和用人通同作弊，常常買了活生生的魚，在門外頭弄死了然後拿進來。他自己呢，喫飯時候不免有把筷子插到葷菜碗裏去的事情，省悟之後馬上抽回，換了筷子再喫。但是不到十天工夫，他居然說聞到葷腥的氣味就惡心了。於是老太太跟着他喫素，少奶奶間幾天弄一兩樣葷。

他拒絕了絲織品的衣服，因為絲織品是犧牲了無量數小生命的成績，不忍穿。毛織品也是生物身上取來的東西，雖然不須殺生，總覺得也有點兒不忍穿。皮鞋是不用說了，從動物身上剝下一張皮來是多麼殘酷的事情啊！在這樣見地之下，西服就只好擱在衣箱裏，布衣布鞋都是特製起來。誰驟然看見他，定會疑心他穿了素。他夫人對他全身相了一下，帶着頑皮神情說：「你不澈底！你不澈底！」他疑惑地相着自己的全身，問她說：「怎麼不澈底？」她從他衣袋裏抽出一個皮夾子來，舉得高高地說：「這不是皮製的嗎？」他就把這皮夾子楞在抽屜裏，另用一方布手帕，包着皮夾子裏的一切東西，帶在身邊。

他依着父執的指導，做功課時間比他母親來得長。又特別嚴謹，臉孔一定要朝着西方，拜伏一定

要遵守規定的格式。默默地念着那些辭句，他的心重又充實起來了。煩惱化成淡淡的影子，既而連淡淡的影子都消逝淨盡，只感到無上的歡暢。於是他修持得更加虔誠，幾乎把整個生命交付在這上邊。

大學的當局有了變更，他沒有接到下學期的聘書。這並不引起他的懊惱，那種肥皂泡似的功課本來就不想教了。他在一家書局裏找到了一個位置，看看稿子，修改一點外來的譯件。依然帶着夫人住上海。每星期六，趕下午五點的火車回本鄉，星期日再出來。他沒有過從很密的朋友。報紙不過偶而看看，好比看古代或是異國的故事，漠不關心。他又像三四年以前一樣：平靜的滿足的生活繼續下去，宛如一道流動不息的小溪。

一年以後，他母親去世了。他當然傷心，可是並不太傷心。病榻上的老太太念着佛，他應用他所受的教養陪她念着佛，命令他夫人也念着佛。老太太咽氣的時候，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愴的臉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老太太這一去決不墮入苦趣，她將往生到那個極樂國土。

「一二八」的炮火燬了他的寓所。停戰以後跑回去看，什麼也沒有了，燒的燒了，燒廢的給人檢去了。他夫人淚眼模糊地翻掘碎磚和焦炭，發見了一隻白地青花的盜杯子，是她平日喝茶用的。她捧着杯子開始號咷大哭。他給她解勸，說一切器用無非身外之物，犯不着這樣依戀不捨。然而沒有用，她還是號咷大哭。以後看見杯子就哭，漸漸引起了咳嗽的毛病。

那家書局也毀了，他失了業。

他不愁也不怨，過着艱窘的生活，看護着夫人的病體。那年霜降節將近，她支持不住了。他就教她念佛，自己也陪着她念佛。她漸漸地閉上了眼睛。他不哭，也不露出一點悲愴的臉色，還是平靜地念着佛。他知道要去的總得要去，何況她所去的地方，他母親也在那裏，她將永遠陪伴着她。

孤身無事的他正可以多做一些修持的工夫，所以他處之恬然。向親戚家借貸一點，儉約的生活足夠維持了，也就不再去竭力謀幹什麼。他差不多和這個世界脫離了關係，獨自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中間。

直到最近，一個哈佛的同學接任了一所大學的校長，忽然想到了他，說：「老董太困頓了，應該請他教一點功課。」

他才重理舊業，踏上了大學教室的講臺。

然而，他蟻伏在大學的一個角落裏，像地板底下的老鼠，人只見地板，不知道底下躲着老鼠。

十年

集 續

目次

謎	……	蹇先艾
煙	……	鄭伯奇
海島上	……	艾蕪
逃難	……	沙汀
馬蘭	……	蘆焚
主婦	……	沈從文
愛	……	周文
四條腿的人	……	蕭軍
鄉愁	……	端木蕻良
報復	……	蔣牧良
手的故事	……	茅盾
流彈	……	夏丏尊

謎

寒風
艾

由一個身材高大，措槍的團丁張德桂打着一盞白銅的風雨燈在前面引路，區長武懋聲喜氣洋洋地從縣城回到南鄉丁家堡去。從遠處看，那區長飄蕩着白紡綢的長衫，真像一個幽靈的影子。團丁穿着一雙線耳草鞋的脚，步子踏得很快，山路又是那樣的坎坷不平，不是石塊絆腿，就是沙粒刺脚，武區長差一點要跟不上他的旅伴了。他的身子向來就虛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在癩沒有過足的時候，白天走起路來，都會像風吹燈，東倒西歪的，何況還是在黑夜！他離開縣長的公館時，縣長很客氣，一直把他送到大門口，嘴裏雖然幾次在說着拿轎子送他，卻始終沒有向大班發命令，於是區長只有咬着牙巴步行了。如果在素常心緒不佳的情形之下，像團丁這樣粗野地只顧自己飛跑，不管後面主人的辦法，他早已經唾沫飛濺，王八狗蛋地罵起來了；今天因為解款進城，成績比其他各縣都顯着優異，着實受縣長誇獎了幾句之後，的確有點受寵若驚；並且那些話，團丁當時也親耳聽見了；這團丁又是自己的同鄉，從小同在一个村子裏長大的，自然不好意思開口就罵人。武區長於是很文雅地喊道：

「張德桂，忙些什麼！走慢一點！」

團丁好像故意裝耳朵聾，並不遵從命令，草鞋仍然在那些活動的毛石板上大步地踏去，響着清脆的，有節奏的調子。武區長身體雖然不大強健，內心卻是一個最不肯示弱的人，看見對方沒有理會，也就不再說什麼了，吁吁喘着氣，努力地跟了上去，四肢像龍蝦的腿似地在空氣中搖擺着；一到換不過氣來的時候，便把衣袋內早就預備好了的煙泡掏出一兩個來往嘴裏塞。

月亮在灰白色的雲霧中徘徊着，幾顆疏星像鑽石一樣嵌在夜的天空。山谷中再也聽不見得得的馬蹄聲，連行人都不容易遇到。天氣已經快到秋涼了，習習的谷風吹得滿山的雜樹颯颯地亂響。樹影亂動，偶爾有一兩聲餓狼的嚎叫，從山澗中發出來。在朦朧的月光與星光下面，秀峻的山峯像幾座黑塔排列着，懸崖下的田塍彷彿一個格子很大的象棋盤。這些景物，武區長並沒有加以注意，其實是行色太匆匆了，他自然就缺少這種賞玩風景的閒情。單是那在飢餓線上的野狼的怒吼，已經使他的兩條瘦腿不由自主地打起戰來。

「區長，你怕豺狗嗎？」那位團丁彷彿被野狼的聲音所激動了，停住腳，回過頭來問道。「你聽，牠那聲音夠多麼淒慘，跟人餓了肚子的時候一樣。」

區長早就想說話了，因為心裏一虛，兩肩便高聳起來，張不開口；團丁這一問，倒壯起他的膽子來了，聲調裏還帶着一點顫抖回答道：

● 豺狗是狼的俗稱

「我以為你耳朵真聾了呢！剛才叫你打着燈走慢一點，你聽不見——唉！在這樣的黑夜，又是在深山裏頭，豺狗哪個不怕！」

團丁挺起胸脯向前走着，一面微笑道：

「我們這南鄉如今有一個比豺狗還厲害的東西，我們其實是用不着怕豺狗的。」

「豺狗怕什麼東西呢？牠大概很怕老虎吧！我們鄉底下沒有聽見說有老虎呀！」武區長從小在南鄉長大，對於本鄉的地理和出產非常熟悉，自然就懷疑起來。

「你老人家就是我們南鄉的老虎啊！區長！」張德桂仗恃着和武區長是同鄉，而且又是一個知道他家庭底細的人，率性跟他開起玩笑來了；然而仔細一想，又覺得這種行爲太魯莽，不應該，連忙跟着下個解釋道：「我並不是說你就是老虎，我的意思是說你有那麼大的威風，鎮壓得住四鄉，跟老虎差不多，你還怕什麼豺狗呢！」

武區長的手正伸到路旁的山壁上去，扯了一片腰子形的野樹葉來玩弄着，一聽見團丁把他譬喻作老虎，黃瓜條的臉漲紅着，正要發作起來，張德桂底下的註解已經像珠子似地滾下來了，他的怒潮又才徐徐地退降。他始終覺得像下人們這一類的「信口開河」是不可爲訓的，把鷹鉤鼻子皺了幾皺，大聲斥責道：

「張德桂，我們兩個雖說是同鄉，又還是從小同在一个村子長大的；但是禮貌也不能一點不講

究呀！我們在背底後大家說說笑笑，自然沒有什麼關係。在大庭廣衆之間，以後請你千萬不要再來這一套了！你曉得嗎？現在，在這深山裏頭，沒有人的地方，我們可以講自由講平等；到了那個時候，我就是一個堂堂的區長了；你呢，你不過是芝蔴那麼大一點兒的一個團丁，什麼事情一點都隨便不得！」

「這個我哪有不曉得的道理！」團丁傻子似地哈哈大笑道。「到了那個時候，我自然就不會再這個樣子了，區長老張在外面也混了十好幾年了呢！」

這頂掃，武區長當然又是不滿意的；但是當他一擡起頭的時候，便看見斜掛在團丁背上的那枝毛瑟槍了，烏鋼的槍筒子擦得很亮，膨脹的子彈帶圍在他的腰際，再看看那個人粗手粗腳的背影，莫名其妙地，「命案」這兩個可怕的字眼立刻就在區長的心頭湧起來了。他的思想像急流似地便尾隨着這兩個字跑下去——他衣袋中幾十塊錢這個數目是有的，張德桂這粗人要是對他真安着什麼壞心，這件事是太容易解決了。在這深山之中，離丁家堡還有十好幾里路，根本用不着求助於他的武器，以團丁那樣強有力的漢子，順手輕輕一推，他馬上就會掉到幾萬丈深的懸崖底下去，連屍首都要找不着的。……他這時覺得團丁張德桂比那餓慌了而嚎叫着的豺狗還更可怕些。他把眼睛張得很大，牙齒咬得幫緊，拳頭用力地握住，（這是他向來產生「急智」的三步驟）理智便開始在他的心靈裏活動起來，終於把剛才那種軟弱的情感克服住了。（據說武怒聲所以能當着區長，就是由於有這些長處）他不慌不忙地也緊跟着那團丁的笑聲，露出兩列黑牙，格格地發出幾聲狂笑。

走下了一座又長又陡的山坡，一窪黑泥塘橫在面前，阻住他們的去路，好在泥塘的面積還不很寬，武區長身子一縱，也就跨過去了。團丁還怕區長有什麼爲難，把手裏的風雨燈放低了一點，警告道：

「慢點，區長，留神踩到水裏頭去！」

區長跳過泥塘，緩過一口氣來以後，忽然親切地喊道：

「德桂，你用不着給我打燈了，又不是在大庭廣衆的前面，這裏又沒有人，我們率性並排走吧，這麼遠的路，大家也好擺擺龍門陣，不寂寞。」

這一段話很甜蜜，用牠來緩和任何嚴重的局面，也最有力量。團丁是個老實人，心眼頂直，區長不擺架子，這是最好，他就放緩了脚步，轉過身來，遷就這位南鄉的長官。

團丁是丁家堡忠厚的農民出身。論年紀比武區長還小兩歲，剛剛才滿三十，因爲經過風霜稍多，滿臉的粗肉和一嘴的鬍子樁，簡直就把他變成一個四十以上的中年人。早年由於他有一個叔叔在城裏開小雜貨鋪的方便，他就進城去讀高等小學，混差使，時間還遠在武區長之前。不過武區長他們家是個有名的土老肥，他比他多上了幾年中學，不知在什麼地方又鬼混了幾年，居然就到本鄉當起區長來了。張德桂自己卻沒有一點出息，僅僅在丁家堡團防分局找到團丁這麼一個渺小的位置。

●擺龍門陣就是講故事

●土老肥就是土財主

這兩三年來，大家都說武區長已經發了好幾萬塊錢的財了，張德桂自然覺得這是人家的福大命大。不過他常常總想找一個機會，問問這位老朋友飛黃騰達的經過；（他雖然耳聞了一點，但不甚清楚）因為在兒童時代，大家一同在鄉下洗澡摸魚的時候，武聲似乎並沒有什麼特別出奇的本領，他決沒有夢想到他會弄到今日這樣的地位。他越是想探求這個道理，但是機會越是不允許他。武區長一看見這團了，就故意走到人叢裏面去，他的一腔懷疑當着人當然也就不便洩露出來。這粗人老天偏賦他以一種口直心快的個性，在人衆略略稀少的時候，有時他卻喜歡拿着老朋友的資格，給區長開點小小的玩笑。今天也就是和往日一樣的情形，「打劫」的思想在南鄉那樣善良老百姓的頭腦中是從來沒有過的。然而武區長因為自己有錢，處處總疑惑着人家在打他的主意，所以凡事他都特別留神。今夜的境地，又和往常大不相同，是在深山懸崖之間。

張德桂把身子回轉來，武區長便趕了一步上前去，拍着他的肩膀，一壁向前邁腿，一壁媚笑道：

「德桂，我們總算老朋友了，剛才我那些話，你千萬不要認真，我不過是說了耍的。弟兄，我早就想要提拔你了，總是沒有適當的位置。本來嗎，你想想，老朋友得勢了，哪里有不援引老朋友的道理呢？」

張德桂覺得有點奇怪起來：武區長剛才那種傲慢的氣派爲什麼沒有了，竟完全變成了一個和藹可親的人了？他細想：大概他剛才說的那些話真道理，背後大家不妨隨隨便便，當着人面前，是要保持彼此的身分的。這也許就是他們官場裏頭的人耍的什麼派頭吧！張德桂以爲，他萬一自己能

夠走紅運，得了勢，他敢說，無論在什麼時候他都要和弟兄們同甘共苦，決不會當着人是這個模樣，背着人又是那個模樣。他老實，也許這就是老實人的想法，武區長自然就不那麼想。這團丁從根本上說，他是並不十分羨慕武區長的，因為他覺得，他雖然有了錢，卻把自己的身體糟踐得不成樣子。他只要一看見武愨聲那張煙灰臉，瘦得只剩下一把骨頭的軀體，小得來只差成了一條縫的眼睛，還有那紫色的乾嘴唇，那彎駝的背部，他便聯想到這個人買了好幾個小老婆，卻連一個兒子都沒有，心裏不由得不起悲憫的，沈重的歎息：

「武愨聲在我們鄉下總算得富貴的人家了；但是你看，他把身體弄壞成那點樣子，後人都沒有，單拿些錢來做什麼呢？」

他深知道這些話，要是對武區長說出來，作為對他的一種勸告，他也決不會聽取；因為我們的區長已經沈溺在那種生活裏面了，萬難再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希望。而且區長對着團丁，總是好擺出官僚的虛架子，作威作福；這架子便是兩位老朋友中間的一層隔膜。今天顯然老天給了團丁一個好機會，他可以開始和武區長作正面的接觸了。他很隨便地說了幾句話，對方居然沒有十分發怒，這尤其是可喜的事。張德桂覺得這回可以問問他關於他發財的經過了，並且他還打算試着勸勸他應當好生保養他自己的身體。當他聽見武區長那段親切的話以後，心裏登時充滿了非常喜悅的情緒，把步子竭力維持着和區長一致，連忙答道：

「區長，你真是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沒有多少年，你就做起大官來了，我們哪個會不佩服你！一樣兩隻腳兩隻手的男子漢，偏偏就是你有本領，我們就不行。」

脚步又踩過了一堆爛泥，有幾點歸鴉劃過長空，靜寂無聲；遠處黑森森的林子裏，小鳥翅聲撲撲地亂響着，大概是迷了路。

「自然，」武區長的心跳稍微和緩一點，對於這個只上過兩年高等小學的鄉下人，他覺得是落得吹吹牛的，聲音有點含糊地說。（因為他嘴裏還噙着一顆煙泡。）「各人有各人的辦法，德桂，我給你說吧，要是人人都變成一樣，天地間便沒有偉人同常人的區別了，哪個來管理這個世界？譬如沒有我，哪個又來管理這一鄉？」

「你吹什麼！我說你一半也是因為運氣。」團丁因為毛瑟槍的皮帶箍得太緊了，把牠鬆了一鬆，同時瞥了他的老朋友一眼道。

武區長看見他一鬆槍枝的皮帶，不由得又想到那個壞念頭上去，驕傲的神氣立刻像煙霧被大風吹散，看見那兵士並不把槍取下來，他又放心了，胸脯起伏着答道：

「自然，這的確也有點運氣的關係。」

月亮突出了雲圍了，路徑清晰了許多。他們走上了一座簡易的，沒有欄杆的木橋，人載在上面，橋便吱吱地響動。快到鬼巖洞了。他們擡起頭來，便看得見那個凹進去的深穴，在朦朧的夜色掩映

之下，像一個妖怪張大了血盆似的巨口等候在那裏，巖頂的亂草就像那妖怪的頭髮，遠遠地那一團一團的，紅綠色的燐火，正向着巖洞口滾跳過去。那裏是鄉下野墳最多的地方。團丁是見過仗火的，並不怕鬼，反而笑嘻嘻地提醒武區長道：

「區長，你看，那邊就是鬼巖洞哩！前清時代，這裏還是一條小路，據說常常有謀財害命的。他們說，半夜三更那裏鬼都打得死人！」

團丁說話的聲音，這時特別響亮起來，他的目的是在壯壯區長的膽子。武慤聲一聽到這種描寫，不由得又引起他的疑心病，在他的眼中，團丁背上的毛瑟槍越發亮起來了；他的心突突地跳着，兩種恐怖——鬼巖洞的景象和團丁的不懷好意——襲擊着他，他的脚步忽高忽低地錯亂得不成樣子，聲音有點發顫道：

「那是在前清的黑暗時代，如今人心好得多了，決不會再有人來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情；況且這又是平陽大路，來往的人非常的多。」

張德桂的心裏坦白極了，先是嘴裏打着呼嘯，後來益發放肆起來，搖頭幌腦地唱着柳陰記上的山伯訪友那一段：

「那日過莊把弟訪，才知弟是美姣娘；
弟把真言對兄講，爲兄聞言好淒涼。」

冤孽病兒從空降，我得急病轉回鄉……」

在平常，萬萬不會有人像這樣在區長面前放肆無禮的，這對於區長是一種欺負，也可說是一種侮辱。然而今夜是在萬山之中，缺少任何良策，一方面他還切迫地需要着這位旅伴的保護。人家一旦不高興，要是稍稍一動手，自己就要發生生命的危險。對方越是海闊天空與談笑自若，武區長的心裏越是忐忑不安。煙泡雖然預備得很充分；但是乾焦焦地就嚙下去了，沒有一點幫助消化的飲料——最好是來一盃濃茶，——這尤其是令人難過的事情。縣城離丁家堡十五里，他們才走了三分之一，武區長的氣喘得真厲害，於是噲噲地咳起嗽來。

張德桂的左手差不多完全攙住這位領袖人物了，他把脚步放得緩緩地去將就他，一面鼓勵道：「區長，這兒離丁家堡還有十來里哩，我們慢慢地擺着龍門陣走吧！走得太快了，更要累死人。」武區長上氣不接下氣地點着頭，一連塞了兩個煙泡進嘴，精神又好一點。

「我想問你一件事情，區長。」團丁笑着說。

區長問：「什麼事？」

「有人說，你這幾年找了好幾萬塊錢，是不是真的？」

「他怎麼忽然請問起我的財產來了呢？難道他真安得有什麼壞心嗎？」南鄉長官的思想總是往這條路上走。「怎麼答覆他呢，說真話，還是說假話？」他真有點躊躇了。

重複了一句：

團丁看見這位貴人沒有回答，以為一定他自己說話的聲音太低了，他不曾聽見，跟着又改正地

「人家都說區長你這幾年發了大財，真有這樣的事情嗎？」

「錢是找了一點，哪里會就有好幾萬塊呢？德桂，這都是好事的人造的謠言，你千萬相信不得。」

「區長，你從中學畢業後，怎麼就把區長弄到手了呀？把老實話跟我講講吧，大家都不是外人。」

張德桂說着話，因為毛瑟槍的皮帶又勒得他的肩膀疼痛了，他又把牠向上移了一移。

武區長看見他一移槍枝，不由得又喫了一驚，以為這一定是團丁故意在向他示威，拿武力來作後盾，想得一個答覆吧。如果不說實話，也許對於自己，倒真的有什麼不利了。

他們這時已經走進了一帶蒼鬱的松林，月光穿過了針葉，瀉落到地上。在這樣的場所，要用一種毒辣手段對付一個人，也是和鬼巖洞一樣，神不知鬼不覺的。武區長不能不像小羊似地服貼了，他慢騰騰地回答道：

「德桂，我給你說真話吧；但是千萬不要跟別人講啊！我中學何曾弄畢了業呢，功課有一大半都沒有及格。我在城裏頭的歲月，差不多都在煙館同私窩子裏鬼混，根本就沒有去上些什麼課。後來因為王紳士的少爺要投考區長訓練所，我也就造了一張假文憑，送了老王的老頭兩百塊洋錢，他給

我同時也寫了一封請託的信，我就考上了。」

區長說到這裏，被山風一吹，忽然哈吃地一聲，打了一個噴嚏，他連忙從衣袋內掏出一張污黑的手巾來揩拭着滿嘴的鼻涕唾沫。

「後來呢？」

「後來經過了三個月的訓練，我們就都畢業了。縣裏頭挑選了成績好的前三名分發出去。×媽，（區長開始使用粗俗的語句）我偏偏考了一個丙等，論分發自然是分發不到我身上來的。德桂，但是你猜怎麼樣？」

「你一定又去託王紳士給你幫忙了吧？」

「你這傢伙怎麼這麼會猜！老王給我上的條陳，拜給他屋老頭做乾兒子。王紳士同縣長是至好的朋友，×媽他的一句話，簡直就是一道靈符！他跟縣長一說過話，你猜怎麼樣？第二天縣長就把我叫到他的公館去了；他對我說，現在各區的區長都早已派好，只差南鄉還沒有派人，他問我願意不願意到那里去，就是缺苦一點，恐怕撈不着多少油水就是了。德桂，你說，我仔細想了一想，南鄉的區所設在丁家堡，那里不正是我們的老家嗎？爲什麼我不幹呢？我不幹，閒起來做什麼？丁家堡的人從小就看不起我，說我沒有出息；不過家裏有幾個臭銅。老子今回硬要做了官回來，給他們這些雜種看看。所以

我馬上就答應了，縣長自然很高興。縣長在我臨走的時候，還勉勵我許多話，說是要喫得苦中苦，才能做得人上人。德桂，當然區長這個官兒也是不十分好做的，因此我這幾年才不斷地去請教我的乾老子；他老人家是真有經驗，傳授了我不少做官的法門。你想想，沒有這個老頭做後臺，我怎麼會一做做這麼多年！媽，縣長，區長，保董要是三方面拉得不緊，我簡直給你說，那就一個大錢的事都辦不了。德桂，你以為官真好像嗎？牠並不像你們喫一份糧那麼簡單，有時候，我因為公事不好辦，簡直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覺。你說人怎麼能不瘦呢？所以我也就不得不喫點鴉片煙來補補身體了。——我們歇一歇再走吧，我真累得厲害，腳肚兒真疼。」

武區長說完，喘氣如一條牛，便在路上，靠着一棵大皂莢樹的大石頭上一屁股坐下來。團丁也只好站在大路當中等他。

「還是走吧！」休息不到五分鐘，區長又拔起腿來往前走。

張德桂陪着他一同前進，掃了他一眼又問道：

「區長，那麼，你這幾年到底找了多少錢呢？」

武區長的視線往上一移，便和那位粗人的火炬似的目光相遇了，他覺得情形又有點可怕起來，連忙回答說：

「也就是幾弔錢」的樣子，南鄉是個窮鄉，你還不曉得嗎？」

「人家許多人都是這樣說，鄉儘管窮牠的，你們區長保董弄錢的花樣，還是照樣不少哩！」

風靜止了，在這幽深的山谷中，聽得見山泉汨汨的流動聲。

武區長對於這團丁的侮蔑，心頭起了一點微微的憤慨，伸長頸子追問道：

「你又在哪里聽了這些謠言？」

「上回修這條路的時候，你們總有點什麼好處吧？」

「征派民工修路，有錢的人家可以拿出錢來贖役，這種章程是官家規定出來的，我們不過照辦就是了。款子一分一釐都要解到上頭去，哪里還有我們什麼油水！」

「據說官家只征派一千名民工，你們卻是按戶征派，借這個機會，敲了大家一筆大錢，你們真不應當！」

「胡說！決沒有這樣的事情。」

「那麼，去年封馬呢？」

「封馬怎麼樣？」

武區長剛一提出這個反問，路旁突然一塊刻着「泰山石敢當」的石碑把他的腳絆了一下，他往後用力一退，算是沒有受傷。

「外頭都傳說，去年打仗的時候，你們派了團丁到四鄉去封了一千多匹馱馬。後來大家一寒包袱，你們就把馬差不多都放還了，送到縣裏去的還不到一百匹，這一百匹中間還有一些牝馬跟馬崽，牠們都是不能當差的。因為牝馬同馬崽根本不值錢，人家才不肯拿錢來贖，是不是呢？」

「這件事情倒是有的；不過他們外邊又給我們加了好些醬油醋了。這完全是縣長他老先生出的主意！我們事實上並沒有分到多少錢，你不要冤枉了我們。」

「你老人家強佔朱木匠的妻子那件事，實在有點喪德！」

「我出了三十塊錢，他寫得有字據，怎麼能夠說是強佔呢！」

團丁今天把區長侮辱得太不成樣子了，他還繼續着調侃道：

「這樣也不是，那樣也不對，區長，那麼你怎麼會發了財呢？」

武區長沈默無言，兩眼望着遠山。

兩位夜行客開始攀登兩三百步的軟腳石梯了，下面便是萬丈深的懸巖，誰也不敢向下瞭望。武區長的一半身子都靠在團丁的手腕上。團丁不惟沒有乘勢把他推下崖去，還竭力維護着他。區長有點感激的意思，也許是怕對方真有什麼惡意，不得不用些甜蜜的話來穩住他，態度非常和藹地說道：

●寒包袱即納賄

●馬崽即幼馬

「德桂，我今晚上真應當感謝你，要是沒有你扶持我，這一趟遠路，坡又是這樣的陡，我早就摔倒了；就是不摔倒，駭都要駭死了去的。晚上走這條路，我生平還是頭一次呢。你真不愧是我的老同鄉，老朋友！我回到丁家堡一定給你想辦法，提升你，我可以當着天賭咒。」

「我問你怎麼發的財，你怎麼總不說話呀，區長？」團丁背上的毛瑟槍因為上坡一抖，便摩擦着發出嘩嘩的聲音來，這個是區長最害怕的。

「我這兩年發了點小財是有的，」南鄉長官身子顛巍巍地說。「左不過是賄賣幾個保董，鄉下人有什麼糾紛，請區上調解的時候，我稍微收一點人家塞的包袱就是了。德桂，你也不想，一個人一輩子做得着幾趙官，自然也應該剩幾個錢。說不定哪天縣長一換，我們就要跟着滾蛋的！」

岔路上有一個矮黑的老頭子，挑着兩個空菜筐子走過來，擡起頭，認得對面來的是南鄉的區長，慌忙閃在一邊，彎着腰問道：

「區長回丁家堡去？」

武區長揚起頭，沒有理睬他。

風雨燈的玻璃罩已經被煤油煙子薰黑了，好在月光很亮，走路已經就看得很清楚。轉過了一座光禿沒有樹木的山角，他們遙遙望見丁家堡的燈火和那一堆黑簇的房舍了。武區長的心變得安穩起來，把煙泡像乾蠶豆似地抓了一個塞到口裏，倨傲地說道：

「德桂，這樣亂糟糟的年辰，什麼地方不是黑漆漆的一團，試問有幾個人是真正清白的？人生在世界上，也就是幾十年的光陰，不享受點榮華富貴做什麼！」

團丁的老實面孔綁得很緊，微微歎息道：

「區長，錢固然要緊；但是人也要得緊哩！你看你這幾年事情一順遂，人倒反轉瘦得不成樣子了。你做什麼要把鴉片煙當成滋補的東西看待呢？區長，你天天想生兒子，多弄些姨太太也還是一樣地不中用，第一要緊的，是把身子先弄壯實啦！」

武區長生平最喜歡的就是煙與女人這兩種寶貝的東西；他自己說過這個話，他非到死的那天，他決不放手。他尤其不高興人家把他這兩種短處隨便暴露出來。他聽完了那位團丁的忠告，撇了撇紫色的嘴唇，一句話也不回答，低着頭只顧向前走。

他們走得滿頭的大汗，又下了一座斜坡，草叢中蟲聲唧唧地叫着，顯出一點秋意來。路過土地廟，香火還熊熊地燃着。離丁家堡只有一里了。大家都暫時成了啞吧。團丁張德桂仍然恢復到卑微的下人的地位，向前多跨了兩步，打着那盞半明不滅的風雨燈開路，草鞋聲清脆地響着；武區長因為已經完全到達安全的地帶了，身心都很舒適，又開始擺出區長的架子，手腳像龍蝦似地大搖大擺起來。

當南鄉長官和他的隨從走進丁家堡街的時候，已經是天涼的深夜了。青年的鄉民們，因為白天工作疲乏都早已睡去，只有幾個禿頂的老人，還在街頭坐着閒話，大家一看見他，都站起身來。

團丁把武區長送到區上以後，便回到團防局去；這個老實人被疲乏包圍着，一進屋，倒下牀便睡熟了。長官到了區上，煙癮過足，也還是照樣睡不着。他很憤怒，他被強迫着洩漏了自己做官的祕密。他恨不能鑽到地縫裏面去。他覺得這種損害與侮辱，簡直是沒有法子來彌補的。他的臉由白變紅，又由紅變成白色。他出世以來，這要算是第一次受悶氣。他在他的臥室裏像獅子似地咆哮着，拍桌子，打板櫈，把茶壺，茶杯，煙燈罩，痰盂，夜壺都摔碎在地上。他的幾個女人都陷落在迷惘裏面了，遠遠地站着，吐舌頭，不敢走過來。他「庸人自擾」了一兩個鐘頭，舉止又漸漸地寧靜下來，狡獪的臉上開始有了微笑的影子。當他的理智在內心增長着，壓倒了憤怒的情感，轉想到那位團丁是一個無知的，十足的鄉下人的時候，他更覺得沒有什麼芥蒂了。他一個人嘴裏喃喃地說道：

「這算得什麼呢！他是我的老朋友呀。我一定要提拔他！」

第二天在本區的會議席上，武區長會見每一個保董，他都對頭天晚上護送他的那位團丁張德桂讚不絕口，說是這個人不惟忠厚老誠，辦事又非常認真。他還說，那天夜間他因公從縣城回來，路既不很好走，還經過許多危險的地方，要是沒有這位團丁的保護，他會連命都要沒有了。像這樣不可多得的人，真該提拔提拔，希望大家給他設法安置一下。

保董們都站起來，異口同聲地鞠躬說道：

「只要區長喜歡派他在什麼地方，說一句話，我們沒有不贊成的。」

武區長低頭想了一想，回答道：

「我以爲我們這個小鄉下，用他這樣的人才，實在有點委屈了人家，諸位看怎麼樣？我想過幾天最好把他介紹到縣長跟前當差去。」

「那簡直是區長的恩典！」甲保董說。

「區長像這樣提拔他，他將來一定會感恩圖報的。」乙保董說。

一個星期以後，武區長把團丁張德桂從團防局找來了，叫他換了使服。他讓書記很恭楷地寫了一封介紹信，叫他拿着信到縣城裏去見縣長，說是縣長早晚總會委派他一個好差使的。區長另外還給了他一張××銀行的五元紙幣，作爲那天晚上保護他回丁家堡的酒資。張德桂非常感謝老朋友的提拔，揹着鋪蓋捲，拿了一把油紙傘，當天就進城去了。

事情很蹊蹺，過了兩三天，縣長便親自到南鄉丁家堡來查鄉；他見着武區長，始終沒有提到團丁張德桂的事情。武區長問起來，才知道張德桂並沒有到縣長公館去。區長很着急，打發人到團防局去問，據說那天這個人被武區長叫去以後，一直就沒有回來。

「張德桂到哪里去了呢？難道他不願意到縣長那裏去當差嗎？」武區長皺着眉頭，好像很憂愁。

似地對保董們說。

從保董到鄉民，沒有一個不奇怪：爲什麼這個團丁，區長這樣垂青他，竟會忘恩負義地突然逃走了呢？區上派人到四鄉去找尋，簡直一點下落也沒有。第五天，一個放牛娃忽然無意中在鬼巖洞發現這失蹤的人的屍首了，脖子伸得很長，上面繫着一條很粗的麻繩，是被人勒斃的，已經死了好幾天，眼珠突出，舌頭青腫，臉上早爬滿綠豆蠅了。鋪蓋捲還摺在他的背上，油紙傘扔在一旁。據團防局他的夥伴檢查他身上，什麼東西都沒有遺失，連武區長賞他的那張××銀行的五元紙幣也絲毫沒有動。

正在懸念着他的忠實的旅伴的武區長，聽見鄉民報告他的死耗，他跌着脚，用袖子使勁地擦眼睛。把眼睛擦得紅紅地，他才站起身來，用鼻音向鄉民們演說道：

「唉！張德桂死得太可憐了！我正在想提拔他，不知道他爲什麼連這點福氣都沒有哩。我曉得他家還有一個五十多歲的老母親，我一定上呈文給縣長，說他是因公殞命，替他請撫恤去，諸位用不着操心！兇手我們也要想法子慢慢地訪拿。」

區長對待這個團丁總算得天恩地厚了；然而丁家傑的鄉民們仍然一壁傷心，一壁非常驚訝：因爲這條路二十年來都沒有出過這樣的怪事，本地地面一向安靜，沒有聽說有什麼土匪，死者的行李和錢財並未被劫，已經足夠證明了；那麼，難道是屬於仇殺嗎？像張德桂這樣的忠厚老實人，誰又會同他有冤仇呢？這真是一個「謎」了！

煙

鄭少奇

掙扎着走上了樓，他一點氣力都沒有了。他覺得呼吸短促，兩腳綿軟，頭腦沈重的像一塊石頭。拉開了紙門，扭亮了電燈：一間六鋪席子的房間收拾得齊齊整整。溫軟的棉被已經鋪好在那裏等候主人。室內的空氣使他立刻感到溫暖和安心。

從書桌上拿起鏡子看看，他暗自喫了一驚：面色慘白，雙頰血紅，這回的傷風一定很厲害哩！

他忽然想起了方才會面的田中春江。他覺得此刻自己的臉色簡直跟她沒有兩樣。不過她的雙頰還要瘦削得多。她從小就在香煙廠工作，大約早已害上肺病了。

他攢進了牀鋪，用棉被蒙住了頭，好像要趕去這些不快的雜念；但，方才會場的經過卻無秩序地在他的腦子裏回轉着。

今晚的研究會輪着自己做報告，自己便講了一段中國民族抗爭的歷史——義和團的故事。這裏的同志居然對於這故事很感到興趣。也許是自己的心理作用罷，講到紅燈照那個女英雄的時候，春江老是用着一雙興奮的眼睛在瞅自己。

忽然，銀鈴一般可愛的聲音在他的耳邊響了；

「叔叔，夜報。」

是房東的女兒芳枝那孩子送報來了。他揭開被頭，勉強地微笑了一下。但是他的臉色卻使她嚇得叫起來了：

「哎呀，好紅的臉！」

她趕快跑到樓口喊道：

「媽媽，媽媽，張先生的臉可怕呢！」

親切的女主人馬上跑來了。芳枝躲在母親的身後，小臉上還帶着驚慌的顏色。

「怎麼啦，張先生臉很紅呢！喝多了酒？」

他微笑着搖搖頭。

一隻細嫩的手已經放在他的額上了。她微微地發出了驚訝的叫聲：

「哎呀，熱度很高呢！張先生，你傷風啦！」

在她的粉臉上表現出嚴重的表情：

「這幾天流行性感冒很厲害呢！叫森給你去請醫生來看看，好嗎？」

他不願意煩勞房東那個憔悴的中年人：

「謝謝你。不要緊。睡一覺就好了。」

女主人總嫌過意不去。最後給他加上了一牀棉被，她才引着那小女孩下樓去了。

第二天早晨，他還在發燒，不能起牀。在送了女兒上幼稚園，丈夫到學校辦公去了以後，女主人便上樓來看他，給他量溫度。兩手捧着體溫計，她驚得叫起來了：

「哎呀，不得了，有三十九度呢！得請個醫生來看看。」

他這時已經沒有氣力了，只是兩眼瞅着她。

她連早飯都沒有喫就出去了。過了大半個鐘頭，她帶着冰囊上來：

「醫生要到下午才來呢，這幾天傷風的人真多！」

將冰囊放在他的頭上，又將棉被給他蓋好，她才下去了。

下午兩點鐘左右，一個五十多歲的老醫生，跟着女主人走進屋子裏來。

他照例量了體溫，號了脈搏，聽了呼吸，又看了一看舌苔，然後緩緩地說道：

「別的沒有什麼，就是受了些寒。」

女主人帶着憂愁的面色問道：

「熱度不很高嗎？」

醫生點了點頭，說道：

「不要緊，打一針，熱就會退的。」

他由大皮夾內拿出注射藥和打針的器具，用一只小小的鋸刀將玻璃管鋸開，右手捏着注射器將藥水抽進針管內，然後又輕輕地使藥水從針孔漂出一點兒來。這時候女主人已經幫着病人把外面的衣服褪下來了。他使用酒精棉花擦病人的背上。女主人幫他用兩手按着病人的身體。病人剛覺得背上有點刺痛，醫生已經將針拿出，用指頭在那裏按摩了。

在收拾器具的時候，好像忽然記起了一樣，醫生從大皮夾裏拿出了一張有格的長方形的洋紙。

「病人叫什麼？太太的親眷？」

女主人正在給病人整理棉被，急忙答道：

「不，姓張。」

「叫張什麼？」

「叫文彥。」

她將文彥二字，故意照日本的語義，讀作 *Fumihiko*。

「是朝鮮人罷？」

「不！」

從病人口裏掙出了這樣的一個字。

「那麼是支那人？是臺灣人？」

病人將脖子用力伸了一伸，提高了嗓子，叫道：

「中華民國！」

女主人趕快從旁邊答道：

「是民國的人。」

醫生哼了一聲，用自來水筆在紙上一邊寫一邊又問：

「職業是學生罷？」

女主人代答道：

「是大學生。是法科學生。」

醫生看看牆壁上掛着的制服制帽，做出佩服的樣子。然而向着女主人正色地說道：

「病不大要緊，只要熱退了就行。看樣子也許有點兒神經衰弱。等一會兒請你派人到病院來取藥。飯頂好不要喫，稀飯是可以的。」

醫生挾起了大皮夾，女主人跟着送他下樓去。

過了幾天，熱度總不大退，醫生將他的痰送到大學病院去檢查，才知道是肺炎。

他就這樣病倒了。

他是中國一個邊遠省分的人。很小的時候就跟一位長輩到日本來。在鄰邦的這幽靜的古都，他已經住了快有四年了。以前，他在東京讀過四年中學。他的成績並不壞，可是他總感覺到同學的壓迫和這首都市民的蔑視。如今在這古舊的京都，空氣卻有點兩樣。露骨的侮辱看不出來。大家對他的同國人至少是漠不關心。同學方面，對於自己這樣的人，不免表示好奇，可是盛氣凌人的態度還像沒有聽說他病了，有些平常講得來的朋友，也跟本國的同學一樣，到他的下處來看他。還有研究會的幾個同志，來告訴他些外邊的情形。

二房東的一家人都對他很好。主人森一雄，在一家私立大學做事，白天全不在家，晚上或星期日有空的時候，總要上來看看他。房東太太很得意地給自己的丈夫說這樣道那樣，長厚的主人默默地聽着，有時還點點頭，像是佩服夫人的本事。

房東太太平常對他本很親切，這一回病中，更顯得非常周到，簡直不把他當外人看待。她代他請醫生，她給他買種種水果和補品；這還不算，她還替他揩身體，換衣服，服侍得體貼入微。她家事很忙，可是一有空，她便上樓來看他，有時很久地廝守着，給他說許多有趣的話。

他覺得她對自己太好了。

在這種親和的空氣中，他的病漸有起色了。熱度也退了。意識也恢復了。疲勞也沒有了。可是體溫

總比平常高出幾分。病勢有遷延下去的樣子。他不免感覺到煩躁。這時安慰他的還是這位女主人。

她給他說東道西。她給他讀報上有趣的新聞。她給他拿來許多小說來解悶。有時候，她簡直用她的粉臉貼着他的額角來驗他的溫度。她做出擔心的樣子，低聲說：

「文彥先生，還有一點熱呢。」

沒有人的時候，她總把他的名字照日本文的意義來讀。她還說笑似地說過：

「你是文彥，我叫文子。名字很相似呢！」

他覺得自己有點臉紅了。可是她的體溫傳進了自己的血管，她的粉和油的香氣沁入了自己的肺腑，他未免軟洋洋的，精神有點恍惚。

他想這女房東也是怪可憐的。她比自己大不過五六歲罷，她的豐腴的身體滿藏着青春之火；可是房東先生已經快要五十歲了。教育界的清苦生活使他變成憔悴消沈。這樣老境的人怎能叫年青的妻子不感到寂寞呢？對於自己的這種似母愛又似戀愛的動作也許是天性自然的流露罷。

起初，他感到一點爲難。經了幾件事情的證明之後，他漸漸感到不安了。

有一次，他正在看小說看得無聊的時候，女主人用着很沈重的步調走上來了。放下了書，他先看見她的嚴肅的臉色。一只淡紅色的信封從她的手裏落在自己的枕旁。檢起來一看，他知道是一個叫作谷間早百合的少女由神戶寄來的。他做起不在乎的樣子，說道：

「什麼信？讓我看看。」

「總歸是情書呀！……年青人總是靠不住的。」

她說話的神氣不高興，聲音有點啞。

他暗暗喫了一驚。他覺得不必給她辯解，可是他不知不覺地說出了：

「她又不是我的什麼人。不過是去年暑假在西宮海水浴場遇到的。」

但他擡起頭來，女主人已經不在那裏了。

拆開了信，看着那些感傷的句子，他想起去年夏天海上的奇遇。

是去年春天，他才進了大學的。他本來計劃着暑假回家去，看看幾年不見的父母，顯顯自己的成績；不料一到五六月，中國又發生了內戰了。既然不能回家，他便想去攀登富士山，消磨這炎暑，恰好住在東京的幾個同鄉來了，他們要見識見識關西的海水浴場。

關西是日本最富足的地方。大阪神戶更是日本工商業的中心，財閥聚集的處所。這些地方，一切享樂的設備較之別處自然特別發達。如寶塚的歌劇，甲子園的球場，都是名聞全國的。西宮，香櫨園這些海水浴場，也因為地居大阪神戶中間，有些闊客點綴，便成了關西的名勝了。他的這幾個同鄉都是久慕盛名的。因為他住在京都，去這些地方沒有多遠，便找他做嚮導。他們都是小朋友，他自然不能不

答應

其實關西的海水浴場在他也是初次。有名的西宮和香櫨園，他只是坐電車通過過而已，連望都未曾望見過。好在這裡離自己的住處相去並不甚遠，一兩個鐘頭的電車便可以到。他引他們先去大阪，在那裏玩了半天，然後再換車到了西宮。

單就海水浴場來講，他覺得西宮遠不及曾經去過的房州。但因為地點適中，交通便利，由大阪神戶各地帶着家眷來游的很不少。並且這附近都是關西富豪的住宅別莊，海岸上常有許多大戶人家的小姐，打扮得花枝招展地，在那裏學習游水。因此這裏的海水浴場特別有一種豪華鮮豔的氣息。

住了不到一個星期，他們就在這兒混熟了。時常游泳的那些人的面貌，他們大概都可以分辨得出來。尤其是那幾個漂亮的小姐，他們更加熟悉。雖然他們還不能一個一個叫出名字來，可是那個住在那兒，誰個跟誰個一道，他們是很有數的。有時候，他們還各人給自己假定一個目標，彼此來開玩笑。年青人誰不歡喜熱鬧？夏天的海岸本是充滿了浪漫的空氣。他們也有點被這浪漫的空氣陶醉了。

就在這樣的時節，一天他們忽然得了一個新的發現。新發見在這兒本是常有的事，可是這一回卻挑動了他們的少年似的好奇心。

那天下午，他們剛從海水中跳出來睡在沙灘上曬太陽，忽然看見遠遠地走來三個年青女子。她們都穿着大花子的白色浴衣，戴着闊邊的大草帽，提着化裝袋，肩並肩兒地向這邊走來。在去他們不

遠的地方，恰巧有一塊空地，她們便坐下了。嘻嘻哈哈地說笑了一會兒，她們才戴上防水帽，脫去了浴衣，露出了紅紅綠綠的游泳服，手拉着手兒向海裏去了。她們半裸着的豐滿而富有彈力的身體，讓他們的眼睛喫了一個飽。

他們三個——恰巧他們也正是三個——彼此望望，交換着微笑的視線，也不曉得是誰發起，三個人緩緩地走向海裏去了。

正是頂鬧熱的時候。海裏是擠滿了人。水面上浮動着各種顏色的游泳帽。當他們下了水，那三位小姐早已不知游到那裏去了。他們胡亂找了一陣，結果並無所得，便各自分途泳了出去。張文彥頂歡喜游泳，本事也比他的朋友高強，他逕自向遠處游去。愈遠游泳的人便愈少了，他才使出了本事，加快了速度，用力前進。方才那種開玩笑的心思一點也沒有了，快速而帶着節奏的動作，使他感到愉快。海邊那種嘻嘻哈哈的嘈雜的響聲已經退得很遠了，耳邊只聽得嘩啦嘩啦撥水的聲音。他剛在轉灣，忽然覺得自己的左脚輕輕地撞着一件柔軟光滑的東西。這觸覺是他從來所未經驗過的。他帶着又喫驚又好奇的心情，翻轉來看，恰和一個戴紅帽的姑娘碰了個對面。原來那個正在背泳，觸着他，也即忙躲避，不料反弄成面面相對了。彼此都有點難為情。那女的卻轉回身來，使着「大拔手」向岸上飛也似地泳去了。

走上岸來，看見那兩個朋友早已坐在沙灘上等他了，他便加急脚步走去。剛到離他們不遠的地

方，那紅帽姑娘也正跟兩個女伴在那裏弄沙子哩。原來她們便是剛才新發現的三個小姐了。她望着他，臉上浮起一種含羞的微笑。那兩個女伴也好奇似地看看他。在六隻灼灼的眼光之下，他倒有點難爲情了。跑到了自己朋友那兒，他覺得臉上還有點發燒。

他的頑皮朋友自然不肯放鬆他。逼得沒法，他只得將方才的事情講了出來。那邊似乎已經曉得了。兩個女伴也在笑得前仰後合。紅帽女郎做出不好意思的樣子，卻還不住地偷眼看他。他便也藉這機會將她仔細打量了一番。

長挑的身材，白嫩的皮膚，鵝蛋形的臉：這些使她比她的兩個同伴，比旁的那些年青姑娘，顯得更加出色。但這些還不足表現出她的特點。大而深的雙眼，高挺而整齊的鼻子，和微帶着赭色的細髮，特別給她添上一種摩登的異邦的風趣。他馬上聯想到一個好萊塢的電影明星，但是什麼名字他卻記不起了。

晚上散步的時候，他又遇見了她。聽見前面隱隱吹送來清脆的英文歌聲，他和他的朋友便趕上前去。在燈光下一看，原來是那紅帽姑娘和她的一個同伴。這回她穿的是藍地白花的和服。當彼此認出了本來面目，臉上都浮出了好意的微笑。

是叫王子英的那個朋友先開口的：

「唱的很好呀。請再唱一個。」

「是的，是的，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另一個朋友在附和着。

女的只是抿着嘴兒在笑。那紅帽兒還帶着笑臉時時在偷看文彥。這個也微笑着，低聲道：

「隨便什麼，請再唱一曲，好嗎？」

「討厭！」

悄悄地罵了一聲，臉上的笑容卻並未改。

女的轉身去了。剛走了幾步，她們卻又唱起來了。

從此，大家便成了相識。見面時總不免要行一個目禮。不過彼此還沒有正式談過話。這樣過了三四天。

禮拜日早晨，他們跟衆人到西宮教會去聽說教。無意中，他們發現那三個女子都在唱歌隊裏。那天，浴客們來湊熱鬧的很多。她們在衆目睽睽之中，當然是很矜持的。起初，她們並沒有看出這三個青年等到散會了，由京都來的鈴木牧師拉着文彥談話，這才惹起了她們的注意。鈴木曾主持過高等學校的基督教青年會，文彥那時在會中的寄宿舍裏住過，因此他們很熟。那三個女信徒看見聽衆已經走散了，便也預備出去。剛走到鈴木的身旁，他含笑着招呼她們；並且把她們介紹給文彥。這個才知道

站在他面前的那位富有外國丰度的小姐叫做谷間早百合，是神戶女學校的學生。此後的回憶是更加甜蜜有味。他和她很快地成了單獨交際的朋友了。他們倆在海中嬉戲。他們倆在月夜裏談心。他們倆還會祕密到香櫨園去玩過一天。

早百合常常問起中國的事情。她表示很願意來中國。她想看看北京的宮殿，上海的洋場；她想看看黃河和揚子江。但是，這些話，文彥卻並不愛聽。他並且對她很有點誤解。回到京都以後，一切才明白了。

回到京都，他去看一位姓林的同學。這位林先生是醫科大學畢業的，正在大學病院實習。林太太喜歡跟他說笑，知道他由西宮避暑回來，便追問他有什麼羅曼斯。後來他將早百合的事情講出，林先生聽了笑道：

「是姓谷間嗎？是神戶女學校的學生嗎？着啦。她歡喜中國人。你怎麼樣？你願意的說話，我還可以做媒哩！」

「你也認識她？」

文彥驚奇地問他。

「我見過一面。人很漂亮，就是頭髮黃了一點。她是混血兒。聽說父親是美國人。」

「啊啊。」

林太太卻開口了：

「哎？你什麼時候認識她？」

「你聽我說。她有個同學在我們病院裏做看護，常常提說起她，要我做媒。說是，這位小姐志氣很高，因為自己是混血兒，常受人欺負，很願意跟個中國人到中國去過活一世。今年春天，她到京都來玩，那看護便給我介紹了，還托我做媒哩。小張，你願意嗎？我給你幫忙。」

文彥這才明白了。鈴木正式地介紹自己的姓名籍貫以後，她特別表示好感，原來是這個道理。果然，後來在她的信上，早百合也隱隱約約提到自己的身世。她那少女特有的感傷的調子，使從小流浪異邦，受慣了人家欺凌的這多感的青年，暗灑了一掬同情之淚。

但，他是不是能如她所希望呢？自己都很疑問。說是完全不歡喜她，那當然不是！但一提到結婚問題，自己就很渺茫的。況且，母親嫁了美國人，受旁人欺負；女兒嫁了個中國人，旁人便不欺負了嗎？近來他的思想上起了變化，他更不相信問題是那麼簡單。他給她寫信，也曾幾次暗示過這種思想，她對於這似乎沒有什麼理解，也沒有什麼興味。他因此有點煩悶，不知怎樣才不辜負她滿腔的熱情。如今，她又來了這樣一封充滿着少女心情的信，他卻十分感到悵惘了。

將信壓在枕頭底下，他兩眼望着天花板在靜想。女主人那副幽怨的臉色卻浮在面前。

「她會愛……？」

不由得身上打了個寒噤；可是馬上很堅決地否定了：

「不要胡思亂想！又是神經衰弱在作怪了。」

可是，她的神氣卻不能無疑。

那天晚上，給他送飯來，她板着面孔，一點笑容都沒有。他故意去問長問短，她卻客氣得和應付一個生客一樣。

第二天上午，她給他取藥回來，他向她道謝，她卻冷冰冰地說道：

「這算是什麼呢。我們這樣人服侍人家是應該的！」

聲音很淒慘，眼淚看看就要掉下來。他聽了，心裏非常難受。

他想，長此下去，自己真不能再停在這兒了。

0、 「也許會有什麼意外發生的。」

可是，她的態度漸漸地和緩了。當森先生上來看他的時候，她和以前一樣，在旁邊說笑湊趣。

過了十來天，那不快的印象好像完全拭去了。他們中間又顯得很融洽。她對他還是那麼親切。不過親切之中帶了點感傷。談話中時常夾雜一些歎息。

她在有意無意之中談到她的身世。她是舊家庭的小姐。母親在她小的時候就去世了。父親是個

死讀中國古書的漢學者。她沒有過過美妙的青春。在十八歲中，剛從女學校出來，就憑着父親之命，媒妁之言，嫁給森一雄了。森一雄是苦學出身的，一生是在生活中掙扎的。她和他結合的時候，他已經四十多歲了。那時候，她不覺得什麼快樂，卻也未感到十分痛苦。過了一年，她居然糊裏糊塗地給他生了一個女孩子。如今呢，她卻回到青春時代了。她像是做了一場大夢，現在卻從夢裏醒轉來了。她才覺得人生是怪有趣的，她想嘗嘗這一杯苦酒。可是她是不是還有這種權利呢？這卻使她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苦悶。

文彥有什麼不曉得？他很同情她。但不過是同情而已，更進一步的意思，他是沒有的。他的思想和習慣都不許他那樣想。自從彼此有了誤會之後，連這點同情的表示，他都不敢很明顯地做出。聽到她訴說自己的身世，他只能報之以微笑，連過度安慰的話都不敢說。

這樣相安無事過了多少日子，忽然又發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

當田中春江來看望的時候，文彥的病已經快要好了。

她還是第一次來。女主人不認識她，以為是神戶的那位小姐來了。

春江的打扮也和平常不同。她敷着薄粉，梳着七三式的頭，穿着箭形花樣的紫色衣衫，淡紅色的寬帶高高地束在胸前。儼然是一個便裝的女學生。

文彥正躺在一張竹編的睡椅上，看報。她初進來的時候，他簡直認不出是誰。後來才看出了，他向她微笑着打招呼。

春江來看他，他想是定有什麼原故。因為就他們的交情說，她不會單獨來看他的。

他們倆相識已經快要一年了。起首是在一個會場裏遇見。後來他們同在研究會的一個小組。這其間文彥曾跟幾個日本朋友到春江一家所住的那區域裏去參觀過。那是車站後面的一大塊地方，名叫東七條。文彥看了那裏，深深地喫了一驚。他才曉得在這大都會的繁華的裏面有這樣悲慘的世界。那裏沒有正式的街道，沒有像樣子的房屋。在三四鋪席子的平房裏，會住下七八口一家。那時候正當初秋，街上跑的小孩沒有一個穿着整齊的衣服的。年青的婦人，只圍着一幅紅色的腰布，裸着半身，在公共的井水旁邊洗東西。巷中是濁水橫流着。蒼蠅嗡嗡地滿街亂飛。街上充滿了特有的臭氣。

春江的家裏算是那裏的上好人家。她的父親是那裏惟一的知識分子。當文彥等一行人去的時候，正有三四個男女圍着他，有的請他讀信，有的請他寫信。他家裏還有許多孩子。春江是他的長女，也是扶養家裏的第一個得力的人物。可是因為香煙廠工作的過勞和煙草的刺激，她的肺部像是已經受傷了。

參觀以後，文彥對於社會的暗幕，才有了一種深刻的認識。他才理解受壓迫的苦人是到處都有的。

後來在研究會裏，他自然而然地對春江發生了特別的關心和興趣。他注意她的言論，他覺得她比自己這類知識分子要明快得多。對於問題的理解，也覺得是直截了當。

她並不美，但卻有一種清白的感覺。特別是她的一雙眼睛更顯得清澈如水。她的蒼白的臉和纖瘦的身體，更給她添上一段楚楚的風致。因此，他對於她也有一種似乎愛好的心情。

不用說，他會引起她的注意。因為他是一個外國學生，在當時的研究會中只有他這麼一個。他的言論丰采，在他的同輩中，是能惹起異性興味的。

不過他們兩人沒有過個人的交際。連私人的談話都未曾有過。這回她卻一個人來訪他了。雖說是在病中，他也不能不覺得奇怪罷。

寒暄已畢，他自然要問到研究會的消息。春江好像有什麼重要消息要報告出來的樣子，她停頓一下說道：

「其實，我也正是爲這件事來找張先生的……」

剛說到這裏，樓梯響了，她馬上噤住了口。

女主人拿茶上來了。看見兩個人默然相對地坐着，她條地起了疑心。但她還殷勤地招待。

「請喝茶。地方小，張先生又病了，連收拾都沒有收拾，弄得亂七八糟的。請您不要見笑。」

「謝謝您。客氣得來！」

見他們兩人都不多說話，她隨便將書桌收拾了一下，便乘機去了。等到下面的脚步声遠了，她才開了口：

「各處都發生問題了。犧牲者很多。研究會也得改變方式。別人都不方便，所以叫我來。您這裏也得當心。說不定他們會來的。」

一口氣說完了，她注視着文彥。

這青天霹靂才使他豁然明白了。怪不得片上和小林都好久沒有來過。怪不得存江要作這樣打扮來看他。

接着，她把她所曉得的情形告訴他。他才知道這一回的事件牽涉很大。房東太太又捧着一盤點心上來了。

他們立刻又轉換了話題。

看見他們鬼鬼祟祟的樣子，她更加生疑了。她相信一定是兩個人在講情話，不願意給她聽見。她依然滿面堆着笑容，向存江道：

「請用點點心。很遠的路跑來，一定很餓了罷。這裏簡直是鄉下，沒有什麼好東西，實在對不住。」

「那兒話。謝謝您。」

看了兩杯茶，她只得又走下去。

「張先生的房東很客氣呢。」

對於春江的這句話，他只笑着回答：

「人很好。這回病中倒多虧她招呼。」

他們又談到他們的問題上去了。

這意外的客人不過只坐了幾十分鐘，可是女主人文子卻覺得好像有幾十天一般的長久。她不知有多少回想跑上去看看他們的言語舉動，都是自己極力壓制下去好容易客人走了她馬上跑上樓去。

「客人去了？你怎麼不留人家喫飯呢？」

「留她喫飯爲什麼？」

文彥倒莫明其妙。她卻講出理由來了：

「人家大遠路來看你……」

他更莫明其妙了。

「大遠路？」

「從神戶來，是罷？你還騙我。」

他這才明白了。他覺得她這樣用心真有點可憐，也有點可笑。他卻故意做出得意的樣子，說道：

「你錯了，太太。她不是神戶來的。她是道地的本京人呢。」

「哎呀！一個京都美人。看不出張先生倒有本領呢！」

他由不得笑了。她正色說道：

「不錯，是一個十足的京都美人。細細的頸項，長長的面孔，皮膚是那麼白，真真是用鴨川的河水作過產湯的呢！不過……不說了。」

他曉得她在賣弄什麼，卻故意好奇似地問她：

「不過，怎麼樣？有什麼美中不足？請你說出來呀。」

「我不說。說了你會生氣……也許你還說我喫醋哩。」

「笑話笑話。你儘管說好啦。」

「她在那裏讀書？女學校畢業了業了？」

「這可不清楚。」

「騙我！」

她故意用眼睛瞪着他。過了一會兒，她才正色說道：

「我是好心。我看那位小姐有肺病呢！」

「這有什麼關係？」

話是沖口而出的，他的心裏不是這樣。但是她卻誤會了，恨恨地說了一句：

「噯！你們這些年青人！」

她收拾杯盤下去了。

好像對於這年青人真地灰心了一樣，以後她再沒有提過這件事。她對他表面冷淡了許多。不過，有時候，她卻如訴如怨地說一兩句不平話：

「你們這些先生，真不知道人家的心嚟！」

文彥病好，便上東京去了。

一到東京，他才曉得這次事件範圍之大遠出乎他的想像以外。有幾個朋友已經回國避風頭去了。他感覺到形勢迫切，領了醫藥費，他馬上回到京都去。

女主人一見他回家，喜歡得好像尋到了失去的寶物一樣。她緊跟着他到樓上去。房子收拾得整齊，連一絲塵土都沒有積下。從抽屜裏面取出了一疊信，然後，她帶着笑臉說：

「那位姓田中的小姐還來過呢？」

他心裏不由得緊張了一下：

「她曾說什麼話沒有？」

「她說過了幾天再來。」

「唔唔。」

停了一會兒，她望着他的臉說道：

「文彥先生，你跟她是新認識的，是麼？」

「她對你怎麼說？」

「她是你的朋友的朋友，是不是？」

「不錯。怎麼樣呢？」

「我看她人倒很好。」

他由不得笑了。

「還有神戶來的信呢？」

看見他在翻閱信，她叮嚀了這麼一句，他卻故意開玩笑了：

「該不是田中小姐的罷？」

「咳！你這個人……」

她發出少女一般的嬌聲，扭身下樓去了。

他躺在睡椅上，先將早百合的信拆開一看，那感傷的調子使他從心中發出了一種甜美的微笑。這位小姐正沈溺在青春的苦悶裏面，但這苦悶好像也正是她惟一的快樂。

再翻別的信，他忽然心裏一跳。有一封信是他的老朋友余士英由上海寄來的。他和此人已經有好幾年不見了。他聽說他去過廣東武漢，以後再無消息，如今卻又跑到上海了。抱了一肚皮好奇心，他趕緊將這封信拆開來看。

信是出乎意外的簡單。他說到上海後，聽見由東洋回來的朋友都稱讚文彥的進步。他希望他能夠早點回國來，因為中國的革命正需要他這樣有為的青年。

這簡單的信卻使文彥深深感動了。他想起余士英那種堅強的風格。自己剛進高等學校的時候，他就主張自己現在所信仰的這種思想了。當時自己還譏笑他是空想家，他卻很自信地堅持不讓。那種自信的神情更添加使人譏笑的材料。如今自己卻跟他抱着相同的思想了。自己跟他已經夠得上是同志了。

帶着無限的感慨，他將那封短短的信反來覆去地看。他不覺得想到了一些平常未曾想到事情。

在國內，像自己這樣的青年，為爭取民族的解放自由，和種種困難相搏鬥的，正不知有多少人。他們拋棄了家鄉，拋棄了父母，拋棄了幸福，用生命作孤注，以求達到偉大的目的。像士英不是曾經幾度

出人於死生場中嗎？

但是自己呢？

異國少女的感傷，年青太太的煩悶，這種粉紅色的糾紛究竟有什麼意義？

不錯，研究會是很有意義的。但那也並不是什麼官立的研究機關，讓你終身去研究呀。

像自己這樣思想的人，研究跟實行是不容分開的。

士英說得很對：祖國在向自己這樣青年招手呢！

況且，這裏的空氣最近頗有硬化的傾向。這回事件規模這樣廣大，看來一定又是什麼舉動的準備了。也許不久在東亞大陸上會有暴風雨的襲來。

回去罷，跟你苦難的同胞一道受苦去罷！

想到這裏，他覺得心地豁然開朗了。

聽得文彥要回國去養病，女主人文子整整消沈了好幾天。後來看見他的意志非常堅決，她便整天在他的房間幫他收拾行李。一些笨重的傢具和沒有用處的和服，他都留下了。她還再三叮嚀他要一路多來信，住處定了便要告訴她，他只得一一答應了。但他的心裏卻也感覺到酸苦。他暗自裏歎息道：

「嚶，太太，對不起你，你的一片癡心，可憐我無福消受呢！」

臨行的前幾天，承房東夫婦的盛意，他跟他們一家人到嵐山去看了一回櫻花。在櫻花樹下，他們痛痛快快地飲了一次春酒。文子有點醉了罷，她那白嫩的薄面上添上了一重櫻花的顏色。文彥的心中也充滿了感傷的情調。

「別了，美麗的山水別了，消磨了青春的異國別了，迷人的太太別了，也許今生再不能相會了！」心裏這樣唱着，他踏着沈重的脚步，想找一塊僻靜的地方解解小手，忽然看見以前研究會的一個同志叫小川的跟幾個朋友由前面走來。他走到他的跟前，低聲告訴他，田中春江已經失蹤了，叫他當當心。他只點點頭，若無其事地走過去了；但是盤據在他的心裏的那種傷感的調子卻完全被驅逐得乾乾淨淨了，另有一種沈痛悲壯的情感壓上了他的心頭。

他提前了行期，匆匆地離開了他曾經住過四年的這幽靜的古都。

起身的時候，女主人文子領着小芳枝送他到車站。當開車哨子一響，她不自主地落下了兩行珠淚。

到了神戶的三宮驛，早百合帶了一個女同學在月臺上接他。因為聯絡船還有一個多鐘頭才開，他便跟她們在碼頭上的草地裏走了一會兒。

早百合依然是很熱心地想到上海去看看。但因為他的信上說是回家養病，她也不好意思要求

跟她一道去。她只懇求道：

「到了上海，就要來信喲。上海的風景片請你多多寄幾張來喲。」

那女同學更從旁邊湊趣道：

「張先生能夠自己拍幾張藝術的畫片就更好啦。」

「恐怕沒有工夫罷？」

早百合含笑望着他。

「不一定，在上海也許要多耽擱幾天哩。」

他也笑着答應了她們，可是他的心裏卻浮起了余士英的堅強的瘦影。

她們跟他上船，等到打鑼了，她們才夾在人羣中間匆匆地走下船去。

船轉身了。

船離開岸頭了。

早百合還擠在送客中間搖手帕。

漸漸地她那修長的影子也小下去了。

船走過燈塔了。海邊的船，岸上的人，沿海的山，一切都隱在煙霧中了。

他忽然想起了卡門歌劇中的一句唱詞：

「一切都化成煙！」

是的，一切都化成煙了。一切都裹在這煙霧中了。早百合，文子，春江。就讓自己的青春也埋葬在這煙霧中罷。

船是排着洶湧的波浪前進。

一九三六年九月

海島上

艾蕪

一早就給水門汀冰醒了，爬起來剛扣衣鈕，屋外一望的淡藍色海面，和幾隻茶褐色風帆，便像壁間的大畫幅一樣，明靜而清新地，擺在我的眼前。這是由於屋子四周的壁頭，矮得來只達齊我的肚子，而上半節又是空空的，要在相隔三兩丈遠的地方，才襯有柱頭，所以觀看景緻，是無須費神走到廊下去的。

右手邊的大陸，帶着初起的陽光，正拿晴美和鮮朗的色調，將那鑲着椰子樹的海岸，慢慢從曉霧中繪了出來，一直迤邐地畫到天水相接的遠處。左手邊的島嶼，聳着蒼黑的連峯，顯得很是莊嚴，十分靜穆。山脚臨海地方，則攤着一片紅屋脊的近代都市，縷縷烟子，黑的黃的，便從那兒升了起來。我不禁忘去拘留一夜的煩惱，愉快地想道：

「這無論如何是個好地方！」

但我旁邊，一個老頭子，年紀約五十上下，押來島上，就一直抱抱怨怨的，這時忽然嘆口氣，我以為又要嘮叨什麼了，但他卻隨即緊閉嘴巴，只把雙手按在牆壁上面，眼睛呆呆地直向大陸瞧着。我也順他的視線，隨便望去，原來遠處海岸的樹叢中，有隱蔽着的東西，在不斷地噴黑烟子，而且正朝這面，很

快地走了過來，烟子的尾巴，就在沿途一帶的樹顛上飛舞着，向後溜去。接着，傳來了放哨的尖聲，那噴烟的東西，像立即停止了，烟的尾巴就直直地朝天升去，並且漸漸稀薄起來。於是，我即刻明白老頭子嘆息的原因了。因為他昨天告訴我，乘船到這裏，還要搭火車，趕到別處去的。

昨夜他就拿瘦瘠的身子，躺在水門汀上，翻來覆去的，時常咕嚕着諸如此類的話：

「這是興的什麼章法呀，搭統艙就該受這樣的罪！」

原來這時正是熱帶的四月，我們起身的地方，如曼德拉斯，加里各打，以及仰光，都已宣佈爲印度洋上的疫港了。因之，這兒的政府，便把我們這些不乾淨的三等搭客，先叫防疫所弄來消毒一禮拜，然後才准自由上岸去。昨天一押上這小島時，我們的行李，便通送進消毒室放着，所以夜來大家只能光身子躺在水門汀的地上。上半夜倒覺得這很涼快，可是一到下半夜，海上潤溼的風吹了進來，便特別感到寒冷，而這位上了年紀的人，就更加受不住。天尙沒亮的時候，我便聽見他接連打噴嚏，隨後就是咳嗽。現在他那按在壁頭上的枯瘦指頭，和兩片略略張開的薄嘴唇，還正在微微顫抖，好像海上吹來的晨風，有些使他受不住似的。他這時的視線已移在海面上了。海面上正橫馳着兩隻黃色渡輪，一由大陸去到海島，一由海島去到大陸，都是樓上樓下滿載搭客的。船前船後，湧起白色浪花，竟將鏡平的淡藍海面，劃出兩道寬大的波紋來。浮在旁邊的海鷗，立即驚起，泛着晨光的空中，便飄閃着了銀白的羽翼。

「咳，我該多花點錢，搭二等艙的。」

老人神情激動，夢幻地小聲喃喃着。於是，我就隨口安慰他一兩句，說是只要安心住下去，幾天的光陰，是過得飛快的。不料他突然驚醒地望望我，彷彿悔失剛才說話不謹慎一般，連忙改正道：

「就是沒多帶錢哪，要是……那多好……」

話說得不大順口，而且乾皺的臉頰上，也泛起了不自然的紅來。等一下，像又覺出該回答我剛才的問話了，趕緊說道：

「你是說要我安下心嗎？咳，我就是不能安心呀，人家又有緊急的事情。」

一壁搖搖頭，一壁朝屋裏打量，臉色現得不安，還有些膽怯。

屋子長二十多丈，寬五六丈的光景，空空，沒擺設別的東西。只那一頭，住着七八個印度人，是來自曼德拉斯的，又矮又黑。這時正打起盤足，像菩薩似的，團團坐在水門汀上，手裏擎起銅杯子，喝他們自己燒的咖啡茶。這一頭，除我和老頭子而外，地上還睡着另一個中國人。他正打着鼾聲，睡得十分甜蜜。下身只穿條黑布褲子，夜來搭在上身的衣衫，卻已溜到地上去了。裸出的胸部和手腕，肌肉現得棕黃帶黑的，又結實，又硬朗。早上的海風，水門汀的寒冷，彷彿都與他沒相干，倒是這兒的一切，恰好給他安置得很合適似的。

在印度洋三天航程中，我就認得他了，因為他是無票搭客。船主請出他之後，便狠狠羞辱他一頓，

把他帶着洋手鏢，蹲在船尾上面。但他並沒把這當作一回事，倒反而對那些望他的人，睜着嘲笑的眼睛，大膽哼他的歌曲。有人好奇問他：

「奇怪了，你怎麼上的船呢？」

「奇怪了，爲什麼我都不能上船呢？」

學對方的嘴，這麼驕傲地回答。原來從印度和緬甸地方，要到馬來半島以及海峽殖民地，第一，須要領護照，沒這東西竟連船票也不能買着。其次，海關檢查頂嚴，這回是連船上的水手，也抱着鋪蓋蓆子，上岸來點名，且受藥物的消毒。當然這位無票搭客是十分惹人注目的了。

我是初次航海的，爲了看海便利，就日夜住在船尾上面，而他呢，也就變成我頂相近的鄰居了。因此，從他口裏流出來的歌調，也有時溜上了我的嘴唇。當我聽見他在唱一首航海之歌的時候，我就問他：

「你做過水手嗎？」

「怎麼沒做過？你看，我不是在管舵？」

他狡猾地眨一眨眼睛，就把他那雙帶鏢的手，做一下左右旋轉的姿勢，然後突然笑了起來。我心裏想道：

「這是個有趣的傢伙，可是你得不到他的真話的！」

所以，我也不愛打聽他到底是做什麼的了。但昨天押上防疫所的小船時，老頭子卻對他打起招呼來，並在島上喫夜飯的當兒，還把開了的咖哩牛肉罐頭，客客氣氣地遞在他的面前。今早我記起這情形了，我就問老頭子道：

「你認識他嗎？他是做什麼的？」

老頭子打量我一下，沒有回答，只向着海面說道：

「今天這樣的天氣，倒好走路呵。」

隨即到屋後空地上去了。空地是夾在我們這座屋和對面一座屋中間的。面積比較屋子佔的地位大些。挨我們這一頭，全是乾淨沙地，上面罩着幾株傘也似的綠蔭。兩個鼻子上戴有金環的印度女人，便在樹脚下，拿磚支起扁鍋，用奶油在煎麵餅。另一頭，則敷着水門汀，置有自來水管，三個着白衣的印度男子，就在那里，靜靜地向西禮拜。他們和這邊的兩個女人，是來自孟買，都住在空地那面的一座屋中。像這樣，兩座屋夾一塊空地，四周圍以鐵籬，右邊當中開一小門，終日上着鎖的，便是一個「坎蒲」(camp)。在我們後面以及右邊，類此的「坎蒲」，就還有好些個哩。

這時一個白人和兩個馬來醫生，開門進來了，叫我們兩座屋子的男人，一齊排立在沙地上面，並將上身裸了出來。女的卻仍舊留在屋裏，披着衣裳。首先，由外國人巡視一下，拿手杖敲敲那些脫衣服遲了的。隨即，便是馬來醫生拉着每一個人的手臂，種牛痘。老頭子站在我旁邊的，趁外國人走到面前，

就做出可憐的樣子，一面行禮，一面喊「德白端」！接着便繼續拿馬來話懇求起來，說是屋裏有兒子生病，須要趕快回去看看，並又擔保自己一點病也沒有，儘可放心，打發他今天走路。他說時，鼻子卻現得十分澀寒，而且裸露的上身，瘦骨稜稜的，還不住打起雞皮皺。外國人沒有答理，只將偏起聽話的腦袋，掉回原先的位置，就走開了。

屋裏睡的那個強壯小夥子，這時也已站在我們旁邊。見外國人走後，就回頭望一望鐵籬柵，諷刺老頭子那麼似的說：

「這要容易嘛，一跳就跳過了。」

「你怎麼不走呢？」

我笑着這麼問他。他就把兩手朝外一擺，莊重地說道：

「走？這樣好的地方，出錢都找不着！」

挨正午的時候，掃地的印度雜役，又將鐵籬門打開了，叫我們出「坎蒲」去領食物。發食物的地方，就在離「坎蒲」不遠的海邊，昨天晚上我們曾去領過一次的形式像一座商店，兩三個加加種的印度人（他們膚色不黑，也不大棕黃，個子也不高，是信仰回教的），就用磅稱分配東西，並另外販賣各種食品以及罐頭。我們三個人是作爲一份發的。領的時候，強壯的小夥子，先把洋山芋、乾魚遞給我。

他自己則拿米和小包的茶葉與鹽。然後很氣派的向老頭子努一下嘴，說道：

「對不起，你抱那捆柴吧！」

我看老頭子抱起有些喫力，就要他同我掉換過，但強壯的小夥子卻立刻向我眨一下眼睛，意思叫我不管閒事。他隨即一邊走，一邊笑扯扯地向老頭子道：

「林老闆，你怕十多年沒做過這樣的事吧？」

老頭子沒有回答，只那張陰鬱的臉上，紅了一下。

煮飯的時候，也由小夥子作主，他叫我坐在樹下，削洋山芋皮。自己則躡在野灶（三個磚頭砌的）旁邊，看守米鍋，至於劈柴、洗菜等等麻煩事情，卻全吩咐老頭子去做，並不時嘲笑他，教訓他。

「喂，你老人家怎麼那樣笨呀……看看，這樣砍的！」

我心裏很起反感，等老頭子去洗菜時，我便請他停止這種殘酷的玩笑。

「這算殘酷麼？老兄……你知道，他先前怎樣管我們的……你以為罵罵就算了嗎……嚇，那是拿皮鞋尖這樣踢哪！」

小夥子一面就提起腳來，朝鍋灶比了一比，隨即彷彿忍着氣那麼似的，說道：

「現在而今麼，開開玩笑就是了！要是算舊賬，那——」

輕蔑地望一下老頭子，便停住嘴了。我就挖根底問道：

「你先前在他底下做什麼呢？」

「你問他嘛，他一定記得的。」

跟着，緊閉嘴巴，只顧朝灶裏添加柴火。

喫飯時，爲要風涼，我們便端到廊下去喫。小夥子像家主似的，坐在正中。一面喫飯，一面暗暗對老頭子發議論起來，因爲老頭子明白是在故意爲難他，便一直拿氣忿忿的臉色來回答的。

「到這裏，想不流點汗就要端碗，那簡直是黃鼠狼喫天鵝蛋！砍點柴，洗點菜有啥要緊？又不是上山擡石頭。我們不能像那些混賬地方，（順手拿筷子指一指大陸和島上的城市）有的人，懶得來像條豬，還准拿腳踢人家的屁股。——呸，這乾魚，簡直是爛的！滾他媽的蛋，鬼捉去！」

接着，便抱怨這裏的菜太壞起來。

這天下午，老頭子很不安靜，總在廊下走來走去的，要在海上傳來放哨的聲音時，他才略微停下脚步，將手掌遮在額上，向遠處出神一會兒。

第二天早上，外國人和馬來醫生又來檢閱了，老頭子便再來一次懇求樣子更加現得悽悽惶惶的，說是不讓他走也可以，只是要另外換個地方。這回外國人倒開口了，然而卻是一個「不」。小夥子沒說什麼，看老頭子一眼，便冷冷地撇一撇嘴巴。

老頭子十分頹唐了，喫得很少，也不走來走去，也不大望海，只坐在人不注目的地方，輕聲咳嗽着。

小夥子卻特別高興似的，爬上牆壁，靠柱頭坐起，朝着海，大聲唱歌，把一我好比籠中鳥，有翅難高飛，翻來覆去地哼。

這一天晚上，行李發下來了，老頭子卻把他的東西，特別擺來挨近我的，並趁小夥子睡覺的時候，拉我到廊下坐着，現着討好的臉色，悄悄告訴我道：

「你得小心你的東西哪……他是個濫到底的傢伙，什麼事做不出來……你看他，手板大的東西也沒有。（咳嗽）我並不是害怕他，就是犯不着同他一塊濫呀……他在仰光，進館子不給錢，哪個不曉得這回你是親眼看見的，扣在船上。其實何只這一回呢？我是看得多哪……他倒教訓我起來，（咳嗽）什麼喫飯應該流汗，難道我活了四五十歲，還不懂這些，全是在我面前放屁罷了。你看他自己，就單欠一根棍子和一隻碗了。先前小時候，我倒看得起他，勤快，肯作事。人一大，便學壞了，第一就偷懶。現在簡直濫到沒有邊！（咳嗽）我真不懂，紅毛鬼爲什麼與這些章法好人壞人，黑白不分，全給你醬在一塊！有病不說了，沒有病，你把人家乾在這裡做什麼？我那小兒子，害得九死一生的，現在不曉得怎麼樣了？」

嘆一口氣，接着劇烈地咳嗽起來，並趕忙把口痰吐到沙地上去。這時海面上是漆黑的，只有少數的小船，帶着紅色的光點在浮動着。右邊要不是隱蔽車站的樹叢地方，有燈火漏出來，確會使人忘記白天那兒原是有着大陸的。左邊的島嶼，則真是萬家燈火，通體燦然，都市的姿容更比白天顯得華麗

些，有生氣些。老頭子望了一會，感嘆道：

「隔得這麼近，誰料道這樣不相同……所以世道上，總缺少不得尊卑上下的……咳，你我好人，一到這鬼地方，哪還不落難呢？」

渡船現着通明的光輝，從海面劃過，樓上樓下的搭客，都比白天看得明白些。我就指着說道：

「其實那邊落難的也不少哩！像那些搭三等艙，三等車的，這時恐怕還不及我們快活吧？再看遠點，你保得定，那邊碼頭上，沒有人爲了喫飯跳海嗎？」

「那自然有的！那自然有的！」老頭子趕忙接着說，「但你要曉得，那全是活該呀，有的人勤喫懶做，有的人不務正業，有的人又嫖又賭，有的人……」

我截斷他的話，不高興地問道：

「難道他們就全沒一個好人？我就曉得許多……」

他也急忙轉過話頭。

「那自然有的！那自然有的。不過（咳嗽）……你讓我說嘛，你要曉得，那一談就談深沈了。定規要談到一個人生來的命，還有，以後走不走運也是頂要緊的……」

往下說去，我見老頭子對人生存的那份階級意見，是那麼固執，那麼不可救藥，便不再同他辯駁了，只打一個哈欠，說道：

「不早了，我們去睡覺吧！」

他進去，先看看箱子上的鎖，有沒有翻動的形跡，再查一查網籃上繃的案子，是不是有人改過，然後又把網籃和箱子，各各掉換一下位置，使鎖的地方和索子的結，務必挨近自己。他坐在地鋪上，還不睡覺，老是摸出銅板角子來，一個一個，擺在足邊，咕咕咕咕計算着，有時還開雜一聲嘆氣，或者是咳嗽。屋裏終夜有着燈光，已經使人不好睡覺，加以老頭子在旁邊這麼吵人，越發叫我難於入睡。可是對於老頭子夜間的情形，就更見看得清楚了。有時十分令人好笑，明明是看見他睡着的，鼻子還有鼾聲，但只要屋子裏有人起來解手，發出走動的聲響，便會像夢遊病者似的，突然翻身起來坐着；睜開很大的眼睛。

第二夜，我是離開他些，獨自熟睡我的，但他卻因咳嗽失眠，漸漸病重起來了。來島上的第四個早晨，外國人照例來檢閱的時候，他竟自頭暈眼花，爬起來，重又倒跌下去。

小夥子起初快意地說：

「活該活該！還是我這光棍好，一覺關到大天亮，我怕哪個來偷我的卵毛？」

後來卻因老頭子不斷的呻吟，淒慘而哀痛地，刺人心緊，他便皺着眉頭忿怒地向我說道：

「恨不得一脚把他踢開……我實在聽不得了，我實在聽不得了！」

我便提議請醫生來看了之後，再求他們移到病室裏去。現在大家應該忍耐下子，因為一個病重

的人，對他什麼都可以原諒的。

傳達上去了，回話說是就來，但午後等過去了，黃昏也等過去了，還是總不見醫生走來的影子，只是病人的呻吟卻更加來得大聲些。於是，小夥子便由切齒的詛咒改爲粗野的痛罵。連一切的紅毛鬼，馬來鬼，都認爲是該殺的東西了。

直到夜深再報告一次厲害的情形上去，外國人同馬來醫生才帶着酒氣來了。診視的結果斷定是嚴重的肺炎，如果病人有錢，明天可以用渡船，送到那邊島上的大醫院去，否則，是沒有辦法的，也許竟會很快，就在這個小島上送終。

於是，我就伏着身子，向老頭子說明須要出錢進醫院的原由，並問他到底有沒有帶多的錢，好準備明天下岸。他睜開發紅的眼睛，遲遲疑疑地聽了幾次，然後才擡起顫抖的手，指一下身邊放的一口褐色皮箱。接着，沒有說話，便又放下手，閉着眼睛了。嘴卻是一直張開，喘着氣的。

我立起身來，便看見旁邊站立的小夥子，正拿手亂搔着頭髮！神情有些激動，隨即又很快地抽身走到屋外去，顯得十分不安似的。

醫生走後，我便到廊下去呼吸一會新鮮空氣。漆黑的海上，已沒有什麼燈火在浮動。島上的都市，也彷彿沈入夢中，只有稀薄的燈光，在表示它朦朧的存在。山和天空已混成一色，有燈的地方也變成星光一樣。遠處水天相接的所在，往夜還不會注意到的，這時便看見有個燈塔，正對着寂寞的大海，獨

自一明一滅地眨着眼睛。

在黑暗中久站一會，便看見小夥子了，他雙手抱着頭，坐在廊下，不聲不響的，我就問他道：

「你在做什麼？爲什麼不進去睡覺？」

他好一陣，才回答我，雙手從頭上落下來，且朝外一掀。

「真是有鬼，我忽然想起一件不痛快的事情來了！」

「什麼事情？」

說着，我就挨近他身邊，坐了下去。

「你說什麼事情……先前在蘇門達臘的時候，我替人家割樹膠。媽的，住的屋子，又老又舊，耗子多得，白天都要出來……我們一得閒，便提起木棍打它。耗子那東西，真狡猾，一跳一躡，簡直不容易打着。有時候，要湊巧，才恰好打得着一個。那真使人高興呢……有一次，媽的，這就是我說的不痛快事情了。我一個人走進屋裏，恰好看見一隻耗子在屋子當中，我就趕忙抓緊棍子，輕輕關着門，還去把牆洞塞着，心裏快活地想道：『媽的，這次看你逃跑嘛！』不料眼睛只顧盯着它，足下一個不留心，便踏翻了一隻空洗臉盆。我才着急：『糟了！』那知它全不動，好像沒耳朵似的。我便走過去，拿棍子尖戳它一下，它立刻倒了，樣兒怪軟弱的，好一陣，才翻起身來，要跑又跑不動，大約是病了。我隨後提起棍子，也就把它打死。可是，不知怎的，心裏總覺得這打得不對勁！沒有往回那麼高興……其實呢，我倒一點不

可憐它。打殺了也沒什麼要緊！只是感到，要痛快一點，就更好些。」

我就同他隨便談起來，說是大凡真有本事的人，總是這樣，不願同弱者交鋒，或者乘人之危的，因為世間最愉快的事情，就是戰勝強者。並問他：

「你看過戰長沙這齣戲沒有？」

「怎麼沒看過？那是關公收服老將黃忠！」

我便把黃忠戰馬失足，關公不趁此殺他，反而叫他換馬再戰的事情，舉了出來，證明關公確是一位可佩服的了不起的英雄時，他就雙手拍一下膝頭，大聲說道：

「對的，對的……這就是爲什麼我們跑江湖的要拜他做菩薩呀！」

隨即站立起來，現出決斷的樣子，走來走去，起落着沈重的脚步。

睡覺時，因爲過了時候，總不大睡得着，便閉着眼睛靜靜養息。先前還可以聽見較遠的「坎蒲」，中有南方的印度人曼聲唱着別離鄉井的哀歌，到這時也已靜靜悄悄的了。空地的綠蔭裏間或有野鳥拍動翅子。海岸邊則時常傳來潮水拍岸的聲響，若隱若現地。

大約半夜光景，我看見小夥子爬起來了。他在屋裏走了一下，咳嗽幾聲，見各處沒有動靜，便朝病人哪里走去，一直俯下身子對病人望着，好像又在病人身上輕輕地摸着什麼。

我想：這傢伙真是手脚不乾淨哪。打算看個究竟，身子便動也不敢動地躺着。

很快一下，我就見他摸出一串小東西來了，迅速地直對那口褐色皮箱的鎖透去，我剛明白那是鑰匙時，箱子已經開了。他立刻掏出一隻皮夾來，那快的程度，好像他早就知道，那是放在什麼地方一樣。我正耽心，他全把老頭子的錢拿了，豈不送掉老頭子的命。哪知他把皮夾子打開，並不從裏面取出什麼來，倒反將他衣袋裏摸出的一捲東西塞了進去。然後放進箱子，關好蓋，鎖上。隨即鑰匙也還原到病人那里，便躡手躡腳回到原處去睡了。我奇怪起來，這傢伙到底幹些什麼鬼把戲呀。便故意轉動一下身子，使他明白我是沒有睡着的。他就擡起頭來，望一望我，便仍舊躺下。

次日早上，外國人派個中國人來了，先問老頭子帶了多少錢，一一記在手冊上面，同時更爲了小心起見，還請求老頭子，讓他點點皮夾子裏面的數目，是否符合口裏說的。這時，我看見小夥子站在旁邊微微笑着。我自同他相處以來，每次看見他的笑容，都不免藏有狡詐或者嘲弄的神情，唯獨這一回是現得滿意稱心的。

我看見老頭子病懨懨給人擡起走時，不禁感嘆起來：

「這明明是糟蹋人呀！什麼防疫好端端的，卻給他們弄成這樣！並且，沒有病，不准登岸，有了病，倒反而可以了。簡直是拿人來開玩笑的！」

小夥子卻獨自冷冷地說道：

「那何消說得，紅毛鬼根本就不是東西……這個老傢伙呢，其實也算他祖先牌牌供得高，不生

病的話，你看——！

接着他就將他的嘴，湊上了烟枝，不開腔了。

於是，我恍然明白他昨夜的舉動，原是把前一晚偷下的錢暗地退還給老頭子了，便會意地點點頭，一面帶着贊美的神情說道：

「是的，昨天晚上，我看見了。」

這時他一面吸烟，一面便坦白地向我說出過去許多經歷來，毫不像先前，一問到他的底細時，就拿開玩笑的態度來回答的。他自己也承認，他現在是作這門手藝的，並認為這是頂好玩的事情。他拿手指彈一彈香烟灰，繼續說道：

「你看，有些人樣子多驕傲呀。其實呢，並不比我們多一個鼻子眼睛，請問，有什麼了不得的地方？那無非穿得好，皮夾子裏多幾張紙票吧了。這樣的傢伙，我頂討厭！起初我學會這門手藝，只爲好玩，並不打算真的去幹。後來，到處都碰着這種人，電車上，鬧熱地方，哪里不是？我就在旁邊想道：『好，你驕傲嗎？我就要開你的玩笑！』這樣一來，才覺得這是頂有趣，頂好玩的！無論如何也捨不得去手了，就像喫鴉片烟上了癮一樣。有時候，也摸金錶，自來水筆，自然這不對，不過那是實在逼得沒法了！」

我笑着問他：

「你這次生意怎麼樣？」

「全倒楣了！」

他也笑着回答我。

「那你登岸怎麼辦呢？」

我不禁有點替他擔心。

「那我不會馬上開張嗎？」

他挺一挺眉毛，又恢復了他那種嘲弄的笑容。接着把香烟大大吸了一口，就去在地上，一面拉動脚步走開，一面談諧地說道：

「說不定他們會接我去玩幾天的，哪能叫我一上岸就淘神費力呢？不然，那就太不夠朋友了！」

離開小島這一天，我們都立在海岸邊上受最後一次的檢閱。頭上雖是曬着焦辣辣的太陽，但因為可以登岸，大家便仍然現得很是快樂的。當我們還未踏上駁船時，那邊島上的警察便駕來一隻小汽艇，將小夥子押了上去。汽艇開動了，他便從窗門上伸出頭來笑嘻嘻地向大家揮一揮手，神情十分高興，彷彿我和一批印度人立在海邊上，全是替他送行似的。

我坐上駁船時想着我的兩個旅伴，老頭子和小夥子，他們在登岸的時候，都能享受特別的待遇，而我卻擠在一羣印度人中，曬着太陽，嗅着汗臭，不禁苦笑起來。

這時，海上沒有風，四周淡綠色的海水，反映着強烈的陽光，也彷彿有些燙人似的。一九三六，九，二四。

沙窩失陷的消息一證實，王胖先生那地方收支所的會計，更是被憂愁塞滿了。這是一個略帶鄉氣的肥大紳士，體氣很好，以能夠一氣啖完一支清炖豬膀出名。他為人極仔細，每每謹慎到一種可笑的地步。他早已把家眷送上州里去了。

他現在擔心的就是他本人的安全。他是不敢相信他那一雙尊腳的，肥而容易沁汗；一想到匆促逃難的情形，他更不免嚇怕起來。那最妥當的辦法自然是去雇就一乘轎子，如像其他因為公事脫手不下的人們一樣。然而由於手面不很鬆動，需要旁人相幫才能走路的太多，他卻老是不能完成他的計劃。他感覺很苦惱。

那一天下午，他又跑向南門河灘邊去了。這是縣城裏轎夫們平日聚集的地方，他希望能夠在那裏發現一個肩頭上搭着腳馬轎簾的漢子，便是一個揹着藍布滑竿帳棚的也好。他還放下決心，要是不能達到目的，他就到轎行裏去；雖然因為一種嚇人的高價，幾天以前，他已和那老鬪爭吵過一次了。

他在那些由各種小食攤組成的巷道間巡行着，不時又跑去鴉片煙館門口窺視；用食指微微掠開污黑的麻布門幕，側着臉兒，好像是他要前去過癮的一樣。他總拿一種十分把仔的態度去審視那

逃

難

改訂

些頭纏布帕，耳朵邊挾着幾段紙枚的游民，生怕放掉一個機會。可是一個下午快過去了，他所看見的，倒多半是一些和他抱了同目的而焦灼徘徊的雇主。

在決定去轎行去的時候，他碰見了裕記洋貨鋪的老闆。他們在一家粥攤前彼此站着訴苦了一陣。那生意人也是跑來找轎子的，他在最後提議他們將來不妨約着一道跑路。但這一個立刻拒絕了，身子微微一蹲，苦笑道：

「呵唷！你倒不要緊，我這樣一大堆呀！」

「你也是！」商人佯作氣惱地說，「誰叫你見天的喫油大啦！」

「快算了吧！這一响簡直連龍肝鳳膽也吞之不了哩。」

他接着搖了搖他那車胎一樣的下頰，沿着河灘，走向一片廣大的沙地去了。這地方是每年要給洪水洗刷一次的，上面點綴着十多間零零落落的草棚。轎行老闆就住在那座傍着小土阜搭蓋的茅屋裏面，有平常屋子的三間大小，遠看來恰像瓦廠裏拌磚的敞棚一樣。屋前有一方菜園，一個露天毛坑，屋椽下堆積着引火的柴草。幾隻小豬在門口用嘴筒子掘着沙土。

那老闆是一個狡猾精幹的人，原早也是擡轎子的，但早已只靠在牀鋪上抽大煙了。他正橫在近門的鋪位上努力工作，所以當會計問起他有沒有轎子的時候，他並不即刻答覆，僅止斜視着他翻了一下眼睛。直到一錠煙抽光了，兩腳抵住牀簷挺身咳嗽了一下，這才盤着腿懶懶地坐了起來。

「轎子是有，」他斜視着他說，「祇怕你捨不得那樣大的價錢哩。」

會計略帶生氣地插嘴道：「你總要不到一元錢一里呀！」

「一元錢倒不上；別人雇得有兩串。」

「兩串？」

肥人瞪着眼驚叫了。他怔了怔，就又向前參進一步：

「噫，我怕你要搶人了呢，前幾天才要一串二……」

「前幾天是前幾天呀！」

老闆不耐煩地截斷他，抓起「扞子」撥弄煙燈的火口去了。他的神情冷淡而驕傲，倒像他才是
一個乘坐轎子的闊人一樣；這是和他從前對待雇主的巴結相反的。會計一時間沒有回過神，他緊閉
着肥厚的嘴唇，眼睛睜大着，幾乎要叫罵出來了。

但大約怕把事情弄僵，他終於笑了笑，轉一個態度道：

「我給你說，魚兒子不要認錢不認人……」

可是這并没發生良好的效果，魚兒子簡直攤身下去，重新打起煙泡來了。屋子裏很寂靜，那老闆
娘開始在燒晚飯了，弄得滿屋子的煙霧。三個轎夫坐在屋角的地鋪上打「鬥十四」，專心一意的，自
始至終沒有給屋子裏的情景打動一下。當會計員正想退出去，想要利用那種以退為進的生意經時，

一個短打漢子，跳蚤似的鑽進來了。

這傭人也是跑來雇轎子的，他一屁股在牀鋪上面，便嘴快而哆唆地嘮叨起來。但只有第一句話和他的差使有直接關係，其餘都是對於生活的抱怨，以及對於大大小小的主人的攻擊。

「簡直屁都給人鬧燒了！」他急急地繼續說，「一時水果，一時糖食，不知道那有那樣多的臭格！其實麼，連工錢都要拖欠……」

老闆好容易才插上一句：

「先說清楚，兩串錢一里呵！」

「現在你就要一元錢一里他也肯出呀！怕是平常麼，苗得連棍棒都挺不出一個小錢！」

這時會計諷刺而氣惱地從旁咕咕道：

「你才會花錢哩！」

他又立刻灣身向老闆問道：

「怎麼樣，你真是做的定價生意呀？」

「你不是看見別人雇得有價錢的麼？」

「別人雇得有像以為我沒生得有腳脾哩……」

他搭訕似地從鼻孔裏冷笑着，蘇里蘇氣地退出去了。他是一個矜持的人，平常總愛裝出高不可

攀的樣子來掩飾他的失敗。他以為老關會把他叫轉去，但一直到沙地的盡頭，快要進入市街了，雖然他不時用一種搖搖擺擺的派頭回轉頭去，並且盡力地尖起耳朵，他卻既沒瞥見轎行老闆的影子，也沒聽見他那煙灰聲氣。他於是大大地生氣了。

「無怪乎這些東西總是死在橋脚下下臺……」

他喃喃地說，好像感到了莫大的恥辱一樣。可是等他一覺出城內不安的氣氛，卻又立刻感到，這並非是可以用憤怒了結的了。市街上的情形很緊張，那些準備添上前線的兵士在胡亂地穿梭着，為強換地方券而和小販們爭吵。幾個保安兵在驅逐着混進來的難民。他們是新從鄰縣上逃來的，大半是小商人和小糧戶，但現在已是無家可歸了。

那些集在街頭的市民總是嘆息出這樣的話：

「個舅子！你不要亂殺人哩！」

這給與會計一種潑刺的印象。他停下來轉了兩轉，於是嘆一口氣，又回轉頭走開去了。那轎行老闆在門口弄轎杆子。這是不久才從竹市上買來的，他提起竹桿的一端在鼻頭下面，用了一隻眼睛審視着，恰如木匠師務考究墨線一樣。他對於會計突然的讓步並不很歡迎，他懶懶地回答他道：

「好呀！明天來我給你找一乘。」

「怎麼明天……」

「誰叫你先不雇去呢？已經光了。」

「就是滑竿也成啦。」

「呵唷！現在難道你還想找到轎子嗎？」

「這才是……那明天靠得準麼？」

「哈哈！我魚兒子不答應別人的事就算了，若是答應了麼，莫說你一乘轎子……」

會計員安心了。雖然在進城的路時，他想起來還不免有點失悔，而且擔心那煙鬼的誇口會照例是一種吹牛。這時市街上已經點上簷燈了，一切都顯得混亂而黯淡。他對碰着三乘轎子在往城外面走，上下簾是關着的，大約是乘的女客，那個短小精幹的公安隊長，帶着兩個武裝弁兵，旋風似的從他身邊擦過去了。

這漢子是會計員認識的，因此一種靈感驅使他快步地追躡上去。

「喂！怎麼樣？」他苦笑地喘着氣問。

「怎麼樣呀？」那一個邊走邊回答，「變不變症，就看今天夜裏哩！」

會計怔怔地停了下來。他再也沒有趕上去探聽一個明白的勇氣了。他整整失眠了一夜，耳朵一直警戒着所長室裏電話鈴子的響聲。他有三次去那文牘的煙燈下消磨他的時間，爲預感而發愁；并且用那種在一個肥人少有的憂鬱訴苦：「唉，你說怎麼樣？我們沒有身家，總有性命呀……」

可是這一夜並沒有變症。等到免強喫過早飯，那轎行老闆也終於來了。

魚兒子並沒有吹牛。他的身後帶着兩個衣服破爛的轎夫；一個肩着滑竿，一個脅下來着藍布帳棚，都不停地把手掌送往嘴上呵凍。他們是那種跑「流差」的苦力，大約離開農村已久，身體已經給流浪和生活磨得精瘦了。看來好像曬乾了的姜豆一樣。會計把他們上下地打量着，於是搖了搖頭，皺着眉毛躊躇起來了。

他把下巴伸出一步，向那瘦小的一個問道：

「喂，我的活路大啊？」

「呵唷！他昨天擡的那位委員比你壯哩！」

不等那應該說話的人張口，老闆笑嚷着把話頭接過去了。

「不是吹牛的話，」他又繼續道，「我叫的人都會錯了，那才怪哩！一上路你就清楚了，要你催一聲我都退錢！」

「說自然說得好聽呀！」

「難道我還騙你嗎？不信就試擡擡看！」

因為連自己也不相信那瘦子的工夫，老闆的話原是一種唐塞，然而會計卻認真地要求試驗了。這使得魚兒子慌張了一下。但他馬上便又鎮靜過來，玩着眼色，吵吵鬧鬧地催促着他的伙伴。那

較高的一個，緊了緊褲帶，便即微笑着走過去了；把後面的「擔肩」擱上，擺開八字脚步。而那瘦小的卻揉了一會肩頭才走過去，焦眉皺眼的，好像給人才從濃睡裏叫醒轉來的一樣。會計搖着不甚信任的腦袋坐上了。

在他兩手撐着竿子，剛往坐兜上一掙的時候，那瘦子的肩膀確是一連打了幾閃，彷彿「腳抽筋」似的，但因為生活的鞭策，卻終於熬住了；老闆於是精神煥發地笑嚷起來：

「怎麼樣？我說吧，騙了你還算人麼！」

「怕上不得長路吧？」

「上不得長路！癱一過足，會像駕雲一樣得快哩！」

「你們的話都聽得……！」

會計咕咕着，笑嘻嘻地扳下來了。但他並不就此滿意，他還不能對那瘦小的一個發生完全的信心，所以當他在一種不得已的划算下，把轎夫們應該給老闆的頭錢煙賬給清時，他還不肯馬上過現；卻儘是把手掌插在肚袋裏面，遲疑着，弄得錢鈔磕磕作響。

他第三次瞅着他警告道：

「說實在話，不要喫膽大啊！」

「我既然答應了你！」

那瘦小的把眼睛順在一邊咕咕着，同時魚兒子大聲地叨道：

「我的老先生！你怎麼這樣綿纏呵！」

「綿纏——這比不得平常呀！」

會計員嚷叫着，凸出的肚子微微朝前一挺。但他畢竟把錢從衣岔邊滑出來了。

他把那兩個轎夫留下了。他就安置他們在收支所的廚房裏面，這樣既可節省火食，那些所丁雜役還會隨時幫他照料。因為在那些倒霉的日子裏，說不定住軍會突地抓起夫來，轎夫本身也很可能爲着旁人一種高價逃跑。他此外又給他們指定一家煙館過癮。總之，凡是他們所需要的他都全給他們辦妥貼了。

他現在已不大怕逃難了。他每天照常辦他的公事，代替全縣人招待軍隊，從糧秣谷草當中坐喫他的回扣。而一探聽到甚麼不良的消息，他就丟下算盤望廚房裏跑，叫他們準備起來；把滑竿在大廳上駕起，鋪了褥子，只差沒有坐了上去。

並且每當這時候，他總是咕咕喳喳着，彷彿誓師似的向轎夫嘮叨出一套這樣的話：

「不要丟底啦！我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呵……」

他還隨身帶着半牛盒子煙灰，是從所長那裏張羅來的，預備在路上給轎夫加添力氣。他這種種精細的划算有一次被那文牘着實取笑過一次，但會計正起面相回答他道：

「你不要管我的，各人有各人的想法……」

那一天早上，因為一起牀就感覺到情形的不妙，他於是又開手準備一切了。那最主要的自然是他的滑竿。其次是兩三本重要的簿記，和半「串袋」洋錢。這是他一個多月來冒險生活的代價，從採辦糧秣尅扣來的。他把牠緊圍在褲腰上了，

他焦灼不安地在大廳慢踱着，不時又跑去門外面張望一會。他一直呆等了大半天。但到了三點鐘，他這一次的逃難，畢竟逃成功了。街道上很混亂，那些被擠脫了線的家屬在用哭啼和咒罵取着聯絡。能夠在臉上現出笑容的只有那些久跑江湖的軍官太太。大家都在向南門城洞口擠，因為別的道城門，早經給防軍堵攔住了。

城門口還有兵士在維持秩序。並且發出各種隨心所欲的叫嚷：

「走就走啦，不準亂摸呵！」

一個下級軍官，忽地從城樓上望着下面罵道：

「我倒入他的還隔着他媽八九十里路遠呀！」

大約是發現那些徒步的男女擠得太可憐了。他隨即就下令喝住那幾個乘坐轎子的人走下來停歇一下。這馬上被執行了，但會計直到周圍哄罵起來，這才退到一處階沿上去；而且還充滿怨憤地嘟着肥嘴嘮叨了一陣。

「那樣兒就該抵住呀……甚麼大家的都是命」他咕咕咕地說。

「是呀」一個和他遭了同樣命運的附和道，「那一個人是大媽生的麼」

別一個小聲地講了一段新聞來洩氣。他說，當他們拒守恩陽河的時候，因為丘八開小差的太多了，於是長官們想出主意來，強着部下脫了褲子睡覺。「你們想想吧」他結論道，「這樣的隊伍打『矢脹』呀？」

「所以說囉！唯一的長處就是兇老百姓」會計立刻表示同意。

他們呆等了個多鐘頭街上才逐漸鬆動起來。但當會計也轉過頭去關照自己的轎夫時，他發覺出那瘦小的一個沒有了；那較高的一個則靠在柱脚下翻看袖頭上的虱子，顯得很是悠閒。他於是失神地旋了兩轉，大大地生氣了。

「你就看你媽的虱子」他嚷叫道，「還有的人呢？」

「嗯——剛才還在」

轎夫怔了一下，卷着褲腰站起來了。

他開始叫嚷了。會計在一邊嘮嘮叨叨地責罵。他還放出威嚇的話來，要是找不着人，他便要把他往軍隊上送。他栽他們是早就串通了的。對於這些過火的申斥，那下力人沒有回嘴一句。然而當他的祖宗受到株連時，他卻狠狠地反駁過去了。

「怎麼亂叨呀！」他怒吼道，「我的媽還是和你的媽一樣！」

「你配……我養一條狗都喂家了，一天煙飯兩開……」

這時文牘慢條斯理地從人叢中順過來，驚奇地笑道：

「呵！我想你已經過了四方碑了哩！」

「這個狗入的……」

「你老罵我做甚麼——張洪順兒！」

那苦力還在叫喚，聲音已經帶點破啞了。他想往附近的煙館裏去找看一下；但他才一車轉身，曾經同意過的會計卻又把他拖了轉來。他提防自己再會遭到同樣的打擊。但他也別無辦法，而那幾個和他一同停下來，都已陸續地走掉完了。

他直覺到他所處的境地的困難了。他恐慌了，於是在最後，他決定自己幫着擡了滑竿出城，再去另自找人填補。但這計劃，直到經過兩個場鎮才得實現；而當他達到目的地時，那些州里的富室，卻又在忙着逃向成都的種種準備了。

馬蘭

蒼蘆焚

這人以全部生命寄托伊理基的翻譯上面，朋友們見面稱呼他伊下。

伊下是個規矩人，很老實，對於工作肯認真。爲着衣食他常跑到內地去教書，回來時總不忘帶一點新的禮物：一冊譯稿，或一本註釋。但那次突然發來快信，正爲他打點房舍，伊下帶給這個老朽城的，卻是他教書那家學校的女學生，叫做馬蘭。

馬蘭出身鄉下，大約十七歲年紀，中等身材，微黑的瓜子形臉，潔淨的前額，粗濃的眉，猶若兩彎淺虹，而那眼卻是世人所說的那種「魔性的眼」。它滿含青春的愁怨，又像冷露已降的夏夜，展開着迷夢般遼闊的天地。就大體說，她是一個早熟的姑娘。

這意外驚動了許多人；那些自以爲了不得的閒漢，塞滿了伊下的新居，而且亂糟糟喊了——

「教書是去做老師，竟敢誘拐人家黃花姑娘。什麼老師，吓，騷老師！」

「諸位聽着，別鬧聽着：伊下走了桃花運，得搭伙兒碰他的喜酒杯。」

但另一位先生已經有了新的發見，放出長者的口氣訓斥道：

「什麼喜酒杯呀！且睜開那隻管事的眼：小伊下都快要見世面了呢，瞧！」

接着騰起一片無理的哄笑。

馬蘭一面做出難爲情的笑容，聽人家任意取樂欣賞，一面低頭弄着衣角，不做主的蕩着腿，讓夕陽的燎原火熱孜孜在臉上發光。她偷眼望望伊下：伊下對於胡鬧素不感興趣，自在那里悄悄的翻雜誌；再瞧瞧坐在書櫥下的客人：那人始終擺出一副冷冰冰的模樣，裝作什麼都不理會。那人叫做楊春，因爲不大看得起這班窮嘴，所以不說話。所以大家公認他爲怪貨。其實並不怪；他愛規矩，愛快樂，愛單純，而且尊重他人的自由。但完全被油垢得像小機器匠的外表掩蓋了，乍看去總像一場糊塗的傢伙。沒有人清楚他的出身；據說父親是個莊稼老兒，母親是瘋子，從破敗的小農家屋中走出後，這孩子捲進一千九百二十七年的江心洗了一個澡。逃出血泊，他成了個敢闖山林和碼頭的人。他生活簡單得很。有錢就決不會守住過夜。他宗信「空想總是完美的，但沒有用，人生要有意思，只在不歇的實踐。」因此又是搬家忙的角色。

馬蘭暗暗打量過全體客人，卻沒有她等待的救星。衆目眈眈之下她可憐得要死。鼻尖出了不少汗。

更有那缺德的欺她靦腆；扭住她直着嗓子叫喚：

「伊下，喂咳！娶這樣鄉下姑娘真爲你擔心，朋友，是雀兒也難養活，是連嘴都不張一張的呀！」

如此打着哈哈，馬蘭笑不成，哭不得，只好躲閃。她不敢把顏色掙出來。她是從鄉下來的人，而先生

們——不消說是伊下的朋友，這樣的走，那樣的幌，全副都市派頭，看模樣都有點來歷。將好漢當作學者，她有氣只好向肚子裏出。

窮嘴們傾洩盡廢話，臨行向主人道着賀。

「早出晚歸既不必愁，」他們說，「穿衣服也少跟裁縫鬧麻煩，一窩兒的安慰同幸福，工作還會不順利！」

又說對於有這樣「幸福之家」的人不知如何是好，直羨慕得眼裏出水。

「幸福之家」安頓下來，伊下便開始工作，終日躲到他的小天地間翻着寫着，忙碌而又堅苦。他需要安靜，而從鄉下來的人卻需要逛逛，因彼此住家相近，糊裏糊塗無形中做了馬蘭的嚮導。

馬蘭是千萬女人中的女人，目前還活着，事跡也平凡，縱然認真搜索，所得也不過一些散碎片斷，而且還要借重那本日記。其中留着自己的足跡，也有別人的影相。譬如內中一段寫道：

下午看×君路逢馬蘭，伊喊：「喂……」手一揮道，「去你的罷！」笑嘻嘻一溜煙蹺進小胡同跑了……

窗下凝視着那片青蒼，曠野上眺望着天際，常常會飛來一個短短的回想：只見馬蘭困苦的跋涉而前，衝過障礙，暗中拋下一閃，遺下烟塵，直投認定的方向去了。

雖然如此，老朽城確曾迷惑過這個初見世面的姑娘。看見人家朝會香客滿頭簪花，她就忍不住

壓低着嗓子嚷：

「呾，呾，你瞧那個大男人！」

發覺別人在注意她，便低聲解釋着。——實際只是向着自己說：

「怪醜的一頭花，鄉下人會不差死！」

然而一下子反倒差垂了自己的頭。

馬蘭好奇心說不盡有多麼出色；彷彿要將這大城的臟腑翻出來，耐住心一件件檢查着，連極乏味的事全不輕易放鬆。老朽城雖只賸下紅牆金瓦破廢的寺宇，而人們卻儘有閒心在那里粉飾，翻花樣，耗盡心機使它空着肚子充都麗，熱鬧。爲此一來，誘人的東西多了。諸如街頭玩具攤，大出喪，賣假古董的，蹣高橈架旱船的，樣樣都使她興趣，對她有魔力，會說話似的留她慢走。爲盡責任，只好耐住心，停立道旁靜候那個從鄉下來的人。不曉得天下是否尙有比這更糟心的事：下臨車水馬龍的鬧市，好端端的人，卻獨獨立在活世界的岸上做木頭！

有時真也會急得忍不住發起火來。

「多麼無聊，這揭霉的嚮導！」

然而看見邁着馬夫式的大步追來的馬蘭——她薄着兩臂，低着頭，一顫一顫幾乎是跑，還能說什麼呢，對一個快要忘記自己的人。

從鄉下來的人愛害羞，卻不愛多說話；儘一路低下頭走着，瞧着，忙着給人家讓路。正是所謂「看到眼裏，記在心裏」的角色。和她做伴出外很少費口舌。

一天下午，時光還早（所謂還早，乃對那影子鬧得整座城起旋風的小姐太太、退休的政客官員、破落的王孫公子說的，在他們這才不過剛是黎明。）天色晌晴，藍如玻璃，令看的人心頭一鬆，恍恍惚惚只想飛。街上沒有風，空蕩蕩水沖過的一般，流動着撩人的春暖，溫和而且平靜。偶爾懶懶走過雜貨作坊的送貨車，間或街岸上有賣舊貨的老頭兒在打盹。道旁樹木方吐新綠，也迷迷的醉在太陽光裏。兩個人悄悄的走着，馬蘭和我。

一路走，從鄉下來的那位慵倦的——像夜靜更深人家講故事——說她在家鄉怎樣幻想着這個城：處處放出光亮，處處蕩着笑聲，街市通宵達旦車馬奔馳；人說着鶯兒似的，流泉似的話語；到處樹木蒼翠，濃蔭下輝耀着點點的燈火。總之，是傳說化了的城，出現在神仙故事裏的城。

我支唔的應着，想的卻是鬧得整座城起旋風的寶貝；那垂垂帷幔後面重溫塔頂豪華夢的駢聲；那油膩的睡臉，因喫壞了胃口涎唾流到枕上的神情——一頭頭的小豬！

但一回頭不見了那鄉下丫頭。這樣的事早慣了，不驚奇，便繼續走自己的路。因等馬蘭不着，又到拍賣場打一個溜轉，瀏覽了不少寶貝。那些傢伙多是王府侯門供俸了多年，終於一朝倒運倒上交易場來的，假如有嘴，定會一行請安，一行寒暄，彼此絮談個不休，講出風雲盛衰、奢侈淫靡一大堆「哀豔

「動人」的故事。

我無心探聽那些蹊蹺的身世。

從豪華的殘夢堆中溜出來，街上已經很熱鬧。取原路回頭走，竭力推究着同馬蘭分手的地方，這樣走盡了長長一條街。

我慌了。

「這樣的鄉下女人！這樣倒眉的嚮導！」

恨恨的想着，決定要和伊下算這筆賬，鬧到海底都由他。可是，假如他全不當作一回事理直，只說「你這趙伴做的不錯，朋友，幸虧還沒把自己弄丟」呢？

陽光已斜斜的轉過去，屋檐下溜過溫暖的微風。我躊躇着。恰巧誰家大出喪取道於此，頓時人馬喧闐，熱鬧了一條街。

馬蘭從人家葬儀影裏跑來，衝住便嚷道：

「這里，O，你還等在這里！我還以為——」

「還以為人家沒急死！——背過那樂得快要融化的臉，我心裏咒。」

葬儀的偉大，也的確驚人，僅僅一口棺材就要九十六——或竟是一百二十八個卡卡！卡卡！每步只能走二寸的櫃子。送殯人又那樣多，看情形是賃絕全城馬車來的。這吹吹打打的行列，阻住路那岸的

楊春。他推着破舊的腳踏車，臉上很光彩。

「這傢伙走運了。」

如此想着，那人已穿過送葬的行列，笑嘻嘻走來。

「等什麼人？」他悄悄的說：「你真能幹，做嚮導會把客人弄失迷。」

我卻告訴他——

「這不算稀奇，我們這家鴿倒誘野鴿來了哩！」

「啐！」他回頭瞧一眼馬蘭，不屑的說：「這樣的嗎，見過……」

聳身跳上車，他一溜煙跑了。迷中大出喪的馬蘭車轉身問道：

「他說什麼來？」隨即感嘆的低低自語着：「直稀奇；有趣死了！」

說是跟那個「坐馬車，有一對獅子狗」的洋女人直過了河，橋那邊，人家加鞭去了這才回來。

我知道那個又瘦又蒼白的外國婆娘，不曉得何年掛的孝，一逕穿着喪，活似個幽靈。每逢下午天氣好，黑色的老馬架着黑篷車，帶她過市散步。一路上觀賞街景，信馬而行，徘徊直至日暮，一行人等才款款歸去。

「我不懂，」她說，「這里簡直是個謎。不是謎嗎？」

取了歸路，我不理她。

此後因爲自己的一點事情要做，那個「幸福之家」我去的稀。但見伊下終日埋頭翻着寫着；馬蘭盡着主婦的責任：檐下張羅炊事，天井裏洗漿衣襪，窗上滿貼着伊下的硬領。又照伊下的樣，屋的一角自安排一方小天下，爲伊下抄寫文稿，空閒時讀讀社會科學概論以及小說之類。兩個人各做各的事，互不侵害，過着安靜的日子，無疑的正在一步步實現那預約的幸福。但從鄉下來的人，性格上卻漸失去從家鄉來孩童似的明朗、爽快、活潑，不久患了都市的憂鬱病。

初夏時節，綿綿落了將及一個禮拜很少見的淫雨。天剛放晴，說不盡的空闊高朗，冉冉飛過白雲。因爲僅是人家梳裝打扮的時分，遊人極潦落。全公園靜寂而且安謐；湖上送來歌聲，笑語聲，划船的欸乃聲。雨後的山上的樹、山下的樹都呈着水洋洋的綠煙，草葉上凝着晶瑩的水珠。人是行在綠色裏；行在白的、藍的、金黃的小花間；行在空谷也似的靜寂裏。幾乎快要走完上山的小徑，沒有碰見什麼人。

「向上跑，馬蘭，看誰先到。」

這樣慫恿的——雖然是喊着，但她頭也不回，只淡淡應了一聲。她在前，我在後，大家不說話，一步一步爬上山。

爬上山，爬上一處人造的崖。彷彿檢閱村落、小河、莽原同遠山，彷彿眺望荒煙裏一縷烽火裊裊上昇的值戍人，望着城市的紅塵和脚下茂林圍繞着的湖。

從鄉下來的人熱紅了臉，面對前面的風光呆呆立着。胸脯鼓蕩得如同一面滿帆，從那裏噴出喘息。

「哎呀，這裏真好！她嘆息的自語着。」可是多天來悶得要死。我不喜歡這個城，還有那些人……我不懂得他們。」

「你被愁捉住了，馬蘭！」

「也許那樣。」

她聲音苦澀而且乾燥，那煙也似的眼裏卻放出水洋洋的光。

「可是，馬蘭，」我故意提高聲音。「學學瞭解別人是有意義的，那樣會少感到點寂寞。」

馬蘭沈默着，眺望着煙塵後面的青蒼。

湖在呼吸，愛鬧的波動着，妖孽的展開在太陽下閃閃發光。小艇上的男女在競賽，輕輕一棹，掙起水花，漾出半湖小蛇；那滑溜的光向岸映着眼，鬼祟的游近去，不留神只一撞，碰碎在青石上，反映在樹林間。陽光絲絨般撒遍林梢同蒸發着的草地。

「是不是想念家鄉？」當離開那崖時，我無意的問了。「那麼，想什麼呢？」

她不做聲的笑了笑；那笑是悽涼的，隨即被憂悒同倦怠遮掩了去。

穿過曲廊幽徑，已是小山腳下了，馬蘭收住步。

「我在想，」她說，「你會想。你選擇了自己的路。那路……可是，你這樣和一個鄉下人走害怕嗎？」她挑戰的望着我。忽然我覺得她已不是儘低着頭的少女，而是婦人了。面對着她——她說了些什麼？我又看見那塚處處都可以見到的牆，從人類的遠祖就有着的。當那些祖宗受委屈的時節，他們苦痛，他們抽咽，極孛的嘴唇喃喃着，「這是怎樣的呀！」心裏發出無聲的叫喊，「燬了它罷，那東西只帶來禍患！」然而卻不曾燬；爲着自己的利益那牆反而日益增高加厚，又把來遺給子孫。

「爲什麼別的不做，人單會在周圍築牆的呢？」

「什麼牆呀？」

馬蘭喚醒我，已是那出名幽雅的路上了。這所在，夾道的古槐參天，靜穆的情調發人深思。左右是平矮的土嶺，令人感到別有天地，而向往着遠方。坡上茂草茸茸，其中寥落的點綴着幾朵野花。

「請坐下來，讓我們談那『牆』。」

去湖濱的岔路角上，選定一條長椅坐下來。那椅向着湖，可以看燕子掠過水面，野鴨們泅泳。湖岸的楊柳正好做了垂簾，遮住西下的陽光。

馬蘭側着頭，一隻肘架在椅背上，臉上浮着笑。那笑表示輕蔑，有着「看要怎樣」的神氣。

「但是，且把『牆』的問題拋開——」

我問她誰說的「會想」，又誰說的「怕鄉下人」。

「沒有，誰也沒有。」她不安的轉側一下，支吾着說，「只是我——我不懂這大地方的人；他們有一張賤嘴，也許是貴嘴，說的一口好酸話。我不——幹什麼要問這麼多呢？」

趁這機會我們討論了那「牆」。馬蘭裝做恨恨的嚷道：

「牆，牆，我不喜歡你那個『牆』！」

她安祥的放下眼臉。嘴角輕輕浮着笑，拳頭在別一隻掌心裏一下一下的捺。陽光通過樹隙，撒在她頭上，反耀出無數紫的、藍的、橙色的、小珠。那神情如同聖處女。這中間無意間發見她手上的戒指，顯然是一只定盟戒指。

「奇怪嗎？」她狡猾的笑着，又輕鬆的說明道，「你瞧，未婚夫的紀念。」

「未婚夫？什麼未婚夫？」

「什麼未婚夫？」她裝要發脾氣。「你這人真獸，難道連未婚夫都不准有了嗎？平平常常的；一個出色的傢伙。」

說是家裏做主定下的。男人是獨孤行地主少爺，調戲佃戶家女兒的能手；家裏只怕他念書念壞了脾氣，先給弄上個鴉片大癮，軟法篆將起來。那雙做父母的一心盼望着抱孫子——她思量一番道：「媽的日子我看夠了；我永不會去做太太的；一天忙到晚，儘是油米醬醋的事，還要打罵，爲着什麼呀？爲着做老婆！又要我侍候那黃鼠狼子了，想的是好，等着罷！」

原有點氣惱的她，會禁不住一下子噴出笑來。

然而人是有多麼怪！當我問「既然肯跟伊下逃走，總該愛他了」的時候，那臉忽然作起色來。

「不知道！」她憤忿的說，「愛不愛干着你什麼事？干着你嗎？你問！」於是低低的，然而厭惡的顫聲道：「你聰明，還說『應該多瞭解點別人』……聰明呢……」

這意外的發作把局面弄僵了。如此坐着，直到黃昏，落日燒紅了天空，燒紅了湖水。湖上籠着青煙。對岸樹林暗成蒼藍色。教堂的鐘在敲響着。

說起做男人的伊下，那的確是個好人。早晨一起身便規矩的坐到窗下，慢慢動起手來，不住的翻着寫着，沈醉在工作裏，直到夜深。客人一旦上門，簡直一併爲他帶來了災難。

「唔……哦，」一面拏筆在書上批註，他一面支唔，「那麼——怎樣哩……唔……噯……噯！」

客人說了老半天，一看——

「怎麼了？喂，老兄！」

他猛的喫一驚，恍惚的左右望望，還糊塗着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但終於不得已的歇下手，做出抱歉的笑容。

「對不起，」先告了罪。然後說，「實在的，這事我沒興趣。我認爲——」

以下總不外「每人都有自己的工作範圍，應該忠於自己的事業」之類，人家既不要聽，他覺得一直講也沒味道，遂半路噤住。

這人是不入流俗的；很善於講話，說的又圓滿又甜美，就像徐徐流着蜜的一樣。態度是出色的平靜和諧。他的眼空虛而且冷漠，彷彿看穿了世間的一切，而一切又都不曾留下痕跡。那灰白的臉有那樣乏，整日裏朦朦怔怔活像什麼出土貨。然而決不是真正的疲倦。因為客人剛走，陰魂似的已經縮進牆角，繼續翻着寫着去了。在他，流光是存在的，變化無窮的生活濤浪也只在周圍渦漩。那張小桌是他的全世界。

識趣的客人既漸漸絕跡，跟着伊下一起，「幸福之家」蝨蟄在老朽城的一角，守着太陽上來，轉過瓦檐，又慢慢下了山——如此度着安寧又清淡的日子。然而馬蘭的涵養欠深刻；終日沈沈的死氣壓着心，又老對着那個沒感覺的人，她受不住，拋下書偷偷跑上充滿陽光的街。

不久窮嘴們的話應驗了，肚子漸漸大起來。使馬蘭很少想出門。她守住自己的一角，大睜着迷茫的眼，彷彿傾聽着什麼，許久許久惆悵的坐着，由雀兒們在院裏絮話，由伊下在他的世界裏發霉。隨後黃昏來了，又一併把惆悵搬到天井，孤單單坐到檐下，望着明亮的紅雲出神；似乎神往着家鄉的田野，神往着暮靄中的山川以及野鳥歸巢的樹林，不是一個莊稼漢正在莊門前呼喚他那撒野的牛犢嗎？也許馬蘭病了，正如世人所說「害着喜病」。脾氣變的很壞。時時焦灼的蹀躞不停，像安捺不住。

肝火要跟誰鬥一鬥才甘心。然而沒有人理她；縱然伊下偶爾注意到這層，也只裝不看見；他是個上選的好人，出去自己的狹小天地便完全失掉了興趣。馬蘭不得已，只好賭氣睡到牀上，陳屍似的一下子能臥整半天。

當吵架也吵不成的時候，生活過的已經可怕到了家。

慘澹的日子接連着慘澹的日子，夫婦藏匿在灰色而陰鬱的洞裏，各有各的事，永不出聲息；與其說他們活着，寧是等待發霉、腐爛。到那裏，簡直說不清是什麼去處，死亡和風雨將臨的預感迫着人，彷彿連脾氣都會變壞起來。因為怕着「幸福之家」，總不敢去看望他們。

天色已晚，從街上回家，胡同口邊碰着楊春。這高傲的人一行打招呼，一行走。

「哈嘍，死相人教什麼咬住手了？」

「邪許鬼，不見活得好好的嗎！」

「活的好嗎，」他說，「那你快去。從鄉下來的那位出不來門，難得找一個人談談。剛才——」

這傢伙慌忙的像奔喪。

意外的，那個好好先生不在家。窗外已是暮色蒼然。房內靜悄悄的，還不會上燈，像深山中斷絕烟火多年的廢窟。馬蘭坐在牆角她自己的領域裏，雙手捧住頭，正向另一端的牆壁出神。

「剛才楊春來過嗎？」走過去，覺得人是一步一步走向深淵。

馬蘭守住她的位置沒有動。停了許久，終於懶懶的說：

「來的……」

於是一切重歸靜止。只有那小鬧鐘的得的得響下去。我感到壓迫和陰寒；明白了所謂沒有生命的「死之國土」。暗中只見馬蘭的眼灼灼發光，如同兩粒焦熟的小星。然而，那深祕的靈魂後面活動着的是什麼呢？

「想起曠野，」夢昧的馬蘭低聲說。「太陽落山了，做莊稼的回家了，空留下原野等待着夜……一個人在蒼茫的小路上走過，彎身摘三兩朵馬蘭花，插一枝天地子，還——」

「做什麼老愛孤獨獨一個人想心思！」

「做什麼呢？不想心思？」

我答不出。

「你不喜歡這地方，」她一面在桌摸索着什麼，「是嗎？不准說謊……當然，誰喜歡呢！我時常會想到死。腦子裏會開過一枝花朵，現在明白了，一枝幻想的花朵。我想着，不分晝夜的想着，無端會發一陣抖。聽着遠遠打去的更聲，覺得人是沈下去，沈下去——心思還念道：沈下去了。於是又想死……」

馬蘭劃亮一根火柴，吹熄了，丟到地上。她接着說：

「可是我要活着。我恨，恨那班人說廢話的，說漂亮話的，全一樣儘賣嘴，做起事來一個個全是沒

用的傢伙。他們會勸誘你『逃出苦海』，說要過怎樣的一種理想生活，說成了一座花園。於是『逃出苦海』逃出苦海卻換來這樣的日子，不死不活的日子，沒有人味兒的日子，我忍不住。有時我恨——恨誰呢？

「那麼，」我以為馬蘭在懊悔，「回去豈不好，何必定要死守住這裏受苦？」

「回哪裏？」

「哪裏，自然是家。」

靜默了一刻，馬蘭突然發起火來。

「家。讓你的『家』滾蛋罷！」她喊着；憤怒推開坐椅，又重重跌下去。「我恨你那個『家』。難道我現在沒有在家裏嗎？我看夠了，也受夠了，一切的家是一樣的，它給我的是憎惡。所有的男人都爲自己打算，只看到自己的利益，只想自己舒服。外面玩厭了，回家來將腿一伸，會要『茶——』出門搗了霉，他們揍老婆，還要老婆體貼安撫。整個家庭的空氣都得隨着他們變換冷暖。他們只曉得滿足自己，從不把女人放在心上，從沒想到女人的苦處。女人只配守住家，等男人享福，她是爲男人活着。她得養孩子——」

「她得養孩子！」馬蘭呻吟一聲，昏厥似的倒在椅背上。她戰慄着，似乎發神經。啞啞的說，「養孩子；孩子拖得她死死的，落進無涯的苦海。前面展開一長串的日子；人磨着那些無味的日子，無味的日

子磨着人，這樣了卻了一生。一個女人永不喜歡死守在家裏，你知道嗎？

夜不知何時落到天井來的。報更人一聲聲擊着柝，由牆外拖過遲滯的腳步。鳩在河上柳林裏哀低咽，傾聽着小鬧鐘的擺，覺得說不盡的迷茫。但馬蘭依舊固執的喃喃着：

「女人是爲着什麼活的呢？天下有瞭解一個女人的人嗎？請告訴我。」

她的聲音很酸澀。覺得她臉上正澆着淚。我懇求她——

「算了罷，馬蘭！」

「爲什麼算了呢？你不愛聽嗎？難過嗎？」

我不禁寒慄。

「不，馬蘭。」我提醒她，「哭的正是你自己。」

「我嗎是我嗎？」她雙手掩住臉，哽咽着。「我昏了。過着這樣的日子，人會想到滅亡。完全被弄昏了。我恨那樣的人，恨那樣只會說漂亮的幻想的人。事實化驗了那幻想，我領教了那漂亮。我恨……可是」她痛苦的掙扎着，「我恨他，這個小東西。多麼該死的小東西！他要拖住我。拖住我。我不能……我要打胎！」

然而過了幾天哩，早晨人還在夢裏，馬蘭康康唐唐撞我的門。

「人是多麼漂亮呀，講起話來！」她村婦般不顧羞恥的在房門外喊着。「他有理想。他講那理想，

講得天花亂墜。可是——」

「可是，爲着什麼呢？」

我半在夢裏問。

「伊下，伊下，多麼好個人！他要我打胎——」

「吵了嘴嗎？」

「他要我打胎，說是爲着我的前途，多麼好聽！」

她噓着響牙，定是抖得很兇。

開了門，只見馬蘭正如所有好鬥的惡婆娘，雙手叉住腰，烏青着臉蛋，微慄的尖尖的脣角像一下子能把人截死。

「包藏着什麼禍心哪！」她自顧嚷着，「知道那個肚子！他自己做下的事——當初說的多麼好聽——麻煩一來，骨頭全酥了。爲着脫卸責任，他要打胎，要謀害一個人！他是這樣自私的流氓！」氣休休的喘着，臉色忽又轉成蒼黃。「我不能聽他擺佈，那樣的壞心眼！我不能！」

她狠狠的頓着腳，氣洶洶轉身走了，那模樣的潑悍，就像迴護幼雛的母雞。

「幸福之家」的天氣日漸陰沈，大家料定必有一次風暴，爲伊下擔着心。伊下卻全不理會似的，

躲進他的天下，翻着寫着，依舊不聲不響過自己的日子。然而時光一到，居然苦盡甘來，馬蘭養一個小子，叫做「光」。孩子也的確是一道愛的光，無形中照亮了那發霉的洞。馬蘭既做了小母親，像從深淵下浮上來的鳥兒，恢復了失去的自由和天真，頓時活得有了生氣。她愛那孩子。那純真的小眼睛能給她安慰，無事時她將孩子貼到胸前，假在臉上走着，拍着。

「光啊，光啊，光哦，好光光……」

她哼着，唱着，彷彿故意嘲弄伊下，聽他在那角落裏自己爛。但爲着衣食，不久伊下教書去了，留下母子在老朽城過活。

馬蘭雖然愛兒子，可決不是什麼好母親。時常拋下光守家，自己會一陣風跑上街，孩子直號得死去活來還沒有蹤影。那野性的出色，正所謂「打燈籠都找不到」。然而一回到家，她要算世間再甜不過的母親。她會說：

「委屈了你嗎，光？寶寶都是媽媽不好，給——別哭了，乖乖——打媽媽嘴。」
她就有那樣乖。

不知怎的一來，高傲的人楊春常在馬蘭家出沒了，同時還有一班男女。他們嚷着，笑着，小娘們的歌聲直達市井。我看不慣，我已經厭惡那地方；因爲楊春不在那裏，即是馬蘭跟他或別人一道出去了，看着全不把孩子當一回事的情形，我忍不住憤懣，聽見那孩子號哭，心會發痛，故此去的很稀。一年易

過，伊下回來，楊春卻已去一處海港上。男人繼續埋頭翻着寫着，兼代着保母的職務。女人擺脫掉做母親的煩瑣，一天到晚在外面打野。如此各做各的事，兩不相犯，直到光兩歲，日子過的都太平。秋初伊下重新去教書。適巧楊春又回到這城裏。這中間原有人疑心馬蘭做着其他危險事務，直到「九·一八」以後方才證明。但證據並不算十分確鑿；試問，逢着那樣大的風波，誰能不被捲將去呢，除非已經麻木不仁，或有足夠的身分做好人。

於今我靜靜的還能回想出當日的種種景況：秋風聲裏的衢巷；深夜號外的叫賣；市民三五相聚的私語；青年人遊行的行列；到處流佈着謠言，也到處迸飛着吐沫和吼喊；忽然寒來一張傳單，但你等着，不一刻會起來爭執和毆打。總之，整個城在憤慨與恐懼兩種情緒中戰慄着，一到夜十點，街上冷清起來了。回想中我還能看見從鄉下來的人立在信筒上演講時的情形：街上堵塞着各色各業的人，汗臭同熱，飛揚着紅紅綠綠的紙片，旗幟和塵土……然而突然雜選的襲來窸窣的靴聲，匕首和長刀的鏗鏘，接着是皮帶的抽打，槍腿的掃擊，獸性的悶呼與憤怒的邪許聲，歌唱聲，受傷者的低嘆，驚慌的突奔混做一團，昏亂了一條街。

回家的路上，我想起馬蘭。記得那個丫頭從信筒上跌入人的渦流，以後即不會再看見。不免為她的運氣擔憂。但一到家，馬蘭就又興奮又快活的衝住門嚷道：

「哎呀，媽媽的，這日子過得真有意思！」

她剛洗過從街上帶來的灰和汗漬，頭髮上還滿沾着水珠。

「受了傷？」

我奇怪的望着她。

「不」，她搖着頭，水珠向四圍拋開。於是打着手勢說，「那傢伙好厲害，不防他這麼兜頭來了一皮帶，可是沒打着臉，不礙事。你怎麼了？」

「不怎麼。」

我疲倦的坐下來，告訴馬蘭還只在擔心她會「糟糕」。她用手指胡亂梳理兩把頭髮，說：

「糟糕聽糟糕，怕他！」

她吹哨着，扭開門預備走。

「這時你到哪裏去？」

我勸她多留一刻。

「不，不行！我還有事，忙的很……」

這丫頭喊着時早已跑出大門。她有着那樣充滿一身的生氣。

此後很難得看見馬蘭了；偶爾在街上碰着，也只打過招呼匆匆分了手。她已經忘記家，忘記快要哭成淚人的光，整天打野在外，成了真正的忙人。

不久我搗一點霉，以「莫須有」的罪名罹了禍。第二個月梢突然收到所謂「犯人的妹妹」送來的一簍禮物。這情節頗類文學家寫在小說裏的浪漫故事，但是怎樣的「妹妹」呢，雖然搜遍了腦子也終歸徒然。後來從點心皮下發見一張捲得挺硬的小紙條，道是——

好好的活下去罷。

我以為是弄錯了，因為此後不再見有別的消息。

在那發霉的陰洞中霉溜一年半的時光，沒有霉爛，終於活將出來；人走在夏季的日光下，已全變了模樣。然而人世上也變過了：死的死了，搗霉的進了籠，在逃的則早已不知去向。沒有遊行者的吶喊，沒有飛揚着的旗幟，太平的街上正唱過市井小兒的「太平年」。

走進那個「幸福之家」天井撒滿着上午的陽光，房裏卻靜悄悄籠着淫雨聲中般的陰晦，依舊是當日的老景況。伊下伸出着兩腿，吊掛着一條臂，獨自悶悶的在帆布牀上，躺得好舒服。

「你來的好，」他懶倦的說，「近時總想該有什麼人過來。我這裏冷清，愛熱鬧的不喜歡，將近一年碰不上暢談的對手了。」

他摸着那髭鬚疏落然極荒蕪的下頰，悵然良久，又自己悄悄說下去：

「其實有什麼好談呢，世界在變，人也在變，談來談去左右也不過如此……從前能爲着一點雞毛輕重的事爭執不下，而時光過去了，它不會爲爭執走快，也不會因爭執停住……有一天人也會過

去的，毫無痕跡，爭論什麼呢？這不都是蠢嗎？」

終於嘆息着，一切都會過去的，沒有誰拉得住。聲調懶散而且微弱，聽着他，覺得這人着實變了，或者有着病。

「日子很寂寞嗎？」

「慣了；馬馬虎虎。精神有點不大好。……一年多不常出門，外面怎樣了呢？」停頓了一下，他忽然記起什麼來着似的，陰淒淒笑道：「對不起，不說也忘了，你原是剛到這世界上來的。於今還原了『人本位』。應該替你高興。」

而那臉寧是爲別人哀傷。

回憶使我一時看見當日埋頭那面窗下，終日不倦不歇翻着寫着的伊下。不禁關心到他的終身事業，年餘來又當怎樣了呢。他一隻手掩住臉，許久之後，幽靈般回答着：

「早歇手了。哪來志趣呢……覺得什麼都乏味。」

談話中間，注意到伊下的變化。這人形容枯槁，已弱老了許多。頭髮同鬍子，看模樣總有三個月忘記刺。胡草般蠻橫的生長着；眼虛無而且翳滯，冷漠毫無神采；那荒涼的臉，雖微微浮腫，卻掩飾不住本質的蒼瘦，已經灰敗不堪。總之，他好像隱匿闇暗的角下，睡失整整一年的生命，一場大覺方才醒來。時光悄悄的過去了，留給他的是空虛、軟弱、無望、悲傷、頹唐，對於生的疲倦。從那里再也看不到那翻着寫

着的堅苦、忍耐、德性和恆心。而那曾經翻着寫着的狹小天地，正堆放着盆、盃、篋、同筆、油瓶與墨水。地上到處是紙團、草梗、破鞋、踏滿着灰泥的小繩和布片。牆頭掛着一領長衫，如同老早就吊死在那里的人。那隻小鬧鐘還在，但除此一切都變動了，我混亂的想着。那麼——

「馬蘭呢？」

「她逃走……」

望着彷彿已經睡熟的伊下，不信這幾個無音的字是從這人嘴裏吐出來的。可是它清清楚楚整隻吹過田野的秋風，霎時間冷了我全身。伊下遮在眼上的手戰慄着，臉漸漸發白，嘴唇痛苦的扭歪了。

「她逃走了，跟楊春那個壞小子。一年前。」他重述着，聲音發着抖。

伊下正好生和苦痛掙扎。大家心裏沈重，沒話要說。從記憶的海我撈起那張紙條，「好好的活下去罷。」但只一閃工夫，想起光，又覺得伊下要哭了。哪知這人竟斗的直坐起來。

「她是魔鬼！」他惡毒的咒罵着，「爛盡了良心的毒貨！她要逃，還寫信賺我回來，說是孩子病得要死……擾亂了我的和平，還不夠，還要毀壞我的一生。我咒詛她，她……一個真正的魔鬼！」

他拳打着自己顫抖的腿。頭髮紛亂的坍下來，遮住那灰土似的前額。那淤澀的眼裏充滿愚騷的獸性和殘忍，綻露着紅筋。憤怒已經把人弄得昏曠迷盲。我問他光的下落，這人彷彿全未聽見，只顧滿嘴噴沫說下去——

「這個沒人性的，她不讓人家心裏有一刻安靜。鬼知道她是多麼淺薄，多麼卑俗……一個欠教養的下賤女人，老實說，我受不住，老早就厭惡了她。從共同過日子的第一天——你知道，從那批無聊小子在這里鬧那天起，我已經明白上了當了。她走路，每步都踏在我心裏，她卻全想不到別人在受苦。馬蘭——我不願提這名字，讓它跟鬼一道進墳墓罷！她是一匹小蟲，那樣可惡的小蟲，想想就會令人戰慄；爬到靈魂裏貪婪的嚙着咬着。」他突然抓住胸口，彷彿誰插進去一把小刀，全身打着顫，苦楚的嘶喊着：「她嚼着我的心，嚼一口又翻起眼來瞧瞧——那樣一口一口嚼着我的心，她逃走了。跟一個壞小子逃走了。卻把毒汁留到我心上，靈魂上。直到進了墳墓，朋友，我將永沒有安息的一日。讓全世界咒詛她罷！」

伊下發出最後的吼叫，暴卒般倒進躺椅，喘作一團。我僵冷的傾聽着外面：雀兒們在天井裏交談，令人想起不是死，而是在還有一點活氣息的人世。

「馬蘭後來怎樣了呢？」

這人已經平靜下來，恢復灰敗的原形。說是馬蘭去年秋間進了籠子，同時還有那個「壞小子楊春」在××。他冷嘲道：

「讓她跟魔鬼一道去罷！」

望着那得意的臉，我禁不住憎惡。而那臉忽然又佈滿失望的薄雲。

「現在她早進了天堂，」他提高聲音。「她找到一個漂亮保護人做了××將軍的外室。」他螃蟹似的掙扎着，「可是，卻拋下孩子自顧乾淨去快活，這個沒良心的。她毀了我的一生！」

「孩子哩？」我打着寒戰。

「在孤兒院裏，」彷彿教一棒悶住，他抓着头髮，喪氣的說。「然而怪不得我：當初我主張打胎，那個沒良心的反對；我又不得不靠着教書過日子，一個孩子教我——」

「可是你沒有去教書！」我憤怒的喊着，「倒在這裏睡的舒坦！」

「怎麼教得成呢，那個下賤的女人已經毀了我的一生，她一刻——」

讓伊下去和苦痛掙扎，糊裏糊塗跑出那個「幸福之家，」我不懂這一雙父母，一路上咒詛着他們。

一九三六年十月六日夜完

之
婦

沈從文

碧碧睡在新換過的淨白被單上，一條琥珀黃綢面薄棉被裹着個溫暖暖的身子。長髮披拂的頭埋在大而白的枕頭中，翻過身時，現出一片被枕頭印紅的小臉，睡態顯得安靜和平。眼睛閉成一條微微彎曲的線。眼睫毛長而且黑，嘴角邊還釀了一小渦微笑。

家中女用人打掃完了外院，輕腳輕手走到裏窗前來，放下那個布簾子，一點聲音把她弄醒了。睜開眼看看，天已大亮，并排小牀上綢被堆起像個小山，牀上人已不見。（她知道他起身後到外邊院落用井水洗臉去了。）伸手把牀前小檯几上的四方錶拿起，剛六點整。時間還早，但比預定時間已遲醒了二十分。昨天晚上多談了些閒話，一覺睡去直到同房起身也不驚醒。天氣似乎極好，人閉着眼睛，從晴空時遠時近的鴿子嚶哨可以推測得出。

她當真重新閉了眼睛，讓那點聲音像個搖牀，把她情感輕輕搖蕩着。一朵眩目的金色葵花在眼邊直是晃，花蕊紫油油的，老在變動，無從捕捉。她想起她的生活，也正彷彿是一個不可把握的幻影，時刻在那裏變化。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最可信的，說不清楚。她很快樂。想起今天是個希奇古怪的日子，她笑了。

今天八月初五。三年前同樣一個日子裏，她和一個生活全不相同性格也似乎有點古怪的男子結了婚。爲安排那個家，兩人坐車從東城跑到西城，從天橋跑到後門，選擇新家裏一切應用東西，從臥房牀鋪到廚房梳櫥，一切都在笑着、吵着、商量埋怨着，把它弄到屋裏。從上海來的姊姊，從更遠南方來的表親，以及兩個在學校裏唸書的小妹妹，和三五朋友，全都像是在身上釘了一根看不見的發條，忙得輪子似的團團轉。紗窗，紅燈籠，賞下人用的紅紙包封，收禮物用的灑金箋謝帖，全部齊備後，好日子終於到了。正同姊姊用剪子鉸着小小紅喜字，預備放到糕餅上去，成衣人送來了一襲新衣。「是誰的？」「小姐的。」拿起新衣跑到新房後小套間去，對鏡子試換新衣。一面換衣一面胡胡亂亂的想着：

……一切都是偶然的，彼一時或此一時。想碰頭大不容易，要逃避也罔費心力。一年前還老打量穿件灰色學生制服，扮個男子過北平去讀書，好個浪漫的想像！誰知道今天到這裏卻準備扮新娘子，心甘情願給一個男子作小主婦！

電鈴響了一陣，外面有人說話，「東城陳公館送禮，四個小碟子。」新郎忙忽忽的拿了那個禮物向新房裏跑，「來瞧，寶貝，多好看的四個小碟子！你在換衣嗎？趕快來看看，送力錢一塊罷。美極了。」院中又有人說話，來了客人。一個表姊，一個史湘雲二世。人在院中大喉嚨嚷，「賀喜賀喜，新娘子隱藏到那裏去了？不讓人看看新房子，是什麼意思？有什麼機關布景，不讓人看？」大表姐，請客廳坐坐，姊姊在翦花，等你幫幫忙！「新人進房，媒人跳牆；不是媒人，無忙可幫。我還有事得走路，等等到禮堂去賀喜，看

王大娘跳牆！花匠又來了。接着是王宅送禮，周宅送禮；一個送的是瓷瓶，一個送的是陶俑。新郎又忙忽忽的抱了那禮物到新房中來，「好個花瓶，好個美人。碧碧，你來看！怎麼還不把新衣穿好？不合身嗎？我不能進來看看嗎？」嗨，請不要來，不要來！」另一個成衣人又送衣來了。「新衣又來了。讓我進來看看好。」

於是兩人同在那小套間裏試換新衣，相互笑着，埋怨着，新郎對於當前正在進行的一件事情，雖熱心神氣間卻儼然以爲不是一件真正事情，爲了必需從一種具體行爲上證實它，便想擁抱她一下，吻她一下。「不能胡鬧！」寶貝，你今天真好看！」唉，唉，我的先生，你別碰我，別把我新衣揉皺，讓我好好的穿衣。你出去，不許在這裏搗亂！」你完全不像在學校裏的樣子了。」得了得了。不成不成。快出去，有人找你得了得了。」外面一片人聲，果然又是有人來了。新郎把她兩隻手吻吻，笑着跑了。

當她把那件淺紅綢子長袍着好，輕輕的開了那扇小門走出去時，新郎正在窗前安放一個花瓶。一回頭見到了她，笑迷迷的上下望着，「多美麗的寶貝！簡直是……」唉，唉，我的大王，你兩隻手全是灰，別碰我，別碰我。誰送那個瓶子？」周三兄的賀禮。」你這是什麼意思？頂喜歡弄這些容易破碎的東西，自己買來不夠，還希望朋友也買來送禮。真是古怪脾氣！」一點不古怪！這是我的業餘興趣。你不歡喜這個青花瓶子？」唉，唉，別這樣。快洗手去再來。你還是玩你的業餘寶貝，讓我到客廳裏去看看。大表姐又嚷起來了。」

一場熱鬧過後，到了晚上。幾人坐了汽車回到家裏，從××跟蹤來的客人陸續都散盡了。大姊姊表演了一齣崑劇遊園，哄着幾個小妹妹到廂房客廳裏睡覺去了。兩人忙了一整天，都似乎十分疲累，需要休息。她一面整理衣物，一面默默的注意到那個朋友。朋友正把五斗櫥上一對羊脂玉盒子挪開，把一個青花盤子移到上面去。

像是讚美盤子，又像是讚美她，「寶貝，你真好！你累了嗎？一定累極了。」

她笑着，話在心裏，「你一定比我更累，因為我看你把那個盤子搬了五次六次。」

「寶貝，今天我們算是結婚了。」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我看你今天簡直是同盜器結婚，一時叫我作寶貝，一時又叫那盤子罐子作寶貝。」

「一個人都得有點嗜好，一有嗜好，總就容易積久成癖，欲罷不能。收藏銅玉，我無財力，搜集字畫，我無眼力，只有這些小東西，不大費錢，也不是很無意思的事情。並且人家不要的我來要……」

她依然微笑着，意思像在說，「你說什麼？人家不要的你要……」

停停，他想想，說錯了話，趕忙補充說道，「我玩盤子瓶子，是人家不要的我要。至於人呢，恰好是人家想要而得不到的，我要終於得到。寶貝，你真想不到幾年來你折磨我成什麼樣子？」

她依然笑着，意思像在說，「我以為你真正愛的，能給你幸福的，還是那些容易破碎的東西。」

他不再說什麼了，只是莞爾而笑。話也許對。她可不知道他的嗜好原來別有深意。他似乎追想一件遺忘在記憶後的東西，過了一會，自言自語說：「碧碧，你今年二十三歲，就作了新嫁娘！當你二十歲時，想不到這一天？甜甜的眉眼，甜甜的臉兒，讓一個遠到不可想像的男子傍近身邊來同過日子。他簡直是飛來的。多希奇古怪的事情！你說，這是個人的選擇，還是機運的偶然？若說是命定的，倘若我不在去年過南方去，會不會有現在？若說是人爲的，我們難道真是完全由自己安排的？」

她輕輕的呼了一口氣。一切都不宜向深處走，路太遠了。昨天或明天與今天，在她思想中無從聯絡。一切若不是命定的，至少好像是非人爲的。此後料不到的事還多着哪。她見他還想繼續討論一個不能有結論的問題，於是說，「我倦了。時間不早了。」

日子過去了。接續來到兩人生活裏的，自然不外乎歡喜同負氣，風和雨，小小的傷風感冒，短期的離別，米和煤價的記錄，搬家，換廚子，請客或赴宴，紅白喜事慶弔送禮。本身呢，懷了孕又生產，爲小孩子一再進出醫院，從北方過南方，從南方又過北方。一堆日子一堆人事倏然而來且悠然而逝。過了三年。寄住在外祖母身邊的小孩子，不知不覺間已將近滿足兩周歲。這個從本身分裂出來的幼芽，不特已經會大喊大笑，且居然能夠坐在小橈子上充汽車夫，知道嘟嘟學汽車叫吼。有兩條肥碩脆弱的小腿，一雙向上飛揚的眉毛，一種大模大樣無可不可的隨和性情。一切身邊的都證明在不斷的變化，尤其小孩子，一個單獨生命的長成，暗示每個新的日子對人賦予一種特殊意義。她是不是也隨着這

川流不息的日子，變成了另外一個人呢？想起時就如同站在一條廣泛無涯的湖邊一樣，有點茫然自失。她趕忙低下頭去用湖水洗洗手。她愛她的孩子，爲孩子笑哭迷住了。因爲孩子，她忘了昨天，也不甚思索明天。母性情緒的擴張，使她顯得更實際了一點。

當她從中學畢業，轉入一個私立大學裏作一年級學生時，接近她的同學都說她「美」。她覺得有點驚奇，不大相信。心想：什麼美？少所見，多所怪罷了。有作用的阿諛不準數；她不需要。她於是謹慎又小心的迴避同那些阿諛她的男子接近。到後她認識了他。他覺得她溫柔甜蜜，聰明而樸素。到可以多說點話時，他告她他好像愛了她。話還是和其餘的人差不多，不過說得稍稍不同罷了。當初她還以爲不過是「照樣」的事，也自然照樣擱下去。人事間阻，使她覺得對他應特別疏遠些，特別不溫柔甜蜜些，不理會他。她在一種謙退逃避情形中過了兩年。在這些時間中自然有許多同學不得體的慫勸來點綴她的學生生活，她一面在沈默裏享用這分不大得體的慫勸，一面也就漸成習慣，用着一種期待去接受那個陌生人的來信。信中充滿了謙卑的愛慕，混和了無望無助的憂鬱。她把每個來信從頭看到末尾，隨後便輕輕的嘆一口氣，把那些信加上一個記號收藏到個小小箱子裏去了。毫無可疑那些冗長的信是能給她一點秘密快樂，幫助她推進某種幻想的。間或一時也想回個信，卻不知應當如何措詞。生活呢，相去太遠；性情呢，不易明白。說真話，印象中的他瘦小而羞怯，似乎就並不怎麼出色。兩者

之間，好像有一種東西間隔，也許時間有這種能力，可以把那種間隔挪開，那誰知道。然而她已慢慢的從他那長信習慣於看到許多微嫌鹵莽的字眼。她已不怕他。一點愛在沈默裏生長了。她依然不理睬他，不會試用沈默以外任何方法鼓勵過他，很謹慎的保持那個距離。她之所以這樣作，與其說是爲他，不如說是爲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人。她怕人知道，怕人嘲笑，連自己姊姊也不露一絲兒風。然而這是可能的嗎？

自然是不可能的。她畢了業。出學校後便住在自己家裏，他知道了，計算她對待他應當不同了一點，便冒昧乘了橫貫南北的火車，從北方一個海邊到她的家鄉來看她。一種十分勉強充滿了羞怯情緒的晤面，一種不知從何說起的晤面。到臨走時，他問她此後作何計劃。她告他說得過北京，念幾年書，看看那個地方大城大房子。到了北京半年後，他又從海邊來北京看她。依然是那種用微笑或沈默代替語言的晤面。臨走時，他又向她說，生活是有各種各樣的，各有好處也各有是處的，此後是不是還值得考慮一下？看她自己。一個新問題來到了她的腦子裏，此後是到一個學校裏去還是到一個家庭裏去？她感覺徘徊。末了她想：一切是機會，幸福若照例是孿生的，昨天碰頭的事，今天還會碰頭。三年都忍受了，過一年也就不會飛，不會跑；——且攔下罷。如此一來當真又攔了半年。另外一個新的機會使她和他成爲一個學校的同事。

同在一處時，他向她很蘊藉的說，那些信已快寫完了，所以天就讓他和她來在一處作事。倘若她

不十分討厭他，似乎應當想一想，用什麼方法使他那點癡處保留下來，成爲她生命中一種裝飾。一個女人在青春時是需要這個裝飾的。

爲了更謹慎起見，她笑着說，她實在不大懂這個問題，因爲問題太艱深。倘若當真把信寫完了，那麼就不必再寫，豈不省事？他神氣間有點不高興，被她看出了。她隨即問他，爲什麼許多很好看的女人他不麻煩，卻老纏住她。她又並不是什麼美人。事實上她很平凡，老實而不調皮。說真話，不用阿諛，好好的把道理告給她。

他的答覆很有趣，美是不固定無界限的名詞，凡事凡物對一個人能夠激起情緒引起驚訝感到舒服就是美。她由於聰明和謹慎，顯得多情而貞潔，容易使人關心或傾心。他覺得她溫和的眼光能馴服他的野心，澄清他的雜念。他認識了很多女子，征服他，統一他，唯有她有這種魔力或能力。她覺得這解釋有意思。不十分誠實，然很美麗，近於阿諛，至少與一般阿諛不同。她還不大瞭解一個人對於一個人狂熱的意義，卻樂於得人信任，得人承認。雖一面也打算到兩人再要好一點，接近一點，那點「驚訝」也許就會消失，依然同他訂婚了。

結婚後她記着他說的一番話，很快樂的在一分新的生活中過日子。兩人生活習慣全不相同，她便盡力去適應。她一面希望在家中成一個模範主婦，一面還想在社會中成一個模範主婦。爲人愛好而負責，謙退而克己。她的努力，并不白費，在戚友方面獲得普遍的讚頌和同情，在家庭方面無事不

井井有條。然而恰如事所必至，那貼身的一個人，因相互之間太密切，她發現了他對她那點「驚訝」好像被日常生活腐蝕，越來越少，而另外一種因過去生活已成習慣的任性處，粗疏處，卻日益顯明。她已明白什麼是狂熱，且知道他對她依然保有那種近於童稚的狂熱，但這東西對日常生活卻毫無意義，不大需要。這狂熱的濫用或誤用，更增加她的戒懼。她想照他先前所說的征服他，統一他，實辦不到。於是間或不免感到一點幻滅，以及對主婦職務的厭倦。也照例如一般女子，以為結婚是一種錯誤，一種自己應負一小半責任的錯誤。她愛他又稍稍恨他。他看出兩人之間有一種變遷，他冷了點。

這變遷自然是不可避免的。她需要對於這個有更多的瞭解，更深的認識。明白「驚訝」的消失，事極自然，驚訝的重造，如果她善於調整或控制，也未嘗不可能。由於年齡或性分的限制，她作不到。既昧於兩性間在情緒上自然的變遷，當然就在歡樂生活裏攪入一點眼淚，因此每月隨同周期而來短期的悵鬱，無聊，以及小小負氣，幾乎成爲固定的一分。她才二十六歲，還不到能夠靜靜的分析自己的年齡。她爲了愛他，退而從容忍中求協妥，對他行爲不圖瞭解但求容忍。這容忍正是她厚重品德的另一面。然而這有個限度，她常擔心他的行爲有一時會溢出她容忍的限度。

他呢，是一個血液裏鐵質成分太多，精神裏幻想成分太多，生活裏任性習慣太多的男子。是個用社會作學校，用社會作家庭的男子。也機智，也天真。爲人熱情而不溫柔，好事功，卻缺少耐性。雖長於觀察人事，然拙於適應人事。愛她，可不善於媚悅她。忠於感覺而忽略責任。特別容易損害她處，是那個熱

愛人豐富於幻想，忽略實際的性格，那分性格在他個人事業上能夠略有成就，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個不可救藥的弱點。他早看出自己那毛病，在預備結婚時，爲了適應另外一人的情感起見，必需改造自己。改造自己最具體方法，是擱下個人主要工作，轉移嗜好，制止個人幻想的發展。他明白玩物喪志，卻想望收集點小東西，因此增加一點家庭幸福。婚後他對於她認識得更多了一點，明白他對他的希望是「長處保留，弱點去掉。」她的年齡，還不到瞭解「一個人的性格，在某一方面長處，於另一方面恰好就是短處。」他希望她對他多有一分瞭解，與她那容忍美德更需要。到後他明白這不可能。他想：人事常常得此則失彼，有所成必有所毀，服從命定未必是幸福，但也未必是不幸。如今既不能超凡入聖，成一以自己爲中心的人，就得克制自己，遵重一個事實。既無意高飛，就必需翦除羽翼。三年來他精神方面顯得有點懶惰，有點自棄，有點衰老，有點俗氣，然而也就因此，在家庭生活中顯得多有一點幸福。

她注意到這些時，聽他解釋到這些時，自然覺得有點矛盾。一種屬於獨佔情緒與純理性相互衝突的矛盾。她相信他解釋的一部分。對這問題思索向深處走，便感到愛怨的糾纏，痛苦與幸福平分，十分惶恐，不知所向。所以明知人生複雜，但圖化零爲整，力求簡單。善忘而不追究既往，對當前人事力圖盡責。刪除個人理想，或轉移理想成爲對小孩關心。易言之，就是盡人力而聽天命，當兩人在熟人面前被人稱謂「佳偶」時，就用微笑表示「也像冤家」的意思；又或從人神氣間破目爲「冤家」時，仍

用微笑表示「實是佳偶」的意思。在一般人看來她很快樂，她自己也就不發掘任何愁悶。她承認現實，現實不至於過分委曲她時，她照例是愉快而活潑，充滿了生氣過日子的。

過了三年。他從夢中摔碎了一個瓶子，醒來時數數所收集的小碟小碗，已將近三百件。那是壓他性靈的沙袋，鉸他幻想的翦子。他接着記起了今天是什麼日子，而對着尚在沈睡中的她，回想起三年來兩人的種種過去。因性格方面不一致處，相互調整的努力，因力所不及，和那意料以外的情形，在兩入生活間發生的變化。且檢校個人在人我間所有的關係，某方面如何種下了快樂種子，某方面又如何收穫了些痛苦果實。更無憐憫的分析自己，解剖自己，愛憎取予之際，如何近於笨拙，如何彷彿聰明。末後便想到那種用物質嗜好自己，剪除翹翼的行爲，看看三年來一些自由人的生活，以及如昔人所說「跛者不忘履」，情感上經常與意外的鬥爭，腦子漸漸有點胡塗起來了。覺得應當離開這個房間，到有風和陽光的院子裏走走，就穿上衣，輕輕的出了臥房。到她醒來時，他已在院中水井邊站立一點鐘了。

他在井邊靜靜的無意識的觀着院落中那株銀杏樹，石樹葉間微風吹動的方向。辨明風向那方吹，應向那方吹，儼然就可以藉此悟出人生的祕密。他想，一個人心頭上的微風，吹到另外一個人生活裏去時，是偶然還是必然？在某種人常受氣候年齡環境所控制，在某種人又似乎永遠縱橫四溢，不可

範圍，誰是最合理的？人生的理想，是情感的節制恰到好處，還是情感的放肆無邊無涯？生命約取與，是昨天的好，當前的好，還是明天的好？

注目一片藍天，情緒作無邊岸的游泳，彷彿過去未來，以及那個虛無，他無往不可以自由前去。他本身就是一個抽象。直到自覺有點茫然時，他才知道自己原來還是站在一個葡萄園的井水邊。他摘了一片葉子在手上，想起一個貼身的她，正同葡萄一樣，緊緊的植根泥土裏，那麼生活貼於實際。他不知爲什麼對自己忽然發生了一點憐憫，一點混和憐憫的愛。太陽的光和熱給地上萬物以生命悅樂，我也能夠這樣作去，必需這樣作去。高空不是生物所能住的，我因此還得貼近地面。

躺在牀上的她稍稍不同。

她首先追究三年來屬於物質環境的變遷，因這變遷而引起的輕微惆悵，與輕微驚訝。旋即從變動中的物質的環境，看出有一種好像毫不變改的東西。她覺得希奇，（似乎希奇。）原來一切在寒暑交替中都不同了，可是個人卻依然和數年前在大學校裏讀書時差不多。這種差不多的地方，從一些生人熟人眼色語言裏可以證明，從一面鏡子中也可以證明。

她記起一個朋友提起關於她的幾句話，說那話時朋友帶着一種可笑的驚訝神氣。「你們都說碧碧比那新娘子表妹年紀大，已經二十六歲，有了個孩子。二十六歲了，誰相信？面貌和神氣，都不像個

大人，小孩子已兩歲，她自己還像個孩子！」

一個老姑母說的笑話更有意思：「碧碧，前年我見你，年紀像比大弟弟小些，今年我看你，好像比五弟弟也小些了。你作新娘子時比姊姊好看，生了孩子，比妹妹也好看了。你今年二十六歲，我看只是二十二歲。」

想起這些話，她覺得好笑。人已二十六歲，再過四個足年就是三十，一個女子青春的峯頂，接着就是那一段峻急下坡路；一個婦人，一個管家婆，一個體實日趨肥碩性情日變隨和的中年太太，再下去不遠就是兒孫遶膝的老祖母。一種命定的誰也不可避免的變化。雖然這事在某些人日子過得似乎特別快，某些人又稍慢一些，然而總得變化！可是如今看來，她卻至少還有十個年頭才到三十歲關口。在許多人眼睛裏因為那雙眼睛同一張甜甜的笑臉，都把她估計作二十二到二十四歲。都以為她還是在大學裏念書。都不大相信她會作了三年主婦，還有了個兩歲大孩子。算起來，這是一個如何可笑的錯誤！這點錯誤卻儼然當真把她年齡縮小了。從老姑母戲謔裏，從近身一個人的狂熱裏，都證明這錯誤是很自然的，且將繼續下去的。彷彿雖然歲月在這個廣大人間不息的成毀一切，在任何人事上都有新和舊的交替，但間或也有例外，就是屬於個人的青春美麗的常住。這美麗本身并無多大意義，尤其是若把人為的修飾也稱爲美麗的今日好處卻在過去一時，它若曾經激動過一些人的神經，纏縛着一些人的感情，當前還好好保存，毫無損失。那些陌生的熟習的遠遠近近的男子因她那青春而

來的一點癡處，一點鹵莽處，一點從淡淡的友誼而引起的憂鬱或沈默，一點從微笑或一瞥裏新生的愛，都好好保存，毫無損失。她覺得快樂。她很滿意自己那雙乾淨而秀氣作淺褐顏色的小手。她以爲那眉眼耳鼻，上帝造作時并不十分媽虎。她本能的感覺到她對於某種性情的熟人，能夠煽起他一種特別親切好感，若她自願，還可給予那些陌生人一點煩惱或幸福。（她那對於一個女子各種德性的敏感，也就因爲從那各種德性履行中，可以得到旁人對她的讚頌，增加旁人對她的愛慕。）她覺得青春的美麗能征服人，品德又足相副，不是爲驕傲，不是爲虛榮，只爲的是快樂；美貌和美德，同樣能給她以快樂。

其時她正想起一個詩人所說的「日子如長流水逝去，帶走了這世界一切，卻不會帶走愛情的幻影，童年的夢，和可愛的人的笑和顰。」有點害羞，似乎因自己想像的荒唐處而害羞。他回到房中來了。

她看他那神色似乎有點不大好。她問他說：

「怎麼的？不記得今天是什麼日子了嗎？爲什麼一個人起來得那麼早，悄悄跑出去？」

他說：「爲了愛你，我想起了許多我們過去的事情。」

「我呢，也想起許多過去事情。吻我。你瞧我多好！我今天很快樂，因爲今天是我們兩個人最可紀念的一天！」

他勉強微笑着說，「寶貝，你是個好主婦。你真好。許多人都覺得你好。」

「許多人，許多什麼人？人家覺得我好，可是你卻不大關心我，不大注意我。你不愛我！至少是你並不整個屬於我。」她說的話雖挺真，卻毫無生氣意思。故意裝作不大高興的神氣，把臉用被頭蒙住，暗地裏咕咕笑着。

一會兒猛然把綢被掀去，伸出兩條圓圓的臂膀摟着他的頸子，很快樂的說道：「寶貝，你不知道我如何愛你！」

一縷新生憂愁侵入他的情緒裏。他不知道自己應當如何來努力，就可以使她高興一點，對生活滿意一點，對他多瞭解一點，對她自己也認識清楚一點。他覺得她太年青了，精神方面比年齡尤其年青。因此她當前不大懂他，此後也不大會懂他。雖然她愛他，異常愛他。他呢，願意如她所希望的「完全屬於她」。可是不知道如何一來，就能夠完全屬於她。

作於北平

愛

周文

「又是不會回來的了！又一定是陪那寡婦玩去的了！把娘一個人孤孤單單丟在屋子裏……」
老太婆憤憤的喃喃着，一面拿着明晃晃的菜刀切着砧板上的肉。

「說是今天禮拜六，十二點鐘下辦公後還有事，有甚麼鬼事還不是去陪那寡婦？」

一大塊血紅的肉一片片地在她的刀旁躺了下來，她忽然注意到已經切去一大半了，覺得很可惜：「我應該留一半起來明天喫的！」她轉身到盥櫃去拿盥盆；那些盥盆都滿滿地裝着午飯時不會動過的菜，把她旺着，她於是憤憤的把盥櫃門砰的一聲碰上了。她又拐着小腳兒跑進屋子裏去拿出一個盤子來，盤子上滿鋪着一層灰，她又氣憤憤的把它塞進水盆裏。「這麼忙碌着究竟爲了甚麼呢？甚麼趣味呢？」她這麼感傷地想着，立刻就覺得全身都疲倦起來了，手就在水裏停住，眼淚水珠子似的在她那多皺的兩額邊彎彎曲曲的滾了下來，滴落在水盆裏。

「唉，我這麼大的年紀了！連一個媳婦來替手也沒有！」她扁着嘴傷心的喃喃着。「給他說搞一個老婆吧，搞一個老婆吧，他總是那樣：要戀愛——戀鬼！一個青頭男人，戀一個青頭姑娘也不管它，偏是一個寡婦戀了大半年，也搞不進來！不知道這是一個甚麼鬼世界！我們從前，娘老子說一聲給你討

一個媳婦吧！做兒女的哪敢做一聲！可是娘給他說了幾個姑娘，他都嫌鄉氣啦，又是甚麼沒有智識啦，沒有思想啦！可是那寡婦是甚麼東西？不過是給別的男人已經擠過油水，摸過，弄過，生過兒子的破銅爛鐵！哼，這就是思想……」

她這麼狠狠的咒罵了一通之後，纔覺得痛快一些了。擦乾了盤子，把那塊切剩的肉裝在裏邊。她把肉塊和那些肉片對比地看了看，覺得今天一下子就喫了那樣一大半的肉太可惜，就又拈了十幾片起來添蓋在那塊肉上。她剛要捧着盤子走開，立刻又覺得遲疑起來了，好像一個重大的問題似的，對了盤子躊躇着。

「是的，我應該多給些肉給他喫，」她一面說，一面又把那些肉片拈回砧板上。她看着那些切得很巧妙而勻整的肉片，不禁伸出食指指着，自豪地說起來了：「我要向他說，『你在家裏，哪點不好！甚麼都給你弄得規規矩矩，樣樣都合口味，你到那寡婦家裏難道有甚麼給你喫的思想新，她弄得出甚麼來？從前我們在她家裏住半個月，她弄了些甚麼鬼菜呵！』娘總是疼兒子的……」她同時想：「是的，我要弄得他滿意點，把他的心收復回來的！」

忽然聽見外面有聲音，她趕快把肉放進櫥裏，又開了廚房門伸出頭去。那荒涼的村落在她眼前立刻展了開來：附近是一畦一畦種着白菜的地，中間疏疏落落點綴着二十幾家白牆壁的瓦屋，炊煙狗尾巴似的在那些屋頂的小煙囪上騰了起來，把那些透過樹梢的金黃色斜陽光線攪得一團忙

碌遠處在零亂地響着女人喚豬和喚雞的聲音，前面的一家屋子前有幾個女人在逗着一個孩子歡笑，一羣亂鴉黑點子似的從樹梢騰了起來，掠過天空飛了開去……

「是喫晚飯的時候了！」她抱怨地說，眼睛緊緊盯住前面蜿蜒在一行一行綠色菜畦間的大路，大路那頭的樹林間，憧憧的行人忙碌着，卻不見她那穿着很整齊灰色西裝的兒子。

「一定又是不回來的了！一定又是陪那女人玩去的了！那是多麼淫蕩的寡婦呵！」

她立刻又非常痛恨起來，咬着牙，想：「我的兒子從來都是好兒子！往常一發了薪水，他總是提一紙包東西回來笑嘻嘻說：『媽媽，我在大馬路給你買點心回來了！』就是自從遇着那寡婦，把我們快樂的家庭都破壞——你這不要臉的娼婦呵！」

她砰的一聲碰上門，就憤憤的走進房來。她坐着，心裏非常不舒服。不服氣地拉開抽屜，拿出幾張照片來：一張是在自己家鄉王貢爺的女兒，一個銀盆似的臉，穿着許多點子花色的旗袍。站在擺了一瓶牡丹花的茶几旁，一手還搭在茶几上；一張則是那瓜子臉穿着青旗袍的寡婦，右手攙着她的孩子萍兒，連一瓶花也沒有，背後就只是一張黑幔子。兩手拿着這兩張照片對比地看了看，她的嘴唇便惡狠狠的撇了起來，噴着唾沫星子說道：

「你看，人家王貢爺這女兒哪點不配人又漂亮，標緻，又是青頭姑娘，又是門當戶對，又是親上加親！可是這寡婦算甚麼？我早就看出她不是一個好女人！她男人生前做甚麼工作還給巡捕房抓去過！」

這樣的女人都可以要得嗎？而且是一張瓜子臉！我從來就討厭的是瓜子臉！

最後她翻出一張她妹妹的「全家福」照片來了，她的眼睛立刻被有力地吸住。臉上打皺，扁下巴的妹妹坐在當中，旁邊站住她兩個圓圓白臉的兒子和兩個媳婦，膝前圍繞着四個睜大着可愛的黑眼睛的孫兒。她忽然記起來了：當在家鄉大家都出嫁了以後，她同妹妹走在村鎮上，自己總是走在妹妹的前面，街兩旁的人站起來打招呼，總是先叫她。她有時指着面前站的人說：

「阿發，聽說你家媳婦病了，我那裏有些痧藥水，你來我給你點吧！」

人們都立刻尊敬的望着她，阿發則垂手躬身的說：

「謝謝大姑娘！」

「不過，」她又說。「我看你也閒得夠了，明天來幫我種一天地！」

「是大姑娘的事情我們總是盡力的！」

她一轉身，就立刻聽見人們在背後轟起一陣贊揚的語聲：

「那大姑娘比起二姑娘來真是一個了不起的腳色呵！」

可是現在妹妹卻是兒孫滿堂的——雖然生活也困難了起來，但她究竟是兒孫滿堂而自己反倒跟着兒子來到這上海不相干的村落！此刻還連一個媳婦也沒有！「要不是那死鬼又嫖又賭一脚頭把家產踢光了，我就敢強迫我的兒子說：『章！我要給你討一個媳婦！』他敢不依但是呵……」

她又懷念起她的家鄉來了，那高大的黑漆龍門，矗立在棋盤形的田畝當中，和蒼鬱樹林的環抱裏，早晨的溫暖陽光透過樹林直鋪在她的庭院……能夠回去多好呵！她於是覺得非常難受，非常孤獨起來。她望望自己的周圍，牀，書桌，書架……但這些物事都也靜靜的望着她。

「即使有一個孫兒也好，」她想。「兒子不回來不要緊，我就抱着他，逗他，玩他，親他的嘴，他就會對我說，笑……」

「寶寶要睡覺……」突然前面那女人唱歌似的聲音悠揚地透進她耳裏來了，她不由得怔了一下：「是的，人家都有小孩……」

「我的狗兒要睡覺喲……」

她的眼眶熱起來了，淚水珠子直滾了下來。她嘆了一口氣，覺得一切都沒有趣味。「就因為自己沒有錢」她想。「古話說的，只要有錢，和尙無兒孝子多！」她立刻憤激了起來，覺得兒子最近實在太不把娘放在心上了，往常一發薪水總是把一大半的錢放在她手上，最近卻少起來了！

「哼，我存了錢，難道就帶到棺材裏去？還不是給你存的？可是把那些錢用到那寡婦身上可不行！是的，我要逼他的錢的，看他對娘怎麼說！要是他們老是這麼弄下去，娘恐怕只有去討飯了！我要把他的錢逼下來的……」

她下了決心，把貼胸衣袋裏的一捲鈔票熱熱的拿了出來，仔細數了數之後藏在箱底，關好門就

走出來了。

她走到前面一家農民的瓦屋前，在那兒，四個穿破舊衣服頭髮上蓋滿灰塵的女人，見她走來，都立刻站了起來。那懷抱孩子的一個笑嘻嘻的道：

「老太太，夜飯喫過哦？」

「還沒有呀！」她見衆人都尊敬她，立刻裝着微笑說。「我家少爺在公司裏還沒有回來呀！」她把「公司」兩個字說得特別重，面前的幾個女人都更加肅然起來了。

「你老人家真是好福氣呵！有這樣一個好少爺！」一個女人微笑的說。

「在公司裏做生意是拿大錢的！」另一個也接着說。

老太婆立刻高興起來了。她望着衆人，很明確地感到自己在這周圍所處的是怎樣高的地位。忽然一個女人伸手向前一指，說：

「呵，那大概是你家少爺回來了！」

「還有一個女人！」

老太婆沒有聽到後一句，已手搭涼篷似的擱在額前，高興地望着遠遠的前面。果然，那前面反映着霞彩的樹林夾道中，那穿着灰色西裝的兒子直條條地在那兒出現了，但同時卻也出現了那穿黑旗袍的寡婦，中間攙着的則是那穿着紅線衣的萍兒。她心裏立刻又不舒服起來。

煥章和玉懷攙着萍兒很慢地很慢地在樹林夾道中走着。大家都很清楚地可以聽見脚尖踏倒草莖柔軟的聲音。前面，在那些疏疏落落繚繞着炊煙的村屋背後，在一叢叢枝葉茂密的樹林背後，天邊魚鱗似的白雲，給沈下地平線的太陽燃燒成通紅的霞彩，光明燦爛地直噴射到空中。一羣歸林的亂鴉好像誰撒的一把胡麻似的，在那霞彩之下掠了過去。青蛙們則在囁嚅地唱着晚歌。一個金蟲展開翅子嗚嗚地飛過來了，轉了兩個圈子，蓬的一聲碰着煥章的鼻尖就落下地去了。煥章立刻皺起眉頭，趕快拿手巾擦着鼻子。萍兒卻大聲笑起來了，同時還快活地跳了一跳。

「小金蟲！」他蹲下去，笑着，指着那掙扎在草上的金蟲說。

煥章正要伸起皮鞋尖去踏牠，玉懷立刻把他攔住笑道：

「這樣一條小生命，你又何必弄死牠？」

「誰叫牠要碰我的鼻頭呢？很髒！」他見玉懷躬下腰，伸手去拈那金蟲，立刻發覺了自己說的這話不妙，他於是趕快轉過話頭道：

「呵，是一條多麼可愛的小生命！」

萍兒從他媽媽手上接了那金蟲，快活的笑了起來。煥章拍拍他的肩頭說：

「你還要嗎？我再幫你弄一個。」

這時，天邊的紅霞已幻成紫色，好像鋪滿了片片的牽牛花，背後襯着明澈的光亮，儼然是一幅夢幻似的彩畫。周圍的空氣更加變得清新了，樹林的葉片發散出浸了酒精似的濃烈氣味。

玉懷忽然覺得一股熱烈的情感燃燒起來了，微笑地向天邊一指：

「呵，這多麼偉大的自然呵！」

她攙着萍兒離開路邊就向着那可以遮着別人視線的幾株大樹背後走過去。煥章緊跟在她的背後。幾隻青蛙劃然地停止了歌唱，撲通撲通的跳進一塘水裏，水面蕩出無數圓圈，攪亂了反映在上面的平靜的霞彩。

「我就喜歡這樣的大自然！」玉懷的胸脯鼓動着，呆望了一會兒，自言自語的說。「從前明在的時候，他的工作一完畢，我們就常常跑到鄉下來看這樣的霞彩。他常常靠着我的肩頭指點着天邊說：『哪，你看那是多麼美妙而光明的圖畫呵！在那兒含蓄着人生的理想……』」她有些黯然了，兩個眼圈都頓時發紅，起着潮潤。

煥章知道她又在想着她的明了，心裏有點不安起來。「她總是喜歡想她的明！」他想。「但想了有甚麼用？」

他默默的把手巾遞給她！她才恍然地睜大眼睛望了他一望，把他的手推開笑道：

「哈，你以為我哭了麼？不會的。我是給這偉大的自然感動了。我覺得我們的人生應該同大自然

融合，我喜歡去聽那自然母親的聲音……我一定明天就搬到這地方來……」

「呵，我也喜歡……」煥章也微笑着說。他看見玉懷那仰對天際的瓜子臉，那明亮的眼珠，那明亮的分披的黑髮，反映着霞彩的光，越加顯得美麗，儼然是在彩畫裏邊飄然的人影。他立刻記起在寫字間裏，同事們帶着神祕似的眼光對他說話的神氣：

「你那愛人最近寫東西了嗎？」

「嚇，是一個思想很前進的女人呵！」另一個接着說，並且向他伸出大姆指。

有時玉懷來會了他，他送着她出去的時候，立刻感到同事們都詫異的望着他們兩個跨出房門的背影，在他們的眼裏自己也都顯得崇高而且神祕。

周圍的青蛙和各種草蟲更大聲地交響着唱起晚歌來了，把他從幻想裏拉了回來。他看着玉懷的側臉，心就劇烈的跳動起來。他伸手去捏着她那裸出的白手臂。玉懷並沒有動；她正仰了臉沈醉在大自然的氣息裏。煥章全身的血都湧了起來，當玉懷那明亮的眼珠向他一看的時候，他興奮得兩頰都燒紅了。

「這大概就是戀愛了吧？這大概就是戀愛了吧？」他這麼想着，一面又膽怯地向背後望望：「該不會有人看見的吧？」

他望着她又想：「是的，她多麼可愛！她的思想，她的靈魂，都明白地展布在我的眼前，而且她也很

了解我，如果我們結婚……」

玉懷掉過臉來望着他，看見他那小孩子似的癡默的臉嘴，在這時候看來，完全像一個非常平靜的小弟弟，她忍不住笑了起來。

「她的嘴笑得多麼好看，」煥章想。「我好不好擁抱她？」

忽然萍兒驚喊起來了：

「媽媽，蚊子！」

兩個才好像從夢境裏驚醒轉來。煥章見一羣黑麻了的蚊子在萍兒的臉前攪成一團飛叫，萍兒一面向後躲，一面用手趕打着。他立刻揮着手幫他趕了一下，可是恰恰碰在萍兒的小手上，萍兒就哭叫起來了：

「我的金蟲打跑了！我的金蟲打跑了！」

同時跑上來用腳踢他，用拳打他，要他立刻賠。煥章皺起眉頭，憤憤的說道：

「你別叫呀！給你找就是了！」

他躬着腰弄得額頭出了汗，才把金蟲找着送還他的手裏，萍兒才不哭了。他用手巾揩着自己的西裝褲腳的時候，心裏又不舒服的想道：「糟糕的就是這一點！如果一結婚，那就會成天到晚給孩子麻煩透了……」

「好，這裏的蚊子多，我們走吧！」玉懷牽着萍兒的手說，大家又慢慢的走了起來。

「這是很明顯的，」煥章一面走一面繼續的想。「她是曾經蒼海，而我還是初戀，爲了孩子，就破壞了我同居生活的甜蜜，那太不合算了！」但他一看見玉懷那美麗的身影，回味着剛才的愉快，立刻又痛恨自己被這樣商人似的齷齪思想苦惱着，他要竭力忘掉它，於是扯了一把樹葉到手裏揉搓着，微笑的說：

「懷，你那天在公園裏說，你的戀愛觀就是人類愛，廣大的，這自然是很對的。不過，你主張不結婚，我……」

「你甚麼？」玉懷皺起眉頭掉過臉來看着他。

「我，我始終想不通……」

玉懷笑了笑：

「這有甚麼想不通的？就因爲我曾經是過來人呀！我們女子一結婚，就甚麼都被束縛住……」

「有甚麼束縛住譬如……」

「譬如甚麼？」

「譬如那男的也是主張自由思想的人……」

玉懷仰面哈哈笑了起來，煥章立刻窘着了。

「你不是女子，而且也沒有結過婚，這是你一點也不會知道的……」她見煥章的臉紅了起來，覺得自己太放肆了，而且也覺得他那紅了的臉很可愛。爲了免得使他太難堪，她便握着他的手笑道：「老弟，你不要生氣。不過呢，我們女子的事情你的確是想像不到的。」

煥章立刻非常感動，也緊握着她那柔和的手，心裏想：「你這玩笑可開的多麼毒呵！」但他微笑着說：

「哈哈，你把我當作甚麼人？我怎麼會動不動就生氣？你難道還不了解我麼？」

「我了解你。」她把他的手握得更緊了，隨即撒了開來。「是的，他是可愛的，年青熱烈，」她想。「可是他那母親太厲害了！如果一結婚，那簡直要變成他母親的『媳婦』了！」

「章」她嘲笑地說。「你母親又向你哭了麼？」

「是的，我已經向你說過了。我早晨走過她牀前，她又在淌眼淚。」

玉懷更加笑起來了：

「她既然要你『搞』一個老婆，你就給她『搞』一個老婆好了！」

煥章忽然感到傷了他的自尊心似的，抱怨地飛了她一眼：

「你看，你又同我開起這樣的玩笑來了！」

「哈，你說你不生氣，不是又生氣起來了麼？」玉懷說到這裏，忽然嚴肅了起來。「我告訴你，像她

那種侮辱人的話我是極端反對的。不過，說真話，你確是該結婚的時候了！不知怎麼，你在別的女子面前總是那樣膽怯。」

煥章臉紅了一下：

「就因為我不懂她們呀！我總覺得愛不是那麼一回事！」

「不要緊，你拿出勇氣來，你和別人結了婚，我們的友誼，我敢相信倒更可以永遠。我雖然主張人類愛，那也有限度，你知道，我當然決不會愛那些飽食終日吸人血的混蛋！」

煥章見她說得那麼認真的樣子，暗暗喫了一驚。他想刺她一下說：「你之所謂不結婚，人類愛，不過是一種作爲逃避的旗幟罷了！就因爲我的母親！」但他沒有說；只是也認真的說道：

「是的，你的這些精神我是佩服的。不過，請你相信我，雖然一兩年來在公司作事，我卻並沒有失去我在學校時一顆青年的心……」

「這我曉得，你何必聲明？」

「不，我不是要聲明，我不過……」

玉懷感到自己所說的話已給他攪混了，扯遠了，一時找不出頭緒來，她慌亂的截斷他的話說道：「不，你把我的要點誤會了！我的意思不過是說，我是恨那些安坐而食的人，我自己也很願意做一個職業生活者的。」

煥章立刻感到自己岔話的方法奏了功效，而且高興着把她的話扯到更有利的這面來了：「對了，」他想。「我們公司裏剛有一個位置出來了，如果想法子介紹她進去，我們就可以朝夕與共，而且是我給她介紹了職業的，那麼……」他興奮的拍拍額頭道：

「哈，你看我這人真是容易忘事，我們公司裏有一個位置出來了！」

他們很喫驚了，只見老太婆拐着小腳兒踉踉跄跄划着兩手衝了上來，紅着臉，呼吸急促地喊道：「呵呀呵呀！你看你們這些年青人一路上總是『張花理石』的！我們老人家給你們辛辛苦苦準備好了飯，餓着肚皮等你們！我站在那邊喊了你們半天，你們簡直像聾子似的！」

玉懷怔了一下，隨即笑道：

「呵，伯母，我們要搬……」

老太婆不聽她說完，就把臉掉向煥章說：

「你說你下辦公後有事，我早就曉得你要到玉懷那兒去了！」

「是的，媽媽！」煥章見母親那種憤怒的樣子，自己便立刻帶着抱歉似的臉相，微笑的說：「我去帶他們來了！他們也想住在我們附近呢！媽媽，他們來做我們的鄰居，你也不再寂寞了！一看好房子，他們明天就搬來！」

老太婆嚇了一跳：「哦，他們居然還要搬來呢！」但自己又沒有權力攔阻人家；不過她因此倒

反而有所得了：「好，搬來也好。」她想。一搬到我的眼前來，我就好監視他們，倒比他們離得遠遠的幹了些甚麼事情我都不曉得！她於是立刻裝着一臉的笑向玉懷說：

「好，搬來很好，我免得一個人就好天天到你們家來玩了！五十號有一間房子，我去幫你說一聲，就是了！他們都是很相信我的。」

萍兒喊她一聲「阿婆」就伸手跑上前來。她心裏不高興的想：「又不是真正自己的孫兒，抱他幹嗎討厭！」但她爲了顧全大家的面子，終於把萍兒抱了起來。

他們走進房間的時候，老太婆就向萍兒問了起來：

「你們今天在哪裏喫午飯？」

煥章趕快搶着說：

「我在公司裏和幾個同事……」

可是萍兒已笑嘻嘻的說出來了：

「在館子裏。」

煥章臉紅了起來，見母親看了他一眼，心裏感到欺騙了她的難受。玉懷笑了笑，也看了他一眼，意思說：「你何必遮掩？」隨即泰然地走了開去。老太婆又問起來了：

「你們幾個人喫？」

「媽媽，叔叔，我。」

「你們喫多少菜？」

「喫很多很多菜，我們還喫咖啡呢！」

「哦，你們還喫咖啡，你們喫魚翅沒有？」

「喫的。媽媽喫的，叔叔喫的，我也喫的。」

玉懷有點氣憤起來了，覺得她這樣拷問一個天真的孩子，簡直是非常的卑劣，可惡！她瞪着眼睛，恨不得把萍兒奪了下來。可是老太婆還在繼續着：

「哪個給的錢？」

「叔叔給的錢。」

「哼！」老太婆憤憤了，想。「有錢不給娘，倒去養寡婦！」她忽然自暴自棄地決定着：「好，寡婦用得，我也用得！要鬧氣我們就大家鬧氣！回頭我就去把那塊留下的肉也一齊把牠弄出來，喫喫喫！喫光完事！反正留下來也落不到好處，倒不如飽飽喫牠一頓死了倒好些！」她擡起臉來先和緩了一下呼吸，然後說：

「章，我這兩天不曉得怎麼樣，心口又痛起來了！我前回喫的補藥早就喫完了，現在要趕快買才行！還有米也要買了，油也要買了！可是一個錢也沒有。」

煥章皺一皺眉頭道：

「我那天不是才交給你十塊錢了麼？」

「可是用完了呀！你哪裏曉得，你成天不回家來看我一眼，丟得我一個人在這冷清清的屋子裏多寂寞！我想好，我也去散散悶，看看戲吧！我就請了隔壁劉老太婆陪我一道去看了！」

煥章笑了起來：

「我曉得你是

老太婆臉紅了一紅，搶着說：

「看了的！我也同你們一樣還請她上了館子的。」她覺得這麼巧妙地就刺了他們一下，心裏非常的舒服，同時還看了玉懷一眼。玉懷卻只是冷笑地看着窗外。煥章也知道她那說話的意思，但他還想和往常似的攪起家庭的快活空氣來，故意和她玩笑似的說下去：

「我就知道你沒有上過館子。」

「上了的！我們在十馬路上了的！」

「上海就從來沒有『十馬路』甚麼的！」煥章想；但他已看出母親那隱在假笑下的憤怒。他想：「母親也可憐，近來她就常常哭，從我現在和玉懷的情形想來，只要給她錢，她就甚麼都會好的。」他趕快從袋子裏摸出一張五元的鈔票來，顯出很明白的意思說：

「好媽媽，我就再給你這張鈔票吧。」

老太婆接到手上來看，說：

「這就算是給我買補藥的吧。但是還有買米買油的呢？你看我的襪子也破了，我也買幾雙。」

「我只有幾塊零錢了呀！」煥章苦笑地說。

「可是沒有米了呀！沒有……」

煥章生怕她再說下去，給隔壁人家聽見了，那簡直笑話。趕快又拿出兩張一元的鈔票來放到她手上。老太婆還要要，煥章急得拍衣袋，她才感到得了勝利般，放下萍兒捏緊鈔票跑下廚房去了。

玉懷馬上抱起萍兒說：

「我們走！」

「爲甚麼？」煥章喫驚的攔住她。「你不是說今天晚上在這兒過夜，看好房子明天就搬來麼？」

「我不想搬來了。」

「爲甚麼？你不是說上海的房子沒有萍兒玩的地方而且很貴麼？並且你那房子今天已經滿期

了！」

玉懷遲疑起來了：

「可是你母親會對我們怎樣想？」

「不管她。」煥章生怕失了這個好機會，鼓動地說：「你不是從來說你是輕蔑環境，反抗環境的嗎？任她怎麼想，只要我們是純潔的。難道這一點小小環境你就怕了麼？」他覺得這些話實在說得很妥當而且漂亮，說到收尾的時候，他還興奮地把手在空中劈了一下。

「笑話，我怕甚麼？」玉懷又把萍兒放下來了。「我不過看她那樣子討厭我們罷了。」

「算了吧，我們是我們，她是她。這是你也說過的：『這是各自不同的人生，也是各自不同的兩個時代。』好，我們不必管她吧！而且她不高興一下，把那時間一過就會算了。」

玉懷覺得他處處經典似的引用自己說過的話，覺得非常的高興，並且也覺得他的可愛。兩個的眼光碰住了，互相就默默地興奮的對看一眼。

煥章跑下廚房去了一轉，高興的跑了回來笑道：

「哈，你看，我剛才說過『她把那個時候一過就會算了的』果然她現在已經沒有甚麼了。我剛才見她正從盤櫃裏拿出一大塊肉來添上去，那不是要特別招待你們一下嗎？」他立刻顯出主人的樣子，開了電燈，挽好袖口就拉開桌子，擺起筵筷來。

玉懷笑了笑：

「不見得吧？」

「你不信你看就是！」煥章肯定的說，

老太婆把菜搬進來了，煥章和玉懷也去幫她搬。可是桌子上除了一盤青菜，一盤粉絲，一盤豆腐干，一盤炒蛋，和一盤用很少的肉片炒筍子之外，再也沒有別的菜了。煥章着急的問道：

「媽媽，怎麼只有這點肉？」

「沒有錢買呀！只有這點肉。」

「我剛才不是看見你拿出一大塊肉添在那肉片裏嗎？」

「留下了呀！明天喫的。一下子喫窮了怎麼辦？」

玉懷聽完她後一句話，知道她的眼光又要刺似的射來了，先就把自己的臉掉開去，看了煥章一眼，在那眼光裏閃出這樣的話語：「如何？」煥章搭訕地笑一笑，端起筯來就扒飯。老太婆已看在眼里，立刻把眼睛眨了一下。

喫過飯後，她決定了等玉懷他們走了之後，要切切實實給煥章告誡一番。問他：「究竟是要娘還是要寡婦？爲了那寡婦就簡直把娘不放在眼裏了！要他明白的說。這樣儘拖下去是不行的！娘已經幾十歲了，沒有媳婦是不行的！沒有孫兒也不行的！可是那萍兒不是我家『李氏門中』的血脈，娘是怎麼也不給她撫養的！叫她不要打這種主意……」

但玉懷卻在給萍兒纏住，問答着許多無窮無盡的話，看來並沒有走的意思。煥章也在旁邊逗着萍兒。老太婆只得不高興的忍耐住，看着他們。她覺得兒子那樣子是很漂亮的，光光的頭髮，光光的圓

臉，即使配天仙都配得上；可是總又覺得有些不舒服，好像用服手的針線一下子鬧起別扭來了，兒子那身體也較之往常似乎總感到一些生疏，越想法子互相接近而結果反而越加離開了似的。至於玉懷和萍兒的身體以至臉龐在電燈光下更是討厭，難看，一臉的下賤相。

其時，萍兒正仰了臉，睜大一對幻想似的眼睛，伸手指着窗外的一輪清亮的圓月問着：

「這月亮爲甚麼會亮？」

玉懷也向外一指看着他的臉說：

「那是太陽的光照在月球上反射出來的光。」

「爲甚麼太陽有光？」

「因爲太陽是一團火。」

「爲甚麼太陽是一團火？」

「哼，這就真是賤種！」老太婆冷笑了，在肚子裏暗暗咒罵着。「我們也是做了娘來的，哪像這樣子兒子的話都可以讓他儘那樣傻問得？而且月亮是月光娘娘，太陽是太陽菩薩。他要再問，就給他一個嘴巴！——這真是一個賤種！」可是她看見煥章也蹲了下去在和萍兒面對面地解釋太陽爲甚麼是一團火。她趕快把自己剛才在肚子裏咒罵的話像切肉似的劃分開來，兒子應該除外。

到了聽見桌上的座鐘鐺~~~~鐺~~~~鐺地響了九下，還不見他們要走的意思，老太婆着急起來、

了她說：

「呵，九點鐘了！我們要睡了！」

「好，我把帆布牀撐開來！」煥章站起來說。「我睡帆布牀，玉懷同萍兒就睡在我的牀上。」

老太婆大喫一驚，頓時像被鐵錘重重一擊，立刻發昏了。「這怎麼行呢？」她想。但她記起從前也曾在她家睡過半個月，照禮數上說來，他們在這兒睡一夜，似乎不好趕人家的。但她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強笑地問道：

「他們要在這裏睡麼？」

「是的。」煥章說。「她明天早點看好房子，就搬來。我就勸他們今夜在這裏過一夜好了。」

老太婆有點憤怒了，她想：「你勸他們！你不問我肯不肯？你雖然是主人，可是我是一家之主呀！但她隨即又覺得這樣對他憤怒是不好的，「他究竟是我的靠托。就是那娼婦壞！一定是那娼婦想出來的意思！」她於是毒毒的點一點頭想：「好，你們往常避開我，幹些甚麼事情，一點也拿不住！今晚只要你們睡到一間牀上，我就正好拿住你們！那時怕你們不依我！」

她躺到後房的牀上，看見前房熄了電燈的時候，忽然全身汗毛都倒豎起來了，因為一句古老話針似的直刺她的心窩：「寡婦進房，家敗人亡！」她立刻覺得那黑暗中的天花板都在搖起來了，地也動起來了，她忍不住了，一翻坐了起來，想跑去叫他們還是回去。但她坐着，想了一想之後又遲疑了，覺

得與其現在趕她，莫如剛才就趕她，這樣把人家從牀上拖了起來，倒弄得大家沒面子，從此結下深仇大恨是不好的。而且兒子會對我怎麼樣呢？她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又躺下了。竭力把頭靠攏板壁去，耳朵聽着外面，眼睛睜得大大的。

前房裏，靜悄悄地。玉懷想着今天的情形，心裏很不舒服。

「自然，煥章是在熱愛我的。」玉懷想。「但到他家裏來一看，那愛對於我卻成了很大危害了！這樣弄下去是不行的！我和這樣的老太婆是弄不來的！我應該提醒他！」但她一想到自己已經墮入了煥章的愛情裏面了，立刻覺得非常的痛苦，像蛇似的啃着她，她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辦好。忍不住輕輕地嘆了一口氣。

煥章卻在帆布牀上很敏感地伸出頭問道：

「懷，你嘆甚麼氣？」

「沒有甚麼。」她說。「我不過想，我們這社會，黑暗的力真是深得很。譬如我們女子吧，不但是男子對女子是輕蔑，就是女子對女子也一樣的輕蔑。」

「不，」煥章趕快說。「我就不那樣。」

玉懷笑了笑，覺得他那種追女人的心理真有些傻氣。

「自然那是很好。」她柔和的說。「不過從一般上說來，你也不能那樣說。這種根深蒂固舊社會

的習慣在每個人的意識裏是埋得很深的。到時候他就會露出狐狸尾巴來……」

煥章不服氣的說：

「譬如？」

其時月光清水似的斜瀉進來，浸在玉懷的臉上，可以看見她的鼻子眼睛。

「好，我就給你打個譬如吧。你覺得明怎樣？」

「糟，她總是喜歡想起她的明！」煥章不安地想；隨即說：

「我知道我不如他。他是一個很進步的人物。個性很強的。作起事來很嚴肅。我們在學校的時候就很佩服他。」他覺得這把他說得太好了，於自己太不利，於是趕快加添道：「不過他也有些缺點，在沒有事的時候，他總喜歡談女人！」

玉懷聽出了他那最後一句話的意思，心裏不禁冷笑了一下。

「好，」她說。「你知道他是這樣的人物。男子喜歡談女人恐怕也是普遍的吧？我想你也不見得不談的。」

煥章的臉立刻燃燒起來，好在月光照不着，他也就不講話。玉懷停一停又說起來了：

「我們在同居的過程中，我所覺得就是他是一個很強的人。他的一切言語行動都很嚴格。譬如他和人家約會是兩點鐘吧，他不會兩點一分才到；答應做的事情，任孩子在他旁邊怎樣叫，他總是埋

着頭把它做好。這的確給我一個不能磨滅的深刻印象。可是他有時候對我總不免帶着那種男子的自尊的樣子，這確是我時常感到難受的地方……」

煥章立刻高興地好像看見了別人的弱點發現了自己的優點似的，趕快說：

「我就不那樣。我不知怎麼，常常在女子的面前總是膽怯的。」他一說出了「膽怯」兩個字，心裏就像壓一塊石頭似的，但隨即卻又覺得這話倒也是很好的進攻她的利器。

玉懷又笑了：

「不，憑我的經驗看來，一個人『對戀愛』常常是膽怯的，但『對女人』卻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所以我主張不結婚！」

煥章怔了一下，有點氣憤了。「原來她變了這麼一大套只爲了這句話！」他想：「不管你結不結婚，我爲你化了這樣多的精力和金錢，要我放手是不行的！」他知道和她再講下去是只有越說越支離的。他於是沈默着。月光不見了，屋子只是一片濃黑。在濃黑中，聽見她嘆了一口氣翻過身去，鐵牀都被壓得簌簌鳴叫，大概碰着萍兒了吧，萍兒沈悶地哼了一聲，立刻就聽見她把身體大大移了一下，就不動了。可是稍爲停了一會兒，卻聽見有脚步聲很輕的在地板上響了起來，他懷疑地趕快問：

「哪個！」

還來不及叫第二聲，電燈忽然衝破黑暗亮起來了。在電燈的「開關」旁邊，就現出那皮色青得

很難看的皺臉的母親，她身上只穿一套白汗衣褲，兩隻三角眼閃着老鼠似的眼光匆忙地向牀上掃射一下。玉懷氣憤憤的就把臉蒙在被窩裏去。

「媽媽，你找甚麼？」煥章不高興的問。

「哦哦，」老太婆冷得發抖說。「不知怎麼，今天那菜弄得太鹹了，口渴得要命。我起來喝口茶。」她立刻抓起桌上的熱水瓶，倒出一盃開水喝了起來。

「你衣服也不穿，」煥章又翹起頭望着她說。「要凍出病來的。」

老太婆看見她兒子一臉不高興，趕快笑着說：

「好好，我去睡就是。」

她立刻關了電燈，跑進後房來了。心裏很抱怨：「怎麼沒有睡在一牀呢？奇怪！不是牀已經在響了麼？」

她躺上牀去，仍然竭力睜大眼睛，豎起耳朵聽着外面。外面甚麼響動也沒有，就只窗外微風掃着樹葉發出沙沙的聲音。接着遠遠的傳來了小孩子的哭聲，狗的吠聲。這些聲音被一陣微風飄了過去了之後，接着就好像一個無窮大的靜的聲音落了下來似的，一着了地，就凝固起來，不搖，不動，靜得像死水一般，無間斷的繼續着。不知道多少時候了，她聽得耳朵漸漸疲倦了起來，眼皮發脹得漸漸要垂下來。但她忽然很喫驚了：「假使就這樣睡着了怎麼辦？」她想着，於是故意哼了起來。

「媽媽，你怎麼樣？」煥章在外邊牀上問。

「可見他們還沒有睡着，一定在等我睡着了他們才幹好事！」她想着，索性大哼起來。

「媽媽，你究竟怎麼樣呀！」

「嗯……我的肚子痛！」

「唉，一定是剛才起來凍着了！真是，凍出病來了！有甚麼好處？」這顯然兒子責備起來了。

「嗯……痛呵！」她仍然用哼來掩了過去。

煥章只好不高興的爬起來，開了燈，給她倒了一盃開水，拿了紅靈丹進來。他伸手去摸老太婆的額角；老太婆卻趕快躲開了，趕快說：

「這不要緊的。我的額頭不怎麼熱。好好，你去睡吧。看你也凍着不好。我自己會曉得喫的。」

她又關了電燈，躺了下去。一直都睜着眼睛，豎起耳朵。聽見四野許多雞鳴的聲音，聽見許多工廠此起彼落的回聲，看見窗上發了白漸漸轉成金黃色，屋子裏光亮了起來，是太陽出來的時候了。等到煥章和玉懷他們都起了牀，她才放心，立刻覺得非常疲倦起來了，全身的骨節都感到酸痛。她心裏又恨起寡婦來。但同時想起昨天晚上兒子的那種不高興的樣子，又覺得有些害怕。「唉，他該不會從此恨我吧？可是我是爲你的好呀！娘總是疼兒子的！」她這麼寬解着。

煥章走到她牀前說：

「媽媽，你還沒有起來麼？我們要出去看房子去了。」他隨又加添道：「哦哦，你的肚子痛得好些了麼？」

老太婆的臉紅了起來，爲了挽回兒子對自己的好感，她趕快一翻坐起來說：

「好了好了，我也起來去幫看看房子，我一去他們的價錢都不敢多要的。」她觀察着兒子的臉色，看他是否因自己的話起了感動；兒子卻只是說一聲「好」，就走到前面去了。

老太婆怔了一下，但她忍耐住，立刻就穿衣服。當她陪着他們去看好房子，見他們去搬東西去了的時候，她又不高興起來了，一路憤憤的喃喃着走了回來：「兒子就只想着寡婦，簡直不把娘放在眼裏！我一夜不會睡，辛辛苦苦這樣早就起來爲了誰？」剛剛走進房門，就見窗口上立刻擠着幾張女人的臉，她正在奇怪，討厭，卻房門被推開來，那滿臉不高興的房東女人在她眼前出現了。她更加非常喫驚起來。

房東女人是一個蠟黃的尖臉，尖鼻子，大嘴巴，她一面跨門檻，一面就嘩啦嘩啦噴着唾沫星子說道：

「噢，老太太！你們怎麼把那寡婦留在我們房子裏睡覺？昨晚上一夜都鬧得我們不安！古話說得好：『寡婦進房，家敗人亡！』他們又沒有拜過天地，又不是夫妻，怎麼就在我的房子裏睡起來了？」

老太婆着急地攤開兩手說：

「我也沒有法子呀！可是一牀睡是沒有的！我一直到天亮都是聽見的一

「你老太太怎麼曉得呵！」房東女人戟起食指指着老太太的鼻尖說；老太太覺得她今天這樣的沒禮貌，簡直是很大的侮辱，但想到究竟是自己家裏人的錯，於是只得忍耐住聽她說下去。

「你老太太怎麼曉得呵！今早上人家簡直講死了！全村子都鬧得烏烟瘴氣，還說二喜子在窗洞上親眼看見的，看見他們人重人的，你想一個男的同一個女的睡在一間屋子裏會不幹那些事的麼？她們都聽見的！」房東女人憤憤的說，理直氣壯地把手一伸指着窗口上的那幾張臉；那些臉都動了一動。

「這簡直是造謠！」老太太憤憤的想。「這簡直是眼紅我的兒子是上等人，故意攻擊他的！」但她隨又懷疑起來了，眼圈頓時發紅，淚水溼潤的湧了起來，她抱怨着自己：「怎麼自己聽了一夜會沒有聽見完了！這回又被他們騙去了一定是那寡婦狐狸精似的弄得好手脚使我聽不見！」她橫了心，覺得要鬧出甚麼亂子，就由那寡婦自己當災去；但她隨又想起自己在這村中所處的地位，和自己的兒子的社會地位，如果一鬧起來簡直是沒面子的，她又只得鎮靜下來，指着門外說：

「就只是那娼婦一個人的不好！那淫蕩的狐狸精！我們『李氏門中』從來就是著名好家風的！我的少爺從小就在我的跟前受的『家教』從來都是規規矩矩的！你房東太太就曉得，看我們在這屋子裏住了一年多是不是規矩人家？昨晚上是的確確甚麼也沒有的！」

「自然你們是規矩人家。」房東停了停，又舉起手來，戴着指頭說：「不過不管你們有沒有過，我家從來是規規矩矩人家，房子也從來是大吉大利乾乾淨淨的！現在一個寡婦到我們房子裏來，唵，總之，一個男子同一個女子關在一間房裏是很難說的！現在我只要你們給我們打掃打掃晦氣，要你家少爺親自給我們家神插燭燃香！」

老太婆爲難了，呆呆地望着房東女人那鼓起的蠟黃臉。

「你曉得，我家少爺是從來不燒香的！」

「不管他從來燒不燒！這是我們這裏幾千年傳下來的規矩！那是一定要燒的！女的燒還不可以，一定要男的親自來要，我們全家的人丁財產，你保得住並且也會鬧得四鄰六畜不安！」她說到最後一句的時候，把臉掉向窗口的幾個臉；那幾個臉也異口同聲的說：

「是呀！真要四鄰都鬧得六畜不安的！」

老太婆無話可答了，恨不得抓了那寡婦來打她幾耳光。房東女人給了她最後的警告出去了，窗口的幾個臉也不見了的時候，她氣得臉全發了青，一翻身就倒上牀去哭起來了。她痛恨那寡婦，想到惟有坐在馬桶上咒人才會毒的，特地又爬起來拉出馬桶坐在上面毒毒的咒罵她。要下刀萬剛罵了一通之後，又才躺上牀去，接着就罵起「死鬼」來了；假使不是他又嫖又賭一脚把家產踢光，這房東甚麼的還敢在她面前戴着指頭發脾氣？而且也根本不會有這樣的事！「我有錢我就給他搞一個老

婆就是他還敢去姘那寡婦？她覺得孤獨，無力，失去了做母親的權力；兩行熱淚在她眼角邊晶亮的滾了下來。

當她疲倦地睡了一覺醒來的時候，聽見窗外有人在嘰哩咕嚕的說：那寡婦已經搬來了！

「真是不要臉的娼婦呵！」她輕蔑的咒罵一聲，向地上吐了一口，就關好房門走出來了。沿途看見那些鄉下人都在用詫異的眼光看她，她昂着頭就走過去了。她想：「你們這些人算甚麼東西！」她在太陽黃光下穿過樹林，越過一個水塘，沿着石子路快到五十號門口的時候，那瓦房右側面的籬笆外擁着一堆人在那兒向那寡婦屋裏看，在大門外的大樹邊則有幾個女人在圍着一堆交頭接耳的談講着，並且發出哈哈聲。忽然五十號的房東老太婆從那幾個女人中走出，向她迎過來了，滿臉不高興，嘴角帶着苦笑向她揮着手說：

「呵，老太太，你來啦！你看，我就是看在你老太太的面子上答應了一間房子租給你們的朋友。誰知她已經搬來了，我才聽見她們跑來向我說，她是一個寡婦！還聽說昨天晚上她和你家少爺在你家裏不規不矩的！我說了你不要多心。我真愁死了！這樣一個寡婦在我們家裏，他們這樣子，我怎麼辦？老太太，請你替我想想！」

老太婆怔了一下：「想不到這事情全村都已傳遍了！唉，這簡直多麼丟人呵！」

那幾個女人一下子擁過來了，圍着，睜大了眼睛看着她。站在後面的還特別伸長頸子把腳尖點

了起來。

「老太太，」房東老太婆又用露骨多節的食指點着左掌說：「我想這事情對你老人家也不大好呵！像這樣的寡婦到你老太太家裏來是不吉利的，到我家裏來，也是不吉利的。我就奇怪今天早晨的老鴉爲甚麼那樣很厲害的在我屋上叫……」

旁邊的幾個女人也閃着同情的眼光說了起來：

「是呀，這種事情是……」

「說是三——三甚麼是三麻子吧，說是那三麻子在你家窗洞親眼看見的，那才說得古怪呢！」

「他們還說，連我們四鄰都會鬧得六畜不安！」

老太婆望望衆人，又望望房東老太婆，感到非常的難受。但同時也感到一種力量：人們都這樣說，可見自己對兒子的道理是天經地義的了！她覺得自己正在找尋力量，卻就在這些人們的嘴上找着了。「是的，要那寡婦住在這裏才好，有這樣多人的眼睛幫我監視她！」她想着，鎮靜了一下，嘴角強笑着，向房東老太婆搖手說：

「他們不敢的。不要緊的。我的兒子是很規矩的。請你放心，出了事情有我就是！」

這時，王懷正在整理牀鋪。煥章在幫她整理書架。萍兒則在屋子當中騎着一匹木馬一搖一搖地

眼光直射進來。當她在衆人眼前出現的時候，有誰忽然喊了一聲：

「哈，那不是寡婦？」

煥章喫驚的問道：

「甚麼事？」也向窗口走來。

籬笆邊立刻又鬧起一陣笑聲。只見有一個人拉着一個女人貼到籬笆上來說：

「哪，孀孀，那男的也在呢！」

玉懷立刻咬緊牙齒，臉變成青色，憤憤的望着衆人。她想這一定是那老太婆玩的把戲。最後罵了一聲「媽的」就退回來了。

「章！她掉過頭來說。」我現在是搬來了，據你看來，你母親會對我們怎樣？」

煥章轉過身來笑了笑道；但他還沒有說出，見玉懷的臉色那樣嚴重，自己也就趕快收斂了笑容嚴肅起來。

「隨她怎樣。」他說。「我剛才不是已經向你說過了麼：昨天晚上她那種情形確使我非常不舒服，我們已沒有甚麼母子之愛，現在不過大家都要生活，形式上維持着罷了。我的責任，就只是給她錢，養活她；我的事情是不要她管的。隨她怎樣，我們反正不理她就是了！」

「不，這不是理不理的問題，這是她會怎樣來的問題。」

「哦哦，請你原諒我，我對這問題還沒有想過。」煥章說着，見玉懷那尖銳的眼光直逼他，他趕快避開去，用手彈着灰色西裝褲縫上的一點灰塵，遮去了自己的侷促。

玉懷楞了一下，覺得對他一提到這問題他總是很圓滑的逃避，怕掘根似的問下去，譬如怕問到「假使鬧到破裂了他會怎樣呀」這些問題。她憤憤的看了他一會，隨即又覺得自己多傻，「我根本不和他結婚，問他這些事情幹嗎？」她於是立刻感到輕鬆起來，嘲笑似的說：

「你對你母親確是很孝的！」

煥章頓時紅了臉，跳了起來：

「哈，你又諷刺我啦！怎麼說，該怎麼處罰？」隨即他又嘆一口氣說：「懷！你難道這一點都不能原諒我麼？我已經向她解釋過很多話了呀！」

玉懷立刻又激動起來了：

「那麼，我問你，假使她對我們用出她的手段來，你究竟怎麼樣？」

「糟糕！她又問到這上面來了！」他想；同時覺得自己有許多苦衷都攢集在心上。不過爲使這場面不要弄得太難堪，他立刻舉起一隻手來做一個激動的姿式一揮，慷慨的說：

「那當然我站在真理的一邊！」

「那麼，只要你這樣說就好！」

老太婆推開門拐着小腳兒進來了。她裝着一臉的笑說道：

「呵，你們已經搬來了！我真是疲倦得很，章給我一把椅子。」同時就用眼光在屋子裏的傢具上掃射着。忽然發現牀上那個新枕頭，她便跑去拿了起來看看，是一個雪白布的枕頭，上面還繡着一行黑色的小字。

「呵，章！」她望着枕頭說。「我前天不是聽見說你要買一個新枕頭嗎？你這哪裏買的？」玉懷嘟起嘴，睜了他一眼。她看見煥章只是站在旁邊笑，不說話，心裏非常不高興起來。她說：「怎麼在我家裏的東西卻是他買的？」

老太婆怔了一下，放下枕頭。煥章覺得是自己的不對，但也同時覺得自己被夾在這中間究竟很難對付呀！他就抱歉似的望了玉懷一眼；玉懷卻把臉掉開了。老太婆又跑到書架邊拿起一本書來。煥章想，這回應該說話才好，免得玉懷又生氣，因為那都是她心愛的書。他趕快湊攏去微笑的說：

「媽媽，請你坐在椅子上吧。這書還沒有理好。」

老太婆憤怒了起來：

「難道我礙着誰了嗎？」

「可是人家要理書呀！」煥章搭訕地微笑說，趕快走開之後，就做一個嚴重的臉色，大有深意的看了玉懷一眼，意思說：「你看，我已經這樣做了。」

玉懷也覺得這老太婆碰了一個釘子，心裏很暢快。她想着着實實氣她一下，偏做出親密的樣子，推了推煥章的肩頭說：

「我前面的房間還沒有收拾好，我們出去弄弄好吧？」

煥章見母親就要一個人被剩在房間裏，感到非常的不安，他抱歉的看了母親一眼，就同玉懷一道走出來了。老太婆也慌慌忙忙拐着小腳兒跟了出來。

把房間收拾好了之後，大家都坐下來，不說話，默默的坐着，你看我一眼，我看你一眼。老太婆一直坐守到天色暗了下來。玉懷偏不去弄飯，老坐着，翻着一本書。萍兒跑到她面前牽着她的衣角說：

「媽媽，萍萍餓了！」

她只是看了他一眼，仍然不說話。

煥章無聊懶地把兩手抱着膝頭，望望天色，又望望玉懷。他見母親老是不想回去喫飯的意思，自己已有許多話想向玉懷說也沒有機會說。最後他終於耐不住了，舉起兩手打了一個呵欠，臉向着母親說：

「喔，喫晚飯的時候了！」

老太婆慘笑了一下：

「唉，我今天不曉得怎麼這樣疲倦，甚麼都不想動。我不是看見你買了很多菜來了嗎？我想在這

邊喫也是一樣的！反正免得多化了你一道錢！」

玉懷感到非常的侮辱，真想抓起孟子向她劈臉打去。但她覺得這會使煥章太難堪的。可是她無法忍耐住，啞的一聲，就氣憤憤的把書拋到桌上，隨口罵了一句：

「媽的！」

煥章也立刻憤怒了，覺得在自己理想中的女人的她，竟至對自己的母親如此潑辣！他立刻很凶的站了起來，同時母親也正憤怒的站起來，他一把抓住母親的手說：

「媽媽，好，我們回去！」他自己也很奇怪自己的聲音都變了似的。

玉懷非常喫驚了：「喝！原來煥章竟是這樣的人物！」她一翻身就跑進後房去了。

「她罵我！」老太婆指着她消失了的背影憤憤的說。

「好，我們回去喫飯吧。」煥章看見玉懷那股勁兒，又有點覺得不安起來了。

「我爲甚麼不能在這裏喫？」老太婆故意頓了一腳大聲說。「這不是你的外家你不是已經用了錢的？」

煥章嚇得皺起眉頭，見她越講越不像話，趕快攙着她就走出來了。在煤屑路上走着的時候，他想「玉懷一定生氣了，而且剛才自己不應該向母親說那句話，她也許從此不理我了……」他非常着急起來，想趁這時候去向她解釋還來得及。他於是向母親說：

「媽媽，你先走着，我就來！」

老太婆來不及拉住他，他已向五十號跑來了。走到玉懷的牀前，見她用被窩連頭帶腳包在裏面，萍兒則在牀邊哭喊着「媽媽。」他輕輕揭開她的被角，很痛苦的說道：

「懷，剛才我的母親說的那些話是太不像話了，我真怕她越說下去越不像，所以我才說了回去那句話……」

玉懷不動，臉仍然向着裏面，頭髮在枕上也躺得靜靜的。

「懷，」他停了一會，咬一咬嘴唇又說。「我知道這是我的不好，我剛才的確有些昏亂了……」
玉懷仍然不動，臉向着裏面。

「不過，你總能原諒我，我處的地位確是非常困難呀！」他搖了搖她的肩頭說。

玉懷一翻坐起來了，臉冰冷得像一塊鐵，兩眼噴射着刺人的光，說：

「你處的地位困難，難道我不困難嗎？」

「不過你處的地位要比我好得多。」

「哼，好得多！我難道該受人的侮辱麼？你不想想那老太婆說的甚麼話麼？你沒有聽見村人們在輕蔑的喊着『寡婦寡婦』麼？我處的是甚麼地位？哼，你們男子都應該是有地位的！」

煥章苦笑了一下，努力找尋着能夠妥協之點，於是竭力柔和地說道：

「是的，這是我說錯了，請你原諒。」

玉懷冷笑了一下：

「你叫我原諒你，我去找誰原諒我？」

老太婆又在籬笆外邊喊起來了：

「章兒呀！快點走了呀！你要娘等死在外邊麼？」

煥章立刻非常憤激了，這邊還沒有調和好，那邊又叫起來。他覺得母親那喊聲簡直非常討厭。

「章兒呀！你要娘等死在外邊麼？」老太婆又喊了。房東老太婆忽然把頭伸進門來，光着眼睛說：

「李家少爺！你家老太太在外邊喊你呢！」

他氣得真想給這伸進來的頭臉一耳光。但房東老太婆又講起來了，他無可奈何的望了玉懷一眼，嘆了一口氣說：

「好，我現在只好去一去。我現在也不知從何說起。我的心你終會看見的。」說着，他就轉身，但玉懷卻向他背後拋來一句：

「你的心的我已看見了！」

他咬着牙，不說甚麼話，就走出來了。他見母親憤憤的望着他，他更加非常氣憤。他想：「這簡直給你弄得糟透了！我本來弄得好好的，一方面是戀愛，同時一方面是我的事業，我有了她的幫助，我的事

業就會更加高了起來。誰都對我羨慕！但你不替我想，成天光鬧着給你搞一個老婆，搞一個老婆，搞一個老婆，就只曉得要老婆，要孫兒！你把我放到哪裏去了？唉，你呀……」他的牙齒咬得更緊了。

老太婆不說話，她不願在路上說話，假使吵了起來，給別人看見了是沒面子的。她想：「好，你現在真的去姘了那淫得不能再淫的寡婦，把娘都不要了！娘把你養了這麼大，你今天自己能做事了，就可以把娘拋開了？你在外邊亂姘頭，不要緊，男兒漢大丈夫，三妻四妾是應當的，娘不是不答應，娘並不是那樣的糊塗娘！可是你正妻是要的！哪曉得你給她迷昏了，老婆也不討，娘也不要，這成甚麼話……」

一進了自己的房門，她才哭起來了，房東女人一見他們回來就躲在門邊偷聽着。

「你給我氣受！老太婆一面哭，一面數說着。『你不想想娘爲你受了多少氣！連那爛貨也欺負我！這就是你軋的好姘頭！』」

煥章氣憤憤在牀邊一坐，說道：

「在鬧甚麼？這樣鬧起來給人家聽見了好嗎？」

「好，娘說就說不得！」老太婆在桌上輕輕拍了一下說。「哼，怕人家聽見！你們昨晚上的事情怎麼不怕人家聽見！『寡婦進房，家敗人亡！』今天全村子都鬧遍了！房東跑來還要叫給他打掃晦氣！叫你給他插燭燒香！你看你給我弄的這樣丟人的事！我去替你受氣！」

煥章驚訝的跳了起來：

「甚麼要我給他打掃晦氣還要燒香這簡直放他的狗臭屁！」

老太婆嚇得趕快伸手去遮他的嘴，但房東女人已一衝的走進來了，憤憤的揮着手說：

「李少爺！你是讀書人，嘴要放乾淨些！我們這村子幾千年傳下來的規矩，在你說上天去也要燒香的！」

煥章氣得全身發抖，憤憤的拉開門，老太婆喫驚的趕快伸手去抓他，可是他已一飛的跑出來了。他在村路上亂走着，樹林在他身邊退過去，墳堆在他腳邊退過去，白牆的瓦屋退過去，臭水的小溪退過去，皮鞋喫滿爛泥，西裝上掛着茅草，他都不知道，只覺得頭發昏，全身都要爆炸。房東女人的醜臉和母親的哭臉不斷的在他眼前出現。隨後，他在一塊大青石上坐下了，抱着頭。他想：「這簡直可惡！打掃晦氣甚麼的給滾他媽的蛋！哼，燒香這簡直是拿人來侮辱！」他想：「這種侮辱難道玉懷曉得嗎？她總是不原諒我！我處的地位多麼困難呀！我的母親自然不好，無知，愚昧，但也可憐，孤獨！我假使因為這事破裂起來，她會在公司方面鬧我的！那麼我的職業就完了！蛋！難道這些苦衷你玉懷都不知道嗎？你雖然說過，『這樣的職業不幹就是，另外去闢生路！』可是說是這樣說！」他想到這裏，覺得這樣想有些不大妥當，「玉懷的做人，作事，自然是對的，另闢生路，獨力發展，自然也是對的。可是也難呀！這樣的時候？」他想起玉懷剛才那樣的對他，心裏就像壓了一塊石頭似的，他想：「這不知要怎麼辦好！」

天色漸漸黑了下來，一羣黑點子的亂鴉在頭上哇哇地匆忙掠了過去，四野的蟲聲蛙聲也淒

厲的叫起來了。忽然他想起剛才跑出門時的情形來了。他想：「母親會怎樣呢？也許嚇得發抖了吧？也許嚇得昏倒了吧？」他的眼前立刻就閃出母親那慘白色的皺臉，他不禁深長的嘆一口氣。「唉，這叫我怎麼辦呢？一方是母親，一方是愛人……」他痛苦着，兩頰的肌肉起着痙攣，兩拳緊緊的抓住。最後他忽然非常喫驚了，因為他想起自己這樣一跑，母親會去和玉懷大鬧的，他嚇得趕快站了起來，周圍已是一片黑，但他向村路跑去了。

老太婆見煥章跑了出去，嚇得跟踉跄跄追出門來時，已不見了影子。她大哭起來了，一把抓住房東女人。房東女人非常的害怕，她想假使鬧出人命來，那糟糕她於是自告奮勇的說：幫她找去。一時間全村都哄動了，無數的男男女女都圍到老太婆的面前來。等了一陣，房東女人和別的一些人跑回來說：

「到處都找遍了！池塘裏，小浜裏，甚麼地方都沒有！不知道跑到哪裏去了！」

老太婆更加雙腳跳着哭了起來。她覺得天翻地覆了！世界上只剩她孤零零一個人了！她也將沒法再活了！她喊着：

「我的兒呀！我的肉呀！你叫我去靠誰呀！」

最後她頓了一腳，一手指着天煽動的說：

「都是那寡婦！都是那賣淫的寡婦！都是那爛×的寡婦！弄得我們一家這樣母離子散！鬧得四鄰都六畜不安！都是她！都是她呀！」

她背後站着的一個劉老太婆眼圈都紅了。人堆中忽然有一個人說：

「這種女人真是該死！」

大家都顯出這話很不錯的眼光。老太婆於是厲聲喊道：

「我要問她要人去！」

人們立刻讓出一條巷子，她就踉踉跄跄走了起來，一大羣人擁在她的背後，浩浩蕩蕩直向五十號門口奔來。她跑進玉懷的房門，玉懷看也不看她，但卻非常奇怪門口擁來那許多人。但她已直向後房奔了進去，玉懷只得跟在她的後面。老太婆抓起牀上的被窩來看看，被窩裏是空的，又提起垂下的臥單來看看，牀下也是空的。她於是跑了出來直向玉懷闖去，厲聲喊道：

「把我家煥章交出來！」

玉懷大喫一驚，心裏慌亂的想：「難道他出了甚麼事了嗎？」但她見老太婆來勢汹汹，於是也氣憤的說道：

「你家煥章是有脚的！你來問我幹嗎？」

老太婆憤憤的衝前兩步，左手叉腰，右手伸出食指指着她喊道：

「你狐媚子娼婦！你配來和我說！你把我家煥章藏到哪裏去，你說！你今天如果不交出來，叫你認得我老太太！」

玉懷的嘴唇白得像紙一般，一把抓住她的衣袖喊道：

「出去！你給我出去！」

老太太立刻在她身上打了一下，同時狂喊起來：

「呵呀！打死人呀！街坊呀！打死人呀！」

圍在門口的人們立刻哄動了，有一個人說：

「喝！這寡婦打人了！快去喊警察去！」

玉懷氣得直發戰，咬着牙，看着老太太，握兩個拳頭護着自己的胸部。萍兒則抓住她的衣襟號哭。房東老太太嚇得趕忙擠進來，攙扶着哭喊着的老太太。突然人堆後面騷動了。

「呵，她家少爺進來了！有幾個人同時說。」

人們立刻擁擠着分開，讓出一條巷子，滿臉發青的煥章就在房門口出現了。他驚愕地站在門檻邊一看，老太太已一把將他的手抓住，大哭起來：

「呵呀！你也回來了！你看娘要給這娼婦打死了！」

「唉，媽媽！」煥章憤憤的說。「這樣子鬧起來成甚麼樣子呀！」

「好，打死我就是了！我也活夠了！」

煥章覺得自己進來了，還沒有和玉懷招呼，未免形勢弄得太僵了。而玉懷那冰似的樣子，簡直和自己非常生疏，陌生人似的。他心裏感到非常的難過。他鼓了鼓勇氣，向玉懷道：

「懷！這是怎麼一回事？」

「出去！」玉懷冷冷的把兩手向前一送。

「懷！請你原諒我！我還不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出去！你們通通給我出去！」

煥章完全僵了，看看玉懷，看看母親。「一邊是愛人，一邊是母親，唉，這叫我怎麼辦呢！」他心裏非常痛苦地想。但門口的人們卻喊起來了：

「把你家老太太先攙回去呀！她恐怕已經受傷了！」

老太太在衆人的喊聲中感了一種新的勝利，她竭力搖撼着煥章的手哭喊着：

「呵呀呵呀！她打得好！把我打傷了呀！」

煥章深深的嘆了一口氣，只得把母親攙出來了，跨門檻的時候，他依戀地掉過頭去，抱歉地注視了玉懷一眼，意思說：「你看，我這真是不得已呀！你該原諒我麼？」

玉懷只是一臉的冰，回答他的只是一痕輕蔑的冷笑。

四條腿的人

蕭軍

二十八年前的他的踝骨是碎在德國人經營的煤坑裏。當他從昏迷中醒過來的時候，大夫向他說：「你的踝骨不能用了，我們已經鋸去了牠。」

這消息似乎不是屬於他，這鋸去的腳骨似乎也不是屬於他，他祇是坦然的望着那大夫發光的臉。那沒有稜角的臉上，突起的像特別安置的一條多肉的帶有勾曲的鼻子，鼻樑上安置着一具小小的眼鏡，有一條細細黑色的小繩，垂聯在一邊。

大夫走了，他還眼送着大夫那發紅的光光的禿頭和飽滿的背脊——這樣人物在他的生平還是第一次看見，更是那白得耀眼的長衫。這屋子裏所有的一切，也白得使他眩惑。

他抽出被單下面的手，那上面的皮繭發黃了。肉皮的紋溝裏面和指甲裏面，雖然還殘留着往日在煤坑裏積存下來若干年月的遺跡，但是大部的卻被洗刷得干淨。他想：

——爲什麼要這樣做呢？

沒有人解答他，他也不想尋找解答。

從窗上的玻璃望出去，那灰色的天，無晝無夜的，被那陶器廠，玻璃廠，煉焦爐……泛流出來的煤烟薰蒸着，充塞着……

遠遠的尖叫着的汽笛，這是他熟悉的。這是從城市裏到煤坑區去的小火車，載人和載煤用的。

——這不是換班的時候呢。

爲了這笛聲所引起的，那動物的咽喉似的探炭坑的入口，又清楚的在他的記憶裏等待着似的開張着；那爬上爬下鐵軌上的拖車，那一致的鐵和鐵咬絞的聲音……同伴們的臉雖然是模糊的，而聲音是分辨得清楚。

——在這裏要住到什麼時候呢？

起初，他安適的偷偷幸福着：

——這是天堂！

這天堂，如今使他感到寂寞了。雖然從隔牆常常要有呻叫的聲音陪伴着他——這聲音有時是生疏，有時也熟習——久了，這聲音也變得單純，寂寞……他渴想着那鐵和鐵咬絞的聲音，渴想着那由自己一鎊一鎊刨落下來的煤石，那伙伴們每張沈默的臉，每個身子在工作的時候所採取的各種各樣的獨出心裁的奇妙的姿勢——仰着，臥着，乳羊吃乳似的一條腿跪落着……孩子們，在低洞下面全是蝸似的爬着，尾巴是沈重的拖着一隻筐。

這裏，起始曾經驚愕眩惑着他的各種各樣白色的器皿，開始也使他起了憎惡。大夫不常來了，而來的時候，他卻要不斷的叮問着他：

「我什麼時候才好啊？」

大夫不再向他多說話了，祇是把兩隻手向下面作着姿勢，按一按說：

「慢慢的……」

三個月以後，一天大夫同一個外國人和一個中國人走進來，中國人向他說：

「我們是公司的……你今天應該出院了……來，在這裏按個指印……」

中國人從腋下的黑皮篋裏抽出一張有紋格的紙張，指定了地方，叫他把一隻手指蘸了一點印色，印上去。

「爲什麼要這樣啊？」

「凡是受了傷，拿了恤金的人，全是這樣做的。印上去，三百元的恤金就可以給你了。」

「那麼我的脚呢？」

「這就是給你的脚錢……要知道……如果你的脚不是斷了，不能得到這樣多的恤金哩……也不能在這樣的房間住得這樣長久……——印上去。」

在他印好了手印，那個外國人早也從他的紅皮篋裏取出了一疊錢交給中國人，中國人把牠放

在了他的身邊說：

「數一數……」

他並沒有去數，只是茫然的看看每個人的臉——那個醫生的眼睛和兩個看護的眼睛，卻似很關心着發着灰色的，疊放在他身邊的錢票。

「數一數啊……我們走後……數目少了是沒人負責任的……」中國人伸出一個指頭，動一動那錢，命令着說。

「那麼……我的脚呢？」他點一點頭說。

「這不是我們該管的事情……」

外國人在前面，中國人在後面——走了。大夫向看護們說：

「他的衣服換下來……今天他出院……」

大夫走了。

從什麼地方呢，看護們掩着鼻子，把一團黑灰色的衣服抱進來了，投在了地上說：

「脫下你身上的衣服來……換上你自己的……」

幾月來他的鼻子變得銳敏了，這衣服的氣味對於他變得生疏，他問着：

「這是我的麼？」看護們點一點頭。

「我的襪子和鞋？」

「扔掉了……你要這些還有什麼用呢？」

他坐在地板上仰起頭來看着一個看護的臉，而那個看護卻祇是用一隻手掩着自己的鼻子，眼睛垂視着從那黑色褲管伸透出來，平放在地上的腿骨。——那已經不是腳了，祇是在端頂上有着紫色摺皺的肉棒！

「這是給你預備的。」

一個看護又抱來了一些奇妙的東西——兩個皮筒，兩片厚皮片，最奇妙的還是那兩隻古鎖似的木頭。他們把那皮筒套好在腿骨上，皮片綑好在兩隻膝頭上，把那木頭的古鎖也用腳推給了他：

「你可以走了——揣好你的錢。」他們把他的錢也替他塞在了衣袋裏。但他卻一直茫然着，直到一個看護把那木鎖塞到他的手裏，大聲的催促着，他纔意識到這是該他走的時候了。他說：

「這怎樣走啊？沒了腳。」

「爬呀……這樣爬……」一個看護兩隻膝蓋跪在地上，同時又從他的手中拿過那兩個木鎖來，做着一個爬的姿勢：「就這樣爬……壞了腳的人全是這樣爬……」

「我要用腳走……爬着怎能下煤坑呢？」

「你有三百元……就不用下煤坑了……」

「不——」他固執着，不接受那看護遞過來的木鎖，看護也不再給他爬着榜樣看了：

「這是公司的事……這裏是醫院……」

「是這裏鋸去我的腳……」他的長長的臉上每顆麻子變成紫色：「我要找大夫——要他安上我的腳……」

「大夫到公司去了。」

「我要等着他……」他準備仍要爬上三個月來那張他睡過的牀，又重復了一句：「我要等着他……沒有腳怎能下煤坑呢？」

二

德國人經營的煤坑如今已經換了日本人。他卻沒有變更的在這個灰色的城市裏爬了二十年。

「四條腿的人……」

孩子們這樣稱呼他，大人們也這樣稱呼他，全城的人們也全這樣稱呼他。起始他憤怒，他就近尋找可以拋出的石塊，投擊這樣侮辱他的人。可是人們斷絕了對他底施與，人們把喫剩的東西投給狗，投給別的乞討的人，投給垃圾坑……卻約好了共同來飢餓着他。

三天了，他被飢餓着。已經沒了再舉起石頭投擊侮辱他的人們的力氣，祇有切着牙齒看着他們

從他對面和他同樣的，也是用兩手代替着兩脚爬來了一個四條腿的人。不過那個四腿人是有着鬍子的，並且已經白了，隨着爬走輕輕地搖蕩：

「老四條腿啊……」

過路的人一律這樣稱呼他，他卻只是向他們接連地動點着那發白的頭，眼睛沒有存在似的笑着……於是便有人把一兩個銅元，或是喫剩的一塊「乾糧」塞進他搭在肩頭「搭連」裏。於是他再向前爬着……路上蕩動起來的灰色的烟塵，雲霧似的籠罩着他。

「兄弟……爲什麼停在這裏？」老人爬近了他的身邊溫和的笑着，側着頭，端詳着他的臉和周身：「你是新從坑裏上來的吧？脚在什麼時候落掉的？」

他起始也不想回答他，他曾看見這老人是那樣恭順的承受着別人的侮辱，而獲得了些什麼；他自己要準備餓死，或是尋到一個山崖滾下去自殺，他侮蔑的看着這老人，而不回答。

「兄弟，爲什麼不回答我？」

「因爲你甘心承受別人的侮辱！」他禁不起這老人一致的向他笑着，誠意的等待回答，終於回答了他。

推煤的獨輪車，從他們的身邊吱吱gaga……連成串的，通過着。每個推車人，左左右右扭擺着身子，更是那每隻染着黑黑煤屑的脚……這使他哭了！

「兄弟……像我們這殘廢了的人……要想活下去……只有忍受侮辱了……煤坑對我們已經絕了緣——他們給了你多少恤金？」

「三百元——」

「比我多一百五十元……因為你年青……」

「我還了他們……我要我的腳……」

老人似乎感到一點驚愕，微微豎一豎那堆滿皺皮的脖頸：

「你還了他們？你怎樣的還了他們？」

「我撕成了碎片，我打在那醫生的臉上和那公司代表的臉上……我要我的腳……」

「那他們當然要趕出了你……」

「是的……他們用了一種藥……當時他們並沒有發怒，大夫說……喫了這藥……我的腳就會長出來……我就昏迷過去……而後……我就什麼也不知道了……醒來……我已經被放在了山下的河邊……」

「啊！你這木鎖……還是新的咧！」老人看一看他這新的伙伴，兩隻手支柱着的新的木鎖，喟嘆似的接着說：「醫院是蓋在那樣高的山峯上啊！」他茫然地向對面一個山峯上，和廟宇並排建築的一帶白色的建築物望着。

「我曾試驗着爬過三天……我要爬上去……每回我全是爬不到幾段石階我的力氣就完了！膝頭和手腕……像有刀在刮……」

「這是不成功的……我也曾去要過我的腳……我爬不上那山……外國人是聰明的……他們把公司和醫院全蓋上了那樣高的山……煤洞卻在地下挖得那樣遠，那樣深……！」

「我終有一天……要爬上那山……」他望着那山頭切動着牙齒。

「我是只有看着你……和有腳的人們了——等着罷……等着我們的國家收回來也許就好了……他們究竟是外國人……外國人特別的國人總是不一樣的……鋸去我們的腳——你姓什麼呢？」

「我叫王才。」

「兄弟……你撕了你的恤金……那你就和我一樣了……我們一同爬着活下去罷。走到我住的地方……爲你弄一個窩……你應該有一個窩的……」

爬着，王才他想不到理由能夠拒絕這個領導他的人，他已經餓了三天三夜是睡在山根的天幕下。

「到那裏去我還要爬上山……我要去討還我的腳……我要拚了我的命……一個人沒有了腳……怎活下去啊？不能推車，也不能下坑……每天就這樣爬着活下去……像你一樣，受着侮辱向

人討着要活麼？我不能……」他雖然這樣續斷的說着，可是他卻不能夠停止了跟隨這老伙伴的後面的爬進。

老人微微停頓了一下，一隻消瘦的馬似的，緩緩的扭轉了頭向他這新識的伙伴安寧的看了看，接着點一點頭說了，聲音是不甚清朗的：

「你還年青……要到自己應該死的時候……還要幾十年……侮辱也要跟隨你幾十年……你是^不應該這樣爬着活下去……你還有力氣……你應該有腳……推車還是下坑……你不是幾天沒什麼喫麼？我那裏還積存着能夠喫飽你一頓的東西……不過這全是用侮辱換來的呢……」

當他們爬過一條街，孩子們，店鋪裏的商人一齊向他們叫了：

「又添了一個是四條腿啊！」

這次王才卻不再擡起頭來，他也不再注意，爬在他前面的那個老伙伴，是怎樣屈辱地點着他那發白的頭，瘡癤的笑着，從戲弄裏從那黑色浮塵的飄擾裏拾起落在石板路上的銅元。——他祇是痛楚的咬嚼着自己的牙骨，盼望着，快一點爬盡了這條街。——這街對於他似乎是生滿着逆立的刀角。

「喂！王才——」

誰在叫他呢？這聲音是熟習的，可是如今卻變得這樣陌生。連自己的名字似乎也不是屬於自己了，因為自己的名字被呼喚已經是不常有的事。在煤坑裏，在醫院裏，那是只有號數，沒有人名。

「啊……」他答應了。同時望着站在他身邊的這個人。這個人同別的煤坑工人，同生活在這個城市裏所有指仗着「煤」來生活的下層人一樣，披掛着凋零的羽毛似的衣裳；在同一黑色的汁液裏滾煮過……

「你的腿……幾時碎的啊？」

「三個月以前……」

「在德國人的坑裏？」

「嗯——」王才認清，這是他兒時的朋友常春。他們是一同下的煤坑，一同像一隻蝸似的，尾巴拖着裝滿着煤石的籃筐，整年月在那低層的坑底下，競賽的拖運着，掙着成人們三分之一的工錢。到了能夠刨煤的年齡，他們便不在一個洞裏，常春開始愛着更遠和更深的洞了。那裏能夠獲得更多的工錢：

「我到遠一點洞去。」

「去罷，反正我們還是在一個坑裏。」他鼓勵着他的伙伴。可是從此他們只有在坑口偶爾見一見的機會，那是當他們日夜班交替的時候。

「你的一隻眼睛完了麼？」王才發見他的伙伴的一隻眼睛黑陷下去，可是那一隻卻變得過度擴大和陰毒！

「瞎了兩個月——我已經不在那個坑。」

「也給了你恤金？」蹲坐在一邊的那個四條腿的老人，添搭了一句。

「給了。——一百元……他們說我還能工作……他給了你多少？」常春看一看那老人，可是又把那隻陰毒的好眼睛，轉到了王才的臉上——他的臉低垂下去，把手裏的一隻木鎖，在地上憂鬱的打了一下，剛剛有點沈落下去路上的灰色的烟塵，又飛騰起來說：

「也給了……三百元……我全扯碎了牠……當了他們的面……我爲什麼要錢呢？我要他們還我的腳——」

「你——」常春把自己的身子蹲落下來，一隻手抓着自己朋友的肩頭，開始在王才的臉上研究似的察看着說：

「你爲什麼要這樣做？」

「爲什麼……誰知道爲什麼？」他淡淡的笑了笑。

「那你要一輩子爬着活下去……」

「和我一樣……」回答的不是王才，而是那個老人。他的眼睛沒有光澤的，看一看常春又看一看王才：「還是走吧……說過去的事情……總是當不了現在的肚子餓的……」他第一個，又把兩手握好了那早已變成了黑色，祇是柄把還有些發白和閃光，兩隻脫落了掌鐵的馬蹄似的木鎖；身體

又相同一個碎布團似的，沒有彈力的蟲似的，蛻伏下來，開始向前爬動。爬了幾步他又停止了，一隻母狗舐顧着崽兒似的扭回頭來：「一同來罷……一同到我那裏去……爬過這條河……山脚下那個廟……」

他們爬行在一帶河崖上。崖下很急速的在那很寬闊，森立着各式各樣的發着白色的石頭的河牀上，靠近一邊，交流着從各個山上匯流下來的黑黃交綜的溪流。輕輕的起着噪叫。崖上，正是一串盛滿着整塊煤石和細得土屑似的煤屑的運煤車開下來了。另外一串正準備開上去的空車廂，每個裏面全是聳立着人。遠一點看去他們似乎全在笑着，呆板的從那一團黑色的堆積中，露着發白的牙齒，似乎在表示着人與人的區分。火車頭雖然看起來小得怪滑稽，但是喘息得卻很倔強，叫出來的聲音也是倔強的尖銳。

「你爬起來還是這樣不熟習咧！」常春走在他朋友的旁邊，眼睛不離開的瞧着他那每個不熟習的動作，他感到一種刺痛！這刺痛刺過他的眼睛，注流到他的心！

「停下，讓我背着你——」

「爲什麼？」正在爬着的王才停止了。抹一抹額間的汗，翻起眼睛來，看一看從上面垂射下來的常春的眼睛，又開始爬着。

「沒聽見嗎？停下，我背着你——」這次王才卻不再停下了，他說：

「爲什麼？」

「你這樣爬幾時爬到啊？」

「你心急……先走一步吧……我不要再背……」

「爲什麼？」

「我是要一生爬着活下去的……你能背我一生嗎？」

「至少……」常春說不下去了。他是知道王才，他不相同自己，他不愛冒險，不愛放蕩，他是倔強和固執同一塊石頭一樣的，雖然他們不相聚很久了，可是他發現他這性格是毫沒有挫傷的存在着，似乎還有了增加。

「至少……怎樣呢？至少我要練習着活下去……我要忍受着等待我的機會……我要他們還我的腳……我要等待這些喪天良的德國人……爲什麼你不到坑裏去？你的眼睛壞了一隻並不妨害你……」

「我要花完了我的恤金……快了……」

「花完你的恤金……」王才不再言語。

老人在前面，爬下了崖坡，等待在過河的橋頭。用手舀着水洗着鬍鬚和臉。

「爬這橋要當心啊！爬得遲了……後來的人要罵哪！」老人爬上了橋頭，他是那樣異乎尋常的

樣子，緊張着每條臂和腿，王才也摹倣着，可是他卻那樣顯着生疏和蠢笨。

常春，他背搭着手，走在這兩個人的後面，緩慢得使他自已發着急躁，常常要把這急躁變成近似一種仇恨，從那一隻好的眼睛，惡毒的向每個迎面來的，經過他身邊木板上的，人潑灑着。無論男人或女人，老人或孩子，他對於他們全起了一例的憎惡！正和憎惡着煤坑中檢查他工作的人和那終年終月陪伴着他的煤石一樣。

——太陽單單是給他們預備的麼娘的……。

從兒時他同王才進了煤坑，他們看見太陽的機會總是少的。他們的記憶裏只有那小小的掘煤時候的照明燈和那昏沈的，垂懸在通路上的路燈。他們幾乎忘記了日間的太陽和夜間的星，這些對於他們全是不必要的了，那只是爲了地上的，能夠欣賞和享受這樣人們而預備着的。他們也忘了朋友和親人……只有那十字鎬和鐵鍬的握把是他們所愛的……

如今，已經是兩個月了，他生活在這地上，花着他的恤金，每天看着太陽。只要他高興，他可以終天的在太陽拂照下面，沒有偏私的生活着。

——沒有幾天了……太陽又要和我隔絕……一切這地上的東西……全要和我隔絕……又全要隔絕嗎？

他斷了希望的計算着所有的錢！

——快了，再有三天……我會花淨了牠們……再見罷太陽。
今天他遊蕩着大街，曬着太陽，企圖花盡了那所有的錢：

——一隻眼睛……

他準備在進煤坑，可是意外的他遇到了王才。他思索着王才爲什麼要拒絕了自己的恤金，並且還把牠們撕成碎片的理由：

——他爲什麼要拒絕這應得的錢呢？他不想用這錢安寧的在太陽下面生活一個年麼？他的恤金……那數目……足夠他生活一個年……每天可以儘喫帶肉的飯……爲什麼他還要腳呢？鋸掉腳……還能好好的安上麼和自己原來生長的一樣……那麼我的眼睛也能夠復活起來了……但是我已經要了他們的錢……

從什麼地方呢？像是從很遠很遠的海平線外，渺茫的他遭了一個旋風的突擊。這突擊起始是那樣的渺茫的追趕着他的情感底波。這波起始是那樣溫柔的，深沈而沒有聲息的，向岸邊浮走着，可是這波頭卻越來越昂揚，越來越急速……最後他自己想要制止也沒有用，終於那昂揚的頭，和障害牠前進的礁石和堤岸，用白色的爆碎填塞了那每個罅隙。

——啊……我應該要我的眼睛……

第一個是那個老人，他先爬下了這板橋，坐起身子來回頭望着：

「要向前看……不要向下面看……下面是水……看久了就要頭暈……」

直到王才和常春全下了那橋脚，他又伏下身子去，一匹記路的馬似的，湧動在前面。

這是一座凋零的古廟，院牆殘破得幾乎是不成形，可是那個大門還存在着，好像一具什麼動物的骨骼，透露的支撐在那裏。

「這就是我的窩……」老人得救似的爬進了廟堂，把所有身上的負戴——「搭連」和一片破毯毯——丟落在他用稻草墊好的鋪位上，微微可以聽到那搭連裏面，銅元們摔碰的響聲：「你們坐啊？」

三

當德國人經營的煤礦被日本人用兵接收了的時候（一九一九十一月間）他想：

——也許日本人趕跑了德國人……就會歸還中國……那時，他們也許讓我下去作工了……他等待着。

二十年過去了，他爬着，他眼看着那老伙伴在一個早晨安靜的死去；眼看着童年伙伴常春，爲了要報復，要自己的眼睛，在夜間企圖焚燒那山頂上所有的白色的建築，用轟山的炸藥。事機不密被捉進了監牢……他也看見過從煤坑裏雲烟似的噴湧出來，漫山漫野……滿街頭……叫着，罷工……

爲了要求着自己的利益的坑友們，和兵們流着鬪爭的血……是怎樣一滴一滴摔進了那路上灰色的浮塵裏……——他等待着。

——全過去了！

從前在街頭侮辱着他，罵着他的一些孩子們不常見了，偶爾看見一個，那已經不再是玩皮和不安定的孩子，而是一個成年的工人。變得老蒼和沈默。——相同自己的二十年前。

「你們也下坑了？」

「下坑了……你好啊？四條腿。」

他有時懷着一種報復似的歡喜問着他們。現在他對於誰再叫他作「四條腿」已經完全坦然，自己幾乎也忘了自己的名字是「王才」。

頭上的每根頭髮，由深黑一根一根轉變到蒼白脫落着；臉上的紋溝一天一天的變得單純深入。眉毛脫光了，只是那眉骨和下巴，卻更顯得突出和拉長。眼睛變得小而殘酷，平常總是尋覓什麼的，看着地。鼻翅單薄，一條直的不甚突起的，有着相當長度的鼻子，和那散落鼻子左右幾顆大的天花斑，卻似沒有什麼變更。

「日本人比德國人好些嗎？」他常常要問着那些從坑裏到地上來的人。回答他的：

「這時候一條命才三百元哪！德國人的時候，你的腳就是三百元……」

——一條命纔是三百元麼？可是三千元我也不能賣了我的腳！

他對於日本人也絕望了。如今他只是切動着牙齒，一堆破布片似的，相同二十年前他那個老伙伴，在這每條灰色的街上爬動着，唯一的希望，只是在等待着祖國收回那煤坑，給與他工作和生活。後來他卻漸漸變成一條瘋狂了的狗似的，無選擇的向這灰色城中每個人吠叫着：

「你們全是有腳的人……爲什麼不收回自己的煤坑……你們要把自己的腳……還不如我的價目……賣給日本人嗎？我的腳是賣給德國人了……可是，我並沒有收他們的錢……」

一九三六，十一月廿三晨。

鄉愁

端木蕻良

星兒一個人，坐在門蹲上。眼睛看着白雲。那白雲怎麼是一條線呢。

賣荷蘭水的小銅片，敲着釘鑼釘鑼響。有個鴿子的聲音，嗡嗡的，在半天空裏飛。

那個賣荷蘭水的敲聲，好像是越敲越遠。又好像在一一個很深的巷子裏，和人家絮語——很難聽真。不過在星兒的耳裏，卻又非常的明晰，好像每一個敲聲，都是在和他招手，都是在和他透出無限的親密。

一個包花生仁的碎紙，從街的北頭颯來。掛在一塊碎磚頭上，拍拍的響。星兒懶得去聽。他向北望了一望，道上什麼人也沒有。好像往北愈高，而且塵土也愈厚。風颯過來，道就沈在煙塵裏，看不見頭。大鵬今天也沒出來拋標槍，一定又是睡晌覺了。

道上一個人也沒有，風吹來挺熱。一切都沒意思。

紙片還是掙扎的響。星兒聽見了，又看了它一眼。紙片掙扎得很吃力，很想立刻就跑開了去。但是磚頭卻太礙了它的事，很和它過意不去。星兒想幫它出去，但又怕那張紙片立刻的飛了走，末後一個

人坐著沒意思。手兒還托著。噙著微汗的小下巴，似乎在觀望些什麼，又似乎在打算些什麼，神氣非常的癡滯。

風絲兒更大一點兒了，紙片刮得更響了。星兒心裏一急，剛想用手去捺——他這時不知道自己的舉動是想幫助紙片脫走了去呢，還是存心想把紙片依然繼續的按了下來。——紙片卻躍過磚頭跑去了。翻折着，在地面上沙沙的響。向南一直的跑去，頭也不回。星兒癡癡的看它跑開去了，漸漸的小了，更小了，成了一個遼遠的餘影了，終於眼簾一霎，什麼都不見了。

星兒歪歪頭，看看那磚頭還是孤零零的躺着，什麼都沒有了，連敲銅片的聲音也沒有了。

風有意無意的吹，電線發出輕微的磕碰聲。

風是倦怠的，熱悶的。

怎麼還沒來電燈呢？星兒想。他擡起頭來，看了看街燈，太陽還黃澄澄的照在頭上呢，現在許剛是晌午。

四邊除了風的苦悶聲，什麼都陷在熱騰騰的昏眩裏。星兒覺得什麼也沒意思，腦子嗡嗡的。覺得什麼東西都變小了，什麼東西都不寬綽，都擠繞着他小小的心。

他想起去年，那是叫去年吧？和大表哥在雪地裏用糞篩子扣蘇雀。他又想起那個用秫桿棍紮成的小籠子……那個小籠子……現在他好像又看見那小的籠子了，真是狹的籠呵……

忽然一個不長進的黃蜂，拖着一個長針，邇邇迤迤的溜了過來。在他頭的四邊嘍嘍了半天，最後才爬到一個古老的磚縫裏，半天半天沒有出來。

星兒想，這要是在家嘞，在家裏該多好。沒有黃蜂，可有蝴蝶。蝴蝶有黃的，有花的，有白的，還有小藍花的，小藍花的最好，小藍花的在土豆地裏最多，小藍花的我捉過……一落下時，牠翅膀喘氣樣的一張一合，上面有銀星……

「來，傻孩子，你一個人在這呆坐着幹嗎？來，跟奶奶睡晌覺去。」一個花白頭髮的老婦的頭，遲迷的從門口裏探了出來，走過來，牽住了他的手。然後又向北邊張了一張，使自言自語的說，「唔，都颯冒煙了，這大毒的風！」

星兒默默的坐起來。

「你這孩子怎麼不願睡晌覺呢？我都睡一覺了——你怎一個人跑出來了呢——先生說你有病呵……」

星兒一聲不響的走到屋裏，屋裏悶熱。他輕輕的揩了揩額角上的汗，便爬到牀上去了。

「奶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呀？」

他很想立刻的睡去，因為那樣也許會好過些。但是他又睡不着。

他覺着身上非常的束縛。

「奶奶，我都得脫光了，我才睡。」

「不行，都脫了，閃着呢！」

「不，我脫。」

「不行，你有病，你看人家救世軍外國的孩子都穿着睡衣睡。你看熱點可不要緊，閃着可不是玩兒的。」

星兒翻了個身，汗還使勁的往下流。

「奶奶，怎麼也沒有扇子。」

「那不是你老叔拿來的一把扇子，讓房東的小狗給攫了去嗎？」

「奶奶，他咬咱扇子，咱怎不要他賠呢？」

「他是房東，咱們上個月的房錢還沒給人家繳呢……」

星兒放下了兩隻瞪得圓了的期待的眼睛，長出了一口氣，把小衫從腰向上拉開，又翻了個身。

「奶，我老叔要來，你可招呼我，我睡着了你也招呼我，奶奶，聽見了嗎？我老叔來！」

「奶招呼你，你好好的睡吧。」

奶奶用昏花的眼引着針線，老是引不上。她慢慢的擡起了頭，看了看那一尺見方的小玻璃完全

讓裏院房東的角門的影子，把投來的光線給擋上了。她無力的嘆了一口氣，又低下頭來繼續引針。她剛想起讓星兒來替她引。她向牀上看了一眼，看見星兒已經把身子都貼在牆上，預備睡了，不想招呼他。又低心下氣的把老眼淒迷在一起，拿起了針來引。好容易算引上了一条白線頭，已經讓汗給完全染黑了。

「奶奶，你也睡。」

「呵，你怎不睡呢，大夫沒說嗎……我給你老叔補雙襪子，我看他前天從學校回來，把襪子壞的都不像了……哎，那孩子……咳……」

「奶奶，看咱倆誰先睡着，誰是好人，一，二，三，四！」

「混孩子，睡覺不好好睡，竟瞎鬧……你沒聽大夫說嗎？不行淘氣，祇許曬太陽，靜養……要是有錢呢，住西山，捕螞蚱，捉蝴蝶，吃牛奶，雞子，魚肝油……在草棵裏玩。」

「奶奶，我好點了，是不是，我額子的癩疽沒有了，是不是，奶奶，你摸摸，奶，你摸摸！」

「是，是，沒有了……你就睡。」

星兒又不響了，把一隻脚伸到牆上去。他覺着牆上的涼都跑到他身上去了。

奶奶又遲疑的看了他一眼，剛想說牆潮，但是知道他要睡着了，便不作聲了。明天把那塊破氈毯攥在那兒，也許就好點了，省得他着涼。

星兒安安靜靜的睡了。她又一心一意的補襪子。外邊一個鴿子嗡嗡的飛過去，什麼又聽不見了。

星兒已經翻到這邊來了，兩隻小手不住的在身上搔。

奶奶用手扇了一扇臉上的汗，又低下頭補襪子。

星兒直翻身，睡不穩。

奶奶放下了針，過來，先用手伸出來，摩摩他腦瓜上的汗，涼絲絲的。又看了看氣色，也不紅也不白。「來——奶看。翻個身，來，好乖乖。」

奶奶狐疑的拖着，他翻個身。呵，身底下十幾個紅點子都爬出來了。呵，白天就都爬出來了。奶奶用手吐了吐沫，提起一個就往地下踩。「唉，我也傻了，我還當孩子來病了呢。唉，這怎麼說的。把孩子咬的翻身打滾的……」

老太太一邊自言自語的，一邊走到窗戶的醬油瓶子旁邊，找出一個臭蟲藥盒子來。回到牀上，拍拍打向孩子的四周吹。吹了半天，才放下了藥盒子。又拖拖孩子。「來，來，奶抱來，望外邊點睡，別沾一身。」孩子也模糊的離開了牀，露出了剛才撒了藥的白被單來。怎的還沒撒上？老太太又用手在布單上抹了一抹，在鼻子上聞一聞。可不，一點藥味也沒有。老太太連忙又拿起了藥盒子一看，原來是空的。她愕然的把它往旁邊一放。唉，人真老了……可是臭蟲藥也得買了……她向着自己牀上的錢匣子

無力的瞟了一眼，便立下來想，怎麼辦呢？老太太又從那邊大牀上把自己的被單拉出來，攤在星兒的靠牆這邊。她想臭蟲要來，也得先爬在被單上，才能再往星兒身上爬。可是沒等爬到他身上，她就可以看見了。她覺得自己想的很聰明，這回臭蟲再不會咬到她的小孩子了。

二

睡夢裏，星兒又回到他的故鄉。

故鄉的家裏是個寬大的菜園。菜園裏開滿了火爆爆的黃花，花蜂懶懶的飛着，飛出一種好聽的噙聲。

門前是個涼絲絲的水井。一棵百年的榆樹，足可以蔭沒了全井面而有餘。一個鐵樑的柳罐斗子，一個長着鐵把手的柳罐斗子高高的斜掛在轆轤把上，轆轤把放賴似的在地面上伸懶腰。小花伸長了舌頭在水槽裏洗澡。一棵鬼筆苔，亭亭的像個長癆病的女冤魂似的站着，一棵，兩棵，三棵……井底上一根金線蛇遊出來，吞了一隻蛤蟆，又翻回了老窠睡覺去了，一切都甜適而安靜。

星兒正聽着爸爸在大樹底下講大黃狗的故事——搖一搖，繞山掙，掙一掙，滿天飛……
賣燒餅的老白就來了「燒餅呵，油榨糕……」

星兒要吃，爸爸說不吃那個……咱們有甜瓜，甜瓜比那個好吃。

爸爸扔下了蒲扇，到井裏提了兩下，一筐嬌綠的甜瓜便在一個水提籃上出現在眼前了……真的是冰鎮的甜瓜呀……

……

後來……二姑從東邊裏跑來了給他編毛毛烘，給他摘姑娘秧，和他跳九州，翻花，拍拍手，下挑，走方塊……日子真好過呢……

……

可是忽然有了那麼樣的一天，紅頂山大營失火了，滿街筒子都是逃兵，到處的搶東西，人們都說日本兵把北大營佔了……

爸爸半夜回來，渾身是血，說這次出去，永遠不回來了……奶奶拉着他手哭，說：「不要去呀，不要去呀……」

但是爸爸到牆上摘了盒子砲下來，便跳出去了。剛一出門，又回轉身來向星兒看了一眼，便又出去了。外面一羣的馬嘶聲，噲噲的一叫，接着拍拍拍……一陣馬蹄聲，便什麼都沒有了。

從此便不見了爸爸……

「爸爸！」星兒向空中大聲的一叫。「爸爸，我跟你回家去！」

星兒一翻身便醒來，淚水充滿了眼眶。

「奶奶……奶奶，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去……奶奶，我要回家去，我要回家去。」

三

賣蘿蔔的走過去了，星兒連忙爬起來，他想大鵬該回來了。他想看大鵬去。

「你怎不躺着呢，不行你起！」

「我都躺着四五點鐘了——人家還得躺着！」

「你好養病呵，大夫沒說嗎？」

「我看大鵬練標槍去。」

「你看一會兒就回來呀，你別拿標槍呵，看累着你……來，奶告訴你，人家要給你蘿蔔，你別要，你要喫，你跟奶奶說，奶奶花錢給你買。」

「我知道。」星兒像燕兒的跑出門去。

賣蘿蔔的已經走了，街上一個人也沒有，太陽從西邊照過來，房子的影子都伸長了，一直到前邊的土牆根，有影的地方都是暗黑色，沒影的地方都是金黃色。

大鵬可沒來練標槍，街上什麼人也沒有，他練過了嗎？星兒看看街上的塵土的印，都很平的，沒有槍印，他想他今天爲什麼不出來呢？他向街的兩頭，看了看，也沒什麼好玩的，他又想起了大鵬，他想到

公寓的門口來看看，又怕那看門的瘦老頭撇扭。

街上什麼都靜，風絲裏又可以聽見賣荷蘭水的小銅片的鐺鐺聲了。在公寓的門口，一個老頭搖着蒲扇打着呵欠。門口一個小腦袋先探了一探頭，他想要看見大鵬就招呼一聲，可是大鵬並沒在他才又把頭沒精打采的縮回來。

老頭似乎看見他了，也知道他幹什麼來了，可是還立起眉毛來問：「你找誰？」

「我找大鵬——白先生。」

「什麼大鵬二鵬的，讓人捉去了。」

「捉去了誰捉他？」

「不知道。」

「因為他拋鏢槍嗎？」

老頭兒看了他笑一笑，笑的比哭還難看。「他是××黨！」

「他們什麼時候放他？」

老頭兒看不起他似的把頭向左邊一扭，又搖起蒲扇。

星兒惘惘的走出來。他看見電燈上來了，他又高興起來。他聽見賣荷蘭水的敲聲，已經近了。他想他要上門口來，我就讓奶奶給我買。他看見一個大胖肚的綠豆瓶子，裏邊滿是紅盈盈的紅莓子汁。

敲的聲音更近了，我在這兒等着嗎？不，我先問奶奶去。

「奶奶，我要喝荷蘭水。」

「什麼叫荷蘭水。」

「就是酸梅湯。」

「不行，你沒聽見你老叔說，那裏有微生物嗎，人喫了得得病。」

「奶奶——我喫。」

「……」老太太提起一把鹹鹽放在炒土豆裏。

「奶奶，我就喫這一回。」

「可就這一回呀，下回不許喫。」

「奶奶，奶奶——你給我五個大字。」

「不給，給你三個，三個就一大盃了。」

「不，三個才一小半盃，不夠，五個，五個大字——奶奶，給。」

「你看你今天一天花多少錢哪，早起買兩燒餅，晌午，晌午……」

「晌午，晌午，我買了嗎？」

「今天晌午沒買，那天晌午沒買呀？」

「今天我才花四個大字。」

「四個大字不是錢哪，我的銅字都買土豆了，你老叔一會兒也許來，他就愛喫土豆。」

「奶奶，五個大字——一會人家就走了。」他聽見那敲聲，已經在公寓門口了，不過他彷彿又聽見那敲聲發出去走的聲音。

「給你這四個，沒有啦，都買土豆啦。」

門口站着一個瘦小的漢子，手裏拿着兩個銅片，懶懶的敲着。眼前一個大黑油桶，上邊用金字寫着：「冰鎮梅湯，衛生開水。」上邊一個二尺長的白布篷，被太陽曬的都已經變灰色了。還有兩個補綻瘦小的漢子，便把腦袋接住那塊從補綻印下來的影兒，不再移動。因為他覺得那地方的陰影，比別處都涼些，都厚些。

一個已經破成像手掌形的芭蕉扇子，拍拍的轟着蒼蠅，剛打起來，嗡嗡的四圍叫了一陣，又都黑鴉似的落了下來。

「四大枚的梅湯。」

「要冰嗎——」瘦小的漢子，放下了銅片，提起那綠豆瓶子。

「不要——要，要冰。」

瘦小的漢子，不聲不響的拿起了一個小藍花盤，用一個鐵錘子敲冰。

「多攔點冰。」

「少不了。」漢子攔了小半盃冰，就倒那血色的水。

「那去了冰，就那點呀，我不要冰了。」

「你不是——要冰嗎？」漢子似乎生氣似的，用扇子拍拍的打跑幾個乘機而入的蠅子。

星兒用手從盃裏撈出一塊大一點的冰，你看才半盃。

漢子快快的，又倒裏點紅汁子。

星兒手裏握着那塊冰，爬下腦袋喝。

漢子又懶懶的敲。

星兒看看那盃，已經空了，再不能喝了，便放下了。想和漢子說句話，但是賣梅湯的卻無精打采的走了。

車子一搖擺，蠅子便喫驚的向四外飛舞，星兒連忙向後一躲，「好嘢……」很愉快的笑了。車子嘎嘎滋滋的走着，四個薄鐵的輪子若不勝其苦的在地下滾着。

星兒看着車已走遠了。呵，好涼，好涼，他又換了一隻手，跑到屋裏。「奶奶，冰！」

奶奶，模糊的看了他一眼。

「奶奶，你要嗎？」星兒想用手把冰拌開。

「不，我不要，啥好的。」

星兒把一塊冰整個的都攔在嘴裏了。

「奶奶，奶奶……」他嘴裏說不出話來，牽着奶奶，指着自己的嘴。

「呵，看見了，真能耐。」

「奶奶，還不喫飯。」星兒把冰又握在手裏。

「我尋思等你老叔——今天不是星期？」老太太疑惑的自言自語。

「奶奶，我知道，今天是星期，救世軍佈道了，我聽見的，打大鼓。」

「他們那天不佈道。」

「奶奶，咱們問房東，房東有日曆。」

「問人家幹什麼。」

「那怕什麼，我去問去。」星兒站起來就走。

「你給我站住，你個小孩子懂得什麼。」奶奶生氣的向他一瞪。

星兒不解的又退了回來。

奶奶向外看了一眼，使用着聽不見的聲音自言自語說：「人家兩口子對躺着抽大煙呢，你跑那問啥去。」

星兒惘然的坐在牀上，兩條小腿掛在牀沿上，無意的前後的搖擺着。他覺着奶奶不能和他玩，他看見奶奶牀底下一個紙匣子，他想拿出來搭小屋，他便爬到牀上去拿……

「吱吱！」一隻小老鼠。

「老鼠！」星兒愉快的笑了，回過頭來，想告訴別人，屋裏一個人沒有，他再去看老鼠，老鼠已經不知道鑽到那兒去了。

「老鼠——奶奶，我老叔怎還不來。」星兒爬出來。

「他橫豎不來了，咱們喫飯吧——今天一定不是星期。」

「奶奶，我端菜，我端奶奶，我端菜，我端。」

奶奶，端着一盆飯，走進來，星兒先端着一盤土豆絲。

「不給老叔留嗎？」

「他不來了，你就喫吧。——這是蒜。」

奶奶坐下了，先禱告了上帝，這才喫。

「奶奶，我知道，我都知道——阿門。」

「喫飯罷，你多喫菜，你老叔不來了。」奶奶又把手遮在眼睛上向外看着。天已經黑了。

「奶奶，咱屋怎還不開電燈呢，街燈都來了。」

「哎，你喫飯罷。」

「我叫房東去。」

「你給我呆着——」

「花錢唔不開電門。」

「你——」

「房東，開——」。

奶奶，瞪着眼，舉起了筷子。

星兒撇着嘴，嘴裏嘮叨着：「這麼黑，這麼黑。」

兩人又默默的喫。

「你喫吧，我不要了。」奶奶把一盤子土豆湯，推到他跟前。

「我也不喫了——這麼迷糊」

「天熱的，你躺躺。」

門外有自行車的練子花花的響聲。

星兒放下筷子便跑出去了。「我老叔——」

「老叔，老叔，我們都喫完飯了。」

「喫完了，好。」

鐵珊把車子推進來，放在窗戶底下，便進屋來，「怎麼還不開燈。」

「那天不是這樣。」屋裏幽幽的透出母親慈愛而鬆緩的聲音。

鐵珊把探進屋裏的頭抽回來，便站在房簷底下，「喂，房東，開燈！」

裏邊也沒回聲，豁的燈便開了，十六燭的淡黃色的燈光籠罩了這小屋，星兒覺得屋裏從來沒有

今天這樣亮，心裏是滿懷的高興。「哼，還是我老叔——老叔比奶奶強。」

「你從學校騎車來的嗎，這熱的天。」

「那是——我昨天就在城裏住的。」

「你沒有——課。」

「那個姓黎的那門 Course 我給 Droup 了。」

「我當你不來了呢——你喫啥菜，我給你作去。」

「我還不餓，有飯嗎？」

「飯有——菜，竟剩湯了——你自己騎車去買，就到拐灣小鋪。」

「我還去買呢，來，星兒來侍候你老叔，還有葱嗎？」

「葱沒有啦——我給你買菜去。」老太太一邊放下了一副筯筷，一邊轉身就走。

「不用去買，有蒜嗎？」

「蒜有。」

「醬呢？」

「有。」

「好。」

「老叔我給你拿，我知道。」

「好。」

「還有菜湯，泡飯喫。」老太太遲疑的走過來端出一盆土豆湯來。

「倒下罷。」鐵珊拿過來，走到外邊去倒了。

「什麼你都倒，油啦鹽啦醬啦的，那就傳染上了。」

鐵珊把空盤又浸在水裏，使高據桌面，喫起蒜來。

「這是野蠻人喫法……」

「老叔我就愛喫蒜。」

「喫蒜好，蒜能清血，對你的肺有好處。」

鐵珊喫了一盤，又像在想起了些什麼似的，沈思起來。

「老叔，你們學堂有糖。」星兒坐在桌子的對面。

「糖。」鐵珊正在沈思。

「就是喫的那個糖。」星兒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呵，呵，有的，有的，明個我給你多帶點來。」鐵珊又舀了一盃飯。「呵——我這還有幾片呢。」於是

他站起來，在黃卡布的褲襠後邊的兜裏掏出了三片口香糖。「他媽的，在夜來香開會，還得照顧他。」

「老叔，這叫橡皮糖，我管他叫橡皮糖。」

「好好。」鐵珊沈思的喫飯。

「你在家裏住嗎？」

「不，我還得回學校。」

「這麼黑。」

「不要緊。」鐵珊站起來，把碗筷都收在一起，都浸在水裏，把碗用乾布擰乾。

「你放在那兒吧，我洗。」

鐵珊不到五分鐘便把髒水倒了。

「老叔，我胖了。」

「胖了好，等我稿費取來，再給你訂一月的牛奶——糖，你可別嚙哪。」

「我知道，像膠似的——那次，我還把他扯成一把刀，今個我得作個鏢槍——呵，老叔，老叔，可是大鵬讓人捉去了。」

「誰說的？」

「公寓老王說的。」

「什麼時候？」

「他不告訴我。」

「呃——」鐵珊遲疑了一刻。「媽，你這幾天病好了一點嗎，等我稿費取來，我們到醫院去割去，醫生說再晚幾個月也不十分要緊……」鐵珊聲音壓聲的頓了頓，看了看母親的顏色，面容就特別的陰暗了。「媽，你還有錢嗎？」他預備去了。

「還有四塊，夠花了，一星期也花不完。」

「好，我就回去了。」

「怎麼，你回學校。」

「沒關係，星兒好好養，好好養，你就胖了，下回來，老叔給你訂牛奶，魚肝油還有嗎？」

「老叔你不走——」

「不，我有事。」

「老叔你走就剩我自己了，奶奶不跟我玩——老叔你多早來，給我帶小蝦米來，會跳的小蝦米來，我小時候在咱家，在下二台……」星兒攆着老叔前後說。「老叔咱們多早回家，上下二台，我姥姥家。」

鐵珊去取車。「咱家讓小日本佔了呢。」

「老叔，這個地方日本不佔嗎？」

「也會佔的，就看我們鍊膀不鍊膀了，咱要練膀，他小日本就不敢來——你看老叔的胳膊多膀。」

「奶奶不讓我拋鏢槍。」

「好好，你好好休息，明天老叔來看你。」

「明天哪，明天一定，明天我等着。」

「反正幾天之內，我一定來。」

「明天！」

「你回去吧，呵——我幾天之內，一定來。」

鐵珊騎上了車，也沒燈。「你回去——我一定來。」

「老叔，我們什麼時候回家呀！」星兒看着車，剛想說。可是車卻拐灣不見了。

四

第二天，星兒一早起來就昏昏沈沈的，喫過了午飯自己躺在牀上就睡着了。奶奶奇怪今天這個孩子怎麼這樣的聽說呢，伸手摸摸他的身上也不太熱，才覺得有點放了心。

晚飯好了，叫他他也不喫，還是昏昏沈沈的，奶奶有點着慌。

「星兒，你喫飯哪。」

「奶奶——」

「你喫飯不？」

「我不。」

「你好好的躺着，躺躺就可好了。」奶奶的心開始的有點忐忑。

星兒翻了翻身又睡着了。

晚上，孩子就瀉。一直到十二點了，兩人都沒睡。房東把電燈閉了，奶奶在黑暗裏摸了半天，半天才摸出一根小紅洋蠟來。點着。星兒還是瀉，瞪着眼，看燈火，一聲也不響。眼睛烏黑的發亮。

「奶，我好不了囉！」

「別胡說，剛病的，有什麼大病，就胡說八道。」

「奶，我知道，這叫肺病，媽媽就是鬧這個死的。」

「你怎竟瞎尋思呢——奶奶知道的多，你等天亮，奶給你接大夫，吃服藥看看就好了。」

星兒再不言語了，烏黑的眼睛沈入了默想。小眼睛一展一展的在黃澄澄的燈光裏發亮。

奶奶一夜沒睡覺，有些暈了，眼睛不由自主的閉上了。向前一磕頭，又醒了，連忙又用手去揉兩顆發酸的眼睛。

一個蛾子撲拉撲拉的在小燭火上，燒着了半個翅膀。

「蛾子。」星兒聲音裏有點恐慌。

奶奶輕輕的拔了一根骨頭簪子，把它剔出來，放在地上，蛾子的翼子撲拉撲拉的拍在地上響。

星兒看着牆上奶奶龐大的黑影，喫驚的問。「奶奶，什麼響？」

「不要怕，蛾子。」

星兒瞪着眼睛還聽。

奶奶在牀底下撈出來一隻鞋，看了看那一半讓油沾在地上的半焦了的小動物，又看了恐惑的小孩兒一眼，便半憐惜半果決的把鞋按在那撲拉撲拉的響聲上。

半天半天星兒才算睡着了……

朦朧裏，聽見遠遠的小雞子叫了，奶奶這才落了體。

「你躺着，奶奶把那些東西送出去，一回兒倒土匣子的來好倒去——好孩子，奶奶就來，不要叫奶奶。」老太太拿了許多亂草紙轉出去了。

星兒也不言語，還是癡癡的躺着。

奶奶，從土匣子那兒轉來，看看白天星兒坐着的門蹲兒非常的難受——晨風吹着他的頭髮，她覺得心裏突然的清爽些。她向公寓那邊看了一會，公寓的門還緊閉着。一切還都沈在好夢裏，祇是天色已經完全的大亮了，遠遠的有推水車的滋滋格格的響。

賣爆花的走過了，奶奶起來升爐子。

奶奶坐在他跟前看着他，一邊等着水開，一邊側着耳細聽公寓的門。

「奶奶咱不回家呢，在家我從來沒鬧過病——咱家院子有多大。」

「你病好了，奶奶就帶你回家——你好好的養吧！」

「咱們回家還捉魚，奶奶，我就愛捉魚，我跟我姑，那是幾姑——」

「二姑。」

「捉魚——我頂能捉，他要在这罷，你別讓他看見你的影子，你偷偷的——慢慢的——冷丁一捉，喝喝——一條大鯉魚，奶奶，一條大鯉魚，奶奶！」

「好孩子，你病好了，咱們去捉魚。」奶奶又摸摸他的頭，還不太熱，她心裏着急，她想這是瘟熱往

裏行，不是往外發，不是好兆。「唉，好孩子，你別說話了——你養養神。」

「奶奶，我就想大莉——我小妹妹，多好，小胖胖，奶她比我胖，是不是，奶奶，小胖胖。」

「是。」

「還有我二姑，我二姑也好，我二姑和我，我倆跑到山後頭，哈我捉魚，我二姑捲起褲腳來，也下水，她讓我不要告訴人——」

「你別說話了。」

「奶，我二姑姓什麼？」

「呵，好孩子，別說話了，姓蘇。」

「她不是咱家人，她是人家的丫——丫環——」

「好孩子，你別說話了，好好養神，我聽公寓開門了，我給你老叔打電話去——呵，你別招呼奶奶，奶奶就回來。」

「呵，奶奶，你就說我有病，奶奶叫他快回來，就回來，呵，奶奶，就說我有病。」

「好，你好好的躺着——別叫奶奶，奶奶就來。呵！」

老太太便出去了。

大門還沒開，她又在門口轉了一圈，就悵悵的回來，她聽見公寓裏邊有人語聲，又走回去，重新的

試探着開門，門果然開了。

「有電話嗎？老爺兒，借電話使使。」

「哼？又是借電，在這邊你自己去打去吧。」

「勞您駕——叫××大學怎叫？」

「哼，就叫××大學啊，那還有什麼妙法！」

「那怎能行呢，那不得叫號碼。」

「哼，不行？不行那你就挑行的叫哪。」

「哎，你，你這位老頭兒怎的這麼——我孫子病了，我打電話叫我兒子回家——你看您。」

「我怎的，你不會打電話也——也怨我！」

一個蓬蓬頭髮的，拖邏着鞋的青年學生從裏邊轉出來——「餛飩，餛飩，買餛飩的別走，十大枚的一碗，來一碗，爽快！」

「呵，李先生，買餛飩的還沒過來呢，你要喫，我拿碗去買去。」看門的老頭兒放下了方才冷峻的面孔，枯瘦的臉上竟是笑。

「呵，我怎麼聽着就好像已經在門口了似的呢，嘍——昨夜一宿讓那臊瓢子折磨的我簡直沒睡——來，打水，開壺！」

「少爺，勞你駕，打電話怎麼打——」

「呵嘍——」青年剛伸個懶腰沒伸完，一眼看見一個白髮的老太太在叫他，他還沒十分睡醒。
「呵——怎的，你不會打電話，哈哈，在這個城裏住着的人，還有不會打電話的人，哈哈！哈哈！」

「就是呢——」看門的正提着一壺開水走過去，「這位老太太正因為自己不會打電話和我生氣，你也沒看見那個紅條子上寫的『本電自用，概不外借』嗎？我看你是個老太太，好大情面，才借你使使，你還毫不領情，絮絮叨叨，李先生您看，您看是越老越不識時務。」

「哈哈，我真還是頭一次聽過，還有不會打電話的人，你往那兒打——」

「往西郊××大學——我又不認識洋字碼，不會查電話簿子……」

「來，我給你打……呵，呵，你是，喂喂！你是電話局嗎……呵，呵，西郊××大學……呵，喂，老太太你找誰？」

「我找我兒子鄧鐵珊。」

「呵，你是××大學嗎？呵，我找鄧鐵珊說話呀……呵，老太太，你兒子住在幾樓，喂，問你兒子住幾樓？」

「呃，是二，二樓——是二樓……」

「是二樓呵，二樓鄧鐵珊。」

青年把耳機子放下來，又打了個呵欠，「你就等着吧，等那邊一響，你就回話。」

老太太瞅着青年拖着拖鞋走進院裏去了，這才想起方才忘了對他道謝。

「你看人家也是沒查電話簿子不是，我告訴你還不信呢，還有幾個××大學，普天底下就是一個××大學——連李少爺還沒考中呢，哼，聽說三十人中才取一個，趕上中狀元了。要不然李少爺早不在這兒住了。」——看門的老頭兒已經送完了水回來，坐在旁邊參觀她打電話。

「唉，我個老太太那知道這裏還有這許多分別，我尋思打電話一定得叫號碼呢？」

「啥都你尋思，你要給蔣委員長去電話也叫號碼……真胡塗！」

「呵，什麼，他沒在，呵，他前三天就沒回去……呃，喂喂，勞駕啦您呵，他要回來，你就告訴他，他姪兒有病，我……是他母親……他姪兒有病讓他急速回家……呵，喂喂……怎麼沒聲了呢……喂喂，你聽見了嗎？我是他母親，他姪兒有病，讓他急速回家，喂喂，你聽見了嗎？喂喂……」

「人家早掛上了，你還絮絮叨叨些什麼呀？」

「喂喂……」老太太還是不解的等着裏邊出聲。「喂喂……他的姪子，他的姪兒有病了，你讓

他就回家來……」耳機子裏忽的透出來一種惱怒的怪叫，老太太聽不清楚回答些什麼，便趕忙的問道：「呵？你是什麼局，呵，什麼，要那兒我住的是皇城根呀，喂喂……皇城根，他知道，你就叫他來就是了……」裏邊機子使勁的一掛，又沒聲音了。

那個老頭兒，把頭歪着，心裏閉住笑，搖着蒲扇。

老太太迷惘的走出來，腦子裏熱烘烘的不知道作些什麼是好。

怎麼辦呢，孫子病了，不知到那去請大夫，而且鐵珊昨天一直就沒回校，還說不上這孩子現在有什麼祕密，而且星兒要一鬧病錢也不夠了……」她不知道是踏着什麼東西回來的，進門就聽星兒連聲的叫喚。

「哎，奶奶回來了，來了，唉，別叫，奶奶回來了。奶奶在這呢……」

「奶奶，我老叔說來不來。——」

「來——你老叔說正考呢，要來也得下午來。」

「你沒告訴他說我有病。」

「他知道了——他也許晚上陪大夫一同來，告訴你先好好自己養。」

「奶奶，他說給我帶糖嗎？」

「帶好孩子，你好好養就給你帶……你……」奶奶的眼光已經完全溼潤了，她怕星兒看見，把目光竭力的向上扭。她竭盡她的衰老的腦子去想，她想……

忽然，她聽見房東金先生已經開門了，她連忙走到房門口那，等着金先生過來，好和他說話。

「金先生，你知道那兒有大夫——離這近的。」

金先生預備到外邊小便回來，再到屋裏去睡回龍覺，所以一邊提攬着褲子，一邊往外跑，「呃？麼大夫？」

「呵，就是呢，金先生拜託，我小孫子病了一宿了呢？」

「呸，大夫倒有，就是人家上午不出診哪。」

「不出診不行，我小孫不能動，我也不知那兒是那兒呀，那有近一點兒的？」

「呵，近的？近的倒有一個——有個是從東北來的，跟我是莫逆的，我給你拿個片。」金先生一手揪着褲子，光着脚就往裏逃跑了似的逃走了。

老太太遲遲的等着，她想偏方大煙補肚子，可是金先生那能借，唉……

金先生倒底還出來了，現在腰上已經多加了一條串綳的褲腰帶，不過依舊是打呵欠。

「這位先生我倆雖然祇謀一面，可是一見如故。我倆很談得來，很那個……他是中藥西製，非常靈驗，這是他的發明。他非常靈驗，出來一次，是四元。不過你要拿我片，一定能面子。我倆是至好……我給他介紹生意，我有幾間房子正想託他轉租。他的藥非常的靈驗……」金先生說完覺得有點犯癡，連忙慌慌張張的往裏走。

「可是大夫住在那兒，金先生，我不知道道兒。」

「呵，我給你開個住址，你等一會兒，你等我咕嚕一口去，呵，回頭你坐車去。」

「小孩不行呢，過不了十分鐘，就得走動一次。」

「呵，你求個人去接去……」

「唉，金先生，那有人哪，有誰給我求——那兒可有電話？」老太太一提到電話兩字，臉上更顯得悲愴。

「呵，那兒沒電話——你去求公寓的看門的老王去。」

「人家那能給我跑呢。」

「哎——有錢能使鬼推磨，賞給他幾個酒錢就是了。」

「給多少？」

「哎——多少隨意，可是老太太，我不是擠你老，你老可別多心，實在是我這幾天撥拉的，都是四五遍灰了。我從來沒弄過這個，你看我這幾天臉色就不像了。可是老太太，你得借給我幾個了，兩三個月了，我也算有面子，是不是……」

「可是金先生，我……」

「嚶，那些言你就不用說了，……我都知道，可是我也得用錢哪，人家擠我，人家也是一樣的對我呀……」

「唉，金先生……」

「就是這樣，兩三個月了，我也算有面子了，這怎樣……」金先生說完就跨進裏院去了。老太太向天空失神的望着，裏邊星兒又哀哀的叫了。

五

藥方——

白熱大便泄瀉次數多脈浮數舌薄白尖紅熱入腸治宜疏解

鮮佩蘭葉 焦六袖 澤瀉（土炒） 土炒白朮 檳榔 車前子 扁豆衣（炒） 枳實

（麩炒） 荷梗一尺 苦參 木香道滯丸（包煎） 炒黃芩 薄荷後下

做藥水六兩 加糖 將水適宜 每服一格加開水 溫熱服 每天三次 飯後服 二日量

……………

大夫開完了方，便要水洗手，奶奶出去打水，回來放在大夫跟前的三元銀洋已經不見了，老太太心裏明白。

「咱們都是同鄉，所以特別減半。」大夫一邊洗手一邊看那胰子，「何況，如今這又是金先生的介紹，情面攸關……所以，所以……又加之我之懸壺問世，多半都是志在濟世活人呵，哎，自從九一八之後，我從東北抗日回來……我就主張醫藥救國。我就堅決的主張，決不妥協，決不否認。我就認爲我

們中國人實在是太軟弱，太不健強，非得投之以藥石不爲功，所以，所以古之所謂功同良相，所謂濟世活人，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就發明，我研究了三個月，才研究出來中藥西製的妙訣。你老想，整整三個月，我翻了許多參考書，三個月，我發明的……」大夫伸直了腰，一面擦手，一面嫌手巾太不衛生。「我之治病，完全爲的是傳名，人過留名，雁過留聲，我……。」

「大夫許不要緊哪，我的小孫子？」

「不要緊，我已經驗過溫度表了，我有溫度表！」大夫用手輕輕的摸一摸腰間的口袋，又勻出另一手去拿帽子。「不要緊，不要緊，疏解疏解就好了。」

「他一到晚上就出虛汗。」

「呵，氣虛呀——不要緊。疏解疏解就好了，這裏有檳榔，有薄荷，苦參，都是貴藥……。」

「先生叫輛車再走吧。」

「不必，不必，你在屋裏看小孩子吧——晚上派人去取藥去……呵，呵，我就回去了，張團附那還派汽車來接哪，哈哈哈哈哈。回見回見……沒什麼大病……。」

星兒昨天夜裏一夜沒睡覺，現在已經睡得很沈了。

奶奶在溫水洗他弄髒的被單，洗了一會覺得累了，便輕輕的嘆了一口氣，坐在盆沿邊癡想。腦袋

也洗洗的，鐵珊不知出了什麼事了，星兒看樣許見好，可是這孫子扎根扎的晚，到七歲纔能扎到底呢，唉，說不定會……

剛才取藥去的看門的老王回來了，冷冷的立在面前，左手拿着一個藥瓶，右手拿着一個酒瓶。

「藥拿來了。」老王立在地當中，手拿着藥瓶不放下。

「呵——大熱天呵，勞乏您啦！」奶奶用手在圍裙上擦着，一手希冀的去接藥瓶。

「這還用熬煎不用？」

老王不作聲。

奶奶忽然像記起什麼來了，到牀上取出了梳頭匣子，在一捲單毛的票子裏檢出兩張完整的。「您包涵，大熱的天，小意思。」

老王的眼睛還目不轉睛的看定那小匣子。

奶奶慌忙的把小匣扣上，但是想起說不定一會兒還得去求他，便連忙又抽出了一張。

「這還有一毛，給您打酒喝。」

「唔——」老王又看了看手裏的酒瓶，臉上才稍微的有點活氣。

「王老爺兒，先生說還用熬不用熬了。」

「不用了，人家用的是洋法子。我偷看來的，剛熬出來的也是黑水。後來在一個小漏斗上，墊一塊

紙，一過，嘿，黑的就全變白的了，你說怪不怪，人家是洋法子。」

「那醫院是幢大樓吧？」

老王淡淡的搖了搖頭。「小胡同裏頭！」老王一眼瞟着了酒瓶，這才想起握緊了方才得的三張毛票匆匆的走出去了。

奶奶呆呆的看他去了，便起來急忙的熬開水。

水開了，咕嘟咕嘟的冒熱氣好像不耐煩這位老太太動作的遲緩。老太太舀了水，加了糖，便走到星兒跟前輕輕的呼喚，又摸摸他的額角，燒的更厲害，心下便決定馬上給她藥喫。

「星兒呀，醒醒來喫藥，喫了就好了。」

星兒還是昏沈沈的，睡着時眼睛也合不牢，祇是白眼仁向上翻。

奶奶微微的搖他。

星兒睜開眼睛來，一動不動。

「奶奶……」

「藥來，好孩子喫藥，來喫了就好了。」

奶奶拿起了匙子。

星兒還是靜靜的躺着。

奶奶扶起他頭來，送到他嘴裏，他才飲一口。半天半天才飲完了。

星兒又沈沈的睡了。

奶奶覺得是藥的力量。

一會兒，星兒忽然睜開了眼睛，滿臉通紅。

「奶奶我要吐——」說着哇的一聲就吐出來了。

奶奶收拾完了，摸着他的頭，還不太熱，她覺得有點心慌——不存，這孩子喫藥不存，他知道這不是好兆。

可是星兒卻比方才還清爽了，很安靜的呼吸着。

奶奶想着鐵珊怎還不來呢，天黑他要再不來……可怎麼辦呢……」

「奶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

怎的他還沒睡？是說夢話？

星兒的眼睛熱烈清醒的睜開來了。

「在這兒不好嗎？」老太太想起在家時候，寬房大屋的，喫的燒的不用花錢，一眼就看出三四里地去，在這裏真是狹的牢籠呵。唉，那時候，孩子要有病了，三姥姥一定拿一筐雞子來看，二姑也來，三

姑也來……

「奶奶——我要回家！」

「唉，好孩子，不要想家，這地方多好，人又多，馬又大……」

「人多沒人和我玩。」

「唉，這兒多好，要啥有啥，東單商場，西單商場多好……」

「東西多，可是沒人給我買……老叔呵，我想我老叔……」

「哎——星星，奶奶的大星星，老叔一會兒就來了，呵不要叫，要好好的養……」奶奶心裏非常

難受。

「奶奶，這地方太小，家大，家比這大。」

「來，好孩子，咱不提家，奶奶跟你玩，奶奶問你，你要丟了呢？」

「我找着家了，我坐火車。」

「你說你住那兒？」

「我說我從前住在奉天省，現在改的遼寧省，家住在古榆縣，杏樹園，井沿旁邊，奶奶，我說的對不

對？」

「不，我問你我現在住的地方。」

「這也不叫家。」

「就是這兒你能記住嗎？」

「我說我家住皇城根，小瓦房胡同穿堂門裏，是我奶奶的孫子。」

「好說的乖，奶奶就喜歡那顆賊亮賊亮的大星星——你爸要知道了，他不該怎樣的樂呢。」

「奶，我爸多早來——」

奶奶渾身奇異的一抖，便不言語了。

半天半天才幽幽的說：「你趕快養病吧，你把病養好了，爸爸就來了，爸爸不愛病孩子。」

「奶，好了，我現在就好了。」

「好孩子，你好好的養，你躺着發散發散，就好了，等一會兒，再喫遍藥……」

「奶奶，喫了藥就好了。」

奶奶又預備藥去了。

星兒對着藥苦惱的看了半天，便像攪住自己一條小小的生命似的攪起了藥瓶，一口氣的喝進，臉上的青筋都一根一根的伸布開來，渾身的汗像水撈的似的向下流着。

「星兒好好的睡吧，你得養神，大夫說你氣虛。」

星兒就靜靜的又翻過身去，不自覺的呻吟了一聲。

奶奶覺着呻吟也是好的，據她的老年人的經驗，最怕的是病象往裏走，不往外散，不冷不熱不呻吟。

她又枯寂的坐下了，兩手刻不容緩的洗被單。

呵，這孩子，到現在還沒回來，到那兒去了呢，補的襪子也忘記帶了去。

我看他這幾天瘦了，是講戀愛了吧，那孩子不能呵……可是年青人那說得上……哎……他還不來，堂役許忘告訴他了吧……呵，他一定就一直沒回學校去……他一定能來的，他回學校一定在門口過……

老太太想到這裏，意外的覺心寬了，他覺得兒子大了，要有一個遂心如意，知疼知熱的也好……要是一旦星兒大發了呢……他要不知道呢也好，省得他牢心，可是錢呢……錢匣裏已經只剩幾毛錢了……老太太的心突的沈重了。

天漸漸的暗下去，黃昏就來了，星兒還沒有什麼變化，奶奶又給他吃了一遍藥，看他翻過去，又睡了，祇是比方才還呻吟，一種不自覺的呻吟，虛汗也加多。

她忽然記起，應該讓老王捎點洋蠟來了，哎，這怎說的，怎麼方才沒想到，要再求他還得麻煩……

她又想起了那個小匣裏有塊蠟燭來，她找了半天終於找出來了，這才安了心。

她好歹的吃了一點飯，覺着自己也頭暈，她尋出糖包來，沖了一盞薑水，坐下來一口一口的喝。

屋子已經很黑了，她不點那隻臘頭，因為她想留着後半夜，或更緊要的時候用。

她走過去，用手小心的摸了摸孩子，還沒什麼變化。祇是滿臉是汗，汗有些發黏，她心裏一跳……

可是繼而她一想，不要緊的，這孩子有個出汗的毛病，不要緊的，一定是藥力趕的……

她走出門來，路燈已經上來了，她向外看看，除了成串的路燈之外，什麼都沒有，她想鐵珊今天是不會回來了。

一個賣晚報的孩子，從胡同那邊轉過來了，用着急切的聲音，想刺激起他的主顧的熱情，從聲音裏也可以聽出他是連跑連喊的。

老太太也聽不清他叫些什麼，便想轉身回來，但是一擡頭，卻看見角門牆上正貼着一張四方的紅紙。老太太全身一震，這一定是房報無疑了，金先生一定是因為我們欠租，他要強迫退房了，呵！這房東呵，趁着人跌倒他捧交……老太太兩手恐懼的握住了自己的臉，不知扶着什麼東西才走回屋來了。

她用手摸摸星兒，星兒還是靜靜的，一會兒，他似乎半醒不醒的轉來了，兩顆黑眸子在黑暗裏閃閃的發光。

他一聲不響的向黑暗裏看着。奶奶問他幾聲他也不答應。

「奶奶，我好不了嘍，我要回家去了，我媽招呼我呢，我爹也招呼我——」

奶奶抖的一冷，腦筋恍然的癱癱了一下。

「你別瞎說，大夫說你這病，不算病，過兩天就好了。」

星兒還是不作聲，兩隻小眼睛在黑暗裏放着黑光。

「奶，咱們什麼時候回家去？」

「好孩子，咱們明天就回家去。」

奶奶惶恐的向電門瞥了一眼，賣報的孩子在門口叫了——「晚報來，看報來，看大學生被捕的報來。」聲音裏充滿了急切迫促的刺激。

忽然，是房東邁過鞋聲，在窗戶底下走過。

是開門聲，是金先生和外邊賣報的小孩說話聲。

老太太，爬在門口，等他過來，讓他開電門。

金先生回來了，一邊走一邊看報。

「金先生，勞你駕把電門開開。」

「呵，小孩好啦——」

「見好——您掛心。」

「可是——呵——老太太你少爺的台甫——？」

「呵？」

「就是他的名字？」

「他名叫鐵珊，鄧鐵珊，有事嗎？」

「呵，沒有什麼，」金先生狡猾的對自己一笑，把報像怕別人搶去似的掖在脅下，向裏邊跑了，祇在後邊留下一陣聒耳的拖盪聲。

老太太滿心狐疑的扶在門框上。他想問問金先生去，忽然間他眼前冷丁的一亮，一切都成了黃色。也好像忽然自己走到一個不知道的地方似的，一切都茫然了。而隔得很遠很遠的，似乎看見星兒已經長得非常的龐大，從牀上突然的坐起來，沒好聲的破命的喊。

「奶奶，老叔，等等我呀，我就回家，我就要回家去了，爸爸，我們這回可回家了，爸爸，老叔，奶奶……我要回家去！」

報復

蔣經良

三月。

晌午的太陽照到了臺階上，妮娃兒蹲在地下看了一陣黑螞蟻搬家，腿子有點麻麻的，就站起身來。忽然，小腦袋一擡——望望鯉魚塘那邊的麥田裏，她跳起腳來叫：

「姆媽，快來！馬喫麥子馬……黃狗快去！咻呀！咻呀——快去！」

躺在工字屋裏的黃狗爬起來，耳朵一豎，撒開四腿向鯉魚塘掠去；那橙黃色的身子穿過這堵碧綠的竹籬，就像一隻出山的麋子似的。

仁山嫂從雙合門裏衝出來，手裏拖條火叉，壓尖着嗓子罵：

「哎，這是舜雞公，從哪裏借來的老祖宗，又不看管——麥子給喫光了！麥子……」

拐過屋角，她就像亡了命：放開大步，緊挨着籬邊的小石子路上向鯉魚塘奔去——大屁股擺得和篩米篩一樣，那腦翦得不齊不整的頭髮，在後頸彎裏一掀一掀的。

黃狗的腿子綳直了。全身一低，肚皮像從路上拖過去的，一近麥田邊上，四爪更翻得騰空似的快。

「咻呀！咻！黃狗快咬黃狗……！」

狗叫着。人聲喊着。麥田裏的馬把頭一揚，鬃毛披散地像條大風刮亂的草屋脊。跟着，那兩條後腿一彈，泥土拂起來三四尺高。仁山嫂還隔得三四丈遠，把手裏的火叉照準馬屁股上摔去，那畜牲長吼一聲，向舜雞公家裏反奔轉去。

仁山嫂跳進麥田，身子一彎，拾起那條火叉，迎着馬屁股背後揚起的塵土，一直追到了篤本堂的大門邊上。

「舜四爺，看你你你……你借來的馬——把鯉魚塘那田裏的麥子都喫光了！——別人一年的陽春，怎麼給你喂馬？現在……現在……」她站在那階簷底下，這麼喘聲喘氣的嚷。她的臉子齊耳朵根起漲得通紅，周身給毛蟲爬過的一樣，又癢又燙。

這位禿腦頂小個的舜四爺，正預備進老虎冲山裏看杉樹秧子去。他站在那滿掛着「直隸州知州」進士「候補縣正堂」……這許多牌匾底下的頭門口整理衣服，一聽到「你借來的馬」那個「借」字，就給誰打中一拳似的難過。他把腦袋一低，讓別人哇啦哇啦說上一長串，自己祇裝作用意在繫頭上那胡斗笠的繮子，又把身上這件夾袍子的大襟褶成個三角形，紮到腰帶底下，然後才舉着岩區長說話時候的派頭，正眼兒也不看，冷冷的說：

「嘿，我還怕真的出了什麼天大的亂子，值得這麼大驚小怪的……喫掉點子麥子算什麼——」

牠是畜牲呀！」

女的一時像想不出什麼話來回答別人，她站在那裏沒有動，睜圓着眼睛看了舜四爺。舜四爺可滿不在乎的跳下了臺階，挺挺胸脯，大搖大擺向老虎冲那條路上走去。這個等他走了那麼丈把遠，才掉轉身子來喊：

「怎麼，是畜牲？——畜牲喫了人家的麥子，話也不招待一句就走？」

「不走？……不走還有什麼？你今天又想來打個什麼油火？不是！」

仁山嫂那兩顆玻璃球似的眼珠子睜得更大了，骨碌碌的在眼眶子裏滾了幾滾，向舜四爺衝去：「哼，你這是說的什麼糊塗話？別人好心好意來告訴你，馬喫掉了麥子，你倒糟踢起人來……好！別的不管，我們先到田裏去看看再說。」她一把抓住舜四爺的膀子要走。

男的可彷彿絕沒有想到別人敢對他來這樣一手，騰地把身子一扭，掙脫了給仁山嫂抓着的那隻手，倒退兩步，先在被抓的袖筒上拍了幾拍，就亮一雙眼睛來吼：

「你你你……你是什麼東西，動腳動手的拉起我來——你不要忘了魂，篤本堂有給你撒野的？」嚇這一來，女的倒給他楞住了。

不錯，篤本堂不是個隨隨便便好撒野的地方，這是誰都明白。不要說許多年以前它就是這地方

上一個有名的世家，剛是舜四爺這位共曾祖的長兄弟——現在帶着太太到鎮上當區長去了的岩六爺，也夠威勢了。雖說幾年來這個頂頂大名的老世家，有些房份沒有先前那麼闊氣——比方舜四爺手頭就祇賸下老虎冲那塊千多個杉樹兜子的山了，可是岩六爺在地方上坐第一把交椅，他舜四爺也很受人尊敬。並且仁山嫂種的鯉魚塘這處田，還是岩六爺家的，一個佃戶敢到篤本堂來亂吼亂鬧，這不是反了麼？

可是這糊塗女人，她不知道自己的什麼身份不身份，她祇記着一冬的辛苦現在白化了，眼前還給別人奚落，說是「打油火」，又痛心，又氣憤。她歪挺着頸子看看舜四爺，見他裝得這麼神氣烏溜的，可是自己並沒有把他看做東家，岩六爺一樣那麼可怕，就揚揚臉子喊：

「喝，把篤本堂來嚇我！——篤本堂總還不是皇帝的金鑾殿……你今天不賠償我的麥子試試瞧——馬是畜牲，人可不是畜牲的！」

舜四爺的眼珠突成栗子一樣了，他登時氣得臉子發青，全身的勁不知從哪裏來的。他把頭上這頂胡斗笠摔到地下，掙着那禿腦頂，兩脚像降神的師姑一樣亂跳，嘴裏咆哮着：

「混賬混賬！你倒罵起人來了！你倒……滾，給我滾！」

女的也更沒有了什麼顧忌，她把火叉扔到地下，兩手拍得「刮刮」地響，一面壓尖着嗓子來喚。篤本堂頭門口頓時鬧翻了半邊天，村子裏好些男男女女，都圍了攏來。正在篤本堂屋下首田裏搭田

膝邊的角斗巴公，一跳上來，就向人中間亂鑽，滿腿子的爛泥，把別人那些褲腳管上掃得都黏滿了，一些女人和見了救火車來了一樣的，祇把身子向兩邊讓。

可是他一到階簷底下，剛碰着舜四娘拐着一隻豬蹄子似的小脚打那六角門口顛巍巍的走出來，他就站住了。這老太婆，像一陣風來也吹得倒了的樣子：她一顛一倒的來到那紅漆廊柱邊上，想站着，又站不牢。那雙三寸多長的木蒂子鞋，老在那小塊地方移來移去的。最後，她把半邊身體靠在廊柱邊上，前撲後仰的埋怨着她丈夫：

「你你你……你這老不死的！……多沒臉！自己窮得狗都不能養一條，給你兄弟到縣裏去還一下錢糧，就巴巴的要去借匹馬來淘氣，現在呢……你你你……」

她是這麼喘聲喘氣的嘶喊着，身子一抖一抖，先把舜四爺數說了一通。接着，又把臉子掉向大家，就夾七雜八的罵起來：

「別人算個什麼有臉的狗婆子？人是鬼你就和別人吵……她不過是我家六爺一個佃戶的女人，論門分，你還是她主人的兄老爺。你罵別人百句，別人祇要回你一句，你就喫了苦囉，你也不想一想……老不死的，你值不值得？你值不值得？你值不值得？」

舜四爺給他的太太當着許多人這一說，全身發了燙，他彷彿什麼面子都給仁山嫂掃盡了；自己，岩六爺，連頭上掛的這些「進士」，「直隸州知州」，「候補縣正堂」……都減了色似的。他那牽着許多

紅絲子的眼睛，在眨呀眨的，祇差點兒沒給氣得流眼淚。最後，他雙腳一跳，掙掙衣袖，拉開着嗓子來吼：

「好好好！今天我就來打死這賤婦，遭了她這場人命，也不過再打發她二十四串棺木錢！」

舜四爺緊捏着兩個拳頭，預備向仁山嫂衝來，女的也一點不肯讓步，迎頭奔去，一面喊着：

「你打！你打！我就把這條命拚了你！你打！」

人圍得太多，屋簷底下和坪子裏彷彿擠緊了一大捲爆仗，他們兩個都沒擠得過去。這時候的舜四爺像給氣瘋了，禿腦頂上冒着熱氣，和一匹野獸似的咆哮着，他還在遠遠的揮着拳頭，想向這邊衝。忽然，這邊圍着看熱鬧的人，有些在背後吆喝起來：

「怎麼，真的要打那就大家來幾拳頭！」

「哼，馬喫掉了麥子，不賠倒罷了，還想打人——豈有此理！」

「不賠，就牽起他的馬走……區長的哥哥比哪個多了一條肋排骨？」

舜四爺的血管，登時像全凝結了，那張臉子變成了牛肉色，額上沁出汗來。他墊着脚尖想瞧清是誰在吆喝，可是眼睛掃過周圍這些人的臉子，他們大半都在擠眉弄眼的，看着他做鬼臉。還有一些輕輕地膀子碰膀子，彷彿大家都變成了仁山嫂的幫手。

他那雙眼珠，在走馬燈一樣的亂滾，拳頭慢慢兒的縮了下去。忽然他楞了一下，臉子轉向角斗巴

公求救似的說：

「角二哥，你看，今天大家……大家都……我又並不是說馬喫掉了她的麥子不賠，不過她來的時候這麼兇，我就……我就……現在大家……」

他說得這麼結結巴巴，半天沒說出一個什麼理來，可是角斗巴公彷彿懂得了他「觀風轉舵」的這一手，就在臺階上向着仁山嫂擺手：

「快莫說了，快莫說了，山嫂舜四爺已經當着衆人說過，麥子還是認賠，下午我就給你們去看看，總說得清的。現在你先回去歇歇，免的吵得大家不好看。」

女的可橫了心，又見有人出來幫着她，就更得了勢似的，披着那滿腦的亂頭髮，跳起腳來喊：

「我來的時候兇了什麼？他倒動不動就說別人打油火，還說我兇哩……今天不馬上賠清我不走！」

「這是什麼？這是……」角斗巴公走到仁山嫂跟前，就用兩手把她向那條來的路上推。「我的話你也不信了？仁山那時候來種這處田，都是我在六爺跟前說好的，還說這點小事——包在我身上！你祇回去。」

他一面說，一面又向她使眼色，女的還是沒有動，在旁邊站着的貴駝子，長頸子漢子綽號叫做會豬婆的也幫着角斗巴公來拖拖拉拉，才把她推出了篤本堂那張頭門。

舜四爺臉紅紅的站在臺階底下，想得還罵句把，可是看熱鬧的人還沒有散盡，他又不肯。祇把那對充滿了敵意的眼睛，瞟一下仁山嫂的背影，又向其餘的人瞥一眼，恨恨地走進了那張六角門。

二

村子裏許多人，都給仁山嫂捏着一把汗——舜四爺賠過她八斗麥子，可大大的不甘心，寫了一封信寄到鎮上去，叫岩六爺馬上把鯉魚塘這處田撥佃。

這些消息都從貴駝子口裏傳出來的，說得高興，他就索性把搥着田塍的鋤頭放下來，伸伸腰子，看看曾豬婆他們幾個一來一往挑糞的，又對底下田裏搭「子田塍」的角斗巴公說：

「你說世界上有沒有這個道理，爲得八斗麥子，就要叫別人種不成這處田……聽說舜雞公寫信的時候還哭哩！真是瘦死的駱駝，怎麼比馬還小起來了？就是我們也不把這點麥子瞧在眼睛裏。」

曾豬婆他們三四個見貴駝子又打開了話匣子，知道他一時不會住嘴的，就挑着空笊子到河邊裝他們的火土灰去了。

角斗巴公兩手拖了一大把鋤泥堆在田塍邊上，先翹起條右腿在上面一燙：那半圓形的「子田塍」立刻顯得一抹光。等到腿子站到了水裏，才一手扶着鋤柄，一手撐在腰子上答：

「他那裏是痛心八斗麥子咧，你還不知道舜雞公的老毛病窮得和我們一樣了，那老爺的架子

還是要擺的。他「輩子才去了這麼一次臉。你想，他怎麼不懷恨仁山嫂？……那信上還不知寫了些什麼話哩！——我看，仁山嫂這一場，總是凶多吉少。」

「那倒岩六爺總要好些吧！貴駝子把身子掉到右邊，太陽照着他的影子倒到田裏，背上還像搯起一個大襖包。」當了區長的人，也不講講理？」

「講講理？現在舜雞公這麼兇，都是他岩區長講了一些好歪歪理把他縱成的……你從前在城裏創烟去了，沒有知道；單說前年陶十七那義子的事，你就明白他這位大人物了。」

接着，他說出舜雞公老虎冲那塊山，是和陶十七的山連界。前年夏天，陶十七那義子，在天還沒有斷黑的時候，山裏砍了兩條杉樹回來，給碰到了舜雞公手裏，一口咬定他是從他山裏偷來的。他把眼睛一橫，立刻搶了那孩子的刀和樹來做賊證，說是要送到區上去做偷竊辦。那孩子也弄不清山界到底是在什麼地方，嚇得對河裏一蹦，就祇翻出了幾個水泡泡。陶十七和地方上的人都不服氣，扭着舜雞公把那兩隻小樹到山裏去合樹兜子，又翻出了契紙來，舜雞公就祇有睜着眼睛變得啞子一樣。陶十七要到縣裏去告他的「誣良爲盜，強逼人命」。可是岩六爺出來把槓子一擡，說陶十七的義子是「深夜砍伐，跡近偷竊」，出二十四串棺木錢，這場禍事就是這麼了消了。

「你想，這樣的事，要不是有個岩區長，莫說舜雞公祇有一塊杉樹山，就是十塊杉樹山，也給那場人命遭完了……現在這些人，哪裏是怕舜雞公，他們怕的還是岩六爺！」角斗巴公這樣結束了他的

貴駝子聽得有些發怔，他搖搖腦袋，又把舌頭吐出來寸把長，一會，才自言自語的說：

「怪不得舜雞公那塊杉山長得那麼好，孩子們都說他是閻王，原來還有岩六爺這個山神菩薩。」
角斗巴公沒有理他，一個人又感嘆似的說：

「唔，仁山嫂這件事，祇看碰她祖宗的緣分，理是沒有什麼說的。認真說起根源來，我介紹仁山去寫這處田的『請耕字』，那上面還有過『另撥另耕先年秋後商定……』這都是想到了撥佃的時候，免得佃戶來多化糞草……現在呢，秧都這麼深了（他指一指上面的臺子坵），馬上得栽到田裏去，怎麼還撥佃？」

貴駝子跟着他的手看了臺子坵一眼，忽然看見曾豬婆在遠遠的向着這裏喊：

「哪，貴駝子下面的田裏不是他麼！」

他這句話一落韻，河邊的大路上有個黃毛丫頭飛跑着向這兒走來，背後繫的那條兩寸多長的小辮子上，還拖着大半截紅洋頭繩子，在風裏飄呀飄的——是妮娃兒。她還隔得兩三丈遠，就叫：

「角公公，角公公，姆媽！你去姆媽……」

「什麼事？」這個粗聲粗氣的。「她的腿斷了不是還叫我去哩？」

小的給他嚇得不敢再開口，祇撇着小嘴站在那裏，把雙眼睛緊釘着他。上面田裏的貴駝子才向

她翹一下下巴說：

「小傻瓜，你回去告訴她：角公公沒得空，有什麼事，叫她自己來說。」

妮娃兒去了不到一杯茶久，仁山嫂跑來了。她像屁股上着了火似的走得飛快，兩手在大路上一划一划，臉色惶惶得像剛從一個強盜手裏逃出來，嘴唇皮都白了。一到角斗巴公的田邊上，她差不離身子都有些站不牢似的，幾顛幾撲拐過那個田角，一面喘氣一面說：

「角公公，你看我怎麼了，你看……那討不得好死的，真的寫了信到鎮上去，說要把鯉魚塘這處田撥給李七種……你想，我們娘兒倆統統祇得這四十五擔穀田，要是這隻飯碗打破了，還能活下去……角公公，你說……你說……」

她幾乎是用哭着的嗓子在說話，脚桿抖着，照在太陽底下的半邊臉巴子，綳得像塊鍋底鐵，眼睛也顯得有些潮潤。一腦頭髮剛才在路上給風刮得稀亂，有些披到了嘴角上。可是她祇用一隻手把牠們對耳朵邊上一抹，彎着腰子，伸了那個腦袋到角斗巴公的耳朵邊上，又說：

「你想，我是一個寡婦家，自己下不得田，工程都是請人做的，現在糞草齊了，段子散了，祇差沒有發插脚，要是這時候他來撥個，我怎麼蝕得起這麼大一個本？」

角斗巴公一聲不響，還在一個勁兒搭他的「子田。」等到女的哇啦哇啦說上了大長串，他才

● 冬耕時，先在田中間一個圈，把糞挑進裏面，叫做段子，在春種的時候，先將段子散開。發插脚，是最後一次把平泥土。

慢慢兒的伸直腰子，先用揩汗布在臉上揩一把汗，然後偏着腦袋說：

「事情倒也是天意安排了：要你這處田種不成。要不然，馬怎麼巴巴的喫掉你的麥子還有就是你那個性子太要強，那天要忍得點兒多好！」

女的給他這一埋怨，恹恹地站在那裏不敢回嘴，她低着腦袋看住自己腳尖子跟前的影子，眉牀骨上那些皮肉打起了許多荷包繯。有時候也偷偷兒的瞟他一眼，又馬上把視線縮回到原處，臉子紅紅的，彷彿一個童養媳在挨阿婆的罵。祇有太陽穴上那些青筋突得筷子粗一條。

角斗巴公可全沒有關心到這會兒女的臉上的顏色怎樣難看，他那雙眼睛還是無目的地望着老虎冲這塊擠得密密的蒼蘆的杉山，獨自似的說：

「唔唔……這會子鬧得好，這會子……唔唔又是碰着岩六爺家裏的事，他要撥佃，你還能說個不字？他倒是……他倒……」

貴駝子一手攔在頓着的鋤頭柄上，另一隻手摸了半天的下巴，就發表他的意見說：

「我說，『人到屋簷下，還有不低頭』山嫂你就去求求舜四爺吧……再不，把那八斗麥子還給他——打碎了飯碗，總不是好玩的。」

「怎麼？」仁山嫂突的睜大了眼睛，釘一下貴駝子。你叫我去給那個討不得好死的求情那……那……我寧可把這條命拚了他！」

滿滿地挑着一大擔火土灰的曾豬婆剛剛走到了跟前，他把扁挑放下說：

「那個犯不着，那個……已經告訴了岩六爺，求他也不中用。」

「那末，怎麼辦？」貴駝子看一下曾豬婆，把摸着下巴的手放下來一攤。

怎麼辦，誰也想不出個對付的法子。四個人相互地瞧瞧，各人都像變啞了。最後還是仁山嫂自己咬咬牙齒，楞着眼睛過了半杯茶久，才說：

「我想……我想……要是角公公……角公公肯給我到鎮上去一回，我可……要是舜雞公那裏，我是『寧可死，不可立廟』你說……」

一句話突然打動了曾豬婆的靈機，剛剛她一閉口，他就接上來說：

「這倒是一個辦法！真的，『拜佛就要拜到西天』他這個介紹人去一回，說不定還有轉機。」

貴駝子也同意曾豬婆的話，他打個哈哈，那倒在田裏的影子，也就抖呀抖的。

可是角斗巴公沒有即刻答應，他的嘴縮得緊緊地，像還在想着什麼難題。女的把焦急的眼光瞷他一下，又看看曾豬婆，曾豬婆就接着說：

「怎麼，你不願意？——真是，這事情要不說一下，明兒哪個都在快栽秧的時候撥起佃來，這風氣

一開，我們這些種地的還活得成嗎？」

「去可以去，祇怕也是跑趟空腿。」

「管他哩，去了來再說。」

這田塍邊上的談話收了韻，搥着田塍邊那笨重的響聲和糊「子田塍」的鈹鋤又忙起來了。

三

月亮的周圍圍了一個大量圈，東風猖狂地把山裏的樹葉刮得沙沙沙沙。

角斗巴公趕過皮家坳，這座林子來到隴上，就看見鎮上那溜街燈，像小黃球一樣，搖曳地一個接一個的擺得有半里路長。兩邊田裏的水蛙，都拉開了嗓子在「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耳朵都差不離快給牠們震聾了。他透出一口長氣，自言自語的說：

「嚇，刮起風來了！」

他加緊一下脚底下的步子，想馬上趕到區公所去找着岩六爺說了仁山嫂這件事，還得連夜跑回來把臺子坵上面的田裏放些水。要不然，下午採的那幾百斤青葉子，會給一夜大風刮老了。

可是他立刻自己問着自己：

「到區公所裏去，還是到公館裏去？」

這可是一個難題。區公所裏有衛兵，自己是個鄉老頭兒，不容易進去。公館裏麼，六太太有些愛插

嘮，事情恐怕更難說好。並且第一句話怎麼開口？和這些大人物見了面，話一說得不好，就會要碰釘子，爲別人的事自己討個沒趣，可犯不着。他就嘆一口氣：

「啊，真麻煩！」

最後，他決定還是到區公所去。他認爲衛兵的麻煩比六太太那張嘴容易對付些，岩六爺是這麼一個人，耳朵軟，自己家裏人說的話總有理，六太太又是個從不給人說好話的。

「唔，今天晚上是不是在區公所會得着他，這可要看仁山嫂家裏的緣分。」

不知怎麼一來，角斗巴公忽然想到了六太太不是個什麼賢良女人。丈夫當了區長，自己還在放印子錢。一到債戶還不起利息，就硬叫岩六爺帶他們到區公所裏去「押繳」。

「曾豬婆不就是？——前年的曾豬婆是坐在區公所那拘留所裏過年的。」

接着，他在肚子裏計算着地方上有幾個人爲得借六太太的錢，嘗過區公所那拘留所的風味。幾個人，在舜雞公山裏祇砍過些柴，給岩六爺要做偷竊辦，趕得歸不得家鄉。還有就是陶十七那個義子，簡直命都送了。

「其實，岩六爺身邊要沒有這兩個狗男女，還不會招這多的罵名……怪祇怪他自己有三分糊塗，一味給自己家裏人護短嘛！」

他無緣無故把這許多事情聯想到一起，自己給來來往往的人碰了碰肩膀，才恍然知道，進了街

日子。

仁山嫂家裏沒有緣，角斗巴公這會兒完全知道了！——他打區公所裏出來，要到公館裏才能會岩六爺。他覺得去求情已經有一大半靠不着了，就沒有再給仁山嫂打算這許多，祇想去那裏碰他一碰，風刮得太大了。

一脚跨進岩區長的公館門，這位大人物剛喫過晚飯，坐在太師椅子上，手裏捏根牙籤在剔牙齒。角斗巴公叫出一聲「六老爺」，屁股還沒挨着凳子，就見區長的眉毛一皺，抽出那根牙籤對他點呀點的說：

「好，你倒也碰巧——自己來了。我正想明天要打發個兵來找你。」

角斗巴公一震：「打發個兵來找我？不是我又有什麼事情得罪了他？」這樣在心頭一閃，就趕急把前面那排黃板牙笑出來：

「哈哈……六老爺要我來，用不着打發人叫，祇要帶個信就行……可有事情吩咐？」

可是對方的臉子沒有笑，把那根牙籤對痰盂裏一丟，接了娘姨送來的那盞水，滿呷一口，嗽了幾下，又吐到原來的盞子裏，就說：

「你也有點老糊塗了，怎麼介紹仁山來種我家的田……他那女人簡直是匹野貓！」

角斗巴公賠個笑臉，正想答話，祇見六太太打那花門帘子裏端杯碧綠的君山茶出來，向桌子上

一攔，坐到了她丈夫對面的椅子上，他就掉轉身子，先去向她問好，岩六爺的話又接了下去。

「我先前見你是個老實人，介紹來的人自然不錯，才把鯉魚塘邊上那處田佃給仁山。誰知道昨天我家四老爺來信，說是仁山嫂在我們篤本堂拍桌打几的，還罵到了祖宗十三代去，這不是沒了王法？」

「哪裏哪裏！」角斗巴公堆下了滿臉的笑。「罵是沒罵，拍桌打几也沒有，那時候我在場，這個我可以做證，這個……」

六太太趕急插出來岔斷他的話說：

「你不要祇顧你們的幫口罷！仁山嫂就不是一個什麼好貨，（臉子轉向她丈夫。）我曉得——」
「那年借我六塊花邊，還少四十多個錢利息沒有清……四老爺決不會說假話，真要給點利害她嘗嘗才對。」

角斗巴公眯着眼睛看一下六太太，又看一下岩區長，他的臉上拚命地裝出一副笑容，身子略微向前俯點兒，屁股祇掛着那麼小半邊在凳子上，等到六太太的話落了韻，才說：

「太太，今晚我可要來給仁山嫂請一個罪，爲是爲得那點麥子……不要說了，這個當然是她的不是。不過她是一個寡婦家，東家不擡擡貴手帶過她這一把，她怎麼能活得下去。」

「哼，活不下去？她眼珠子裏可有過東家的！」岩區長一站起來，背着兩手在屋子中間踱來踱去，

生氣地喊。

角斗巴公怔了會兒又說：

「是倒是，不過區長總是大人大量的。」

岩區長可沒有再去理他，步子越踱越快。忽然，他把身子掉轉來站着，朝着角斗巴公說：

「好，既是你來說了，不要說我全不給你一點面子——叫她田不種了！要不是，我還要給她一點教訓。」

「是是！」這個趕急站起身來。「不過我還得求求：明年不敢說，今年這一年還請給她種下去，現在快栽秧了！」

可是岩區長眼睛一翻：

「你這老頭子真不知足，我沒給她苦喫就是好的，你還在這裏嘮里嘮叨！」

一翻身他就衝進花門帘子裏面去了。角斗巴公的臉子立刻漲得飛紅。他站了好一會工夫，又囁囁地想對六太太再說幾句什麼，可是嘴唇皮剛剛一動，女的就板着臉子，大屁股幾扭幾扭跟了進去。一到了那門帘子裏面，她就叫：

「娘姨，出去看屋子！」

角斗巴公抽了口深長的氣，老着臉皮，諛諛地退了出來。

四

幾天以來，鯉魚塘上面的田裏換了李七在那裏使牛。舜雞公成天蹲在田塍上，臉上泛着怪得意的微笑，把兩手捧着臉巴子，和李七在咕咕咕咕的。

仁山嫂那兩顆眼珠子祇差沒有突出來，她打後門口瞧着那兩個的背影，就跳起來 *Jump* 的，下，關緊了那張門，攢着屋子裏的砧板，刀，還有凳子什麼的，拉開嗓子來罵：

「你這絕子滅孫的！祇要你做得，儘管做就是了！你家祖奶奶在瞧着你，看你怎樣死！」

這聲音一傳到鯉魚塘田邊上，舜四爺的眉毛就直豎了起來，他預備去兜她幾腳，可是經過李七的提醒，說別人是有心來挑戰的，他就給她一個不理。後來實在聽不下去，他忽然站起身來：

「哦，還要到老虎冲山裏去看看，說不定有人偷杉樹。」

他裝出個匆匆忙忙的樣子，打那條小路上溜走了。

仁山嫂的嗓子罵啞了，喊聲中帶着許多「嘶」音，可是她還不放手，直等到舜四爺給罵得三四天不敢跨出篤本堂的門檻，才清靜了些。

有一天下午，妮娃兒放着那條牯牛沒牽得牢給牠跑掉了，仁山嫂從老虎冲把牠找回來，經過舜雞公那塊千多條杉樹的大山，就像走進了一個什麼屋子裏。——那些合抱圍一株的撐天大樹，罩得

像許多大傘，密密排排，上面的樹枝全併合了，把太陽光遮得漏不進來，林子裏顯得暗暗的。她看着在身邊這東一株西一株的樹幹，拖着遲緩的步子，忽然抽了口氣：

「這砍頭的，他就不知道我們娘兒倆靠着種地過活，和他靠着這塊山一樣——現在完蛋啦！」她臉色蒼白，一步挪不到五寸遠。

不知怎麼一來，仁山嫂猛的殺住步子，放開那雙野貓似的眼睛，在林子裏溜來溜去。一忽兒，她又楞住了，把上面那排嶄齊的門牙，緊咬着下嘴唇，臉上的顏色條的轉了青條的轉了白。

足足地楞了一杯茶久，她的心頭突突，兩個大奶子底下的肚皮，起伏得非常利害，氣息也顯得粗起來了。一雙充滿着仇恨和犯罪的眼睛，敏銳地向四周瞧了一個圈，然後才平靜了。

她把一條臂膀擱在身邊的牛背上，消遣似的看着牠那擺動的尾巴，這麼站得腿子有點發酸，嘴角上才漸漸地閃出微笑來。接着，她再向全山的杉樹看了一眼，輕輕地喊出一聲：

「喝，我的乖乖兒，你祖奶奶，找着了門子了，我要不報你這個仇的，就算是狗禽的！」東風飄得仁山嫂那腦頭髮，像堆亂草，她把牠們對耳朵背後一抹，走出了這座林子。

從這一天以後，村子裏的人不單是再聽不着仁山嫂的罵聲，連話也聽得很少。她成天坐在頭門口的門檻上，對着老虎冲出神，臉子變得這麼陰鬱，又充滿了危險。

角斗巴公家裏栽秧了請的是貴駝子和曾豬婆他們五七個人。妮娃兒見他家裏的肉切得有手

板大一塊，眼睜睜的看，又把饑涎嚥得「咕咕」地叫，一路跑步奔了回來，就問：

「姆媽，我們家裏哪天栽秧，買肉吧？」

仁山嫂伸起一隻手來摸着她那腦黃毛說：

「我們家裏今年不栽秧……肉要買的。」

小的再想問第二句，仰起臉子，見她的母親臉上掛起了兩條線樣的眼淚，把話嚥住了。

仁山嫂一整天忘了飢渴似的對着老虎沖發楞。角斗巴公家裏的秧，栽到了她門前那個大坵裏來了。曾豬婆倒轉屁股在田中間栽了個「直一」過去，貴駝子和主人，一個栽「反一」，一個栽「伴一」。

●曾豬婆逞着手法快，一面退脚，一面壓扁着嗓子哼秧歌：

「喝了酒，

面飛紅，

栽個「直一」逞威風……

儘管苦，

儘管窮，

田裏栽了四條縫——

不怕無飯過殘冬！

●中間的四行禾，叫做直一，左邊的叫反一，右邊的叫伴一。

這歌聲一鑽進仁山嫂耳朶裏，她猛的一下，蒙緊了那張臉子，半天沒有放開手來。

角斗巴公擡一下頭：

「仁山嫂發什麼急！——真的世界上就祇有他篤本堂的田好種了麼？你好好看着孩子罷，沒有米，到我們這些人家來借，大家分着喫……等到冬天，我包你佃得着田的。」

可是女的沒有響，祇激動地翻起眼睛看了他們一眼，又把腦袋捧在手裏。

曾豬婆停了歌聲接着說：

「我家裏還有八擔穀，你儘管措個籬筐來！」

這一夜仁山嫂坐在燈火底下發了半夜的跌，她憤怒，她咬牙，她的腦子發脹，充滿了犯罪的心情。直到最後，她雖有了決心收拾了屋子的衣物，可是臨到上牀親着妮娃兒的時候，她還灑了幾滴眼淚在她小臉上。

第二天，仁山嫂起來把些破破爛爛的衣服塞做兩籬筐，自己挑着，叫妮娃兒牽着那條牯牛跟在後面，說是要回娘家去住幾月再來。她打角斗巴公的門邊上走過，放下了扁挑走進去：

「角公公角奶奶，我們要過幾個月才來看您們了。」

老頭子一怔：

「到外婆家裏去住？」

「得不去可真的要餓死在這裏給那些絕子滅孫的看。」

這個想了一想，擡起頭來說：

「好，去住些日子也行的——可以消消氣呀！」

角斗巴公站在門邊上送走了她娘兒倆的背影，深深地抽口冷氣：

「唉！——真作孽喲！」

五

鏗鏘鏘……

紙窗上剛塗着奶白色，猛的，村子外面一陣鑼響，有個人壓尖着嗓子在鑼聲中間叫：

「救火救火！」

接着，又是一陣：——鏗鏘鏘……！

角斗巴公嚇慌了，他一跳起來，鞋也沒穿，提起一隻水桶就對村子外邊衝去，祇見全村子裏的男女女都向村外的大路邊上擠。老虎冲那邊的山裏，衝起了大股嫣紅的火光，把那半邊青灰色的天空，燒成了紫紅色。

「救火救火……大家救火！」這是舜四爺在老虎冲邊上發出的絕叫。從火光中看出，他是光着

上半身的。

破曉的東風，猖狂地刮着山頭的樹葉。火焰舐過全山的杉樹，炸裂的響聲，像燒燃了幾百籬爆仗。可是角斗巴公和曾豬婆他們這些提着水桶的人，一看清了火是燒在舜四爺山裏，誰都硬硬地站着，沒有一個走擁去的。

噹！噹！噹……！

忽然，銅鑼的響聲截斷了。全村子裏的人看見舜四爺倒到了地下。這片火光直到晌午才小了。——這是四月初一的早晨，仁山嫂回娘家去兩天了。

手的故事

茅盾

猴子的手能剝香蕉皮，也能捉跳虱，然而猴子的手終於不是人的手。猴子雖然有手，卻不會製造工具；至於「翻手爲雲，覆手爲雨」，猴子更不會。

在猴子羣中，手就是手。花菓山水簾洞美猴王的御手不但跟他御前的猴丞相的手差不多，乃至跟萬千的猴百姓的手比起來，也還是一樣的手。

人類的手，就沒有那麼簡單，平凡，一律。從手上的紋路可以預言一個人的窮通邪正；但這是所謂「手相學家」的專門了，相應又作別論。只聽說一二八之役，「友邦」的陸戰隊捉到了我們的同胞，也先研究手，凡是大姆指下的皮層起了厚繭的，便被斷定是便衣隊，於是這手的主人的「運命」也就可想而知。

253
不過我們這里的故事卻還不是那麼簡單的。

二

事實如此：當潘雲仙女士和她的丈夫張不忍到了X縣，而且被縣裏人呼爲「張六房」的「八少奶奶」的時候，曾經惹起了廣泛的竊竊私議，而這「噉噉喳喳」的焦點轉來轉去終於落到了雲仙女士的一雙手。

所謂「張六房」自然是陳年破舊的「家譜」（不管牠實際上有沒有）裏一個光榮的「號頭」。這一「房頭」的正式存立而且在X縣裏取得了社會的地位，大概是張不忍的曾祖太爺鄉試中式那一年罷，這委實是太久遠了一點，然而X縣人對於這一類的事永遠有好記性，而且永遠是「成人之美」的，所以當「張六房」這名詞已經空懸了十多年，已經從人們嘴上消褪，只有念舊的長者或許偶爾提起，但總得加上個狀字，「從前的，——」——一句話，當「張六房」不絕如縷的當兒，忽然來了個張不忍，而且還是由念舊的長者記起了從前那位「鄉試中式」的太老太爺名下的嫡脈確有一支寄寓在T埠，而這年青的張不忍非但來自T埠，並且他的故世已久的父親的「官名」確也是「譜」上（這東西，誰也沒見過，然而誰都在他腦子裏有一部）彷彿有之，於是乎，猶有古風的X縣裏人一定要將「榮耀歸於所有主」了。

但何以又呼雲仙爲「八少奶奶」？這又是從「不忍」的「不」字上來的。縣裏有一位窮老太

婆，年青時出名叫做「黃二姐」，嫁了丈夫，她還是「黃二姐」，但她那本來有姓有名的丈夫卻變成「黃二姐的男的」，現在她老了，丈夫早已死了，有過兒子也死了，有過媳婦也「再醮」了，然而她依然是「黃二姐」，她的青年時代的「過去」永遠生活在人們的記憶裏。這位黃二姐和張六房的關係，絕不是泛泛的。孝廉公的二少爺成親時，黃二姐是伴娘，那時她是名副其實的「二姐」。後來孝廉公的幾位孫少爺成親，黃二姐雖則已過中年，卻還是八面張羅人人喜歡的角色。只有最小的那位孫少爺半文明結婚的時候，黃二姐似乎見得太老了，但伴娘這差使，張府上不便改變祖宗的舊規，還是由黃二姐的兒媳婦頂著「小黃二姐」的名義承當了去。近年來，黃二姐每逢提到「六房裏完了，沒有人了」的當兒，也一定要數說她和「張六房」此種絕非泛泛的關係。她好像得意又好像感傷地說：

「噯，六房裏太太爺名下，那一房不是我做陪房的？一個個都是看他們大起來的，噯，樹無百年榮，真真是咳……只有太太爺的末堂少爺，太太爺死的時候，他還不到十歲，後來就跟二少爺不和，一個鋪蓋出碼頭去了，聽說也成家立業了，——只他不是我黃二姐陪房的。」

現在，老太婆的黃二姐聽說「張六房又有人了」，而且正是那出碼頭的一脈，而且是三十來歲的少爺帶了少奶奶，黃二姐可興奮極了，一片至誠地便去探望。

黃二姐聽人說這位新回來的少爺叫做「不忍」，她就稱他為「八少爺」。雲仙呢，當然是「八

少奶奶」了。黃二姐把「不忍」錯做了「八順」並且舉出只有她知道的理由來：六房裏最小的一輩，連早殤的也算在內，不忍的排行剛好是第八。

人家也覺得「八順」大概是小名，而「不忍」則是諧音。不管張不忍本人的否認，X縣裏人爲的尊重這幾乎絕滅的舊家，都稱他爲「張六房的八少爺」或者「六房裏的老八」。

三

X縣的輿論對於一個人的來歷，有時絕不肯含糊。張不忍之爲「六房裏的老八」雖然由公眾一致的慷慨而給與了，並且由黃二姐這「活家譜」的幫襯而確立了不可動搖的信用，但是關於潘女士的「家世」卻議論頗多。

她是一張方臉，大眼睛，粗眉毛，軀幹頗爲強壯。如果她是六十多歲的老太太了，大概X縣裏人也就以爲是「福相」。可惜她看去至多不過二十五六。然而也可以解釋是「貴相」。X縣裏人善於推測，便輕輕斷定潘女士大約是「將門之女」。甚至有人說，T埠頗多下野的督軍師長，其中有一位旅長，就是張不忍的岳丈。

善堂的董事胡三先生和「張六房」是老親，有一次對張不忍說：

「近來，宿將紛紛起用，貴秦山不久也要出山了罷哈哈！」

「啊！謠言沒有那麼一回事。雲仙的父親死了多年了，況且也不是……」張不忍還不明白縣裏人把他夫人的老子猜做了什麼。胡三先生似信非信地笑了一笑，可也不再問下去。過不了半天，胡三先生「不得要領」的新聞在茶樓裏盛傳起來，熱烈地討論之後，紛紜的意見終於漸歸一致：無端說丈人死了多年的人，大概是沒有的，或者「六房裏的八少奶奶」只是「埠那位潘旅長的本家，但一定不是窮本家，只要看「八少奶奶」的衣服多麼時髦，見人的態度多麼大方，——甚至有點高傲，便證明了她的來歷不小。

潘女士的衣服，在X縣裏自然能往「時髦」隊中算一脚。她是九月中旬來的，天氣很暖和，然而她披了一件大概是絲織品的沒有袖子的新樣的東西，——後來才知道這叫做「披肩」。

但是茶客中間有一位焦黃臉的綢長衫朋友，左手端著茶杯，右手的長指甲輕輕地勻整地敲著桌邊，老在那里搖頭；等到衆人討論出「結論」來了，他又哼哼地冷笑了幾聲。

胡三先生的本家胡四，探過頭去，眯細著眼睛，問道：「哎，陸紫翁不以爲然麼？」

「那里，那里，諸位高見，——不錯。」陸紫翁的枯澀的聲音回答，茶杯端到嘴唇邊了；可是看見近旁茶座上的眼光都朝自己臉上射來，他便放下了茶杯，逗出一個淡笑，接著說道，「不過呢，兄弟有一句放肆的話——八少奶奶貴相誠然是貴相，然而，各位留心過她的手麼？」

衆位都駭然了；實在都沒有留心過，都沒法回答。胡四最喜歡充內行，並且剛才的「結論」也是

他一力主持的，他瞥了衆人一眼，好像是回答陸紫翁，又好像是要求衆人的贊助，大聲說：

「女人家的手，又當別論。相書上說——哦，記性太壞，總而言之，女人家的相，不在乎一雙手。」

陸紫翁微微笑着，便端起茶杯來，這回是喝成了。茶客們的聲音又嗡嗡然鬧成一片。胡四似乎得勝。但陸紫翁所提起的問題也並沒被人輕輕放過。商會職員姚瑞和忽然記起他曾經細看過一下那位「八少奶奶」的手，確乎有點「異相」。他急忙告訴了坐在對面的小學校長。

「啊！你不說，我也忘了；我捏過她的手——」

「哦——哦？」商會職員的眼睛凸出得和金魚相仿。

「沒有什麼外國規矩，新派，通行握手。」小學校長加以解釋。「好像，呃，硬得很，練過武功。」

「對呀！」商會職員姚瑞和在桌子上拍一掌，「所以我說不像是少奶奶們的手呵！」

陸紫翁聽得了，側過臉來望着他們點頭微笑。

胡四也聽得了，卻裝作沒有聽得，拍着旁邊一個人——商會長周老九的肩膀說：

「喂，老九，二十年前，黃二姐的手，不是我們都捏過麼？可是黃二姐還是黃二姐，暗底下摸着她的手，不會當做什麼少奶奶罷！」

哄堂大笑了。小學校長和商會職員感到惶恐，但也陪着笑。陸紫翁也笑了一笑對胡四說：

「四兄還記得年青時候的淘氣，可惜知音的人不多了。然而，話儘管那麼說，手是——大有講究。」

的高門大戶的小姐少爺，手指兒都是又滑又軟，又細長。自小動粗工的，就不然了；手指兒又粗又短，皮肉糙硬。南街上吳木匠的老婆，臉蛋兒長的真不錯，可是看她一雙手，到底是木匠老婆。」

「那麼，紫翁，你說六房裏——那雙手不——不大那個罷？」周老九搶着問，卻又把眼風在茶樓裏掃了一轉，惟恐碰巧有「六房裏」的熟人。

「哎，這又是拉扯得太遠了。」陸紫翁扮一個鬼臉，啞笑着回答。「況且諸位也沒留心看過，何必多說。」

胡四覺得自己要失敗了，便也連聲打岔道：「不用爭了，不用爭了，各人各相。」

於是談話換了題目。然而「八少奶奶」的手從此大大出名。每逢她上街，好事者的目光都射在她的手上。手不比臉，儘管成爲衆目之的，也不會紅一紅，但也許因爲時令交冬，風性燥了，人們都覺得「八少奶奶」的手似乎意外地粗糙。

四

張不忍夫婦住在縣裏「最高學府」中心小學的附近。房東就是周老九的洋貨店裏的管賬先生程子卿。善堂董事胡三先生介紹兼作保。

程子卿對於潘雲仙女士的手，並不感興趣，從沒細看過一下。好事之徒或少爺班借買東西的機

會，也會問他道：「喂，老程，你說罷，你是她的房東呀！」程子卿總是用搖頭來回答。

其實X縣裏除了整天盤據在茶館裏的好事之徒以及頂着「高貴的職業頭銜」所謂「守產」的少爺班，誰也不會把「八少奶奶」的手當作一樁事來研究偵察。滿縣滿街都爲了壯丁訓練的抽籤而嚷嚷，那有閒心情管人家的手呵！

程子卿常常關心的，倒是張不忍的脚。每逢回家看見張不忍的皮鞋沾滿了泥土，他便要問道：「八少爺，又下鄉了麼？墳田查得差不多了罷？」

有時張不忍的回答是：「查了一處，佃戶倒老實，可是那鄉長刁得很，從中搗鬼。」有時卻搖着頭說：「白跑一趟。今天那一處，連四至都弄不明白。」

「慢慢地來罷。」程子卿安慰一句，於是遲疑了會兒，便又問道：「看見汽車路動工麼？」張不忍搖搖頭，程子卿也就沒有話了。

一天，程子卿又很關心地問起查得怎樣時，張不忍憤然叫道：「算了罷！麻煩得很，真想去開手了。」「呀！可是，胡三先生一番好意，不能辜負他。況且，您來一趟不容易，總得清出個眉目。」

張不忍只是苦笑。他何嘗是爲了查墳地來的？並且他根本不知道這里還有祖遺的墳地。都是胡三先生的指撥，他反正沒事，到鄉下去看看也好。況且，多少也像有點正經事把他留着。

程子卿等候了一會兒，見沒有話，就摸着下巴，悄悄地又問道：

「八少爺，那條汽車路，說是要趕築了，您看見在那里動工麼？」
「哦，不明白。」張不忍像被這一問提起精神來了。「不，還沒看見動工。說是軍用。呃，程先生，您聽到什麼特別的消息麼？」

「就是聽說要趕築。等築好了路，就要派一師兵來縣裏駐防。」

「哦，哦！」

「八少爺，您看來今年會不會開仗？」

「難說。」張不忍隨口回答，惘然望着天空，他的思想飛得老遠，——程子卿萬萬意想不到的遠地方。程子卿的心卻也離開了這間房，在未來的汽車路上徘徊。他有一塊地，假定的路線就在他這地上劃過，只留給他一邊，一只小角；他曾經請陸紫翁托人關說，不求全免，但求路線略斜些兒，讓那分開在兩邊的兩只小角併成一大角，人家也已經答應了他；然而這條路一日不開工，他就一日放心不下。

「既然路是要築的，就趕快築罷！」程子卿歎一口氣說，望着張不忍，寂寞地笑了笑。

五

張不忍跑進自己房裏就叫道：「雲仙，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

「可是我只想回去。」雲仙頭也不擡，手裏忙着抄寫。

「回去回去有事麼？不是前天還接到老剛的信，說這半年，他也沒處去教書了；何況你我？」
「但是開住在這裏，真無聊！」

「雲仙」張不忍叫了這一聲，又頓住了，踱了幾步，他似乎跟自己商量地說，「生活是這裏便宜。而且，他們從封建關係上，把我們當作有地位的人，總可以想出點事來做做罷？」

「他們這裏的人真討厭，我就討厭他們的跳不出封建關係的眼光！他們老在那里瞎猜我的娘家。一會兒說我是軍閥的女兒，一會兒又說我出身低賤了！」雲仙把筆一擲，下意識地也看着自己的一雙手。

「這些，理他們幹麼？」張不忍走近到書桌邊。「哦，你又抄一份，投到那里去？——可是這幾天，這里的空氣有點不同，緊張起來了。雲仙，我們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

雲仙仰臉望着天空，寂寞地微笑，不大相信專會造她謠言的這個環境也能緊張。
鏗鏘！從街上來了鑼聲。鏗鏘！又是兩下。而且隱隱夾雜著人聲喧譁。

雲仙將臉對着，不忍，眉梢一簪，似乎說：這莫非就是「緊張」來了麼？
「這是高脚牌。一定有緊急的告示。」不忍一邊說，一邊就走出去了。

高脚牌慢慢地往中心小學那邊走。鏗鏘！引出了人來。大人們站在路旁看，孩子們跟着，——一條漸漸大起來的尾巴。

張不忍追到中心小學門前，高脚牌也在一棵樹下歇脚。掛牌的那漢子將牌覆在地下，卻挺着脖子喊道：「催陳糧啦！廿二年，廿三年，廿四年，催陳糧啦！後天開征，一禮拜催陳糧啦！」

張不忍感到空虛，同時這幾天內他下鄉時所得的印象也在那覆臥的牌背閃動。忽然聽得那漢子自個兒笑起來，換了唱小調的腔調：

「還有啦，今年裏，不許採樹葉子呢！柏樹，桑樹，榆樹，梧桐樹，楮樹，烏龜王八蛋樹，全不許採葉子！採了也沒事，只消打屁股，喫官司！」

跟着來的孩子們都拍手笑著嚷道：「烏龜王八蛋個樹！」

這種諧音的幽默，孩子們是獨有創造的天才的。張不忍聽着也不禁失笑，然而他依舊感到空虛。他信步走進了中心小學。

校長和幾位教員站在一帶雪白的圍牆前指東點西說話。校長這時的臉色跟那天在茶樓上大不相同了，似乎有天大的困難忽然壓到他頭上。

校長一把拉住了張不忍，就帶着哭聲訴說道：「張先生，你說，剛剛粉白，不滿一個月，你瞧，這一帶圍牆，還有一切的牆壁，你說，多少丈，剛剛粉白，不滿一個月，爲的廳長要來瞧啦——終於沒來，可是你想，忽然又要通通刷黑了。一個月還沒到你瞧。」

張不忍往四下一瞧，果然雪白，甚至沒有蜒蝣路；可是除了這「雪白」，校長的話，他就半點也不

明白。校長好像忽然想到另一件大事，丟下了張，不忍轉身就走，可是半路上碰到一個人，又一把拉住了；張不忍遠遠望去，知道校長又在那里帶哭聲訴說了。他惘然望着，加倍的感到空虛的壓迫。

教員中間有一位和張不忍比較說得來的趙君覺，帶着一點厭煩的表情對張不忍說：

「今天的密令，縣境內所有的牆壁都須刷黑！校長氣得幾乎想自殺，哼！」

「刷黑密令麼？幹麼？」張不忍這才把校長的話回味得明明白白了。

「說是準備空防，跟禁止採樹葉同一作用。」另一位教員朱濟民回答。「校長說，上回粉白，還是他掏的腰包，這回又要刷黑，他打算要全校教員公攤呢，剝削到我們頭上來了。」

「上回他掏鬼的腰包！公攤他平常的外快怎麼又不公攤了他倒想得巧！」另一位教員說，撇着嘴自顧走開。

張不忍看看那一帶雪白的圍牆，又看看藍色的天空，太陽正掛在遠處的綠沈沈的樹梢——他沈吟着說：「戰時的空氣呀，濃厚了，濃厚了。」他笑了一笑，轉臉對趙君覺和朱濟民說：「我還聽說有密令，叫準備好一師兵住的地方，真的麼？」

「哦，密令還多着呢！」朱濟民回答，「叫辦積穀，叫挖地坑，叫查明全縣的半月墳有多少，叫每家儲蓄十斤稻草，——嚇，這兩天來，密令是滿天飛了！」

「嗯，半月墳，什麼意思？」張不忍皺着眉頭望在朱濟民的臉上。

去。忽而他伸手一邊一個抓住了趙君覺和朱濟民，皺着眉頭，定睛看着趙君覺，又移過去看着朱濟民，用沈着的口音說：「君覺的意見，我也覺得大半是對的；然而老百姓不怕，興奮，這一點比什麼都可貴！我們當真得想出點事來做才好，我們一定要做點事才行！」

三個人對看着。末了，趙君覺和朱濟民同聲說：「加上密司潘，才得四個人……」

張不忍立刻打斷了他們的話：「然而一定要做點事！開頭四個人，後來會加多！」

他們於是並肩慢慢地一邊談，一邊走；沿着圍牆走到盡頭又回來，還是談個不休。

三個人帶着爽朗的笑聲走進教員休息室了。劈頭忽然又遇見了校長。

「竈煤都漲價了，一倍，剛漲的，該死，該死！」

校長阻住了他們三位，慌慌張張說。校長的腦子裏沒有更值得煩惱的事。

六

陸紫翁和周老九挑中了右面那架屏風背後的好地方，悄悄說着話。這里不是走路，四扇排門常年關着。相近左面那架屏風的四扇排門，也只開一對，作爲從大廳到內室的唯一門戶。

屏風擋着，如果有人從外邊走進大廳來，他看不見兩位，兩位卻看得見他。

這個好地方卻只有一張閒攔着的太師椅，坐的是陸紫翁，斜欠着身子，架起了腿，右肘支着椅臂，

右手托住了下巴，周老九在紫翁面前站着，臉朝外。

「他們竟敢指摘我們販運私貨麼？」是陸紫翁的枯澀的聲音。他歪着腦袋，臉對着牆，似乎在看壁上的字畫。

「可不是！還說要組織捉私團呢！」

「哼！看他們敢！然而，張不忍這小子真可惡！可是，不見得單是張八夫妻倆；還有誰也是張八的一夥？」

「大概中心小學裏一二個教員總有份罷。」

「校長也不知道？」

「問過他，他賭咒說不知道。」

「不敢說出來罷了，這沒用的草包！哼，可是，筆蹟總該認得出的？」

「認不出。那壁報全是一個人的筆蹟，聽說是八少奶奶——」

「呸！什麼少奶奶！不知是什麼小戶人家的賤貨，也許竟是——看她那一雙手。」

「可是一手字倒很官正。」

「來路不正！我第一眼看見就知道不是正路。總有一天給我查明白。」

「不過，紫翁，下手要快。他們還說你和二老板經手的公款不清不楚，說是下期的壁報上準要宣

布。

「哦——」陸紫翁的聲音帶啞了，把架起的那條腿放下。「哦！張八這小子，他怎麼會知道？」

「紫翁，也不宜小看他。他既然是『六房裏的老八』，自有一班窮出火來的爺們和他來往。」

「嗨，六房裏？六房裏早已沒人了，那里又跳出個什麼老八？胡三這老頭子是老糊塗了。黃二姐一張嘴算屁話？我打算辦他一個冒名招搖呢！」

「然而，紫翁，自從他出了壁報，跟他越走越熟的人確乎不少；胡四——」

「我疑心胡三這老傢伙也是知情的！」

「可不是還有『趙應』的緝老爺，孫洪昌的二少爺，據說也是暗中……」

「嘿！趙緝庵也有份麼？」陸紫翁挺起眼睛望着樓板，一只手儘管摸着下巴。忽然站起來，輕聲說，「老九，那就一定是他了，——中心小學裏一個教員一定就是緝庵的小兒子趙君覺。哦，老九，等一下。」

陸紫翁到牆邊去拖過一張方檯來。「坐着談罷。原來張八這小子竟有點呼風喚雨的手法，老九，我們倒不能大意了，得仔細布置一下。」

「不過也不能太慢。私貨的事現在鬧得滿城風雨了。那一批貨，多攔日子怕要走漏……」

「這個不要緊，」陸紫翁搶着說，「等二老板起來了，他有辦法，嘿，倒是——」

「二老板昨晚上是二十四圈麼？」

「昨晚上有客，——周老九，倒是有緝庵他們在內，查公款這一層說不定會鬧大。」

「外邊是誰？」周九突然喊了這一聲，陸紫翁連忙把話縮住。周老九站起來，故意高聲咳了一下，就轉出屏風背後，一面學着「官腔」喊「來呀！」可是只喊了一聲，就不響了。陸紫翁聽得好像有兩個人，在切切私語。他正決不定還是照舊躲着好呢，還是踱出去好，可是周九也回來了，帶着一個尖頭削臉的人物，正是商會職員姚瑞和。

周老九指着姚瑞和說：「他剛得的消息，張不忍自己報了名，受壯丁訓練去了。」

「賤胎！」陸紫翁仰起了臉冷笑。

「紫翁，他還想立什麼社呢！」

「叫做『國魂武術社』罷，」姚瑞和陪笑說。「壯丁訓練班裏倒有一小半人加進了他這社。」

「好！好！好！糾集集社是犯法的。」陸紫翁冷笑的鼻音有點不大自然。「大概全是些下流粗胚罷！」

「倒也不全是。內中有——」姚瑞和遲疑了一下，「有這次壯丁訓練抽籤抽到的好幾個小老板，還有甲長們，——很有幾個場面上的小爺們呢！」

「紫翁，孫洪昌的小老板老二，還有——瑞和，還有誰？」

「北街上開我軒照相館的陳維新，陳甲長。」

「紫翁，孫老二和陳維新也是發起人。」

「哦，這班小爺們血氣方剛，真真是不成話！」陸紫翁的聲音有點發啞了。「可是陳維新？好像是黨員罷？」

「是的。前任區黨部的執委。」姚瑞和連忙陪笑說。「不知道張不忍怎麼攪的，連保衛團的大隊長也做了贊助人呢！」

「哦！不過大隊長原是直爽人。」陸紫翁說着就站起來，反背着手踱了幾步，打起精神笑了一笑。又說道：「笑話！不知那里跳出來的小夥子，不三不四，居然大家叫他『六房裏的老八』了。兩個月沒到，居然結交了朋友，打算硬出頭了；然而可惜，他那位尊夫人的一雙手擺明白不是好出身；你們想要真是張六房的嫡脈，那里會討媳婦不看個門當戶對的？」

陸紫翁一面說，一面就踱出了屏風背後那個好地方，喊道：「來！」

周老九和姚瑞也跟了出來。周老九低着頭在一對棟柱中間慢慢地踱，姚瑞和站在翻軒下長窗邊，時時偷眼瞟着那一對通到內室去的排門。

陸紫翁對一個土頭土腦的男當差說道：「進去問問，二老爺起身了沒有？」回過臉，朝姚瑞和看了幾眼，「你回去罷。不許多嘴。」

周老九踱到陸紫翁跟前，悄悄地說：「剛才瑞和報告的消息，紫翁覺得怎樣？」

「暫時之間，投鼠忌器而已。」

「瑞和還說，今天早上他親眼看見胡四到張八家裏去，過了一個鐘頭，這才出來。」

「噲，胡四，沒有什麼道理；不過，趙緝庵在內呢——噢，老九，不是張八租了程子卿的廂房麼？你應該叮囑子卿留心進進出出的人兒。」

「噲，噲，這子卿，就是太老實。」

周老九回答時頗露窘態。陸紫翁沈吟一會兒，微微笑着，正想開口，忽然那邊通內室的排門邊來了女人的聲音了：

「噲，是陸老爺和周先生麼？老爺起來了，請兩位進去罷。」

女人是一張小圓臉，淡綠色陰丹士林布的短襖，僅及乳下，黑軟緞的褲子長到腳背，一條油鬆大辮子。

七

陸紫翁和周老九報告的時候，二老板的一根粗指頭老是挖着鼻孔，一聲不出。他忽然打一個呵欠，身子一斜，（他本來躺在煙榻上，）嘴裏不知咕嚕了一句什麼，伸手在大腿上拍兩下，那個油鬆大辮子，的女人就挨着他坐下，給他捶着腿。

二老板雖然不作聲，他那一對貓頭鷹的眼睛老是烏溜溜地在那里轉；機警而又頗露兇相的眼

光時時從陸紫翁臉上掃到周老九臉上，然後又掃回去。

陸紫翁的話多，周老九不過偶然從旁插一兩句。可是二老板的眼光反而多和周老九「親熱」。忽然二老板將身邊那個大辮子的女人一推，精神百倍似地坐了起來。陸紫翁一句話剛說了一半，趕快縮住。二老板笑了笑道：

「想不到『張六房』墳上風水轉了，小輩裏出人才。我倒很想和這位『八少爺』結識結識。」陸紫翁和周老九都愕然了，可是陸紫翁倒底是「書卷中人」，悟性又好又快，立刻悄悄地笑着說：「二老板要結識他，他就是不敢高攀也沒處去躲呢！不過二老板，怎樣也叫趙緝庵他們也一請就到，叨擾你二老板一番美意？」

「哈哈，那就要看機會了，少不得借花獻佛，多發幾張請帖。」

「那麼，二老板，馬上就看個日子罷？趁這幾天空擋，愈快愈好。」周老九終於也猜啞謎似的猜透個八九了。

於是半晌的沈默。二老板挺起了眼睛，似乎在那裏「看日子」。 陸紫翁和周老九都沈住了氣，陸紫翁眼角有一條筋不住地簌簌地跳，周老九卻漲紅了臉。

終於二老板將眼光一沈，自言自語地：「等新縣長上了臺再說罷。」

陸紫翁和周老九像約好似的很快地偷偷地交射了一眼。陸紫翁鼓起勇氣，正想進言，二老板早

又笑了一笑道：「昨晚那位客人倒和氣，就是胃口大一點在這裏，盤桓了大半夜，總算無話不談，然而離題目總還有點點遠。嗯，瞧過去。」二老板頓了一頓，舉起手來，正待伸出兩個手指，忽然他背後那位大辮子女人打了個噴嚏，二老板轉過臉去，眼光威嚴地一瞥，手就放下了，接着說：「我還要考慮考慮。」

「聽說新縣長是軍人出身罷？」陸紫翁問。

「不錯，還是現役軍官。」

「二老板，可是那一批貨，還軌在那邊，運不進來；這裏張八他們又鬧得滿城風雨……」

「哦，哈哈。」二老板一陣笑，便打斷了周老九的話。「哈哈，倒忘記了這位『八少爺』跟別的小爺們了。」突然臉一板，「紫綬，我的一句話，你不准和他們年青人一般見識。他們說話不知輕重，行動出軌，自有政府來糾正。我只當他們是一羣瘋子，倒是還有幾位上了年紀的，譬如趙緝翁他們，應當解釋解釋。」

「是！」陸紫翁趕快回答。「那麼，胡四他們呢？」

「你瞧着辦罷。」二老板眉頭一皺，似乎有點不耐煩，但隨即微微笑着，眼光朝周老九一逼，說：「那批貨麼？過幾天，你儘管堂而皇之運進來。」

「啊！」周老九快活得忘形了，哦，到底——昨晚上，二老板昨晚上到底將那位客人對付得伏

伏貼貼了麼？」

二老板不置可否，只將煙盤裏一張紙遞給了周老九，同時卻冷冷地說：「這點小事，何必同人家談起呢，犯不着羊肉沒喫，倒先惹一身騷呵！」

周老九和陸紫翁一邊應着「是」，一邊便看那張紙。原來是一張油印的「查緝私貨暫行辦法」。兩個人都覺得意外，遲疑地朝二老板看了一眼。二老板哈哈笑着，招了招手。周老九和陸紫翁趕快捧着那張紙走近一點。二老板指着紙上後面的一段說：「單看這一款就夠了。」

這是鼓勵人民協助緝私的辦法。略謂：凡報告私貨因而緝獲者，將貨物充公拍賣，以所得貨價之半數獎賞報告人。

周老九看明白了時，手心裏就透出一片冷汗，他正要說張不忍他們的壁報上正也抄着這一款，鼓動人家去「搗亂」呢，可是二老板已經先開口了：

「明白了罷？他們拍賣的時候，你去買了來，不是正大光明的事麼？」

「是，是！」周老九兩眼睜得銅鈴大，心裏糊塗死了，卻又不敢駁回。

「哈哈！」陸紫翁卻第一次放肆地笑了，「人家說心有七竅，我看二老板的，恐怕九竅也不止罷！」

二老板笑了笑。這笑，與其說是被恭維了而高興，還不如說是獎許陸紫翁的機警。

「我來猜一猜罷。」陸紫翁微笑說，「既然是周老九去買，一定要二老板去報告了。」

哈哈，二老板一陣狂笑就歪在煙榻上了。

周老九似乎也明白了，但一時之間還不大盤算得轉。二老板把手一揮，叫了一個字：「煙。」油鬆大辮子的女人便立即忙起來。

「紫綬，公款的事，你就先去找趙緝翁解釋，解釋。」二老板閉了眼睛說。一他要是說得明白，很好；不然的話，隨他的便罷。反正新縣長不久就要到任，他未必就聽了趙緝庵一面之詞。」

「二老板放心。這一點事，只要二老板定了方針，我量力還不至於弄僵。」陸紫翁回答了，便和周老九轉身退出。

但是陸紫翁和周老九剛跨出房門，忽又聽得了一聲：「紫綬！」

陸紫翁趕快站住，應一聲「是。」

過一會兒，二老板這才慢聲說：「張八這小子，也許中用，我倒真想提他一把呢。」

「這是他的造化。且看他受不受擡舉罷。」

陸紫翁一面回答，一面卻和周老九做眼色。

八

許多「手」，明的暗的，在活動，在忙碌。

新縣長到任了五六天了。縣裏大多數人並沒覺出新縣長有什麼「異樣」，除了已經知道他是剛剛卸任的團長。

X縣裏極少數的人們卻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和印象（雖然只有五六天工夫，新縣長給他們的印象卻已不甚簡單了）都有這麼一個感想：「以爲是軍人出身，性情爽快，誰知道更其不可捉摸」

這一種感想流露於面部或脣舌，在二老板是躺在煙榻上皺緊眉頭不作聲，在趙緝庵是悄悄地對胡三先生說，「四五天了還沒動靜，秉公辦理云乎哉？」而在張不忍和他的新朋友們，則是籌備更逼進一步的文章和商定「請願」的代表。

同時，茶館酒店乃至大街上店鋪的櫃臺前，流動着種種的消息和意見：

「趙緝庵他們的公呈進去後，新縣長三天三夜親自弔賬簿，打算盤，還沒算出來。」

「算出來了！二老板虧空近萬。」

「笑話！縣長那有工夫自己查賬，呈子還擱在簽押房裏呢！縣長忙的是檢閱保安隊，保衛團；他本來是團長呀！」

「團長改縣長，就是準備跟小鬼開戰！壯丁訓練隊都要上前線！」

「這是瞎說了。壯丁上操快將兩禮拜了，立正稍息還沒操好，怎麼能上前線！」

「可是六房裏的老八做代表，請將訓練趕快發鎗，打靶，操野戰。聽說縣長昨天請教練官商量這

件事，教練官答應得稍爲遲了一點，縣長就發脾氣道：『你不會教，我來教！』嚇嚇縣長本來是幹團長的！

「不對，不對！六房裏的老八的代表還沒派定，今天他對我說。」

「然而昨天縣長的確請教練官去商量了半天，我親眼看見他進去，好半天，才見他出來。」

「哦！你親耳聽得他們商量什麼事罷？」

「難道我倒親耳聽得？」

「不客氣，我倒曉得。縣長請教練官去，商量捉漢奸！」

「什麼縣裏有漢奸？」

「怎麼沒有多得很呢！早已三三兩兩偷進來了。一律化裝。有的扮做走方郎中，有的是打拳頭賣膏藥，有的是變戲法的，有的是裝做和尚，頂多的是扮叫化子。縣長忙了三天三夜，就爲了調查漢奸！」

「聽說上頭派他來，團長改縣長，就是專門來辦這件事。」

「你們還不曉得麼：捉完了漢奸，就開戰！」

「哦哦，怪不得——」

「喂喂，告訴你，你可不能說出去呢：還有女漢奸！」

「誰誰？可是變把戲班裏那個女的？」

明白。

「倒不一定變把戲。女漢奸不扮下流人，倒是穿得極漂亮，冒充少奶奶小姐班。可是，看她的手就
 「手上有暗號麼？刺得有什麼花罷？」

「不是。手是做工人的手。縣長爲了想方法捉女漢奸，三夜沒睡覺；後來決定派了縣長太太親自
 出馬呢！」

「呵呵！真上勁！」

「對了，那你總該明白縣長忙得很呢，那有閒工夫算什麼賬？二老板也是中國人，中國人和中國
 人算什麼賬，對付漢奸要緊！」

「哦——」

「咄，混蛋，虧空公款就是漢奸！你就是漢奸！」

「你不贊成捉漢奸就是漢奸！」

「混蛋！」

「漢奸！」

「X縣裏的空氣就這麼又緊張又混亂。」不可捉摸」也掛在大多數老百姓的面前。這樣又過了
 兩三天，終於這寒滿了空間的「不可捉摸」突然「明朗化」起來。

九

霹靂一聲，驅逐遊民乞丐。這也是兩星期前有過的密令之一，然而這次不用文皺皺的高脚牌。上午召集保甲長們開了一次會，下午就由保衛團協助，大街小巷同時發動。

這時候，北街上的亦我軒照相館裏，三四位年青人已經講了好一會兒的話，大家覺得有點頭腦發脹，喉嚨越來越粗了。

「我提議一個折中的辦法，」主人陳維新竭力把嗓子逼小，想使得語氣變溫和些。「不忍兄說愛國是國民的權利和義務，我們這『國魂武術社』既以愛國為宗旨，便不應當規定有什麼入社的資格——這解釋，理由是有的，然而我們既然名為『武術社』，就已經定下一重資格，這資格是什麼呢？就是『武術』，所以兄弟提議，社章上規定，『凡諳習武術者，皆可入社』，那就面面俱到了。」

趙君覺耐心聽完，便對張不忍望了一眼，張不忍蹙緊了眉頭，不說話。

孫老二（雅號平齋）卻先開口了：「那不是我們發起人先就沒有資格了麼？不妥，不妥！」

張不忍幾乎笑了出來，但是陳維新正色回答：「不然平齋兄，這又不然。大凡做發起人的，只要有一項資格，就是『發起人的資格』。社章上的資格竟毋須拘泥。名流闊人今天發起這，明天發起那，難道他們是萬能麼？無非是登高一呼的作用罷了。」

孫老二連忙點着頭說：「不錯，不錯，我倒忘了。」忽然又皺着眉頭，「可是，下三流的人們很有會幾手的，他們仍舊要來，怎麼辦呢？」轉臉向着張不忍，「老八，不是我慣以小人之心度人，實在是新縣長昨天再三叮囑家嚴，縣境內漢奸太多，千萬要留意。」

「那麼，平齋兄是不是能夠擔保長衫班裏一定沒有？」趙君覺的嗓子又粗起來了。

「哎，話不是這麼說的。」陳維新搶着回答。他立刻又轉臉朝着孫老二，「平兄這層顧慮，倒也可以不必有辦法。將來碰到形跡可疑的人，那怕他實在會幾手，只要說他武術不夠程度就得了。」

「哦！不要人家進來，總有辦法。」張不忍眼看着桌子上那一塊新做的「國魂武術社」的洋鉛皮招牌，冷冷地說。「最澈底的辦法是根本不立什麼社，」他寂寞地笑了一笑，忽然把嗓子提高，「本來這不是咬文嚼字的時候，局面多麼嚴重！不過維新兄和平齋兄既然喜歡字斟句酌，我就反問一句：我們這社的宗旨倒底是要把多數不會武術的人練成會的呢，還是單請少數的會家自拉自唱？章程草案第二條……」

「對了，」趙君覺插口說，「這一條是宗旨，明明寫着『提倡』、『普及』，跟維新兄的折中辦法剛好自相矛盾！」

孫老二突然跳起來一手抓住了章程草稿，一手向陳維新搖擺，「大家不要意氣用事。我有了辦法了。乾脆一句話：要進社的，得找鋪保！」

張不忍和趙君覺都一怔。陳維新卻舉起一雙手連聲喝采道：「好，好極了！到底是孫洪昌的小老板，辦法又切實又靈活！」

「要找鋪保？」趙君覺面紅耳赤，聲音也發毛，「那——那不是……」但是一件意外的事將他的說話打斷了。一片騷雜的人聲由遠而近，幾個人慌慌張張從門前跑過，嘴裏喊道：「來了，來了！」陳維新立刻離位去看，孫老二也跟着。張不忍回頭望門外街上，早有一堆人擁到「亦我軒」的招牌下，一枝鎗上的刺刀碰着那招牌連晃了幾晃。

張不忍跑到門口，就在各色各樣的面孔中間看見了一張熟識的面孔。那是黃二姐。兩個措鎗的保衛團揚起了竹枝的鞭子像做戲似的向開人們威嚇；又一個保衛團也措鎗，似乎在驅趕，又似乎在拖拉那位黃二姐。孫老二也插在內，張不忍彷彿聽得他這麼說：

「……我替你作保就是了，還吵什麼！」

「謝謝二少爺，我不要保；我跟他們去看他們敢——把我五馬分屍麼？」聲音很尖脆，不像是五十多歲的老婆子。

「哈哈！黃二姐的標勁還像二十年前！」

看熱鬧的閒人們譁笑着，爭先恐後地擠攏來。有一個年紀大了幾歲的男子拉着一個年青的歪戴打鳥帽的肩膀說，「老弟，積點陰德罷！你們慫恿她鬧，要是當真鬧她起來，難道你肯給她送飯？」歪

戴打烏帽的也不回答，只是一味擠。

張不忍心想不管，但也不由自主的走攏去。有一個閒人給他開道似的叫喝着：「呃，八少爺來了！讓開！」張不忍覺得好笑。那閒人又回轉頭來，似乎有什麼話要說，但是張不忍已經到了黃二姐他們面前。

「呵，八少爺，你也在八少奶奶好麼？」黃二姐很親熱地搶先說，立即又瞪起眼睛指着那個保衛團，「八少爺，你評評這個理：我黃二姐祖居在這城裏，老爺們，少爺們，上下三班，誰不認識，可是他們瞎了眼的，要我討鋪保亭！」仰起頭朝四面看，「我黃二姐要討個鋪保有什麼難，剛才二少爺就肯保，可是評評這個理，滿縣城誰不認識我——」

「張先生！前面一個保衛團轉過身來說，『我們奉的公事，』忽然不耐煩地挺起脖子一聲『媽的！』將竹枝一揚，一閒人們走開——唔，張先生，上頭命令驅逐遊民乞丐，縣境裏沒有職業的人，得找鋪保！這老乞婆，誰不認識，可是公事要公辦！」

「我們不過關照她一聲，」那個拉着黃二姐——但也許被黃二姐拉着的保衛團說，「就惹出他一頓臭罵。跟住了我們，吵吵鬧鬧——」

「你不是說要辦我麼？你辦，你！」黃二姐厲聲喊，指頭幾乎戳到那保衛團的臉上。

「媽的！辦就辦，不怕你是王母娘娘！」

閒人們又譁然笑嚷起來。

張不忍皺着眉頭，看着孫老二說，「平齋兄，就請你作個保罷……」

「媽的交通都斷絕了！走開，走開！」拿竹枝的保衛團大聲嚷着，竹枝在閒人們頭上掙着。

張不忍勸黃二姐回去，保衛團也突破了閒人的包圍進行他們的職務。趙君覺站在亦我軒門前叫道，「不早了，章程還沒討論完呢！」

「哦！這個麼？」陳維新望了孫老二一眼，「剩下不多幾條了罷？那幾條，我看就可以照原案通過。」

「不過社員資格這一條呢？」趙君覺走近了說。

「我還有事——」

「我也有事，」張不忍沒等孫老二說完就搶着說，淡淡地一笑。「就是找鋪保好了。再會！」點點頭竟自走了。

張不忍走不多遠，趙君覺就趕了上來，急口說，「怎麼，怎麼，你也贊成——」

「自然贊成，」張不忍站住了，又是寂寞地一笑，「反正鋪保盛行，將來全縣裏除了有業的上流人誰都得找鋪保啊！」

趙君覺那對細眼睛睜得滾圓。張不忍冷冷地又說：「取締遊民乞丐防漢奸真正的漢奸反倒進出公門，滿嘴嚷着捉漢奸，捉漢奸！」頓了一頓，「君覺，明天，你，我，濟民，再商量罷，此刻我要回家去把整

個形勢估計一番。」

十

家裏沒有雲仙。窗縫裏有一張紅紙。張不忍抽出那紙來一看，是一張請帖：

光

國曆十月十二日申刻潔樽候

周梅九拜

張不忍側着頭想了一想，隨手把帖子摺在書桌上，往牀裏一躺。他需要集中腦力，可是腦力偏偏忽西忽東。最像討厭的蒼蠅趕去了又飛回來的，是剛才他回家時路上所見的景象：三三兩兩的人們都在議論着取締遊民乞丐這件事，嘖嘖地歎佩着新縣長辦事認真，手腕神速。他覺得全縣的眼睛都看着新縣長，全縣城的心被新縣長的變把戲似的派頭吸住了。

也像討厭的蒼蠅一般趕去了又鑽回來的，是追看高脚牌那天下午在中心小學裏趙君覺說的「老百姓真好，可是也真簡單，真蠢！」

他煩躁地跳起身來，在屋子裏轉圈子。心裏想道：「先前，我跟他們說，當真非想出點事來做不可；

現在，事呢算是做一點了，可是，當真沒有做錯麼？已經做的，當真是『事』麼？

他仰臉看着窗外的天空，似乎盼望一個回答。有一隻什麼鳥在牆外樹頭叫，聽去像麻雀，又不像麻雀。

待到把這鳥叫聲從耳朵裏趕出，他踱到書桌邊，抓起了一枝筆，打算寫一封信給他的在工埠的朋友，忽然雲仙回來了。

「這裏的婦女智識分子真糟！」雲仙將她那「披肩」往椅子上一擦，走向張不忍的身邊去。「誰的請帖？」周九哦，房東程先生的東家，商會會長，請你幹麼？可是，不忍，這裏的智識婦女跟家庭婦女同樣沒有辦法！」

「哦！」張不忍擱下了筆。

「我跟她們談了半天，『唔唔，』話是對啦，」老是這一套。我請她們發表意見。她們只是笑。」指着那披肩，「倒拉住了這東西，問了許多話！」

「噫，那麼，趙君覺的妹妹呢？君覺說她思想很好的罷。」

「就只有她，還說得來。可是情緒不高。」

「哦，情緒不高。」張不忍寂寞地笑着。這幾天來，雲仙老是說人家情緒不高，甚至有時連張不忍也說在內了。他看着雲仙的眼睛，又說，「她發表了意見麼？」

「她贊成婦女救護訓練隊的辦法。可是，她又不贊成那位女醫生說她頭腦糊塗，勢利眼睛，這樣的人，犯不着捧他。」

「但是拉她出來，推動她辦事，並不就是捧她。雲仙，你跟她解釋了沒有？」

「解釋的。然而我失敗了。」

「她不能理解？」

「不是她的理由很充足，我贊成了她的主張。」雲仙的口氣很堅決。「我們可以不要那女醫生，也不要那兩個傳教婆！」

「哎，哎，雲仙，那樣幹總不大好。名爲救護訓練隊，而沒有一個懂得醫藥常識的，太不成話。」

「呵，固然你也是這麼說！」雲仙生氣似的鼓起了眼睛，釘住了張不忍的面孔。「趙君芳說來說去也顧慮到這一層，所以我說她情緒不高。可是，不忍，我雖然不懂醫藥常識，童子軍救護常識我是有的；在目前，這不就夠了麼？」

張不忍勉強笑了笑，半真半假地說：「哈，我倒忘記了你是多年的女童子軍教練官呢！」

「不吹牛，真要是開了戰，我的確能夠上前方。」雲仙得意地笑着，在窗前走來走去，吹着童子軍歌的口哨。

張不忍惘然拿起那請帖來，捲弄那紙角，此時他的思索忽然又集中於一點：雲仙所謂情緒不高。

他覺得最近幾天內和他的朋友們爲的要推動人家反弄得顧慮繁多事情不能快快動，這也許正是雲仙所說的「情緒不高」罷？而雲仙剛才所說的救護隊辦法也許是不錯的罷？可不是，那位女醫生和那兩位傳教婆要是拉了來，她們一定嘖嘖咕咕有許多主張，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白花了解釋和疏通上。

「啊！」雲仙猛地叫起來，跳轉身，到了張不忍跟前，卻又放低了聲音，「我幾乎忘了。趙君芳又告訴我：胡四那傢伙不行，十二分的不行！他從前也經手過公款，也不清。他現在攻擊那個二老板，是報私仇。他利用我們！」

張不忍一雙眼釘住了雲仙，看着她一個字一個字說完，這才搖了搖頭說，「哦——可是，我們也是以毒攻毒。」

「不行！一定不行！胡四還有陰謀。胡四今天上午去找君芳的爸爸，咬耳朵談了半天才走；他走後，君芳的爸爸老在廳上兜圈子踱方步，自言自語，說『君子不爲己甚！』據君芳猜來，一定是胡四已經和那邊妥協，又在欺騙君芳的父親。」

「嘿！可是胡四昨天晚上來，還供給了許多壁報上的材料——全是那二老板的陰私……」

「所以我說他有陰謀呀！我們攻擊越厲害，他和那個二老板的妥協越容易成功。他把我們當做貓腳爪，到熱灰裏摸栗子！」

「哎！」張不忍嘆了一口氣，閉起眼睛不作聲；他不願意相信，但又不敢完全不信。忽然睜開眼，他劈手抓起了那張請帖釘住看了幾秒鐘，然後拿回桌上，冷冷地說：「不過我終於不能斷定。如果胡四已經跟他們妥協了，我們被賣了，那麼，周九，他是那個二老板的腹心，他還來跟我拉攏作甚？」

「說不定還有更毒辣的陰謀。」

「也許。」張不忍慢慢地站起身來，走了一步，卻又停住，回顧着雲仙說：「然而總不是用毒藥酒來謀害我的性命。」雲仙那，我倒一定要去，看看周九的態度！」

雲仙是滿臉的不放心，可是也沒攔阻。張不忍抓起帽子，正要走了，雲仙忽又叫道：

「啊，我幾乎又忘記了。剛才回家的時候，路上碰見了黃二姐——好像跟人打過架似的；她夾七夾八說了許多話，我也沒聽清，可是記得一句：『外場都說八少爺和你私通外國，我不相信』私通外國，她說了兩遍，我聽得很準。」

「哈哈，這倒是陰謀，然而也是用舊了的陰謀。」張不忍一邊說，一邊就走了。

十一

二十小時以後，張不忍的睡眠不足的面孔上，帶烏暈的是眼眶，蒼白的是兩頰，而射出與奮的紅光的是太陽穴帶眼梢。

仍在他的臥室。只有兩個人：他和朱濟民。

他像籠裏的一頭獅子，焦躁地來回走着。朱濟民的眼光跟着他來來往往。跟到第三趟，朱濟民突然說：「我看你也還是不要去了罷？」

「去！怎麼不去！」張不忍，只把頭歪一下，依然在走。他們兩個是自己拋棄了責任，他們不去，我就一個人去！三個人是代表羣衆的意志的，一個人也照舊代表羣衆的意志，我的代表資格沒有被取消，我就要去！」

朱濟民點頭，但也輕輕歎了一口氣。張不忍站住了，又說：「我十二分不滿意君覺怎麼他也跟着他老太爺跑，倒不想拉住老太爺跟他跑？昨天晚上我赴宴回來，緊跟着胡四也來找我說話了；爭執了三個多鐘頭，他的千言萬語只有一個意思：羣衆運動不要做，爲的新縣長和二老板正在這上頭找我們的錯處。我的回答也只是一句話：不能夠！我們要和二老板清算公款，但也要做別的事。清算公款不是主要的救國工作！胡四他們只要私仇報了就滿意了，但是我們不能夠！」

「對的！我們不能夠！」朱濟民也奮然了，但又帶點惋惜的意味，輕聲說，「胡四呢，原也不是怪；只是趙老先生也只見其小，卻未免——」

「趙老先生到底老了，最不該的，是君覺他剛才還說輿論對於二老板忽然一變，因而不可不慎重考慮呢！」

「對了，倒底是怎麼一回事？還有，周九忽然請你喫飯，我也覺得有點怪。」

「嘿！張不忍側着頭望着窗外的天空，也許是對我示威，也許是想收買——我罷，啍！啍！ 濟民，你說，那還不是示威？昨天晚上，周九那席酒熱鬧極啦，從頭到底兩個多鐘頭，主人和客人——除了我，談的全是二老板報告私貨的事。簡直把這頭號的土劣漢，奸說成了民族英雄！周九還怕我噁心不夠，特地拉住我說：『哈哈，二老板做人真是又爽直又周到。沒一個不說他夠交情。你瞧，他又是頂頂熱心愛國，不怕結冤，報告了私貨；他跟你們真是同志——同志！』濟民，昨天晚上那席酒，是二老板搖身一變而為民族英雄的紀念酒，也是宣傳酒！」

「今天滿縣城都在歌頌這位『英雄』了！我們學校裏也發現了標語！」

「哦？你們學校裏也有？」

「校長在朝會時還對全校學生說，二老板才是真真的愛國家！」

「咄，不要臉的東西！」

「可是不忍，你說，到底這回事是真是假。」

「瞧過去是真的。」

「那麼，他自己運了私貨自己報告，那不是跟錢袋作對麼？」

「也許他報告的是別人的私貨——」

「絕對不是！全縣的販私機關就只有他一個！」

「也許他使的是苦肉計。」

「我也是這麼看法，然而君說不是。君以為這是『壯士斷腕』的策略。照章程，報告人可以得到貨價的一半作獎；假如他那批貨，本來是三百，充公拍賣是四百，他得了獎賞二百……」

「只犧牲了一百，是不是？」張不忍淡淡地一笑。「然而今天中午聽說是周九買了那批貨了，可又怎麼算法？」

「當真麼？」

「好像是真的。所以我還猜不透那中間的玄虛。不過，濟民，無論如何，他這一手的確有強心針的作用。」

「不忍！我猜得了。也許周九零賣出去可以得五百！」

「哦，也許我們不熟悉商情，這把算盤暫且不去管牠。倒是他這強心針，我們怎樣對付？」

張不忍兩手交叉在胸前，又來回地走着。

朱濟民望着空中，徐徐搖着頭，移動了一步，低下頭喟然輕聲說：「羣衆太幼稚，太容易受欺騙了，——難做！」

突然張不忍轉過身來，釘住了看着朱濟民，「不是濟民，不是羣衆太幼稚，是他們的愛國情緒很

高之故！所以二老板的強心針也能發生作用。我們要利用這高漲的情緒，加緊工作。我們趕快把『捉私團』組織起來。我們要說縣境裏的私貨機關一定不止一處，二老板報告的，只是……」他忽然聽得門外一陣脚步聲，轉臉去看，窗外東側牆腳有一堆動亂的人影；這時朱濟民也看見了，慌忙地四顧，退後一步，似乎想找個躲藏的地方。張不忍大踏步走到門前，開了門。

第一個進來的，卻是雲仙，劈頭就問道：「你們說了些什麼話？」

張不忍沒有回答，只是朝外看。第二個進來的，是趙君芳。朱濟民定了定神說：

「原來是你們！」

「我看見還有一個呢，是誰？」張不忍關上了門。

「你們的房東。」趙君芳回答，「看見我們來，他就溜走了。」

雲仙開了門再望一下，關了門轉身說，「他躲在門外偷聽！怎麼你們不覺得？你們說了些什麼話？」張不忍咬着嘴唇冷笑。

朱濟民驚愕地看着那位女士，那位女士卻緊張着臉看着張不忍。

「沒有什麼要緊話。」張不忍寂寞地笑了笑回答。「我們是什麼都可以公開的。派偵探，也是白操心罷了。」

「隨便談談。」朱濟民接口說，「談那位民族英雄。」

「你還說不是什麼要緊話！」雲仙對她丈夫瞪了一眼說，轉眼又看着朱濟民。「我剛到了君芳家裏去，她說今天中飯邊，陸——陸紫綬找趙老伯談了半天話。君芳只偷聽到一句：『城裏有那些是漢奸，縣長已經查訪明白。』後來，後來陸紫綬告辭，趙老伯親自送到大門外。芳！你不是說，老伯送客回來，還自言自語說，年青人真真胡鬧麼？」

趙君芳點了點頭，卻目不轉睛地看着張不忍的面孔。

「我和君芳一路來，」雲仙朝她丈夫走近一步，「許多人老釘住我看，交頭接耳說鬼話。」

「這是因為你也在朝他們看呵！」張不忍淡淡地笑着說。「雲仙！神經過敏便……」

「不是神經過敏。我確實看到有一個陰謀正在醞釀，把我我做目標。」

「把我和你當做漢奸罷？」張不忍說時微微一笑。

「我跟雲仙的意見一樣。」趙君芳把聲音放得很低。「說不定你們的生命還有危險呢！」

朱濟民在旁邊聽得清楚，不由的打了一個冷噤；他走到窗前探望了一下，便又走回來對張不忍悄悄地说，「你那個代表，還是不要當了罷。兩個已經不肯去，你又何苦獨個兒頂槍頭。」

「什麼代表？」趙君芳很關心地問着。

「就是壯丁訓練隊的代表，去見縣長請願，要求發槍，打靶，教野操。」朱濟民回答。「本來孫二和陳維新也是代表。可是他們剛才派人來說，他們都不去了。」

「你也不要去！」雲仙對張不忍說，卻又轉臉望着趙君芳，「對不對？芳？三個人裏只去了一個也沒有意思。」

張不忍皺着眉頭瞥了他們三個一眼，慢慢地說，「我要是也不去，以後便不用對壯丁們說話。我是去請願，並沒違法，何必神經過敏。」

暫時大家都沒有話，只有張不忍一個人來回地走着，腳步聲橐橐地。

張不忍把帽子拿在手裏，對雲仙說，「明天的壁報，稿子都有了；那篇『從取締遊民乞丐說到漢奸』就放在第一。回頭我還想寫幾句關於『報告私貨』和『捉私團』的文字。」

張不忍昂然走了。朱濟民扭了扭身子，也說，「我學校裏還有事。」

屋內剩下兩個女的。趙君芳望着窗外，呆看了一會兒，轉身拉住了雲仙的手。

十二

壁報的×期，第一篇文章和最後一則短評，確實頗爲鋒利。然而×縣人大部分似乎都沒注意。這是因爲有一件更驚心的事壓住在人們頭頂。

差不多和壁報的貼出同時，由保甲長們傳出消息，漢奸們已經在大街小巷都做下了暗號，而這些暗號是有軍事作用的。

保甲長們這些消息從那里來的呢？縣政府新縣長本是現役軍人，頂明白這些把戲！

老百姓們凜凜然各人在自己門前搜尋有沒有什麼異樣的——譬如白粉畫的尖角或圈兒。一個上午，滿縣城忙着這，又談論着這。

搜尋沒有結果，滿縣城的眼光都惶惶然望着縣公署。新縣長是軍人，他有沒有法子解救？總該有中飯喫過不久，有人聽得軍號聲了；有懂得的，說這是「集合」。人們慌慌張張互相報告，互相探聽。終於知道了是新縣長檢閱保安隊和保衛團，人們中的好奇的又一齊向教場擁去。

新縣長坐在馬上，多威風，這才像是能夠保境抗敵的！陪同新縣長檢閱的，有鼎鼎大名的二老板，也有趙緝庵；有胡四，也有陸紫翁。胡四跟陸紫翁時時交頭接耳。

從教場裏飛出來的縣長的訓話，不用播音機，頃刻間也就傳遍了街頭巷尾。縣長說：取締遊民乞丐是防漢奸，誰反對誰就是漢奸！縣長又說：他相信本縣的紳士，凡有恆產恆業的，沒有一個是漢奸；甘心當漢奸的，都是既無恆產，又無恆業！縣長又說：壯丁訓練程序自有皇皇政令，不得無故要求變更，搖惑人心！

在大街上，周九那鋪子的前面，一個人堆裏着嘈雜叫罵的餛。大家認識的黃二姐滿臉青筋指着商會職員姚瑞和叫道：

「你這小鬼你倒有臉說八少奶奶的娘家不及你的娘老子是東門賣豆腐干的！」

「賣豆腐干」姚瑞和卻冷冷地一臉奸猾，「也是正當職業！哼！什麼八少奶奶！看她一雙手。誰不知道女漢奸打扮得闊？可是一隻手不肯掙氣，怎麼辦？」

「你這死了要進拔舌地獄的！」黃二姐嘶聲叫着就撲過去想打他巴掌。姚瑞和躲開了，卻也捲起袖子來。閒人們忙把黃二姐拉開，又喝道：「阿和，不要亂說！人家少奶奶！」

「狗屁少奶奶！」姚瑞和像發酒風，滿嘴唾沫飛濺。「張家的阿八犯了法，他的老婆還是少奶奶！」

「什麼話！犯法還出憑據來！」人堆裏好幾個聲音喊。

姚瑞和怔了一下，但立即又膽壯起來：「憑據？今天的壁報，就是憑據！他反對取締游民乞丐；縣長訓話，反對的就是漢奸！他冒充壯丁隊的代表請什麼願……！」

「不是冒充！我們公舉他的！」好幾個聲音。

「不冒充也犯法！他是漢奸！」也是好幾個聲音。

這吵鬧的餡子發酵了，人聲鼎沸，動起武來。程子卿在櫃檯內急得亂叫：「不要打架，不要打架！人家鋪子門前！」

十三

那天晚飯時分，張不忍和雲仙在自己屋裏，雲仙的面色不定，張不忍的，卻是鐵青的。

「他們把壁報撕了。」張不忍的聲音略帶興奮。「可是有許多人不敢撕，又打了起來。我去找孫二和陳維新，都說不在，他們都躲開了！」

「趙緝庵呢？也不見你麼？」

「沒有找他。這老頭子跟什麼二老板講和，看來是千真萬確的！可是胡三先生還見我，他說趙老頭子和他還是要告二老板的虧空公款，不過他又勸我不要再弄什麼壁報，再什麼請願。他們就是那老主意，只反對土劣的二老板，不反對漢奸的二老板！」

雲仙歎了口氣，半晌後這才說：「君芳告訴我，他們造的我的謠言，相信的人多得很呢！我真想不到我這雙手會闖了亂子！」

「笑話雲仙，」張不忍拿住了雲仙的手，「跟手不相干！問題是在新縣長的宣傳工作做得巧妙。二老板那一支強心針似乎效力也不錯。可是不要緊，我們慢慢地總可以挽救過來。壯丁隊裏……」

「一句話沒完，雲仙忽然跳起來，對張不忍搖手。『好像聽得門外有腳步聲呢！』雲仙附耳說。

果然有極輕的聲音在門外。張不忍臉上的肌肉驟然收緊了，他側耳再聽一下，便猛然大踏步跳到門前，開了門。

「是你哦！」張不忍看清了門外是程子卿時，捺住了性子冷淡地說。

程子卿遲疑了一會兒，終於挨身進來。

賓主對看着，像是都在等候對方先發言。終於是程子卿勉強笑着說：

「張先生，莫怪；我是喫人家的飯，受人家的使喚，沒有辦法……」

「不要緊！張不忍不耐煩似的打斷了他的話。我們的話都是可以公開的，不怕人家聽了去！」

「咳嗽，是——不是那個，」程子卿滿臉通紅，眼光看着地下。「這回，不是來偷聽張先生的說話，不敢……不是他們叫我來……」

「哦！很好！」張不忍尖利地說，一雙眼逼住了程子卿的面孔。

程子卿擡眼和張不忍的眼光對碰了一下，忽然像下了決心，低聲說，「張先生，我知道你是好人。我來通報你一件禍事，——他們，他們，縣裏，打算辦你一個罪，教——教唆壯丁，擾亂治安。」

「呵！」雲仙驚得叫出來。

張不忍卻不作聲，只把兩道尖利的眼光逼住了程子卿的臉。

程子卿的態度也從容些了，更低聲地說：「二老板恨得你要死，這人是殺人不見血的。張先生，你還是避一避罷！」

雲仙走前一步抓住了張不忍的手，這手有點冷。雲仙的手，卻有點抖。張不忍把這抖的手緊緊捏住，就對程子卿說：「謝謝你，程先生。我都明白了。」

「那麼，你避一避罷。」程子卿又叮囑一句，便像影子似的走了。張不忍望着烏黑的門外，虔敬地，

像教士對着聖像，好半天。

「你打算怎麼辦？」掩上了門，雲仙轉身來輕輕說。

「沒有什麼辦。程子卿是忠厚的商人，膽小些。況且這也不是避不避的問題呵！」張不忍慢聲回答，微微一笑。

十四

第二天，一清早，縣城外河埠頭來了一條船；船裏走出三個人，拿着漿糊桶，毛刷，廣告紙，就從城外一路貼起來。廣告是賣眼藥的，紙上端畫着一個戴眼鏡禿頂的大鬍子，一派的親善氣概。這三人一隊一路張貼到城裏，就有七八個小孩子跟在背後指指點點說笑。

廣告是大街小巷都貼。也有只貼一張的，也有並排貼兩張的。這眼藥是外國貨。同屬這一國的賣藥廣告常常有人到X縣裏來張貼，X縣人向來並不覺得奇怪。然而這一次卻引起了注意。

中心小學附近有兩個閒人研究這些新貼的廣告。穿長衣的一位歪着頭說：

「哦，街東的，全是兩張一排，街西的只貼一張。哈哈，招紙帶得不多，送不起雙份了。」

「不是罷。我看見他們還剩下一大捲。」麻面的短衣漢子表示了不同的意見。

「哼！你看見？」長衣人把眼一瞪。「你說，爲什麼兩邊不一樣，多難看！」

麻面漢子只用兩手摸着臉，承認了理屈。可是長衣人還不肯下臺，看見有人從中心小學走出來，就迎上去叫道，「喂，校長，看這些廣告，一邊雙份，一邊單張，可不是帶的不多麼？」

校長眯細着眼睛看了半晌，忽然正色答道，「那有意思的，我說，那有作用的。你瞧，這是小鬼的廣告啦。」

「哦，小鬼的廣告，不要弄錯了罷？」長衣人遲疑地說，聚精會神再看那些廣告。

「一定不錯！」校長鄭重宣言，「瑞和老弟，講到這上頭，哈，你就不如我了！」

麻面漢子在旁邊撲嗤一笑。但是恐怕那位商會職員見怪，趕快走開。商會職員姚瑞和倒也並沒覺出，一手摸着下巴，沈吟地說，「小鬼的，哦，那——我就要去報告會長了。」

「對呀，我說是有作用的。」

「不管有沒有，我一定要去報告。」姚瑞和一邊說，一邊就匆匆自去。他逢人就說，「眼藥廣告是小鬼的，」有時更加上一句，「有作用的！」

立刻滿街的人都在談論這件事了。有人還做出（也許是想出）統計來單的是多少，雙的又是若干。待到大街上那茶樓裏的高雅茶客們研究這件事，「作用」已經具體化而為「軍事上的暗號」

「一定是暗號！」陸紫翁大聲說，「雙雙單單是引路的，水滸傳上祝家莊裏——的白楊樹，可不是暗號麼？」

胡四坐在陸紫翁斜對面，不住地點頭。

姚瑞和滿面紅光像打了勝仗那樣來了。最近半小時內，他已經一口咬定那「暗號說」是他的發明，因而儼然已是一位堂堂的「民族英雄」。可是見了陸紫翁，他還不能不是老樣子的商會職員。當陸紫翁朝他笑了一笑時，他趕快將兩手在身邊一逼，臉兒上什麼表情也沒有，眼光射在自己的鼻尖。

滿縣城的老百姓都爲這新來的「暗號」而惴惴不安；說不定什麼時候會有千軍萬馬殺來呵！然而茶樓裏的陸紫翁卻談笑風生：「好在新縣長是軍人，縣長一定有辦法！」

下午，聽說縣公署召集了緊急會議。會議還沒散，就紛紛傳說要大捉漢奸。三點鐘光景，果然全體保甲長協同保安隊和保衛團分途出發。又一次震驚全城耳目的大事件。漢奸捉到了沒有？誰是漢奸？老百姓們一時無暇顧及。老百姓們親眼看見的，是新貼的那些眼藥廣告全數被撕去了。

太陽快落山的時候，廣告已經肅清完畢。無數的戴眼鏡禿頂的大鬍子都被押解到教場上，堆成一座小山。就在那里放了一把火燒掉。上千的人，在那里看這X縣有史以來的盛典。

「各位父老兄弟諸姊妹！今夜可以放心睡覺了。敵人的暗號已經消滅，這全靠縣長爲國爲民，勇敢忠義縣長萬歲！」

在火光中作了這樣簡單而莊嚴的演說的，是三天前報告私貨的二老板。羣衆拍掌。姚瑞和雖然

是「暗號」的發見者，卻沒有資格演說，也雜在人堆裏拍掌。

然而同在這時候，四個保安隊，二個法警，簇擁着張不忍夫婦到縣公署去了。當夜沒有出來。

十五

早晨六點到八點，壯丁訓練發生了好幾次的擾亂。教練官怒跳得脚也酸了，然而過半數的壯丁們固執地不肯服從口令立正稍息。他們要求更有實用的操法。

街頭巷尾，有人聚談着張不忍夫婦被縣長「請去」的消息。一些眼睛睜得滾圓，一些唾沫飛濺。十點過後，趙緝庵、胡三先生，一臉嚴肅，去見縣長。他們要求保釋隔夜被留住的兩位。

縣長說：「並沒難爲他們。謠言多，我是愛護他們才要他們進來休息幾天。可是，今天正有一件事要請大家來商量，兩位來得剛好。」

縣長拿出一張紙來。兩位一看，第一行是——「以一日貢獻國家。」

大概這件事又得命令全體保甲長出動了。X縣是天天在熱鬧緊張的空氣裏的。

流彈

夏西尊

蘭芳姑娘跟了我弟婦四太太到上海來，正是我長女吉子將遷柩歸葬的前一個月。她是四太太親戚家的女兒，四太太有時回故鄉小住，常來走動，四太太自己沒有兒女，也歡迎她作伴。因此和我家吉子滿子成了很熟的朋友。尤其是吉子，和她年齡相仿，彼此更莫逆，吉子到上海以後，常常和她通信。她是早沒有父親的，家裏有老祖父、老祖母、母親，還有一個弟弟，一家所靠的就是老祖父。今年她老祖父病故的時候，吉子自己還沒有生病，接到她的報喪信，會爲她歎息：

「蘭芳的祖父死了，蘭芳將怎麼好啊！一家有四五個人喫飯，叫她怎麼負擔得起！」

這次四太太到故鄉去，回來的時候，蘭芳就同來了，我在四弟家裏看見她，據她告訴我，打算在上海小住幾日，於冬至前後吉子遷柩的時候跟我們家裏的人回去，順便送吉子的葬。從四太太的談話裏，知道她家的窘況，求職業的迫切，看情形，似乎她的母親還託四太太代覓配偶的。

「三伯伯，可有法子替蘭芳薦個事情？蘭芳寫寫據說還不差，吉子平日常稱贊她。在你書局裏做校對是很相宜的。」四太太當了蘭芳的面對我說。

「女子在上海做事情是很不上算的。我們公司裏即使薦得進去，也只是起碼小職員，二十塊大

洋一月，要自己喫飯，自己住房子，還要每天來去的電車錢，結果是賠本。對於蘭芳有甚麼益處呢？」我設身處地地說。

「那末，依你說怎樣？」四太太皺起眉頭來了。

「蘭芳已二十歲了吧，請你替她找個對手啊！做了太太，甚麼都解決了。哈哈！」我對蘭芳半打趣地說。

「三伯伯還要拿我尋開心。」蘭芳平常也叫我三伯伯。「我的志願，吉子姐最明白，可惜她現在死去了。我情願辛苦些，自己獨立。只要有飯喫，甚麼工作都願幹，到工場去當女工也不怕。」

「她的親事，我也在替她留意，但這不是一時可以成功的，還是請你替她薦個事情吧。她如果做事情了，食住由我擔任，賠本不賠本，不要你替她耽心。」四太太說。

「事情並不這樣簡單，從這裏到老三的店裏，電車錢要二十一個銅板，每日來回兩趟，一個月就可觀了，還有一頓中飯，要另想法子。——況且商店都在裁員減薪，薦得進薦不進，也還沒有把握。」這次是老四開口了。

四太太和蘭芳面面相覷，空氣忽然嚴重起來。

「且再想法吧，天無絕人之路。」我臨走時雖然這樣說，卻感到沈重的負擔，近年來早不關心了的婦女問題，家庭問題，女子職業問題等等一齊在我胸中浮上。坐在電車裏，分外留意去看女人，把車

中每個女人的生活來源來試加打量，在心裏瞎猜度。

吉子遷葬的前一日，家裏的人正要到會館去作祭，蘭芳跑來，說四太太想過一個熱鬧的年，留她在上海過了年再回去，她明天不豫備跟我們家裏的人同回去送葬了，特來通知，順便同到會館裏去祭奠吉子一次，見一見吉子的棺材。

從會館回來，時候已不早，妻留她宿在這裏。第二天，家裏的人要回鄉去料理葬事，只我和滿子留在上海，滿子怕寂寞，邀她再作伴幾天。她勉強多留了一夜。第三天早晨我起來的時候，已不見她，原來她已冒雨僱車回四太太那裏去了。喫飯桌上擺着一封貼好了郵票的信，據說是因為天雨，又不知道這一帶附近的郵筒在那裏，所以留着叫滿子代為投入郵筒的。

「在這裏作了一天半的客，也要破工夫來寫信？」我望着信封上娟秀的字蹟，不禁這樣想。信是寄到杭州去的，受人姓張，照名字的字面看去，似乎是一個男子。

隔了一二天，我有事去找老四，一進門，就聽見老四和四太太在談着甚麼「電報」的話。桌子上還擺着電報局的發報收條。

「打電報給誰爲了甚麼事？」我問。

「我們自己不打電報，是蘭芳的。」四太太說。

「蘭芳家裏有了甚麼事？」我不安地向蘭芳看。老四和四太太卻都帶着笑容。

「三伯伯，你看，昨天有人來了這樣一個電報，不知是誰開的玩笑？」蘭芳從衣袋裏摸出一張電報來，電文是「上海×××路××號劉蘭芳，母病，速轉杭州回家。」不具發電人的名字。

「母親沒有生病嗎？」我問蘭芳。

「前天她母親剛有信來，說家裏都好，并且還說如果喜歡在上海過年，新年回來也可以。昨天忽然接到了這樣的電報，問她她說不知道是甚麼人打的。叫她從杭州轉，不是繞遠路嗎？我不讓她去，不好，讓她去也不放心。後來老四主張打一個電報到她家裏去問個明白。回電來了，說家裏並沒有人生病。你道蹉跎不蹉跎？」素來急性的四太太滔滔地把經過說明。

「一個電報，變成三個電報了。電報局真是好生意。」老四笑着說。

「那末打電報來的究竟是誰呢？」我問蘭芳。

「不知道。」蘭芳說時頭向着地。

「電報上的地址門牌一些不錯，如果你不告訴人家，人家會知道嗎？你到此地以後天天要寫信，現在寫信寫出花樣來了，幸而那個人在杭州，只打電報來，如果在上海的話，還要釘梢上門呢。我勸你以後少寫信了。」四太太幾乎把蘭芳認爲自己的親生女，忘記了她是寄住着的客人了。

蘭芳赧然不作聲。

「蘭芳做了被人追逐的目標了，這打電報的人前幾天一定還在杭州車站等着呢，等一班車，不

來，等一班車，不來，不知道怎樣失望啊。這樣冷的天氣，空跑車站，也夠受用了。」我故意把話頭岔開，同時記起前幾天看見的信封上的名字來。「杭州，姓張，一定是他了。」這樣想時，暗暗感到讀偵探小說的興味。

第二天喫飯的時候和滿子談起電報的故事。從滿子的口頭知道蘭芳和那姓張的過去幾年來的關係。知道姓張的已經是有妻有女兒的人了。

「這電報一定是他打來的。蘭芳前回住在這裏，曾和我談到夜深，甚麼要和妻離婚咧，和她結婚咧，都是關於他的話。」滿子說。

我從事件的大略輪廓上，豫想這一對青年男女將有嚴重的糾紛，無心再去追求細節，作偵探的遊戲了。深悔前幾次說話態度的輕浮。

星期日上午，滿子和鄰居的女朋友同到街上去了，家裏除娘姨以外只我一個人。九時以後陸續來了好幾個客，閒談，小酌，到飯後還未散盡。忽然又聽見門鈴急響，似乎那來客是一個有着非常要緊事務的。

「今天的門鈴爲甚麼這樣忙。」娘姨急忙出去開門。

我和幾位朋友在窗內張望，見來的是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光滑的頭髮，蒼白的臉孔，圍了圍巾，攜着一個手提皮箱。看樣子，似乎是才從火車上下來的。

「說是來看二小姐的。」娘姨把來客引進門來。

「你是夏先生嗎？我姓張，今天從杭州來，來找滿子的。」

「滿子出去了，可有甚麼要事？」我一壁請他就坐，一壁說。其實心裏已猜到一半。

「真不湊巧！」他搔着頭皮似乎很跼促不安。「夏先生的令弟家裏不是有個姓劉的客人住着嗎？我這次特地從杭州來就是爲了想找她。」

「哦，就是蘭芳嗎？在那裏。尊姓是張，哦……那末找滿子有甚麼事？」

「我想到令弟家裏去找蘭芳，聽說令弟的太太很古板，直接去有些不便，所以想託滿子叫出蘭芳來會面。我們的關係，滿子是很明白的，今天她不在家，真不湊巧。」

「那末，請等一等，滿子說不定就可回來的。」我假作甚麼都不知道。

別的客人都走了，客堂間裏只我和新來的客人相對坐着。據他自說，曾在白馬湖念過書，和吉子是同學，也曾到過我白馬湖的家裏幾次。現在杭州某機關裏當書記。

「據說吉子的靈柩已運回去了，她真死得可惜！」他望着壁間吉子的照相說。

我苦於無話可對付，只是默然地向着客人看。小鐘的短針已快將走到二點的地方，滿子還不到。

「滿子不知甚麼時候才回來，——我只好直接去了。」客人立起身來去提那放在坐椅旁的皮

饒。

「戲劇快要開幕了，不知怎樣開場，怎樣收場？」我送客到門口，望着他的後影這樣私忖。

爲了有事要和別人接洽，我不久也就出去了，黃昏回來，按了好幾次門鈴，才見滿子來開門。

「爸爸，張××來找你好幾次了，他到了四媽那裏，要叫蘭芳一淘出去，被四媽大罵，不准他進去，他在門外立了三個鐘頭，四媽在裏面罵了三個鐘頭。他來找你好幾次了，現在住在隔壁弄堂的小旅館裏，臉孔青青地，似乎要發狂，我和娘姨都怕起來，所以把門關得牢牢地。——今天我幸而出去了，不然他要我去叫蘭芳，去叫呢還是不去叫？」

「他來找我做甚麼？」

「他說要託你幫忙。他說要自殺，蘭芳也要自殺，真怕煞人！」

才捧起夜飯碗，門鈴又狂鳴了，娘姨跑出來露着驚惶的神氣。

「一定又是他，讓他進來嗎？」

「讓他進來。」我拂着筷子叫娘姨去開門。

來的果然就是張××，那神情和方才大兩樣了，本來蒼白的臉色，加添了灰色的成分，從金絲邊的眼鏡裏，閃出可怕的光。我請他一淘喫夜飯，他說已在外面喫過，就坐下來氣喘喘地向我訴說今天下午的經過。

「我出世以來，不曾受到這樣的侮辱過，戀愛是神聖的，爲甚麼可以妨害我們。我總算讀過幾年書，是知識階級，受到這樣的侮辱，只好自殺了。我豫先聲明，我要爲戀愛奮鬥到底，自殺以前，必定要用手鎗把罵我的人先打殺！還有蘭芳，看那情形也要自殺的，說不定就在今天晚上……」

他越說越興奮，髮髯手鎗就在懷中，又髮髯自殺的慘變即在目前的樣子。我默然地聽他說，看他裝手勢，一壁趕快喫完了飯。

「請問，你現在到我這裏來，爲了甚麼？」我坐在他旁邊，重新改變了態度從頭問。他似乎有些清醒了。

「一來是想報告今天的經過，二來是想請先生幫忙。」說時氣焰已減退了許多。

「這經過於我無關，用不着向我報告。至於幫忙，更無從談起，我不知道你和蘭芳的情誼，蘭芳又不是我的親戚。我連做媒人的資格都沒有。何況你們是戀愛！」我冷淡地說。

「先生是我們的老前輩，關於戀愛，曾翻譯過好幾種書，又曾發表過許多篇文章。我們對於這些著作，平日是當作經典讀着的。在先生看來，我們青年應該戀愛嗎？」

「我決不反對戀愛。可是慚愧得很，自己卻未曾有過戀愛的經驗。關於這點，我倒應該向你受教的。聽說，你已結過婚，而且有「兒女了。你戀愛蘭芳，本身當然有許多荆棘。你居然不怕，我真佩服你有勇氣。」

他默然了一會。似乎在沈思。

「我已決定回家去離婚了。」

「那末，蘭芳和你的情誼到了如何程度了呢？今天你到我弟弟家裏去的時候，曾見到她嗎？她曾出來招呼，向女主人介紹嗎？」

「沒有，我去敲門，把名片從門孔裏遞給女傭人，立了一刻多鐘不見來開門，那位太太的罵聲就起來了。蘭芳不出來，也許是怕羞，說不定從中有人在阻撓，破壞我們的戀愛。我和蘭芳相識已四年了，我爲了她，會奮鬥到現在。」說到這裏他鄭重地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紙包來，一啣，這裏面有她和我合拍的照相，許多封給我的信。愛情這東西培養很難，破壞是很容易的。如果有人來破壞我們的愛情，我一定要和他拚命。」他又興奮起來了。

紙包攤開在桌子上，露出着粉紅色和淡藍色的許多信封。我叫滿子替他包好，不去看牠。

「據你說來，今天的事情，關係還在蘭芳身上。她如果肯直爽爽地把你當作未婚夫來介紹，就甚麼問題都沒有了。我們的那位弟太太待蘭芳並不壞，至於你們的關係如何，當然未曾明瞭。你知道上海的情形嗎？在上海，陌生的男人上門去追逐女人叫『釘梢』，是要被打——『喫生活』的，你只受罵，還算便宜呢。哈哈！」

我不想再說甚麼了。拿起喫飯前已看過的晚報，無聊地來再看，把眼光放在「學生佔住北站車

輛滬寧滬杭夜車停開」的標題上。客人仍是「指導」咧「幫忙」咧，說了一大套。

「你要我幫忙些甚麼呢？」我打着呵欠問他。「你的目的是要蘭芳愛你吧。她究竟愛你不愛你，權在她自己，我有甚麼方法可想？至於說有人妨害你們的結合，更沒有這回事。蘭芳是在親戚家裏作客的，那裏並沒有你的情敵。你儘可放心。」

客人還沒有就去的意思，低了頭悄然地坐着。

「怎樣？我不是已對你說得很明白了嗎？你還有甚麼事？」

「我想叫蘭芳不住在上海。蘭芳這次出來原和我有約，冬至節邊就回家去的，忽然說要在上海過年了，我曾打過一個電報，還是不回去，所以特地跑到上海來找她。她如果一天不回去，我也一天不回杭州，情願死在這裏。」他說到「死」字，又興奮起來。

我對於這狂熱而黏韌的青年，想不出適當對付的方法來了。

「蘭芳的回去不回去，照理有她的自由。你既這樣說，我明天就去關照舍弟家裏，叫他們不要留她，送她回去吧。好了，話說到這裏爲止，你可放心回旅館去睡覺，明天也不必再來了。」

我立起身來替客人開門，他這才出門去。

第二天早晨，我還睡着，又聽得門鈴響。那姓張的客人又來了。據娘姨說，她起來掃地的時候就見他在我家前後蕩來蕩去好幾次了的。

我披了衣服下樓去，見他已坐在客堂裏。眼睛紅紅地，似乎昨晚不曾睡着過的樣子。

「不是昨天已答應過你了嗎？由我去勸四太太，叫她不再留蘭芳在上海。我打算今天喫了夜飯就去說。日裏是沒有功夫的。」——此外還有甚麼事？」我問他的來意。

「我怕蘭芳要自殺，也許昨晚已經……」

「決不會吧，你似乎有些神經異常了，據我的意見，你在上海已沒有事，可以就回杭州去了，蘭芳不日也就可回到自己家裏去，此後的事情，完全看你們的情形怎樣。」我抑住了厭憎的情緒，這樣勸說。

「我有一封信在這裏，想託滿子替我代為送去給蘭芳，安慰安慰她。」他說着從衣袋裏摸出一封厚厚的信來。

「又是信！」我在心裏說。我對於這種黏纏扭捏的青年男女間的文字遊戲，是向所不快的。爲了逃避當面的包圍起見，就答應照辦。笑着說：

「阿滿，就替他做一回祕密郵差吧。——去去就回來，不要多講話。」

打發滿子去後，我就去穿大衣，戴帽子。客人見這樣子，也就告辭而去。

正午回來喫中飯，滿子尙未回轉，從娘姨口裏，知道那姓張的又來捺過好幾次門鈴，有一次從後門闖進來，獨身在廚房裏站了一回，拿起娘姨所用的鏡子來照了又照，自歎面容的憔悴。

「這位客人樣子有些癡。」娘姨毫不客氣地下起診斷來。

黃昏回到家裏，滿子早已轉來了。據說，蘭芳也有回信給姓張的。他下午又來守候過幾次，最後一回拿了信去。蘭芳在那裏，仍是有說有笑的，並不怪四太太看樣子似乎他們之間問題還很多，或者竟是張××的單相思。

晚飯後我冒了雪到老四那裏，正在和老四、四太太、蘭芳圍了爐談說日來的經過，忽聽見有人敲門。

「一定又是那個癡子別去理他。」四太太說。

「還是讓他進來吧，好當面講個明白。」我主張說。

老四和我去開門，來的果然就是他。老四和他是初見，「尊姓台甫，」一番寒暄之後，就表示日來怠慢的抱歉，且聲明即日送蘭芳回去，勸他放心。

「蘭芳，這是你的客人，你也出來當面談談，免得我們做旁人的爲難。」老四笑着叫蘭芳。

蘭芳經了好幾次催迫才出來，彼此相對，也不說甚麼。四太太在後房和娘姨在談話，「癡子」癡子的聲音，時時傳到耳裏來。

「現在好了。他們已聲明就送蘭芳回去，我答應你的事情，總算辦到。今晚我還要到別的朋友那裏去，你也可以放心回去了。」我這樣三面交代，結束了這會見的場面。

接連下了好幾天的雨夾雪，姓張的到第二天還沒有回去，幾次來捺門鈴，我卻都沒有見到他。過了三天，我又到老四那裏，老四一個人在燈下打五關。據說四太太昨天下午親自送蘭芳回去了，豫備在蘭芳家裏留一夜，明天可以回到上海。本來打算等天晴了才走的，因為那姓張的只管上門來嘈雜，所以就冒了雨雪動身了。

「這樣冷的天氣！太太真心堅……都是那個癡子不好。」娘姨送出茶來，這樣說。

國事，家事，雜談已到了十點多鐘，雪依然在落着，正想從爐旁立起身來回家，忽聽得四太太叫娘姨開後門的聲音。

「回來了，好像充了一次軍。」四太太撲着大衣上的雪花進來。

「爲甚麼這樣快？不是豫備在蘭芳家裏宿一夜的嗎？」老四問。

據四太太說，她和蘭芳才從轎子下來，就看見那姓張的，原來他已比她們早到了那裏了。四太太匆匆地把經過告訴了蘭芳的母親，看時間尙早，來得及趕乘火車，就原轎動身，在蘭芳家裏不過留了半個鐘頭。

「我們都是瞎着急，睡在鼓裏。蘭芳的母親既知道女兒已有情人，爲甚麼還要託我管這樣，管那樣，幸而我還沒有替蘭芳做媒人。蘭芳也不好，爲甚麼不明明白白告訴我們。那個癡子，在她們家裏似乎已是熟客，儼然是個姑爺了，還要我們來瞎淘氣。」四太太很有些憤恨。

因為四太太在車子裏未曾喫過晚飯，娘姨趕忙燒起點心來。我也不管夜深留在那裏喫點心。大家又談到姓張的和蘭芳。

「照情理想來，這對男女的結合，並不容易。男的家裏已有妻和小孩，女的家境又不好，暫時要靠人幫助，爲蘭芳計，最好能嫁個有錢的丈夫。唉，天下真多不湊巧的事。」老四感慨地說。

「男女間的事情，不能用情理來判斷，戀愛本是盲目的東西。在西洋的神話裏，管戀愛的神道，眼睛永不張開，只是把箭向青年男女的心胸亂放。據說這箭是用藥煮過的，中在心上又舒服又苦痛，說不出的難熬，要經愛人的手才拔得出呢。」我的話引得老四和四太太都笑了。

「依你說來蘭芳和那癡子都中了那位神道的箭了。那末，我們的爲她們淘氣，算是甚麼呢？」四太太笑說。

「只可說是流彈了。哈哈。」我覺得「流彈」二字用得恰好。

「真是流彈。哦，電報費，來回的船錢，火車錢，轎錢，汽車錢，計算起來，很不少呢。這顆流彈也不算小了。」老四說。

「還要外加煩惱哩，前幾天多少嘈雜淘氣，這樣大雪天，要我去充軍！」四太太又憤憤了。

「總之是流彈，如數上在流彈的賬上就是了。」老四笑着說。



713